



柏杨版

第十八部

通鉴纪事本末

35

狗崽长大咬死人

36

英雄与流氓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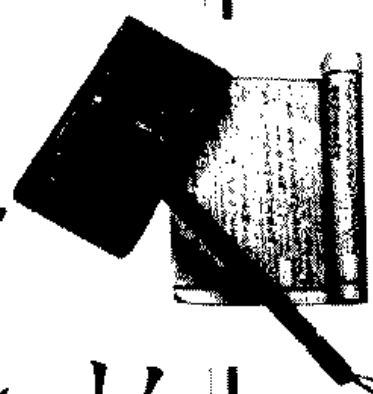
切勿在他处转发！强烈建议购买正版纸质书！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十八部

柏杨◎著

35

狗崽队长

死人

36

英雄与流氓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崽长大咬死人·英雄与流氓 / 柏杨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1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8)

ISBN 978-7-5086-1718-3

I. 狗… II. 柏… III. 中国—古代史—唐代—纪事本末体 IV. K242.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321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八部

狗崽长大咬死人·英雄与流氓

GOUZAI ZHANGDA YAOSIREN · YINGXIONG YU LIUMANG

著 者: 柏 杨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718-3/K · 12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八部

35 狗崽长大咬死人

导 读 /003

1	王潮建闽帝国	
	一、王潮卫母叛王绪	/005
	二、王审知称王	/008
	三、王延钧称帝	/013
	四、宫廷兵变，屠王延钧	/016
	五、宫廷再兵变，缢王继鹏	/020
	六、王延羲更为暴虐	/026
	七、王延政称帝	/030
	八、宫廷又兵变，杀王延羲、朱文进	/032
	九、宫廷五度兵变，杀卓严明	/036
	十、留从效据泉州	/043
	十一、李仁达最后一叛	/047

2	刘岩建南汉帝国	
	一、刘隐取得清海战区	/050



二、刘岩称帝	/053
三、宫廷事变，杀刘弘度	/057
四、刘继兴建宦官之国	/061

3 高季昌建南平王国

一、由奴而王	/065
二、四面挑衅，四面败退	/069
三、高无赖所向称臣	/075

4 徐知诰建南唐帝国

一、宫廷兵变，罢黜杨渥	/079
二、严可求智安政府	/083
三、宫廷再兵变，杀徐知训	/086
四、杨隆演称王	/090
五、杨溥称帝	/093
六、兄弟相忌，一杯毒酒	/096
七、政权滑入徐知诰之手	/100
八、徐知诰篡位灭南吴	/104
九、恢复李姓，仍不忘本	/109

5 马殷建南楚王国

一、阴差阳错，登上高位	/113
二、与南吴缠斗	/118
三、象牙潭之役	/121
四、狗崽长大，咬死高郁	/126
五、马希范放纵声色	/131
六、兄弟开始恶斗	/134
七、马希萼攻长沙	/138
八、许可琼内叛	/143
九、马希崇私通世仇南唐	/146
十、南唐、南汉瓜分国土	/149

十一、刘言逐边镐	/155
十二、王逵据朗州，周行逢据潭州	/159

6 刘守光建桀燕帝国

一、刘守光囚父杀兄	/162
二、刘守光称帝	/167
三、父子伏诛	/172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八部

36 英雄与流氓

导 读	/179

1 沿河血战十八年

一、李克用救刘仁恭	/181
二、潞州之围	/187
三、李存勖奇袭破夹寨	/195
四、巧夺魏州失败	/199
五、柏乡会战	/204
六、蔺县之役，后梁再失利	/209
七、魏州兵变，降晋	/215
八、刘鄩困守莘县	/220
九、王檀掩袭晋阳	/225
十、后梁自屠上将	/233
十一、胡柳陂之役	/237
十二、德胜城争夺战	/240
十三、张文礼屠王镕	/247
十四、晋军迭丧名将	/250

2 李存勖建后唐帝国

一、魏州称帝	/261



二、后梁命段凝统大军	/265
三、王彦章力竭被俘	/269
四、陷大梁，朱友贞自杀	/273
五、屠敬翔、李振、赵、张	/277

3 后唐灭前蜀

一、杀太子王元膺，立太子王宗衍	/282
二、喜不自胜，御驾出巡	/285
三、下令全国戴宽边大帽	/290
四、后唐大军南征	/294
五、王宗弼更乱残局	/298
六、开城出降，全族屠灭	/303

4 李存勖末路

一、戏子、宦官、太后，三大势力兴起	/308
二、耍流氓，逞权威，无所不为	/312
三、国防军饥饿，卖妻卖子	/316
四、郭崇韬、朱友谦灭族巨案	/320
五、贝州兵变，邺都陷落	/325
六、大军再变，主帅被劫	/331
七、李绍荣逼反李嗣源	/334
八、众叛亲离，流箭射死	/338
九、李嗣源称帝	/344

5 安重诲苛刻专横

一、小人物得志，骄傲枉杀	/351
二、构陷李从珂	/354
三、夫妻碎首	/358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八部

35 狗崽长大咬死人

敏锐观察，难拒巨祸

导 读

传统史书称小分裂为“五代十国”，可是，数来数去，却只能数出“十一国”。犹如传统史书称大分裂前期为“五胡十六国”，数来数去，却数出“十九国”来一样。真不知道当初那些史学家是怎么数的，难道他们的算术比我还差？可能是我们对“国”的定义不同之故。

“五代”是盘踞在黄河平原——中原，先后篡弑的五个都以“中央”自居的政权。而其他十一个国，则散布在狭窄的中原四周。短命的只有三年，长命的也不过七十二年。瞧他们煞有介事般，忙得可笑，但他们却俨然皇帝国王，福威双全。咦！眼看他杀人如狼，眼看他挥金如土，眼看他炙手可热，眼看他全族血染黄沙；皇族（金枝玉叶）不是被赶到街上，就是被赶到刑场。其中自然埋藏着多如繁星般的悲欢离合，像闽帝国皇帝王延钧，从床下爬出来，下跪叩头，乞求宫女赏他一刀；像南汉帝刘继兴，竟认为只有宦官才最忠心；像南平王高继兴，从家奴爬到国王高位；像徐知诰篡夺义父徐温；像南楚王子马希范，诬杀开国功臣高郁；像桀燕皇帝刘守光，更囚禁老爹刘仁恭；都可一一深入探讨。好像是这样：一批地痞流氓，拼命复拼命，拼出一个局面，子孙们却一个比一个不成材，几下子就把它败个净光。老地痞流氓用尽心计，最终不过是驱使小地痞流氓进入屠场。世界上，只有政治才能完成这项屠宰任务。

历史，使我们把世间兴衰看饱！小分裂时代的历史，尤其引人入胜！

柏杨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台北

王潮建闽帝国

一、王潮卫母叛王绪

八八一年，秋季，八月，寿州（安徽省寿县）杀猪屠户王绪，跟妹夫刘行全，聚集青年五百人，攻陷本州（寿州）城池，一个多月后，又攻陷光州（河南省潢川县），自称将军，扩张到一万余人。当时蔡州州长秦宗权上疏唐政府任命王绪当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州长。固始（河南省固始县）县政府佐理员王潮，以及老弟王审邽、王审知，都有才气和知名度。王绪命王潮当军事执法官（军正），主持粮饷物资供应，检阅部队，十分信任。

八八四年，最初，黄巢剽掠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时（参考八七八年十二月），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陈岩，聚集民众数千人，保卫自己乡里，号称“九龙军”，行政长官（观察使）郑镒（庞勳旧部，参考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上疏委任陈岩当副民兵司令（团练副使）。后来，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左翼总纠察官（左厢都虞候）李连犯罪，逃往丛岭群洞，集结少数民族攻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陈岩把他们击败。郑镒畏惧陈岩的胁迫，上疏推荐陈岩接替自己的官位。

十二月十六日，中央命陈岩当福建道（首府福州）行政长官（观察使）。陈岩恩威并用，闽中（福建省）人民愿意接受。

八八五年，秋季，八月，前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州长王绪转战到福建道（福建省），抵达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因道路险恶、粮食不足，下令军中说：“不准携带老弱，违犯的斩首！”可是军法官（军正）王潮兄弟



(参考八八一年八月) 却扶着他们的娘亲董女士, 沿着崎岖山道, 攀山越岭, 踉跄前进, 被王绪发现, 召见王潮等责备说: “军队有军法, 自古以来从没有无法之军, 你们违犯我的命令, 如果不诛杀, 就是无法。”王潮三弟兄说: “人都有娘亲, 自古以来从没有无母之人! 将军怎么能逼人遗弃自己的娘亲!”王绪大怒, 下令把王潮等的娘亲斩首。王潮等三兄弟乞求说: “我们侍奉娘亲, 好像侍奉将军。既杀了他们的娘亲, 又要她的儿子有什么用? 我们愿死在娘亲之前!”将领们纷纷求情。王绪才不再追究。

有一位望气巫法师警告王绪说: “军中有一股帝王之气!”王绪深记在心, 只要看见将领中勇敢、谋略胜过自己, 或者气质优雅、体格魁梧的, 一律诛杀, 连刘行全也被处死, 于是人人自危, 互相警告说: “刘行全是他的至亲 (刘行全是王绪的妹夫, 当初联手起事, 参考八八一年八月), 而且最为骁勇, 还免不了丧生, 何况我们?”行军到南安 (福建省南安市), 王潮游说前锋司令说: “我们背离祖宗的坟墓, 抛弃妻子儿女, 困在遥远的异乡, 被当做盗匪, 这些难道就是我们的追求? 只不过受王绪的裹胁而已。现今, 王绪猜忌残暴, 无缘无故杀人, 军中表现稍微杰出一点的人, 几乎已被杀光。你胡须眉毛之间, 好像神明, 骑马射箭又超过同列, 又担任前锋, 我替你害怕!”前锋司令握住王潮的手哭泣, 问他有什么办法。王潮遂替他计划布置。于是, 在竹林中埋伏几十位勇士, 等王绪到来, 大声呐喊, 挥剑跳出, 王绪还没有来得及下马, 就被捉住, 反绑双臂, 拉到大营示众, 军中都呼万岁。王潮推前锋司令当统帅, 前锋司令说: “我们今天得以不变成鱼肉, 都靠王先生 (王潮) 大力, 上天要王先生当领袖, 谁敢走在他前面!”互相推让, 再三再四, 最后终于拥护王潮当统帅。王绪叹息说: “这个人在我的网罗里却不能杀掉, 岂不是天意!” (王绪以八八一年八月起事, 迄今失败, 前后五年。)

王潮率军准备返回故乡光州 (河南省潢川县。参考本年【八八五】正月。由此可证明当初南迁时, 确实出于王绪胁迫), 跟部属相约, 所经过的地方, 一定要纪律严明, 对人民不能有秋毫侵犯。前进到沙县 (福建省沙县),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 人张延鲁等, 因州长廖彦若贪赃枉法, 凶暴横行, 率领本州 (泉州) 父老, 携带牛肉美酒, 挡住道路, 请求王潮留下来当州政府的将领, 拯救他们脱离苦难。

王潮遂率军包围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

八八六年, 光州 (河南省潢川县) 变民首领王潮 (参考去年【八八



五】八月）攻陷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斩州长廖彦若。

王潮听说过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陈岩的威名，不敢侵犯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边界，而且派使节前去投降。陈岩上疏任命王潮当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

王潮沉着勇敢，又有智慧谋略，取得泉州后，集结安抚四方流亡的难民，公平征税，整顿军事设备，无论官吏及平民，都心悦诚服。

王潮把王绪软禁在特别宾馆，王绪羞惭难当，自杀（王绪以屠夫崛起，参考八八一年八月）。

八九一年，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陈岩，病势沉重，派使节携带他的印信符节，召唤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潮（王潮据泉州，参考八八六年八月），打算把军政大权交到他手，王潮还没有抵达，陈岩已经逝世。陈岩妻子的老弟、指挥官（都将）范晖，策动将士拥护自己当候补行政长官（留后），动员军队，拒绝王潮。

八九二年，春季，二月，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行政长官（留后）范晖（范晖夺取福州，参考去年【八九一】十二月），骄傲奢侈，失去军心，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潮命堂弟王彦复当总指战官（都统）、老弟王审知当总监军官（都监），率军进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民间自动运送粮食供应，平湖洞（福建省仙游县）和沿海少数民族部落，也都提供船只，帮助王潮运送军队和辎重。

八九三年，夏季，四月，王彦复、王审知（泉州将领）攻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为时已久，不能攻克（泉州州长王潮派王彦复等攻福州，参考去年【八九二】二月），范晖（福建【首府福州】候补行政长官）向义胜战区（总部设越州【浙江省绍兴市】）司令官（节度使）董昌求救。董昌跟陈岩（范晖的姐夫，前任行政长官【观察使】）有姻亲关系，于是征调温州（浙江省温州市）、台州（浙江省临海市）、婺州（浙江省金华市）三州民兵五千人，南下增援。王彦复、王审知认为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城墙坚固，而援军就要到达，士卒死伤惨重，遂报告王潮，建议解围撤退，等以后有机会时再发动攻击，王潮拒绝。王彦复、王审知又请王潮亲临督战，王潮答复说：“士卒死尽，增补士卒；将领死尽，增补将领；士卒跟将领全部死尽，我自当前去。”王彦复、王审知恐惧，身先士卒，亲冒流箭飞石，猛烈攻城。

五月，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城里粮食吃完，范晖知道无法继守，夜



晚，把印信交给监军宦官，放弃城池，逃亡。义胜（总部越州）援军中途得到消息，也返回本战区。

五月二日，王彦复等进入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城里。

五月三日，范晖逃到沿海特别营，被将士诛杀（范晖夺取福州，参考前年【八九一】十二月，前后三年而灭）。王潮进入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自称候补行政长官（留后）。换上素色衣服，安葬前任行政长官（观察使）陈岩，把女儿嫁给陈岩的儿子陈延晦，对陈家的馈赠十分优厚。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接着也向王潮投降。山区海滨二十余个变民集团，不是投降，就是被王潮剿灭。

冬季，十月四日，唐政府命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潮当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

八九六年，秋季，九月二日，唐政府把福建道（首府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升格为威武战区，擢升行政长官（观察使）王潮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二、王审知称王

八九七年，冬季，十一月，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潮的老弟王审知，当副行政长官（观察副使）；犯错的时候，王潮还用棍子打他，王审知从没有怨恨的脸色。王潮卧病，舍弃自己的儿子王延兴、王延虹、王延丰、王延休，而命王审知主持总部军政（知军府事）。

十二月六日，王潮逝世。王审知把职务让给他的老哥、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审邽。王审邽因王审知建有功劳，推辞不肯接受。王审知遂自称威武战区（总部福州）候补司令官（留后），奏报中央。

八九八年，春季，三月二十日，唐政府任命王审知当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十月七日，唐政府擢升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王审知，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九〇〇年，春季，二月十四日，唐政府命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审知，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九〇七年，夏季，五月三日，后梁帝朱全忠（朱温）加授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审知兼任最高监督长（使相）。

九〇九年，夏季，四月五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下诏封王审知（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当闽王。

九二〇年，最初，闽王（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王审知，用唐王朝皇帝名义，加授他的侄儿、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延彬（王审知二哥王审邽的儿子）：遥兼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青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王延彬治理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十七年，官民都安居乐业。后来，王延彬得到一只白鹿和一枝紫色灵芝，佛教和尚浩源认为那是帝王的预兆，王延彬遂开始骄傲放纵，并且派密使从海路向后梁政府（首都开封府）进贡，请求任命自己当泉州战区（总部设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事情发觉，王审知诛杀浩源跟他的同党，免除王延彬所有官职，送回家宅。

九二五年，夏季，五月，闽王（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王审知病重，命他的儿子、威武战区（总部福州）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延翰，暂时主管总部军政（权知军府事）。

冬季，十二月十二日，闽王（忠懿王）王审知逝世（年六十四岁），他的儿子王延翰自称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变民首领陈本，聚集变民三万人，包围汀州（福建省长汀县）。王延翰派右翼总监军（右军都监）柳邕等率军二万人讨伐。

九二六年，春季，正月，闽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军队击破包围汀州（福建省长汀县）的变民首领陈本，把他斩首。

九二六年，春季，三月五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擢升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延翰，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夏季，五月十九日，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加授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延翰，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冬季，十月，王延翰，骄傲荒淫、残忍凶暴。



十月六日，王延翰自称大闽王国国王，兴建皇宫宝殿，设置文武百官，展示威严的礼节仪式，以及使用的语言、器具，都仿效帝国制度，要部属称他“殿下”（据《十国春秋·闽嗣王世家》记载，王延翰称王后，仍使用后唐的年号）。王延翰下令全国大赦，追尊老爹王审知（后梁帝国所封闽王）谥号昭武王。

王延翰对他的兄弟辈，都没有放到眼里，继承老爹王审知的宝座才一个月，就把他的老弟王延钧放逐出去当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延翰大量搜索民间美女，强行押入皇宫，仍不满足，不断向民间掳掠。王延钧上疏竭力规劝，王延翰大怒，二人感情遂告破裂。老爹王审知有位义子王延禀（周彦琛），当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翰写信命他搜索美女，王延禀（周彦琛）回信斥责，二人也有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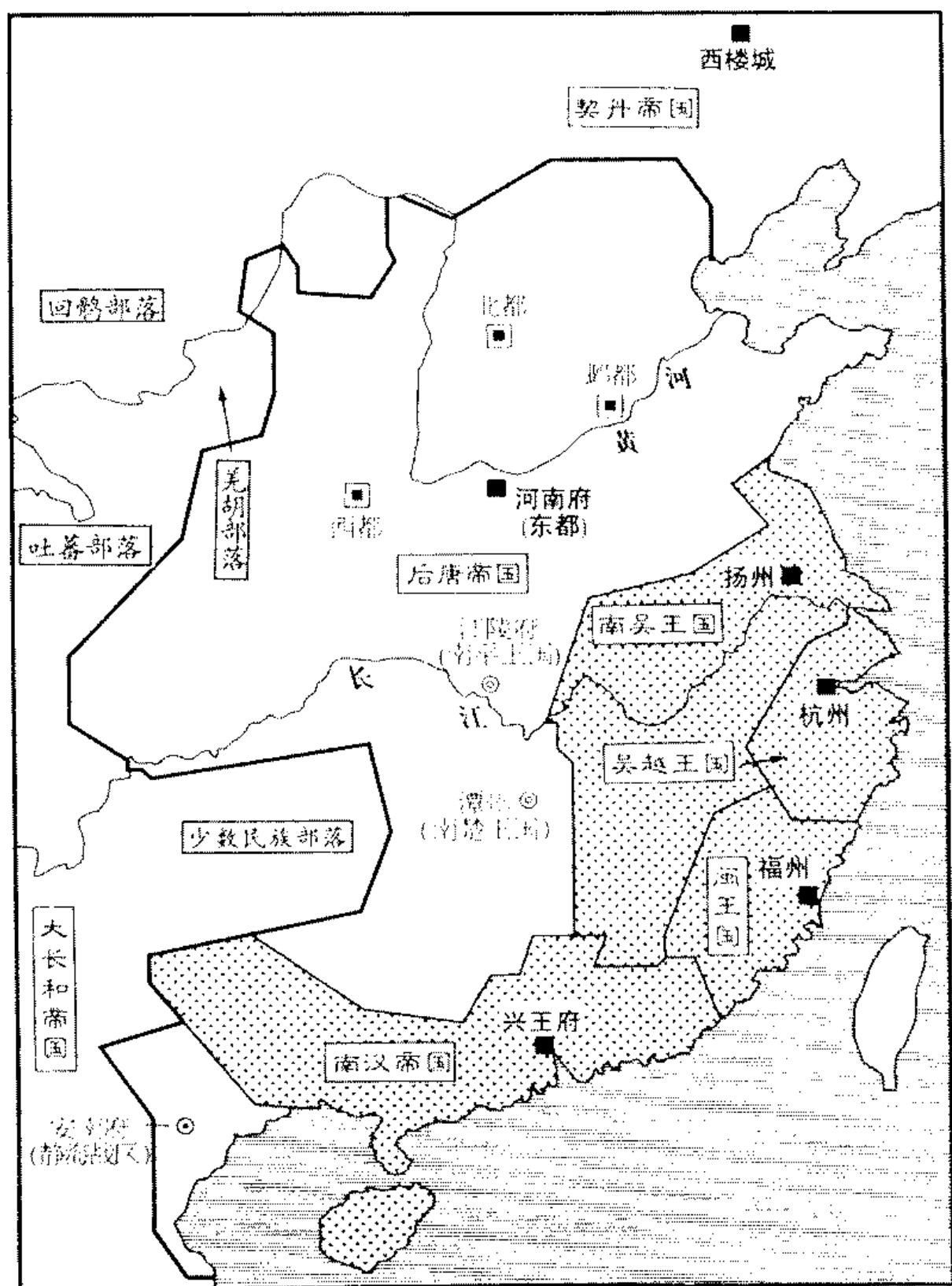
十二月，王延禀（周彦琛）、王延钧联合行动，夹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王延禀（周彦琛）自建阳溪（闽江支流建溪）顺流而下，先行抵达。福州指挥官（指挥使）陈陶率军迎战，兵败，陈陶自杀。当天夜晚，王延禀（周彦琛）率勇士一百余人直击西门，用云梯爬上城墙，杀进城里，制伏守门人，攻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杀进王宫寝殿，王延翰惊恐地从床上跳起来，逃到另一房间躲避。

十二月八日，早晨，王延禀（周彦琛）找到王延翰，宣布他的罪状，声称王延翰跟王后崔女士共同谋害老爹王审知，公告军民人等全体知悉，遂在紫宸门外，把王延翰斩首（年龄不详）。当天（十二月八日），王延钧才抵达城南，王延禀（周彦琛）开门迎接进城，拥护王延钧当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九二七年，春季，正月十六日，闽王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禀（周彦琛）返回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王延钧送他。临别时，王延禀（周彦琛）对王延钧说：“好好守住祖先留下来的事业，不要麻烦我这个老哥再次东下！”王延钧恭恭敬敬地接受这番劝勉，但脸色大变。

夏季，五月三日，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命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王延钧，实任司令官（节度使），暂任最高监督长（守侍中，使相）；封琅邪王。

九二八年，秋季，七月二十五日，李嗣源（邈佶烈）封威武战区（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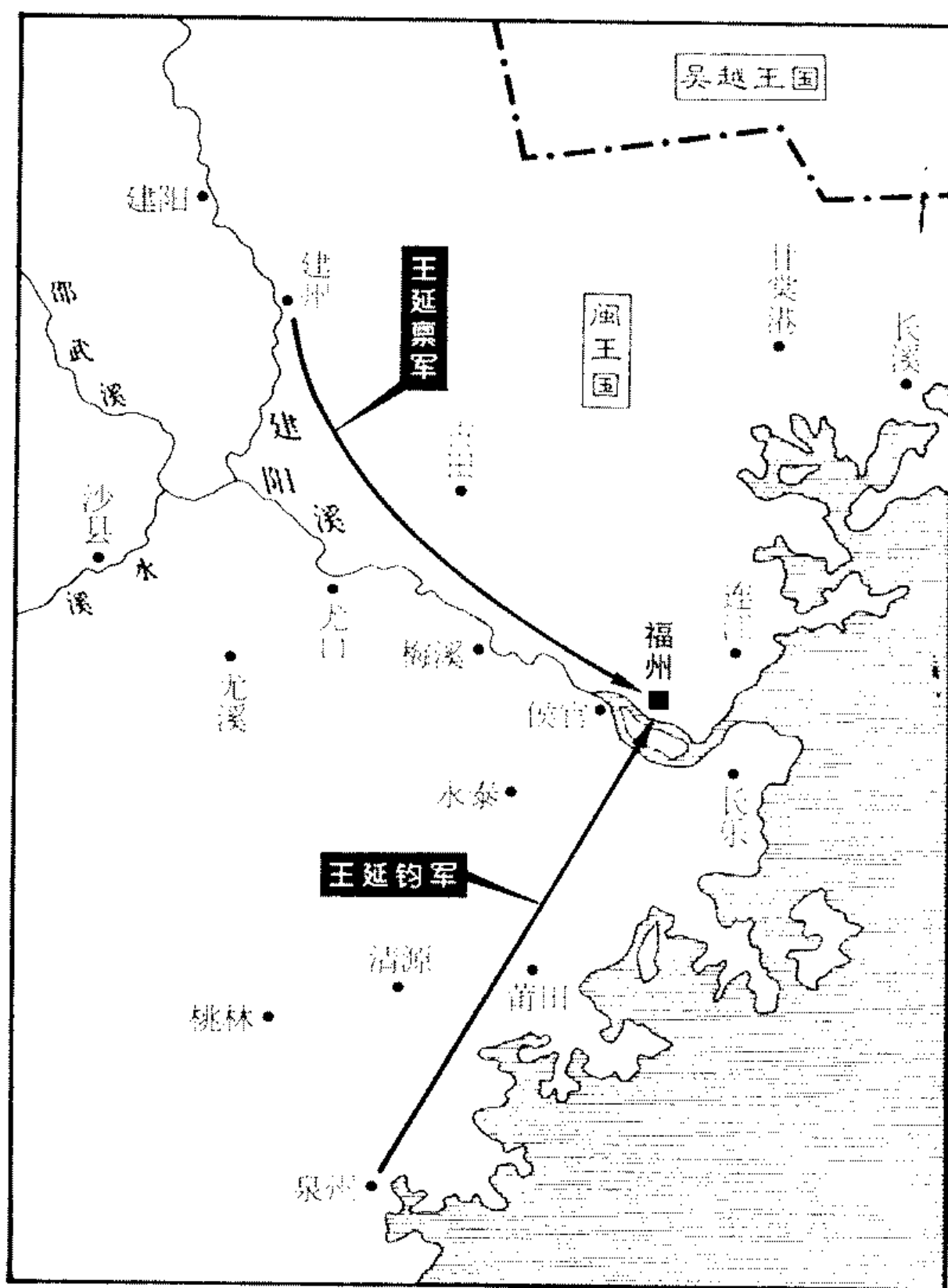
十世纪·九二六年十月 闽王国独立，五国并立

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延钧当闽王（自琅邪王晋升闽王）。

冬季，十二月，闽王（首都福州）王延钧，剃度和尚二万人。从此，闽中（福建省）僧侣最多。

九二九年，冬季，十二月，闽王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奉国战区（总部设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司令官（节度使）、代理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禀（周彦琛），声称患病，回到家中休养，请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准许把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职位传给他的儿子王继雄。

十二月五日，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下诏任命王继雄



十世纪·九二六年十二月 闽王国兵变，诛杀闽王王延翰

当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禀跟王延钧合作诛杀前任王王延翰，参考九二六年十二月。王延禀手握强兵，地居福州上游，跟王延钧势均力敌，遂不再接受王延钧的命令，而直接归附中原）。

九三一年，夏季，四月，王延禀（周彦琛）听到闽王王延钧患病的信息，野心万丈，命次子王继升代理奉国（总部建州）候补司令官（知留后），而自己亲自率领长子、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继雄，以及水上作战部队，袭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

四月十五日，王延禀（周彦琛）进攻西门，王继雄进攻东门。王延钧派舰队指挥官（楼船指挥使）王仁达率军抵抗。王仁达在船上设下伏兵，竖起白旗，假装投降，王继雄大喜，不带左右侍卫，就登上王仁达坐舰安



抚慰问。王仁达遂斩王继雄，把人头悬挂西门。王延禀（周彦琛）正要放火攻城，忽然看到儿子血淋淋的人头，大哭，王仁达乘机攻击，王延禀（周彦琛）的军队崩溃，左右侍从用“斛”抬着王延禀（周彦琛）逃走（到现在我仍弄不清“斛”和“斗”的区别，看情形“斛”比“斗”大，“斗”坐不下一个人）。

四月十六日，王仁达追到，把王延禀（周彦琛）生擒。王延钧受俘，对他说：“果然又麻烦你老哥再来！”（王延禀【周彦琛】得意语，参考九二七年正月六日。）王延禀（周彦琛）满脸羞惭，无言回答。王延钧把王延禀（周彦琛）囚禁在另一间房子里，派使节去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招降同党。同党格杀使节，拥护王继升跟老弟王继伦，逃奔吴越（首都杭州）。王仁达，是王延钧的侄儿。

五月，闽王王延钧在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闹市上，斩王延禀（周彦琛），恢复他本来的姓名周彦琛。王延钧派老弟、总教练官（都教练使）王延政，前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安抚慰问官民人等。

六月，闽王（首都福州）王延钧深信神仙鬼怪，道士陈守元、巫法师徐彦林、盛韬，共同诱导他兴筑宝皇宫，土木工程极尽奢侈豪华，而命陈守元当宫主。

冬季，十二月，闽王国（首都福州）宝皇宫宫主陈守元等，声称奉到宝皇的命令，对国王王延钧说：“你如能避开王位，作道教修炼，就可以当皇帝六十年。”王延钧相信。

十二月二十三日，王延钧命他的儿子、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继鹏，暂管政府军政大事。王延钧则避开王位，接受道教符箓，道号玄锡。

三、王延钧称帝

九三二年，春季，三月二十二日，闽王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国王王延钧复位。

夏季，六月，闽王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国王王延钧，对陈守元（宝皇宫主）说：“替我问问宝皇，既然可当六十年天子（参考去年【九三一】十一月），六十年以后该怎么样？”第二天，陈守元进宫报告说：“昨天晚上，我上奏天庭，得到宝皇圣旨，到时候大王当成大罗仙主！”巫法师徐彦林等也说：“北庙崇顺王曾经晋见宝皇，他的话跟陈守元的话一



模一样。”王延钧越发得意，开始考虑登极称帝，上疏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说：“钱鏐死（参考本年【九三二】三月），请封我当吴越王。马殷死（参考前年【九三〇】十一月），请命我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使相）。”后唐政府不理，王延钧遂不再进贡，断绝关系（当初，老哥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时，仍保持与中原政权【后唐】传统上的从属关系，参考九二六年十月；如今正式脱离）。

九三三年，春季，正月，闽王国（首都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有人声称：在真封宅（闽王王延钧当国王前住宅）看见真龙。闽王王延钧下令把真封宅改称龙跃宫。并且前往宝皇宫接受宝皇的道教神仙文书，然后在盛大的仪队引导下，回到王府，登极称帝（一任惠宗），国号闽，大赦，改年号龙启（闽国自此有自己的年号），并改名王璘（我们仍称他王延钧），追尊他的老爹、祖父等尊贵谥号，兴建五座皇家祭庙。命他的部属李敏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命皇子、威武战区（总部福州）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继鹏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兼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人都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又命亲信吴勛当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正巧，后唐（首都河南府）派来的封爵特使（册礼使）裴杰、程侃，抵达海门（福建省福清市东南海口镇），闽帝王延钧（王璘）命裴杰当进京特使（如京使），程侃一再要求跟裴杰一同北返，王延钧（王璘）不许。

王延钧（王璘）了解自己的国土太小，地又荒僻，对四邻国家（北方是吴越【首都杭州】，西方是南吴【首都江都府】，南方是南汉【首都兴王府】，东方是台湾海峡），都谨慎小心相处，因此境内粗略安定。

秋季，七月十四日，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于避位六十五日后，复位视事。

最初，福建中军基地司令（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情灵活，反应迅速，精于谄媚奉承，王延钧（王璘）喜爱奢侈豪华，薛文杰抓住这个焦点，用大肆聚敛的手段，取得王延钧（王璘）的信任。王延钧（王璘）遂任命他当帝国钱粮总监（国计使），作为心腹。薛文杰暗中调查有钱人家的罪行，没收他们的财产；苦刑拷打逼取自诬口供时，被告胸部和后背，同时都受捶击，如果仍不肯招认，则改用烧红的铜熨斗灼烫。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地方绅士吴光到中央朝见，薛文杰贪图他的家产，暗中调查他的罪行，打算逮捕勒索，吴光怨恨愤怒，率领他的族群将近一万人，叛离闽国。



(首都福州)，投奔南吴(首都江都府)。

九月，皇家机要总监(内枢密使)薛文杰，唆使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压制皇族。王延钧(王璘)的侄儿王继图忍不住愤怒，阴谋兵变，被诛杀，牵连一千余人。

冬季，十一月，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尊称他的娘亲、鲁国太夫人黄女士当皇太后。

王延钧(王璘)喜爱鬼神，巫法师盛韬等都受到宠信。帝国钱粮总监(国计使)薛文杰奏报王延钧(王璘)说：“陛下左右有很多奸臣，非请鬼神指示，普通人无法知道。盛韬身有异能，可看到鬼神，应该交给他这项任务。”王延钧(王璘)接受。薛文杰憎恶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吴勳。吴勳有病，薛文杰前去探望，说：“领袖(王延钧)因你长期患病，打算免除你的职务，我奏报说，你只不过有一点点头痛而已，就要痊愈。领袖万一派人前来查问，千万不要说你害的是别的病。”吴勳允许。第二天，薛文杰教盛韬奏报王延钧(王璘)说：“刚才看见北庙崇顺王正在那里审问吴勳谋反的罪状(王延钧信奉北庙崇顺王事，参考去年【九三二】六月)，用铜钉钉脑，用金锥猛击他的头颅。”王延钧(王璘)告诉薛文杰，薛文杰说：“这种话不可以深信，应该派人前去调查。”在意料中的，吴勳果然对使节说，他正害头痛。王延钧(王璘)遂逮捕吴勳囚禁，派薛文杰及监狱官吏苦刑拷打，吴勳只好自诬招认，于是，连同吴勳的妻子，一并斩首。全国人民越发愤怒。

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变民首领吴光，向南吴(首都江都府)请求救兵，南吴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州长蒋延徽，没有得到中央命令，就出动军队，会同吴光，向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发动攻击。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派使节前往吴越(首都杭州)求救。

十二月，王延钧(王璘)把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升格为长乐府。

亲从总指挥官(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生擒王延稟(周彦琛)的功劳(参考前年【九三一】四月)，性情慷慨直爽，奏报事情时，从不避讳。王延钧(王璘)对他痛恨，曾经私下告诉左右说：“王仁达智略极高，我还能驾驭他，但他不是少年领袖的部属。”遂诬称他谋反，全族屠杀。

九三四年，春季，正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援军统帅蒋延徽(援吴光事，参考去年【九三三】十一月)，在浦城(福建省浦城县)击败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军队，遂包围建州(福建省建瓯市)。

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派上军基地司令（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武散官第一级，从一品）王延宗（王延钧的老弟），率军一万人，向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增援。王延宗军走到中途，士卒拒绝前进，说：“如果不能得到薛文杰，就不能作战！”王延宗派使节飞奔回去奏报，全国震动，人民大为惊恐。黄太后及皇子、福王王继鹏哭泣着对王延钧（王璘）说：“薛文杰盗弄中央权柄，无缘无故，冤枉害死许多善良人民，上上下下，对他痛恨已久。而今，南吴（首都江都府）大军深入国境，士卒不肯前进，帝国一旦灭亡，留薛文杰一条命，有什么用？”薛文杰在旁边，竭力反对把他交出，互相辩论，各人都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王延钧（王璘）说：“我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由你自己决定吧！”薛文杰出宫，王继鹏早在启圣门外布下埋伏，用笏板当武器把薛文杰击倒在地，装进囚车，押送前方，市民争着用瓦片碎砖向他投掷詈骂。薛文杰很会卜卦，曾经预言：过了三天就逢凶化吉，完全没事。押送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就日夜不停地赶路，只两天便押解到大营，官兵们看见，跳跃欢呼，割下他身上的肉吞吃。王延钧（王璘）派使节携带赦免令急急追赶，使节到时，薛文杰已在哀号声中被剐得剩下白骨。最初，薛文杰认为传统囚车里的空间太大，铁栏太疏，于是加以改造，囚车遂小得像一个木柜，四壁钉上铁钉，钉尖朝内，稍一颠簸，头脸便撞到钉尖上，十分残酷。车刚制成，薛文杰便第一个进去。接着，诛杀盛韬（盛韬帮凶，参考去年【九三三】十一月）。

蒋延徽进攻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快要攻克，南吴（首都江都府）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认为蒋延徽是故王杨行密（杨行愍）的女婿，又跟临川王杨濛感情最好，恐怕他于攻克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之后，拥护杨濛夺取政权，于是派使节召唤他撤退。蒋延徽也得到闽军（首都长乐府）及吴越军（首都杭州）将要抵达消息，遂率军返国。闽军尾追，把蒋延徽击败，南吴士卒死伤惨重；蒋延徽把责任全推给总纠察官（都虞候）张重进身上，遂斩张重进。徐知诰（李知诰）贬蒋延徽当右威卫（卫军第十军）将军，派使节前往闽国（首都长乐府）请求和解。

四、宫廷兵变，屠王延钧

九三五年，春季，正月一日，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

大赦，改年号永和。

二月，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擢升淑妃陈金凤当皇后。

最初，王延钧（王璘）结婚两次，妻子全都姓刘，名门世家出身，非常美丽，但王延钧（王璘）却不宠爱。陈金凤本是王延钧（王璘）的老爹王审知的婢女，容貌并不漂亮，却非常妖媚淫荡，王延钧（王璘）爱她入骨，命她的族人陈守恩、陈匡胜当宫殿管理官（殿使）。

福王王继鹏，与宫女李春燕通奸，王继鹏向皇后陈金凤求援，陈金凤说服闽帝（一任惠宗）王延钧（王璘），把李春燕赐给王继鹏。

最初，王延钧（王璘）有一位最宠信的部属，名归守明，可以随时出入寝殿。王延钧（王璘）晚年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他的皇后陈金凤遂跟归守明，以及百工院管理官（百工院使。属建筑部【将作监】）李可殷二人，分别通奸。皇族们十分痛恨，但不敢说出口。

李可殷曾在王延钧（王璘）面前陷害过皇城管理官（皇城使）李仿，皇后陈金凤的娘家人陈匡胜，曾经给过福王王继鹏难堪，李仿跟王继鹏都心怀愤怒。王延钧（王璘）病势沉重，皇子福王王继鹏喜上眉梢，李仿认为王延钧（王璘）一定活不成，决定先行下手。

冬季，十月十八日，李仿派几个敢死队员，手拿木棍，攻击李可殷，格杀，中外军民大为震惊。

十月十九日，王延钧（王璘）病势稍轻，皇后陈金凤告诉他这件事，王延钧（王璘）挣扎着登上金銮宝殿，查问李可殷是怎么死的？李仿恐惧，急退出宫门，一会工夫，率领他的部队，高声呐喊，擂动战鼓，杀进皇宫。王延钧（王璘）得到兵变消息，躲到九龙帐下（王延钧命制作九龙帐，国人唱歌说：“谁说九龙帐，只藏一归郎。”），变兵用长枪往帐下乱刺，王延钧（王璘）只好爬出来，但已被刺得一团血肉模糊，只差没有断气，在地上翻滚哀号，宫女们不忍心看他痛苦惨状，举刀把他砍死（年龄不详）。李仿跟王继鹏接着诛杀陈金凤（年四十三岁）、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以及王继鹏的老弟王继韬。王继韬平常就跟王继鹏交恶，互不相容。

冬季，十月十八日，王继鹏声称奉娘亲黄太后的命令，监督国政，就在当天（十月十八日），登极称帝（二任康宗）。改名王昶（我们仍称他王继鹏）。尊他老爹王延钧（王璘）谥号齐肃明孝皇帝，庙号惠宗。不久，又宣称自己是暂代福建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权知福建节度事），派使节向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呈递奏章（老爹王



延钧终止向后唐朝贡，参考九三二年六月；如今恢复）。大赦。封李春燕当贤妃。

最初，一任帝王延钧（王璘）娶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的女儿清远公主（参考九一七年十二月），派宦官闽清（福建省闽清县）人林延遇，在番禺（兴王府所在县，广东省广州市）设置宾馆，专门负责接待闽国（首都长乐府）使节。刘岩特别给他一座大院，俸给赏赐，都非常优厚。刘岩好几次向他询问闽国（首都长乐府）的事情，林延遇都不回答，退出后对人说：“离开闽国就透露闽国的机密，离开越国（南汉帝国）就透露越国的机密，在人家宫廷任过职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刘岩听到，对他十分赏识，命他当宦官总管府秘书长（内常侍），使他负责督促考核宫内各部门工作。林延遇听说王延钧（王璘）被杀，请求回国，刘岩不许，林延遇于是改穿素色衣服，面对他的国家方向，哭泣三天。

冬季，皇城管理官（皇城使）、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李仿，把持政府，暗中集结一批愿为他效死的勇士。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跟拱宸指挥官（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秘密计划除掉李仿。林延皓等假装归附李仿，李仿对他们毫不起疑。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仿进宫朝见，林延皓等在内殿设下数百人埋伏，生擒李仿，立即斩首，把人头悬挂宫门示众。李仿的私人敢死队一千余人，手拿木棍进攻应天门，无法攻克，于是纵火焚烧启圣门，夺下李仿的人头，逃奔吴越（首都杭州）。王继鹏（王昶）下诏宣布李仿谋杀先帝（一任王延钧）及皇子王继韬等罪状，公告全国人民。命建王王继严（王继鹏老弟）暂任皇家禁卫军统帅（权判六军诸卫），命皇家禁卫军统帅部执行官（六军判官）永泰（福建省永泰县）人叶翹当内宫事务总监（内宣徽使）、三级实质宰相（参政事）。

叶翹的学问渊博，性情朴实正直，一任帝（惠宗）王延钧（王璘）擢升他当福王（王继鹏）的咨询官（王友，从五品下）。王继鹏（王昶）最初用尊敬教师的礼节尊敬叶翹，品学都有长进，皇宫中称他“国翁”。后来，王继鹏（王昶）继承帝位，开始膨胀，骄傲放纵，从不跟叶翹讨论国事，有一天早上，王继鹏（王昶）正在处理事情，叶翹穿着道士服装，穿过中庭，直向大门走去。王继鹏（王昶）召唤他回来，向他叩头说：“军国大事太多，忙得头昏脑涨，很久没有见到你，是我的过错。”叶翹也叩头说：“老臣辅佐不得其法，以致陛下自从登极以来，没有一件事受人民称



赞，请准许我告老还乡。”王继鹏（王昶）说：“先帝（王延钧）把我托付给你，政令有什么不对，你应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抛下我走掉！”赏赐大量金银绸缎慰劳，命他复位。

王继鹏（王昶）的皇后，原称梁国夫人的李女士，是宰相（同平章事）李敏的女儿，可是王继鹏（王昶）却宠爱淑妃李春燕，待李皇后的情义十分淡薄。叶翘劝解说：“皇后是先帝（王延钧）的外甥女（跟王继鹏当是表兄妹），正式聘娶，为什么因为新爱，就对她冷落？”王继鹏（王昶）大不高兴，对叶翘再度疏远。不久，叶翘再上疏议论国事，王继鹏（王昶）在奏章后尾批示说：“一叶随风落御沟！”（看情形王继鹏读了不少诗，然而跟李存勖“用十个手指得天下”【参考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样轻佻；轻佻，可以做个好诗人，不能做个好领袖。）遂把叶翘驱逐返回永泰（福建省永泰县），在家逝世。

十二月，王继鹏（王昶）赐洞真先生陈守元谥号“天师”（天师之名，参考一九一年十月），对他非常信任倚重，甚至任免宰相、调换将领、审判刑罚、官员升降，都跟他商议。陈守元接受贿赂，替人活动关说，王继鹏（王昶）没有一件事不言听计从，陈守元的门庭热闹得如同菜市场。

九三六年，春季，三月，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下诏改年号通文（之前是永和二年，之后是通文元年）。封贤妃李春燕当皇后，尊皇太后黄女士当太皇太后。

九三七年，夏季，四月，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兴建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品，工程的浩大及雕刻的精美，比宝皇宫（参考九三一年六月）加倍。又派人分别到各州侦察人民的私生活。

六月，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巫法师奏报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说：“螺峰（福建省福州市北）那里，夜晚看见一条白颜色的龙！”王继鹏（王昶）于是就在螺峰盖一座白龙寺。当时，各式各样土木工程，都在大肆兴建，费用不继。王继鹏（王昶）问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主管中央财政三单位（判三司）、侯官（福建省闽侯县东南侯官城）人蔡守蒙说：“听说高阶层官员用人时，都接受贿赂，有没有这回事？”蔡守蒙说：“没有根据的谣言，不值得相信。”王继鹏（王昶）说：“我知道得很久了，从今以后，我把人事大权全交给你，贤明干练的人，叫他做官，即令对那些匪徒恶棍，也不要排斥，只要他们掏钱，就把他们的姓名登记下来，奏报给我。”蔡守蒙的操守一向廉洁，认

为不可以这样做，王继鹏（王昶）大发雷霆，蔡守蒙恐惧，只好接受。自此，任命官员时，只看他贿赂多少，不管他有没有才干。王继鹏（王昶）又把姓名栏空白的人事任命状，交给皇家医院助理医师（医工，流外三品）陈究，命他到外面贩卖，拿到钱后，就把对方姓名填上，成为政府正式官员。王继鹏（王昶）专门聚敛搜刮，无论收入多少，都不满足。王继鹏（王昶）又下诏规定：人民有隐瞒年龄的，棍打脊背；城乡有隐藏人口的，处死；逃亡的，屠杀全族。水果、蔬菜、鸡鸭、猪肉，都征收重税。

冬季，十月，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任命他的老弟、威武（总部长乐府）司令官（节度使）王继恭，出面呈递奏章给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奏章上报告老哥王继鹏（王昶）继承帝位，请准许在洛阳（后晋首都河南府所在县）设立宾馆（闽帝国跟中原恢复关系，参考前年【九三五】十月）。

九三八年，冬季，十一月三日，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封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皇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当闽国王（这是中原政权首次封福建【福建省】王家班首领当国王），派监督院（门下省）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卢损当典礼特使（册礼使），赏赐王继鹏（王昶）朱红御袍。

十一月五日，石敬瑭加封威武（总部长乐府）司令官（节度使）王继恭当临海郡王。王继鹏（王昶）听到消息，派进奏官林恩通知后晋（首都开封府）宰相说：他已经登极称帝，拒绝后晋的封爵。闽国（首都长乐府）监督院（门下省）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黄讽，看到王继鹏（王昶）荒淫残暴，决心进言规劝，遂跟妻子告别进宫，准备一死，王继鹏（王昶）打算对他使用棍刑，黄讽说：“我如果是扰乱秩序，不忠国家，乱棒打死，毫不怨恨。但因直言规劝，却被棍打，绝不接受。”王继鹏（王昶）大怒，把黄讽贬谪为平民。

五、宫廷再兵变，缢王继鹏

九三九年，春季，二月，后晋（首都开封府）使节卢损（参考去年【九三八】十一月），抵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皇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声称有病，拒绝接见，命老弟王继恭（威武【总部长乐府】司令官）负责招待。派国务院教育部教育司副司长

(礼部员外郎)郑元弼,携带王继恭的奏章,随卢损到开封(后晋首都,河南省开封市)进贡。王继鹏(王昶)不理睬卢损,闽国(首都长乐府)知识分子林省邹私下告诉卢损说:“我们的领袖不侍奉君王,不爱护亲属,不怜惜人民,不尊敬神灵,不和睦邻居,不礼待宾客,怎么能够长治久安!我势将改穿袈裟,向北逃亡,跟你在上国(中原)相会。”

夏季,四月,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猜忌他的叔父、前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武,跟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王延望,二人都有美好声誉。巫法师林兴跟王延武结怨,于是假托鬼神传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王继鹏(王昶)不调查也不审判,就派林兴率勇士到二人家,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并诛杀。

王继鹏(王昶)接受巫法师陈守元的建议,在皇宫里兴建三清殿,用数千斤黄金铸宝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巨像,日夜不停演奏音乐,焚香叩头,虔诚祷告,请求赏赐长生不老仙丹。军国事情,不管大小,都由林兴传达宝皇大帝的指示实施。

五月,闽国(首都长乐府)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建王王继严,深受军队拥护,闽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猜忌不安。

六月,王继鹏(王昶)免除他的军权,改名王继裕,命另一皇弟王继镒当皇家禁军统帅(判六军),删除“卫”字。

巫法师林兴的诈骗被发觉,王继鹏(王昶)把他贬谪到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天象望气师声称:“皇宫将有灾难!”

六月二十五日,王继鹏(王昶)迁居长春宫。

最初,闽国(首都长乐府)一任帝(惠宗)王延钧(王璘),把老爹王审知的元从亲军,组成拱宸、控鹤两个特别营(都)。后来,二任帝(康宗)王继鹏(王昶)登极,又招募二千名勇士,当做自己的心腹亲军,号称宸卫特别营,薪俸待遇和平常赏赐,都比前述两特别营优厚。有人警告说:“两特别营怨愤不平,将要叛乱。”王继鹏(王昶)打算把两特别营隔离,分别派往漳(福建省漳州市)、泉(福建省泉州市)二州,配备给二州州政府。两特别营越发愤怒。王继鹏(王昶)喜爱夜以继日地宴会,强迫文武百官喝酒,命左右侍从特别留意喝醉了的人犯什么过失,堂弟王继隆喝醉了之后,言行失礼,王继鹏(王昶)把他斩首。王继鹏(王昶)猜忌成性,在皇族中不断诛杀。叔父、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延羲(王审知第二十八子),假装疯狂,胡言



乱语，希望逃脱灾祸。王继鹏（王昶）命他穿上道士衣服，放逐到武夷山（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里，但不久就召唤他回来，软禁在他自己家宅。

王继鹏（王昶）好几次侮辱拱宸、控鹤两特别营基地司令（拱宸、控鹤军使）——永泰（福建省永泰县）人朱文进、光山（河南省光山县）人连重遇，二人十分怨恨。正巧北宫失火，缉拿纵火犯，竟缉拿不到。王继鹏（王昶）命连重遇率皇家禁卫军及地方州县部队，扫除残余灰烬，每天多达一万人，工作繁重困苦，士卒无法忍受。而王继鹏（王昶）疑心连重遇参与纵火的阴谋，打算把他杀掉，内宫文学侍从官（内学士）陈郟暗中警告连重遇。

闰七月十二日，夜晚，连重遇进宫值班，率两特别营纵火，焚烧长春宫，攻击王继鹏（王昶），派人把王延羲迎接进宫，就在断墙残瓦中向王延羲高呼万岁，再召唤地方州县部队，参与对王继鹏（王昶）的攻击，只有宸卫特别营抵抗，王继鹏（王昶）跟皇后李春燕乃投奔宸卫特别营。战斗延续到天亮（闰七月十三日），变军纵火焚烧宸卫特别营，宸卫特别营溃败，残军一千余人护卫着王继鹏（王昶）及皇后李春燕冲出北关，走到梧桐岭（福建省福州市北），大家逐渐四散逃生。王延羲派侄儿、前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王继业率军追赶，一直追到王继鹏（王昶）躲藏的村落（王继业，是王延宗的儿子。王延宗，参考九三四年正月）。王继鹏（王昶）是一个神射手，箭不虚发，一连射死几个人。不久追兵大量涌到，王继鹏（王昶）知道无法逃脱，把弓投到地下，对王继业说：“你做部属的节操在哪里？”王继业说：“领袖没有领袖的品德，部属怎么会有部属的节操！新领袖是我的叔父，旧领袖是我的兄弟，谁亲近？谁疏远？”王继鹏（王昶）不再说话。王继业带着他一块返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走到陀庄（福州市北），把王继鹏（王昶）灌醉，用绳子勒死（年龄不详），连同李春燕及所有皇子和皇弟王继恭等，全部诛杀。宸卫特别营残余部队投奔吴越（首都杭州）。

王延羲自称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闽王国国王，改名王曦（我们仍称他王延羲），改年号永隆（之前是通文四年，之后是永隆元年）。大赦监狱里的囚犯，对中央及地方官员，分别赏赐。把宸卫特别营谋杀前任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的叛逆行为，向邻近各国告哀，追赠王继鹏（王昶）谥号：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派商人携带奏章，从小路前往后晋（首都开封



府)呈递。但在自己国家,王延羲(王曦)却跟皇帝一样,设置文武百官。命以太子太傅(太子三师之二)名义退休的李真,复出当司空(三公之三)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连重遇进宫攻击王继鹏(王昶)时,法术师陈守元正在宫里改换衣服,将要逃走,变军把他诛杀(胡三省注:“陈守元迷惑闽帝两代,死得太晚。”)。连重遇逮捕蔡守蒙,责备他卖官卖爵的罪状,斩首(蔡守蒙是奉命贪污,参考前年【九三七】六月)。王延羲(王曦)登位后,派使节前往泉州(福建省泉州市)诛杀林兴。

冬季,十月十三日,闽国(首都长乐府)前任帝(二任康宗)王继鹏(王昶)所派的使节郑元弼抵达大梁(后晋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呈递王继鹏(王昶)写给宰相的信,说:“闽帝国自从应运而生,已有很长的时间,由于北方皇帝宝座,不断地更换,以致东方的帆船,受到阻碍。”于是要求以平等地位,交通来往。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对他的傲慢态度,大为愤怒。

十月十五日,石敬瑭下令拒绝王继鹏(王昶)的贡物,及福(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建(福建省建瓯市)等州的商团船队前进;又命郑元弼跟进奏官林恩立刻离境。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副司长(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疏弹劾说:“王继鹏(王昶)超越本分,态度傲慢,应该扣留使节,没收所有财货。”石敬瑭遂下令逮捕郑元弼、林恩,囚禁监狱。

九四〇年,春季,正月,后晋帝国(首都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皇帝(一任高祖)石敬瑭(本年四十九岁)接见闽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使节郑元弼(参考去年【九三九】十月)等,郑元弼说:“王继鹏(王昶)只是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不知道礼义,陛下听到他的赞扬不值得欢喜,听到他的恶言也不值得生气,我奉派担任使节,不能完成任务,情愿接受死刑,来赎王继鹏(王昶)的罪。”石敬瑭怜悯他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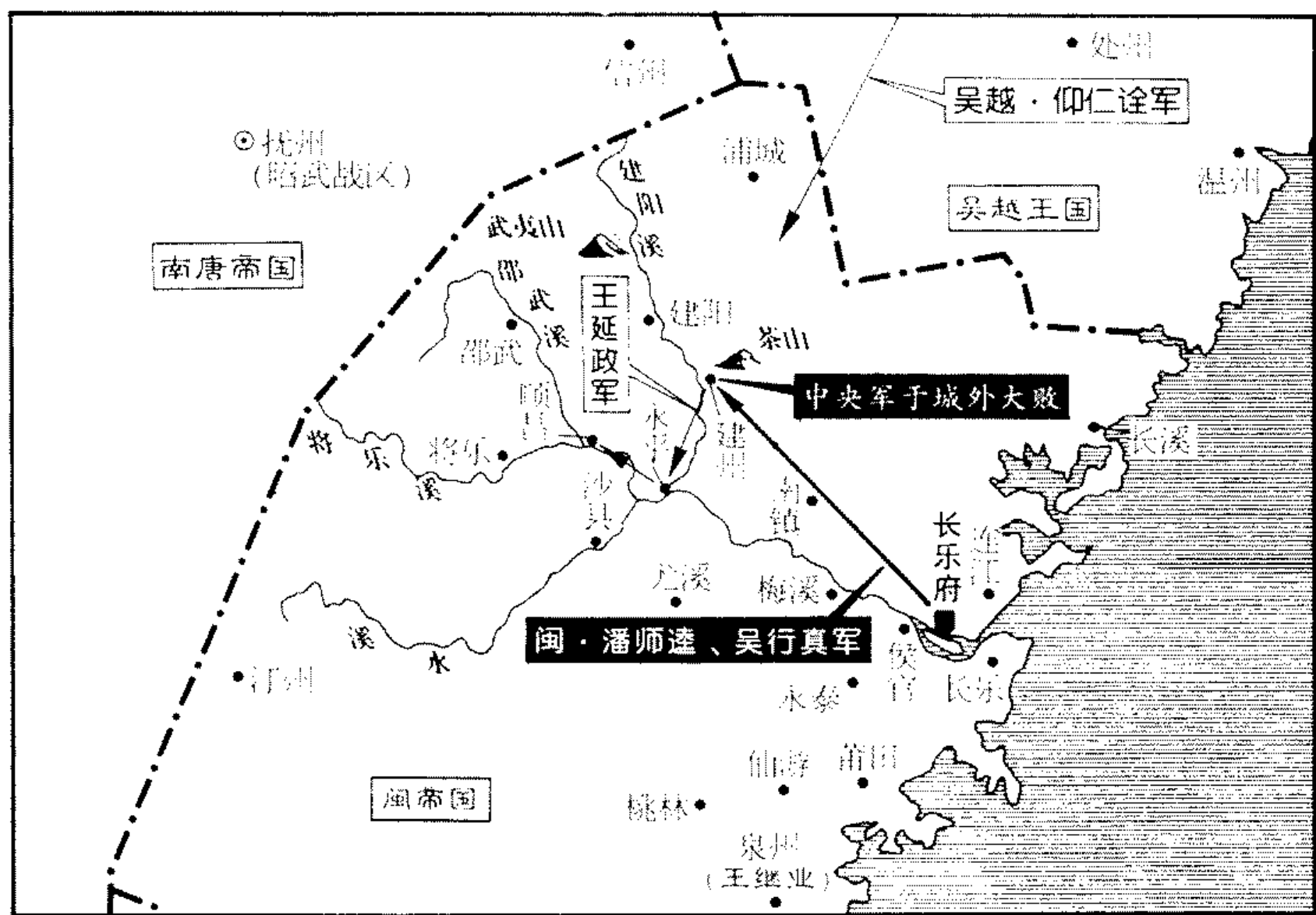
正月五日,石敬瑭命释放郑元弼等人。

闽王王延羲(王曦)登上宝座后,立刻变形,骄傲荒淫、恶毒凶暴,猜忌王姓皇族家人,多少年前的旧仇夙怨,都一一报复。他的老弟、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政,屡次写信向他规劝,王延羲(王曦)大怒,回信诟骂,并且派亲信心腹邝翹(邝,姓)到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当监军官,派训练司令(教练使)杜汉崇到南镇(福建省古田县)当监军官,二人争着收集王延政的隐私,向王延羲(王曦)打小报告,于是兄弟之间的猜忌仇恨,累积得越发严重。有一天,邝翹与王延政讨论公事,意见冲

突，邝翹大喝说：“你是不是要造反！”王延政大怒，打算斩邝翹，邝翹逃奔南镇（福建省古田县），王延政出军进攻，击败驻扎南镇（福建省古田县）的中央卫戍部队，邝翹、杜汉崇逃奔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福州（长乐府）西方边界各地所有中央卫戍部队，全部崩溃。

二月，王延羲（王曦）派禁军司令（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率军四万人向王延政攻击。潘师逵扎营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城西，吴行真扎营在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城南，都沿河筑阵，放火焚烧城外所有房舍。王延政向吴越王国（首都杭州【浙江省杭州市】）求救。

二月二十六日，吴越王（二任文穆王）钱元瓘（钱传瓘，本年五十四岁）派宁国战区（总部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宣州属南唐【首都金陵府】）、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仰仁诜（仰，姓），及宫内辅导总监（内都监使）薛万忠等，率军四万人南下增援。丞相林鼎劝阻，钱元瓘（钱传瓘）不接受。



十世纪·九四〇年二月至三月 闽·建州王延政兵变

三月二日，讨伐军潘师逵派三千人由总带兵官（都军使）蔡弘裔率领出战，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王延政派他的将领林汉彻等迎击，在茶山（福建省建瓯市东北十二公里）把蔡弘裔军打败，杀一千余人。



三月十一日，闽国（首都长乐府）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政，招募敢死队一千余人，于夜晚蹚过河水，暗中进入讨伐军统帅潘师逵军的阵地，利用风势，纵火烧营，城上守军更擂动战鼓高声呐喊呼应，舰队作战司令（战棹都头）建安（建州州政府所在县，福建省建瓯市）人陈海，格杀潘师逵，潘师逵部众崩溃。

三月十二日，王延政率军出城，打算进攻讨伐军吴行真阵地，还没有蹚过河水，吴行真跟他的将领士卒，已放弃营垒逃走，讨伐军共阵亡一万人，王延政乘胜攻克永平（福建省南平市）、顺昌（福建省顺昌县）二城，自此之后，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的军事力量，开始强大。

夏季，四月，吴越（首都杭州）援军统帅仰仁诜等，率军抵达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王延政因为已经击退中央讨伐军，特地送上酒肉，犒劳奖赏，请求班师。仰仁诜等不肯接受，在城外西北扎营，王延政恐惧，于是派人到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请求闽王王延羲（王曦）救援。王延羲（王曦）命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继业，当特遣兵团总指战官（行营都统），率军二万人增援，并且写信给吴越（首都杭州），责备他们入境侵犯，一面派出轻装备骑兵切断吴越援军的粮食供应，正巧，大雨连绵不止，吴越军粮食吃完。

五月，王延政派军出击，大破吴越（首都杭州）南下援军，俘虏及杀戮以万为单位计算。

五月十八日，仰仁诜等在黑夜掩护下，率军逃走。

南唐帝（一任烈祖）李升（徐知诰）派礼宾总监（客省使）尚全恭，前去闽国（首都长乐府），调解闽王王延羲（王曦）跟老弟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政间的冲突。

六月，王延政派营门官（牙将）跟婢女，携带誓书、香炉，前往福州（长乐府），跟王延羲（王曦）在老爹王审知坟墓——宣陵（福建省福州市北莲花峰下）前盟誓和解。可是，兄弟互相猜忌仇视，仍跟过去一样。

秋季，七月，闽王王延羲（王曦）在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西方兴筑城墙，防备建州（福建省建瓯市）老弟王延政的突击。又大量剃度平民当佛教和尚，平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很多人愿意出家，共计剃度一万一千人（闽中【福建省】僧侣本来就很多，参考九二八年十二月）。

冬季，十月，闽王王延羲（王曦）利用商人前往后晋（首都开封府）之便，上疏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为自己分辩，声称自己并没有称



帝（石敬瑭怒斥郑元弼等，参考去年【九三九】十月）。

十一月二十三日，石敬瑭任命王延羲（王曦）当威武（总部长乐府）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封闽国王。

六、王延羲更为暴虐

九四一年，春季，正月，闽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州长王延政，兴筑建州城，周围二十华里，向闽王王延羲（王曦）请求设置威武战区，自己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王延羲（王曦）认为威武战区总部设在福州（即首都长乐府）为时已久，不应更改（唐王朝于福州置威武战区，参考八九六年九月；迄今四十六年），乃在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另设镇安战区，命王延政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封富沙王。王延政不喜欢镇安两个字，改称镇武战区。

夏季，四月，闽王王延羲（王曦）命他的儿子王亚澄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

王延羲（王曦）疑心老弟、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王延喜，跟王延政秘密勾结，派将军许仁钦率军三千人前往汀州（福建省长汀县），生擒王延喜回来。

六月，王延羲（王曦）听说镇武（总部建州）司令官（节度使）王延政写信召唤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继业，于是命王继业返回京师（首都长乐府），王继业走到福州（即首都长乐府）郊外，王延羲（王曦）逼他自杀，并派人到泉州诛杀他的儿子（王继业诛杀二任帝王继鹏，参考前年【九三九】闰七月）。

最初，王继业当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时，司徒（三公之二）兼副监督长（兼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杨沂丰，当工务参谋官（士曹参军），二人感情亲密，十分友善。王继业被杀之后，有人打小报告，指控杨沂丰共同谋反，杨沂丰正在宫中参加皇家宴会，当场就逮捕下狱，第二天即行斩首，屠杀全族。杨沂丰，是杨涉的堂弟（杨涉曾在唐王朝末年当宰相，参考九〇五年三月），本年八十余岁，人们为他悲哀。自此之后，王姓皇族，以及建国元老、旧日功勋前辈，前后相继被杀，人们都不敢自保。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黄峻，带着棺木，前往金銮宝殿规劝，王延羲（王曦）大怒说：“老怪物真是发了疯！”贬黄峻当漳州

(福建省漳州市) 户籍官 (司户)。

王延羲 (王曦) 荒淫奢侈, 毫无节制, 以致收入不够支出, 询问全国钱粮总监 (国计使) 南安 (福建省南安市东丰州镇) 人陈匡范有什么办法, 陈匡范保证每天提供一万钱, 王延羲 (王曦) 大为高兴, 加授陈匡范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 (礼部侍郎) 官衔, 陈匡范把商人的营业税提高好几倍。有一次, 王延羲 (王曦) 在宫里大宴文武百官, 亲自举杯向陈匡范敬酒说: “明珠和美玉, 只要用心找, 一定可以找到。像陈匡范这样的人中之宝, 找也找不到。” 可是, 陈匡范不久就发现所有的增税加在一起也不能凑够每天一万钱的数目, 于是挪用各机关经费来补足, 陈匡范忧愁恐惧, 心悸加重, 逝世。王延羲 (王曦) 祭祀馈赠, 都十分优厚。不久, 各机关索取债款, 把陈匡范的借钱文件, 奏报王延羲 (王曦), 王延羲 (王曦) 大怒, 把陈匡范的棺材挖出来剖开, 把尸体砍成数段, 投掷到水里; 任命连江 (福建省连江县) 人黄绍颇接替他全国钱粮总监 (国计使)。黄绍颇建议说: “政府不妨规定, 凡是想当官的人, 除了因父祖有功, 子孙依法补官外, 平民则可以出钱购买, 只要缴钱, 政府立即发给任命状, 依照官位高低, 跟州县户口多寡, 来定价格, 最少卖一百串, 最多卖一千串 (出售官爵, 是二任帝王继鹏的敛财之道, 参考九三七年六月)。” 王延羲 (王曦) 同意。

秋季, 七月, 闽王 (首都长乐府) 王延羲 (王曦) 自称大闽皇, 兼威武战区 (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 司令官 (节度使), 跟老弟、镇武战区 (总部设建州【福建省建瓯市】) 司令官 (节度使) 王延政, 互相攻击, 各有胜败, 福 (首都长乐府)、建 (福建省建瓯市) 二州之间, 白骨遍地, 密如野草。镇武战区 (总部建州) 军事执行官 (节度判官) 晋江 (泉州州政府所在县, 福建省泉州市) 人潘承佑屡次向王延政请求双方和解, 王延政都不接受。王延羲 (王曦) 的使节来时, 王延政就展示他的武装部队, 对使节的态度更傲慢狂妄, 潘承佑跪在地上, 沉痛地规劝, 不肯起身, 王延政大怒, 回头问左右侍从说: “执行官 (潘承佑) 的肉可不可以吃?” 潘承佑不顾危险, 面色更肃穆, 声音更严厉。

王延羲 (王曦) 猜忌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 新任州长 (接替王继业) 王继严 (王继裕) 深受人民爱戴, 调王继严回福州 (首都长乐府), 把他毒死。

秋季, 九月, 闽国 (首都长乐府) 大闽皇王延羲 (王曦), 命他的儿



子琅邪王王亚澄当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改封长乐王。

冬季，十月，闽国（首都长乐府）大闽皇王延羲（王曦）登极称帝（三任景宗），镇武（总部建州）司令官（节度使）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

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李敏逝世。

九四二年，春季，正月，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封李女士当皇后，李女士是宰相（同平章事）李真的女儿，性情刚愎，又喜爱饮酒，王延羲（王曦）对她十分宠爱敬畏。

三月，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封他的儿子长乐王王亚澄当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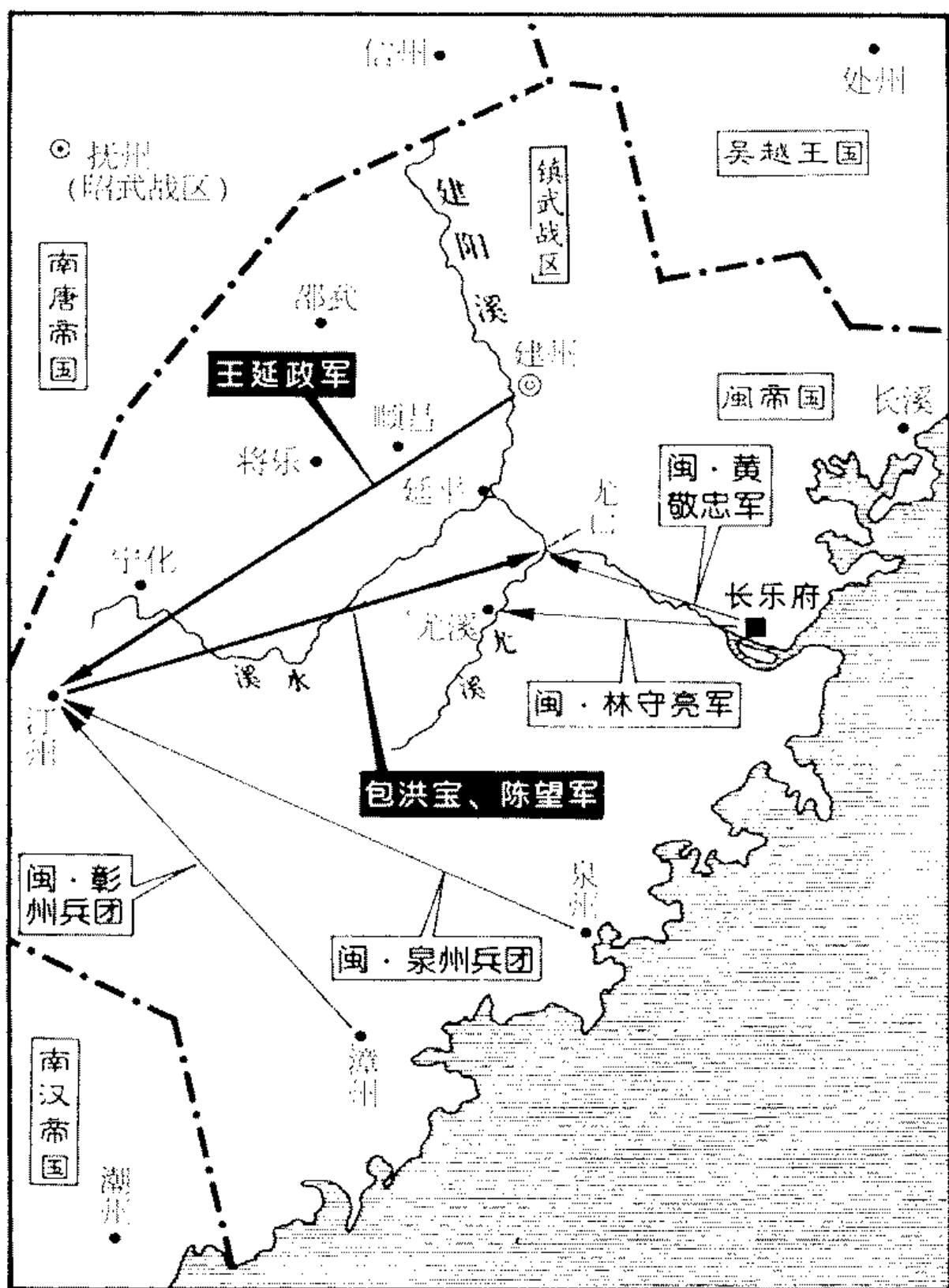
夏季，六月，闽帝国（首都长乐府）富沙王王延政围攻汀州（福建省长汀县）。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征调漳（福建省漳州市）、泉（福建省泉州市）二州的军队五千人增援。又派他的将领林守亮进驻尤溪（福建省南平市东南尤溪口镇）、大明宫管理官（大明宫使）黄敬忠进驻尤口（尤溪注入闽江处，福建省南平市东南尤溪口镇），打算乘虚突袭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帝国钱粮总监（国计使）黄绍颇率步兵八千人，声援上述两军。

秋季，七月，富沙王王延政围攻汀州（福建省长汀县），一连发动四十二波攻击，都不能攻克，班师而回。他的将领包洪实、陈望，率舰队阻止中央部队追击。

七月十五日，两军在尤溪口（尤口，福建省南平市东南尤溪口镇）遭遇，中央军将领黄敬忠战斗前，巫法师警告他时辰未到，于是按兵不动，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将领包洪实等遂率军渡河登岸，水陆夹攻，斩黄敬忠，杀戮及俘虏二千人；林守亮、黄绍颇逃回。

八月，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派使节携带他自己亲笔写的诏书，连同金器九百件、钱币一万串、中央政府空白人事任命状六百四十张，前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请求富沙王王延政同意和解，王延政不肯接受。

八月十五日，王延羲（王曦）在九龙殿摆设筵席，大宴文武百官，侄儿王继柔没有酒量，王延羲（王曦）强迫他喝，王继柔暗中把酒减少一点，王延羲（王曦）大怒，连同礼宾官（客将）一并斩首。



十世纪·九四二年六月至七月 闽，建州王延政攻汀州不克

闽政府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大铁钱当一百铅钱（闽国铸造铅钱，参考九一六年十二月）。

九月，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命宰相（同平章事）侯官（福建省闽侯县东南侯官城）人余廷英当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余廷英贪赃枉法，掠夺民间的女子，对外宣称接到诏书，叫他挑选美女，准备送往皇宫。事情被人检举，王延羲（王曦）派监察官（御史）调查审问。余廷英恐惧，急回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投案，王延羲（王曦）当面查证，对他严厉地斥责，打算把他交付审判。余廷英退出后，呈献“买宴钱”一万串，王延羲（王曦）大为高兴，第二天，召见余廷英，对他说：“宴席已经买了，你进贡皇后的东西在哪里？”余廷英再向李皇后





呈献巨款。王延羲（王曦）乃命余廷英仍回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原官。从此之后，各州都另行向皇后进贡。不久，王延羲（王曦）召余廷英回京（首都长乐府），命他恢复宰相职务。

冬季，十一月，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盐铁使）、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李仁遇，是李敏的儿子（李敏，是二任帝康宗王继鹏【王昶】皇后的老爹），是现任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的外甥，年轻美貌，很受王延羲（王曦）的宠爱。

十二月，王延羲（王曦）命李仁遇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命皇家文学侍从官（翰林学士）、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李光准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兼国务院财政部长（兼户部尚书），二人都任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王延羲（王曦）荒淫无度，有一次夜间宴会上，李光准喝醉了酒，言语间不合王延羲（王曦）的意，王延羲（王曦）大怒，下令绑到街市斩首，执法官不敢执行，只把李光准囚禁到监狱里。第二天，王延羲（王曦）登殿主持朝会，叫李光准复位。当天夜晚，又在宫中宴会，再逮捕皇家文学侍从官（翰林学士）周维岳投入监狱，看守员整理出一张空床招待，说：“李相爷昨晚住在这里，部长（尚书）不必担心！”王延羲（王曦）酒醒之后，果然把他释放。另一天，王延羲（王曦）又在宫中摆设筵席，左右服侍的官员，全都喝醉，离席退出，只周维岳一人还在，王延羲（王曦）问说：“周维岳身材短小，酒为什么喝得那么多？”左右有人说：“酒下肚后，流到另外一条特殊的酒肠里，所以身材不一定要高大。”王延羲（王曦）大为高兴，命武士揪住周维岳摔下台阶，打算剖开肚子，查看那条特殊的酒肠，旁边有人说：“杀了周维岳，以后再没有人陪陛下痛饮！”王延羲（王曦）同意，才饶周维岳一命。

七、王延政称帝

九四三年，春季，二月，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登极称帝，国号大殷，大赦，改年号天德（之前是闽永隆五年，之后是殷天德元年）。在将乐县（福建省将乐县）设立镛州，在延平镇（福建省南平市）设立镡州（镡，音 tán）。封王后张女士当皇后。命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潘承佑当国务院文官部长



(吏部尚书)、战区巡查官(节度巡官)建阳(福建省建阳市)人杨思恭当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没有多久,又擢升潘承佑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擢升杨思恭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仆射),主管帝国军政(录军国事)。

王延政身穿皇帝穿的赭色龙袍,登殿处理公务。但平常日子部属晋见参拜,以及接待邻国使节,仍用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身份礼仪。

殷国(首都建州)地方狭小,人民贫苦,可是战争不断。杨思恭因狂征暴敛,向民间大肆搜刮,受到宠爱信任。他增加山林、田亩、江河水产等的捐税,连鱼、盐、水果、蔬菜,都要加倍征收。殷国(首都建州)人民给他一个绰号:杨剥皮。

三月,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娶首都警卫司令(金吾使)尚保殷的女儿,封作贤妃。尚贤妃美丽绝伦,王延羲(王曦)爱她入迷,当他喝醉的时候,尚贤妃想杀谁他就杀谁,想赦谁他就赦谁。

夏季,四月,殷国(首都建州)将领陈望等,进攻闽国(首都长乐府)首都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进入西城外郭,但接着被击败退回。

五月,殷国(首都建州)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潘承佑上疏,就十项大事,提出警告,他说:“兄弟之间互相攻战,伤天害理,此其一。政府对国民搜刮惨苛,征调民夫差役,毫无节制,此其二。强迫国民当兵,暴露荒野,愁怨交集,此其三。杨思恭(杨剥皮)掠夺人民的衣服粮食,使民愤指向皇上,文武百官没有人敢说一句话,此其四。国土狭小,却大量设置州县,增加官员数目,使人民更加穷困,此其五。现在,更抢修道路,运送军粮,将要攻击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却不考虑南唐(首都金陵府)、吴越(首都杭州)乘虚奇袭,此其六。搜刮富户的钱财,钱多的给他官做,拖欠的受到惩罚,此其七。延平(福建省南平市)的几个渡口,强征水果、鱼虾、蔬菜、稻米的捐税,收入很少,制造的怨恨却大,此其八。跟南唐(首都金陵府)、吴越(首都杭州)接壤相邻,陛下登极以来,从不曾派出一个使节,此其九。宫殿楼台,豪华奢侈,将浪费罄尽国家财富,此其十。”王延政大怒,下诏免除潘承佑所有官职,严令他返回自己私宅。

当初,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未登极前,有一次,参加前任帝(二任)王继鹏(王昶)的宴会,正巧新罗王国(首都金城【朝鲜半

岛庆州市】)使节呈献宝剑,王继鹏(王昶)举起来给宰相王倓鉴赏,说:“这宝剑用到谁身上?”王倓说:“用到当臣属不忠的人身上。”当时王延羲(王曦)已在阴谋夺取政权,心里一惊,脸色大变。现在,在宫中正大宴文武百官,恰巧又有人呈献宝剑,王延羲(王曦)忽然想起当年那一幕,下令挖出王倓的棺材,砍下尸体上的人头。皇家图书院校勘官(校书郎,正九品上)陈光逸对他的朋友说:“领袖荒淫无道,国家眼看就要灭亡,我将用我的生命,激发领袖省悟。”他的朋友劝止他,他不接受,上疏抨击王延羲(王曦)五十大恶,王延羲(王曦)暴跳如雷,命卫士痛打陈光逸几百皮鞭,还没有打死,又用绳索拴住陈光逸的脖子,吊到大庭树上,吊了很久才气绝。

本年(九四三),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的女儿出嫁,取出礼金簿查看,发现中央官员中有十二个人没有送钱祝贺,就把他们传唤到金銮宝殿上,一个挨一个鞭打。又指控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刘赞没有提出弹劾,也要鞭打,刘赞坚决不受这种侮辱,打算自杀。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郑元弼提醒王延羲(王曦)说:“古时,刑罪不加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副总监察官(中丞)是中央文武百官的表率,怎么可以随便动用酷刑?”王延羲(王曦)板起面孔说:“你打算效法魏征是不是(魏征,参考六四三年正月)?”郑元弼说:“我把陛下当做李世民(唐王朝二任帝),所以才敢效法魏征。”王延羲(王曦)的怒气才稍稍化解,下令释放刘赞。但刘赞仍然忧愁过度逝世。

八、宫廷又兵变,杀王延羲、朱文进

九四四年,春季,正月,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派使节分别送交他的信件给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及殷帝王延政,斥责他们兄弟互相残杀。王延羲(王曦)回信引用周王朝周公爵姬旦诛杀兄弟管国国君姬鲜及放逐蔡国国君姬度故事(参考四二六年二月注),以及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诛杀老哥李建成、老弟李元吉(参考六二六年六月)故事,作为比照。王延政回信,反过来斥责李璟(徐景通)篡夺杨家帝国(南吴)。李璟(徐景通)大怒,遂跟殷国(首都建州)断绝邦交。

三月,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拱宸总指挥官(拱宸



都指挥使)朱文进、宫门管理官(阁门使)连重遇,自从把二任帝(康宗)王继鹏(王昶)杀掉后(参考九三九年七月),便一直恐惧有人报复,于是两家男女互相嫁娶,结成坚固阵营。闽帝(三任景宗)王延羲(王曦)性情凶暴,对他所怀疑的人,说杀就杀。有一次到西园(皇宫御花园西苑)游逛,因喝醉了酒,诛杀控鹤指挥官(控鹤指挥使)魏从朗。魏从朗,是朱、连的一党。有一次,王延羲(王曦)又酒醉,吟诵白居易的诗说:“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意思是人跟人相处在一起,两颗心虽然距离很近,可是发生什么变化,却难以预料。吟诵之后,举杯向二人敬酒,朱、连起身下跪,流泪叩头说:“我们当一个臣子,侍奉君父,怎么会有别的意图!”王延羲(王曦)没有回答,朱、连二人大为恐惧。

皇后李女士,对王延羲(王曦)宠爱的尚贤妃,妒火中烧,打算除掉王延羲(王曦),而由她的儿子王亚澄继承帝位,于是派密使警告朱、连二人说:“领袖对你们一直心怀怨恨,应该怎么办?”正巧,李女士的老爹李真生病,机会已到。

三月十三日,王延羲(王曦)前往岳父家问候,朱文进、连重遇命控鹤步骑兵基地司令(控鹤马步使)钱达行刺,王延羲(王曦)遂死在马上(年龄不详)。朱、连在金銮宝殿召集文武百官,宣告说:“太祖昭武皇帝(王审知)创立闽国(事实上是王潮创立福州政权,参考八九三年五月,但到了老弟王审知,才被封闽王,参考九〇九年四月),想不到子孙荒淫残暴,败坏先人艰难建立的事业,上天对王姓家族,已经厌倦,我们应该另行拥护有品德的人继位。”大家都不敢发言。连重遇推举朱文进,朱文进遂登上御座,头戴皇冠、身穿龙袍,连重遇率文武百官,面对朱文进下跪叩头参拜,自己称“臣”。朱文进仍称闽帝(四任),逮捕王姓家族王延喜以下老少五十余人,全部诛杀(王延喜,是王审知的儿子,参考九四一年四月),安葬王延羲(王曦)的尸体,追赠他谥号: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新任皇帝朱文进命连重遇当皇家禁卫军统帅(总六军)。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中央财政三单位主管(判三司)郑元弼,言辞正直,不肯屈服,被免除职务,逐回故乡;郑元弼打算投奔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殷帝王延政,朱文进把他诛杀。朱文进下诏释放大批宫女,停止正在兴建中的土木工程,处处跟王延羲(王曦)的施政相反。

殷帝王延政派统军司令(统军使)吴成义率军进攻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讨伐朱文进,不能取胜。

闽帝（四任）朱文进命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鲍思润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命羽林（禁军第一、二军）统军司令（统军使）黄绍颇当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命左翼基地司令（左军使）程文纬当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州长。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同安（福建省厦门市北大同镇）人许文缜，向朱文进献出城池，投降。

夏季，五月，闽帝（四任）朱文进派使节前往南唐（首都金陵府）。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把使节囚禁，准备对闽国（首都长乐府）兴兵讨伐。不巧，天气酷热，瘟疫流行，这才作罢。

秋季，八月，闽帝（四任）朱文进自行放弃帝号，改称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暂时主持闽国（首都长乐府）国政，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往开封（河南省开封市），向后晋（首都开封府）称臣。

八月十三日，后晋帝（二任）石重贵任命朱文进当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主持闽国国政。

冬季，十月，殷帝（首都建州）王延政派他的将领陈敬佺，率军三千人进驻尤溪（福建省尤溪县）及古田（福建省古田县）；又派卢进率军二千人进驻长溪（福建省霞浦县）。

闽国（首都长乐府）所属泉州（福建省泉州市）编制外指挥官、桃林（福建省永春县）人留从效，对他的同事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说：“朱文进屠灭王家皇族，派他亲信将领分别盘踞各州。我们世世代代受王姓家族深恩大德，却手臂相连，拥护乱臣贼子。万一富沙王（殷帝王延政）攻下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我们即令一死，在九泉之下，也会满面羞愧。”大家承认他的话很对。

十一月，留从效等各自集结军中他们的朋友党羽，到留从效家里饮酒，留从效捏造一个假情报，宣称：“富沙王（殷帝王延政）已扫平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有秘密诏书要我们讨伐黄绍颇（泉州州长）。我观察各位容貌，都不是长期贫贱的人。听我的话，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不然，大祸临头。”大家欢呼跳跃，手拿木棍，翻墙进去，生擒黄绍颇，斩首。留从效携带州印，前往王继勋家，请求王继勋主持州政府大计。留从效则自称平贼联军司令（平贼统军使），把黄绍颇的人头装到木匣里，派副作战司令（副兵马使）临淮（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人陈洪进送往建州（殷首都，福建省建瓯市）。陈洪进北上，走到尤溪（福建省尤溪县），闽



军数千人挡住去路，陈洪进向他们呼喊说：“正义之师已经诛杀朱文进，我日夜赶路，前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迎接继位的君王，你们这些家伙侍在这里干什么？”举起黄绍颇的人头叫他们看，闽军遂一哄而散，几位将领则跟着陈洪进，一块前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殷帝王延政任命王继勋当最高监督长（侍中，使相）兼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并任命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陈洪进都当总指挥官（都指挥使）。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将领程谟得到消息，也诛杀州长程文纬，拥护王继成暂时主持州政府。王继勋、王继成，都是王延政的侄儿。朱文进屠灭王姓家族时，二人因血统疏远，得以免死（王继勋，是王延美的儿子【王延美，参考九二二年四月】；王继成世系不详）。

朱文进所属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许文缜，上疏向王延政投降。

十二月十五日，后晋帝（二任）石重贵命朱文进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封闽国王。

被封为闽国王的朱文进听到黄绍颇被杀消息，大为恐惧，用大量金钱招募士卒二万人，派禁军司令（统军使）林守谅、宫廷礼宾总监（内客省使）李廷锷率领，进攻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战鼓声震动五百华里（胡三省注：“福州【长乐府】与泉州相距不足四百华里，史学家过度夸张，形容声势壮大而已。”）。殷帝王延政派大将杜进率军二万人增援泉州（福建省泉州市），留从效出城迎战，大破闽军，斩林守谅，生擒李廷锷。王延政又派禁军司令（统军使）吴成义率战舰一千艘，顺闽江而下，进攻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朱文进派他的子弟到吴越王国（首都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充当人质，请求救援。

当初，南唐（首都金陵府）皇家文学侍从官（翰林待诏）臧循，跟帝国参谋总部副指挥官（枢密副使）查文徽，同州同县（二人是歙州休宁县【安徽省休宁县】人）。臧循曾经当过商人，对福建（福建省）山川形势，十分熟悉，替查文徽规划夺取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的策略。查文徽上疏建议出兵进攻王延政，中央官员多数反对。但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仍任命查文徽当江西（江西省）安抚特使，沿着边境视察，评估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查文徽抵达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后，就上疏保证一定可以成功。李璟（徐景通）遂命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屯垦兵团总纠察官（营屯都虞候）边镐，当特遣兵团征剿司令部总纠察官（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率军追随查文徽，向殷国（首都建州）发动攻击。查文徽自



建阳（福建省建阳市）出发，进驻盖竹（建阳市东南十二公里）；听到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漳（福建省漳州市）、汀（福建省长汀县）三州，都归降殷国（首都建州），殷国将领张汉卿又率大军八千人自镛州（福建省将乐县）出发迎战，即将到达，查文徽大为恐惧，退回建阳（福建省建阳市）固守。这时，臧循进驻邵武（福建省邵武市），邵武居民暗中引导殷军奇袭，击破臧循军，生擒臧循，押解到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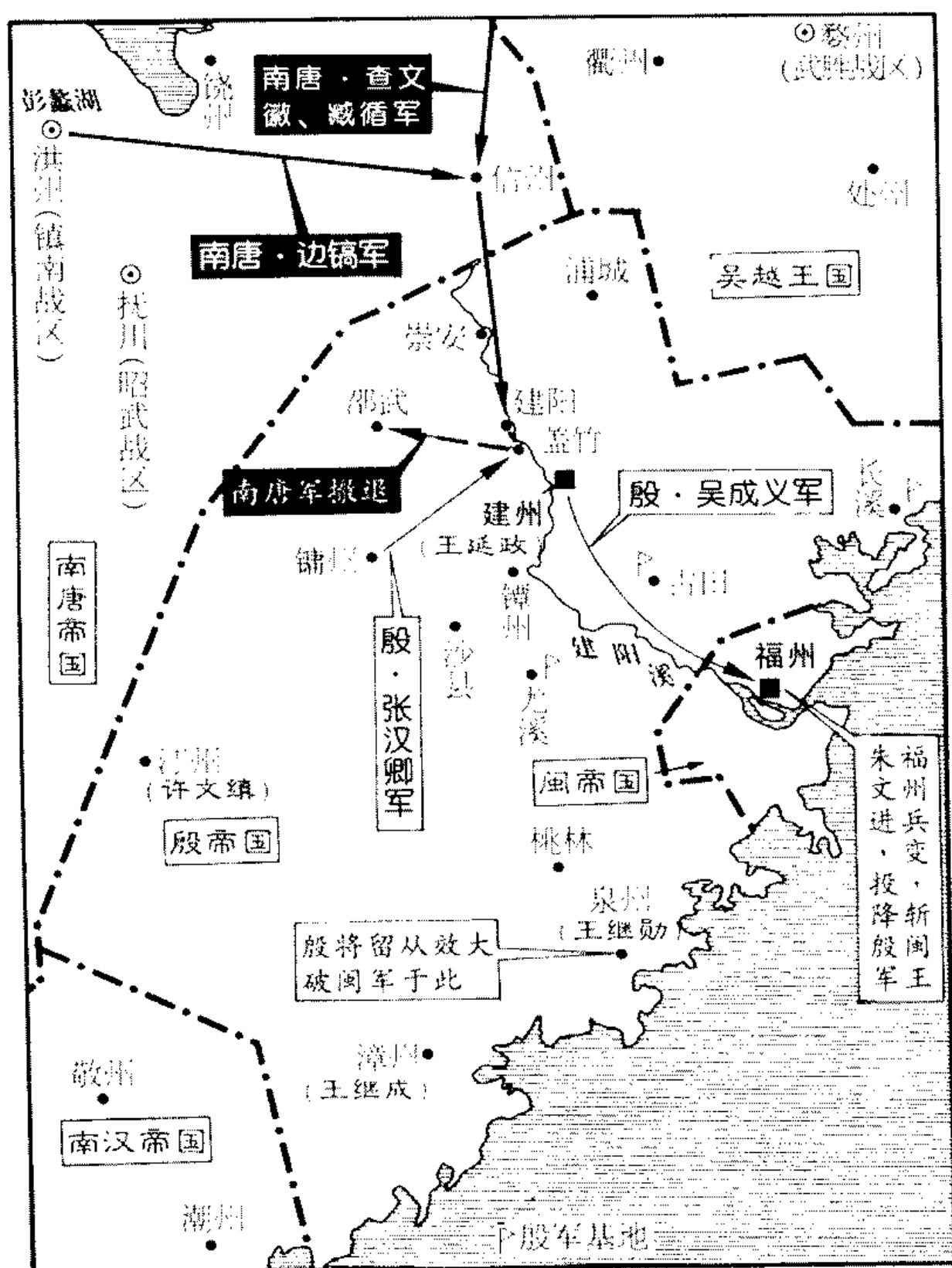
闰十二月，殷国（首都建州）进攻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的舰队司令吴成义，听到南唐（首都金陵府）军压境，使用诈术，派人告诉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守城军民说：“南唐（首都金陵府）帮助我们讨伐叛逆，大军已经入境！”守城军民越发恐惧。

闰十二月二十七日，闽国王朱文进派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李光准等，携带皇家玉玺国宝，送到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呈献殷帝王延政。

闰十二月二十九日，福州（长乐府）南城总管（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对他的部属说：“我们几代都伺候王姓家族，而今却受叛徒（朱文进）摆布，富沙王（王延政）来到，我们有什么脸面晋见！”遂率领他的党羽三十人，全副武装，突袭连重遇私宅。连重遇正集结军队，严密戒备。三十人望见，勇气霎时消灭，有些人拔腿溜掉。林仁翰举起长矛，直往前闯，一矛刺死连重遇，砍下人头叫部众观看，说：“富沙王（王延政）就要驾到，你们全族都会被灭！而今连重遇已经送命，为什么不立即捉拿朱文进赎罪！”大家踊跃欢呼，在后跟随，遂攻入皇宫，斩朱文进，欢迎殷军统帅吴成义进城，把连、朱二颗人头装入木匣，送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

九、宫廷五度兵变，杀卓严明

九四五年，春季，正月，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残留下来的遗老遗少，共同迎接殷帝王延政，请求还都福州（长乐府），并改回闽帝国的国号（王延政同意了没有，交代不清，依据形势判断，王延政不会拒绝）。王延政因为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的大军仍在压境，没有时间还都，于是派侄儿、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继昌，统御南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各军，镇守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命飞捷指挥官（飞捷指挥使）黄仁讽当卫戍司令（镇遏使），率军守卫。



十世纪·九四四年十二月至闰十二月 南唐偷袭建州失败，殷帝王延政乘势收复福州

林仁翰返抵建州（福建省建瓯市），闽帝（五任）王延政对他的态度很是冷淡，赏赐也很轻微，林仁翰从来不提他的功劳（林仁翰斩四任帝朱文进，参考去年【九四四】闰十二月）。

王延政征调南都（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皇家侍卫亲军部队，跟拱宸、控鹤两特别营武装战士一万五千人，增援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抵抗南唐军入侵。

二月，南唐（首都金陵府）远征军统帅查文徽，上疏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本年三十岁），请求增援。李璟（徐景通）派天威总纠察官（天威都虞候）何敬洙当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特遣兵团征剿司令部步骑兵总指挥官（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命将军祖全恩当援军司令

(应援使)，命姚凤当总辅导官（都监），率数千人，于会合后进攻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从崇安（福建省武夷山市）进驻赤岭（武夷山市西南）。闽帝（五任）王延政派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仆射）杨思恭（杨剥皮）、禁军司令（统军使）陈望，率士卒一万人抵抗，陈望在水南列阵，十有余天不跟南唐军接触，南唐军不敢进逼。杨思恭（杨剥皮）声称奉王延政之命，督促陈望出战，陈望说：“南唐军队都是精锐，将领们又深懂军事。我们国家的安危，就看这次战役，除非有绝对的胜算，不可行动。”杨思恭（杨剥皮）咆哮说：“南唐大军深入国境，皇上（王延政）心中忧虑，晚上连眼都合不住，把帝国命脉，完全交到将军之手。而今，南唐军不过数千人，你却握有一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不乘着敌人的阵营还没有安定，把他们击走，万一南唐军因为恐惧过度而自己撤退，你有什么面目再见皇上！”陈望不得已，率军蹙水过河，发动攻击。南唐援军司令（应援使）祖全恩等集结主力正面迎战，另派奇兵袭击闽军背后，大破闽军，陈望战死，杨思恭（杨剥皮）仅逃出一命。

王延政大为恐惧，登城固守，征调董思安、王忠顺，命他们率泉州（福建省泉州市）部队五千人，增援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分别驻守险要。

三月，最初，闽国（首都建州）光州（河南省潢川县）人李仁达，当元从（建国功臣）指挥官（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之久，没有升迁，三任帝王王延羲（王曦）在位时（九三九年至九四四年），背叛王延羲（王曦），逃往建州（福建省建瓯市），殷帝王延政用他当将领。后来，朱文进诛杀王延羲（参考去年【九四四】三月），李仁达再背叛王延政，逃回福州（长乐州，福建省福州市），呈献夺取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的策略。朱文进嫌他反复无常，贬到福清（福建省福清市）安置。先前，浦城（福建省浦城县）人陈继珣，也背叛王延政，逃到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向王延羲（王曦）呈献夺取建州（福建省建瓯市）的策略，王延羲（王曦）命他当皇家图书院编撰官（著作郎）。现在，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归降王延政，两个人都感到不安。

镇守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的王继昌，懦弱愚昧，只喜爱喝酒，不知道体恤将士，将士们心里都很怨恨。李仁达暗中进入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游说卫戍司令（镇遏使）黄仁讽说：“南唐大军乘胜进攻，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不过一座孤城，危险万状。富沙王（王延

政)连建州(福建省建瓯市)都保不住,怎么能保住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从前,王潮兄弟不过光山(河南省光山县)一介小民,夺取福建(福建省),易如反掌。我们应抓住天下大乱的机会,为自己追求荣华富贵,用不着担心不如他们!”黄仁讽同意。当天夜晚,李仁达等率武装部队袭击总部,格杀王继昌跟吴成义。

李仁达打算自称皇帝,却恐怕大家心里不服。雪峰寺(今地不详)和尚卓严明,一向受信徒敬重,于是声言说:“这位高僧眼里有两个瞳仁,而且双手过膝,真是天子相貌。”率领群众前去迎接。

三月三日,卓严明登极称帝,李仁达解下他身上的袈裟,给他戴上皇冠,披上龙袍,率领文武百官,面朝北方,向他叩头参拜,但仍称天福十年(显然还不知道后晋已改年号,本年应称开运二年),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往开封(河南省开封市),向后晋(首都开封府)称臣。

王延政得到报告,立即屠杀黄仁讽全家,命禁军司令(统军使)张汉真,率水军五千人,会合漳(福建省漳州市)、泉(福建省泉州市)二州军队,讨伐卓严明。

夏季,四月,闽国(首都建州)中央讨伐军统帅张汉真抵达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攻击东关。黄仁讽听到全家被屠,大开城门,全力出战,大破讨伐军,生擒张汉真,押解入城,斩首。

身为皇帝的卓严明,没有其他谋略,只会在金銮宝殿上喷水念咒、布灰撒豆,焚香作法而已。又派使节到莆田(福建省莆田市)迎接仍留故里的老爹,尊为太上皇。

李仁达既拥护卓严明登上皇帝宝座,自己担任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事),命黄仁讽驻防西门、陈继珣驻防北门。有一天,黄仁讽跟陈继珣闲谈,黄仁讽说:“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在于人有‘忠’、‘信’、‘仁’、‘义’。我从前曾在富沙王(王延政)手下立功,中途叛他而去,这是不忠。人家把侄儿(王继昌)托付给我,而我串通别人(李仁达)把他谋杀,这是不信。最近跟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中央讨伐军作战,杀的都是乡里故人,这是不仁。抛妻弃子,使人把他们当做猪羊一样,宰割杀戮,这是不义。我这个人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令是死,也九泉含愧。”捶胸痛哭。陈继珣警告他说:“大丈夫追求功名,哪里顾得了妻子儿女,应该把这件事放到脑后,不要引祸上身。”但李仁达仍得到消息,于是命人告发黄仁讽、陈继珣阴谋叛变,一起斩首。从此,兵权全部集中李仁达。



五月十二日，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事）李仁达，举行盛大阅兵，请和尚皇帝卓严明御驾亲临主持。仪式进行中，李仁达事先埋伏的军士，突然跳上阅兵台，刺死卓严明。李仁达假装大惊失色，拔腿逃走，部众共同拦截，把他扶到卓严明的座位上。李仁达不敢称帝，只自称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使用南唐（首都金陵府）的保大年号（本年保大三年），上疏向南唐称臣；但也向后晋（首都开封府）进贡。同时，诛杀卓严明的老爹。南唐任命李仁达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赐名李弘义（我们仍称他李仁达），编入皇族家谱。但李仁达（李弘义）也派使节前往吴越（首都杭州）建立友好关系。

南唐（首都金陵府）远征军包围闽国（首都建州）首都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不断击破增援而来的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兵团（董思安、王忠顺增援，参考本年【九四五】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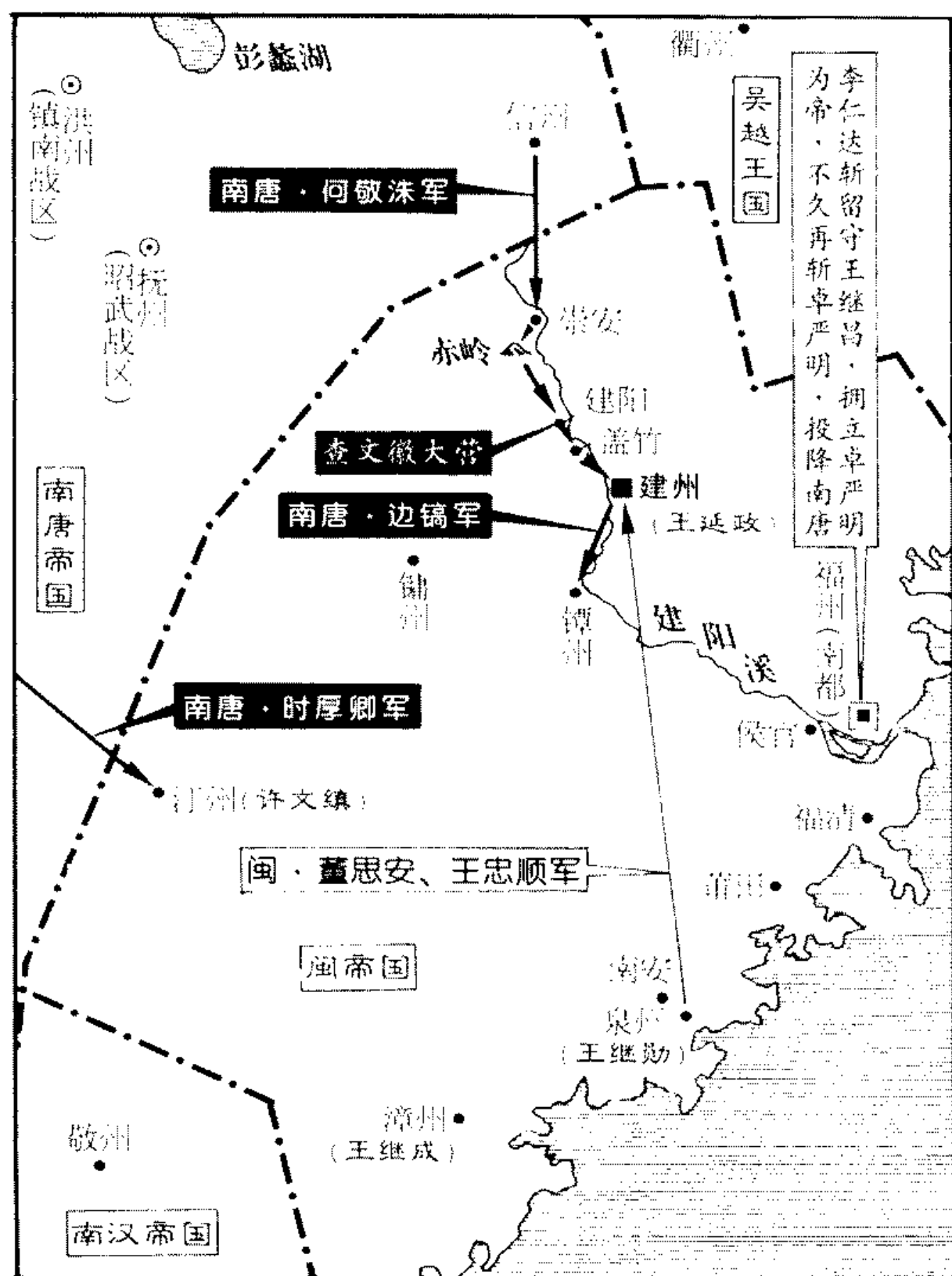
闽国所属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许文缜，在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击败南唐远征军，生擒南唐将领时厚卿。

秋季，七月，闽国（首都建州）有人告密说：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增援部队（参考本年【九四五】正月），阴谋叛变。闽帝（五任）王延政命福州（长乐府）部队缴出武器，送他们回去，然后在半途设下埋伏，全部屠杀，死八千余人，把他们身上的肉割下做成肉干，带回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吞吃。

南唐（首都金陵府）将领边镐攻克谭州（福建省南平市），查文徽的党羽魏岑、冯延己、冯延鲁等，认为大军出征以来，不断传来捷报，所以都热烈鼓励这次军事行动。并利用机会横征暴敛，但国库也为之枯竭。洪（江西省南昌市）、饶（江西省波阳县）、抚（江西省临川市）、信（江西省上饶市）各州人民，尤其悲苦。

王延政派使节前往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向吴越（首都杭州）称臣，请求降作附庸国，出兵援救（吴越和闽国，自通婚之后，便一直和好，参考九一六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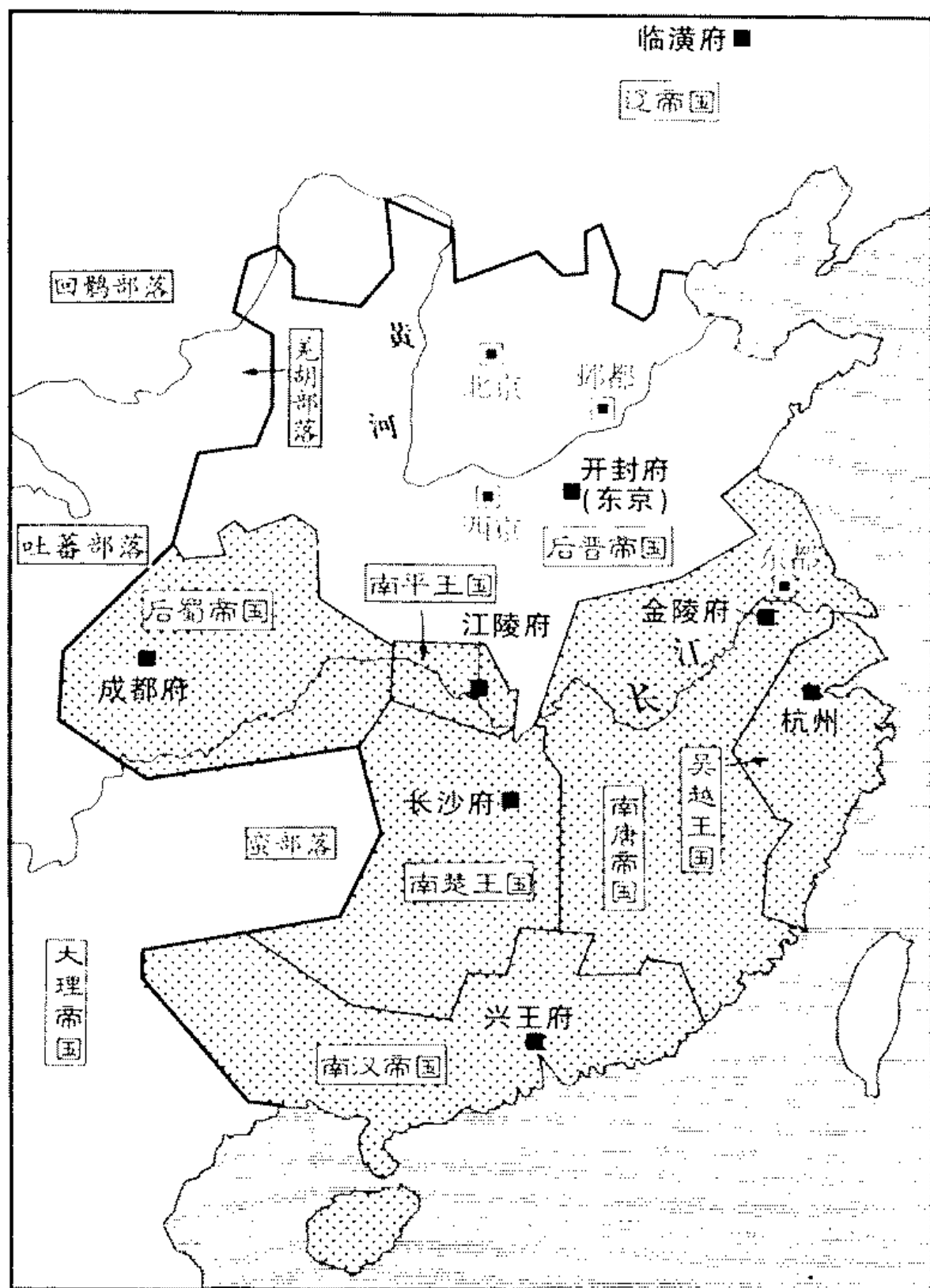
八月，南唐（首都金陵府）远征军包围闽国首都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为时已久，建州人心离散，有人提醒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援军将领董思安说：“你应该早早决定去留！”董思安说：“我侍奉王家已有几代，



十世纪·九四五年二月至八月 南唐消灭闽国

在王家危险的时候背叛他，天下还有谁收容我？”部众深受感动，没有人逃亡。

八月二十四日，南唐远征军先锋开路官（先锋桥道使）上元（首都金陵府所在县，江苏省南京市）人王建封，第一个攀墙登城，遂攻克建州（福建省建瓯市）。闽帝（五任）王延政投降（闽帝国立国十三年【九三三至九四五】而亡。唐王朝末年，王潮进入福建【参考八九三年五月】，传王审知、王延翰、王延钧、王继鹏、王延羲、王延政，历时五十三年。跟北齐高欢后裔、南汉刘岩后裔一样，王审知本是忠孝传家，却被权力搞得变成一窝畜牲，害人害己，令人扼腕）。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援军将领王忠顺阵亡，董思安整顿部队，逃回泉州（福建省泉州市）。



十世纪·九四五年八月 南唐及吴越瓜分闽国·七国并立

最初，南唐军来时，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不堪王家皇族的内乱，跟杨思恭（杨剥皮）的残暴搜刮，争先恐后去砍伐树木、开山辟道，迎接南唐（首都金陵府）解放。后来，南唐攻克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却放纵士卒大肆烧杀劫掠，纵火焚毁宫殿及民宅，一夜之间，全城化成灰烬。城陷的当天（八月二十四日）夜晚，天降大雨，气温突然变冷，冻死的一个接一个：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民大失所望。但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因远征军灭国有功，一律不再追究。

九月，闽国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许文缜、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继勋、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州长王继成，先后献出城池，投降南唐（首都金陵府）。南唐在建州（福建省建瓯市）设永安战区（原称

镇武战区，参考九四一年正月）。

冬季，十月，闽国亡国之君王延政被押解到金陵（南唐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任命他当羽林（禁军第一、二军）大将军。斩杨思恭（杨剥皮）以向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民赎罪，调百胜战区（总部设虔州【江西省赣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崇文当永安战区（总部设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崇文处世宽厚，法令简单严明，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民得以安定。

十、留从效据泉州

九四六年，春季，三月，南唐（首都金陵府）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王继勋写信给威武战区（总部设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仁达（李弘义），请求建立友好关系。李仁达（李弘义）认为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原是威武（总部长乐府）的辖区，王继勋应用部属的礼节相见才对，而竟以平等身份相待，不禁大怒。

夏季，四月，李仁达（李弘义）派他的老弟李弘通率军一万人，南下讨伐。

泉州（福建省泉州市）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留从效告诉州长王继勋说：“李弘通的兵力强大，士卒们认为你赏罚不公，不肯作战，你应该离开州长这个位置，回去闭门思过！”于是罢黜王继勋，送回他的家宅。由留从效接替主持州政府军政，出军迎战，大破李弘通军。上疏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报告事情经过，李璟（徐景通）乃命留从效当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调王继勋返回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另派军增援泉州。又调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州长王继成当和州（安徽省和县）州长，调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州长许文缜当蕲州（湖北省蕲春县）州长。

最初，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远征军攻克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参考去年【九四五】八月），打算乘胜夺取福州（长乐府，福建省福州市），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不许。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陈觉，请求亲自前去游说李仁达（李弘义），声称一定可以使他放弃割据，入京（首都金陵府）朝见。太傅（三师之二）宋齐丘称赞陈觉有才干而又反应敏捷、擅长辩论，可以不动刀枪，坐在这里接待李仁达（李弘义），李璟（徐景通）同意，先封李仁达（李弘义）

的娘亲跟妻子，都当国级（比郡级高）夫人，四个老弟，也都升官，然后，任命陈觉当福州（不再称闽国时代名称“长乐府”）宣慰特使（宣谕使），赏赐李仁达（李弘义）大量金银绸缎。李仁达（李弘义）知道陈觉的阴谋，所以跟陈觉晤面时，脸色言辞，都很倨傲，接待礼节也很冷淡，陈觉发现气氛不对劲，竟不敢提到请他人朝这件事，空手而回。

秋季，八月，陈觉自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回来，走到剑州（漳州改，福建省南平市），对自己碰了一鼻子灰，感到羞辱，于是假传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的诏书，派侍卫官顾忠前去正式征召李仁达（李弘义）进京（首都金陵府）朝见，而自称暂时管理福州总部军政，擅自调发汀（福建省长汀县）、建（福建省建瓯市）、抚（江西省临川市）、信（江西省上饶市）四州民兵及中央驻防军，命永安（总部建州）总监军官冯延鲁当统帅，全副武装，直向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强迎李仁达（李弘义）上道。冯延鲁先写信给李仁达（李弘义），为他分析祸福得失。李仁达（李弘义）复信向冯延鲁挑战，并派舰队司令（楼船指挥使）杨崇保，率舰队迎击。陈觉命剑州（福建省南平市）州长陈海任沿江战舰指挥官（缘江战棹指挥使），上疏说：“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孤立无援，情势危急，早晚就可攻破。”南唐帝李璟（徐景通）认为陈觉擅自发号施令，大怒，但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大军已抵达城下，不可以中途停止，中央应该增援，帮助他成功。”

八月十九日，冯延鲁在侯官（福建省闽侯县东南侯官城）击败杨崇保。

八月二十日，陈觉、冯延鲁乘胜进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西关。李仁达（李弘义）出战，大破南唐军，生擒南唐左神威军指挥官杨匡邺。

李璟（徐景通）骑虎难下，命永安战区（总部设建州【福建省建瓯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崇文，当东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东南面都招讨使）；命漳（福建省漳州市）泉（福建省泉州市）二州安抚特使、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魏岑，当东方军团总监军官（东面监军使）；命冯延鲁当南方军团总监军官（南面监军使），会师进击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攻陷外城。

李仁达（李弘义）退守内城。

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李仁达（李弘义）自称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候补司令官（留后），暂管闽国事务，改名李弘达（我们仍称他原名李仁达），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往后晋（首都开封府）称臣。



九月七日，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任命李仁达（李弘达）当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总管闽国事务。

九月十四日，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守城军督战官（排阵使）马捷，引导南唐军（首都金陵府）自马牧山（福州市西北）砍寨而入，冲到善化门桥（福州市西）。李仁达（李弘达）的部属、总指挥官（都指挥使）丁彦贞，率军一百人抗拒。李仁达（李弘达）退到善化门（福州西城门）据守，外城和第二道城，都被南唐军（首都金陵府）占领。

李仁达（李弘达）再改名李达（因吴越王钱弘佐有一个“弘”字，李仁达投降之前，先行避讳），派使节携带奏章，向吴越（首都杭州）称臣，请求派军援救。

南唐（首都金陵府）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将领林赞尧叛变，格杀总监军官（监军使）周承义，及剑州（福建省南平市）州长陈海。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留从效出军驱逐林赞尧，派泉州初级将领（裨将）董思安暂代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州长。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命董思安实任漳州（福建省漳州市）州长，董思安因老爹名董章，“漳”、“章”同音，所以推辞不肯接受。李璟（徐景通）特地把漳州改名南州，派董思安及留从效，率州政府军，联合进攻据守福州（福建省福州市）的李仁达（李达）。

冬季，十月二十三日，南唐（首都金陵府）各路兵马把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四面围住。

福州李仁达（李达）的使节，抵达钱塘（吴越首都杭州州政府所在县），吴越王（三任忠献王）钱弘佐（本年十八岁）召集御前军事会议，大家都说：“道路遥远，而又崎岖难行，恐怕无法援救！”只有内宫最高辅导官（内都监使）临安（浙江省临安市）人水丘昭券（水丘，复姓）认为应该出兵。钱弘佐说：“唇亡齿寒，我既然是天下兵马元帅，却连邻居的灾难都不能解除，元帅还有什么用？你们难道只管自己吃得饱、睡得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十月二十五日，钱弘佐派禁军司令（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士卒三万人，海陆两路增援福州（福建省福州市）。

先前，吴越（首都杭州）招兵买马，没有什么人投效，钱弘佐下令强迫征召，声明说：“凡是强迫征召来的士卒，粮食赏赐，都减少一半。”第

二天，投效青年大批涌到。钱弘佐命水丘昭券主持这次军事行动。水丘昭券畏惧程昭悦的权势，坚持让给他负责（程昭悦，参考去年【九四五】十一月）。钱弘佐遂命程昭悦负责援军整个后勤事宜，而把参谋作业交给元德昭。元德昭，是元仔倡（危仔倡）的儿子（危仔倡奔吴越，改姓元，参考九〇九年七月）。

钱弘佐考虑铸造铁钱，用来提高官兵们的薪饷和奖金，他的老弟、内营总纠察官（牙内都虞候）钱弘亿劝阻说：“铁钱有八项害处：第一，新钱发行后，旧钱一定流入邻国。第二，新钱只能在我国流通，不能在别国流通，商人势必拒绝使用，贸易势必停顿，货物将十分缺乏。第三，政府禁止制造铜器的法令，十分严厉，民间还要暗中制造，何况家家都有饭锅，村村都有犁耙锄头，犯法的人一定遍地都是。第四，闽国因铸造铁钱（参考九四二年八月），引起社会混乱，终于亡国，不应该向他们学习。第五，我们国库本来非常充实，却向外人表示我们很穷。第六，官员的薪俸跟赏赐，都有常规，无缘无故提高，势将引导他们兴起无底洞一样的野心。第七、变法改制，如果发生弊端，不可能马上恢复旧规。第八，‘钱’是大王的姓，如果改变，实在不是一个好预兆。”钱弘佐才停止行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吴越（首都杭州）救兵抵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自晋浦（晋，音 zēng。福州市东南）以南进入州城。南唐军（首都金陵府）占领东武门，福州首领李仁达（李达）会合吴越军（首都杭州）极力抵抗，失利。从此，福州陷于包围，跟外界音讯完全断绝，城中越发危急。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派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州长王建封，增援围城部队。当时，王崇文名义上虽是元帅，但陈觉、冯延鲁、魏岑，谁都不肯放手，留从效跟王建封又傲慢倔强，不接受指挥，只知道争功夺权，无论进攻或撤退，都不互相照应。所以将士们离心离德，军事上毫无进展，福州也一直不能攻克。

李璟（徐景通）命江州（江西省九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杜昌业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兼管国务院业务（判省事）。先前，杜昌业当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时，曾兼管国务院业务（判省事），后来出任江州（江西省九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现在再回国务院，查阅档案，抚案叹息说：“没有几年，国库竟消耗一半，怎么能够长久！”



十一、李仁达最后一叛

九四七年，春季，三月，吴越王国（首都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再派舰队，命将领余安率领，沿东海岸南下，增援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吴越军被困，参考去年【九四六】十一月）。

三月十四日，吴越（首都杭州）援军舰队抵达白虾浦（福建省福州市南），海岸一片泥泞，必须先铺上一层竹席，才可以走动。南唐（首都金陵府）围城军驻扎城南的，集中力量发箭，竹席无法铺设，统帅冯延鲁说：“守军所以不肯投降，就是在等这批援军，一直僵持到现在，没有战斗，我们的士气恐怕一天比一天低落，不如让他们上岸，全体屠杀，城池就用不着再攻，自会投降。”初级将领（裨将）孟坚说：“吴越（首都杭州）军队来到，为时已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乞求决一死战也得不到。如果放任他们登陆，一定向我们拼命，势不可当，怎么能全体杀光？”冯延鲁不接受，说：“我会亲率大军出击！”想不到吴越军队一旦登陆，大声呐喊，勇猛攻击，冯延鲁无法抵挡，抛下大军，单人匹马逃走，孟坚战死疆场。吴越军乘胜追击，城里守军也乘势出动夹攻，南唐（首都金陵府）围城军大败，城南各营全部逃走，吴越军紧追，南唐统帅王崇文率总部常备队三百人抵挡，主力军则在王崇文身后集结，吴越军才停止追击，退回。南唐大营有人传出消息说：“吴越军队打算放弃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把李仁达（李达）的部众，全部迁回钱唐（吴越首都杭州州政府所在县）。”东南翼守将刘洪进等，报告副征剿司令（招讨副使）王建封，建议设下埋伏，等吴越军一旦全部撤退，就进城占领。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州长留从效不愿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落入别人之手，而王建封对陈觉等的专横，也十分愤怒，不愿看到他们成功。二人都说：“我们已被击败，哪有力量再跟人争夺城池？”当天夜晚，纵火焚烧大营，逃走。城北各军看见，也跟着崩溃。冯延鲁拔出佩刀自杀，被左右亲信侍从拯救，没有丧命。南唐军被杀二万余人，损失辎重武器数十万件，国库消耗一空。

吴越（首都杭州）援军司令余安率军进入福州（福建省福州市），李仁达（李达）把所有的军队全都交给他。

留从效率军返回泉州（福建省泉州市），告诉南唐（首都金陵府）驻军将领说：“泉州（福建省泉州市）跟福州（福建省福州市）世世都是仇



敌，南方是岭南（南岭以南，南汉帝国），滨海乃烟瘴蛮荒地帶，地势险要，土壤贫瘠，连年以来，又不断出兵作战，耕田纺织，全都停顿，政府冬季征收，夏季聚敛，也仅只能照顾自己，怎么敢劳动大军长期驻防！”摆设筵席，给他们送行，驻军将领不得已，率军返国。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束手无策，只好加授留从效中央官衔：摄理太傅（检校太傅，三师之二）。

吴越（首都杭州）援救福州（福建省福州市）统帅张筠、余安，班师回到钱唐（杭州州政府所在县）。吴越王（三任忠献王）钱弘佐，派东南安抚特使鲍修让率军驻防福州，命东府（越州，浙江省绍兴市）安抚特使钱弘侬出任丞相。

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认为：假传圣旨，以致军事失败，都是陈觉、冯延鲁的罪行（参考去年【九四六】八月）。

夏季，四月十七日，李璟（徐景通）下诏赦免其他将领，只考虑诛杀陈、冯二人，向中外赎罪。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江文蔚在金銮宝殿面奏时，弹劾冯延己、魏岑说：“陛下登极以来，最亲信的部属，不过冯延己、冯延鲁、魏岑，跟陈觉四个人而已。他们阴险狡诈，玩弄权术，蒙蔽陛下的耳目，排斥忠良，引用一群卑鄙龌龊的小人。对忠言直谏的人，加以排斥，对私下批评时政的人，加以刑罚，他们四人上下勾结，平民敢怒而不敢言，路上相逢，只敢用眼神互相示意。现在陈觉、冯延鲁虽然被定罪，但冯延己、魏岑仍然在位，根本不铲除，枝干还会再生。罪恶相同，处分却不一样，人民将会感到疑惑。”又说：“陛下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只是那几个人，所以虽然每天接见文武百官，仍不能避免身陷孤立。”又说：“他们那批人在地方控制军队，在中央控制政府。”又说：“魏岑、陈觉、冯延己、冯延鲁等，四人之间，也互相斗争，他前进，我后退，他从东来，我向西躲。天生五种材料（金木水火土），国家的公权力，竟成了小人们互相斗争时的工具。”又说：“帝国的军事行动，由魏岑决定。国库公帑的开支，也只要魏岑一句话。”李璟（徐景通）认为江文蔚过分夸张，大怒，把他贬作江州（江西省九江市）工务官（司士参军）。

陈觉、冯延鲁被戴上脚镣手铐，自前线押到首都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宋齐丘因曾经推荐陈觉出使福州（参考去年【九四六】六月），上疏请求定罪。

李璟（徐景通）下诏流放陈觉到蕲州（湖北省蕲春县）、流放冯延鲁

到舒州（安徽省潜山县）。皇家诏书撰写官（知制诰）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人徐铉、国史馆编撰官（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说：“陈觉、冯延鲁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是宋齐丘、冯延巳为他们求情，陛下竟赦免他们一死。擅自发动战争如果不予定罪，则边疆一定发生边境纠纷。败军辱国的人仍准他活在此世，则疆场之上，恐怕再没有人肯为国牺牲。请陛下公开行刑，重振军威。”李璟（徐景通）不接受，但仍把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冯延巳免职，调他当太弟少保（太弟三少之三），把魏岑贬作太弟宫图书馆长（太子洗马）。韩熙载不断指控宋齐丘一党一定会惹起大祸。宋齐丘则弹劾韩熙载酗酒猖狂，李璟（徐景通）贬韩熙载当和州（安徽省和县）工务参谋官（司士参军）。

秋季，七月，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节度使）李仁达（李达）命他的老弟李弘通（李通）代理候补司令官（知留后），而自己亲自前往钱唐（首都杭州州政府所在县）晋见钱弘俦，钱弘俦代表皇帝（不知道哪个皇帝，说不清楚）加授李仁达（李达）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又命他改名李孺赟。不久，李仁达（李孺赟）忽然后悔不该进京（首都杭州），而且对前途更大为恐惧，于是用二十棵金笋跟其他各种财宝，贿赂内营禁军司令（内牙统军使）胡进思，请求返回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胡进思代他求情，钱弘俦批准。

冬季，十二月，吴越（首都杭州）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节度使）李仁达（李孺赟）跟中央驻军司令鲍修让不和睦，阴谋袭杀鲍修让，再投降南唐（首都金陵府）。鲍修让发觉，率军攻击总部。当天，斩李仁达（李孺赟），屠灭他的全族。

十二月二十九日，鲍修让，用驿马车把李仁达（李孺赟）的人头送到钱唐（首都杭州州政府所在县）。吴越王（四任忠逊王）钱弘俦命丞相、山阴（浙江省绍兴市）人吴程，代理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节度使）。

本年（九四七），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命羽林（禁军第一、二军）大将军王延政（闽帝国的亡国之君）当安化战区（总部设饶州【江西省波阳县】）司令官（节度使），封鄱阳王，镇守饶州（江西省波阳县）。



2

刘岩建南汉帝国

一、刘隐取得清海战区

八九四年，冬季，十二月，封州（广东省封开县）州长刘谦逝世（刘谦出身卑微，参考八八三年六月），儿子刘隐在贺江（于广东省封开县，注入郁江【西江】）守丧，当地原住民一百余人，打算发动反抗，刘隐于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诛杀。

岭南东道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崇龟，征召刘隐当右翼大营总管理官（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今地不详）防守司令（镇使），不久，上疏任命刘隐当封州（广东省封开县）州长。

八九五年，秋季，七月，唐帝（二十二任昭宗）李晔（李敏）任命薛王李知柔当清海战区（本年【八九五】，改岭南东道战区为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八九六年，冬季，十二月，清海战区（原岭南东道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自京师（首都长安）南下到差，走到武安（总部潭州），清海（总部广州）营门官（牙将）卢琚、谭弘玘，在边境设防，拒绝李知柔入境。谭弘玘据守端州（广东省肇庆市），跟封州（广东省封开县）州长刘隐结交，承诺把女儿嫁给刘隐为妻。刘隐假装允许，却利用迎亲的机会，把武装战士埋伏在船上，于夜晚进入端州（广东省肇庆市），斩谭弘玘；袭击广州（广东省广州市），斩卢琚。然后用盛大的军队仪式，欢迎李知柔进城就职。李知柔上疏任命刘隐当作

战参谋长（行军司马）。

八九八年，冬季，十二月，韶州（广东省韶关市）州长曾衮，出兵进攻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州政府将领王瓌率水军舰队内应。青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敌。韶州（广东省韶关市）将领刘潼又占领浚阳（广东省英德市）、浚涯（英德市西北浚洸县）二城，刘隐出动军队讨伐，把他斩首。

九〇〇年，秋季，唐政府宰相崔胤对于位在自己之上的太保（三师之三）、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徐彦若，十分厌恶；徐彦若也自己请求辞职。当时全国各战区道都被军阀割据，只有薛王李知柔当青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还听命中央，徐彦若请求接替。

九月二十日，唐政府命徐彦若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任青海战区（总部广州）司令官（节度使）。

九〇一年，冬季，十二月，青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徐彦若逝世，遗疏推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刘隐，暂任候补司令官（权留后）。

九〇二年，虔州（江西省赣州市）州长卢光稠，进攻岭南（南岭以南），攻陷韶州（广东省韶关市），派他的儿子卢延昌镇守；并进军包围潮州（广东省潮州市）。青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刘隐派军把他们击退，乘胜进攻韶州（广东省韶关市）。刘隐的老弟刘陟认为卢延昌有虔州（江西省赣州市）作为后援，不可能立刻攻克。刘隐不理，于是包围韶州（广东省韶关市）。想不到北江（流经韶州城东）猛涨，运粮船逆水而上，十分困难，供应难以为继。卢光稠又从虔州（江西省赣州市）率军增援，所属将领谭全播在山谷中埋伏一万人的精锐部队，而由老弱残兵向围城军挑战，就在韶州（广东省韶关市）城南，大破青海兵团（总部广州），刘隐逃回。谭全播把所有的功劳都让给其他将领，卢光稠对他十分欣赏。

九〇四年，最初，青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徐彦若逝世时，遗疏推荐战区副司令官（副使）刘隐暂任候补司令官（权留后。参考九〇一年十二月）。中央却命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远接替。崔远走到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听说岭南（南岭以南）遍地都是变民，而且又恐怕刘隐拒绝移交，所以不敢再进，中央命崔





远折返。刘隐派使节用贵重的财宝贿赂朱全忠（朱温），朱全忠（朱温）遂奏请命刘隐当清海战区（总部广州）司令官（节度使）。

九〇五年，春季，三月，唐政府命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刘隐，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九〇七年，秋季，五月三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加授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刘隐兼任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并封刘隐当大彭王。

九〇八年，冬季，十月十九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回到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

十月二十三日，朱全忠（朱温）任命刘隐当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兼静海战区（总部设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司令官（节度使。此时，静海为曲颢割据，参考去年【九〇七】七月）。派国务院教育部供品司司长（膳部郎中）赵光裔、初级立法官（右补阙）李殷衡，当送达诏书特使，前往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刘隐留下二人，不放回去。赵光裔，是赵光逢的老弟（赵光逢，参考去年【九〇七】三月）。李殷衡，是李德裕的孙儿（李德裕，唐王朝李党首领，参考八二一年三月）。

九〇九年，夏季，四月五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下诏封大彭王刘隐（清海【总部广州】司令官）当南平王。

九一一年，春季，三月，后梁（首都河南府）清海（总部广州）、静海（总部安南府）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南平王（襄王）刘隐，病势沉重，上疏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任命他的老弟、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刘岩（本年二十三岁），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

三月三日，刘隐逝世（年三十八岁），刘岩继位。

夏季，五月二十一日，朱全忠（朱温）擢升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刘岩，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刘岩多方延揽中原知识分子，做他的幕僚，派他们出任州长；所以州长没有武官。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后梁政府（首都河南府）命静江战区（总部设桂林【广西桂林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姚彦章当宁远战区（总部设容州【广西容县】）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暂时代理容州（广西容县）州长；以上都出于南楚王（首都潭州）马殷的要求。



刘岩（清海【总部广州】司令官）派军进攻容州（广西容县），马殷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静江（总部桂州）野战军增援，但姚彦章已不能支持，于是把容州（广西容县）居民跟仓库所有积蓄，全部迁到长沙（南楚首都潭州所在县）。刘岩遂占领容州（广西容县）及高州（广东省信宜市南。南楚取得容、高二州，参考去年【九一〇】十二月，历时一年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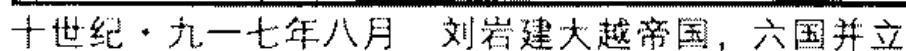
九一三年，冬季，十月，南平王刘岩，向南楚（首都潭州）求婚，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六十二岁）允许把女儿嫁他为妻（南楚、清海自九〇八年九月争夺静江【总部桂州】、宁远【总部容州】两战区所属各州，一直争战不休。如今马、刘结为姻亲，使双方得到长期的和平）。

九一五年，秋季，八月，刘岩派人前往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迎亲。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六十四岁），派永顺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马存送亲。

本年（九一五），刘岩因吴越王（首都杭州）钱镠被封“国王”（吴越，国名），而自己却只封“郡王”（南平王。南平，郡名），上疏请晋封南越王，加授总指战官（都统）；后梁帝（三任）朱友贞不许。刘岩对他的僚属说：“中原乱成一团，到底谁是真命天子？谁也不知道。我怎么能翻山过海，去侍奉一个假货色！”对后梁（首都开封府）的进贡和使节，自此断绝。

二、刘岩称帝

九一七年，秋季，八月，清海（总部广州）、建武（总部邕州）两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岩（本年二十九岁），在番禺（广州州政府所在县，广东省广州市），登极称帝（一任高祖），称大越帝国，下诏大赦，改年号乾亨。任命后梁（首都开封府）钦差大臣赵光裔当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原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杨洞潜当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原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李殷衡当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三人同时都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刘岩兴建皇家祖庙三座，追尊祖父刘安仁谥号太祖文皇帝、老爹刘谦（参考八九四年十二月）谥号代祖圣武皇帝、老哥刘隐（参考九一一年三月）谥号烈宗襄皇帝，把广州升格为兴王特别市（兴王府）。



秋季，九月二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下诏剥夺已经称帝的刘岩所

有的封爵和任官，命吴越王（一任武肃王）钱鏐出军讨伐。钱鏐虽然接受诏书，却没有行动。

九二〇年，冬季，十二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派使节前往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敦睦邦交。

九二五年，春季，正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三十七岁），听到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消灭后梁消息，大为恐惧，派御花园管理官（宫苑使）何词，到中原进贡，并观察后唐的实力强弱（早在后梁帝国时，刘岩便已停止进贡，参考九一五年十二月）。

二月二十一日，何词抵达兴唐（当时李存勖所在，河北省大名县）。回国之后，向刘岩指出：李存勖骄傲荒淫，没有治国能力，不必对他畏惧。刘岩大为欢欣，从此不再跟中原来往。

冬季，十二月，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皇宫，出现一条白龙，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改年号为白龙（之前是乾亨九年，之后是白龙元年）；而且改名刘龚（我们仍称他刘岩）。

九二八年，春季，三月，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庞大舰队，大规模进攻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包围封州（广东省封开县），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岁）用《易经》卜卦，卜出“大有”（凡卜得此卦的人，“天佑之，吉，无不利”），十分高兴，于是大赦，改年号为大有（之前是白龙四年，之后是大有元年）。刘岩命京师（首都兴王府）东西城净街司令（左右街使）苏章，率神箭手三千人、战舰一百艘，前往救援。苏章抵达贺江（临贺水，于广东省封开县注入西江），把粗大的铁链沉到江底，两端拴在隐藏两岸长堤后的巨轮上，用勇士守候，埋伏妥当。苏章率轻快小艇进击，假装失利后退，南楚（首都长沙府）舰队追赶，进入长堤之内，南汉军（首都兴王府）转动巨轮，拉起铁链，南楚舰队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南汉神箭手在贺江（临贺水）两岸夹射，南楚军大败，解除封州（广东省封开县）包围退去。后汉帝（一任高祖）刘岩命苏章当封州民兵司令（团练使）。

九三〇年，秋季，九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二岁），派他的将领梁克贞、李守鄠，进攻交州（即安南府，越南河内市），攻克，生擒割据的军阀、静海战区（总部设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司令官（节度使）曲承美，班师（曲承裕据静海，参考九〇六年正月；传子曲颢、曲承美，迄今灭亡，共二十五年）。而命他的将领李进镇守（南汉至此才拥有



静海战区【总部安南府】）。

九三一年，冬季，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爱州（越南清化市）将领杨廷艺，收养义子三千人，企图夺回交州（安南府。南汉取安南府，参考去年【九三〇】九月）。南汉（首都兴王府）交州（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守将李进早得到消息，可是贪图杨廷艺的贿赂，没有向中央报告。

本年（九三一），杨廷艺率军包围交州（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三岁）派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承旨）程宝，率军援救，还没有走到，城池陷落，李进逃回，刘岩把他诛杀。程宝包围交州（安南府），杨廷艺出城反攻，程宝战败阵亡。

九三二年，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四岁），封皇子刘耀枢当雍王、刘龟图当康王、刘弘度当宾王、刘弘熙当晋王、刘弘昌当越王、刘弘弼当齐王、刘弘雅当韶王、刘弘泽当镇王、刘弘操当万王、刘弘杲当循王、刘弘玮当息王、刘弘邈当高王、刘弘简当同王、刘弘建当益王、刘弘济当辩王、刘弘道当贵王、刘弘昭当宜王、刘弘政当通王、刘弘益当定王。不久，改封宾王刘弘度当秦王。

九三四年，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六岁）命他的儿子、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秦王刘弘度，招募士卒一千人，结果都是些市井街头的无赖流氓，刘弘度却跟他们十分亲昵。宰相（同平章事）杨洞潜向刘岩奏报说：“秦王（刘弘度），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应该让他跟品行端正、学问渊博的人接近。掌握军权已经不太合适，何况跟一群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刘岩说：“教孩子们学一点军事常识而已，劳你担心！”始终不教训刘弘度。杨洞潜出宫，看见皇家禁卫军士卒抢夺商店的金银绸缎，商人只敢恨在心里，不敢向官厅报案，叹息说：“政治黑暗到这种程度，还要什么宰相？”遂声称有病，回家休养。过了很久，刘岩也不再召唤他，后来逝世。

九三七年，春季，三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四十九岁），因为患病痊愈，下诏大赦。

安南（越南河内市）将领皎公羨（皎，姓），格杀静海战区（总部设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廷艺，接替他的职位（杨廷艺陷安南府，参考九三一年十二月）。

九三九年，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副监督长（门



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赵光裔,建议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五十一岁)说:“自从马皇后逝世(参考九三四年十二月),还没有派过使节到南楚(首都长沙府),既是亲戚,又是邻居,往日的友谊,不可忘记。”因而推荐监督院(门下省)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李纾可以前往,刘岩同意;南楚(首都长沙府)也派使节报聘。赵光裔在南汉(首都兴王府)当宰相二十余年,仓库充实,边境升平(赵光裔是南汉的开国宰相,参考九一七年八月,迄今二十三年)。逝世之后,刘岩又命他的儿子、皇家文学侍从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赵损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九四〇年,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赵损逝世。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五十二岁)命宁远战区(总部设容州【广西省容县】)司令官(节度使)南昌(江西省南昌市)人王定保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但没有超过一年,王定保也逝世。

九四一年,冬季,十二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本年五十三岁)患病,有和尚认为刘岩所改的刘龚名字(参考九二五年十二月),龚字不吉利,于是刘岩自己造一个“葵”字,音“掩”,当自己的名字,意思是“龙飞天上”。

三、宫廷事变,杀刘弘度

九四二年,夏季,四月,南汉帝(一任高祖)刘岩(刘葵)卧病,因他的儿子秦王刘弘度、晋王刘弘熙,都骄傲放荡,随心所欲地为非作歹,只幼子越王刘弘昌孝顺谨慎,有智慧胆识,遂跟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兼皇宫西院总监(兼西御院使)王翻商量,打算派刘弘度出任建武战区(总部设邕州【广西南宁市】)司令官(节度使)、派刘弘熙出任宁远战区(总部设容州【广西容县】)司令官(节度使),而封刘弘昌当太子,诏书就要发出,正巧,崇文馆管理官(崇文使)萧益进宫问安,刘岩(刘葵)再问他的意见。萧益说:“太子应由嫡长子担任,违反这项法则,一定大乱。”这才停止。

四月二十四日,刘岩(刘葵)逝世(年五十四岁)。

刘岩(刘葵)这个人,口舌伶俐,明察秋毫,擅长使用权术,喜欢吹

牛，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常把建都中原的皇帝，称为“洛州州长”。岭南（南岭以南）是珍宝奇货聚集的地方，所以生活穷极奢华。刘岩（刘龔）的皇宫金殿，都用黄金、宝玉、珍珠、翡翠等作为装饰。而他使用的刑罚，尤其残酷狠毒，诸如：水灌鼻孔、割掉舌头、砍下四肢、挖肉刮骨、火烧炭烤、抛到大锅里煮、关在竹笼里蒸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有时在水池中放很多毒蛇，把囚犯投进去，称之为“水牢”。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杨洞潜一再劝阻，刘岩（刘龔）都不接受。刘岩（刘龔）到了晚年，更是猜疑忌恨，认为知识分子都为子孙打算，不肯全心全意效忠，所以专门信任宦官，因此，南汉（首都兴王府）的宦官特别的多（刘岩最初接管政权时，重用知识分子，参考九一一年五月）。

九四三年，春季，三月，南汉帝（二任）刘弘度（刘玢）骄傲奢侈，不可一世，从不过问国家大事。老爹一任帝（高祖）刘岩（刘龔）的灵柩还没有下葬，刘弘度（刘玢）就演奏音乐、欢乐饮酒，到了夜晚，还改穿平民衣裳，跟娼妓在一块厮混，叫青年男女脱得赤条条地做爱，而由他在一旁津津有味地仔细观看。左右侍从人员有违背他意思的，一律诛杀，所以，没有人敢进言规劝。只有越王刘弘昌跟宦官总管府秘书长（内常侍）番禺（首都兴王府所在县，广东省广州市）人吴怀恩屡次劝阻，刘弘度（刘玢）完全不理，而且对他的一些老弟，十分猜忌，每次举行宴会，都命宦官守卫宫门，文武百官跟皇亲国戚，都得脱下所有衣服，确定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后，才准进去。晋王刘弘熙打算发动政变，于是呈献大量歌舞女郎，博取刘弘度（刘玢）的喜悦，同时助长刘弘度（刘玢）的罪恶。刘弘度（刘玢）喜爱比赛摔跤，刘弘熙命指挥官（指挥使）陈道庠，介绍大力士刘思潮、谭令禔、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到晋王府练习这项运动。刘弘度（刘玢）听到消息，大为高兴。

三月八日，刘弘度（刘玢）跟亲王们在长春宫摆设宴席，看大力士们摔跤，直到当天晚上，宴会才结束，刘弘度（刘玢）酩酊大醉。刘弘熙命陈道庠、刘思潮等架住刘弘度（刘玢）的双臂，猛击他的咽喉和前胸，当场格毙（年二十四岁），然后屠杀他左右全体侍从。

第二天（三月九日）早晨，文武百官和所有亲王，都不敢进宫，越王刘弘昌率全体老弟，到寝殿集合，迎接刘弘熙（本年二十四岁）登极称帝（三任中宗），改名刘晟（我们仍称他刘弘熙），改年号应乾（之前是光天二年，之后是应乾元年）。任命刘弘昌当太尉（三公之一）兼最高立法长

(兼中书令)、全国各战区道兵马总元帅(诸道兵马都元帅)、三级实质宰相(知政事),命循王刘弘杲当副元帅、三级实质宰相(参预政事)。陈道庠跟刘思潮等都受很重的赏赐。

刘弘熙(刘晟)登极后,国内官民议论纷纷,谣言沸腾。循王刘弘杲建议斩刘思潮等,以平息人心不安,刘弘熙(刘晟)不接受。刘思潮等得到消息,遂暗中诬告刘弘杲阴谋背叛,刘弘熙(刘晟)命刘思潮等侦察。有一天,刘弘杲正在家里大宴宾客,刘思潮跟谭令禔率卫兵突袭,斩刘弘杲。于是,刘弘熙(刘晟)计划杀光他所有的老弟,尤其是越王刘弘昌,贤明干练,深受拥护,更使他疑惧(刘弘昌几乎夺嫡,参考去年【九四二】四月)。

建武战区(总部设邕州【广西南宁市】)司令官(节度使)齐王刘弘弼,因为身处全国最大军事重镇,恐怕招来灾祸,请求辞职回京(首都兴王府);刘弘熙(刘晟)允许。

冬季,十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命韶王刘弘雅退休(不知道刘弘雅之前出任什么官位)。

十一月十三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到京城(首都兴王府)南郊祭祀天神,大赦,改年号乾和(之前是应乾元年,之后是乾和元年)。

九四四年,春季,三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二十五岁),派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总元帅(都元帅)、老弟越王刘弘昌,前往海曲(广东省番禺市北亭)晋谒刘隐(一任帝刘岩的老哥)的陵墓(康陵),走到昌华宫(广州市西),再派军队假扮强盗,格杀刘弘昌(刘弘昌几乎成为太子,参考前年【九四二】四月)。

南汉政府(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陈偓,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夏季,六月五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把齐王刘弘弼软禁私宅。

冬季,十月七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派人前往邕州(广西南宁市)毒死镇王刘弘泽。

九四五年,秋季,八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二十六岁)诛杀老弟、韶王刘弘雅。

九月,刘弘熙(刘晟)再诛杀当年帮凶刘思潮、林少强、林少良、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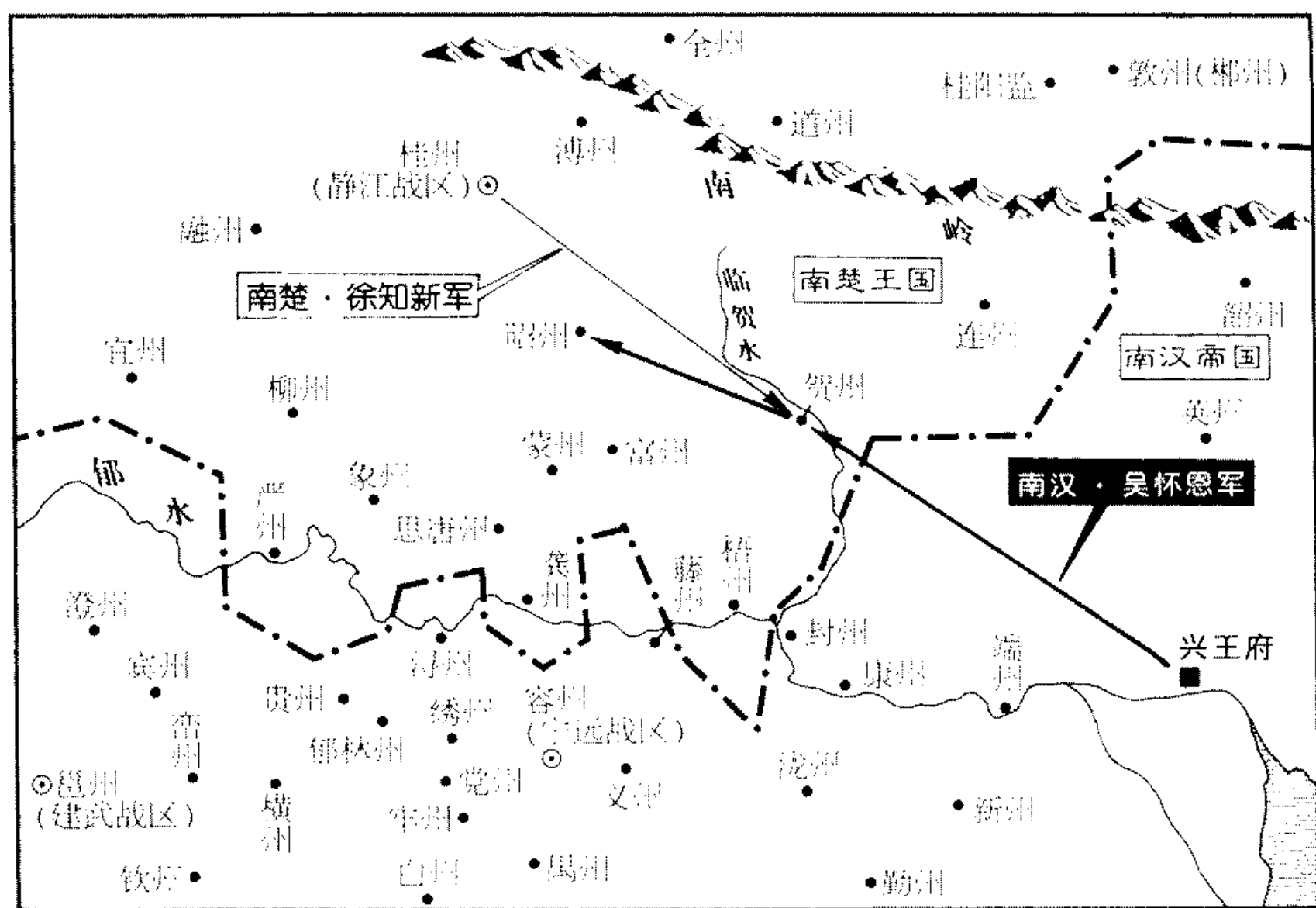
昌廷（参考前年【九四三】三月）。因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王翻，曾经跟一任帝刘岩讨论过由刘弘昌继承帝位（参考九四二年四月），于是贬王翻当英州（广东省英德市）州长，走到中途，刘弘熙（刘晟）命他自杀。自此之后，内外官员都战战兢兢，不敢保证自己的安全。

九四六年，秋季，九月，刘思潮等被诛杀（参考去年【九四五】九月）之后，陈道庠内心忧恐（他跟刘思潮同是凶手，参考九四三年三月）。特进（文散官第二级，正二品）邓伸送他一部《汉纪》（荀悦著），陈道庠问什么缘故，邓伸说：“你这个呆蛮子，这部书上有杀韩信，和把彭越剁成肉酱的事（参考前一九六年正月及三月），你要细细地读！”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二十七岁）听到消息，把陈道庠、邓伸二人，以及他们的家族，全部斩首。

九四七年，秋季，八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二十八岁），恐怕他的老弟们将来篡夺他儿子的宝座，于是一连串诛杀齐王刘弘弼、贵王刘弘道、定王刘弘益、辨王刘弘济、同王刘弘简、益王刘弘建、息王刘弘晔、宜王刘弘昭，全家男子杀尽之后，把他们的女儿送进皇宫，收作自己的小老婆。又在京师（首都兴王府）附近兴建离宫一千余间，用珠宝装饰；同时也架设油锅、铁床，刮骨、挖肚等酷刑刑场，号称“生地狱”。有一次，刘弘熙（刘晟）酩酊大醉，开玩笑把瓜放到音乐师（名尚玉楼）头上，试验自己的剑法，一剑挥出去，砍下音乐师的人头。

九四八年，秋季，八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二十九岁）派皇家诏书撰写官（知制诰）宣化（邕州州政府所在县，广西南宁市）人钟允章，向南楚（首都长沙府）求婚，南楚王（四任）马希广拒绝（南楚、南汉在上一代当权时，曾结为姻亲，参考九一五年八月）。刘弘熙（刘晟）大怒，对钟允章说：“马家（南楚）还能不能侵犯南方土地？”钟允章说：“马家兄弟正在窝里斗，搞得连国家覆亡在即，都没有时间拯救，怎么还能伤害我们！”刘弘熙（刘晟）说：“一点也不错，马希广懦弱小气，他的军队早已忘记什么是战争，这正是我扩张的大好时机。”

冬季，十二月七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命宦官总管府秘书长（内常侍）吴怀恩当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第二级，从一品）兼西北方面军征剿司令（西北面招讨使），率军进攻南楚（首都长沙府），首先攻击贺州（广西贺州市）。南楚王（四任）马希广派决胜指挥官（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率军五千人南下赴援，还没有走到，南汉已把贺州



十世纪·九四八年十二月 南汉·吴怀恩夺取贺、昭二州

(广西贺州市)攻陷，而且在城外挖掘一个巨大陷阱，上面用带叶的竹枝，编架遮盖，再铺一层薄土，下面设置机关，从陷阱里凿穿一个穴道，直通城壕。徐知新等抵达后，挥军攻城，南汉军到穴道中发动机关，南楚官兵全都跌下陷阱（一个可以容纳五千人的陷阱，不可思议）。南汉军出军攻击，南楚援军死亡以千为单位计算。徐知新等逃回，马希广把他们斩首。南汉远征军再攻陷昭州（广西平乐县）。

四、刘继兴建宦官之国

九五〇年，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一岁）命宫女卢琼仙、黄琼芝，当最高女监督长（女侍中），头戴乌纱帽，身穿正式官服，参与国事。皇族以及元老功臣，几乎杀光，只宦官林延遇等掌握权柄（事实上，早在一任帝刘岩时，便已宠信宦官，参考九四二年四月）。

九五一年，冬季，十二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派宦官总管府主任秘书（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率军进攻郴州（湖南



省郴州市)，南唐（首都金陵府）边镐派军救援，在义章（湖南省宜章县）会战，潘崇彻把南唐援军击败，遂攻克郴州（湖南省郴州市）。

九五三年，秋季，九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四岁），封他的儿子刘继兴当卫王、刘璇兴当桂王、刘庆兴当荆王、刘保兴当祯王、刘崇兴当梅王。

冬季，十月，南汉政府（首都兴王府）大赦。

九五四年，夏季，四月，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五岁）命高王刘弘邈当雄武（总部邕州）司令官（节度使），镇守邕州（广西南宁市）。刘弘邈因齐王刘弘弼、镇王刘弘泽，前后相继死在任所（刘弘弼囚，参考九四四年六月。刘弘泽死，参考九四四年十月），所以坚决辞让，请求留在京师（首都兴王府）。刘弘熙（刘晟）不准。刘弘邈到差后，把公事全交给幕僚，自己则每天饮酒，向鬼神祷告祈福。有人上疏诬告他阴谋叛乱。

四月十五日，刘弘熙（刘晟）派甘泉宫管理官（甘泉宫使）林延遇送去毒酒，逼他自杀。

九五五年，夏季，六月二十一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六岁），诛杀祯州（广东省惠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通王刘弘政；于是一任帝（高祖）刘岩（刘䶮）的儿子全部死光（只剩下刘弘熙一人）。

九五六年，春季，三月一日，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甘泉宫管理官（甘泉宫使）林延遇，阴险恶毒，诡计多端，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七岁）对他十分信任，诛杀所有老弟，都是林延遇的计划。

三月二日，林延遇逝世，南汉（首都兴王府）国人互相祝贺。林延遇病重时，推荐内宫管理官（内给事）龚澄枢接替自己的职务。南汉帝刘弘熙当天就擢升龚澄枢主管宫廷事务总监署（知承宣院）及主管宦官总管府（知内侍省）。龚澄枢，是番禺（兴王府所在县，广东省广州市）人。

九五七年，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八岁）听到南唐（首都金陵府）不断战败消息（此时后周正进军长江。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九部）》之《陈桥兵变》中第5章第七节“陷扬州”），脸上掩不住忧愁，派使节前往后周（首都开封府）朝贡，又被湖南地区（南楚故土，湖南省）割据军阀（周行逢）阻隔，无法通过，乃增强舰艇，整



修武器，积极备战。可是过不了多久，又尽情饮酒寻欢，说：“我自己能逃过去，就十分幸运了，哪有时间为后代子孙担心！”

九五八年，秋季，八月三日，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逝世（年三十九岁）。他的儿子、卫王刘继兴继承宝座（四任），改名刘铎（音 chǎng。我们仍称他刘继兴），改年号大宝（之前是乾和十六年，之后是大宝元年）。刘继兴（刘铎）才十六岁（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年龄），国家大事都由宦官、玉清宫管理官（玉清宫使）龚澄枢，跟女监督长（女侍中）卢琼仙等做主，政府院部组织，只不过摆个模样而已。

冬季，十一月五日，南汉（首都兴王府）安葬前任帝（三任）刘弘熙（刘晟）于昭陵（广东省广州市东），谥号文武光明孝皇帝，庙号中宗。

九五九年，冬季，十月，南汉帝（四任）刘继兴（刘铎，本年十七岁），因立法官（中书舍人）钟允章是他当亲王时的幕僚，擢升钟允章当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三级实质宰相（参政事），相当信任。钟允章请求诛杀几个违法乱纪的人，以维持法律正常执行，刘继兴（刘铎）不能接受，宦官们得到消息，对他十分厌恶。刘继兴（刘铎）打算到南郊祭祀天神，三天之前，钟允章率领礼仪官员登上圆形祭坛，向四方指挥设立神位，宦官管理总监（内侍监）许彦真望见，号叫说：“他在那里发动兵变！”带着佩剑，登上高台，钟允章厉声把他喝退。许彦真立即飞马进宫，奏报说：“钟允章打算在陛下祭祀天神那天叛乱！”刘继兴（刘铎）说：“我待钟允章十分优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但玉清宫管理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宦官管理总监（内侍监）李托，共同作证，认为许彦真的话真实。刘继兴（刘铎）乃下令逮捕钟允章，囚禁在含章楼下，命宦官跟国务院教育部部长（礼部尚书）薛用丕一同审问。薛用丕跟钟允章原是好友，告诉钟允章说，事情已经确定，难逃一死。钟允章拉住薛用丕的手流泪说：“我今天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理应被仇人烹煮。只恨我的儿子钟邕、钟昌年纪还小，不知道我受冤情形，等他们长大，替我告诉他们。”（胡三省注：“钟允章受到谗害，身负难以预测的大罪，正是恐怕连累妻子儿女的时候，却说出这种话，是自找灾祸。”）许彦真听到消息，诟骂说：“你这个老贼，打算叫你儿子报仇呀！”于是再奏报刘继兴（刘铎）说：“钟允章当初跟他的两个儿子一同在台上，暗中有所祈祷。”父子三人一并斩首。自此以后，宦官越发专权横暴。李托，是封州（广东省封开县）人。

十一月十日，刘继兴（刘铎）到南郊圆形祭坛祭祀天神；大赦。不久，



任命龚澄枢当左龙虎军（禁军第三军）观察兵马阵容特派监军长（观军容使）、宦官太师（内太师），帝国大政，都由他裁决。文武百官中有才能的人，中央进士科考试第一名的“状元”，以及和尚道士中可以谈论的人，都先送到蚕室阉割，然后才可以出任官职。也有人为了当官而自己主动阉割的，也有人为了免除死刑而接受阉割的。因此宦官的数目，将近两万人。掌权的高官贵爵，差不多都是宦官。把知识分子称为“门外人”，不准“门外人”参与政府决策，终于因此亡国。

3

高季昌建南平王国

一、由奴而王

九〇二年，秋季，九月，唐王朝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长官（节度使）朱全忠（朱温），上疏唐政府任命高季昌当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民兵司令（团练使）。高季昌，是硖石（河南省三门峡市东硖石镇）人，本来是朱友恭（李彦威）的奴仆。

九〇六年，冬季，十月，武贞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雷彦恭，屡次进攻荆南（总部江陵府），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贺瓌，紧闭城门坚守，朱全忠（朱温）认为他胆小如鼠，命颍州（安徽省阜阳市）警备区司令（防御使）高季昌接替，又派驾前指挥官（驾前指挥使）倪可福率军五千人，驻扎荆南（总部江陵府），防备西川（总部成都府）及淮南（总部扬州）。武贞兵团（总部朗州）撤退。

九〇七年，五月七日，朱全忠（朱温）命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高季昌，实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荆南（总部江陵府）从前管辖八州（荆【湖北省江陵县】、归【湖北省秭归县】、硖【湖北省宜昌市】、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沔【湖南省沔县】、朗【湖南省常德市】），八七四年以后（唐二十一任帝李俨在位），战乱不断，各州分别被邻近的战区间道占领，只剩下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一座孤城。高季昌到差后，城池毁坏，街市残破，人口稀少。高季昌聚集逃亡难民，安置就业。

六月，武贞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



雷彦恭，会合南楚军（首都潭州），进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率军进驻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切断武贞（总部朗州）粮食供应，雷彦恭败退，南楚兵团（首都潭州）也撤走。

九〇八年，夏季，四月，弘农（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派将领李厚（原孙儒部将，参考八九五年四月），率水军一万五千人，进攻后梁所属荆南战区（总部江陵府），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迎战，在马头（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南岸）把李厚击败。

秋季，九月，高季昌派军进驻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北岸），切断南楚（首都潭州）向后梁（首都开封府）朝贡的道路。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他的将领许德勋率水军反击，抵达沙头（湖北省荆州市），高季昌恐惧，请求和解。

冬季，十月，依政县（四川省邛崃县东南二十五公里依政镇）进士梁震，于唐王朝末年，进士科考试及格（“登第”、“及第”），现在返回蜀中（此时是前蜀帝国版图）；路过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赏识他的才干和见识，勉强他留下来，打算上疏任命他当执行官（判官）。梁震认为当高季昌的部属是一种耻辱（高季昌是奴仆出身，参考九〇二年九月），但又不敢强行离开，恐怕招来大祸，于是说：“我从来不想当官，如果你不认为我是一个愚人，一定要我参与政事讨论，我愿以平民身份参与，不必非有官衔不可。”高季昌同意。梁震终身都自称“前进士”（前唐王朝进士），不接受高季昌父子的官职。高季昌对他十分尊敬，当做首席智囊，称呼他“先辈”（唐王朝对进士称呼“先辈”）。

九一二年，属于后梁的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高季昌，声称奉中央之命，出军讨伐晋国（首都太原府），北上进攻属于后梁的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孔勣把他击败。自此，高季昌不再向中央进贡。孔勣，是兖州（山东省兖州市）人（参考九〇二年七月）。

九一三年，秋季，八月，后梁政府（首都开封府）封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当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制造战舰五百艘，修筑城池，精制武器，加强攻击能力及守卫装备，招降纳叛，集合四面八方的亡命之徒，跟南吴（首都扬州）、前蜀（首都成都府）两国，互相来往，



后梁中央政府对它逐渐失去控制。

九一四年，春季，正月，高季昌，因前蜀（首都成都府）所属的夔（四川省奉节县）、万（四川省万县市）、忠（重庆市忠县）、涪（四川省涪陵市）四州，原来都属荆南（总部江陵府。参考九〇三年十月），决心派军收复失土，先用舰队进攻夔州（四川省奉节县）。这时候，前蜀（首都成都府）镇江战区（总部设忠州【重庆市忠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重庆市忠县），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州长王成先，向战区总部请发铠甲（夔州属镇江战区），王宗寿却只发给他白色布袍。但王成先仍率军迎战，荆南（总部江陵府）舰队纵火焚烧前蜀军（首都成都府）浮桥，前蜀副征剿司令（招讨副使）张武，下令拉起横江铁链，封锁峡口（应是巫峡，今四川省巫山县东），荆南船舰不能前进。偏偏此时，大风忽然反转方向，荆南士卒遂被自己的火焰大量烧死，或掉到长江淹死。高季昌的座舰，本来蒙着牛皮，保护严密，不畏惧攻击，可是飞石如雨，把舰尾砸碎，高季昌跳到小艇上逃走，荆南远征军大败，阵亡和被俘五千人。

王成先派人秘密进京（首都成都府），奏报王宗寿拒绝发给铠甲情形。王宗寿在中途把使节生擒；召见王成先，斩首。

九一七年，夏季，五月，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与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孔勍（音 qíng）和解，高季昌才恢复向中央进贡（二人冲突及停止进贡事，参考九一二年十二月）。

九一九年，夏季，五月，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攻击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属的荆南（总部江陵府），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向南吴（首都扬州）求救。南吴（首都扬州）派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刘信等，率洪（江西省南昌市）、吉（江西省吉安市）、抚（江西省临川市）、信（江西省上饶市）四州步兵，从浏阳（湖南省浏阳市）出发，直攻潭州（南楚首都，湖南省长沙市）；命武昌战区（总部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简等，率舰队直攻复州（湖北省天门市）。刘信等抵达潭州东境，南楚军立即从荆南（总部江陵府）撤退；李简等却攻入复州（湖北省天门市），生擒后梁（首都开封府）任命的代理州长鲍唐。

九二一年，冬季，十二月，高季昌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倪可福，



率士卒一万人修筑江陵外城，高季昌巡查时，斥责工程进度太慢，下令处倪可福棍刑（高季昌扩建江陵城池，参考九一二年闰五月）。高季昌的女儿嫁倪可福的儿子倪知进，高季昌对女儿说：“回家告诉你公公，我只是想树立威严，叫大家认真办事。”馈赠倪可福白金数百两。

九二三年，冬季，十月，后梁所属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听到李存勖消灭后梁消息，因李存勖的祖父李国昌（朱邪赤心）有一个“昌”字，为了避讳，高季昌立刻把自己改名为高季兴，准备亲自到中央朝见。智囊梁震说：“后唐有统一全国的雄心大志，我们动员军队，坚守险要，还恐怕难以自保，何况你单人匹马，前去数千华里外晋见（大梁、江陵二地航空距离四百八十公里）！你又是朱家旧日的部将（参考九〇二年九月二日），怎么知道他不把你当成仇敌！”高季兴（高季昌）不同意。

冬季，十一月十九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加授高季兴（高季昌）暂任最高立法长（守中书令，使相）。

这时候，高季兴（高季昌）已来中央，李存勖待他十分优厚，曾无意中问说：“我打算攻击南吴（首都江都府）、前蜀（首都成都府），你看，应先对付哪一国？”高季兴（高季昌）因前蜀（首都成都府）道路险恶，难以征服，遂回答说：“南吴（首都江都府）土地狭小，人民穷困，即令吞并，对帝国也没有什么裨益。不如先攻前蜀（首都成都府），那里物产丰富，首领荒淫，人民怨恨，一定可以攻克。消灭前蜀（首都成都府）之后，顺长江而下，夺取南吴（首都江都府），易如反掌。”李存勖说：“好极！”

十二月，高季兴（高季昌）在首都洛阳时，李存勖左右的戏子和宦官，向他一再索取贿赂，贪得无厌。高季兴（高季昌）十分愤怒。李存勖打算留下他不放，郭崇韬说：“陛下刚刚建立帝国，各战区道首长顶多不过派子弟，或将领前来进贡，只高季兴（高季昌）亲自晋见，应该褒奖，作为对还没有来的人的一种鼓励。如果不放他回去，那就抛弃信誉，有亏道义，使四海失望，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送他回任。高季兴（高季昌）加倍速度飞奔而去，到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对左右说：“这次犯了两个错误，我来朝见是一个错误，他放我走是一个错误。”经过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孔勍设宴招待，半夜，高季兴（高季昌）砍开城门逃走（《五代史补》：高季兴走已十数天，李存勖后悔，急命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刘训阻止。高季兴已抵襄州，到宾馆而心动，遂放



弃辎重行李，率卫士数百人南奔，到凤林关【襄樊市南七华里】，天已昏黑，于是斩关而出。当天三更，急诏果到，刘训料高季兴已经去远，才算停止）。

十二月二十八日，高季兴（高季昌）抵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握住梁震的手说：“不听你的话，几乎逃不出虎口。”又对将领及参谋人员说：“新帝国经过百战，才取到河南（黄河以南），可是李存勖却居然对劳苦功高的将领们，举一个手势说：‘我用十个手指取得天下！’沾沾自喜成这种模样，其他人的力量岂不一文不值，谁不离心？他又沉溺在打猎和美女群里，如何能够长久？我不再担心。”乃加强城池防御工程，贮存粮食，招收故后梁官兵，严密戒备。

九二四年，春季，三月八日，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加授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中央官衔：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使相），封南平王（原后梁政府的封号为渤海王，参考九一三年八月）。

二、四面挑衅，四面败退

九二五年，冬季，十月，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一直想夺回原属荆南（总部江陵府）辖区的三峡，但畏惧前蜀峡路（长江三峡地区）征剿司令（招讨使）张武的声威，不敢行动（张武镇守，参考去年【九二四】九月十九日）。现在，配合后唐远征军北方的攻势（本年【九二五】，后唐灭前蜀。参考《柏杨版通鉴记事本末（第十八部）》之《英雄与流氓》第3章第四节“后唐大军南征”），派他的儿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高从海暂时主管总部军政大事（权军府事），而亲自率荆南舰队，逆长江而上，进攻施州（湖北省恩施市）。张武用铁链连接长江两岸，阻断航道。高季兴（高季昌）派勇士乘小艇打算用巨斧砍断，忽然刮起大风，小艇被铁链钩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而前蜀江防军的飞箭乱石，像雨一样交集而下，高季兴（高季昌）战舰损坏，换乘轻便小船逃走（张武“锁峡”，参考九〇四年五月）。但张武不久就听到北方溃败消息，遂献出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派使节北上晋见后唐远征军统帅、魏王李继岌投降。

九二六年，夏季，四月，南平王高季兴（高季昌）听到李存勖被杀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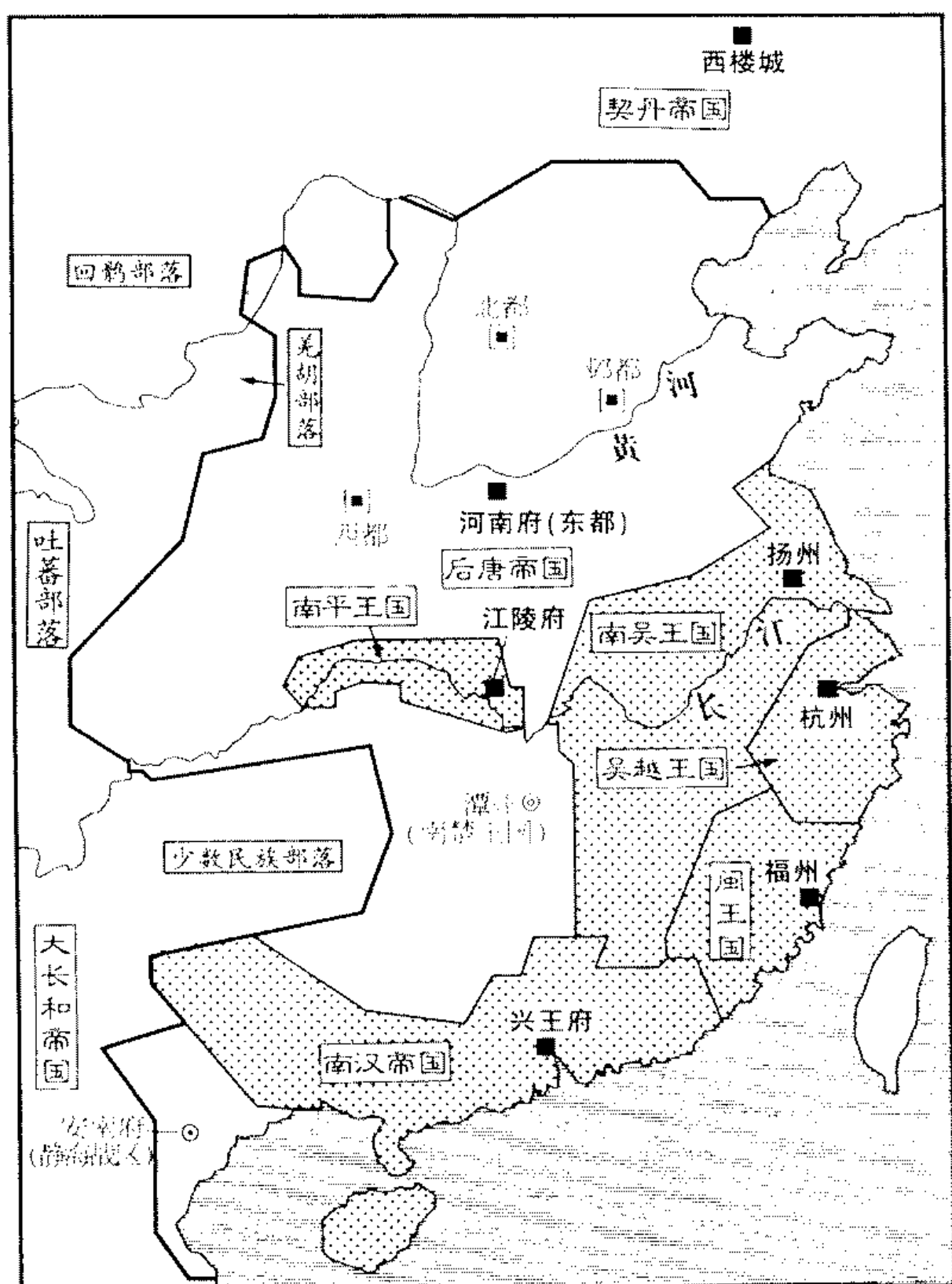
息，对梁震更加尊重（严可求、梁震都预测有变，参考九二五年十一月）。

梁震向高季兴（高季昌）推荐前陵州（四川省仁寿县）执行官（判官）贵平（四川省仁寿县东北）人孙光宪，命他当机要秘书（掌书记）。高季兴（高季昌）全力建造战舰，打算对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发动攻击。孙光宪劝阻说：“荆南（总部江陵府）经过多少次动乱之后，在大帅的领导下，使军民获得较长时期的休养，才总算有一点复苏的迹象（高季兴【高季昌】辛苦经营，参考九〇七年五月七日），如果跟南楚（首都潭州）邦交破裂，其他国家万一趁着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对我们下手，实在使人担忧！”高季兴（高季昌）才停止。

夏季，六月，南平王高季兴（高季昌）上疏请求把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归还荆南（三州原属荆南。张武以三州投降，参考去年【九二五】十月三十日）。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批准（遂撤销镇江战区【总部夔州】）。

九二七年，春季，二月，南平王高季兴（高季昌）得到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参考去年【九二六】六月），请求中央不派州长，而由自己派子弟充当，中央不许。等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州长潘炕去职，高季兴（高季昌）立即派军突入州城，屠杀中央驻防部队，而由自己控制。中央宣布奉圣指挥官（奉圣指挥使）西方邺当州长，高季兴（高季昌）不接受，并派军袭击涪州（四川省涪陵市），不能攻克（涪州属武泰战区【总部黔州】）。已故魏王李继岌派大营管理官（押牙）韩珙等押送前蜀（首都成都府）金银珠宝绸缎四十万（四十万件？钱？匹？），顺长江而下，高季兴（高季昌）在西陵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北），格杀韩珙等，把所押送的货物全部掠夺。中央向高季兴（高季昌）查问，高季兴（高季昌）回答说：“韩珙等舟船穿过三峡东下，茫茫数千华里，如果想知道船翻人溺的缘故，应该查问水神。”李嗣源（邈佶烈）震怒。

二月二十一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剥夺高季兴（高季昌）的封爵和官位，命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刘训当南方军团征剿司令（南面招讨使），主管荆南（总部江陵府）特遣总部（知荆南行府事）；命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夏鲁奇当副征剿司令（副招讨使），率步骑兵四万人讨伐。又命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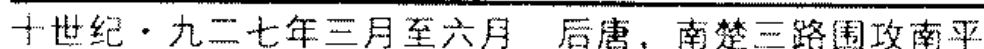
十世纪·九二七年二月 南平王国独立，六国并立

璋当东南方面军征剿司令（东南面招讨使），新任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州长西方邺当副征剿司令，率巴蜀（四川省）部队，穿三峡东下；仍命会同湖南（南楚【首都潭州】辖区）部队，三面进攻。

三月后唐（首都河南府）讨伐荆南（总部江陵府）大军统帅刘训，抵达荆南（总部江陵府）。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六岁），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许德勋等，率舰队进驻岳州（湖南省岳阳市），跟刘训呼应。南平王高季兴（高季昌）紧闭城门，不出兵应战；一面向南吴（首都江都府）求救，南吴（首都江都府）派出舰队支援。

荆南（总部江陵府）战区总部的所在地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地势稍低，潮湿蒸热，又加上连绵大雨，讨伐军粮食短缺，将士们纷纷害病，







南吴（首都江都府）最高监督长（侍中）徐温说：“国家领袖一定要重视实际利益，不可以醉心虚名。高家臣服后唐（首都河南府），已有很长一段日子（后梁亡，高季兴即降后唐，参考九二三年十一月），而洛阳（后唐首都河南府所在县）距江陵不远（航空距离三百五十公里），后唐政府无论用步兵或骑兵发动袭击，都非常容易，我们的舰队逆长江前往救援，十分困难。既把人当做臣属，紧急时却不能相救，使他危亡，岂不惭愧！”于是接受高季兴（高季昌）的贡品，而不接受他的称臣，由他仍回归后唐（首都河南府）。

六月，后唐政府新任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州长西方邺，在三峡中击败荆南（总部江陵府）舰队，夺回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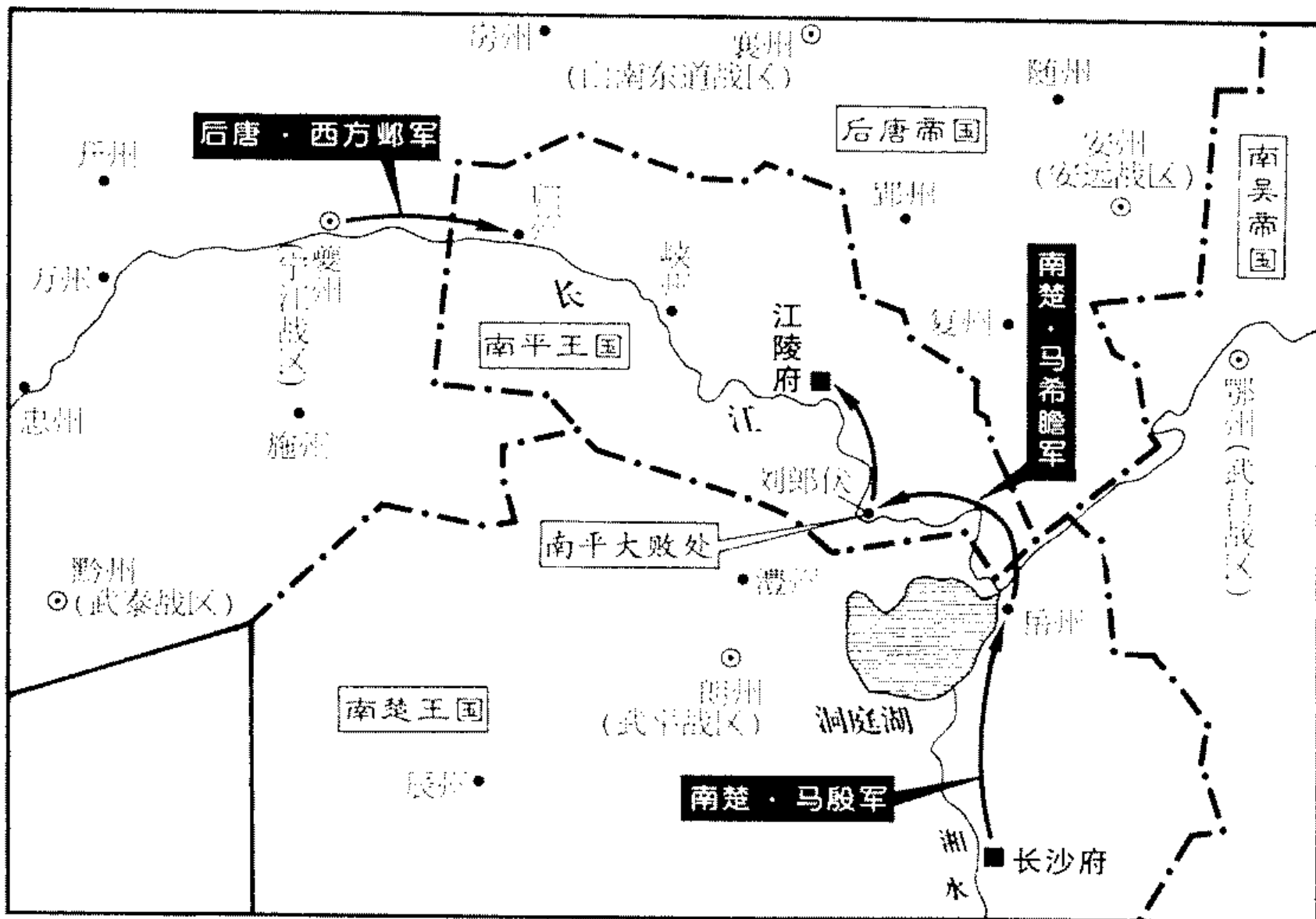
秋季，七月，后唐（首都河南府）在夔州（四川省奉节县）设宁江战区（以前称镇江战区），命西方邺当司令官（节度使）。

七月二十四日，李嗣源（邈佶烈）追究把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交给高季兴（高季昌），是豆卢革、韦说的责任（参考去年【九二六】六月）。下诏命二人自杀。

九二八年，春季，三月，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国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七岁），前往岳州（湖南省岳阳市），派六军基地司令（六军使）袁诤、副司令（副使）王环、监军官（监军）马希瞻，率舰队进攻脱离后唐（首都河南府）的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季兴（高季昌）率舰队迎战。在刘郎洑（湖北省石首市沙步乡刘郎浦。蜀汉一任帝刘备跟孙权之妹结婚处。结婚事，参考二〇九年十二月。洑，音fú），马希瞻于深夜把数十艘战舰驶进港口埋伏。第二天一早，两军接触，马希瞻发动伏兵，拦腰攻击荆南（总部江陵府）舰队，荆南舰队大败，被俘被杀的以千为单位计算。南楚舰队遂进逼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请求和解，并把所羁留的南楚将领史光宪送回（高季兴扣押史光宪，参考去年【九二七】五月）。南楚（首都长沙府）舰队班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责备王环不应该不乘机夺取荆南（总部江陵府）。王环说：“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位于中原（后唐【首都河南府】）、江淮（南吴【首都江都府】）、巴蜀（西川【总部成都府】）中间，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可以随时发动攻击，应该把它留在那里，做我们

的屏障。”马殷大为高兴。王环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共苦。身旁经常放着金针、药物，出战回来，一定下令把伤兵抬到指挥部帐前，亲自为他们治疗，调配到王环部下的官兵，都互相庆贺说：“我们到了我们愿意死的地方！”所以每次出击，都能取胜。

夏季，六月八日，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再一次向南吴（首都江都府）请求归降称臣（南吴曾经拒绝，参考去年【九二七】五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接受，晋封高季兴（高季昌）当秦王。



十世纪·九二八年正月至三月 后唐、南楚再攻南平、围江陵

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命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出军讨伐。马殷派许德勋率军进攻，而命他儿子马希范当监军官（监军）；前军抵达沙头（湖北省荆州市），高季兴（高季昌）的侄儿、云猛指挥官（云猛指挥使）高从嗣，单人匹马直逼南楚军营门，向马希范挑战，以决胜负；南楚副指挥官（副指挥使）廖匡齐出阵决斗，击碎高从嗣的前胸肋骨，把他格杀；高季兴（高季昌）大为恐惧。第二天，请求和解，许德勋班师。廖匡齐，是赣县（虔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西省赣州市）人。

秋季，九月九日，已向南吴（首都江都府）称臣的荆南战区（总部江



陵府)，在白田（湖南省岳阳市北白田镇）击败南楚军（首都长沙府），生擒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李廷规，呈献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

九月二十七日，李嗣源（邈佶烈）命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总部江陵府）特遣兵团征剿司令（兼荆南行营招讨使），主管荆南特遣总部（知荆南行府事）。分别派宦官到各战区征调军队，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集结，准备讨伐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

冬季，十二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所属荆南战区（总部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兴（高季昌）患病卧床，命他的儿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忠义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襄州属后唐【首都河南府】）、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高从海，暂时主持总部军政大事（权知军府事）。

十二月十五日，高季兴（高季昌）逝世（年七十一岁）。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命高从海（本年三十八岁）当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

三、高无赖所向称臣

九二九年，夏季，四月七日，南楚（首都长沙府）六军基地副司令（六军副使）王环，在石首（湖北省石首市）击败南吴（首都江都府）所属的荆南（总部江陵府）军队。

南吴帝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所封秦王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当初背叛后唐（首都河南府）时，他的儿子高从海曾恳切劝阻，高季兴（高季昌）拒绝接受。现在，高从海（本年三十九岁）继位，对文武官员说：“后唐（首都河南府）距我们近，南吴（首都江都府）距我们远（洛阳江陵航空距离四百五十公里、江都江陵航空距离六百二十公里），舍近求远，不是最好的立国之道。”遂通过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向后唐（首都河南府）承认错误，请求恕罪。又写信给后唐山南东道（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安元信，请他上疏代为求情，愿意恢复臣属的职责，继续进贡。

五月二十八日，安元信把高从海的信件奏报中央，李嗣源（邈佶烈）允许。

六月二十三日，高从海自称：“前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归州（湖北省秭归县）州长”，上疏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请接受他的归降。

秋季，七月十七日，李嗣源（邈佶烈）任命高从海当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

七月二十二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撤销荆南地区征剿司令（荆南招讨使。参考前年【九二七】二月）。

九三〇年，春季，三月，新近归附后唐（首都河南府）的高从海（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往南吴（首都江都府），陈述高家祖先坟墓都在中原（高季兴【高季昌】，是陕州硤石【河南省三门峡市东硤石镇】人），恐怕一旦被后唐（首都河南府）讨伐，南吴（首都江都府）援救不及，所以不得不再回归后唐（荆南归附南吴，前后三年，参考九二八年六月）。

南吴（首都江都府）派舰队对高从海攻击，不能取胜。

九三二年，春季，二月，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封高从海（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当渤海王。

九三四年，春季，正月二十一日，后唐帝（三任闵帝）李从厚，封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从海（本年四十四岁）当南平王（二任文献王）。

九三五年，冬季，十月，南平王高从海（本年四十五岁），开明通达，礼贤下士，把政事都交给智囊梁震，当做兄长一样尊敬，梁震也常把高从海叫做“郎君”（部属对长官的儿子，称呼“郎君”）。

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三十七岁）生活奢侈豪华，社交场合人物，都称赞他的场面盛大。高从海对左右官员说：“像马家国王，才是真正大丈夫。”孙光宪回答说：“皇帝跟臣属之间，在礼仪上有等级的差别，马家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骄傲浪费，场面超过他的身份。只图眼前称心快意，根本没有想到未来，覆亡的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哪里值得羡慕！”高从海不以为然，但过了很久之后，才终于醒悟，对孙光宪说：“你说得对。”有一天，又对梁震说：“我自己反省平常的享受，已经过分。”遂戒绝不良嗜好，在儒家经典和史书中寻找乐趣，减轻刑罚与赋税，因此国泰民安。梁震说：“先王（高季兴）待我，如同幼年时的玩伴，没有富



贵人家的架势，又把嗣王（高从诲）托孤给我。而今，嗣王（高从诲）已能独当一面，不会损害祖先的基业。我年纪已老，不打算再侍奉人了。”于是坚持隐居。高从诲无法挽留，就在土洲（江陵地区，长江中有九十九个小岛，参考四二四年五月注；土洲岛是其中之一）给他兴建家宅（高季兴【高季昌】留梁震，参考九〇八年十月，迄今二十八年）。梁震身披羽毛编成的外套，自称荆台隐士，每次前往政府，都骑着黄牛，一直骑到办公大厅。高从诲也经常到他家拜访，一年四季的馈赠都十分优厚。自此，高从诲把军政大事，全部交给孙光宪。

九四一年，夏季，五月，后晋（首都开封府）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安从进阴谋叛变，向南平（首都江陵府）求援，南平王高从诲写信给安从进，分析祸福利害，劝他不要发动，安从进大怒，上疏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诬告高从诲谋反。荆南（总部江陵府）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王保义建议高从诲把事实真相奏报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并且表明愿意出兵帮助讨伐叛逆，高从诲接受。

九四七年，春季，正月，南平王（二任文献王）兼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从诲（本年五十七岁），派使节到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向辽帝（二任太宗）耶律德光进贡，耶律德光派使节送来名马馈赠。高从诲也派使节前去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劝刘知远登极称帝。

夏季，六月，后汉帝（一任高祖）刘知远派使节通知南平王（首都江陵府）高从诲有关称帝事项，高从海上疏祝贺，并顺便请求割让郢州（湖北省钟祥市），刘知远拒绝。于是等刘知远再派加官特使（加恩使）时，高从诲不准入境。

秋季，八月，南平（首都江陵府）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从诲听到杜重威兵变消息，出动舰队水兵士卒数千人，袭击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后汉（首都开封府）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节度使）安审琦把他们击退。高从诲又进攻郢州（湖北省钟祥市），州长尹实再把他们击退。高从诲遂跟后汉（首都开封府）断绝关系，归附南唐（首都金陵府）、后蜀（首都成都府）。

最初，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介于南楚（首都长沙府）、南汉（首都兴王府）、闽国（首都长乐府）之间（胡三省注：“应指过境向中原政府进贡的三个地区而言。”），疆土狭小，兵力衰弱，一



任王（武信王）高季兴（高季昌）在世时，各战区道向中央进贡，只要经过辖境，他就掠夺他们的金银财宝。等到激起众怒，各战区道写信指责，甚至派军攻击，万不得已，只好再把掠夺的东西吐出，丝毫不觉得羞愧。高从海继位后，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先后相继地控制中原，而南汉（首都兴王府）、闽国（首都长乐府）、南吴（首都江都府）、后蜀（首都成都府）的首领都称皇帝，高从海贪图他们的赏赐，只要对方接受，他就向他们称“臣”。各国都看他不起，叫他“高无赖”。

九四八年，夏季，六月，南平王国（首都江陵府）国王（二任文献王）高从海（高无赖，本年五十八岁）与后汉（首都开封府）断绝关系（参考去年【九四七】八月）后，北方的商人旅客，都不能入境，境内贫苦穷困，物资缺乏，一片萧条，只好上疏后汉帝（二任隐帝）刘承佑，承认错误，请求宽恕，并愿继续进贡。刘承佑派使节前去安抚。

九四八年，南平王（二任文献王。首都江陵府）、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从海（高无赖）卧病，命他的儿子、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高保融主管内外军事（判内外兵马事）。

十月二十八日，高从海（高无赖）逝世（年五十八岁）。高保融任候补司令官（留后）。

冬季，十二月三日，后汉帝（二任隐帝）刘承佑任命南平王（三任贞懿王）高保融（本年二十九岁）当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4

徐知诰建南唐帝国

一、宫廷兵变，罢黜杨渥

八九五年，春季，二月，唐王朝（首都长安）淮南战区（总部扬州）司令官（节度使）杨行密（杨行愍），攻击濠州（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攻克，生擒州长张璠（张璠归降朱全忠，参考八九二年十一月）。

淮南兵团（总部扬州）士卒，剽掠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时，掳获一个姓李的儿童，本年（八九五）八岁。杨行密（杨行愍）养作自己的儿子，但杨行密（杨行愍）的亲生长子杨渥（音 wò）却讨厌他。杨行密（杨行愍）告诉他的部将徐温说：“这孩子品行敦厚，见识超过别人，我恐怕杨渥不能包容，不如送给你当儿子。”徐温命他名徐知诰（李知诰）。徐知诰（李知诰）侍奉徐温，勤快孝顺，远胜过其他亲生的儿子。有一次，徐知诰（李知诰）惹徐温生气，徐温把他打了一顿棍子，逐出大营。可是徐温晚上下班回家，徐知诰（李知诰）已在家门迎接叩头，徐温问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徐知诰（李知诰）哭泣说：“当儿子的，除了投奔父母外，还能往哪里？父亲发脾气，去找母亲，是人之常情。”徐温因此对他越发宠爱，命他当家管事。徐知诰（李知诰）公平正直，家里的人对他没有任何批评抱怨。徐知诰（李知诰）长大后，喜爱读书，精于射箭，见识丰富，气度非凡。杨行密（杨行愍）常对徐温说：“徐知诰（李知诰）一代俊杰，将领们的儿子，都不能相比！”

九〇四年，秋季，八月，杨行密（杨行愍）任命儿子、警备本部指挥官（牙内诸军使）杨渥，当宣州道（首府宣州）行政长官（观察使）。右



翼总指挥官（右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渥说：“大王（杨行密封吴王）卧病在床，而长子出任地方官，一定是奸人的计谋。有一天如果召唤你回来，除非是我的使节携带大王的手令，你要特别慎重，不要马上动身。”杨渥流泪感谢辞别。

九〇五年，杨行密（杨行愍）的长子、宣州道（首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杨渥（音 wò），一向没有好的名声，战区总部的官员，对他都很轻视。杨行密（杨行愍）卧病，命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周隐召唤杨渥。周隐性情愚昧朴实，反对说：“长公子（杨渥）最容易听信谗言，喜欢玩球，又喜欢饮酒，不是保护家族的人。其他儿子们，年纪还小，没有能力驾驭各路兵将。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州长刘威，当大王尚是平民的时候，就追随左右，绝不会辜负大王，不如派他暂时兼管总部军政大事，等公子们长大成人，再交给他们。”杨行密（杨行愍）呆在那里，不再说话。总部警备队左翼指挥官（左牙指挥使）徐温、右翼指挥官（右牙指挥使）张颢（音 hào），警告杨行密（杨行愍）说：“大王一辈子冒着箭林石雨，几万次出生入死，不过是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可以送到别人之手！”杨行密（杨行愍）说：“我死也瞑目。”周隐，是舒州（安徽省潜山县）人。

有一天，将领们问候杨行密（杨行愍）的病，杨行密（杨行愍）用眼神命幕僚严可求留下，等大家都出来后，严可求问说：“大王如果万一，总部军政应该怎么处理？”杨行密（杨行愍）说：“我已命周隐召唤杨渥，我所以不肯死，就在等待。”严可求会同徐温前去探望周隐，周隐还没有出来见面，而召唤杨渥的公文，还放在书桌上，严可求跟徐温就把它拿起来，派使节送往宣州（安徽省宣州市）。严可求，是同州（陕西省大荔县）人。

杨行密（杨行愍）命润州（江苏省镇江市）民兵司令（团练使）王茂章，当宣州道（首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

冬季，十一月二十六日，吴王（武忠王）杨行密（杨行愍）逝世（年五十四岁）。将领们共同请求宣慰特使（宣谕使）李俨（张俨），用皇帝名义，命杨渥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及东南方面军总指战官（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封弘农郡王（李俨，参考九〇二年十月）。

九〇六年，夏季，四月，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钟传，命义子钟延规当江州（江西省九江市）州长。

钟传不久逝世，军队拥护他的亲生儿子钟匡时当候补司令官（留后）。钟延规对自己不能继承义父的官位，大为愤恨，遂派使节投降淮南（总部扬州）。

杨渥（淮南【总部扬州】司令官）命升州（江苏省南京市）州长秦裴，当西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西南行营都招讨使），率军攻击据守江西（江西省）的钟匡时（镇南【总部洪州】司令官）。

秋季，七月，秦裴（淮南【总部扬州】将领）抵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在蓼洲（南昌市东）扎营。各将领请求前进到河畔筑寨（赣江流经洪州城西），秦裴不接受。钟匡时（镇南【总部洪州】司令官）果然派他的将领刘楚先行占据沿河地带，各将领抱怨秦裴，秦裴说：“钟匡时部下勇将，只刘楚一个人，如果率领大军固守城池，不可能很快攻陷，所以我故意暴露弱点，引诱他上钩。”不久，秦裴攻破镇南（总部洪州）军营，生擒刘楚，遂包围洪州（江西省南昌市）。饶州（江西省波阳县）州长唐宝，向秦裴投降。

九月，秦裴（淮南【总部扬州】将领）攻陷洪州（江西省南昌市），俘虏钟匡时（镇南【总部洪州】司令官）等五千人，班师（钟传进占洪州，参考八八二年五月，传子钟匡时，前后割据二十五年而灭）。

杨渥自己兼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命秦裴当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军政总监（制置使）。

九〇七年，春季，正月，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东方军团总指战官（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既吞并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更加骄傲奢侈，忽然对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周隐说：“你出卖人的家国，还有什么脸相见！”遂斩周隐（周隐直言事，参考前年【九〇五】九月），因此将领们惶惶不安。

黑云特别营司令（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跟副司令（副指挥使）綦章，率军驻防上高（江西省上高县）。吕师周跟武安（总部潭州）历年作战，每次都建立功劳，杨渥却对他猜忌。吕师周恐惧，跟綦章商量说：“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待人宽大厚道，我打算逃命投奔，可不可以？”綦章说：“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即令把我的舌头割断，我也不敢泄露。”吕师周遂逃往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綦章放他的妻子儿女一块逃走。吕师周，是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人。



杨渥在为老爹杨行密（杨行愍）服丧期间（杨行密前年【九〇五】九月逝世，要到明年【九〇八】八月，服丧才满），一点也不悲伤，日夜不停地饮酒作乐，又于夜晚燃起十个人才抱得住的巨大蜡烛，照耀得如同白昼，用来打球，一支蜡烛要费数万钱。有时，杨渥单人匹马出来游荡，侍从们在路上四处寻找，不知道他到底跑到哪里。总部警备队左翼指挥官（左牙指挥使）张顓、右翼指挥官（右牙指挥使）徐温，声泪俱下地劝阻，杨渥大怒说：“你说我不成材，你为什么不杀了我自己干！”二人大为恐惧。杨渥遴选青年勇士另组“东院骑兵营”（东院马军），任命大批亲信充当将领及文职官员，这些亲信依靠杨渥的权势，骄傲蛮横，欺压侮辱元老功臣。张顓、徐温秘密策划兵变。杨行密（杨行愍）在世时，有亲军数千人，驻扎内城（牙城），杨渥继位后，叫他们全部迁出，把营地改作靶场。防卫既自行解除，张顓、徐温因此毫无忌惮。

杨渥镇守宣州（安徽省宣州市）时（参考九〇四年八月），命指挥官（指挥使）朱思勍（音 qíng）、范思，随从陈璠，统御士卒三千人。等到杨渥继任老爹位置（参考前年【九〇五】十一月），把他们调回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稍后，张顓、徐温派他们随从秦裴进攻镇南（总部洪州。参考去年【九〇六】五月），驻扎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张顓、徐温诬称他们谋反，派别动部队将领陈佑，前往行刑。陈佑从小路赶往，只六天便到洪州（江西省南昌市），身穿平民衣服，怀揣短刀，直接进入秦裴中央大帐，秦裴大惊，陈佑告诉他任务，遂摆设筵席，邀请朱思勍等赴宴，宴会中，陈佑斥责朱思勍等叛乱，就在筵席上逮捕，斩首。杨渥得到他最亲信的三位将领被处死的消息，越发猜忌，打算诛杀张顓、徐温。

正月九日，早晨，杨渥升堂办公，张顓、徐温，率总部警备队士卒（牙兵）二百人，弓上弦、刀出鞘，一直进入中庭，杨渥失色说：“你们真的杀我呀！”二人回答说：“不敢杀大王，只打算杀大王左右那些扰乱国政的奸邪！”就数说杨渥亲信十几个人的罪状，命人从座位上拖下，用铁锤击杀，宣称执行“兵谏”（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谏，发生于春秋时代，参考五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注）。将领凡不跟张顓、徐温同心的，张顓、徐温就找个借口，把他们斩首。于是，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军政大权，全由二人控制，杨渥无可奈何。



二、严可求智安政府

九〇八年，夏季，五月，弘农（首都扬州）淮南（总部扬州）总部警备队左翼指挥官（左牙指挥使）张顓、右翼指挥官（右牙指挥使）徐温，联合控制军政大权，弘农王（威王）杨渥愤愤不平，打算把二人排除，却又没有这个力量。二人也知道所面对的危机，心情不安，于是秘密商议处置杨渥，然后瓜分弘农（首都扬州），向后梁（首都开封府）称臣。

五月八日，张顓派他的部属纪祥等，冲进杨渥卧室，格杀杨渥（年二十三岁），二人向外宣布杨渥急病逝世。

五月九日，张顓在王府大厅集合文武百官，武装士卒夹道而立，弓上弦、刀出鞘，中庭及公堂全部戒备，命各将领把所有卫士侍从，都留在外面，然后进去。张顓声色俱厉，问说：“大王（杨渥）已死，总部军政，应由谁主持？”连问三次，没有人回答，张顓怒不可遏。幕僚官严可求走上去，向张顓秘密报告说：“总部军政的责任，十分重大，四面边疆又随时会受攻击，当然非你主持不可。可是现在就作决定，恐怕太过仓促。”张顓说：“为什么仓促？”严可求说：“刘威（庐州州长）、陶雅（歙州州长）、李遇（宣州州长）、李简（常州州长），镇守各地，跟先王（杨行密）都是平起平坐的朋友，你今天如果自立为王，他们肯不肯当你的部属？不如拥护一位幼年领袖，而由你当他的辅佐，将领们谁敢反对？”张顓沉默很久。严可求屏除左右侍从，振笔疾书，写了一张纸，放到袖子里，然后指挥同僚一起前去王府道贺，大家不知道他干什么。到了王府，严可求把那张纸拿出来，跪下来宣称，原来是杨渥娘亲史太夫人的命令，大意说：“先王（杨行密）创造大业，历经艰难；嗣王（杨渥）又不幸早逝，他的弟弟隆演（杨行密次子），依照顺序，应该继位，各位将领不要辜负杨家旧恩，请辅佐引导！”主题十分清楚，张顓面色苍白，心情沮丧，但因严可求义正词严，也不敢反对。于是一致拥护杨渥的老弟杨隆演（本年十二岁）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东方军团总指战官（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典礼过后，副总指战官（副都统）朱瑾去严可求住的地方，说：“我十六七岁就骑马挥戈，面对大敌，冲锋陷阵，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今天对着张顓，却汗流浹背。你当面顶撞冒犯，用道理使他折服，从容不迫，好像他根本不存在，这才知道，我只不过匹夫之



勇，跟你相差太远！”遂把严可求当做兄长尊敬。

张颢命徐温当浙西道（首府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出镇润州（江苏省镇江市）。严可求警告徐温说：“你放弃总部警备队（牙兵）而去地方政府当官，张颢一定会把谋杀领袖的罪状扣到你头上！”徐温震惊说：“那怎么办？”严可求说：“张颢性情刚愎，不明事理，而又一意孤行。你如果接受我的意见，我当替你设法。”当时，副司令官（副使）李承嗣，也参与总部军政决策，严可求游说李承嗣，说：“张颢凶恶到如此地步，又把徐温外放，恐怕他心里不仅对付徐温一人而已，恐怕对你也没有好处。”李承嗣完全同意。严可求晋见张颢说：“你让徐温出去到外地任职，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你打算夺取他的军权，把他杀掉，人言可畏，使人恐惧。”张颢说：“是徐温自己要求外放，根本不是我的意思。而且命令已经发表，有什么办法！”严可求说：“要想改变容易得很！”第二天，严可求邀请张颢、李承嗣，一同探望徐温，严可求瞪大眼睛，向徐温咆哮说：“古人连一顿饭的恩德，都不忘记，何况你是杨家的老将！现在，杨家幼主（杨隆演）刚刚登位，正是多事的日子，你却只为自己打算，逃到外地逍遥快乐，是不是过分？”徐温道歉说：“如果各位包容，我怎么敢只顾自己。”这才没有动身。

张颢不久就发现严可求暗中协助徐温，于是派杀手于夜晚行刺，当杀手突然在严可求面前出现时，严可求知道他无法逃生，请求准许他写信向杨隆演告辞，杀手答应，严可求在钢刀压颈下，毫不畏惧，提笔直书。杀手认识字句，看到措辞忠烈悲壮，说：“你是忠厚长者，我不忍心下手！”只把严可求的财宝掠夺复命，说：“找不到这个人！”张颢大怒说：“我要的是严可求的人头，财宝有什么用！”

徐温跟严可求阴谋铲除张颢，严可求说：“非钟泰章不可。”钟泰章，是合肥（安徽省合肥市）人，当时当左监门（卫军第十三军）将军。徐温命亲军将领翟虔告诉钟泰章，钟泰章接到命令，大为欣喜，秘密集结勇士三十人，夜晚，刺出鲜血滴到酒里，大家共饮血酒，作为盟誓。

五月十七日，早上，钟泰章一直冲进警备队右翼大营（牙堂），砍下张颢，以及张颢亲近官员的人头。徐温遂宣布张颢谋杀领袖的罪状，逮捕凶手纪祥，用五马分尸酷刑在街市闹区处死。徐温率文武百官前往西宫晋见史太夫人（杨行密妻子），史太夫人恐惧，大哭说：“我儿（杨渥）年纪还小，竟遭到滔天大祸，只求让杨姓百口之家，平安返回庐州（杨行密故乡，

安徽省合肥市)，是你最大恩德。”徐温说：“张颢谋杀君王，不能不死，太夫人应该安心！”最初，徐温跟张颢一起计划诛杀杨渥，徐温说：“警备队左右翼混合编组，行动起来，恐怕不能一条心，不如单用我的部队。”张颢反对，徐温说：“那么，单用你的部队。”张颢同意。现在，彻查逆党，都是警备队左翼的士卒，因此人们都认为徐温实不知道张颢的阴谋。杨隆演遂命徐温当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都指挥使），总部军政大事，遂由徐温全权决定。又命严可求当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军务秘书长（扬州司马）。

徐温性情沉默刚毅，生活简单节俭，虽然不认识字，但命助理员把犯人口供读给他听，由他判决时，都合情合理。先前，张颢当权，刑罚残酷，又放纵士卒到街巷乡里剽掠抢夺。现在，徐温对严可求说：“大事已经底定，我盼望跟各位共同推行仁政，使人民晚上都能脱下衣服，安心睡觉。”于是颁布法令，禁止掠夺，依照重点及预定计划，逐渐实施，军民生活日益安定（大黑暗时代，徐温是少数善良的政治领袖之一）。徐温把军事交给严可求，把财政经济交给财务官（支计官）骆知祥，都能胜任愉快，弘农（首都扬州）人称之为“严骆”。

秋季，七月三日，弘农（首都扬州）各将领向李俨（张俨）请示（唐王朝派驻淮南【总部扬州】宣抚特使，参考九〇二年十月），由李俨（张俨）以唐王朝皇帝名义，任命杨隆演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东方军团总指战官（东面诸道行营都统），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封弘农王。

钟泰章是诛杀张颢的主角，但所得到的赏赐却很少，不过钟泰章从来不说话。一年稍后，喝醉了酒，跟其他将领发生争吵，提到这件事。于是，有人向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兵都指挥使）徐温告密，认为钟泰章抱怨不满，建议处死。徐温说：“这是我的错！”擢升钟泰章当滁州（安徽省滁州市）州长。

本年（九〇八），弘农王（首都扬州）杨隆演，派部将万全感携带书信，从小路前往晋国（首都太原府）及岐国（首都凤翔府），告知旧王逝世，新王登位消息。

九〇九年，夏季，四月，弘农（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兵都指挥使）徐温，认为金陵（升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南京市）形势雄伟（金陵地形，参考二一二年九月），又是战





舰集中的军港，自己遂以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作战副司令官（行军副使）身份，兼任升州州长，但仍留在扬州（弘农首都，江苏省扬州市）控制中枢，而派义子、元从指挥官（元从指挥使）徐知诰（李知诰），当升州（江苏省南京市）镇压司令（防遏使），兼长江舰队副司令（兼楼船副使），前往镇守。

九一〇年，春季，二月，弘农王（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杨隆演（本年十四岁）派往岐国（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的使节万全感（参考前年【九〇八】十二月），返回广陵（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岐王（一任忠敬王）李茂贞（宋文通，本年五十五岁）代表唐王朝皇帝，加授杨隆演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并继承老爹杨行密（杨行愍）的吴王王位（九〇二年三月，唐王朝二十四任帝李晔封杨行密当吴王。史称南吴，以别于吴、东吴）。杨隆演下令大赦。

三、宫廷再兵变，杀徐知训

九一二年，春季，三月，南吴（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威、歙州（安徽省歙县）行政长官（观察使）陶雅、宣州（安徽省宣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李遇、常州（江苏省常州市）州长李简，都是老王杨行密（杨行愍）的旧日将领，并且都立过大功。而徐温不过总部警备队（牙兵）出身，竟掌握中央军政大权（参考九〇七年正月），心里有点不大服气，李遇的态度尤其强烈，常常说：“徐温是什么东西？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角色，怎么平地一声雷，政府由他当家做主！”驿马宾馆管理官（馆驿使）徐玠，出使吴越（首都杭州【浙江省杭州市】），路过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徐温命徐玠游说李遇晋见新继位的南吴王杨隆演（本年十六岁）。李遇最初答应，可是徐玠多说了一句警告：“你不这样做，人们会说你反！”李遇大怒说：“你说我反？那么，杀最高监督长（侍中）的，算不算反？”最高监督长（侍中），是已故弘农王杨渥的唐王朝官衔。徐温得到报告，大怒，命淮南（总部扬州）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檀，当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军政总监（制置使），由南吴王杨隆演下令，公布李遇不肯到中央觐见的罪状，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柴再用，率升（江苏省南京市）、润（江苏省镇江市）、池（安徽省贵池市）、歙（安徽省歙县）四州军队，护送王檀



前往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到差；长江舰队副司令（楼船副使）徐知诰（李知诰）当柴再用的副手。李遇拒绝交出职务，柴再用遂向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发动攻击，一个月有余，不能攻克。

夏季，五月，李遇最小的儿子，当淮南（总部扬州）营门官（牙将），李遇最是宠爱。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兵都指挥使）徐温把他逮捕，押解到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城下，让李遇观看，小儿子哭啼哀号，求老爹救他一命，李遇犹豫不忍出战。徐温派礼宾官（典客）何尧进城，用南吴王杨隆演的名义劝他投降，最后，何尧说：“如果你本来的意思就是要谋反，请把我杀掉，昭告全军。如果你根本没有谋反的意思，那么，随我回归中央。”李遇乃开城投降。徐温命柴再用斩李遇，屠灭他的全族。这时候，其他将领对徐温才感到畏惧，不敢再违背他的命令。

徐知诰（李知诰）因功升升州（江苏省南京市）州长。徐知诰（李知诰）侍奉徐温，十分谨慎，任劳任怨，从没有说过一句牢骚不满的话，有时彻夜工作，连衣服都不脱，因此徐温对他特别喜爱，常向其他儿子们说：“你们对我，能不能像知诰对我？”当时，各州州长都是武夫，只知道军事，根本不关心人民生活。徐知诰（李知诰）当升州（江苏省南京市）州长，却遴选清廉官吏，革新政治，推广教育，延聘各地知识分子，花光家里所有的钱，都在所不惜。洪州（江西省南昌市）进士宋齐丘，喜爱权术谋略，晋见徐知诰（李知诰），徐知诰（李知诰）相见恨晚，请他担任司法官（推官），连同执行官（判官）王令谋、参谋官（参军）王翊（音 hóng），组成他的智囊团；而用帐前初级官（牙吏）马仁裕、周宗、曹棕，作为心腹。马仁裕，是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人。周宗，是涟水（江苏省涟水县）人。

当初，南吴（首都扬州）老王杨行密（杨行愍）病重时，周隐曾建议征召刘威（参考九〇五年九月），自此之后，刘威一直受中央猜忌。有人向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兵都指挥使）徐温进谗言诬陷，徐温打算派军讨伐。刘威的幕僚黄讷建议刘威说：“你所受的陷害，固然很深，可是根本没有证据，你如果乘一叶小舟，前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晋见，嫌疑自可一扫而光。”刘威接受。陶雅（歙州行政长官）听到李遇失败，也开始恐惧，遂跟刘威一同前往广陵（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扬州市），徐温对二人毕恭毕敬，好像对杨行密（杨行愍）一样，又特别优待，加官晋爵，陶雅等心悦诚服，大家对徐温也十分敬重。黄讷，是苏州（江



苏省苏州市)人。徐温跟刘威、陶雅,率文武官员,晋见唐王朝的钦差大臣李俨(张俨),李俨(张俨)遂代表唐王朝皇帝,加授杨隆演中央官衔:太师(三师之一),封吴王(岐王李茂贞已代表唐王朝皇帝命令杨隆演嗣吴王,参考前年【九一〇】二月,今日不过依惯例行事。李俨,参考九〇二年三月)。命徐温当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而仍保留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职务。

徐温遣送刘威、陶雅各回原驻地。(胡三省注:“地位高贵而不忘故旧,人们能假扮得出来,但送刘威、陶雅回任,不但其他人心服,二人也心服。”)

九一五年,夏季,四月,南吴(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镇海战区(总部升州)司令官(节度使)徐温,任命他的儿子、内营总指挥官(牙内都指挥使)徐知训,当淮南战区(总部扬州)作战副司令官(行军副使)、中外步骑兵各军副司令(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秋季,八月二十二日,南吴王(首都扬州)杨隆演(本年十九岁),命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徐温,当辖区内海陆步骑各军总指挥官(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浙东、浙西)总征剿司令(两浙都招讨使)、暂任最高监督长(守侍中,使相),封齐国公爵,镇守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辖升(江苏省南京市)、润(江苏省镇江市)、常(江苏省常州市)、宣(安徽省宣州市)、歙(安徽省歙县)、池(安徽省贵池市)等六州,但对中央军政事务,仍继续参与决策。并留他的儿子徐知训在广陵(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主持政府。

九一八年,南吴(首都扬州)全国步骑混合兵团基地司令(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战区(总部不详)司令官(节度使)、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傲凶暴,荒淫无道。威武战区(总部设福州【福建省福州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福州属闽国【首都福州】)、代理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州长李德诚,家有歌女数十人,徐知训向李德诚索取,李德诚派人向徐知训道歉说:“我家现有的歌女,年龄都已很大,有的甚至生了儿子,没有资格侍奉贵人,容我为你物色更年轻貌美的女子。”徐知训大怒,告诉使节说:“看我哪一天诛杀李德诚,连他的元配妻子也弄过来上床。”

徐知训常戏弄南吴王杨隆演(本年二十二岁),一点君王臣属的礼节都

没有。有一次，跟杨隆演一起演戏，徐知训扮主角参谋官（参军），杨隆演扮配角家奴，把头发扎到头顶，身穿破衣，手拿一顶烂帽，在后面跟随。又有一次，在浊河（今地不详）划船，杨隆演先上岸，徐知训立刻用弹弓照他背后发射。曾经到禅智寺（江苏省扬州市东）赏花，徐知训借酒装疯，态度恶劣，杨隆演十分恐惧，不禁哭泣流泪，在座的官员都浑身发抖；侍从们扶杨隆演上船，徐知训乘小艇在后追赶，但追赶不上，于是暴跳如雷，用铁锤当场打死杨隆演左右侍从，文武官员没有人敢说一句话。老爹徐温却一点也不知道。

徐知训跟他的老弟徐知谏（徐温次子），从没有把徐知诰（李知诰）看在眼里，只有幼弟徐知谏（徐温第四子）把徐知诰（李知诰）当做兄长尊敬。徐知训曾经召集兄弟饮酒，徐知诰（李知诰）未能赴宴，徐知训发怒说：“这个叫化子，不想吃酒，难道想吃剑！”有一次，跟徐知诰（李知诰）一起进餐，设下埋伏，打算席上把他诛杀，徐知谏在徐知诰（李知诰）脚上踩一下示警，徐知诰（李知诰）声称要去洗手间，遂悄悄逃走。徐知训把佩剑交给左右侍从刁彦能，命他追杀，刁彦能鞭马狂奔，在中途追上，但只举起佩剑向徐知诰（李知诰）示意，即行折回，报告徐知训说没有追上。

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青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全国各战区道副总指战官（诸道副都统）朱瑾，派婢女到徐知训家问安。徐知训对她打算强暴，朱瑾心里已不高兴。而徐知训对朱瑾的官位在自己之上，也不高兴，遂在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设静淮战区，命朱瑾出任司令官（节度使）。朱瑾越发怀恨，但表面上，却对徐知训更加恭敬谨慎。朱瑾有匹心爱的骏马，冬天怕它冷，养在厚厚的帐幕里，夏天怕蚊子叮，养在薄薄的纱罩中。朱瑾又有一个歌舞女郎，艳丽盖世。

夏季，六月，朱瑾前往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上任前夕，徐知训到朱瑾家送行，朱瑾摆设筵席，亲自给徐知训酌酒，唤出宠爱的女郎唱歌，又把心爱的马赠给徐知训，徐知训大喜。朱瑾遂把他请到内室，而在门里埋伏勇士，请妻子陶女士（歙州州长陶雅的女儿）出来，下跪叩头，徐知训也叩头回拜，朱瑾用笏板在后面猛击，把他打倒在地，呼唤埋伏的勇士出来，砍下徐知训的人头。朱瑾先前在廊下拴两匹悍马，将要动手的时候，密令解开缰绳，两匹悍马遂互相踢咬打斗，吵闹嘶叫，声音凄厉，





所以内室动作，外面的人全听不到。朱瑾提着徐知训的人头出来，徐知训的卫士数百人看见，一哄而散。朱瑾奔驰到王府，把人头拿给杨隆演观看，说：“我已替大王除去一个大害。”杨隆演魂飞天外，用衣服遮住脸，逃回卧房，说：“舅父自己担当（杨行密元配妻子姓朱【朱延寿的姐姐，参考九〇三年九月】，所以称朱瑾舅父，官场友情，平时越浓越近越好），我什么都不知道。”朱瑾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不能成大事。”把徐知训的人头摔到柱子上，拔剑而出；内城警卫司令（子城使）翟虔等已率军关闭城门搜捕。朱瑾遂从后院翻墙而出，不料落地时脚踝摔伤，回头对追兵说：“我替千万人铲除祸害，一身承当后果。”遂刎颈自杀（年五十二岁。徐知训的顽劣凶恶行径，简直用的是高澄同一剧本，参考五四九年八月）。

四、杨隆演称王

九一八年，徐知诰（李知诰）在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得到事变消息，采用宋齐丘的谋略，立即率军北渡长江（润扬二州，相距二十五公里），朱瑾已死，徐知诰（李知诰）开始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当时，齐国公爵徐温的其他儿子，都年幼力弱。徐温遂命徐知诰（李知诰）代替徐知训，接管南吴（首都扬州）国政。把朱瑾的尸首沉到雷塘池（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七公里），全族屠灭（朱瑾于八九七年二月奔扬州，重建新家，迄今二十二年，虽除一害，却竟无丝毫计划，一门被屠）。

朱瑾诛杀徐知训时，泰宁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兖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米志诚，率十余名骑兵追问朱瑾行踪，听到朱瑾已死的消息才回。唐王朝钦差大臣、宣慰特使（宣谕使）李俨（张俨），寄居海陵（江苏省泰州市），贫穷困苦，徐温疑心他们跟朱瑾共谋，于是把二人一起处死（李俨是张浚的儿子，派到扬州。淮南【总部扬州】各官，包括杨行密的吴王，和嗣王继承，都由李俨以唐王朝皇帝名义封爵任职，威高望重，参考九〇二年三月、九〇八年七月。想不到时去势转，十七年后，竟连生活都无人照顾，又惨死非命）。严可求恐怕米志诚抗命，于是宣称袁州（江西省宜春市）击败南楚（首都潭州）军队，文武百官都到王府道贺，严可求事先在王府大门里埋伏杀手，把他逮捕，连同他所有的儿子，全部斩首。

秋季，七月，南吴（首都扬州）齐国公爵徐温自升州（江苏省南京



市)到广陵(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扬州市)朝见南吴王杨隆演,怀疑所有将领都参与朱瑾的阴谋,打算大肆杀戮。徐知诰(李知诰)、严可求二人把徐知训的横暴罪过,以及招来大祸的原因,作具体报告,徐温的怒气稍稍化解,乃命用渔网把雷塘池(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七公里)中的朱瑾尸体打捞出来,另行埋葬,责备徐知训部下的文武官员不能及时矫正拯救,全部惩罚;只刁彦能写了很多规劝的信,徐温特加奖赏。

七月二十七日,任命徐知诰(李知诰)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作战副司令官(节度行军副使),兼中外步骑兵副指挥官(内外马步都军副使)、王府及总部联合执行官(通判府事),兼江州(江西省九江市)民兵司令(团练使)。任命徐知谏暂任润州(江苏省镇江市)民兵司令(权团练事。接替徐知诰)。徐温返回金陵(升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南京市),总揽南吴(首都扬州)大政;日常例行工作,则全由徐知诰(李知诰)处理。

徐知诰(李知诰)跟徐知训完全相反,对南吴王杨隆演毕恭毕敬,对知识分子态度谦卑,无论施政或刑罚,都很宽大,自己生活也很节约俭朴。用杨隆演的名义训令全国:免除九一六年以前所有的欠税,而九一七年以后的欠税,容许延长到庄稼丰收时补缴。徐知诰(李知诰)小心物色贤能人才,采纳部属们的劝告和建议,铲除奸诈邪恶的人,杜绝一切请托关说。军心民意对他都由衷拥护,即令是从前的老将,和强悍的武夫,也没有人不心悦诚服,徐知诰(李知诰)用宋齐丘当他的首席智囊。先前,南吴赋税有“人头税”(丁口钱),又有“田地税”(亩输钱),币值升高,物资低廉,人民生活困苦(米贱则伤农,绸缎布匹贱也伤农)。宋齐丘建议徐知诰(李知诰)说:“钱并不是种田养蚕换来的,而是政府铸造的,而今却拒绝人民使用直接生产的粮食绸缎缴税,而要他用钱缴税,是迫使人民不去追求耕田养蚕,而去追求赚钱,舍弃根本,追求末梢。最好是免除‘人头税’(丁口钱),而其他各种赋税,人民都可以缴纳粮食布匹,价格一千钱一匹的绸缎,缴税时可抵现金三千钱。”有人警告说:“如此的话,政府收入,每年将损失亿万钱。”宋齐丘说:“政府虽然失财,但财藏在民间,哪有民间富、国家穷的道理!”(有关人民缴税的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在唐王朝时已有人提出,参考七九四年五月。)徐知诰(李知诰)接受。因此,江淮(华东地区)所有荒芜的土地,全辟成良田,遍地都是桑树、柘树(桑树的一种,叶也可以养蚕。柘,音 zhè),国家开始富强。

徐知诰（李知诰）打算擢用宋齐丘，可是徐温却对他讨厌，只命他当金殿侍从军执行官（殿直军判官）。徐知诰（李知诰）每天晚上跟宋齐丘在四面都是水的湖心凉亭，屏退左右侍从，秘密商谈，一谈就谈到三更夜半。有时候登上高楼，把屋里屏风全部撤除（以防后面藏人），只在当中放一个大火炉，二人默默相对，不说一句话，只用拨火用的铁棒，在炭灰上写字，随手又把它们抹去。所以，他们到底谈些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

最初，南吴（首都扬州）齐国公爵徐温，认为自己的权力虽重，但官位仍低（徐温迄今只是镇海战区【总部升州】司令官【节度使】、境内海陆步骑兵混合兵团总指挥官【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总征剿司令【两浙都招讨使】，暂任最高监督长【守侍中】，封齐国公爵。参考九一五年八月），因而游说南吴王杨隆演说：“大王跟有些将领，名义上都是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虽然有总指战官（都统）的名号，但并没有十足的权威（唐王朝政府加授杨行密东方军团总指战官，参考九〇二年三月。之后，杨渥、杨隆演嗣位，都由钦差大臣李伊用皇帝名义加授。而今，李伊既斩，杨隆演的继承人便没有法源），请大王正式开创独立帝国，登极称帝。”杨隆演不允许。

严可求警觉到徐知诰（李知诰）威望日增现象，屡次提醒徐温用次子徐知询（徐温亲子）代替徐知诰（李知诰）执政。徐知诰（李知诰）与智囊骆知祥密谋，贬严可求出任楚州（江苏省淮安市）州长。严可求接到命令后，前往金陵城（升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南京市）晋见徐温，建议说：“我们迄今仍在使用唐王朝年号（本年是天祐十五年），而以复兴唐王朝作为政治号召。可是天下大势，朱李正在争战，朱家（后梁）势力逐渐衰退，李家（晋国）势力正锐不可当。一旦李家得到政权，我们能不能面向北方，向他下跪称臣？不如先行建立帝国，维系民心。”徐温大喜，再把严可求留下来，参与决策，使他草拟各项建国礼仪。徐知诰（李知诰）发现他无法排除严可求，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严可求的儿子严续（当你不能消灭你的敌人时，就和他做朋友，徐知诰【李知诰】智高一筹）。

九一九年，南吴（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齐国公爵徐温，率文武百官及各战区道首长，敦请南吴王杨隆演（本年二十三岁）登极称帝。杨隆演拒绝，只允称南吴国王。

夏季，四月一日，杨隆演登极称南吴王国国王。大赦，改年号武义（之前是天祐十六年，是唐王朝年号；之后是武义元年，是自己定的年号，



表示脱离唐王朝、独立建国)。修建皇家祖庙,设置文武百官,宫殿、文物,都用皇帝的礼仪。肯定“金”是南吴王国的属性,代替唐王朝“土”的属性,决定于十二月举行腊月大祭(唐王朝受土神保护,参考六一八年五月二十日。腊祭,参考二五年十二月注)。杨行密(杨行愍)原来谥号武忠王,现改作孝武王(政治意义上,不能再提“忠”了,只好强调“孝”),庙号太祖。二任王杨渥原来谥号威王,改称景王。尊娘亲王女士当太妃,命徐温当一级实质宰相(大丞相)、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各战区道总指战官(诸道都统),镇海(总部升州)、宁国(总部宣州)两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暂任太尉(守太尉,三公之一),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封东海郡王。命徐知诰(李知诰)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三级实质宰相(参政事),兼主持全国各军事务(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遥兼江州(江西省九江市)民兵司令(团练使)。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左作战参谋长(左司马)王令谋当皇家机要总监(内枢使),命副屯垦司令(营田副使)严可求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命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督执行官(盐铁判官)骆知祥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命前立法官(中书舍人)卢择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兼祭祀部长(兼太常卿),命机要秘书(掌书记)殷文圭当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命驿马车站宾馆巡查官(馆驿巡官)游恭当皇家诏书撰写官(知制诰),命前国务院国防部畜牧司副司长(驾部员外郎)杨迢当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卢择,是醴泉(陕西省礼泉县)人。杨迢,是杨敬之的孙儿(杨敬之,是杨凭的侄儿,杨凭,参考八〇九年七月)。

秋季,七月二十一日,南吴王杨隆演封王弟杨濛当庐江公爵、杨溥当丹阳公爵、杨渥当新安公爵、杨澈当鄱阳公爵,王子杨继明当庐陵公爵。

南吴(首都扬州)庐江公爵杨濛,很有才干气势,常叹息说:“我们杨家天下,却成了别人的,可不可以?”徐温听见,十分厌恶。

冬季,十月,南吴政府命杨濛出任楚州(江苏省淮安市)民兵司令(团练使)。

五、杨溥称帝

九二〇年,南吴王(宣王)杨隆演,忠厚稳重,恭敬谨慎。东海王徐温父子专权执政,他从来没有一点不高兴的语言和脸色,徐温因此也很安

心。等到建立独立王国，并行使皇帝职权（承制），杨隆演反而不太快乐，日夜毫不节制地大量饮酒，很少吃东西，遂患病卧床。

夏季，五月，徐温从金陵（升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南京市）到中央（首都扬州）朝见，讨论王位继承人选。有人企图迎合徐温的心意，说：“刘备（蜀汉帝国一任帝）对诸葛亮说：‘继承人如果没有这种才干的话，你可以代替他接管政府。’（参考二二三年三月。）”徐温严厉地说：“我如果有意，当在诛杀张顓的时候（参考九〇八年五月十七日）夺取，怎么会等到今天！即令杨家没有儿子，就是女儿，我也要拥护她登极称王。胆敢胡说八道的，一律斩首。”遂以杨隆演的命令，迎接丹杨公爵杨溥（杨行密第四子）监督国政。调杨溥的老哥杨濛（杨行密第三子）当舒州（安徽省潜山县）民兵司令（团练使）。

五月二十八日，杨隆演逝世（年二十四岁）。

六月十八日，杨溥（本年二十一岁）登上南吴国王宝座，尊娘亲王女士称太妃。

九二一年，冬季，十月，南吴（首都江都府）东海王徐温，建议南吴王杨溥到南郊祭祀天神，有人说：“礼仪音乐，都没有准备。唐王朝皇帝南郊祭祀时，都要花费金钱万万，今天一时筹措不到。”徐温说：“岂有帝王而不祭祀天神之理，我认为祭祀天神，只要一片诚心，浪费那么多钱干什么？唐王朝时，每次祭天，为了打开南门，仅只往门锁、门轴灌油脂，就要用一百斛（使门容易转动，而又不发出声音），这是末世奢侈的流弊，怎么可以效法？”

十月十二日，杨溥到南郊祭祀天神，用老爹杨行密（杨行愍）作为配祭。

十月十三日，杨溥下令大赦。擢升徐知诰（李知诰）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遥兼江州（江西省九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不久，在江州设奉化战区，命徐知诰（李知诰）遥兼司令官（节度使）。

徐温听说寿州（安徽省寿县）民兵司令（团练使）崔太初施政苛刻，有失民心，打算调回中央。徐知诰（李知诰）说：“寿州（安徽省寿县）是边疆重镇，直接调回中央，恐怕发生变化，不如命他到中央朝见，乘势留他下来。”徐温大怒说：“一个崔太初都不能制伏，对别人又该怎么样？”遂下令调崔太初当右雄武（禁军第六军）大将军。

九二四年，冬季，十月，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

国王杨溥（本年二十五岁），前去白沙（江苏省仪征市）观赏楼船，把白沙改称为迎銮镇。东海王徐温自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前来朝见。

先前，徐温派亲信翟虔当宫门（阁门）、宫城（宫城）、武器（武备）等管理官（使），命他侦察杨溥行动，翟虔防范控制，做得十分严密（鼓动钟泰章杀张颢【参考九〇八年五月】，关闭内城攻击朱瑾【参考九一八年六月】，都是翟虔）。现在，杨溥在徐温面前，故意把“雨”念成“水”，徐温请问什么缘故，杨溥说：“翟虔的老爹名翟雨，长久以来，我都避讳，不敢冒犯。”乘势向徐温请求：“你的忠诚，我所深知，然而翟虔凶暴无礼，我和家人所提的要求，他很多都不准许。”徐温叩头请求恕罪，请求把翟虔斩首。杨溥说：“斩首太重了，调往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于是把翟虔流放抚州（江西省临川市）。

九二五年，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镇海战区（总部设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兼楚州（江苏省淮安市）民兵司令（团练使）陈彦谦有病，宰相徐知诰（李知诰）恐怕他在遗书中向老爹、东海王徐温建议继承人问题，所以用温情攻势，派到陈家的医生，以及送药、送金银绸缎的使节，路上前后相连。但陈彦谦仍然秘密留下遗书，叮咛徐温要指定亲生儿子当继承人。

九二六年，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命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徐知诰（李知诰）当最高监督长（侍中）；命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严可求，兼副监督长（兼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九二七年，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南吴（首都江都府）一级实质宰相（大丞相）、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各战区道总指战官（诸道都统）、镇海（总部金陵府）与宁国（总部宣州）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东海王徐温逝世（年六十六岁）。

最初，徐温的亲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忠义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襄州属南唐【首都河南府】）、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徐知询，因他的老哥徐知诰（李知诰）事实上不是出自徐家血统（徐温收养徐知诰，参考八九五年三月），几次请求代替徐知诰（李知诰）接管南吴（首都江都府）中央政府，徐温说：“你们的能力都比不上老哥！”严可求及作战副司令官（行军副使）徐玠，





也不断劝徐温用徐知询代替徐知诰（李知诰），徐温因徐知诰（李知诰）孝顺谨慎，不忍心这样做。正妻陈夫人（抚养徐知诰长大成人）也说：“知诰是我家贫贱时收养的儿子，为什么在我们富贵了之后，却抛弃他！”但严可求等不断进言，徐温终于决定，打算亲率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到京师（首都江都府）朝见，劝南吴王杨溥登极称帝，然后对两个儿子另作安排。不料将要动身时，突然患病，于是派徐知询携带劝进奏章前往江都（江苏省扬州市）呈递，呈递后就留下来接替徐知诰（李知诰）执政。徐知诰（李知诰）得到消息，知道难以挽救，就写妥奏章，请求调任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等第二天早上呈递。而就在当天夜晚，徐温逝世消息传到，才停止行动。徐知询急回金陵（徐温根据地，江苏省南京市）。杨溥追封徐温当齐王，谥号忠武王（齐忠武王）。

十一月三日，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国王杨溥，登极称帝（一任睿帝），追尊老爹武孝王杨行密谥号武皇帝、老哥景王杨渥谥号景皇帝、二哥宣王杨隆演谥号宣皇帝。

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尊娘亲王太妃当皇太后，命徐知询当全国各战区道副总指战官（诸道副都统）、镇海（总部金陵府）与宁国（总部宣州）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加授最高监督长（侍中）徐知诰（李知诰）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都督中外诸军事）。

十二月，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封老哥庐江公爵杨濛当常山王，封老弟鄱阳公爵杨澈当平原王、侄儿南昌公爵杨珙当建安王。

九二八年，春季，正月十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二十九岁），封皇子杨珣当江都王、杨璘当江夏王、杨璩（音 qiú）当宜春王。封前任王（宣王）杨隆演的儿子庐陵公爵杨玠当南阳王。

夏季，四月二十三日，南吴（首都江都府）改封常山王杨濛当临川王。

六、兄弟相忌，一杯毒酒

九二九年，秋季，八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所属武昌战区（总部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李简，因病情日重，请求调回首都江都（江苏省扬州市）。

八月十七日，李简在东返途中，走到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逝世。徐知询（镇海【总部金陵府】司令官），是李简的女婿，接替老爹徐温的职位，镇守金陵（江苏省南京市），擅自把李简的亲军二千人留下，上疏推荐李简的儿子李彦忠代替老爹镇守鄂州（湖北省武汉市），最高监督长（侍中）徐知诰（李知诰）却用龙武（禁军第三、四军）统军（正三品）柴再用继任武昌战区（总部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司令官（节度使）。徐知询大怒说：“刘崇俊是你的亲信，三代当濠州（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九〇五年九月，州长刘金逝世，子刘仁规接任；后来，刘仁规逝世，子刘崇俊接任）。李彦忠是我妻子的娘家人，为什么偏偏不行？”

冬季，十月，徐知询自认为手握重兵，位居长江上游（老爹徐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起家），对身在中央辅政的徐知诰（李知诰），心存轻视，不断跟徐知诰（李知诰）争夺权力，暗中猜疑忌恨，徐知诰（李知诰）十分忧虑。宫廷机要总管（内枢密使）王令谋说：“你在中央长期掌握权柄，上挟天子、下令全国，谁敢反抗？知询年纪轻轻，对人没有累积的恩德信任，成不了事！”徐知询对他的一些老弟，很是刻薄，老弟们对他也都厌恶。拥护徐知询的作战副司令官（行军副使）徐玠，发现徐知询不是可以辅佐的材料，反而转翻过来，把徐知询的缺点，一一告诉徐知诰（徐玠竭力劝徐温用徐知询代替徐知诰，参考前年【九二七】十月）。吴越王（一任武肃王）钱鏐送给徐知询金玉镶嵌的马鞍、马勒，以及日用器具，上面都雕饰着只有帝王才可使用的龙凤图案，徐知询不避嫌疑，全部收下使用。徐知询的外宾接待官（典客）周廷望建议说：“大帅如果真能不在意金银财宝，拿出来结交中央一些达官贵人，和老一辈高级干部，使他们都拥护你，那么，他（徐知诰）还依靠谁？”徐知询接受，派周廷望前往首都江都（江苏省扬州市）进行。周廷望跟徐知诰（李知诰）一位亲近部属周宗，感情深厚，于是通过周宗，秘密向徐知诰（李知诰）归附；但同时也把徐知诰（李知诰）的阴谋，转告徐知询。徐知询要徐知诰（李知诰）到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参加为老爹徐温解除丧服的仪式，徐知诰（李知诰）声称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三十岁）不准他离开京师（首都江都府）。周廷望辞行时，周宗对他说：“有人控告徐大帅（徐知询）有七项叛逆大罪，应该赶快进京（首都江都府）解释疏通！”周廷望回来，告诉徐知询，徐知询果然中计。

十一月，徐知询前往京师（首都江都府）朝见，徐知诰（李知诰）不

准他回任，强留下来担任皇家禁卫军的统军（正三品），遥兼镇海战区（总部设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司令官；徐知诰（李知诰）另派右雄武特别营指挥官（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去金陵（江苏省南京市）调回驻扎当地的野战军。直到这个时候，徐知诰（李知诰）才完全控制南吴政府。徐知询责备徐知诰（李知诰）说：“老爹去世，你是人家的儿子，却不亲自主持丧事，可不可以？”徐知诰（李知诰）说：“你手举宝剑，杀气腾腾地在那里等我，我怎么敢去？你是人家的臣属，却使用帝王才能使用的车马服装，可不可以？”徐知询把周廷望所报告的秘密，诘问徐知诰（李知诰），徐知诰（李知诰）说：“打你小报告的也是他！”于是斩周廷望。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加尊贵的称号：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年号大和（之前是乾贞三年，之后是大和元年）。

十二月，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命最高监督长（侍中）徐知诰（李知诰）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并遥兼宁国战区（总部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徐知诰（李知诰）宴请徐知询，用金杯酌满了酒递给徐知询，说：“愿老弟活一千岁。”徐知询怀疑酒中有毒。于是，另拿一只酒杯，倒出一半，跪到徐知诰（李知诰）面前，说：“愿与大哥各活五百岁。”徐知诰（李知诰）想不到有这种反应，霎时脸色大变，左看右看，不肯接受；而徐知询跪在那里，双手举着酒杯，不肯起身。左右侍从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位名叫申渐高的戏子一直走过来，说了句幽默的话，把气氛冲淡，然后抢过两只酒杯，再斟在一起，一饮而尽，把金杯揣到怀里退出。徐知诰（李知诰）秘密派人送去解药，然而为时已晚，申渐高已经毒发，脑髓溃烂而死。

九三〇年，春季，三月九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三十一岁）封皇子江都王杨珣当太子。

冬季，十月二十六日，南吴（首都江都府）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严可求逝世。最高监督长（侍中）徐知诰（李知诰）命他的长子、大将军徐景通当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三级实质宰相（参政事）；因徐知诰（李知诰）将出京（首都江都府）镇守金陵（江苏省南京市），才有此布置。

九三一年，春季，二月，南吴帝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最高监督长（侍中）徐知诰（李知诰），打算擢升副立法长（中书侍郎）、



宫廷机要总管（内枢使）宋齐丘当宰相。宋齐丘认为自己的资历和声望，一向低微，同时也计划以退为进，用谦让烘托自己的清高，于是特别请假回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安葬老爹（宋齐丘是洪州进士，参考九一二年五月）。回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后，乘机进入九华山（安徽省青阳县南），在应天寺下榻，上疏请求准他从此隐居。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三十二岁）下诏命他进京（首都江都府）；徐知诰（李知诰）也写信要他回来，宋齐丘全不接受。最后，徐知诰（李知诰）派他的儿子徐景通亲到九华山恳切劝说，宋齐丘才回中央，遂以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名义退休。把应天寺改名征贤寺。

秋季，九月，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徐知谏逝世。南吴政府命各战区道副总指战官（诸道副都统）、镇海战区（总部设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司令官（遥领）、暂任最高立法长（守中书令）徐知询接替，封徐知询当东海郡王（继承老爹徐温爵位）。徐知诰（李知诰）征召徐知询前来中央时（参考前年【九二九】十月），徐知谏参加秘密作业。徐知询在到差途中，遇到徐知谏的灵柩丧车，抚摸着棺材，哭泣说：“老弟，你用心是这样，我也没有遗憾，然而，你有什么面目在地下再见老爹（徐温）！”

冬季，十一月，徐知诰（李知诰）上疏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声称辅佐皇家时日已久，请准他回到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养老（徐知诰本年四十四岁）。杨溥乃命徐知诰（李知诰）当镇海（总部金陵府）、宁国（总部宣州）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镇守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其他官职一律保持原状，并总管中央政府（总录朝政），一切依照徐温当年前例（徐温晋封东海郡王，总揽大局，参考九一九年四月）。命徐知诰（李知诰）的儿子徐景通当司徒（三公之二）、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代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在首都江都（江苏省扬州市）中央政府辅政。命宫廷机要总管（内枢使）、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令谋，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副监督长（兼门下侍郎）；命宋齐丘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人都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兼宫廷机要总管（兼内枢使），辅佐徐景通。

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封德胜战区（总部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崇当清河王。张崇在庐州（安徽省合肥市）贪污凶



暴，州民痛苦不堪。张崇几次到中央朝见，都使用大量贿赂，结交权贵，因此每次都会官复原职，给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带来灾祸长达二十余年（张崇事，参考九一六年九月）。

十二月，徐知诰（李知诰）抵达金陵（江苏省南京市）。

九三二年，春季，三月，徐知诰（李知诰）在他的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官邸中，兴建“礼贤院”，聚集图书，延揽知识分子，跟孙晟以及海陵（江苏省泰州市）人陈觉，谈论时事。

秋季，八月，徐知诰（李知诰）扩建金陵城（江苏省南京市），周围二十华里（徐知诰任升州【金陵府】州长时，已修筑金陵城，参考九一七年四月）。

冬季，十一月，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命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各战区道总指战官（诸道都统）徐知诰（李知诰）出任大丞相、太师（三师之一），遥兼德胜战区（总部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司令官（节度使）。徐知诰（李知诰）辞让大丞相、太师（三师之一）。

九三三年，夏季，五月，南吴帝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智囊宋齐丘，建议总指战官（都统）徐知诰（李知诰），请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三十四岁）迁都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徐知诰（李知诰）于是在金陵（江苏省南京市）预行兴筑宫殿。

七、政权滑入徐知诰之手

九三四年，徐知诰（李知诰）在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兴筑家宅。

春季，正月二十四日，徐知诰（李知诰）迁往新居，把官邸完全空出来，等候皇帝（一任睿帝）杨溥（本年三十五岁）进住（南吴打算迁都金陵，参考去年【九三三】五月）。

南吴（首都江都府）官民，很多人反对迁都，大营总管理官（都押牙）周宗向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报告说：“领袖（南吴帝杨溥）如果西迁（金陵府在江都府西），你恐怕就要东行（徐知诰势必东下镇守江都府），不但要大量消耗费用及劳力，而且违背民心！”

二月六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派宋齐丘前去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告诉徐知诰（李知诰），盼望撤销迁都计划。

徐知诰（李知诰）长久以来，一直有篡夺政权的志向，只因南吴帝



(一任睿帝)杨溥并没有重大过失,恐怕民心不服;也曾考虑等到二任帝登基后再动手,智囊宋齐丘也赞成这种主张。可是有一天,徐知诰(李知诰)对着镜子,用镊子拔取上嘴唇的白胡须,叹息说:“国家虽然平安,我却老了,怎么办?”周宗知道他的意思,请求前往江都(江苏省扬州市),把禅让帝位的事,暗示杨溥,并且把这项决定告诉宋齐丘。宋齐丘发现周宗比他抢先一步,妒恨交加,不是滋味,于是派使节赶到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呈递他的亲笔函件,恳切劝阻,认为天时人事,都不是最好的时机,徐知诰(李知诰)对宋齐丘的突然变卦,大吃一惊。过了几天,宋齐丘又亲自前来,请求斩周宗以向杨溥表示歉意,徐知诰(李知诰)乃把周宗贬作池州(安徽省贵池市)民兵副司令(副使)。过了很久,镇海战区(总部金陵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李建勋、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徐玠等,屡次强调徐知诰(李知诰)对帝国的贡献,劝徐知诰(李知诰)应该尽快顺从民意。于是徐知诰(李知诰)又把周宗召唤回来,再当大营总管理官(都押牙),而从此疏远宋齐丘。

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下诏,命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重回自己住宅。

二月十四日,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大火。

二月十五日,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又大火。徐知诰(李知诰)疑心有人企图发动政变,于是集结军队,戒严自卫。

夏季,六月,南吴(首都江都府)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暂任最高立法长(守中书令,使相)、东海王(康王)徐知询逝世。

徐知诰(李知诰)准备篡夺政权,对昭武战区(总部设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临川王杨濛,深为猜忌,恐怕从中破坏。于是命人检举杨濛收藏亡命之徒,又擅自制造武器。

六月七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下诏贬杨濛作历阳公爵,囚禁和州(安徽省和县),派控鹤军基地司令(控鹤军使)王宏率部队二百人看管守卫。

秋季,七月,徐知诰(李知诰)召唤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宋齐丘返回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出任全国总指战部执行官(诸道都统判官),加授司空



(三公之三)，但实际上不叫他管事。(胡三省注：“徐知诰命宋齐丘回金陵，而不让他管事，是免得他阻挠自己夺取帝位。”)宋齐丘不断请求退休隐居，徐知诰(李知诰)把南园拨给他居住。

冬季，十月，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加授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更高官位：大丞相、尚父、嗣齐王、九锡(参考四年)。徐知诰(李知诰)辞让不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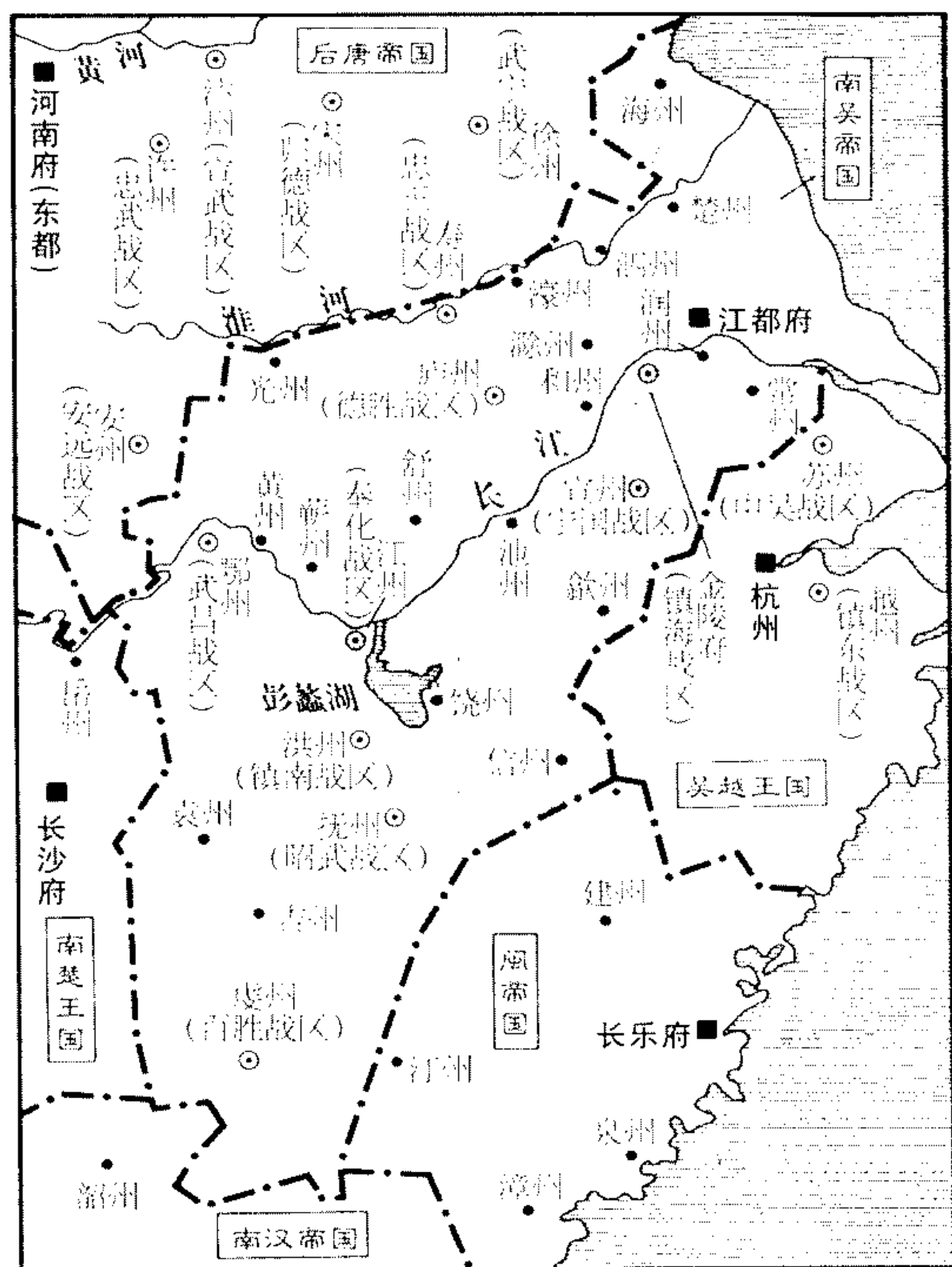
十一月，徐知诰(李知诰)命留在京师(首都江都府)的儿子、司徒(三公之二)、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徐景通，返回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当镇海(总部金陵府)、宁国(总部宣州)两战区副司令长官(节度副大使)，兼全国副总指战官(诸道副都统)，主管全国军事(判中外诸军事)。命次子、内营步骑兵总指挥官(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民兵司令(团练使)徐景迁当左右军总基地司令(左右军都军使)、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三级实质宰相(参政事)，留在江都(江苏省扬州市)主管中央政府。

九三五年，春季，五月，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加授徐景迁(参考去年【九三四】十一月)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代理左右军总监(知左右军事)。老爹、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命国务官(尚书郎)陈觉辅佐徐景迁，对陈觉说：“我年轻时和宋齐丘在一起时，常大发议论，喜爱互相争辩。有时候我丢下宋齐丘，气呼呼回家；有时候宋齐丘拂袖而起，掉头就走，好几次，他携带行李，直向秦淮门，打算返乡，我常常事先交代守门官员不准他出城。我现在已经老了，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何况景迁少年主持政府，所以委屈你去教导。”

秋季，七月，润州(江苏省镇江市)民兵司令(团练使)徐知谔(徐温最小的儿子)，亲近一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只知道游荡欢宴，废弃政务，在内城西边建立一排商店，亲自去做买卖。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得到消息，十分震怒，召唤徐知谔左右官员，诘问斥责，徐知谔大为恐惧。有人提醒徐知诰(李知诰)说：“忠武王(徐温)最爱知谔，但他却把后事托付给你。前些年，徐知询失去职位(自金陵府调江都府，参考九二九年十一月)，人们到今天都议论纷纷。假使徐知谔既有能力，又有声望，训练士卒、组织民众，对你有什么好处！”徐知诰(李知诰)恍然大悟，从此待徐知谔更为优厚。

九月四日，南吴（首都江都府）大赦，改年号天祚（之前是大和七年，之后是天祚元年）。

冬季，十月，南吴政府（首都江都府）加授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徐知诰（李知诰）：尚父、太师（三师之一）、大丞相、大元帅，晋封齐王，享受特殊礼仪，划出升（即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润（江苏省镇江市）、宣（安徽省宣州市）、池（安徽省贵池市）、歙（安徽省歙县）、常（江苏省常州市）、江（江西省九江市）、饶（江西省波阳县）、信（江西省上饶市）、海（江苏省连云港市）十州，作为齐王的采邑，另建齐国。



十世纪·九三五年十月 南吴，齐王徐知诰十州封地

徐知诰（李知诰）辞让尚父、大丞相、特殊礼仪。

九三六年，春季，正月，南吴帝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

齐王徐知诰（李知诰）开始建大元帅府（被任命大元帅，参考去年【九三五】十月），任命他原有的幕僚，分别主持文官部（吏部）、财政部（户部）、教育部（礼部）、国防部（兵部）、司法部（刑部）、工程部（工部），及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盐铁）。

三月，齐王徐知诰（李知诰）命他的儿子、副总指战官（副都统）徐景通当太尉（三公之一）、副元帅；命总指战部执行官（都统判官）宋齐丘、镇海（总部金陵府）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徐玠，当元帅府左、右参谋长（元帅府左、右司马）。

四月，南平（首都江陵府）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从海（本年四十六岁），派使节送递报告给南吴（首都江都府）齐王徐知诰（李知诰），劝徐知诰（李知诰）登极称帝。

冬季，十一月八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下诏，命齐王徐知诰（李知诰）设置文武百官。定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为西都。

徐知诰（李知诰），认为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太尉（三公之一）、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李德诚，以及德胜战区（总部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周本，位高望重，因之计划由二人率领大家拥护自己登极称帝。周本说：“我蒙受先王（杨行密）的大恩，自从徐温父子掌握权柄，我就一直痛恨不能解除杨家的危难！现在又叫我做这种事，怎么可以！”他的儿子周弘祚勉强他，万不得已，只好跟李德诚一起率全国各将领前去首都江都（江苏省扬州市），上疏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陈述徐知诰（李知诰）对帝国的贡献，和对人民的恩德，请求让位；然后再去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劝徐知诰（李知诰）接受。宋齐丘对李德诚的儿子李延勋说：“你家老爹是太祖（杨行密）的开国元勋，今天声名扫地（周本、李德诚二人，都在杨行密【杨行愍】创业时追随，参考八八九年五月；迄今已四十八年）。”

这时候，南吴（首都江都府）皇宫经常出现妖魔鬼怪，杨溥叹息说：“南吴（首都江都府）国运，难道已到尽头！”左右官员说：“这是天意，不是人力造成。”

八、徐知诰篡位灭南吴

九三七年，春季，正月，南吴帝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



皇太子杨琏，娶齐王徐知诰（李知诰）的女儿当太子妃。

徐知诰（李知诰）开始建筑他自己的王家祖庙（太庙）和农神祭庙（社稷），改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为江宁府，改内城（牙城）为宫城，改厅堂为殿（根据《旧五代史·僭伪传》及《五代史记·南唐世家》，都没有金陵改称江宁的记载，而一直称南唐首都为“金陵”，唯《十国春秋》等书，却与《通鉴》此段记载吻合。今以《通鉴》此后仍一直出现“金陵”、“金陵府”、“金陵尹”，断定南唐首都并未改称江宁，仍称它金陵）。元帅府左、右参谋长（左右司马）宋齐丘、徐玠改任左、右丞相。命步骑兵执行官（马步判官）周宗、宫廷机要执行官（内枢判官）黟县（安徽省黟县）人周廷玉，当宫廷机要总监（内枢使）。其他文武百官，都跟南吴中央政府（首都江都府）一样。设置骑兵八个军，步兵九个军。

二月五日，杨溥派宜阳王杨璨去西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送达封徐知诰（李知诰）当齐王的皇家任命状（前年【九三五】十月晋封，如今才发任命状）。徐知诰（李知诰）接受，大赦齐国国内囚犯。妻子原来称“王妃”，现在改称“王后”。

徐知诰（李知诰）封长子徐景通当王太子，徐景通坚决辞让。徐知诰（李知诰）追尊老爹齐王（忠武王）徐温庙号太祖、谥号改称武王（不再提“忠”，跟南吴脱离唐王朝时一样，参考九一九年四月），娘亲明德太妃李女士称王太后。

三月十九日，徐知诰（李知诰）改名徐诰（我们仍称他徐知诰）。

夏季，六月，南吴（首都江都府）全国各战区道副总指战官（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徐知诰次子）逝世（年十九岁）。

秋季，七月，南吴（首都江都府）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令谋，前往金陵（江苏省南京市），请求齐王徐知诰（李知诰）接受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的禅让，徐知诰（李知诰）拒绝。

八月，南吴（首都江都府）历阳公爵杨濛，知道帝国就要被篡夺，决定孤注一掷。

八月十五日，杨濛格杀看守他的基地司令（守卫军使）王宏，王宏的儿子集结部队攻击杨濛，杨濛再把他射死（杨濛被囚和州，已三年有余，参考九三四年六月），认为德胜战区（总部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司令官（节度使）周本，是帝国的元勋旧将，于是率领两名骑兵，前去投奔。周本听见杨濛抵达，就要接见，他的儿子周弘祚一再劝阻，周本大怒说：



“是我家的郎君来找我，为什么不让我见。”周弘祚紧关家门，不准老爹出去，一面派人到外面生擒杨濛，押送江都（江苏省扬州市）。徐知诰（李知诰）派使节到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声称奉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的指令，诛杀杨濛，追贬为叛逆平民，并从皇家族谱中剔除姓名。侍卫军指挥官（侍卫军使）郭惊，把留在和州（安徽省和县）的杨濛的妻子儿女，全部杀光。徐知诰（李知诰）把责任推到郭惊头上，贬逐池州（安徽省贵池市）。

司徒（三公之二）、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宫廷机要署总管（内枢使）、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许州属后晋【首都河南府】）王令谋，年老而身患重病，又没有牙齿，有人劝他退休，王令谋说：“齐王（徐知诰）的大事还没有办完，我怎么敢只顾自己安逸！”病已沉重，仍竭力劝徐知诰（李知诰）接受让位。本月（八月），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下诏，把帝位让给齐王徐知诰（李知诰），李德诚率文武百官再去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向徐知诰（李知诰）劝进（李德诚上次赴金陵劝进，参考去年【九三六】十二月），只宋齐丘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

九月四日，王令谋逝世。

九月十七日，南吴帝（一任睿帝）杨溥命江夏王杨璘，携带皇帝印信，送给齐王徐知诰（南吴从一个政治实体，而郡国，而王国，而帝国，中间又不紧密相连，所以不易确定何年开国，小分裂时代的若干国家，如闽、如南楚、如南平、如吴越，都是这样。如自八八七年杨行密【杨行愍】第一次进入扬州算起，前后五十一年而亡。如自九一〇年杨隆演由弘农王改南吴王算起，前后二十八年而亡）。

冬季，十月五日，齐王徐知诰（李知诰。本年五十岁）在金陵（江苏省南京市）登上皇帝宝位，大赦，改年号昇元（之前是天祚三年，之后是昇元元年），建国号唐（史称南唐，以别于唐、后唐）。追赠太祖武王徐温谥号武皇帝。

十月六日，徐知诰（李知诰）派右丞相徐玠，携带奏章晋见南吴亡国之君（一任睿帝）杨溥，声称：“接受禅让的老臣徐知诰，谨下跪叩头，恭呈陛下尊贵称号：高尚思玄弘古让皇，以后居住的宫殿、车轿、服装、用具，都和在上位时一模一样，皇家祖庙、年号、皇家符号图案、衣服颜色，一律依照南吴旧有制度。”

市)宫殿的名称,在道教经典里取材,全部更改(南吴故都江都府号东都之事,《通鉴》没有记载。《十国春秋》则载于本年【九三七】十月南唐建国时改名)。杨溥常穿着道士的衣服,修炼不吃食物的法术。

十月十二日,南吴皇族建安王杨珙等十二位亲王,都降封公爵,但擢升他们的官位,增加他们的采邑。

十月十七日,命南吴时代宰相(同平章事)张延翰、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张居咏、副立法长(中书侍郎)李建勋,当新成立的南唐(首都金陵府)政府宰相(同平章事)。杨溥对于徐知诰(李知诰)向自己呈递奏章,特别写信给徐知诰(李知诰),表示不敢承当,徐知诰(李知诰)上疏谢恩,但不改变。

十月十八日,徐知诰(李知诰)加授宋齐丘:大司徒。宋齐丘名义上虽是左丞相,但不能参与政治运作,他既惭愧又恼怒。听到诏书上说他是“布衣之交”,大声抗议说:“我当平民的时候,陛下是州长(升州【江苏省南京市】州长,参考九一二年五月),而今陛下是天子,大可不必再用老臣。”回家后等候处罚,徐知诰(李知诰)亲笔写信向他解释安慰,但也不改变任命。这样僵持了很久,宋齐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上疏建议把南吴亡国之君杨溥贬谪到其他州县,并把南吴太子杨璉放逐到远方,断绝婚姻关系(杨璉的妻子是徐知诰的女儿,参考本年【九三七】正月)。徐知诰(李知诰)都不接受。

十月二十六日,徐知诰(李知诰)封妻子宋女士当皇后。

十月二十九日,徐知诰(李知诰)命王太子、各战区道总指战官(诸道都统)、主管元帅府(判元帅府事)徐景通,当各战区道副元帅,兼皇家禁卫军统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三公之一)、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封吴王。

十一月六日,南唐(首都金陵府)吴王徐景通改名徐璟(徐景通)。

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封他的女儿、前南吴太子杨璉的妻子徐女士当永兴公主。徐女士每听到有人唤她公主,就流泪满面,请别人改口。

十一月九日,徐知诰(李知诰)封他的儿子徐景遂当吉王、徐景达当寿阳公爵。命徐景遂当最高监督长(侍中,使相)、东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留守长官、江都特别市长(江都尹),率留守长官部文武百官,前往东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



九、恢复李姓，仍不忘本

九三八年，春季，正月，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德胜战区（总部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西平王（恭烈王）周本，因为不能保存故主杨行密（杨行愍）建立的南吴帝国，羞愧懊恨，逝世（年七十七岁）。

正月十九日，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本年五十一岁），命最高监督长（侍中）吉王徐景遂参与国务院决策（参判尚书都省）。

夏季，四月七日，南唐（首都金陵府）左丞相宋齐丘向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抗议说：他是帝国宰相，不可以不参加决策！徐知诰（李知诰）回答说：只因房舍缺少，没地方可以办公。

南吴亡国之君杨溥坚持要搬出皇宫，屡次请求准他搬家；太尉（三公之一）李德诚等也常提醒这件事。

五月十二日，徐知诰（李知诰）把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内城（牙城）改称丹杨宫，派宰相（同平章事）李建勋当奉迎让皇特使（奉迎让皇使）。

五月十六日，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命左宣威（禁军第九军）副统军王舆，当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候补司令官（留后）；命礼宾总监（客省使）公孙圭当总监军官（监军使）；命亲信干部马思让当丹杨宫总管（丹杨宫使）。把南吴亡国之君杨溥的家族，全部迁移到丹杨宫居住。

左丞相宋齐丘再向徐知诰（李知诰）控诉说：他被左右官员们诬陷离间。徐知诰（李知诰）勃然大怒。宋齐丘回到家里，换上平民衣服，等候定罪。有人向徐知诰（李知诰）求情说：“宋齐丘是旧日部属，因小小过失就把他抛弃，似乎太重。”徐知诰（李知诰）说：“宋齐丘很有才干，但他不识大体。”命吴王徐璟（徐景通）拿着老爹亲笔写的诏书，去请他恢复办公。

六月七日，有人把制造毒酒的药方呈献给徐知诰（李知诰），徐知诰（李知诰）说：“违犯国法的，国家有具体的刑罚条款，要毒酒干什么？”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请求把中央机关、寺庙、州县政府名称上，凡有“吴”字跟“阳”（杨）字的，都予以刮除。东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留



守长官部执行官（留守判官）杨嗣，请改姓羊。右丞相徐玠说：“陛下建立帝国，完全上顺天心，下从人民，并不是叛逆篡夺，而一些谄媚拍马的无耻之辈，却只全神贯注到改名改姓上，不是当前最急迫的需要，不可以听信。”徐知诰（李知诰）同意。

冬季，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吴亡国之君杨溥逝世（年三十九岁。《旧五代史·僭伪列传》、《新五代史·唐余录》认为杨溥“囚死”。《十国纪年》认为是南唐帝徐知诰谋害。再参考《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九部）》之《陈桥兵变》中第5章第十节“宋齐丘缢死少华山”）。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停止朝见二十七天，表示哀悼。追赠谥号：睿皇帝。

本年（九三八），徐知诰（李知诰）改封吴王徐璟（徐景通）当齐王。

九三九年，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文武百官、江王徐知证等，不断地上疏请求南唐帝（一任烈祖）徐知诰（李知诰。本年五十二岁）恢复本姓——李，并建立李姓皇家祖庙。

春季，正月二十三日，徐知诰（李知诰）批准。文武百官继续请求呈献尊贵称号，徐知诰（李知诰）说：“尊贵的称号不过一个虚名，而且不合古代礼仪（活皇帝接受称号，始于唐王朝九任帝李隆基，参考七三九年二月）。”拒绝接受。自此之后，南唐（首都金陵府）皇帝都遵守这项指示，不接受尊贵称号，不用皇亲国戚掌握权柄，宦官不参与政治。其他国家都远不如南唐（首都金陵府）。

二月三日，徐知诰（李知诰）把太祖徐温庙号改称义祖。

二月七日，徐知诰（李知诰）为自己的亲生爹娘发丧哀悼，跟皇后宋女士一起穿上最重级的“斩衰”（生麻布不缝边）丧服，住进临时搭盖的草棚里，完全依照爹娘刚才逝世时的礼仪，早晚哭泣，共五十四天，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二人都是徐温亲子），请求也穿最重级“斩衰”丧服，徐知诰（李知诰）不准。李延勋的妻子广德长公主（徐温亲女）穿普通丧服，进去号啕大哭，像哭亲生父母。

二月九日，徐知诰（李知诰）命把国事交给齐王徐璟（徐景通）裁决，只军事措施奏报。

二月十八日，徐知诰（李知诰）改名李昇（音 biàn）。李昇（徐知诰）下诏命文武百官讨论徐、李两姓祖先合祭仪式。

二月十九日，大司徒（三公之二）宋齐丘等奏报讨论结果：义祖徐温



在七座祖庙中，位居最东。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命把唐王朝一任帝（高祖）李渊的牌位放到西室，二任帝（太宗）李世民的牌位居于其次，义祖徐温的牌位居于第三，都是千年万世永不迁移的祖先（儒家学派的祭祀是淘汰制，以现任皇帝为底限，六代以上的祖先，亲情已尽，就要逐出祖庙，只有“不祧之主”，才亲情不尽，牌位永不迁移）。文武百官说：“义祖（徐温）只是封王，不应该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同时分享祭祀，我们建议在皇家祖庙正殿后面，另行兴建一座祖庙祭祀。”李昇（徐知诰）说：“我从小托身义祖（徐温。参考八九五年三月），假使不是义祖（徐温）在南吴立下大功，我怎么能使唐王朝中兴！”文武百官才不敢再多说话。

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打算认唐王朝吴王李恪（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的儿子）当始祖，有人指出：李恪受国法制裁（参考六五三年二月），不如认郑王李元懿（唐王朝一任帝李渊的儿子。参考六三六年正月）当始祖。李昇（徐知诰）命主管单位考查两位亲王的后代，主管官员发现李恪的孙儿李祔曾有益于国（李祔封信安王，唐王朝九任帝李隆基时，在边疆有功，参考七二九年三月），李祔的儿子李岷又当过十任帝李亨的宰相（参考七五九年三月），于是追认李恪当始祖。自李岷五传到李昇（徐知诰）的老爹李荣。所有名字，都是主管官员随手乱编（曾祖父李超、祖父李志，跟徐温的曾祖父徐超、祖父徐志同名）。唐王朝历时三百年（事实上唐王朝只二百七十六年，传统史学家好抹杀事实，把南周也并入唐计算，成为二百九十年），历任十九个皇帝（事实上唐王朝共二十二个皇帝，但传统史学家却抹杀七任帝李重茂、二十三任帝李裕、二十五任帝李玑）。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怀疑：从李渊到自己，只隔十代，是不是太少（依南唐自编世系：一任帝李渊【一代】生李世民【二代】、李世民生李恪【三代】、李恪生李琨【四代】、李琨生李祔【五代】、李祔生李岷【六代】、李岷生李超【七代】、李超生李志【八代】、李志生李荣【九代】、李荣生李昇【十代】），主管官员解释说：“三十年称‘一代’，陛下生于八八八年，今年（九三九）恰五十整寿（实际上李昇已五十二岁）。”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才接受。

三月八日，南唐帝（一任烈祖）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追赠始祖唐王朝吴王李恪谥号孝静皇帝，庙号定宗。自曾祖父以下，都追赠谥号跟庙号（曾祖父李超称成宗孝平皇帝，祖父李志称惠宗孝安皇帝，老爹



李荣称庆宗孝德皇帝)。

夏季，四月，南唐（首都金陵府）江王徐知证（徐温第五子）等，请求也改姓李，李昇（徐知诰。昇，音 biàn）不许。

四月十日，李昇（徐知诰）在首都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祀天神。

四月十二日，李昇（徐知诰）下诏大赦。

5

马殷建南楚王国

一、阴差阳错，登上高位

八八六年，最初，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决胜特别营司令（决胜指挥使）孙儒，跟龙骧特别营司令（龙骧指挥使）、朗山（河南省确山县）人刘建锋，驻扎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抵抗黄巢，扶沟（河南省扶沟县）人马殷在军中当兵，以勇敢及才能，受将领们的器重。后来，奉国战区（总部蔡州）司令官（节度使）秦宗权叛变（投降黄巢，参考八八三年五月），孙儒等转为秦宗权的部属。现今，秦宗权派孙儒率军攻陷郑州（河南省郑州市），州长李璠逃奔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孙儒又攻陷河阳（河南省孟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诸葛仲方也逃奔大梁。孙儒自称司令官（节度使）。此时，张全义据守怀州（河南省沁阳市），李罕之据守泽州（山西省晋城市），抵抗孙儒（怀泽二州皆属河阳战区）。

最初，长安（首都长安西半城）人张佖在宣歙道政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当幕僚官，瞧不起行政长官（观察使）秦彦的为人，弃官而去（秦彦夺取宣州，参考八八二年十二月）；经过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时，还是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秦宗权，留下他当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张佖对刘建锋说：“秦大帅刚愎凶悍，而又怀疑猜忌，随时都会灭亡，我们有没有办法逃脱出这场大祸？”刘建锋也感觉到面前危险，遂跟张佖友善。

八八七年，冬季，十月，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皇帝秦宗权，派他的

老弟秦宗衡当统帅，率特遣兵团一万人，渡过淮河，与杨行密（杨行愍）争夺扬州，命决胜特别营司令（决胜指挥使）孙儒当副统帅，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张佖，龙骧特别营司令（龙骧指挥使）刘建锋，以及初级军官马殷、秦宗权的族弟秦彦晖，都随从出征。

八九二年，夏季，五月，杨行密（杨行愍，宁国【总部宣州】司令官）屡次击败孙儒（淮南【总部扬州】司令官）的部队，大破孙儒的广德（安徽省广德县）大本营。张训进驻安吉（浙江省安吉县北安城镇），切断孙儒的补给线。孙儒大军的粮食吃完，瘟疫流行。孙儒派他的将领刘建锋、马殷，分别出兵到外县剽掠。

六月，杨行密（杨行愍）得到情报说，孙儒正患疟疾。

六月六日，杨行密（杨行愍）发动歼灭性攻击，正巧天降大雨，一片昏暗，孙儒大败。杨行密（杨行愍）的大将安仁义（原秦宗衡将，参考八八七年十一月），一连攻破孙儒五十余营寨。另一大将田頔（音 jūn）在战场上生擒孙儒，就地斩首，把人头传送京师（首都长安），孙儒的部众大部分投降杨行密（孙儒于八八七年与杨行密开启战端，迄今失败，前后六年）。刘建锋、马殷收拾残兵败将七千人，南下洪州（江西省南昌市），推举刘建锋当统帅，马殷当先锋指挥官（先锋指挥使），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张佖当智囊。沿途招兵买马，等抵达江西（江西省）时，部众增加到十余万。

八九四年，夏季，五月，刘建锋、马殷率军抵达醴陵（湖南省醴陵市），邓处讷（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派邵州（湖南省邵阳市）指挥官（指挥使）蒋勋、邓继崇，率步骑兵三千人，驻防龙回关（湖南省长沙市东）。马殷先抵达关下，派使节晋见蒋勋，蒋勋等用酒肉犒劳。使节游说蒋勋说：“刘建锋的智慧和勇敢，超过常人，巫法师说他将在翼星、轸星之间（代表湖南省地区）兴起，建立大业。现在率领十万大军，全是精锐，没有人可以抵挡，你却想用几千人的乡下民兵抵抗，也难为你。不如先归顺刘建锋，博取富贵，衣锦回乡，岂不很好？”蒋勋等接受，告诉部众说：“东方来的军队准许我们回乡！”士卒们都大声欢呼，抛弃军旗铠甲，向南逃走。刘建锋命前锋部队穿上蒋勋士卒的铠甲，举起他们的军旗，直向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潭州守军认为是邵州人马回来，没有戒备。刘建锋军队遂直接闯入战区总部，邓处讷正在大宴宾客，就在筵席上，刘建锋生擒邓处讷，斩首（邓处讷斩周岳夺取潭州，参考去年【八九三】十二月，割

据六个月而灭)。

五月七日，刘建锋进入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九五年，夏季，四月十一日，唐政府任命刘建锋当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建锋任命马殷当内外步骑兵总指挥官（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蒋勋（放弃龙回关事，参考去年【八九四】五月）要求当邵州（湖南省邵阳市）州长，刘建锋（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拒绝。蒋勋遂跟邓继崇（二人同守龙回关）聚众起兵，联合飞山蛮（湖南省靖州县少数民族）、梅山蛮（湖南省新化县西雪峰山少数民族），进攻湘潭（湖南省衡山县），占领邵州（湖南省邵阳市），派他的部将申德昌驻防定胜镇（湖南省双峰县），控制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邵州（湖南省邵阳市）间险要关口。

八九六年，春季，正月五日，刘建锋（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马殷，率军讨伐蒋勋，进攻定胜寨（湖南省双峰县），把蒋勋军击破。

夏季，四月，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建锋，出身贫穷，自从当上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对自己的功名成就，十分满意，每天饮酒取乐，不管公事（胡三省注：“小人物的器宇容易满盈，刘建锋刚占长沙，就自觉壮志已酬！”）。常驻官邸卫士官（长直兵）陈贍的妻子，美貌非凡，刘建锋跟她私通，陈贍在宽衣大袖里暗藏带链的铁锤，遂挝杀刘建锋（挝，音 zhuā）。各将领再诛杀陈贍，拥护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张佶当候补司令官（留后）。张佶前往总部时，他的坐骑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仰头嘶鸣，又踢又咬，张佶的左大腿骨受伤，心里有一种不祥之兆。当时，总指挥官（都指挥使）马殷正包围邵州（湖南省邵阳市），还没有攻克，张佶向各将领道歉说：“马殷既有勇气，又有智谋，为人宽大厚道，又喜爱做善事，都是我赶不上的地方，他才是真正的领袖人才。”于是用正式公文命马殷班师。马殷犹豫不决，不敢贸然成行，警卫部队将领（听直军将）、汝南（河南省汝南县西）人姚彦章提醒马殷说：“你跟刘建锋、张佶，三位一体，情同手足。而今刘建锋被害，张佶大腿受伤，天意如此，人望所归，除了你，还有谁？”马殷乃命侍卫亲军副总指挥官（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下来继续进攻邵州（湖南省邵阳





市)，自己先返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

五月，马殷抵达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南省长沙市），张佶（武安【总部潭州】候补司令官）乘坐人抬小轿前往总部，坐在公堂上接受马殷的叩见，行礼已毕，再命马殷登上公堂，把候补司令官（留后）的位置让给他，然后，张佶从公堂退下，率领文武职员向马殷跪拜祝贺，恢复自己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官职，代替马殷，率军攻击邵州（湖南省邵阳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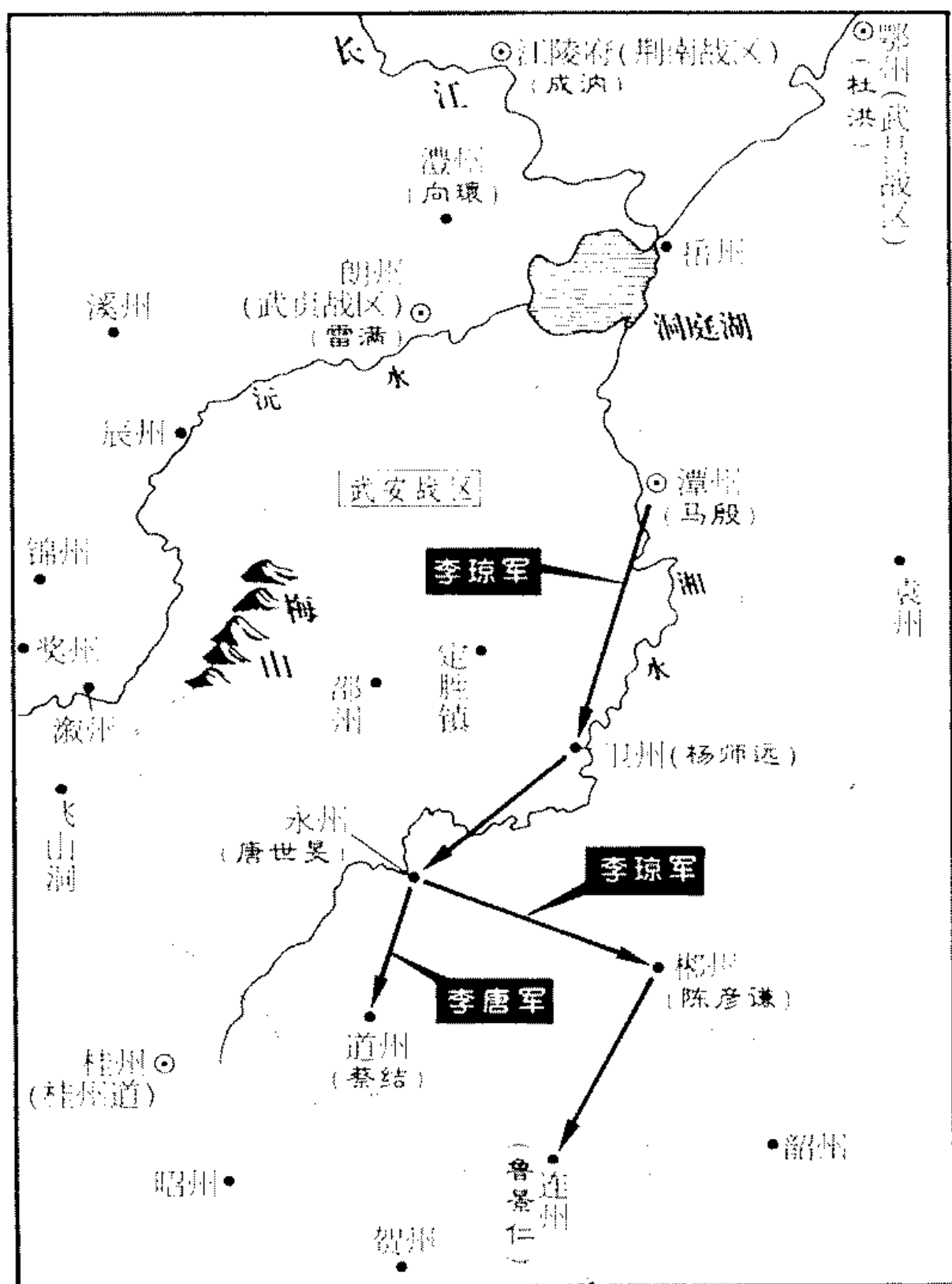
秋季，九月，唐政府命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候补司令官（留后）马殷，主持总部军政事务。马殷用高郁当他的智囊，高郁，是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人。马殷东方畏惧杨行密（杨行愍，淮南【总部扬州】司令官）、西方畏惧成汭（郭禹，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考虑馈赠他们金银绸缎，谋求友好相处。高郁说：“成汭（郭禹）庸碌之辈，不必在意。而杨行密（杨行愍）跟你之间，早已结仇（指马殷在孙儒军，多少年来交战不休），即令贿赂他万两黄金，怎么可能对我们援助！不如对上服从中央，对下安抚人民，训练士卒，磨利武器，培植霸业，谁还敢跟我们为敌？”马殷接受。

八九八年，春季，三月，唐政府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州长、主持武安（总部潭州）总部军政事务的马殷，代理武安战区（总部潭州）候补司令官（留后）。

当时，武安战区（总部潭州）共有七州，可是变民首领杨师远据守衡州（湖南省衡阳市）、唐世旻据守永州（湖南省永州市）、蔡结据守道州（湖南省道县）、陈彦谦据守郴州（湖南省郴州市。郴，音 chēn）、鲁景仁据守连州（广东省连州市）。马殷的疆土只不过潭（湖南省长沙市）、邵（湖南省邵阳市）二州而已。

夏季，五月，武安战区（总部潭州）将领姚彦章建议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马殷出军夺取衡（湖南省衡阳市）、永（湖南省永州市）、道（湖南省道县）、连（广东省连州市）、郴（湖南省郴州市）五州，并推荐李琼当讨伐军统帅。马殷遂任命李琼及秦彦晖（蔡州皇帝秦宗权的族弟，参考八八七年十月）当岭北（南岭以北）七州（武安战区所辖七州）游击司令（游弈使），张图英、李唐当副游击司令，率军进攻衡州（湖南省衡阳市），斩变民首领杨师远；又进攻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包围一个月有余，变民首领唐世旻逃走，死在路上。马殷命李唐当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州长。

八九九年，秋季，七月，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候补司令官）继续扫荡境内变民军割据，派部将李唐（永州州长）进攻道州（湖南省道县），变民首领蔡结集结各少数民族部落，在隘口设下埋伏，大破李唐军。李唐说：“少数民族仗恃山林，如果在平地作战，怎能打败我！”于是命乘着风势，纵火焚烧山林，火光上插霄汉，各少数民族部落惊恐，纷纷逃走；李唐遂攻克道州（湖南省道县）；生擒蔡结，斩首（蔡结于八八〇年六月割据道州，迄今二十年而亡）。



九世纪·八九八年五月至八九九年十一月 马殷肃清武安战区

冬季，十一月，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候补司令官）派部将李琼，进攻郴州（湖南省郴州市），生擒变民首领陈彦谦，斩首（陈彦谦于八七九年割据郴州，迄今二十一年而亡）。再进攻连州（广东省连州市），变民





首领鲁景仁自杀（鲁景仁于八八〇年六月割据连州，迄今二十年而亡）。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全部平定。

二、与南吴缠斗

九〇〇年，冬季，十月，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士政听到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把南岭以北地区全部削平的消息，大为恐惧。命副司令官（副使）陈可璠驻防全义岭（广西资源县东越城岭）戒备。马殷派使节晋见刘士政，希望双方建立友好关系，和平共存，但陈可璠却在边界一口拒绝。马殷遂派部将秦彦晖、李琼等，率军七千人，发动攻击。武安兵团（总部潭州）抵达全义岭（广西资源县东越城岭），刘士政派指挥官（指挥使）王建武进驻秦城（广西兴安县西）。陈可璠劫掠县民的耕牛宰杀，犒赏自己的军队，县民怨恨，自愿充当武安兵团（总部潭州）的向导，说：“这里西南有一条小路，距秦城（广西兴安县西）才五十华里，只能通过一匹马。”秦彦晖命李琼率骑兵六十人、步兵三百人，袭击秦城（广西兴安县西）；夜半，他们翻墙入城，生擒王建武，等到天亮，已回到全义岭（广西资源县东越城岭），用绳子拴住王建武，拉到静江（总部桂州）大营前面，展示给守军观看，陈可璠还不相信，秦彦晖遂砍下王建武的人头，扔到大营里面，静江（总部桂州）官兵震恐。李琼发动攻击，生擒陈可璠，俘虏将士二千人，全部诛杀；然后直扑桂州（广西桂林市），自秦城（广西兴安县西）以南，二十余个军营及防御阵地，都望风逃走，完全崩溃，于是包围桂州（广西桂林市）。过了几天，刘士政出来投降（刘士政等夺取桂州，参考八九五年十二月；前后六年而灭）。桂（广西桂林市）、宜（广西宜州市）、岩（广西来宾县）、柳（广西柳州市）、象（广西象州县）五州也都投降。

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命李琼当桂州（广西桂林市）州长。不久，又上疏任命李琼当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司令官（节度使）。

九〇三年，夏季，四月，淮南战区（总部扬州）司令官（节度使）杨行密（杨行愍）派使节晋见马殷，强调朱全忠（朱温）蛮横霸道，请马殷跟他断绝关系，而跟自己结拜兄弟。武安（总部潭州）大将许德勋说：“朱全忠（朱温）虽然蛮横霸道，然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帅一向拥护

中央，不可以轻率断绝关系。”马殷同意。

九〇四年，最初，马殷（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的老弟马贇（音 cóng），性情沉默，作战勇敢，追随孙儒，充当百胜特别营司令（百胜指挥使），孙儒死后，投降杨行密（杨行愍），屡次建立战功，升任黑云特别营司令（黑云指挥使）。一天，气氛轻松，杨行密（杨行愍）问道他有没有兄弟，才知道是马殷的老弟，不禁吓了一跳，说：“我常纳闷你的器量胸襟，广阔包容，与众不同，果然非常，自当送你回到老哥身旁。”马贇流泪推辞说：“我不过是淮西（指蔡州皇帝秦宗权）残留下来的一个老兵，蒙大王（杨行密封吴王）不杀，反而宠爱信任。武安（总部潭州）相距很近，曾经接到过老哥（马殷）的信。我侍奉大王已经很久，不愿离开。”杨行密（杨行愍）坚持送他回去。本年（九〇四），马贇前去长沙（潭州政府所在县，湖南省长沙市），杨行密（杨行愍）在郊外设筵，亲自为他饯行。

马贇抵达长沙（湖南省长沙市），马殷上疏任命他当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有一天，马殷商议向皇帝进贡，马贇说：“杨王（杨行密）兵强地广，又跟我们接邻（事实上并没有接邻，武安【总部潭州】及淮南【总部扬州】之间，还隔一个镇南【总部洪州】），不如跟他结交和好。大的方面，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有个援手；小的方面，也可以获得通商贸易的利益。”马殷变脸说：“杨行密（杨行愍）不侍奉皇帝，一旦中央讨伐，灾难会落到我身上，快把这种想法放到脑后，别替我惹祸。”

九〇六年，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彭玕（音 gān）派使节去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请求投降。

彭玕本来是赤石洞蛮（江西省吉安市西南少数民族）酋长，钟传（已故镇南【总部洪州】司令官）命他当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钟传收吉州，参考八九七年八月）。

九〇七年，夏季，四月二十五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封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马殷（本年五十六岁）当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建立的楚王国，史称南楚，以别于楚、西楚）。

五月，弘农王（首都扬州）杨渥命鄂岳道（首府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刘存，当西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西南面都招讨使）；命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陈知新，当岳州民兵司令（团练

使)；命庐州道(首府设庐州【安徽省合肥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刘威，当援军司令(应援使)；命别动部队将领(别将)许玄应当监军官(监军)，率水军三万人，进攻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大为恐惧。静江基地司令(军使)杨定真道贺说：“我们一定胜利！”马殷问他缘故，杨定真说：“面对战争，戒慎恐惧的一方一定胜利，骄傲松懈的一方一定失败。淮南(总部扬州)大军直扑我们首府，不但骄傲，而且轻敌。大王却在脸上露出畏惧的颜色，所以我知道我们必胜。”

马殷命城防总司令(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率水军三万人，顺长江东下，派水军副指挥官(水军副指挥使)黄璠，率战舰三百艘，进驻浏阳口(湖南省长沙市稍北，浏阳河注入湘江处)。

六月，刘存等遇到大雨，率军撤退到越堤(今地不详)之北，秦彦晖追击。刘存几次出战，都被击败，于是写信给马殷请求归附。秦彦晖派人警告马殷说：“这是诈降，不要接受！”刘存跟秦彦晖隔一条江面扎营，刘存向秦彦晖呼喊说：“杀投降的人是件凶事，你难道不想想子孙承受的灾祸？”秦彦晖说：“盗贼打到自己家里而不攻击他，马上就会死光，还谈什么子孙！”下令擂鼓进攻。刘存等败走，黄璠自浏阳口(长沙市稍北)出发，切断江面，跟秦彦晖南北夹击，大破弘农(首都扬州)舰队，生擒刘存、陈知新，格杀初级将领一百余人、士卒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俘虏战舰八百艘。刘威率残兵败将逃回，秦彦晖遂克复岳州(湖南省岳阳市。陈知新攻取岳州事，参考去年【九〇六】三月)。马殷命解开刘存、陈知新二人身上的捆绑，安慰解释。二人诟骂说：“大丈夫用一死报答领袖，怎么肯侍奉盗贼！”马殷遂把二人斩首。

监军官许玄应，是弘农王杨渥的心腹亲信，时常干预政治，张顥、徐温用战败的理由，把他逮捕，斩首。

南楚王(首都潭州)马殷，派军会同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彭玕(去年【九〇六】十二月归降南楚)，进攻洪州(江西省南昌市)，不能攻克。

武贞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雷彦恭，会合南楚军(首都潭州)，进攻江陵(荆南战区总部所在县。湖北省江陵县)，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率军进驻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切断武贞(总部朗州)粮食供应，雷



彦恭败退，南楚兵团（首都潭州）也撤走。

秋季，七月，雷彦恭（武贞【总部朗州】司令官）进攻岳州（湖南省岳阳市），不能攻克（胡三省注：“雷彦恭刚跟南楚【首都潭州】联合进攻荆南【总部江陵府】，转眼又进攻南楚所属的岳州，显出他反复无常。”）。

八月六日，后梁政府（首都开封府）命南楚王（首都潭州）马殷兼武昌战区（总部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鄂州属弘农【首都扬州】），充当本战区征剿绥靖司令（招讨制置使）。

九月二十二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下诏，免除雷彦恭的官职和爵位，命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马殷（南楚王，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出军讨伐。

冬季，十月，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派将领倪可福，会同南楚（首都潭州）将领秦彦晖，进攻朗州（湖南省常德市）。雷彦恭（武贞【总部朗州】司令官）派使节向弘农（首都扬州）投降，并请求紧急救援。弘农王（首都扬州）杨渥派部将泠业，率水军进驻平江（湖南省平江县），另一部将李饶率步骑兵进驻浏阳（湖南省浏阳市），作为援军。南楚王马殷派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许德勋率军抵御。泠业进驻朗口（湖南省南县南，沅水注入洞庭湖处），许德勋派游泳好手五十人，用木枝树叶盖到头上，手拿长刀，顺水而下，于夜间袭击泠业大营，纵火燃烧，泠业军中骚动惊恐，许德勋主力部队随后进攻，大破弘农（首都扬州）援军，追到鹿角楼（湖南省岳阳市南），生擒泠业；又击破浏阳（湖南省浏阳市）弘农军营，生擒李饶，然后大肆剽掠上高（江西省上高县）、唐年（湖北省崇阳县西南），大胜而回。把泠业、李饶绑赴长沙（首都潭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南省长沙市）街市，斩首。

三、象牙潭之役

九〇八年，夏季，五月，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所属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李琮逝世（李琮守静江，参考九〇〇年十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五十七岁）派他的老弟、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州长马存，代理桂州（广西桂林市）州长。

五月五日，南楚（首都潭州）军队攻击弘农（首都扬州）所属的鄂州

(湖北省武汉市)，代理州长秦裴把他们击破。

雷彦恭环绕着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城墙，挖掘河道，把沅江（洞庭湖支流，流经朗州城南）的水引进去，加强防守。秦彦晖（南楚【首都潭州】将领）紧闭营门，一个月有余，不出军攻击，雷彦恭的防范因此稍微懈怠，秦彦晖遂派初级将领（裨将）曹德昌，率勇士于夜晚自水洞进入城里，然后在城里放火，内外呼应，城里军民霎时混乱，秦彦晖军队大声呐喊，鼓声震天，攻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城门，杀进城里。雷彦恭乘轻快小艇，逃奔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八八一年十二月，雷满据朗州，传子雷彦威、雷彦恭，共三任，前后二十八年而亡）。秦彦晖生擒雷彦恭的老弟雷彦雄，押送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弘农政府（首都扬州）任命雷彦恭当淮南（总部扬州）副司令官（副使）。先前，澧州（湖南省澧县。澧，音lí）州长向瓌，跟雷彦恭互相帮助，现在，也投降南楚（八八一年十二月，向瓌据澧州，前后二十八年），南楚（首都潭州）开始据有朗（湖南省常德市）、澧（湖南省澧县）二州。

南楚（首都潭州）执行官（判官）高郁，建议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准许人民自由到北方（指后梁帝国）贩卖茶叶，政府从中征收捐税，用来供应军队；马殷接受。

秋季，七月，马殷上疏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要求在汴（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荆（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襄（湖北省襄樊市）、唐（河南省唐河县，此时应称泌州）、郢（湖北省钟祥市）、复（湖北省天门市）等州，设置贸易站（回图务），把茶叶运到黄河南北，卖掉后购买绸缎或马匹而回，并每年向后梁（首都开封府）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朱全忠（朱温）下诏批准。南楚（首都潭州）因此富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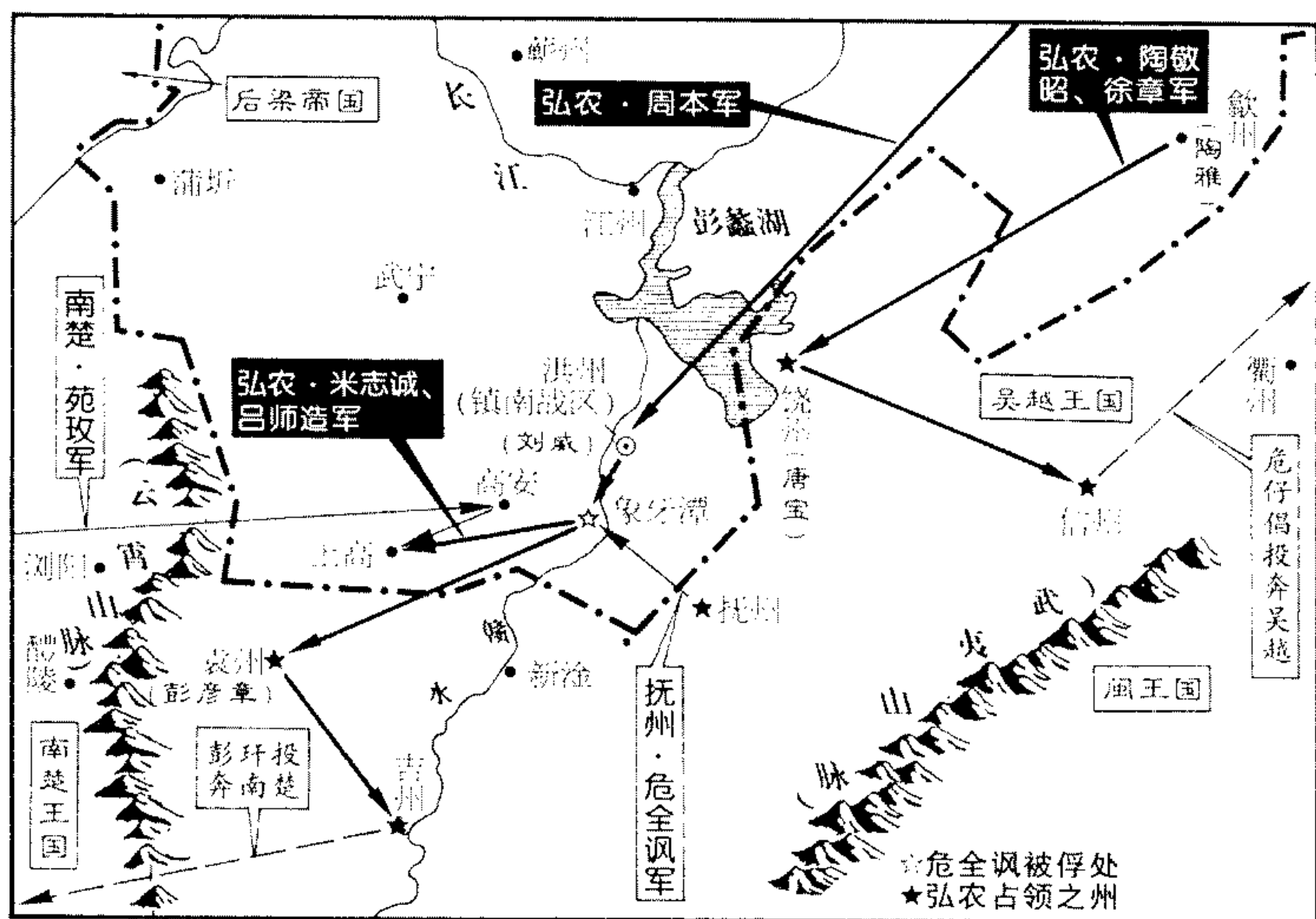
九月，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属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派军进驻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北岸），切断南楚（首都潭州）向后梁（首都开封府）朝贡的道路。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他的将领许德勋率水军反击，抵达沙头（湖北省荆州市），高季昌恐惧，请求和解。

马殷又派步兵总指挥官（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军攻击岭南（南岭以南。吕师周原是弘农将领，参考去年【九〇七】正月），跟清海战区（总部设广州【广东省广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刘隐会战十余次，占领昭（广西平乐县）、贺（广西贺州市）、梧（广西梧州市）、蒙（广西蒙山

县)、龚(广西平南县)、富(广西昭平县)等六州,南楚(首都潭州)疆土大为扩张,马殷决定使军队和平民都长期休养,南楚(首都潭州)遂得安定。

九〇九年,唐王朝任命的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州长危全讽,自称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率领抚(江西省临川市)、信(江西省上饶市)、袁(江西省宜春市)、吉(江西省吉安市)等州军队,号称十万人,进攻弘农(首都扬州)所属的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弘农(首都扬州)守城士卒只有一千人,将领及文职官员,都十分恐惧。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刘威,秘密派遣使节前往广陵(弘农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请求紧急支援,但每天仍召集幕僚们,饮酒欢宴。危全讽听到消息,把军队驻扎在象牙潭(江西省南昌市西南四十公里),不敢再进,向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请求支援,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五十八岁)派指挥官(指挥使)苑玫,会同袁州(江西省宜春市)州长彭彦章,包围弘农所属的高安(江西省高安市),加强危全讽的声势。苑玫,是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人。彭彦章,是彭玕的老哥(彭玕降南楚,参考九〇六年闰十二月)。

弘农(首都扬州)左右警备队总指挥官(左右牙兵指挥使)徐温,请求智囊严可求推荐统帅,严可求推荐周本,徐温遂命周本当西南方面军征剿及协防司令(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军七千人,增援高安(江西省高安市)。周本曾经攻过苏州(江苏省苏州市),不能攻克(参考本年【九〇九】四月),遂声称有病在身,拒绝接受新职。严可求一直走到他卧室,勉强他起来。周本说:“苏州(江苏省苏州市)之战,敌人本来不能把我们打败,可是我们竟被打败,只因为统帅的权力太轻。这次如果定要用我,必须不再设置副统帅才行。”严可求允许。周本说:“南楚(首都潭州)只是呼应危全讽,并不是真要夺取高安(江西省高安市),我打败危全讽,南楚军(首都潭州)自会撤走。”于是急行军直扑象牙潭(江西省南昌市西南四十公里)。中途经过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刘威打算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有人警告说:“危全讽兵力强大,你应该先察看一下形势,然后前进。”周本说:“盗匪的人数,比我们多出十倍,我如果稍作停留,官兵一旦听说这项悬殊,心里一定恐惧,不如乘着士气正在高昂的时候,发动攻击。”



十世纪·九〇九年六月至七月 弘农，周本俘危全讽，吞并江西五州

秋季，七月，危全讽驻扎象牙潭（江西省南昌市西南四十公里），军营紧邻河川，营垒连绵数十华里。

七月十七日，周本（弘农【首都扬州】援军统帅）隔着溪水，在对岸布置阵地，先派老弱残兵作诱敌攻击，危全讽军队渡溪水追赶，周本乘他们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危全讽军队彻底崩溃，四散逃亡，自相践踏蹂躏，落水溺死的很多，周本派军分别切断他们的退路，生擒危全讽，以及他的部众五千人。乘胜追击，攻克袁州（江西省宜春市），生擒州长彭彦章；又进攻吉州（江西省吉安市）。

弘农（首都扬州）所属歙州（安徽省歙县）州长陶雅，派他的儿子陶敬昭，跟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徐章，率军袭击饶（江西省波阳县）、信（江西省上饶市）二州，信州州长危仔倡投降（危家兄弟分别割据抚、信二州，参考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前后二十八年而灭），饶州（江西省波阳县）州长唐宝，放弃城池逃走。弘农（首都扬州）特遣兵团总指挥官（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跟防卫官（都尉）吕师造等，在上高（江西省上高县）击败南楚（首都潭州）将领苑玫。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彭玕率部众数千人，投奔南楚（首都潭州），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上

疏后梁政府（首都河南府），任命彭玕当郴州（湖南省郴州市）州长，命儿子马希范娶彭玕的女儿为妻。弘农政府（首都扬州）命左先锋指挥官（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代理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州长，派特遣兵团总纠察官（行营都虞候）骨言（骨，姓），率军五千人，护送张景思上任。危仔倡听说大军抵达，逃奔吴越（首都杭州），吴越王（一任武肃王）钱镠任命危仔倡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副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扬州属弘农【首都扬州】），命他改姓元（钱镠对“危”敏感）。危全讽被送到广陵（弘农首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弘农王杨隆演因危全讽曾对老爹杨行密（杨行愍）有援助之情（杨行密攻赵锽时，危全讽供应军粮，参考八八八年八月及八八九年六月），特别释放，送给他很多礼物。

九一〇年，夏季，六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马殷（本年五十九岁），请求当“天策上将”，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遂加授他“天策上将军”。马殷乃设“天策府”，命老弟马贇（音 cóng）当左宰相（左相）、马存当右宰相（右相。天策府始于李世民，参考六二一年十月）。

马殷派军攻击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属的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驻军油口（油江注入长江处，湖北省公安县北），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把他击破，格杀五千人，追击到白田（湖南省岳阳市北白田镇）才回。

冬季，十二月，辰州蛮（湖南省沅陵县境内少数民族）酋长宋邺、溆州蛮（溆州【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境内少数民族）酋长潘金盛，仗恃他们住在万山丛中，地势险恶，所以不断侵犯南楚（首都潭州）国境。现在，宋邺攻击湘乡（湖南省湘乡市），潘金盛攻击武冈（湖南省城步县）。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昭州（广西平乐县）州长吕师周，率衡山（湖南省衡山县东北衡山故城）军队五千人讨伐。

九一一年，春季，正月，吕师周翻山越岭，攀藤牵枝，深入飞山洞（湖南省靖州县北七公里），发动奇袭，生擒溆州蛮（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境内少数民族）酋长潘金盛，押解到武冈（湖南省城步县），斩首。继续进攻辰州蛮（湖南省沅陵县境内少数民族）酋长宋邺。

冬季，十二月五日，后梁政府（首都河南府）擢升永顺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候补司令官（留后）马贇（音 cóng），实任司令





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九一二年，春季，二月，辰州蛮（湖南省沅陵县境内少数民族）酋长宋邺（参考前年【九一〇】十二月）、昌师益，各率他们的部众，向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投降，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六十一岁），命宋邺当辰州（湖南省沅陵县）州长、昌师益当溆州（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州长。

冬季，十一月，南吴（首都扬州）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陈璋等，率长江舰队，袭击南楚（首都潭州）岳州（湖南省岳阳市），生擒州长苑玫。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舰队总指挥官（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增援岳州（湖南省岳阳市）。

陈璋等逆长江而上，进攻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属的荆南（总部江陵府），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派他的部将倪可福抵御。南吴政府（首都扬州）为了预防南楚（首都潭州）增援荆南（总部江陵府），特命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州长刘信，率江（江西省九江市）、抚（江西省临川市）、袁（江西省宜春市）、吉（江西省吉安市）、信（江西省上饶市）五州联军，进驻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声援陈璋。

九一三年，春季，正月，南吴（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大将陈璋进攻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属荆南（总部江陵府），不能攻克，只好撤退（参考去年【九一二】十一月）。荆南（总部江陵府）跟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在江口（洞庭湖注入长江处，湖南省岳阳市北）会师，准备联合拦截。陈璋得到消息，把二百艘船舰编组为一列纵队，利用夜色掩护，迅速通过，联军发觉后立即出动追赶，已来不及。

秋季，八月，南楚（首都潭州）宁远战区（总部设容州【广西容县】）司令官（节度使）姚彦章，率水军进攻南吴（首都扬州）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南吴（首都扬州）命池州（安徽省贵池市）民兵司令（团练使）吕师造当水陆援军司令（水陆行营应援使）。但吕师造还没有到，南楚军（首都潭州）已经退走。

四、狗崽长大，咬死高郁

九一四年，夏季，四月，南吴（首都扬州【江苏省扬州市】）袁州（江西省宜春市）州长刘崇景叛变，投降南楚（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



市】)。刘崇景，是刘威的儿子（刘威是杨行密的老友，参考九〇五年九月）。南楚将领许贞率一万人增援。南吴总指挥官（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率各将领讨伐。

南楚（首都潭州）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许德勋，率长江舰队沿边巡防，半夜时分，突然刮起南风，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王环，乘风破浪，直指南吴（首都扬州）所属的黄州（湖北省黄州市），用绳梯攀登城墙，攻击州政府，生擒睡梦正酣的州长马邺，大肆劫掠而回。许德勋提醒王环说：“鄂州（南吴武昌战区总部所在，湖北省武汉市）会对我们拦腰阻截，要加强戒备。”王环说：“我们深入敌境，攻陷黄州（湖北省黄州市），鄂州（湖北省武汉市）根本不知道我们穿过他的城下，现在正拼命补救都来不及，怎么还有胆量碰我们？”于是命各舰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整队返国。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军队果然不敢逼近。

五月，南吴（首都扬州）将领柴再用等进攻叛将刘崇景，及南楚（首都潭州）将领许贞，在万胜冈（江西省宜春市东）会战，大破南楚军。刘崇景、许贞遂放弃袁州（江西省宜春市），逃走。

九一七年，春季，三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马殷（本年六十六岁）派他的老弟马存，进攻南吴（首都扬州）上高（江西省上高县），掳掠而回。

九二一年，南楚（首都潭州）辰溆蛮（湖南省沅陵县及洪江市少数民族）聚众起兵，侵犯南楚。南楚宁远战区（总部设容州【广西容县】）副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容州属南汉【首都兴王府】）姚彦章率军讨伐，把战乱削平（姚彦章离开容州，参考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九二三年，冬季，十月，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使节前往各战区道传达旨意，后梁帝国所任命的五十余名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上疏进贡。

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马殷（本年七十二岁），派他的儿子、警备本部步骑兵总指挥官（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范，到中央朝见，呈缴洪（江西省南昌市）、鄂（湖北省武汉市）地区特遣兵团总指挥官（洪鄂行营都统）印信，并呈报辖区里文武官员名簿。

九二四年，夏季，四月七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加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马殷（本年七十三岁）中央官衔：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使相）。

九二五年，最初，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自占领湖南（湖南省）之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商品旅客，不征收捐税，于是四面八方商旅都向这里集中。湖南（湖南省）出产铅铁，马殷接受军事总执行官（军都判官）高郁的建议，用铅铁铸钱，这种钱出境后便没有用处，商旅们只好全部购买本地其他货物而去，所以湖南（湖南省）不久就成为全中原贸易中心，用境内剩余物资，换取天下所有货物，人民从此富饶，湖南（湖南省）农民从来不种桑养蚕，高郁命农民缴租时，都用绸缎代替钱，于是民间纺织业大为盛行。

九二六年，秋季，九月，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加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五岁）中央官衔：暂任国务院总理（守尚书令，使相）。

九二七年，夏季，五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中军基地司令（中军使）史光宪到京师（首都河南府）进贡，李嗣源（邈佶烈）赏赐他骏马十匹、美女二人。回来路过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高季兴（高季昌）逮捕史光宪，把骏马美女夺走，为取得外援，于是向南吴（首都江都府）献出领土，请求归降。南吴（首都江都府）最高监督长（侍中）徐温说：“国家领袖一定要重视实际利益，不可以醉心虚名。高家臣服后唐（首都河南府），已有很长一段日子（后梁亡，高季兴即降后唐，参考九二三年十一月），而洛阳（后唐首都河南府所在县）距江陵不远（航空距离三百五十公里），后唐政府无论用步兵或骑兵发动袭击，都非常容易，我们的舰队逆长江前往救援，十分困难。既把人当做臣属，紧急时却不能相救，使他危亡，岂不惭愧！”于是接受高季兴（高季昌）的贡品，而不接受他的称臣，由他仍回归后唐（首都河南府）。

六月十七日，李嗣源（邈佶烈）封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当南楚王国国王。

九二八年，春季，二月，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国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七岁），前往岳州（湖南省岳阳市），派六军基地司令（六军使）袁诤、副司令（副使）王环、监军官（监军）马希瞻，率舰队进攻脱离后唐（首都河南府）的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节度使）高季兴（高季昌）率舰队迎战（参考本书《狗崽长大咬死人》中第3章第二节“四面挑衅，四面退败”）。



夏季，四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右雄武军基地司令（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部队统军王彦章（非后梁将王彦章【王铁枪】），率舰队官兵一万人，进攻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所属岳州（湖南省岳阳市），进入洞庭湖，抵达君山（洞庭湖中小岛，今已与陆地相连），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派右丞相许德勋率战舰一千艘抵御。许德勋说：“南吴只是乘虚而入，看到我们反攻的大军，一定害怕逃走。”于是暗中推进到角子湖（湖南省岳阳市西南），就在夜晚，命王环率战舰三百艘，进驻阳林浦（岳阳市长江北岸），切断南吴舰队退路。第二天，黎明，南吴（首都江都府）舰队航向荆江口（洞庭湖注入长江处），准备会合荆南（总部江陵府）舰队攻击岳州（湖南省岳阳市）。

四月十二日，南吴（首都江都府）舰队抵达道人矶（湖南省临湘市西长江东岸），南楚（首都长沙府）统帅许德勋命舰队总纠察官（战棹都虞候）詹信，率轻快小舰三百艘出现南吴舰队后方，而许德勋率主力舰迎头夹击，南吴（首都江都府）舰队大败，统帅苗璘、王彦章全被俘虏，押回首都长沙。

五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派使节向南楚（首都长沙府）请求和解，并要求交还苗璘、王彦章。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同意，命左丞相许德勋摆设酒席，给二人饯行。酒席上，许德勋对二人说：“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虽然很小，但从前的老干部、老将领仍然在位，请贵国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必须有耐心，等到马驹们相互争夺马槽时（驹，幼马），再算计不迟。”因为马殷宠爱的小老婆太多，正妻生的嫡子，跟小老婆生的庶子，没有区别（《十国春秋》记载，马殷有儿子三十余人，史籍记载的仅十余人），而所有儿子们，又骄傲奢侈，败象已充分呈现，所以许德勋提到。

六月八日，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再一次向南吴（首都江都府）请求归降称臣（南吴曾经拒绝，参考去年【九二七】五月），南吴（首都江都府）接受，晋封高季兴（高季昌）当秦王。

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命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出军讨伐。马殷派许德勋率军进攻，而命他儿子马希范当监军官（监军）；前军抵达沙头（湖北省荆州市），高季兴（高季昌）的侄儿、云猛指挥官（云猛指挥使）高从嗣，单人匹马直逼南楚军营门，向马希范挑战，以决胜负；南楚副指挥官（副指挥使）廖匡齐出阵决斗，击碎高从嗣的前胸肋骨，



把他格杀；高季兴（高季昌）大为恐惧。第二天，请求和解，许德勋班师。廖匡齐，是赣县（虔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西省赣州市）人。

九二九年，春季，三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八岁）命他的儿子、武安战区（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首都长沙特别市政府执行官（判长沙府）马希声，当三级实质宰相（知政事），总管内、外武装部队（总录内、外诸军事）。自此之后，国家大小事情，都先经马希声裁决，再报告马殷。

最初，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依靠智囊、总参谋长（都军判官）高郁（马殷进入潭州，就用高郁，参考八九六年九月），使王国日渐富强，邻近各国都把高郁当做眼中钉。后唐一任帝李存勖进入洛阳时，马殷派儿子马希范前往进贡（参考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李存勖欣赏马希范的灵敏机警，说：“最近常听说马家势力要被高郁篡夺，马家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够到手！”高季兴（高季昌，后唐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也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希望刺激马殷猜忌高郁，但马殷不中圈套，拒绝相信。高季兴（高季昌）遂改变手段，派使节送信给南楚（首都长沙府）武安战区（总部长沙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三级实质宰相（知政事）马希声，竭力赞美高郁对王国的贡献，和享有的国际盛名，表示愿跟高郁结拜成为义兄义弟。使节向马希声解释高季兴（高季昌）所以作这种请求的原因，说：“我家高大帅（高季兴）常说：‘马家政事都由高郁做主，恐怕是马家子孙将来的隐忧。’”马希声听了，完全相信。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杨昭遂，是马希声妻子的娘家人，企图取代高郁的官位，每天都在马希声面前，抨击高郁。马希声屡次向老爹马殷指控高郁生活奢侈、行为放肆，而且跟邻国来往结交，请求把高郁处死。马殷说：“使我能建立这么大事业的，都是高郁的功勋，你不可再说这种话！”但马希声坚持解除高郁的军权，马殷不得已，只好调降高郁当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高郁大不高兴，对他的亲信说：“请快点整修西山（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等山）上的别墅，我就要退休到那里养老。狗崽长大，已能咬人！”马希声听到，大怒若狂。第二天，马希声假传马殷命令，就在总部公署，格杀高郁，张贴布告，诬称高郁叛变，于是大肆搜捕。高郁家族跟亲戚朋友，全部斩首，屠杀直到天黑，马殷还不知道。当天，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马殷心情不宁，对左右侍从说：“我当年追随孙儒渡淮河南下（参考八八七年十月），每逢善良的人受到冤杀，天象都会有奇异的变化，公安警察厅（马步

院)难道有人冤死!”第二天,部下把高郁被杀的事报告马殷,马殷捶胸大哭说:“我已成老糊涂,政府的事都做不了主,使我的老友功臣,受到这种冤酷横祸!”回顾他的左右侍从说:“我又怎么能长久坐在这个位置上!”

五、马希范放纵声色

九三〇年,冬季,十月,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九岁)患病,派使节前往后唐(首都河南府),请求把王位传给他儿子马希声。后唐政府怀疑马殷已经死亡。

十月二十一日,后唐政府命马希声中止服丧,出任武安战区(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

十一月十日,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逝世(年七十九岁),遗嘱命他的儿子们兄终弟及——兄弟相传,并在祠堂设置一把佩剑,说:“敢违抗我命令的,诛杀!”各将领商议先增兵四方边境,然后发布死讯,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黄损说:“我们丧失一位君王,另立一位君王,有什么可戒备的,倒是该派使节到相邻各国各战区告哀,通知他们嗣子登位,就可以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楚(首都长沙府)马希声(本年三十二岁)登上老爹马殷的遗位,声称奉老爹遗命,撤销王国,恢复战区称号(马殷建立王国体制,参考九二七年八月)。

十二月二十一日,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命武安战区(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马希声,当武安(总部长沙府)、静江(总部桂州)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

九三一年,冬季,十二月,南楚(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武安(总部长沙府)、静江(总部桂州)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马希声(本年三十三岁),听说后梁一任帝朱全忠(朱温)喜爱吃鸡,十分羡慕,继承老爹(一任王马殷)的官位后,每天都杀五十只鸡作为菜肴;在老爹的丧事期间,脸上没有一丝哀伤的表情。

十二月七日,马希声把老爹、一任王马殷安葬在衡阳(衡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南省衡阳市)。将要移灵,还一口气吃下几碗鸡羹。国务院文官部





前副部长（前吏部侍郎）潘起讥刺他说：“从前，阮籍居丧的时候吃蒸猪肉，哪个时代没有贤才（阮籍，晋王朝“竹林七贤”之一，参考二六二年）！”

九三二年，秋季，七月，马希声因湖南地区（湖南省）连年大旱成灾，命关闭南岳（衡山，湖南省衡山县西）及境内所有寺庙，可是仍不下雨。

七月十一日，马希声逝世（年三十四岁），六军基地司令（六军使）袁诤、潘约等，前往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迎接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洪州属南吴【首都江都府】）马希范，拥护他继承职务。

八月十一日，马希范抵达长沙（湖南省长沙市）。

八月十二日，马希范（本年三十四岁）继承遗位（三任文昭王。虽然老哥马希声继任南楚元首以来，一直未封王，但有关单位在他死后，仍追封衡阳王，所以算是南楚二任王。如此，马希范便成了三任王）。

九月三日，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命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洪州属南吴【首都江都府】）马希范，当武安战区（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

九三三年，春季，二月九日，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任命马希范（武安【总部长沙府】司令官）当武安（总部长沙府）暨武平（总部朗州）两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

最初，二任王（衡阳王）马希声，跟现任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三十五岁）同岁，又在同一天出生，马希声的娘亲是袁德妃，马希范的娘亲是陈女士。马希范对当初马希声被指定当继承人时（参考九二九年三月），竟一点也不谦让，心里一直怨恨，所以等他登上王位，对袁德妃非常不礼貌，马希声同一个娘亲的弟弟马希旺，当亲从总指挥官（亲从都指挥使），马希范对他总是斥责。袁德妃发现马希范已动杀机，因而请求准许马希旺交回官职，出家当道士，马希范不允许，却下令免职，命马希旺住在一座竹子搭的草屋里，不准参加兄弟们的宴会。袁德妃逝世，马希旺忧愤而死。

九三四年，春季，正月十八日，后唐帝（三任闵帝）李从厚封武安（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暨武平（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马希范（本年三十六岁）当南楚王（三任文昭



王)。

九三六年，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马希杲，政声美名，流传很广。监军官裴仁煦向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三十八岁）打他的小报告，检举他收买军心民意，马希范开始怀疑。

夏季，四月，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将领孙德威，入侵南楚（首都长沙府）所属的蒙（广西蒙山县）、桂（广西桂林市）二州，马希范命他的老弟、武安（总部长沙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马希广，暂时主管统帅部军政（权知军府事），而亲自率步骑兵五千人，南下桂州（广西桂林市）。马希杲大为恐惧，他的娘亲华夫人前往全义岭（位广西资源县东北，亦称始安岭、越城岭、临源岭，是“五岭”最西的一岭），道歉说：“希杲处理政务，没有方法，以致敌人侵入边境，麻烦殿下亲自出动，经历艰险困阻，这都是教子无方的罪过，希望殿下削去采邑，让我回去洒扫宫殿，赎希杲的罪。”马希范说：“我很久没有见到希杲了，听说他的能力和品德，都有优异表现，所以前来亲自看看，没有别的意思。”南汉（首都兴王府）入侵军从蒙州（广西蒙山县）撤退。马希范调马希杲代理朗州（武平战区总部所在，湖南省常德市）州长。

秋季，七月四日，马希范自桂州（广西桂林市）北返。

九三七年，冬季，十二月，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下诏，加授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三十九岁）当长江以南各战区道总指战官（江南诸道都统），全权处理武平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及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军务。

九三八年，冬季，十月，马希范（本年四十岁）的妻子、顺贤夫人彭女士逝世（彭女士是彭玕的女儿，参考九〇九年七月）。彭女士面貌丑陋，但治家有法，马希范对她心怀敬畏，彭女士死后，马希范开始肆意追求美女，纵情声乐，宴会饮酒，从夜晚直到天明，宫内宫外，毫无分别。有位商人的妻子十分艳丽，马希范把她的丈夫杀掉，把她强行抢回，她发誓不受侮辱，上吊自杀。

九三九年，夏季，五月七日，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加授马希范（本年四十一岁）：天策上将军，颁发印信，由他建立军府，设置文武百官（南楚建天策府，始于一任王马殷，参考九一〇年五月）。

冬季，十一月，马希范开始设置天策府，及总参议长（护军都尉）、总



参谋长（领军司马）等官，由他的一些老弟和其他将领担任。又集合幕僚拓跋恒（元恒）、李弘皋、廖匡图（廖匡齐老哥）、徐仲雅等十八人，称文学侍从官（学士。这是模仿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参考六二一年十月）。

南楚（首都长沙府）讨伐军统帅刘勍等，进攻溪州（湖南省永顺县），守城州长彭士愁战败，放弃城池，逃往山寨继续抵抗，山寨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刘勍建造高梯，开凿栈道，爬到上面，完成包围。决胜指挥官（决胜指挥使）廖匡齐战死，马希范派人去看他的娘亲吊丧，娘亲没有哭，对使节说：“廖家三百余口，都受大王的恩典，得以温饱，全族的人都效力而死，也不能报答，何况只不过牺牲一个儿子，希望大王不要挂念这回事。”马希范认为廖家娘亲贤惠，厚厚地抚恤。

九四〇年，春季，正月，南楚讨伐军统帅刘勍等，利用大风，发射火箭攻击彭士愁大寨（彭士愁被击退，参考去年【九三九】十一月），彭士愁率部众逃入奖（湖南省新晃县东北）、锦（湖南省麻阳县西南锦和镇）二州深山。

正月二十九日，彭士愁派他的儿子彭师鬲率各酋长缴出溪（湖南省永顺县）、锦（湖南省麻阳县西南锦和镇）、奖（湖南省新晃县东北）三州印信，向南楚（首都长沙府）投降。

二月，刘勍率军返回首都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四十二岁）把溪州（湖南省永顺县）州政府往东南迁到交通方便的地方（湖南省古丈县东北会溪坪，称下溪州），上疏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推荐任命彭士愁当溪州州长，命刘勍当锦州（湖南省麻阳县西南锦和镇）州长。自此以后，少数民族各部落都归附南楚（首都长沙府）。

马希范宣称他是东汉王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用五千斤的铜，铸造一根大柱，高一丈二尺，地下埋植六尺（马援铜柱，参考三三六年十二月注），把誓词刻在铜柱上，树立在溪州（铜柱树立在今湖南省永顺县东南王村镇花果山上，至二十一世纪仍在）。

六、兄弟开始恶斗

九四二年，冬季，十月，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四十四岁），兴筑天策府，房舍梁柱，都豪华绝伦，无论窗框门户、栏杆扶梯，都

用黄金碧玉装饰；仅涂抹墙壁的丹砂，就消耗数十万斤。春夏地毯用细竹片编成，秋冬地毯用木绵织成。马希范常跟他的子弟和部属，在里面游玩欢宴（后晋政府封马希范当天策大将军，参考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九四三年，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出产金银，而茶叶贩卖的利润，更是丰厚，因此无论政府及民间，都十分富庶（南楚卖茶叶获利，参考九〇八年七月）。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四十五岁），豪华奢侈，毫无节制，尤其喜爱自我夸大。曾经铸造特大号的长枪巨矛，用金片包裹，卫士拿到手里，只可以装腔作势，却不能使用。招募富家子弟中健壮的少年，挑选八千人，成立“银枪特别营”。王宫、殿堂、花园，以及穿着和使用的物件，都精致贵重，浪费到极点。又兴建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八条巨龙，每条龙长度一百余米，用黄金珠宝装饰，环抱群柱，互相对称，马希范坐在中间，作为第九条龙；头上所戴便帽（幞头）佩带，长达一丈有余，象征龙角。

在毫无节制的挥霍下，国库不能负担，于是加重人民的赋税。马希范每次派特使巡查农田，凡是查出隐瞒土地，能够增加税收的，就有功劳。最后，农民无法负担重税，纷纷放弃耕种，全家逃亡。马希范说：“只要土地还在那里，何必担心没有粮食！”命屯垦司令（营田使）邓懿文调查弃田，出租给新的移民耕种。于是，此处农民逃到彼处屯垦，彼处农民逃往另一处屯垦，靠着新移民初期的优待，勉强生存。但不停地流动，所有生产事业，都陷于停顿。马希范又鼓励人民出钱购买官位，钱多的官大，钱少的官小，于是，富有的商人挤满政府。地方官员如要调回中央，必须贿赂。人民犯罪时，富家子弟捐钱，强壮青年当兵，都可以免罪，只有穷苦的人或卑弱的人受法律制裁。又设立“告密箱”，鼓励人民写匿名信检举别人谋反叛乱，有的人家甚至全族被杀（告密箱，始创于武照，参考六八六年三月）。

本年（九四三），马希范采纳文书官（孔目官）周陟的建议，除了正式税捐外，还命大县每年进贡稻米二千斛、中县每年进贡稻米一千斛、小县每年进贡稻米七百斛，没有米可进贡时，可以进贡绵布绸缎。天策府文学侍从官（天策学士）拓跋恒（元恒）上疏说：“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凭借父兄已经完成的事业，从不知道种田耕地的艰苦，也从没有听见战鼓擂动的声音。整天骑马射箭，游戏人生，住雕梁画栋的宫殿，吃碧玉碗盘装的山珍海味，国库积蓄，就要消耗一空，奢侈却更严重，人民困苦，



难以生存，强征暴敛，却永不休止。现在，南唐（首都金陵府）是仇敌之国，南汉（首都兴王府）有吞噬我们的野心，南平（首都江陵府）日夜监视我们的行动，西方边陲住在群山洞穴里的蛮族，等待我们戒备松懈。俗话说：‘脚部寒冷，伤害心脏；人民怨恨，伤害国家。’但愿大王取消强征贡米的命令，诛杀周陟，向各州县道歉。停止一些并不十分紧急的事务，减少土木工程的兴建数量，不要一旦发生祸事，受四方嘲笑。”马希范大怒。后来有一天，拓跋恒（元恒）请求晋见，马希范声称他正在白天睡大觉。拓跋恒（元恒）对大营礼宾官（客将）区弘练说：“大王耍狠任性，而又拒绝规劝，我将看到马家千口，漂泊无依！”马希范越发愤怒，终身不再相见。

九四五年，秋季，七月，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四十七岁）的老弟、静江战区（总部设桂州【广西桂林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代理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州长的马希杲，深受人民爱戴，马希范大不高兴，派人秘密监视。马希杲恐惧，声称有病，请求辞职调回京师（首都长沙府），马希范不准，却派医生前去诊治，乘机把马希杲毒死（马希范一直忌恨马希杲，参考九三六年四月）。

冬季，十二月，湘阴（湖南省湘阴县）隐士戴偃，所写的诗，很多讽刺当时政治社会现象，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把他逮捕囚禁。天策府副总带兵官（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疏苦苦规劝，马希范大怒，免除丁思瑾所有官爵。

九四六年，秋季，九月，南楚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本年四十八岁），知道后晋帝（二任）石重贵奢侈浪费，生活糜烂，所以不断呈献珍玩，求当总元帅（都元帅）。

九月十七日，石重贵命马希范当全国各战区道兵马总元帅（诸道兵马都元帅）。

九四七年，夏季，五月，武安（总部长沙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天策府防卫司令（天策府都尉）、遥兼镇南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洪州属南唐【首都金陵府】）马希广，是现任王（三任文昭王）马希范的胞弟，性情谨慎温顺，马希范对他十分疼爱，命他主管内外各单位。

五月八日，夜晚，马希范突然逝世（年四十九岁），将领们讨论继任人选，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张少敌、大营总管理官（都押牙）袁友恭，认



为武平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代理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州长马希萼，在马希范所有老弟中，年龄最大，因之建议拥护马希萼。常备部队总指挥官（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文学侍从官（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以及内宅守门官（小门使）杨涤，都拥护马希广。张少敌警告说：“希萼年龄最大，又性情刚烈，绝对不会居老弟之下，事理十分明显。一定要拥护希广的话，应该考虑周全，如何控制希萼，使他口服心服，没有反应才可以。不然的话，国家立即陷于危险。”刘彦瑫等不接受。天策府文学侍从官（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元恒）说：“三十五郎（马希广）虽主管军国大事，但三十郎（马希萼）却身为兄长，最好先派使节礼貌地把王位让给他，不然的话，争执一定爆发。”刘彦瑫等坚持说：“今天军政大权都握在手里，上天赐给你，你拒绝接受，一旦别人得到，我们去哪里找容身之地！”马希广生性懦弱，不能决定。

五月十一日，刘彦瑫等宣布执行马希范的遗命，拥护马希广（年龄不详）继位（四任王）。张少敌退出后，叹息说：“大祸莫非从此就要临头？”跟拓跋恒（元恒）都声称有病，不再出家门。

九四七年，秋季，七月十一日，后汉帝（一任高祖）刘知远命马希广当天策上将军、武安战区（总部设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江南各战区道总指战官（江南诸道都统），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封楚王（南楚王。四任）。

秋季，八月，南楚王（四任）马希广的庶弟、天策府左参谋长（天策左司马）马希崇，性情阴险狡诈，暗中写信给老哥、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节度使）马希萼，斥责：“刘彦瑫违背先王（一任王马殷）的遗令（参考九三〇年十一月），竟然罢黜老哥，拥护老弟。”希望激起马希萼的愤怒。马希萼从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回首都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奔丧。

八月二十四日，马希萼走到趺石（湖南省长沙市西北十五公里。趺，音 fū）。刘彦瑫报告马希广，派侍卫总指挥官（侍从都指挥使）周廷海等率舰队逆水而上迎接。命武平（总部朗州）随行将士都脱下盔甲，才准入城。把马希萼招待在碧湘宫下榻，改穿丧服，排入守灵行列，不准他进宫跟老弟马希广见面。三任王马希范安葬后，马希萼请求返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任所，周廷海劝马希广乘机斩马希萼，马希广说：“我怎么忍心杀我老哥，宁愿把潭（首都长沙府）、朗（湖南省常德市）分成两国，分别治

理！”对马希萼赏赐优厚，送回朗州（湖南省常德市）。马希崇常替马希萼侦察马希广，马希广的一言一行，全都报告马希萼，自愿做马希萼的内应。

七、马希萼攻长沙

九四八年，秋季，八月，南楚（首都长沙府）武平战区（总部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令官（节度使）马希萼，向后汉政府（首都开封府）请求，愿跟南楚王（四任）马希广一样，各自分别进贡，请中央对自己另行任命官爵。马希广采用天策府内营总管理官（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的建议，用贵重的财宝贿赂后汉宰相，要他们拒绝马希萼的请求。

九月七日，后汉帝（二任隐帝）刘承祐下诏给马希萼及马希广，劝告二人：“兄弟骨肉之间，应该和睦，马希萼进贡，应该附属在马希广名下奏报。”马希萼不接受。

九四九年，秋季，二月，武平战区（总部朗州）司令官（节度使）马希萼集结境内所有青年勇士，号称静江军，制造战舰七百艘，打算进攻潭州（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妻子苑女士劝阻说：“兄弟相争，打胜打败，都被人嗤笑！”马希萼听不进去，率军南下，直向长沙。

马希广得到消息，说：“马希萼是我的老哥，不可以跟他争夺，自应该把王国让给他！”刘彦瑫、李弘皋坚决反对，乃命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王赧当野战司令及舰队指挥官（都部署战棹指挥使），命刘彦瑫当监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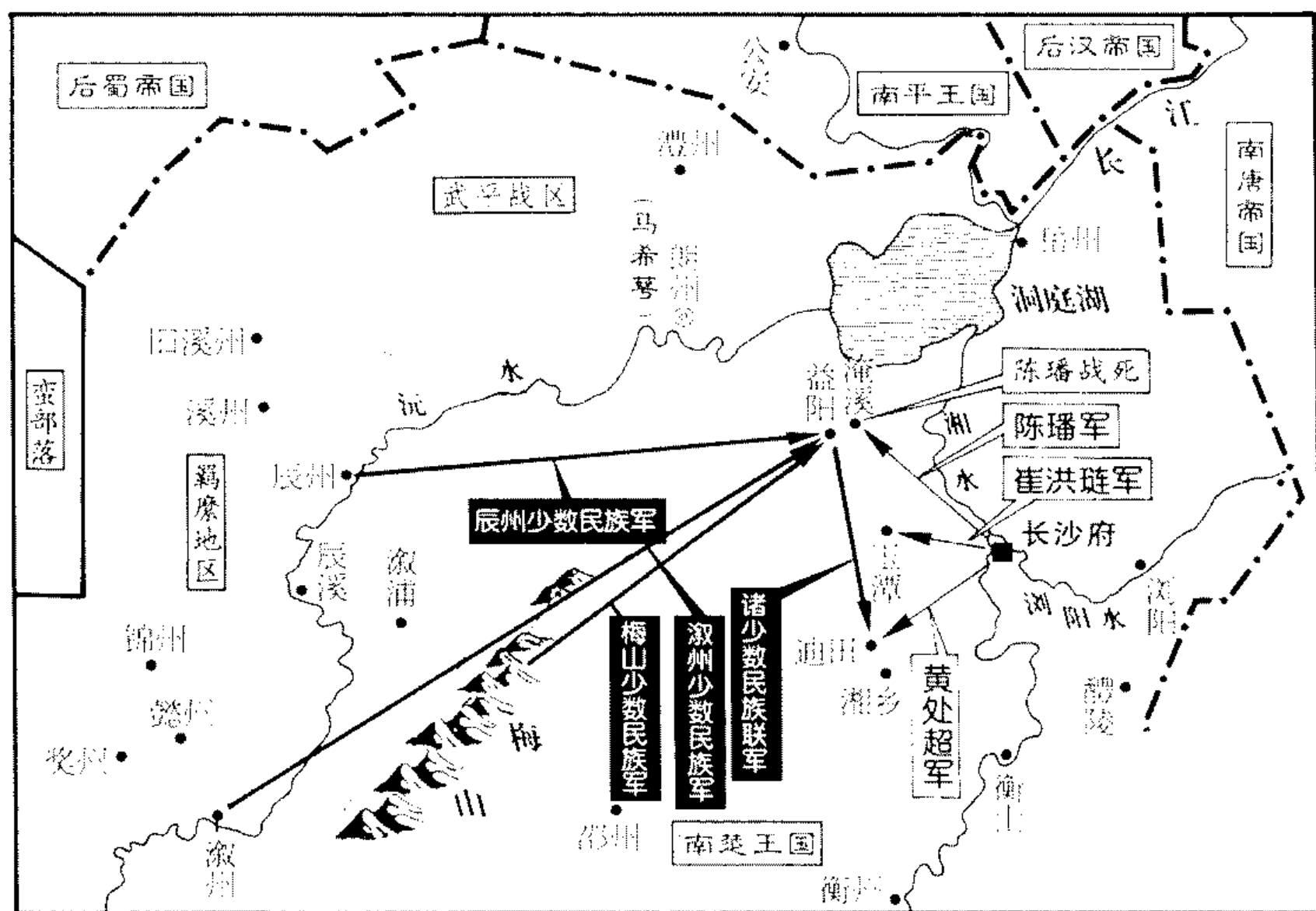
八月十八日，王赧在仆射洲（长沙市西湘水江中小岛）大破马希萼的静江军，俘获战舰三百艘。王赧穷追马希萼，眼看就要追上，马希广派使节命他班师，说：“不要伤害我老哥。”王赧遂退回。王赧，是王环的儿子（王环，南楚名将，参考九一四年四月）。马希萼从赤沙湖（湖南省南县南·古洞庭湖西北）坐一只小船逃回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苑女士哭泣说：“大祸就要来临，我不忍心看见。”投井而死。

冬季，十月，静江战区（总部桂州）司令官（节度使）马希瞻，因两位老哥马希萼、马希广争斗日益扩大，屡次派使节前去劝阻，没有人接受。马希瞻知道马家终要覆灭，忧虑过度，背上生出大疮。

十月十八日，马希瞻逝世。

九五〇年，夏季，六月，南楚（首都长沙府）马希萼（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战败之后（参考去年【九四九】八月），写信引诱辰州（湖南省沅陵县）、溆州（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以及梅山（湖南省新化县西雪峰山）等地少数民族，共同进攻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少数民族部落一直听说首都长沙财富堆积如山，接到信件后，大喜过望，争相出军会师，先攻益阳（湖南省益阳市）。南楚王（四任）马希广派指挥官（指挥使）陈璠抵御，在淹溪（湖南省益阳市东北）会战，陈璠兵败，战死。

秋季，七月，马希萼再派少数民族部落军进攻迪田（湖南省湘乡市北）。



十世纪·九五〇年六月至八月 南楚内战，马希萼诱少数民族攻益阳

八月三日，少数民族部落攻陷迪田（湖南省湘乡市北），格杀守将张延嗣。马希广再派指挥官（指挥使）黄处超增援，黄处超也兵败身死。首都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人民震恐，马希广再派内营指挥官（牙内指挥使）崔洪璉率军七千人进驻玉潭（湖南省宁乡县）。

九月，马希萼上疏后汉帝（二任隐帝）刘承祐，请求在京师（首都开封府）另行设置驻京办事处（进奏务）。

九月十七日，刘承祐下诏说：南楚（首都长沙府）已有驻京办事处



(进奏务)，不宜另设。同时也下诏给南楚王（四任）马希广，劝他兄弟和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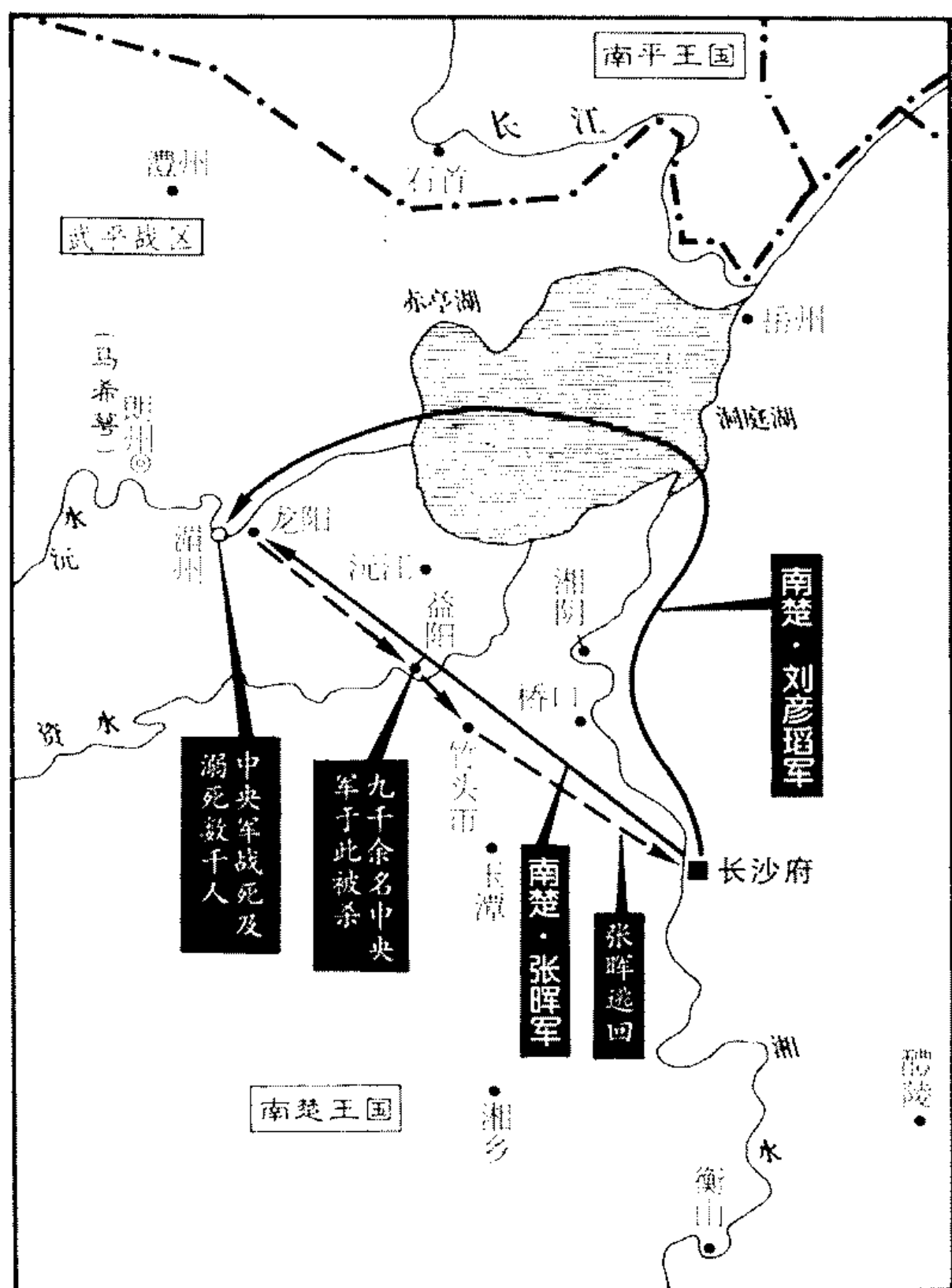
马希萼认为后汉政府（首都开封府）偏袒马希广，大怒，改派使节向南唐（首都金陵府）投降称臣，请派军会师进攻长沙（南楚首都，湖南省长沙市）。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加授马希萼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把鄂州（湖北省武汉市）本年（九五〇）的田赋捐税，全部赏赐给马希萼，派楚州（江苏省淮安市）州长何敬洙率军增援马希萼。

冬季，十月十二日，马希广派使节上疏后汉政府（首都开封府），紧急求援，说：“荆南（南平）、岭南（南汉）、江南（南唐）联合一起，打算瓜分湖南（南楚），请调发大军进驻澧州（湖南省澧县），切断江南（南唐）、荆南（南平）增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的通路。”

南楚王（四任）马希广因为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跟少数民族入侵，将领们屡战屡败，脸上的忧虑，无法掩饰。刘彦瑫对马希广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军队不满一万人、战马不满一千匹，而我们的精兵有十万之多，为什么担心不能取胜？请交给我战士一万余人、战舰一百五十艘，一直杀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生擒马希萼，解除大王的忧虑。”马希广大为高兴，任命刘彦瑫当舰队司令（战棹都指挥使）、朗州特遣兵团总指战官（朗州行营都统）。刘彦瑫率军进入朗州州境，所过的地方，父老们争先恐后献出牛羊美酒犒劳，并且说：“人们不愿跟随叛徒作乱，盼望王府大军，已盼望很久。”刘彦瑫信以为真，给他们大量赏赐，可是等到舰队一过，朗州民兵立刻把竹竿投到水里，阻断后退之路。当天，马希萼派朗州军队跟少数民族部落共六千人、战舰一百艘，逆水而上，在湄州（湖南省汉寿县西沅江中沙洲）会战。刘彦瑫顺风纵火，打算焚烧朗州战舰，万料不到风势突然倒转，反而焚烧自己。刘彦瑫急行撤退，而江路已被阻断，官兵战死跟溺死的达数千人。马希广接到报告，哭泣流泪，不知道做什么才好。马希广平常很少赏赐，现在，拿出大量金钱绸缎，以博取士卒们的喜悦。

有人检举天策府左参谋长（天策左司马）马希崇谣言惑众，叛乱证据十分明确，请求判处死刑（马希崇替马希萼当内应，参考九四七年八月）。马希广说：“我如果害死老弟，有什么脸面在地下再见老爹（一任王马殷）！”

骑兵指挥官（马军指挥使）张晖率军从另外一条道路，直向朗州（湖



十世纪·九五〇年十月 南楚内战，中央水陆二军夹攻朗州，大败

南省常德市)，挺进到龙阳（湖南省汉寿县），听到刘彦瑫兵败，退守益阳（湖南省益阳市），马希萼派指挥官（指挥使）朱进忠等，率精锐部队三千人，向益阳（湖南省益阳市）猛攻。张晖对益阳守军说：“我率领我的部队出城，绕到盗匪背后，你们留在城里等我的消息，然后内外夹攻。”然而，张晖出城后，却从竹头市（湖南省益阳市东南）逃回首都长沙。朗州军队知道益阳城里没有主将，发动急攻，守军九千余人全被屠杀。

十一月，南楚王（四任）马希广派他的部属孟骈前去劝马希萼说：“你忘掉父兄两代世仇，甘心勾结南唐（首都金陵府），跟当年袁谭向曹操求救（参考二〇三年八月），有什么差别？”马希萼打算把他斩首，孟骈说：“自古以来，两国交战，使节来往其间，我如果怕死，怎么肯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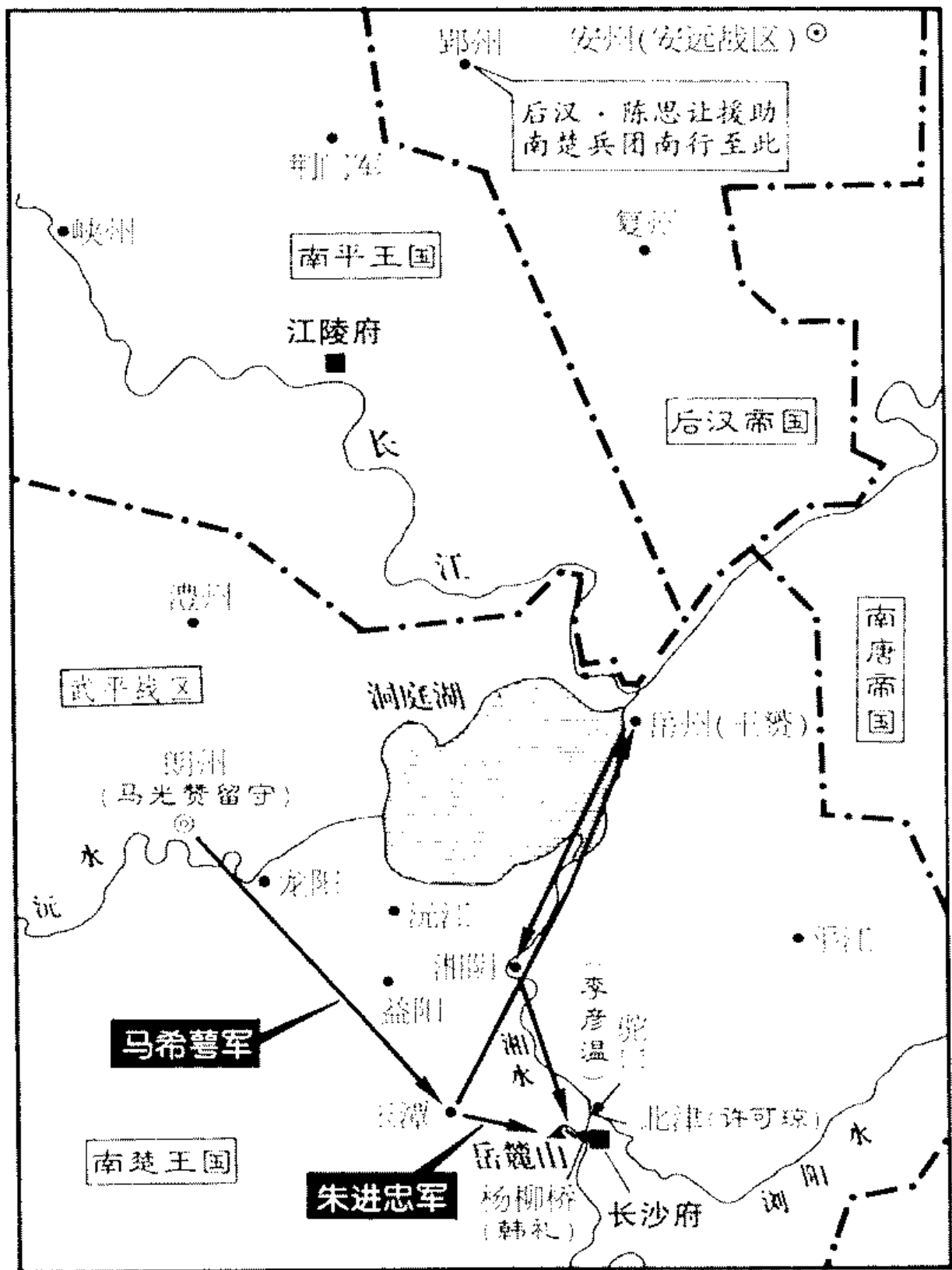


35

狗崽长大咬死人

我的话并不是只对潭州（马希广）好，也实是为你设想。”马希萼把他释放，命他回去报告马希广说：“大义已经断绝，除非死在地下，不能再见。”朱进忠建议马希萼亲自率军进攻潭州（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

十一月八日，马希萼留他的儿子马光赞守朗州城（湖南省常德市），动员所有军队，直向长沙（湖南省长沙市）。马希萼自称顺天王。



十世纪·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南楚内战，马希萼攻陷长沙

先前，南楚（首都长沙府）变军首领马希萼，派少数民族部落包围玉潭（湖南省宁乡县。参考本年【九五〇】六月），朱进忠率军会师，南楚王（四任）马希广派援军将领崔洪珪增援，兵败，逃回长沙（湖南省长沙市）。马希萼率军继进，攻击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州长王赞抵抗，围攻五天，不能攻克。马希萼派人对王赞说：“你难道不是马家的部属？不服从

我，难道打算侍奉别人？当人的臣属却怀二心，岂不侮辱自己祖先！”王赞说：“我的老爹王环，是先王（一任王马殷）的部将，曾经六次击破淮南大军（南吴、南唐政权的前身，原是唐王朝的淮南战区），今天，大王兄弟内斗，互不相容，我常怕淮南（南唐）坐收渔人之利，一旦使我们这些后裔子弟向淮南（南唐）称臣，那才是侮辱祖先。大王假如能够消除怨恨，停止内战，兄弟和睦跟当初一样，我怎么敢不竭尽忠心侍奉大王兄弟，怎么敢有二心！”马希萼惭愧，率军撤退。

十一月二十八日，马希萼抵达湘阴（湖南省湘阴县），纵火焚烧，大肆剽掠而过。最后，抵达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在湘水西岸扎营，步兵和少数民族部落则在岳麓山（湖南省长沙市湘水西岸）扎营。朱进忠从玉潭（湖南省宁乡县）率军南下会合。

马希广派刘彦瑫召唤舰队司令（水军指挥使）许可琼，率战舰五百艘，进泊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城北码头，首尾相接，一直连续到城南码头，任命马希崇当监军官；又派骑兵指挥官（马军指挥使）李彦温率骑兵进驻驼口（浏阳河注入湘江处，长沙市稍北），控制湘阴（湖南省湘阴县）通道；命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韩礼，率二千人进驻杨柳桥（湖南省长沙市西），切断湘水西岸通道。许可琼，是许德勋的儿子（许德勋是南楚良将，参考九一四年四月）。

八、许可琼内叛

九五〇年，最初，辰州（湖南省沅陵县）酋长彭师曷，投降南楚（参考九四〇年正月）。南楚（首都长沙府）官员对他的粗犷和正直，十分厌恶，只有南楚王（四任）马希广对他偏爱，命他当强弓指挥官（强弩指挥使），兼辰州（湖南省沅陵县）州长。彭师曷感激之余，常愿为马希广牺牲性命。现在，朱进忠会合少数民族部落，共七千余人，攻抵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在湘江西岸扎营，彭师曷登城眺望，报告马希广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突然打了一次胜仗，一定骄傲，而内部又有少数民族军队，号令不一，容易把他攻破。请交给我步兵三千人，从巴溪（长沙市西北）渡过湘江，进入岳麓山（湖南省长沙市湘水西岸）背后，转到西岸敌营后面埋伏，大王再命许可琼率战舰从正面渡过湘江，前后夹击，一定可以把他们击破。前锋部队失败，主力自不敢轻率前进。”马希广打算接受。



当时，马希萼已派出间谍，承诺给许可琼很大的利益——瓜分南楚王国（首都长沙府），分别治理，许可琼已决心叛变，对马希广说：“彭师曷跟梅山（湖南省新化县西雪峰山）少数民族本是同类，怎么可以相信！我许家世代当南楚将领（许可琼的老爹许德勋，是南楚名将），不会辜负大王，马希萼有什么折腾的！”马希广才停止。

马希萼稍后率战舰四百余艘，停泊湘江西岸。马希广命所有将领都接受许可琼指挥，每天还赏赐许可琼纹银五百两，马希广好几次前往统帅大营举行军事会议，许可琼经常关闭营垒，不让官兵知道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的军事行动。马希广叹息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我忧虑什么！”许可琼有时候利用夜晚，坐轻快小艇，声称巡查江防，实际上却登陆湘江西岸，跟马希萼会面，承诺作为内应。一天早上，彭师曷看到许可琼，对许可琼怒目而视，大声呵责，甩了一下衣袖，进宫见马希广说：“许可琼将要叛国，人人都知道，只大王不知道，请早日把他除掉，不要留下祸根。”马希广说：“他是许德勋的儿子，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彭师曷退出后，叹息说：“大王仁慈而优柔寡断，败亡就在眼前。”

潭州（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大雪，平地雪厚四尺，潭（长沙府）朗（湖南省常德市）两军长时间对峙，没有交战。马希广相信巫法师跟佛教和尚的话，在湘江东岸雕塑一个巨鬼，举手作阻挡敌军的样子。又在高楼上另外再竖一像，用手遥指湘江西岸，双目愤怒地向西直视。命和尚们日夜不停地诵读佛经，马希广也穿上袈裟，膜拜求福。

十二月十一日，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武陵（朗州州政府所在县）人何敬真等，率少数民族部落三千人，驻扎杨柳桥（湖南省长沙市西），望见潭州（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韩礼军营中旌旗凌乱，说：“他们军心恐慌，容易击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人雷晖穿上潭州（长沙府）的军服，暗中进入韩礼阵地，拔剑直刺韩礼，没有刺中，但军营大为骚动，何敬真立即乘乱发动攻击，韩礼军队崩溃，韩礼身负重伤逃走，回家而死。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水陆大军抓住机会向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发动总攻。潭州（首都长沙府）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吴宏、内宅守门官（小门使）杨涤，互相激励说：“一死报国，正是时候。”各率部属迎战；吴宏出清泰门，战斗不利；杨涤出长乐门，自上午八时战斗到中午十二时，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军队稍稍后退。而许可琼、刘彦瑀却按兵不动。杨涤士卒们饥渴疲倦，



退回进餐，只剩下彭师曷在城东北角抵抗。少数民族部落在城东纵火烧城，城上守军呼唤许可琼救援，就在这紧急时刻，许可琼率领全军投降马希萼，长沙遂告陷落。少数民族部落跟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军进城，大肆剽掠三天，杀官屠民，焚烧庐舍，从一任王马殷登位以来所兴建的宫殿（参考九二七年八月），全都化成灰烬，积存的珍宝财货，也都被少数民族劫走。李彦温望见长沙城（湖南省长沙市）大火烧起，自驼口（浏阳河注入湘江处）率军返回救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军队已登长沙城抵抗。李彦温进攻清泰门，不能攻克，于是会同刘彦瑫，各率一千余人，保护三任王马希范的儿子，以及现任王（四任）马希广的儿子，逃往袁州（江西省宜春市），转奔南唐（首都金陵府）。张晖也投降马希萼。左作战参谋长（左司马）马希崇率将领们晋见马希萼，请他登位称王。吴宏满袖都是鲜血，看到马希萼说：“不幸被许可琼出卖，今天被杀，对得起先王（一任王马殷）。”彭师曷把长矛投到地上，大声求死，马希萼叹息说：“真是铁男子！”都保住性命。

十二月十二日，马希崇迎接马希萼到总部办公，封锁城门，搜索马希广，马希广遂跟机要秘书（掌书记）李弘皋、老弟李弘节、总参谋长（都军判官）唐昭胤、邓懿文、杨涤等，全被逮捕。马希萼质问马希广说：“继承老爹、老哥的大业，怎么可以没有长幼的顺序？”马希广说：“只不过将领们拥护，中央（中原政权）任命罢了。”马希萼把他们全都囚禁。

十二月十三日，马希萼命内外巡查侍卫军指挥官（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宾，禁止纵火劫掠。

十二月十四日，马希萼自称南楚王（五任恭孝王）、天策上将军，及武安（总部长沙府）、武平（总部朗州）、静江（总部桂州）、宁远（总部容州）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命马希崇当副司令官（副使），主管总部军政；政府重要官职，都由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人担任。把李弘皋、李弘节、唐昭胤、杨涤，剁成碎块，由大家吞吃，只把邓懿文绑赴街市斩首（当初李弘皋等抬轿情形，参考九四七年五月）。

十二月十五日，马希萼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说：“马希广是一个胆小之辈，只不过被左右官员控制。我打算饶他一命，是不是可以？”将领们默不作声。只有朱进忠，曾经受过马希广的棍打，于是回答说：“大王血战三年，才得到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王国不能容纳两个国王，有一天你会后悔。”当天（十二月十五日），马希萼下令马希广自杀（年龄不详）。

马希广临死时，还朗诵佛经，彭师曷把他的尸首埋葬在浏阳门（长沙府东门）之外。

南楚王（五任恭孝王）马希萼派他的儿子马光赞，当武平（总部朗州）候补司令官（留后），命何敬真当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内营总指挥官（牙内都指挥使），率军驻防。马希萼召唤拓跋恒（元恒），打算请他继任公职，拓跋恒（元恒）声称有病，不肯答应（拓跋恒退隐，参考九四七年五月）。

九、马希崇私通世仇南唐

九五一年，春季，二月十二日，南楚王（五任恭孝王）马希萼派机要秘书（掌书记）刘光辅，向南唐（首都金陵府）进贡（马希萼降南唐，参考去年【九五〇】九月）。

三月，南唐帝国（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任命南楚王（五任恭孝王）马希萼当天策上将军，及武安（总部长沙府）、武平（总部朗州）、静江（总部桂州）、宁远（总部容州）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封楚王（南楚王）。派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孙忌（孙晟）、皇家礼宾总监（客省使）姚凤，当封爵特使（册礼使）。

马希萼登上王位之后，心满意足，想起从前当臣属时的夙仇旧恨，索性随心所欲地想怎么报复，就怎么报复，大肆杀戮。夜以继日地荒淫纵酒，把统帅府及总部的事情，全交给马希崇，而马希崇再交给自己的部属，于是行政司法，一片混乱。国库已被乱兵抢劫一空，只好靠民间财物犒赏官兵，甚至关闭民家大门，在里面仔细搜刮抢劫，但官兵仍然怨恨，认为赏赐不均。包括从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追随马希萼来的将领，也都大不高兴，生出二心。

机要秘书（掌书记）刘光辅到南唐（首都金陵府）进贡时，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本年三十六岁）待他十分礼遇，刘光辅密奏说：“南楚（首都长沙府）人民疲惫，君王骄傲，可以图谋。”李璟（徐景通）乃命屯垦兵团总纠察官（营屯都虞候）边镐，当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州长，率军进驻袁州（江西省宜春市），暗中计划入侵。

内宅守门官（小门使）谢彦颙，本是马希萼的家奴，靠着面目姣好，



供马希萼鸡奸，非常受到宠爱，甚至跟马希萼的妻子、小老婆混杂坐在一起。谢彦颢仗恃这项宠爱，横行霸道，有时候还跟马希崇并肩相坐，抚拍马希崇的肩背，马希崇心里怀恨。依照规矩，王府或统帅部宴会时，内宅守门官（小门使）都要手拿武器，站在门外，可是马希萼却命谢彦颢入座，有时位置还在各位将领之上，各将领都感到羞耻。

马希萼因王府被火烧光（参考去年【九五〇】十二月十一日），下令朗州（湖南省常德市）静江指挥官（指挥使）王逵、副指挥官（副使）周行逢，率他们的部队一千余人修建，工作辛苦，又没有赏赐，士卒十分怨恨，私下说：“囚犯赦免了死罪，才改做苦工，我们追随大王，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夺取长沙（湖南省长沙市），犯了什么罪，每天被看管起来当差！大王却从早到晚喝酒高歌，哪里知道我们的艰苦！”王逵、周行逢听到消息，互相商议说：“大家怨毒已深，不早作打算，大祸会找到我们！”

三月十一日，凌晨，王逵、周行逢率领他们的徒手部队，拿起长柄斧头、木棍，逃回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这时候马希萼酩酊大醉，左右侍从不敢把他唤醒。

三月十二日，左右侍从才向他报告，马希萼派湖南指挥官（湖南指挥使）唐师翥，率一千余人追击，一直追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王逵等乘他们长途跋涉，筋疲力尽，伏兵攻击，追兵士卒几乎死伤净光，唐师翥脱身逃回。

王逵等罢黜候补司令官（留后）马光赞（马希萼的儿子，参考去年【九五〇】十二月），拥护马希萼的侄儿马光惠代理州长。马光惠，是马希振的儿子（马希振是一任王马般的嫡长子，早死），不久推举马光惠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王逵等跟何敬真以及联军指挥官（诸军指挥使）张仿，主持总部决策。马希萼向南唐政府（首都金陵府）奏报，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派使节携带大批贵重礼物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征召王逵等，王逵等留下赏赐，送回使节，不理睬诏书，李璟（徐景通）也不敢查问追究。

夏季，六月，南楚（首都长沙府）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节度使）马光惠，愚蠢懦弱，而又酗酒，得不到将领的拥护。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商议，认为辰州（湖南省沅陵县）州长庐陵（江西省吉安市）人刘言作战骁勇，很受少数民族部落爱戴，打算迎接他当战区副司令官（副使）。刘言知道王逵等难以控制，说：“但是，我如果不去，他们会对我进



攻!”乃单身匹马到了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大家罢黜马光惠，送往南唐（首都金陵府），推举刘言暂任武平（总部朗州）候补司令官（权留后），请求南唐（首都金陵府）发布皇家任命状，南唐拒绝。王逵等遂转向后周（首都开封府）归服称臣。

秋季，九月，南楚王（五任恭孝王）马希萼攻克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之后，对许可琼并没有赏赐（许可琼出卖马希广，参考去年【九五〇】十二月），怀疑许可琼怨恨，外放他当蒙州（广西蒙山县）州长。派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徐威、左右翼步骑兵基地司令（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舰队司令（水军都指挥使）鲁公绶、内营侍卫军指挥官（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率直属部队在长沙（湖南省长沙市）西北角扎营，防备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方面进攻。马希萼对出征官兵，从不慰劳，将领土卒无不愤怒，暗中准备兵变。马希崇知道这项阴谋。

九月十九日，马希萼大宴文武百官，徐威等却没有受到邀请，马希崇也声称有病，不肯出席。徐威等先派人驱赶十余匹动辄踢咬的劣马到总部，自己则率他的党徒，手拿斧头、木棍，声称前来打桩拴马，然后向宴会大厅发动突击，横冲直撞，大家纷纷被击倒地。马希萼翻墙逃走，徐威等把他生擒。逮捕谢彦颙，从头部开始一块肉一块肉割下，直割到脚跟。拥护马希崇（本年四十岁）当武安（总部长沙府）候补司令官（留后），放纵士卒大肆剽掠。把马希萼囚禁衡山县（湖南省衡山县）。

刘言听到马希崇继位，派军直向潭州（长沙府，湖南省长沙市），宣称讨伐马希崇篡夺大罪。

九月二十三日，刘言在益阳（湖南省益阳市）西郊扎营，马希崇大为恐惧。

九月二十四日，马希崇派军二千人迎战，一面派使节前往朗州（湖南省常德市）请求和解，允许和平共存。刘言的机要秘书（掌书记）桂林（桂州州政府所在城）人李观象告诉刘言说：“马希萼部下的将领，仍有很多人留在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他们决不可能跟你成为邻居。不如下达军令给马希崇，叫他先砍下那些将领的人头，然后夺取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一次兼并！”刘言听从。马希崇心胆已碎，接到刘言的通知后，立刻逮捕马希萼的旧部：大军总参谋长（都军判官）杨仲敏、机要秘书（掌书记）刘光辅、内营指挥官（牙内指挥使）魏师进、内营总管理官（都押牙）黄勛等十余人，斩首。派前辰阳（湖南省辰溪县）县长李翊，专程送



往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但抵达朗州后，人头已经腐烂，分不清面目。刘言跟王逵等坚持认为不是杨仲敏等的人头，破口大骂斥责，李翊惶恐自杀。

马希崇继承王位之后，同样地任性喝酒、荒淫放荡，处理事情偏私不公，说的话虚骄狂妄，人心不服。

当初，马希萼攻克长沙（参考去年【九五〇】十二月），辰州（湖南省沅陵县）少数民族酋长彭师曷，虽然免除一死，但仍在脊背上给他一顿棍打，贬作平民。马希崇认为，彭师曷一定怀恨在心，所以把马希萼送到衡山（湖南省衡山县），想让彭师曷把他杀掉。彭师曷说：“你打算叫我当一个谋杀领袖的凶手！”反而对马希萼更谨慎恭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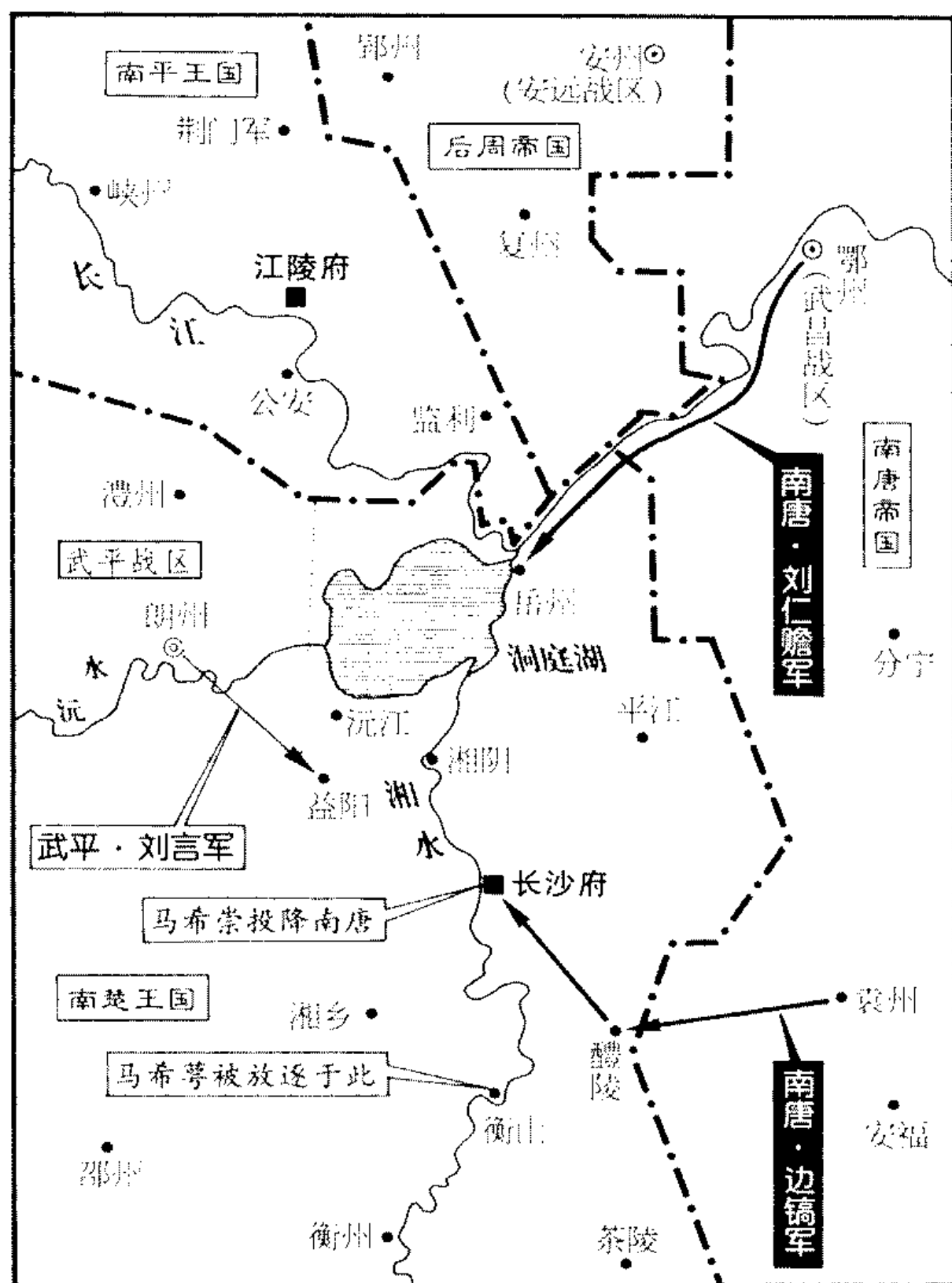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七日，马希萼抵达衡山（湖南省衡山县），衡山指挥官（衡山指挥使）廖偃，是廖匡图的儿子（廖匡图战死，参考九三九年十一月），跟他的叔父、战区巡查官（节度巡官）廖匡凝商量说：“我们家世代接受马家的恩惠，现在马希萼年纪最长，却被罢黜，看情形难逃大祸，我们为什么不辅佐他复位！”于是征集佃农及乡里子弟，全部充当士卒，跟彭师曷共同拥护马希萼当衡山王，把县政府官舍，当做特遣行宫，横拦湘江，建立栅栏，用竹子编成战舰（竹子怎么编成战舰，不懂）。马希萼任命彭师曷当武清（总部衡山县）司令官（当是廖家弟兄临时设置的战区），招兵买马，几天下来，多达一万余人，很多州县响应。马希萼派执行官（判官）刘虚己前往南唐（首都金陵府）求援。

徐威等发现马希崇所作所为，绝没有前途，而又畏惧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及衡山（湖南省衡山县）的逼迫，恐怕有一天，自己跟他同死，于是打算诛杀马希崇来自救。马希崇察觉到情况有变，大为恐惧，秘密派大营礼宾官（客将）范守牧，携带奏章，请求南唐（首都金陵府）出兵保护。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下令边镐自袁州（江西省宜春市）率一万人大军，直向长沙（湖南省长沙市）。

十、南唐、南汉瓜分国土

九五一年，冬季，十月，南唐（首都金陵府）边镐率军进入南楚（首都长沙府）醴陵（湖南省醴陵市）。

十月五日，南楚王（六任）马希崇派使节前去醴陵（湖南省醴陵市）犒劳南唐大军。



十世纪·九五一年九月至十月 马希崇召南唐军入境，南楚亡

十月十四日，马希崇派天策府文学侍从官（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元恒）带投降奏章，晋见边镐，拓跋恒叹息说：“我长寿不死，竟替小娃呈递降表！”

十月十五日，马希崇率领所有老弟和侄儿，迎接边镐，看到远远扬起的尘土，就跪下叩头，边镐下马，转述李璟（徐景通）的命令，安慰鼓励。

十月十六日，马希崇等紧随在边镐马后，进入长沙（湖南省长沙市），边镐下榻浏阳门城楼，南楚（首都长沙府）文武百官全体集合祝贺，边镐每人都赏赐一份厚重的礼物。当时，遍地饥荒，边镐下令打开马家当权时紧闭的仓库，大量发放粮食，南楚（首都长沙府）人民十分喜悦（南楚王国立国四十五年，自马殷在长沙建立政治实体【参考九〇七年四月】，到本

年亡于世仇之手)。

十月二十五日，南唐（首都金陵府）武昌（总部鄂州）司令官（节度使）刘仁贍，率战舰二百艘攻克南楚（首都长沙府）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安抚接纳，人民一片欢欣，忘记国家覆亡。刘仁贍，是刘金的儿子（刘金，参考九〇五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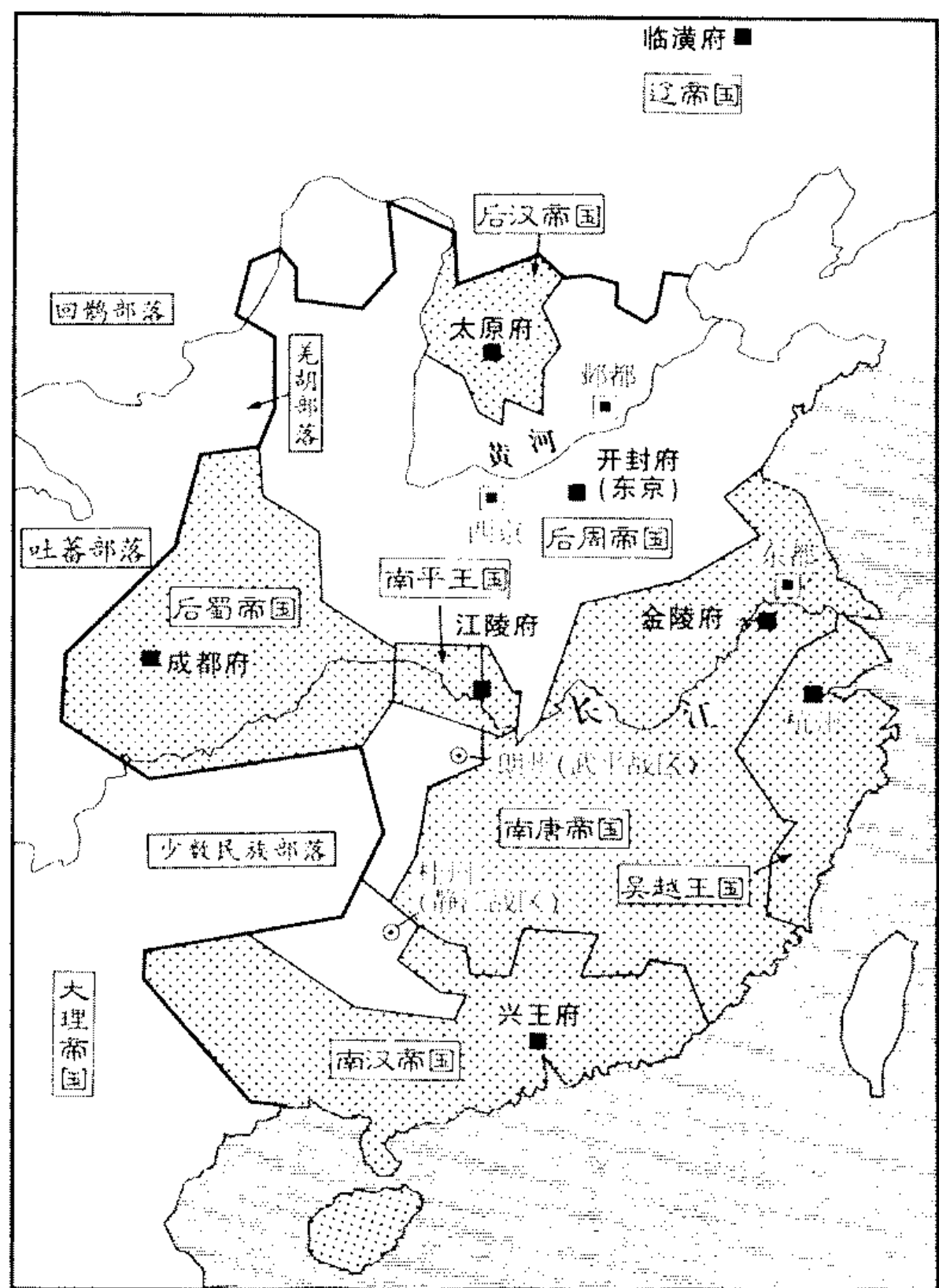
南唐（首都金陵府）文武百官进宫祝贺征服南楚（首都长沙府），皇家生活记录官（起居郎）高远说：“我们利用南楚内乱，把他们掠夺到手，很是容易，可是观察我们将领们的才能，恐怕很难守得住。”高远，是幽州（北京市）人。以司徒（三公之二）名义退休的李建勋说：“我们的灾难，莫非就从这次胜利开始！”

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自登极以来，从来没有亲自到南郊祭祀过天神，有关官员特作请求，李璟（徐景通）说：“等到全国统一，再去致祭，请天神包容。”这次一出兵就消灭了南楚，李璟（徐景通）认为对周围各国，只要稍稍用心，同样也可以一次扫平。宫廷宴会上，魏岑（参考前年【九四九】七月）说：“我少年时曾经到过元城（邺都所在县，河北省大名县），喜爱那里的风土人情，等陛下底定中原，请命我当魏博（总部邺都）司令官（节度使）！”李璟（徐景通）一口答应，魏岑立刻下来叩头谢恩。南唐（首都金陵府）领袖的骄傲，臣属的谄佞，到了这种地步。

被放逐衡山（湖南省衡山县）的马希萼，希望南唐（首都金陵府）仍命他当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南楚既亡，故都长沙府当改回原名潭州）的统帅，但潭州人民对马希萼痛恨入骨，联名请求指派边镐镇守，于是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乃任命边镐当武安战区（总部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司令官（节度使）。

南唐（首都金陵府）边镐催促亡国之君马希崇率领他的家族，移住京师（首都金陵府），马姓家族聚集一起，相对哭泣，打算用重贿收买边镐，由边镐上疏请求仍准他们马姓家族留在长沙（湖南省长沙市）。边镐轻蔑地笑一下说：“我们国家（南唐）跟你们马姓家族，世代仇敌，前后长达六十年（马殷最初追随孙儒攻杨行密，参考八八七年十一月，迄今六十五年），我们从来没有图谋你们的念头（南吴【南唐前身】、南楚和解，参考九二八年五月）。而今，你们兄弟关起门来窝里斗，穷途末路，向我们投降，如果再有三心二意，恐怕会发生意料之外的灾难。”马希崇张口结舌，

无法回答。



十世纪·九五一年十月 南唐灭南楚，七国并立

十一月三日，马姓全族跟文武部属一千余人，一面号啕大哭，一面上船，送行的人也号啕大哭，哭声震动山谷。

南楚残余势力：静江（总部桂州）副司令官（副使）、代理桂州（广西桂林市）州长马希隐，是一任王（武穆王）马殷最小的儿子。马希广、马希萼兄弟争权内战时，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省广州市】）皇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本年三十二岁）派宦官总管（内侍）吴怀恩，当西北方面军征剿司令（西北招讨使），率军进驻边境，寻找机会攻击。马希广派指挥官（指挥使）彭彦晖率军进驻龙峒（广西桂林市西南），加强戒备。马希萼被放逐衡山（湖南省衡山县）后，擢升彭彦晖当桂州（广西



桂林市)总辅导官(都监)、内外巡查司令(在城外内巡检使),主管战区总部(判军府事);马希隐大不高兴,暗中派人通知蒙州(广西蒙山县)州长许可琼。许可琼正畏惧南汉(首都兴王府)的逼迫,遂放弃蒙州(广西蒙山县),率军直向桂州(广西桂林市)。进城后攻击彭彦晖,彭彦晖战败,逃回衡山(湖南省衡山县),许可琼则驻扎桂州(广西桂林市)。南汉(首都兴王府)吴怀恩遂占领蒙州(广西蒙山县),向前推进,掠夺土地,静江战区(总部桂州)各属州惊恐骚动,马希隐、许可琼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有相对哭泣,拼命喝酒。

刘弘熙(刘晟)写信给马希隐,说:“武穆王(一任王马殷)占领古代楚王国全境(过分夸张,南楚不过古代楚王国五分之一),富强安乐五十余年,只因为三十五舅(马希广)跟三十舅(马希萼),兄弟火并,自相屠杀(南汉一任帝刘岩娶马殷的女儿,参考九一五年八月,所以刘弘熙呼马希广等为舅父),把先王辛苦创立的大业,呈献仇敌(南唐)。现在,听说南唐(首都金陵府)军队已占领长沙(南楚首都,湖南省长沙市),私下揣测,桂州(广西桂林市)当为他们下一个目标。我们两国几世以来,友谊深厚,再加上婚姻关系,面对如此危急情况,怎么能忍心不救!我已动员大军,水陆并进,当使相公舅(马希隐)永远拥有军权,统治一方。”马希隐接到信,跟幕僚们商议投降事宜。行政秘书(支使)潘玄珪坚决反对。

十一月八日,南汉(首都兴王府)吴怀恩率军突然抵达城下。马希隐、许可琼率部众于夜晚砍开城门,投奔全州(广西全州县);桂州(广西桂林市)溃散。吴怀恩遂乘胜率军一连攻占宜(广西宜州市)、连(广东省连州市)、梧(广西梧州市)、严(广西来宾县)、富(广西昭平县)、昭(广西平乐县。但昭州已于九四八年十二月攻克,此处疑是融州【广西融水县】之误)、柳(广西柳州市)、龚(广西平南县)、象(广西象州县)等州。自此,南汉(首都兴王府)开始拥有岭南(南岭以南)全部土地。

十一月十三日,南唐(首都金陵府)边镐派先锋指挥官(先锋指挥使)李承骥(音 jiǎn)率军直向衡山(湖南省衡山县),催促马希萼进京(首都金陵府)朝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马希萼连同僚佐、将领,以及武装部队一万余人,自潭州(湖南省长沙市)登舟东下。

十二月,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命镇南战区(总部设洪



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宋齐丘当太傅（三师之二）。命降王马希萼当江南西道（首府洪州）行政长官（观察使），镇守洪州（江西省南昌市），仍封楚王。命马希崇当永泰（总部舒州）司令官（节度使），镇守舒州（安徽省潜山县）；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文武官员，地位高的任命当州长、将军、部长、总监，地位低的，也依照次序，分别任命当官。李璟（徐景通）嘉许廖偃、彭师曷的忠义，任命廖偃当金殿左厢常备官（左殿直军使），兼莱州（山东省莱州市）州长（空头官衔。此时莱州属后周【首都开封府】），命彭师曷当金殿常备军总纠察官（殿直都虞候），赏赐优厚。南楚各州长都到南唐（首都金陵府）朝见，只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州长王赟最后才到，李璟（徐景通）把他毒死。

南汉帝（三任中宗）刘弘熙（刘晟）派宦官总管府主任秘书（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率军进攻郴州（湖南省郴州市），南唐（首都金陵府）边镐派军救援，在义章（湖南省宜章县）会战，潘崇彻把南唐援军击败，遂攻克郴州（湖南省郴州市）。边镐请求中央遣派全（广西全州县）、道（湖南省道县）二州州长，防备南汉（首都兴王府）北进。

十二月二十九日，李璟（徐景通）命廖偃当道州（湖南省道县）州长、命黑云指挥官（黑云指挥使）张峦当全州（广西全州县）州长。

本年（九五—），李璟（徐景通）命亡国之君（闽国末任帝）、安化（总部饶州）司令官（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当山南西道（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兴元府属后蜀【首都成都府】），改封光山王。

最初，蒙城（安徽省蒙城县）防守司令（镇将）咸师朗率部队投奔南唐（参考前年【九四九】二月），李璟（徐景通）把他的部队改编为奉节特别营（奉节都），跟随边镐出征南楚王国。南唐把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境内所有金银、绸缎、珠宝、珍玩、粮食，以至船舶、舰艘、亭台、楼阁、鲜花，和水果中最好的，全部运回首都金陵（江苏省南京市），派国务院司法部狱政司司长（都官郎中）杨继勋等，征收田赋捐税，供应南唐占领军。杨继勋等手段苛刻，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人民大失所望。特遣兵团粮食总监（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又减发士兵们的粮食和赏赐，奉节指挥官（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愤怒，说：“从前，我们追随咸师朗归降南唐（首都金陵府），南唐待我们，哪有今天待南楚将士们这么优厚！”

而今，我们有功，不但不加薪，反而削减。不如格杀王绍颜、边镐，割据湖南（湖南省），归附中原（后周），荣华富贵，可以到手。”

十一、刘言逐边镐

九五二年，春季，正月三日，夜晚，南唐（首都金陵府【江苏省南京市】）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兵变，奉节指挥官（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率领他们的部队，把大量干草堆到总部大门，打算纵火焚烧，偏偏干草潮湿，一时燃不起来。边镐（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发觉，派军格斗，下令擂动战鼓、吹起号角，孙朗、曹进等误认为天要破晓，遂砍开城门，投奔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指挥官（指挥使）王逵问孙朗说：“我从前追随武穆王（南楚一任王马殷），跟淮南（南唐前身是南吴，南吴前身是唐王朝的淮南战区）作战，屡战屡胜，淮南军队好对付得很，我现在打算用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一州的兵力，收复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有没有希望？”孙朗说：“我在金陵（南唐首都，江苏省南京市）住了好几年，仔细观察他们行事，政府没有贤能的人才，军中没有优良的将领，君王分不出谁是忠诚之士和谁是马屁精，赏罚更不公平。这种情况，不亡国就很幸运了，哪还有能力并吞别人！我愿当你的先锋，夺取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如同捡起一根小草！”王逵大为高兴，待他特别优厚。

夏季，四月，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吞并南楚王国之后，派他的将领李建期进驻益阳（湖南省益阳市），准备夺取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命代理全州（广西全州县）州长张峦，兼桂州（广西桂林市）征剿司令（招讨使），准备夺取桂州（广西桂林市）；但两路人马，很久没有进展。李璟（徐景通）对冯延巳、孙晟说：“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人民希望我解除南楚政府的暴政，让他们获得休息，可是我并没有抚治他们的伤痛，反而滥用武力，这不符合他们渴望休养生息的心意，我打算撤回桂州（广西桂林市）的军队，调回益阳（湖南省益阳市）的驻防部众，就把人事任命状正式颁给刘言（武平【总部朗州】暂代候补司令官），你们认为如何？”孙晟完全同意。但冯延巳反对，说：“我们派出一个初级将领（指边镐），就消灭一个王国，远近无不震惊，可是忽然之间，三分疆土，丧失其中之二（南楚三大重镇：朗州、潭州、桂州。今南唐只得到潭





州)，别人会把我们看扁！请把任务交给边防军将领，由他们相机行事。”李璟乃派禁军司令（统军使）侯训，率军五千人，取道吉州（江西省吉安市），直向全州（广西全州县）跟张峦会师，进攻桂州（广西桂林市）。南汉（首都兴王府）在山谷中设下埋伏，张峦等刚刚抵达城下，筋疲力尽，伏兵从四面八方杀来，城里守军再杀出夹击，南唐军大败，侯训阵亡，张峦率残兵败将数百人，逃回全州（广西全州县）。

秋季，九月，南唐（首都金陵府）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节度使）边镐，昏庸懦弱，优柔寡断，自从进入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派系林立，各自当家，民心失望。吉水（江西省吉水县）人欧阳广上疏说：“边镐没有担任统帅的能力，一定会断送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最好是另外遴选良将，增强军队，挽救迫在眉睫的溃败。”中央没有反应。

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命边镐夺取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从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来潭州（湖南省长沙市）的客人，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说刘言忠心服从，因此边镐没有戒备。李璟（徐景通）征召刘言前来京城（首都金陵府），刘言不理，对王逵说：“南唐一定会对我们攻击，应该怎么办？”王逵说：“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是古武陵郡，有沅江、洞庭湖的险要，武装部队有好几万，怎么能双手举起，受别人控制！边镐不会领导，军民不服，一次战役，就可把他活捉。”刘言犹豫不敢决定，周行逢说：“机密大事，必须迅速，稍微迟缓，他们有了防备，就不容易得手。”刘言于是任命王逵、周行逢，以及营门官（牙将）何敬真、张仿、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等十人，分别担任指挥官（指挥使），准备出击。潘叔嗣、张文表，都是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人。周行逢有智谋，张文表是一员勇将，能够作战，潘叔嗣果断，三人互相配合，无不成功，感情亲密。

大家打算召唤溆州（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少数民族酋长苻彦通支援，周行逢说：“少数民族贪婪，没有信义，前年随马希萼进入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放火劫掠，一点东西都没有遗留（参考前年【九五〇】六月）。我们的军队为正义而战，一定战无不胜，怎么用得着那种瘪三，去残暴人民！”才算停止，但也怕苻彦通制造灾难，因为另一酋长、民众自卫队总指挥官（土团都指挥使）刘瑫，各少数民族对他都很畏惧，于是命刘瑫当西疆卫戍司令（镇遏使），严密防备。

冬季，十月，王逵等分兵好几路，直向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命孙

朗、曹进当先锋官（先锋使）。边镐派指挥官（指挥使）郭再诚等率军进驻益阳（湖南省益阳市）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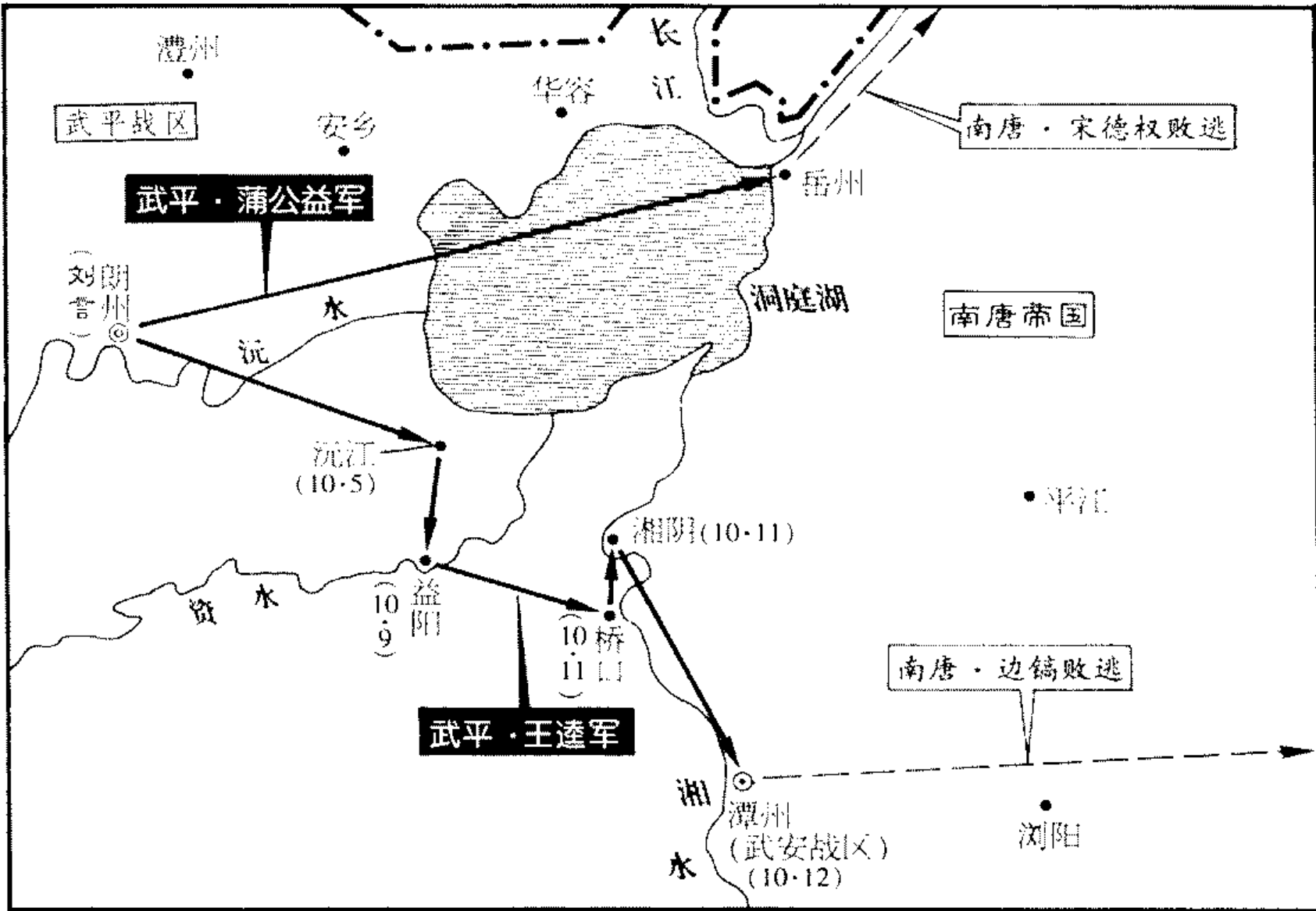
十月五日，王逵等攻克沅江（湖南省沅江市），生擒后唐总辅导官（都监）刘承遇，南唐初级将领（裨将）李师德率部众五百人投降。

十月九日，王逵等派官兵乘轻快小艇，直向益阳（湖南省益阳市），用巨斧四面八方砍开寨墙，一拥而入，遂把益阳占领，屠杀守军二千人。边镐得到报告，向中央紧急求援。

十月十一日，王逵等又攻克桥口（湖南省望城县西北乔口镇）及湘阴（湖南省湘阴县）。

十月十二日，王逵等抵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城下，边镐登城自守。救兵还没有到，城里守军太少，人心惶恐。

十月十三日，夜晚，边镐放弃城池，打开城门逃走，官民霎时溃散，醴陵门（长沙东门，通往醴陵）护城河桥崩塌，一万余人死亡，道州（湖南省道县）州长廖偃也被乱兵格杀。



十月十四日，凌晨，王逵进城，自称武平（总部朗州）副司令官（节

度副使)，暂管武安（总部潭州）总部军政（权知军府事）。命何敬真当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派何敬真等追击边镐，已来不及，共杀五百人。蒲公益进攻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南唐岳州州长宋德权逃走，刘言命蒲公益暂代岳州州长。南唐驻防各州的将领，听到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陷落消息，先后逃走。刘言把南楚王国旧日岭北（南岭以北）的版图，全部恢复，只郴（湖南省郴州市）、连（广东省连州市）二州被南汉（首都兴王府）占领（参考去年【九五—】十一月及十二月）。

刘言（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派使节前往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奏报，说：“湖南（湖南省）世代侍奉中原（五代各政权），不幸被盗匪邻居（指南唐）攻陷，我虽然没有接到诏书，但仍集结正义之师，平定故国。”

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剥夺边镐的官职爵位，贬谪饶州（江西省波阳县）。最初，边镐当总纠察官（都虞候）时，追随查文徽攻克建州（闽首都，福建省建瓯市。参考九四五年八月），所擒获的俘虏，都赦免他们不死，保住生命，建州（福建省建瓯市）人称他“边佛爷”。后来攻克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街上的生意买卖，都不受影响（参考去年【九五—】十月），潭州（湖南省长沙市）人称他“边菩萨”；不久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行政既没有效率，法律又完全败坏，每天只知道吃斋念经，向神灵膜拜，潭州（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失所望，称他“边和尚”。

十二月，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王逵率军及洞蛮部落五万人，进攻郴州（湖南省郴州市），南汉（首都兴王府）将领潘崇彻赴援，两军在蚝石（湖南省郴州市境）遭遇。潘崇彻登高眺望，说：“湖南（南楚故土，湖南省）军队疲惫无力，又凌乱不堪，可以击破！”挥军进攻，大破王逵军，横尸八十华里。

刘言上疏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认为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残破不堪，不能使用，请求把统帅部迁往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并且奏报说：一切进贡、卖茶，完全遵照南楚王国时代规定（南楚一任王马殷时，每年向中原政权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参考九〇八年六月）。

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批准。

南唐（首都金陵府）江西道（首府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楚王马希萼进京（首都金陵府）朝见，南唐帝（二任元宗）李璟（徐景通）留他下来，不放他回洪州（江西省南昌市）。过了几年，马希萼在金陵（江苏省南京市）逝世，谥号恭孝王。



十二、王逵据朗州，周行逢据潭州

九五三年，春季，正月五日，后周帝国（首都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皇帝（一任太祖）郭威（本年五十岁），命武平（总部朗州）候补司令官（留后）刘言，实任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节度使），兼管武安（总部潭州）、静江（总部桂州）两战区军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命王逵当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节度使），命何敬真当静江（总部桂州）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桂州属南汉【首都兴王府】），命周行逢当武安（总部潭州）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

最初，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节度使）王逵攻克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后（参考去年【九五二】十月），命指挥官（指挥使）何敬真当静江（总部桂州）副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桂州属南汉【首都兴王府】），命朱全琇当武安（总部潭州）副司令官（副使），命张文表当武平（总部朗州）副司令官（副使），命周行逢当武安（总部潭州）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何敬真、朱全琇分别设置警备部队（牙兵），跟王逵各自设立总部，发号施令，官民不知道听哪一个才好。每次聚会饮宴，将领们借酒发疯，喧哗争吵，好像闹市赶集，没有上下尊卑的分别，只周行逢、张文表，对王逵始终如一，毕恭毕敬，王逵对二人也十分亲爱。何敬真跟王逵不和，于是辞别而去，回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又不能侍奉刘言，遂跟朱全琇暗中计划发动兵变。刘言一向畏惧王逵的强大，怀疑王逵故意派何敬真前来监视自己，打算讨伐王逵，王逵听到消息，大为恐惧。周行逢说：“刘言向来不跟我们同心合力，何敬真、朱全琇又认为在你之下是一种耻辱，你应该早早下手。”王逵大喜说：“我跟你一起铲除恶党，共同治理潭（湖南省长沙市）、朗（湖南省常德市），还忧虑什么！”正巧，南汉（首都兴王府）进攻全（广西全州县）、道（湖南省道县）、永（湖南省永州市）三州，周行逢说：“我愿亲自去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一趟，劝刘言派何敬真、朱全琇南下抵御南汉（首都兴王府）。等他们路过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再用计把他们铲除，他们是我们手心里的东西，绝对跑不掉。”王逵听从。周行逢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刘言遂派何敬真当南方军团征剿司令（南面行营招讨使），命朱全琇当先锋官（先锋使），率战区警备部队（牙兵）一百余人，南下会合驻扎潭州（湖南省长沙市）的朗州部队，



反击南汉（首都兴王府）。二人抵达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王逵亲自到郊外迎接，老友重逢，十分愉快，一连几天设宴招待，王逵又送给二人好几位美丽女子，二人心花怒放，何敬真既沉迷在温柔乡里，遂逗留不肯前进。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指挥官（指挥使）李仲迁，早期率军三千人驻防潭州（湖南省长沙市），何敬真命他率军先行出发岭北（南岭之北，湖南省南部），但作战司令（都头）符会等因士卒思念故乡，遂劫持李仲迁，擅自返回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王逵趁着何敬真醉得人事不省，派人伪装刘言的使节刚刚从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抵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斥责说：“南方盗匪（指南汉）已深入疆土，可是何敬真不但不积极进军抵御，反而每天荒废饮宴，刘大帅（刘言）下令逮捕押回朗州（湖南省常德市）。”遂逮捕何敬真，囚禁监狱。朱全琇得到消息，逃走。王逵派军缉拿。

二月一日，斩何敬真示众。不久，生擒朱全琇，连同他的党羽十余人，全部斩首。

王逵派使节向刘言报告斩何敬真缘故。刘言不得已，只好接受。

二月十日，刘言斩符会等人（符会兵变逃回）。

周行逢厌恶武平（总部朗州）副司令官（副使）张仿，向王逵（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打小报告说：“张仿，是何敬真的亲戚，何敬真临刑的时候，把身后的事托付给他，你最好小心。”

夏季，四月十一日，王逵摆设盛大筵席，招待张仿饮酒，把他灌醉，诛杀。

夏季，六月，王逵（武安【总部潭州】司令官）命周行逢代理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州长，而亲自率军袭击朗州（湖南省常德市），格杀指挥官（指挥使）郑玘，生擒武平（总部朗州）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刘言，囚禁另一个地方（刘言进入朗州，参考前年【九五二】七月，前后割据三年而灭）。

王逵派使节向后周帝（一任太祖）郭威呈递奏章，诬告说：“刘言企图把朗州（湖南省常德市）献给南唐（首都金陵府），又打算攻击潭州（湖南省长沙市），他的部众不肯服从，把他罢黜囚禁，我已抵达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安抚统帅部，叛乱已经平定。”并且请求把统帅部迁回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刘言把统帅部移到朗州，参考去年【九五二】十一月）。

八月十七日，郭威派皇家礼宾官（通事舍人）翟光裔，前往湖南（首

府潭州)宣慰安抚,批准王逵的请求。王逵回长沙(潭州州政府所在县)后,命周行逢代理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州长。又派潘叔嗣前往朗州诛杀刘言。

九五四年,夏季,四月,王逵请求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准把统帅部再移到朗州(去年【九五三】刚移回潭州,参考去年八月)。

五月一日,王逵从潭州(湖南省长沙市)迁到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命周行逢代理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州长、潘叔嗣当岳州(湖南省岳阳市)民兵司令(团练使)。

本年(九五四),湖南地区(湖南省)大饥馑,人民吞吃草根树皮。武清(总部潭州)司令官(节度使)、代理潭州(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救活不少人命。周行逢出身贫贱,深知民间痛苦,全力投入政府工作,严厉但没有私心,聘请幕僚时,物色的都是清廉鲠直的知识分子,号令简明,官民都感到便利,而自己却十分克制。有人讥刺他过于节俭。周行逢说:“马家父子穷极奢华,纸醉金迷,一点也不体恤小民,落得子孙在人家手上乞讨为生,怎么可以效法。”



6

刘守光建桀燕帝国

一、刘守光囚父杀兄

九〇七年，春季，三月六日，唐王朝梁王朱全忠（朱温），命亳州（安徽省亳州市）州长李思安，当北方军团总指战官（北路行军都统），率军进攻卢龙战区（总部幽州）。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仁恭，骄傲奢侈，贪婪凶暴，一直忧虑幽州（北京市）城墙不够坚固，难以抵挡敌人的强烈攻击，于是在大安山（北京市西百花山）上兴筑别墅，说：“这座山四面全是悬崖绝壁，可以用少数克制多数。”别墅建筑得雄壮华丽，几乎可以跟皇宫相比（刘仁恭类似东汉王朝末期的军阀公孙瓒，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刘仁恭遴选很多美女，住到别墅里面，他则跟法术师日夜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死。把辖区里所有金钱，都收集起来，埋藏到山顶上，而命民间用黏土做钱。又禁止长江以南茶商入境，而自行采摘山中树叶草木，做成茶叶贩卖。

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跟刘仁恭最心爱的小老婆罗女士通奸。刘仁恭把刘守光用木棍痛打一顿，赶出家门，不承认他是儿子。就在这时候，宣武（总部汴州）将领李思安，率大军进入边境，所经过的地方，纵火焚烧，不留一草一木。

夏季，四月三日，李思安直到幽州（北京市）城下。刘仁恭仍在大安山（北京市西百花山）享乐，城里没有戒备，几乎失守。刘守光从外率军进城，登城抵抗，又出兵迎击李思安，李思安败退。刘守光遂自称卢龙战



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命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率军进攻大安山（北京市西百花山）。刘仁恭派军队阻挡，被李小喜击败，生擒刘仁恭而回，囚禁在其他院落。刘仁恭的部将和左右亲信，凡刘守光平常讨厌的，一律诛杀。

银箭特别营司令（银胡靴都指挥使）王思同率部众三千人，山后八军（山后，即燕山南麓，有妫【河北省怀来县】、儒【北京市延庆县】、新【河北省涿鹿县】、武【河北省宣化县】四州）巡查官（巡检使）李承约率部众二千人，逃奔河东（总部太原府）。刘守光的老弟刘守奇，逃奔契丹部落（王庭设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不久，也逃奔河东（总部太原府）。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克用，命李承约当匡霸指挥官（匡霸指挥使），王思同当飞腾指挥官（飞腾指挥使）。王思同的娘亲，是刘仁恭的女儿。

刘守光既把老爹刘仁恭生擒囚禁，遂自称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派使节前往后梁（首都开封府），请求任命。

秋季，七月十九日，后梁政府（首都开封府）任命刘守光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冬季，十一月，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刘守文，听到老弟刘守光把老爹刘仁恭囚禁起来的消息，召集将领及参谋人员，号啕大哭说：“想不到我们家生出这种畜牲，我生不如死，我们共立盟誓，出军讨伐！”于是率军攻击刘守光，双方互有胜负。

后梁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邴王罗绍威告诉他的部属说：“刘守光走投无路，才归顺帝国（后梁），刘守文独守一城，孤立无援，我想用不着战事，就可以收服。”遂写信给刘守文，分析祸福利害。刘守文也怕后梁军队袭击他的背后，决定屈服。

十一月十五日，刘守文派使节向后梁请求投降，用他的儿子刘延佑当人质。后梁帝朱全忠（朱温）大喜，拍掌说：“罗绍威一封信，胜过十万雄兵。”加授刘守文中央官衔：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使相），接纳安抚。

九〇八年，冬季，十一月，刘守文（义昌【总部沧州】司令官）出动沧（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德（山东省陵县）二州所有军队，进攻幽州（北京市）。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向晋国（首都太原府）求救，晋王李存勖派士卒五千人增援。



十一月十九日，刘守文军队推进到芦台军（天津市宁河县），被刘守光击败。刘守文又在玉田（河北省玉田县）会战，也被刘守光击败；刘守文撤退。

九〇九年，夏季，五月，刘守文（义昌【总部沧州】司令官）攻击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一连几年，不能攻克（刘守光囚老爹，参考前年【九〇七】四月。刘守文讨伐，参考前年【九〇七】十一月），于是动员全部兵力，运送大量金银财宝给契丹（王庭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吐谷浑（山西省东北部）两部落，两部落派出武装部队四万人，进驻蓟州（天津市蓟县）。刘守光推进到鸡苏（蓟县西）迎战，被刘守文击败。刘守文单枪匹马，站在阵前，向他的军队流泪哭泣说：“不要杀我弟弟！”刘守光的部将元行钦认识他的面貌，纵马直奔而上，把他生擒，义昌兵团（总部沧州）遂大败。刘守光把刘守文囚禁在另一个房间，用层层荆棘围住，乘胜进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义昌（总部沧州）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吕兗、孙鹤，拥护刘守文的儿子刘延祚当主帅，登城固守。吕兗，是安次（河北省廊坊市）人。

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派使节到洛阳（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在县），上奏章给后梁帝朱全忠（朱温），报告大捷消息，并且宣称：“等收复沧（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德（山东省陵县）二州（即义昌战区）之后，当替陛下扫平并州（山西省）盗匪（指李存勖）。”但同时也写信给晋王李存勖，誓言共同出军消灭“伪后梁帝国”。

九月，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上疏说：已派他的儿子、中军作战司令（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居民。

九月十六日，后梁政府（首都河南府）任命刘继威当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候补司令官（留后）。

冬季，十二月，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围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很久不能攻克（围沧州，参考本年【九〇九】五月），把刘守文押到城下让守城军观看，守军仍拒绝投降。城里粮食吃完，人民用堇菜和泥，做成饼的模样吞食，军队士卒格杀平民吞食，驴马互相啃吃对方的鬃毛、尾毛。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吕兗挑选身体瘦弱的平民男女，喂他们曲面，然后投进锅里煮熟，充作军粮，供应官兵下肚，称“屠宰场”（宰杀务）。

九一〇年，春季，正月四日，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守将刘延祚



力量枯竭，出城投降。燕王（首府幽州【北京市】）刘守光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护送并辅佐年纪还小的儿子刘继威，镇守沧州。押解刘延祚跟他的将领回幽州（北京市）。刘守光下令屠灭刘延祚的智囊吕兗全族，只释放孙鹤。

吕兗的儿子吕琦，才十五岁，宾客赵玉向监刑官说：“他是我的老弟，不要错杀人！”监刑官相信他的话，赵玉遂携带吕琦逃亡。吕琦脚痛，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改名换姓，沿路乞讨为生，总算逃出一命。吕琦痛心家门覆灭，努力读书学习，发愤自强。晋王（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李存勖（本年二十六岁）听到他的名声，命他当代州（山西省代县）执行官（判官）。

刘守光替囚禁中的老爹刘仁恭，上疏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请求退休。

正月十五日，朱全忠（朱温）擢升刘仁恭当太师（三师之一），批准退休。刘守光不久就派人暗杀老哥刘守文，然后逮捕凶手，斩首。

秋季，八月，后梁政府（首都河南府）命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兼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

九一一年，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属卢龙（总部幽州）暨义昌（总部沧州）两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燕王刘守光，夺取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之后（参考去年【九一〇】正月），自认为得到上天的帮助，荒淫和凶虐，更节节升高。审问被告时，就把那人塞在铁笼子里，用火烤红逼供；又特别制造一种铁刷，用来刷人的脸。后梁柏乡（河北省柏乡县）兵败的消息传来，刘守光派使节对王镕（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及王处直（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说：“听说你们跟河东（晋国）联军击破后梁兵团，南下追击。我也有精锐骑兵三万人，打算亲自率领，给各位大帅开道。然而，四个战区联军，势必有一个最高领袖。我如果到你们那里，将担任什么角色！”王镕忧虑，派人报告李存勖，李存勖失笑说：“成德（总部镇州）火急请求救援时，刘守光不肯出一兵一卒协助，等到我冒险犯难，大功告成，他却想靠他的军队，挑拨离间，真是蠢到了底。”将领们说：“云（山西省大同市）、代（山西省代县）二州跟幽州（北京市）边境相接，他如果骚扰我们的城镇，恐怕人心动摇。大军千里远征，恐怕一时难以救援，也可以说是心腹之患，不

如先消灭刘守光，才可以专心南下讨伐。”李存勖说：“好极！”

夏季，六月，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曾经身穿暗红色长袍（唐王朝皇帝穿暗红色龙袍），环顾将领们说：“而今，天下大乱，英雄豪杰，互相竞争，我疆土辽阔，地势险要，兵强马壮，也想当皇帝，你们看怎么样？”智囊孙鹤说：“我们内部的问题，才获得解决（应指平定老哥刘守文，参考前年【九〇九】五月），政府和人民的力量，已经枯竭，太原（指李存勖）在西方蠢蠢欲动，契丹（王庭西楼城）在北面待机而发。这种情形下，仓促登极称帝，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大王最好是专心培养干部，使人民获得充分休息，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积蓄粮食草料。德政深入民间之后，四方自然归服。”刘守光大不高兴，派人游说成德（总部镇州）、义武（总部定州），请两战区尊崇自己当“尚父”。赵王（首府镇州）王镕告诉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李存勖气冲牛斗，打算出兵讨伐，但将领们却另有见解，说：“刘守光的罪恶飞快增加，马上就有灭族大祸，不如表面上对他十分推崇，使他更趾高气扬，罪恶就会更快满盈。”李存勖遂跟成德（总部镇州）王镕、义武（总部定州）王处直、昭义（总部潞州）李嗣昭、振武（总部朔州）周德威、天德（总部天德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宋瑶等六司令官（节度使及防御使），联名推荐刘守光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尚父（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国务院总理和哪个皇帝的尚父）。

刘守光不了解这是闹剧，反而认为六司令官都对他畏惧，越发骄傲不可一世，于是上疏给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把联名推荐的文件一并送呈，说：“晋王（李存勖）等坚决支持我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尚父，可是我承受陛下的优厚恩德，不敢接受。我想最恰当的办法，不如陛下任命我当河北（黄河以北）总指战官（都统），则河东（总部太原府）、武顺（即成德，总部镇州），用不着动手就可以平定。”朱全忠（朱温）也知道刘守光既愚昧，又疯狂，但仍任命他当河北道巡察特使（采访使。七三二年，唐王朝设十道采访使，安史兵变后撤销，参考七五八年五月十日），派宫门管理官（阁门使）王瞳、承办官（受旨）史彦群前往隆重布达。刘守光命属官撰写尚父及巡察特使（采访使）登位礼仪。

六月三日，属官找出唐王朝任命太尉（三公之一）礼仪呈阅，刘守光看了后，问为什么没有南郊祭祀天神（郊天）跟更改年号？属官回答说：“尚父虽然尊贵，仍是天子的臣属，怎么会有祭祀天神和更改年号的事？”刘守光大怒，把礼仪单掷到地上，说：“我的土地周围有两千华里，武装部

队有三十万人，简直可以当河北（黄河以北）皇帝，谁管得住？尚父算什么东西！”命立刻呈报登极称帝的仪式，逮捕王瞳、史彦群，以及各战区道派来观礼的使节，戴上脚镣手铐，投进监狱。但不久，仍把他们释放。

二、刘守光称帝

九一一年，秋季，八月，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将要登皇帝宝座，将领们私下议论纷纷，都不赞成，刘守光乃在庭院里摆出利斧和切肉用的砧板，宣布说：“反对的，斩！”智囊孙鹤说：“当初，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城破的时候，我本应处死，幸蒙大王恩典，留下一命（参考去年【九一〇】正月），直到今天，岂敢爱惜残生，辜负大恩。我的意思是：今天当皇帝，绝对不会成功。”刘守光大怒若狂，把孙鹤强行按到砧板上，命士卒用刀把他身上的肉，割下吞吃，直到刚死。孙鹤临死呼喊说：“不出一百天，大军就会来到。”刘守光命士卒用泥土塞住他的嘴，把他寸寸砍断。

八月十三日，刘守光（年龄不详）登极称帝，国号大燕（史称桀燕，以别于燕、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改年号应天。刘守光命后梁（首都河南府）使节王瞳当左宰相（左相）、卢龙（总部幽州）执行官（判官）齐涉当右宰相（右相），后梁另一使节史彦群当总监察官（御史大夫）。登极接受拥戴书的那天（八月十三日），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攻陷平州（河北省卢龙县），新建立的桀燕帝国人民，大为惊恐。

冬季，十月，晋王李存勖听到桀燕帝（一任）刘守光登极消息，忍不住失笑，说：“等他暖热了板凳，我再踢开他的屁股！”监军宦官张承业为了促使刘守光更加发疯，建议派人前去道贺。李存勖派首都太原特别市副市长（太原少尹）李承勋，担任钦差大臣。李承勋抵达幽州（北京市），使用邻国交往的礼节，桀燕（首都幽州）礼宾官（典客）说：“我家大王，已成了皇帝，你应该在金銮宝殿上，自己称臣，叩头晋见。”李承勋说：“我接受唐王朝政府的任命，当太原特别市副市长（太原少尹），燕王（刘守光）在他的境内，自可叫人称臣，怎么可以叫别国使节也跟着称臣！”刘守光大怒，囚禁他好几天，然后提出来问说：“你向我称不称臣？”李承勋说：“如果燕王（刘守光）能叫我家大王（李存勖）称臣，我也称臣。不然的话，不过一死而已。”刘守光竟束手无策。



十世纪·九一一年八月 桀燕建国，六国并立

十一月，桀燕帝（一任）刘守光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攻义武（总部定州），幽州（北京市）参谋官（参军）景城（河北省沧州市西）人冯道，认为不是时机，刘守光大怒，逮捕冯道下狱，幸有人竭力代他求情，才得以释放。冯道遂逃往晋国（首都太原府），监军宦官张承业推荐给晋王李存勖，用做机要秘书（掌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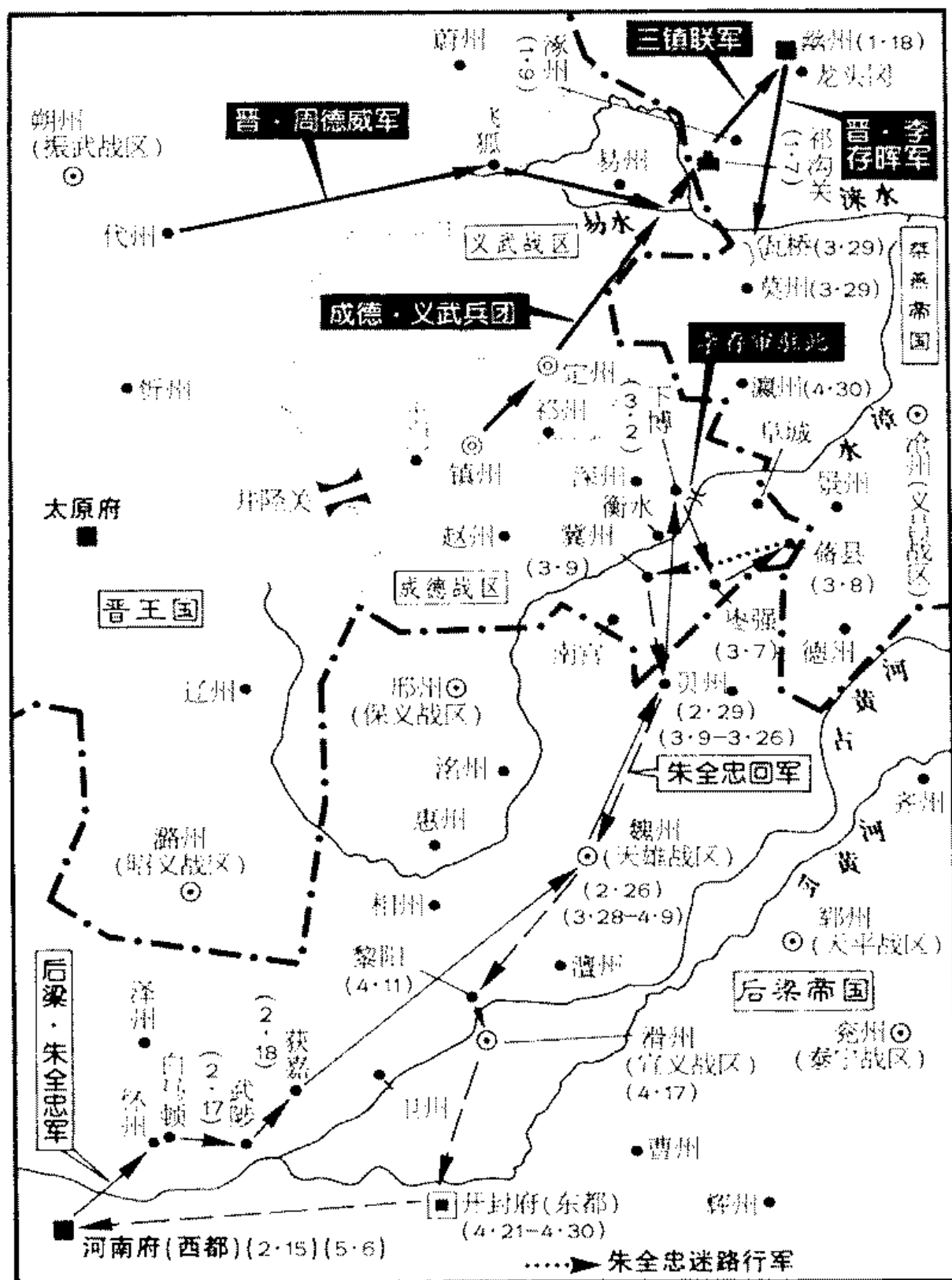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七日，王处直（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向晋国（首都太原府）紧急求救。

十一月二十八日，桀燕帝（一任）刘守光率军二万人，南下进入义武（总部定州）边境，攻击容城（河北省容城县）。王处直（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再向晋国（首都太原府）紧急求救。

十二月十四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派混合步骑兵总司令（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军三万人，进攻桀燕（首都幽州），声援义武（总部定州）。

九一二年，春季，正月，晋国（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混合步骑兵总司令（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军北上，穿过飞狐口（河北省涿源县），跟成德（总部镇州）将领王德明（张文礼）、义武（总部定州）将领程岩，在易水（流经河北省易县南）会师。

正月七日，三方面联军进攻桀燕帝国（首都幽州【北京市】）边境祁沟关（河北省涿州市西南），攻克。



十世纪·九一二年正月至五月 晋将周德威率三镇联军围幽州，后梁帝朱全忠趁虚北伐失败



正月九日，三方面联军包围涿州（河北省涿州市），州长刘知温登城抵抗。刘守奇（刘仁恭的儿子，逃奔晋国，参考九〇七年四月）的宾客刘去非，在城下大声喊话，对刘知温说：“河东（总部太原府）小刘郎（刘守奇）来替老爹讨伐叛贼，干你什么事，却打算坚守？”刘守奇也抵达城下，脱下头盔，向他慰劳勉励，刘知温在城楼上叩头，遂开城投降。周德威忌妒刘守奇轻易地建立这项大功，暗中向晋王李存勖（本年二十八岁）陷害刘守奇。李存勖召见刘守奇，刘守奇恐怕回去会被定罪，就跟刘去非，以及进士赵凤，逃奔后梁帝国（首都河南府），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本年六十一岁）命刘守奇当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州长。刘去非、赵凤，都是幽州（北京市）人。先前，刘守光裹胁境内所有青年，一律在脸上刺青，强迫当兵，即令是知识分子，也不能避免（这是老爹刘仁恭时代的做法，参考九〇六年九月）。赵凤装扮成佛教和尚，逃奔晋国（首都太原府），刘守奇延揽作为宾客。

正月十八日，周德威抵达幽州（北京市）城下，桀燕帝（一任）刘守光向后梁（首都河南府）求救。

二月，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病势稍微好转，考虑御驾亲征成德（总部镇州）、义武（总部定州），救援刘守光。

桀燕（首都幽州）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刘继威，年纪还轻，但他的荒淫和暴虐程度，不亚于他的老爹、桀燕帝（一任）刘守光，甚至在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张万进家里，奸淫张家妇女，张万进大怒，诛杀刘继威（张万进、周知裕辅佐刘继威，参考前年【九一〇】正月）。第二天早上，召见大将周知裕，告诉他事情经过。张万进遂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命周知裕当左翼大营总管理官（左都押牙）。

三月二十一日，张万进派使节向后梁（首都河南府）呈递奏章投降，同时也派使节向晋国（首都太原府）投降，晋王李存勖命大将周德威慰问安抚。

夏季，四月，晋国（首都太原府）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报告晋王李存勖说：兵力太少，无法攻城（幽州城【北京市】）。李存勖派李存审（符存审）率吐谷浑（山西省东北部）和契苾（南迁的铁勒九姓部落之一，山西省北部）人组成的骑兵部队，前往增援。

李嗣源（邈佶烈）进攻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州长赵敬投降。

五月，桀燕帝（一任）刘守光派他的大将单廷珪率精锐部队一万人，出城挑战，在龙头冈（北京市东南四十五公里）跟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遭遇。单廷珪大喜说：“今天一定活捉周杨五，献给皇上（刘守光）。”杨五，是周德威的乳名。接触一开始，单廷珪在战场上就看到周德威，立刻手提长枪，匹马奔驰，直扑而上，枪尖紧逼周德威的后背，周德威一侧身子，躲过枪尖，顺势挥出铁锤反击，单廷珪翻身落马。周德威把他生擒，押解到军营大门示众。桀燕军迅速撤退，周德威率骑兵冲杀，桀燕军大败，死三千余人。单廷珪，是桀燕（首都幽州）的骁将，被俘之后，桀燕士气崩溃。

九一三年，春季，正月十四日，晋国（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攻陷桀燕帝国（首都幽州【北京市】）顺州（北京市顺义区）。

周德威攻克桀燕（首都幽州）安远军（天津市蓟县西北）。蓟州（天津市蓟县）将领成行言等出城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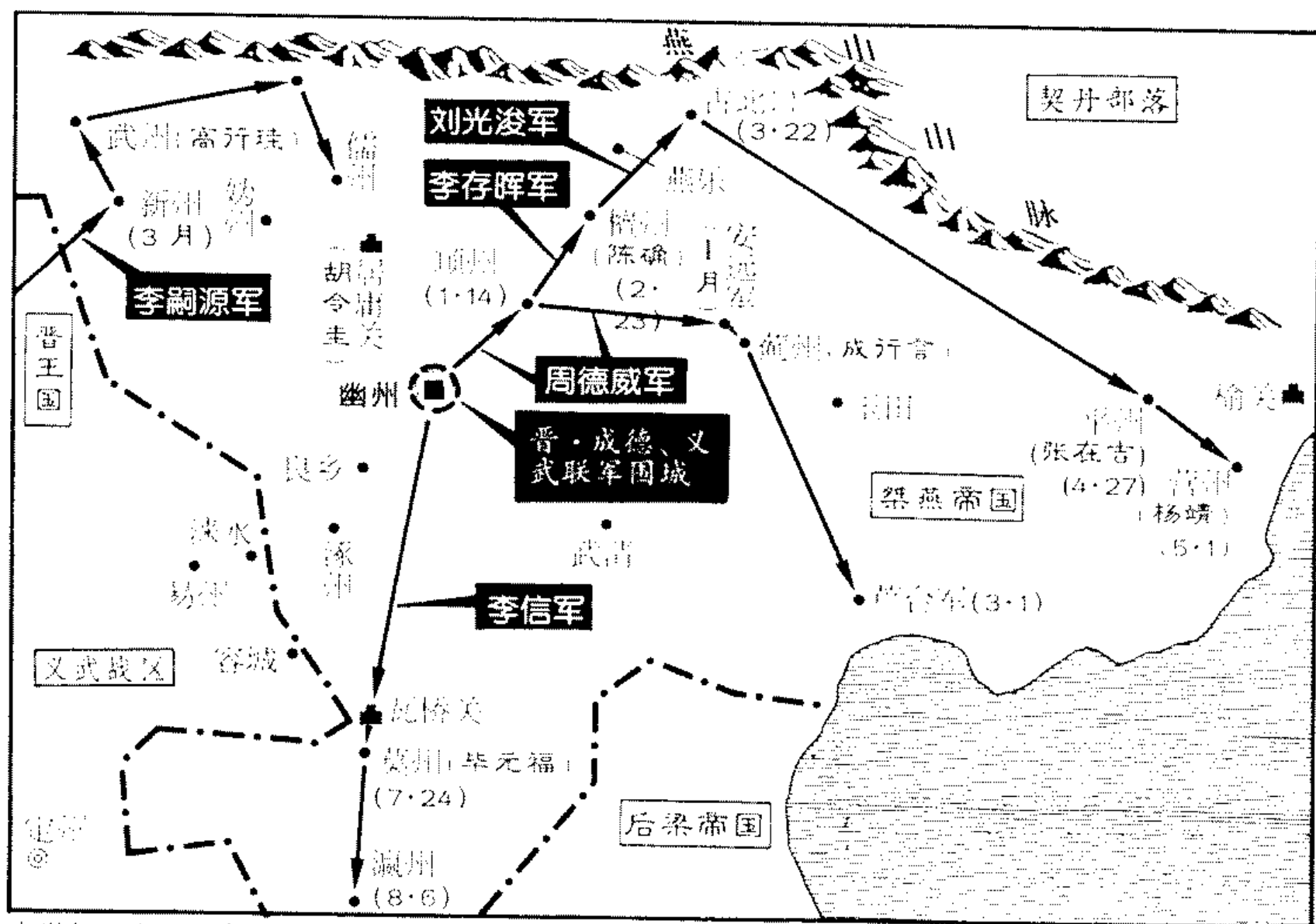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三日，晋国（首都太原府）三方面联军将领李存晖进攻桀燕（首都幽州）所属檀州（北京市密云县），州长陈确献出城池投降。

三月一日，周德威攻陷桀燕（首都幽州）所属芦台军（天津市宁河县）。

三月二十二日，晋国（首都太原府）三方面联军将领刘光浚攻克桀燕（首都幽州）所属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长城口）。桀燕居庸关（北京市昌平区西北）司令（使）胡令圭等投奔晋国（首都太原府）。

桀燕帝（一任）刘守光命大将元行钦率骑兵七千人，在燕山以北放牧战马，并招募燕山以北青年入伍当兵，接应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下的援军。又派骑兵将领高行珪当武州（河北省宣化县）州长，做外围据点。晋国（首都太原府）大将李嗣源（邈佶烈）派出分遣部队扫荡燕山以北八个军城，全部攻克。李存勖命老弟李存矩当新州（河北省涿鹿县）州长，总管新占领区域；并任用桀燕（首都幽州）纳降军基地司令（纳降军使）卢文进当初级将领（裨将）。李嗣源（邈佶烈）进攻武州（河北省宣化县），高行珪献出城池，投降。元行钦得到消息，率军攻击高行珪，高行珪派他的老弟高行周到晋军（首都太原府）当人质，请求救兵，李嗣源（邈佶烈）率军增援，元行钦解除包围，撤退。李嗣源（邈佶烈）会同高行周追击，追到广边军（河北省赤城县南），一连八次战斗，





十世纪·九一三年正月至八月 晋军扫荡桀燕境内各城

元行钦筋疲力尽，只好屈服投降。李嗣源（邈佶烈）喜爱他的骁勇，收做义子。接着进攻儒州（北京市延庆县），攻克，命高行珪当代州（山西省代县）州长。高行周遂留在军营，当李嗣源（邈佶烈）的侍从，自此以后，他常跟李嗣源（邈佶烈）的另一义子李从珂，分别率领警备部队（牙兵）追随左右。李从珂的娘亲魏女士，是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前嫁给王姓丈夫，生子王从珂，李嗣源（邈佶烈）追随老王李克用转战黄河以北时，掳掠到魏女士，收作小老婆，王从珂遂作为义子，改姓为李从珂。李从珂（王从珂）长大之后，以勇敢善战知名于世，李嗣源（邈佶烈）对他十分喜爱。

三、父子伏诛

九一三年，夏季，四月，晋国（首都太原府）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紧逼桀燕首都幽州（北京市）南门。

四月十一日，桀燕帝（一任）刘守光派使节送信给周德威，请求和解，态度卑屈，哀乞宽恕，周德威说：“大燕皇帝还没有到南郊祭祀天神，怎么

竟像女人一样楚楚可怜！我奉命讨伐罪犯，至于缔结同盟、继续和好，那可不是我的事。”拒绝回信，刘守光大为恐惧，再派使节苦苦请求。周德威才转报晋王李存勖（本年二十九岁）。

四月二十七日，三方面联军将领刘光浚攻陷桀燕（首都幽州）所属平州（河北省卢龙县），生擒州长张在吉。

五月，刘光浚攻击营州（辽宁省朝阳市），州长杨靖投降。

六月一日，晋王李存勖派监军宦官张承业，前往幽州（北京市）跟周德威商议军事行动。

六月二十日，桀燕帝（一任）刘守光派使节晋见张承业，愿献出城池（首都幽州城）投降，张承业因他向来言而无信，拒绝接受。

秋季，七月二十四日，晋国五院军基地司令（五院军使）李信，攻陷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生擒桀燕（首都幽州）将领毕元福。

八月六日，李信又攻陷瀛州（河北省河间市）。

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跟赵王（首府镇州）王镕，在天长（河北省井陘县西南天长镇）举行二巨头会议。

桀燕帝（一任）刘守光率军于夜晚出击，收复顺州（北京市顺义县。失顺州事，参考本年【九一三】正月）。

冬季，十月一日，桀燕帝（一任）刘守光，率部众五千人，乘夜出城，打算进入被围的檀州（北京市密云县）。

十月二日，晋国（首都太原府）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自涿州（河北省涿州市）率军拦截，大破刘守光军。刘守光率残余骑兵一百余人，逃回幽州（桀燕首都，北京市）。桀燕士卒投降晋军的，继续不断。

桀燕（首都幽州）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所有城镇，都落到晋军（首都太原府）之手，桀燕帝（一任）刘守光一个人独自困守幽州（北京市）孤城，向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求救，契丹也因他从来言而无信，不肯支援。刘守光束手无策，不断向晋军（首都太原府）请求投降，晋军怀疑他要什么花样，始终拒绝。直到现在，刘守光登上城楼，对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说：“等晋王（李存勖）驾到，我就开门下跪迎接。”周德威派使节报告李存勖。

十一月六日，李存勖命监军宦官张承业暂时代理主持总部军政大事（权知军府事），亲自前往幽州（北京市）。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存勖单人匹马，抵达幽州（北京市）城下，对刘



守光说：“朱温（朱全忠）篡位叛国，我本要跟你集结河朔（河北平原）五个战区的兵力，消灭贼子，复兴唐王朝（参考前年【九一一】六月），可是你不好好思量，反而也跟朱温（朱全忠）一样猖狂僭越。镇州（成德司令官王镒）、定州（义武司令官王处直）都在你面前低头，你也毫不珍惜，所以才有这次攻击行动（刘守光入侵，参考前年【九一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大丈夫有成功就有失败，拿得起、放得下，必须马上决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刘守光说：“我今天只是砧板上的鱼肉罢了，只听大王的决定。”李存勖看他穷途末路，十分可怜，跟他折断弓箭，作为见证，说：“只管出来见面，包管无事。”刘守光要求改日再说。

先前，刘守光最心爱的将领李小喜，是刘守光的帮凶，刘守光对他言听计从，权力震动全国。现在，刘守光将要出来投降，李小喜义愤填膺，坚决反对，愿誓死护驾。可是，就在当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夜晚，李小喜翻城而出，奔到晋军大营投降，并且把城里窘困情形，全都泄露。

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存勖督促各路兵马，从四面八方向幽州（北京市）进攻，终于攻克，生擒刘仁恭（被子囚禁，参考九〇七年四月）跟他的妻子和小老婆。刘守光带着他的皇后和皇子逃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李存勖进入幽州（北京市。刘仁恭据幽州，参考八九五年正月，割据两代，前后十九年而败。桀燕帝国是五代十一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立国时间也最短，仅只三年）。

十二月三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命三方面联军统帅周德威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命李嗣本（张嗣本）当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桀燕帝（一任）刘守光打算投奔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刘守奇（刘守奇据沧州，参考本年【九一三】五月），因天气酷寒，双脚患上冻疮，红痛肿胀，又因太过恐惧惊恐，而迷失道路，好不容易逃到燕乐（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白天躲藏到土坑山谷里，黑夜行走，一连几天没有东西可吃，刘守光命祝皇后出去民间乞讨残汤剩饭，走到乡下佬张师造家。张师造对这位跟一般平民完全不同的妇女，十分惊奇，盘问之下，知道刘守光躲藏地点，于是赶到那里，把刘守光以及刘守光的三位皇子，一起生擒活捉。

十二月六日，李存勖正在举行宴会，官员恰巧把刘守光押到，李存勖

调侃他说：“主人翁怎么一听客人来访，就逃得那么远？”遂连同刘仁恭，一起送到宾馆安置，并送给他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和换洗的衣服，供应他们酒肉菜饭。李存勖命机要秘书（掌书记）王缄，发出昭告全国大捷的“露布”，王缄不知道“露布”是什么，顾名思义，把消灭桀燕帝国（首都幽州）、俘虏桀燕皇帝（刘守光）的消息，写在布匹上，派人在地上拖着走动（露布，初意是不封口的公文，表示人人可看，以后用来传递战场捷报，或政治宣告，参考七八四年六月四日。北魏帝国时代，专门作军事告捷之用，写在绸缎或布匹上，用竹竿高高挑起，目的在使全国皆知战胜消息）。

李存勖打算从云（山西省大同市）、代（山西省代县）二州返回首都太原（山西省太原市），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节度使）王镕、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节度使）王处直，一致请他南下取道中山（定州州政府所在城）、真定（镇州州政府所在县），从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鹿泉市西）西返，李存勖接受。

十二月十三日，李存勖离开幽州（北京市），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都戴着脚镣手铐，站在“露布”之下（终于有人提醒王缄“露布”的用法），刘仁恭夫妇唾刘守光的脸，诟骂说：“逆贼，把我们家害得如此悲惨！”刘守光只有低头。

十二月十七日，李存勖抵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住在城里。

十二月十九日，李存勖跟王处直一同到北岳庙（河北省曲阳县西，当时北岳所在）进香。当天（十二月十九日）南下，抵达行唐（河北省行唐县），赵王（首府镇州）王镕亲到边境迎接。

九一四年，春季，正月一日，赵王（首府镇州）王镕，前往晋王（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李存勖（本年三十岁）御帐，送上酒席致敬祝福。王镕盼望能跟久仰大名的太师（三师之一）刘仁恭见上一面，李存勖命官员取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身上的刑具，领他们入座，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下跪叩头，王镕也叩头回拜，并且馈赠他们衣服和连鞍的马匹，以及酒食。

正月二日，李存勖跟王镕在行唐（河北省行唐县）以西打猎，王镕把李存勖送到西部边界告别。

正月十五日，晋王李存勖用铁链拴住刘仁恭父子，命刘仁恭父子走到军队前面。晋军高奏凯歌，回到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

正月十九日，李存勖把刘仁恭父子呈献皇家祖庙，亲自到刑场监斩刘守光。刘守光魂飞天外，大叫说：“我虽死不恨，可是，教我不投降的，是李小喜，他反而先投降（参考去年【九一三】十一月）。”李存勖唤来李小喜当面对质，李小喜目露凶光，斥责他过去誓死效忠的领袖说：“你对父母兄弟那种禽兽行为（指囚禁老爹刘仁恭，诛杀老哥刘守文），难道也是我教你？”李存勖看到李小喜这种悖逆态度，大怒，命先斩李小喜。刘守光乞求说：“我擅长骑马射箭，大王如果建立霸业，为什么不留我为你效力！”他的皇后妻子李女士和祝女士斥责他说：“帝王大业，已到今天这种地步，纵然活命，又有什么意义！”伸长脖子，接受利刀。刘守光却到死都哭号喊叫，哀求饶命。既斩刘守光，李存勖命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押解身戴脚镣手铐的刘仁恭到代州（山西省代县），在李克用墓前，用刀刺刘仁恭心脏出血，然后斩首。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八部

36

英雄与流氓

李存勖不过是一个小地痞！

导 读

三国时代，英雄辈出，而小分裂时代，走遍全国，却只见群驴。如果要找英雄人物，把那个时代的官民排成一行，仔细挑选，也不过一个半人。一个是后周二任帝郭荣，半个则是后唐一任帝李存勖。李存勖前半生是一条好汉，后半生，也就是当他住进皇宫之后，彻头彻尾成了流氓，使人扼腕。到底哪一种基因是真？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他并不是从称帝后才变的，称帝之前，他要杀恩公张承业时，就已暴露出来他的邪恶性格。这证明了一点：权力不可以不受制衡！如果没有娘亲刘太夫人派人来唤，张承业早就死在刀口之下。娘亲虽然依靠母子亲情，但，情也好，法也好，都是一种制衡，刘太夫人一死，流氓带枪入市，罪恶倾巢而出，更不可制。

任何一个开国领袖，或领袖的爹，都有过艰难奋斗的来时路，知道政权得来不易。李存勖并不是白手成家或毫不费力取得政权，但他丧亡之速，以一个创业帝王而言，真是破《金氏纪录》——自登基称帝到被乱兵诛杀，不过四年，再糟的政权，也会多少维持更长一段时间。

特别有趣的是：李存勖部下叛变最快、手段最辣的，竟然是他为了他们才开罪“全国军民同胞们”的戏子宦官。原因何在？史书没有交代，我们推测，他的轻佻和负恩，大概为戏子宦官立下最好的榜样。

事实上，小分裂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英雄和流氓两种气质，只不过地痞流氓的成分较多。小民们生在小分裂时代，举目所及，除了流氓，就是地痞，除了地痞，就是恶棍，除了恶棍，就是人渣，除了人渣，就是杂碎。英雄固少，正常人也不多，而正常人，已经智枯力竭，唯一希望是：上天降下能拯救众生的英明领袖，找一个英明领袖服从他，遂成了中国人的宿命！

柏杨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台北

1

沿河血战十八年

一、李克用救刘仁恭

九〇四年，夏季，唐政府把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改作天雄战区（一任司令官田承嗣曾奏请改称天雄战区，十一任帝李豫【李俛】批准，参考七六四年正月十九日，但官文书仍称魏博，不知何故。现在另有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

闰四月二十九日，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晋封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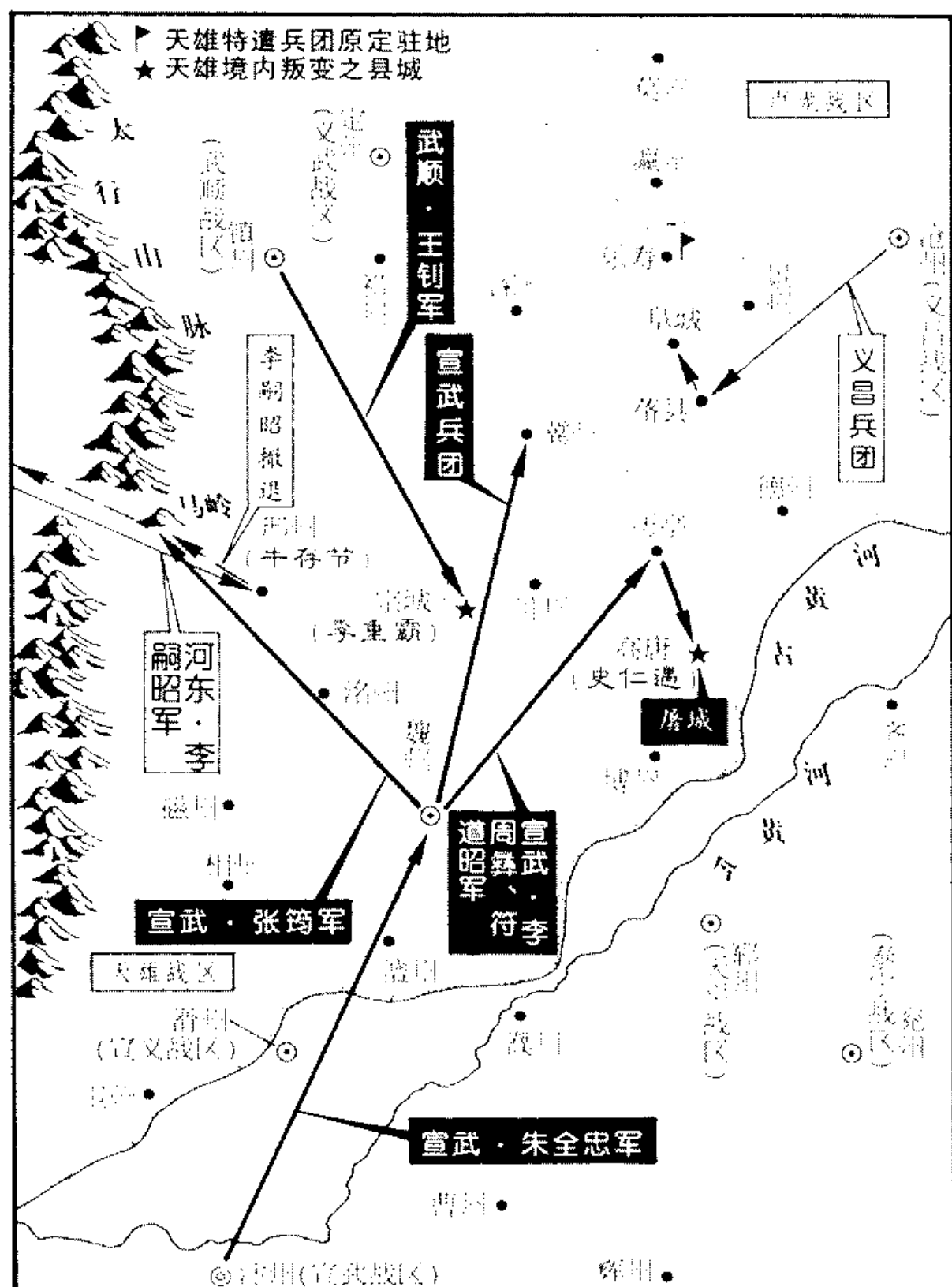
九〇五年，秋季，七月十三日，夜晚，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营门官（牙将）李公佺跟总部警备队（牙军）发动兵变。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罗绍威发觉，李公佺纵火焚烧政府机关及民间房舍，大肆抢劫，逃奔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此刻刘守文守沧州）。

九〇六年，春季，正月，最初，田承嗣当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时，在所属六个州中，选拔勇士五千人，组成总部警备队，称为“牙兵”（参考七六三年六月十八日），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充当自己的卫士，当做心腹。从那时候起（迄今长达一百四十三年），官兵们父死子继，互相间不是亲戚，就是家属，盘根错节，团结密切，时日既久，逐渐骄傲蛮横，即令再小的不如意，也会发动兵变，屠杀统帅全家。自史宪诚以下，所有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由他们推选（史宪诚夺权，参考八二二年正月；史宪诚死于兵变，参考八二九年六月。之后，八二九年六月拥立何进滔，八七〇年八月拥立韩君雄【韩允中】，八

八三年二月拥立乐行达【乐彦桢】，八八八年二月拥立赵文珣，同月又拥立罗弘信。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罗绍威（罗弘信的儿子）对所谓保护他的总部警备队（牙兵），既恐惧又憎恶，但没有能力控制。朱全忠（朱温）包围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时（参考九〇二年），罗绍威派将领杨利言把内情秘密报告朱全忠（朱温），打算借宣武兵团（总部汴州）把他们肃清。朱全忠（朱温）因军事吃紧，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请求，但暗中承诺一定协助。后来，李公佐兵变（参考去年【九〇五】七月十三日），罗绍威越发害怕，再派营门官（牙将）臧延范晋见朱全忠（朱温）催促。朱全忠（朱温）遂征调黄河以南各战区野战军，共十万人，派将领李思安率领，会合天雄（总部魏州）、武顺（即成德，总部镇州）两兵团，进驻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乐城（乐寿，河北省献县），对外扬言即将进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讨伐它擅自收容叛将李公佐。就在这时候，嫁给罗绍威儿子罗廷规的朱全忠（朱温）的女儿，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逝世。朱全忠（朱温）派礼宾官（客将）马嗣勋在行李中暗藏铠甲武器，遴选总部常备队士卒（长直兵）一千人，脱下军装，改穿民服，伪装成挑担民夫，挑着丧事用品，进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说是会同夫家安葬朱女士；而朱全忠（朱温）则率大军紧跟在后，声称赶赴前线大营，天雄（总部魏州）总部警备队（牙兵）一点都不怀疑。

正月十六日，罗绍威秘密派人进入军械库，割断弓弦和铠甲上的扣门。当天（正月十六日）夜晚，罗绍威率领他的奴隶及宾客数百人，跟马嗣勋会合，向总部警备队（牙兵）发动攻击，警备队打算迎战，可是弓弦已断、铠甲上扣门已破，无法使用，遂全营被屠，凡八千家，连婴儿及妇女都死在刀下，一个不留。天亮时（正月十七日），朱全忠（朱温）率军进城。

罗绍威（天雄【总部魏州】司令官）屠杀总部警备队（牙兵）之后，其他各部队全都震骇恐惧，罗绍威虽不断解释安慰，但部属更加猜忌怨恨。朱全忠（朱温）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东，扎营数十天，打算北上巡察特遣兵团前线大营。而就在这时候，天雄（总部魏州）营门官（牙将）史仁遇兵变，集结部众数万人，据守高唐（山东省高唐县），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天雄（总部魏州）所属州县，大多数起兵响应。朱全忠（朱温）改变行程，把北上的军队，调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里，派使节征召前线部队回军，进攻高唐（山东省高唐县），走到历亭（山东省武城



十世纪·九〇六年正月至四月 宣武朱全忠平定魏博牙兵之乱

县)，军中的天雄（总部魏州）士卒叛变，跟史仁遇呼应。元帅府左参谋长（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李茂勋）、右参谋长（右司马）符道昭（李继昭）反击，诛杀超过一半，然后进攻高唐（山东省高唐县），攻克，一城生灵，无论军队平民、男女老幼，全被斩首。生擒史仁遇，把他锯死。

先前，史仁遇向河东（总部太原府）及义昌（总部沧州）两战区求救。李克用（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派他的将领李嗣昭率骑兵三千人进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以纾解高唐（山东省高唐县）的压力。当时，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守军才二百人，民兵司令（团练使）牛存节镇守，李嗣昭一连进攻七天，不能攻克。朱全忠（朱温）派总部常备队右翼大将（右长直都将）张筠，率骑兵数千人增援牛存节守城。张筠在马岭

(邢台市西北)设下埋伏,把李嗣昭击败,李嗣昭撤退逃走。

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刘守文派军一万人进攻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冀州(河北省冀州市),攻克蓆县(河北省景县),再进攻阜城(河北省阜城县)。当时,武顺(即成德,总部镇州)大将王钊,进攻天雄(总部魏州)变军将领李重霸据守的宗城(河北省威县东)。朱全忠(朱温)派军增援冀州(河北省冀州市),义昌兵团(总部沧州)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李重霸放弃城池逃走,宣武(总部汴州)将领胡规追赶,把他斩首。

五月五日,朱全忠(朱温)前往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乘机巡视北边,检查军事装备。回程中,进入天雄(总部魏州)境内。

秋季,七月,朱全忠(朱温)攻克相州(河南省安阳市)。这时候,天雄(总部魏州)变军扩散,分别据守贝(河北省清河县)、博(山东省聊城市)、瀋(河南省内黄县东南)、相(河南省安阳市)、卫(河南省卫辉市)等州。朱全忠(朱温)分别派将领进攻,现在全部平定,遂率大军南返汴州(河南省开封市)。

朱全忠(朱温)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停留半年,罗绍威(天雄【总部魏州】司令官)竭力供应,共计宰杀牛羊猪将近七十万只,而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消耗,也跟这个数目相等,送礼以及所用的贿赂,同样接近一百万(一百万钱?一百万串?说不清楚)。等到朱全忠(朱温)离去的时候,天雄(总部魏州)的积蓄,一扫而空。罗绍威虽然解除兵变的威胁,但天雄兵团的战力,也从此衰退。罗绍威十分后悔,对别人说:“聚集六州四十三县的铁,铸不出来这么大的错!”

七月二十一日,朱全忠(朱温)抵达大梁(河南省开封市)。

朱全忠(朱温)认为卢龙(总部幽州)、义昌(总部沧州),互相呼应,威胁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的生存,打算先攻取义昌(总部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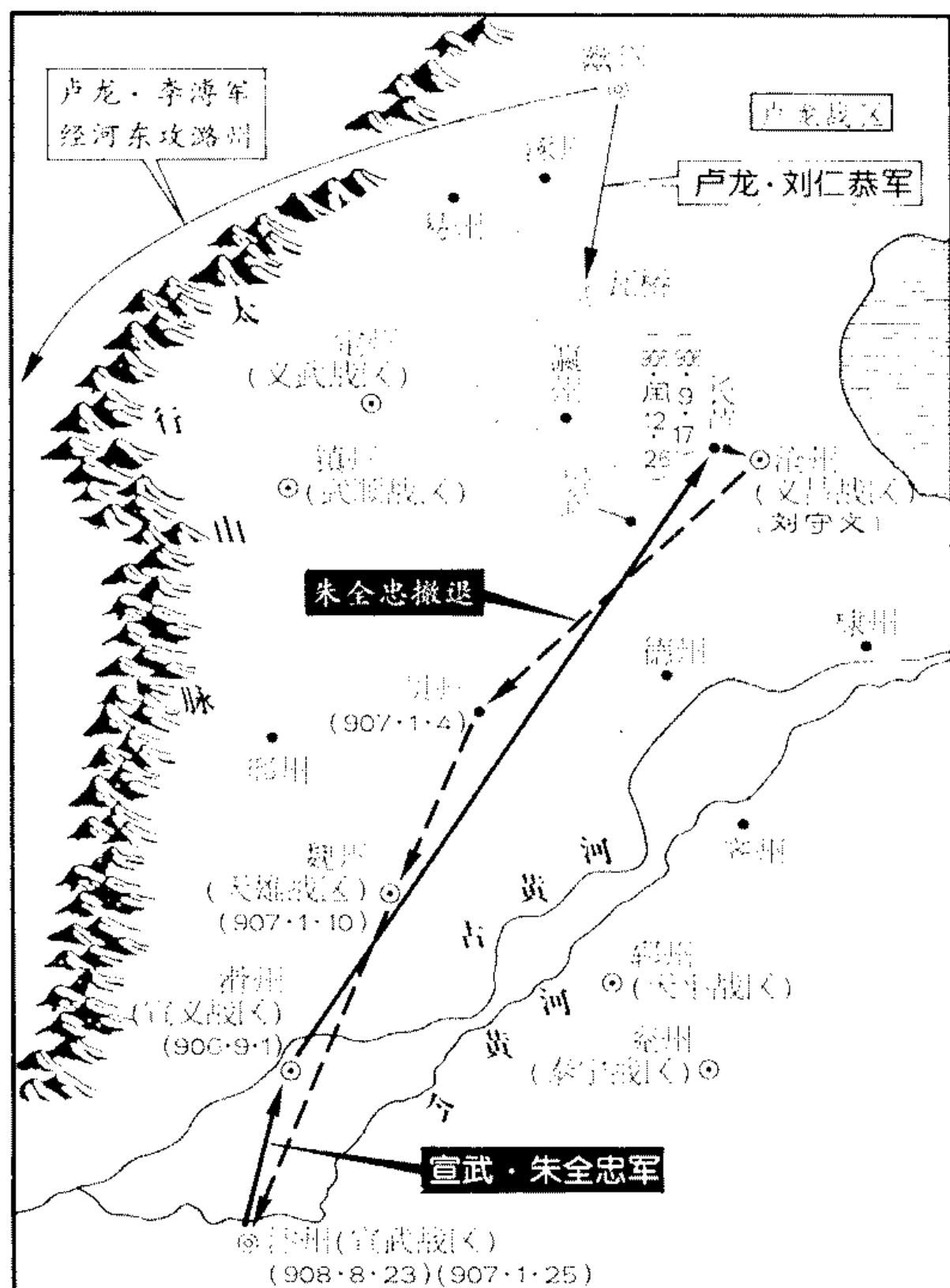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三日,朱全忠(朱温)率军从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出发。

九月一日,朱全忠(朱温)从白马(河南省滑县)渡黄河北上。

九月十七日,朱全忠(朱温)抵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在长芦(河北省沧州市)扎营。守城的义昌兵团(总部沧州),不敢出战。

罗绍威(天雄【总部魏州】司令官)供应粮食辎重,从魏州(河北省

大名县)到长芦(河北省沧州市),长达五百华里(二地航空距离二百七十公里),路上车马不断。又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兴建元帅府。沿途驿站、宾馆,一律供应酒饭菜肴、篷帐床铺,和各种用品器具。由上到下,几十万人,没有一件东西不准备完全。



十世纪·九〇六年九月至闰十二月 宣武朱全忠围攻沧州

刘仁恭(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救援义昌(总部沧州),但不断被宣武兵团(总部汴州)击败。于是下令全境:“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一律自备粮食武器,前往大营报到。军队出发之后,只要有一个人留在家乡,立刻诛杀,绝不饶命。”有人劝阻说:“老弱都当兵走了,妇女体力不能搬运粮食,命令一旦下达,恐怕死的人就多了。”刘仁恭遂命凡是拿得动武器的全部出征,而在他们脸上刺字:“定霸都(定霸特别营)”,



对知识分子破格礼遇，只把字刺到手腕上或手臂上，改为：“一心事主”。于是辖区里所有军民，除了孩童，没有一个人不被刺青。最后，集结士卒十万人，进驻瓦桥（河北省雄县）。

当时，宣武兵团（总部汴州）构筑堡垒营寨，把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重重包围，连天上飞鸟、地下老鼠，都不能通过。刘仁恭畏惧敌人强悍，不敢挑战。城里粮食吃完，军民饥饿难忍，抓吃泥土，有的更互相掠夺，格杀吞食。朱全忠（朱温）派人劝告刘守文（义昌【总部沧州】司令官）说：“援军来不及赶到，为什么不早早投降！”刘守文登上城楼回答说：“我跟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刘仁恭），是父子关系。大王（朱全忠封梁王）正用大义使天下人民顺服，如果儿子背叛老爹投降，你要这种人干什么？”朱全忠（朱温）因他的回答理直气壮，有点惭愧，攻势稍稍和缓。

冬季，十月，刘仁恭（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向河东（总部太原府）紧急求救，前后派出使节一百多人。李克用（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刘仁恭逃奔李克用，参考八九三年四月；李克用攻陷幽州后，命刘仁恭当卢龙战区司令官，参考八九五年二月；而刘仁恭叛李克用，投靠朱全忠，参考八九七年七月，后又叛朱全忠，参考八九九年正月），始终拒绝。他的儿子李存勖劝解说：“环顾全国大势，朱温（朱全忠）已控制十分之七八，甚至天雄（总部魏州）、义武（总部定州）、成德（即武顺，总部镇州）三战区那么强大，也得向他低头。黄河以北地区，能跟朱全忠（朱温）对抗的，只有我们跟幽（卢龙总部，北京市）、沧（义昌总部，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二州，而今，幽（北京市）、沧（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二州被朱全忠（朱温）围困，如果不出力援助，对我们绝对不利。心怀大志的人，胸襟广阔、不记小仇小怨。他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反而援救他，以德报怨，用一次军事行动，却可以名利双收。正是我们重振声威的契机，不可失去。”李克用认为正确，召集军事会议，跟将领们讨论会同卢龙兵团（总部幽州），进攻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说：“这样对他们而言，可以解除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的包围，对我们而言，可以扩充领土。”乃接受刘仁恭的和解，要他派军。刘仁恭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李溥，率三万人的部队，前往晋阳（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李克用派他的将领周德威、李嗣昭，联军南下，进攻潞州（山西省长治市）。



十二月，朱全忠（朱温）分出步骑兵数万人，命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李周彝（李茂勋）率领，自河阳（河南省孟州市）出发，增援潞州（山西省长治市）。

最初，唐王朝二十四任帝（昭宗）李晔（李敏）的死讯传到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丁会，率领全体将士，改穿素色衣服，哭泣流泪，久久不停。而今，李嗣昭（河东【总部太原府】将领）进攻潞州（山西省长治市），丁会遂率领军民，献出城池，向河东（总部太原府）投降。李克用命李嗣昭当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丁会晋见李克用，哭泣说：“我并不是没有守城的能力，而是朱全忠（朱温）蹂躏皇家，我虽受他提拔大恩，但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所以投奔大王（李克用封晋王）。”李克用对他十分厚待，位置在各将领之上。

闰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全忠（朱温）命各军集中攻城武器，将对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发动总攻。

闰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全忠（朱温）得到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失守报告。

闰十二月二十六日，朱全忠（朱温）撤退。

先前，朱全忠（朱温）征调黄河南北粮食草料，水陆并进，运到前线各营，堆积如山（水路应自永济渠北上）。现在，就要回军，朱全忠（朱温）下令全部焚烧，火焰浓烟，上冲霄汉，几华里路外都看得清楚。船上有粮秣时，则一律把船凿沉。刘守文（义昌【总部沧州】司令官）写信给朱全忠（朱温）乞求说：“大王因为怜悯人民的缘故，赦免我的罪，解除包围，光荣班师，是大王最大的恩德。城里男女老幼几万人，已几个月之久，没有饭吃，与其把粮食烧到天空，化成灰烬，沉到水里，变作泥浆，乞求拿来救人一命。”朱全忠（朱温）特别下令留下几个仓给刘守文，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人靠这些得以渡过难关。

河东兵团（总部太原府）进攻泽州（山西省晋城市），不能攻克，退回。

二、潞州之围

九〇七年，春季，正月四日，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

市】) 司令官(节度使)朱全忠(朱温), 撤退到贝州(河北省清河县), 扎营休息。

河东兵团(总部太原府)仍驻扎长子(山西省长子县), 打算进攻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去年【九〇六】十二月进攻失败)。朱全忠(朱温)命保大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康怀贞, 征调佑国(总部京兆府)、匡国(总部同州)二战区全部兵力, 进驻晋州(山西省临汾市), 严密戒备。

夏季四月, 朱全忠在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登极称帝, 建后梁政府, 唐王朝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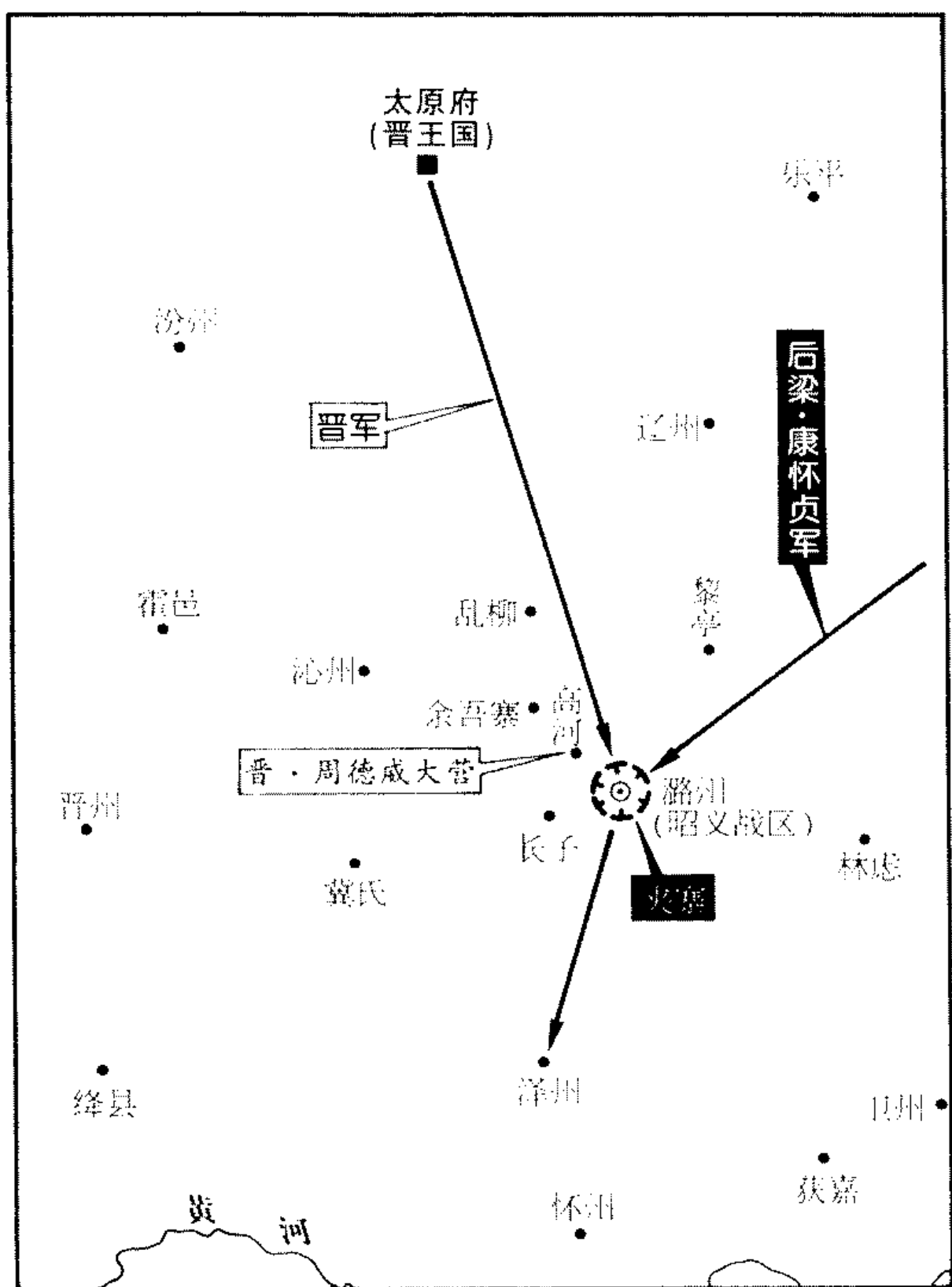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九日, 朱全忠(朱温)下诏剥夺李克用的官职爵位(朱全忠以全国的领袖自居, 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把从前的对立, 化成今日的分裂)。

五月十六日, 后梁帝朱全忠(朱温)命保大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康怀贞, 率军八万人, 会合天雄兵团(总部魏州), 进攻已被河东(总部太原府)占领的潞州(山西省长治市)。

六月, 康怀贞抵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城下。晋国(首都太原府)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昭、副司令官(副使)李嗣弼, 紧闭城门坚守。康怀贞日夜进攻, 半月之久, 不能攻克, 于是围绕城池兴筑碉堡, 挖掘“蚰蜒壕”(像蚰蜒一样的弯曲壕沟), 团团困住, 城里跟城外的交通和音讯, 完全断绝。晋王李克用命各族总指挥官(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当特遣兵团总指挥官(行营都指挥使), 率骑兵总指挥官(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步骑兵总纠察官(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官(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特别营指挥官(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官(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邈佶烈)、骑兵将领安金全, 救援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李嗣弼, 是李克脩的儿子(李克脩, 是李克用的老弟, 参考八九〇年三月)。李嗣本, 本姓张。史建瑭, 是史敬思的儿子(史敬思, 汴州救李克用, 参考八八四年五月十四日)。安金全, 是代北(山西省代县以北)人。

晋国(首都太原府)军队进攻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后梁(首都开封府)派左神勇军基地司令(左神勇军使)范居实, 率军增援。

晋国(首都太原府)援军总指挥官(行营都指挥使)周德威, 在高河(山西省屯留县东南)扎营, 后梁(首都开封府)大将康怀贞派亲卫骑兵



十世纪·九〇七年六月 后梁兵团筑“夹寨”围潞州

作战司令（亲骑都头）秦武率军攻击，被晋军击败。

八月十二日，后梁帝朱全忠（朱温）派亳州（安徽省亳州市）州长李思安，接替康怀贞的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特遣兵团总指战官（行营都统）职务，贬康怀贞当特遣兵团大营总纠察官（行营都虞候）。李思安率黄河以北各战区野战军西上，抵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城下，围绕潞州兴筑双重围墙，内防城里固守的晋军突围，外阻援军前进，称为“夹寨”。征调山东（崤山以东）各战区道搜刮民食，供作军粮。周德威每天派出轻装备骑兵剽掠粮运，李思安于是从东南山口，筑起一条通道，一直通到“夹寨”；周德威又跟各将领轮流率军攻击，每次都推倒刚筑起的护墙，填平刚挖好的壕沟，一天一夜之间，出击数十次，后梁兵团不断应战，疲于

奔命。而“夹寨”中派出砍柴牧马的士卒，周德威就把他们洗劫一空。后梁只好紧闭营门，不再出动。

冬季，十二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克用，命李存璋进攻晋州（山西省临汾市），用以纾解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所受的压力。

十二月十九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下诏命护国（总部河中府）、保义（总部陕州）两战区出军增援。

十二月二十四日，晋军（首都太原府）进攻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

九〇八年，春季，正月，晋王（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李克用头上生出毒疮，病势沉重。周德威（潞州援军总指挥官）等退军乱柳（山西省沁县东南）。李克用吩咐他的老弟、内外混合总作战司令（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克宁，监军宦官（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机要秘书（掌书记）卢质，同心合力，辅佐他的儿子、晋州（山西省临汾市）州长（空头官衔。此时晋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李存勖继承王位（司马光《考异》：“《五代史阙文》说：“民间传说：李克用临死时，把三支箭交给李存勖，说：“第一支箭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先攻克幽州，黄河以南不可能到手。第二支箭攻击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耶律阿保机跟我指天盟誓，结拜兄弟【参考去年【九〇七】五月】，誓死重建唐王朝，竟突然背盟，归附后梁【首都开封府】，你一定要击败他。第三支箭消灭朱温【朱全忠】，你能完成这三件事，我死而无恨。”李存勖把三支箭藏到李克用祭庙里。后来讨伐刘仁恭，命属官用少牢【猪羊各一】祭祀禀告后【参考九一四年正月】，取出一箭，装到锦绣箭袋之中，派近身将领背在身上，作为前锋。凯旋的那天，随着呈献俘虏的人头，把箭送回李克用的祭庙。讨伐契丹，消灭后梁，都用这个方法。”考察《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一》记载：‘李存勖初继位时，曾派使节去契丹告哀，并贿赂黄金绸缎，请求派军解救潞州，契丹回答说：我跟前王【李克用】结拜成为兄弟，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哪有老爹不协助儿子的道理！允许派军。但不久潞州包围解除，才停止行动。’《广本》说：‘刘守光被刘守文攻击，屡次向晋国求救，李存勖派军五千人增援。’据此，李存勖根本没有跟契丹和刘守光对立。所以有此传说，是后人在李存勖成功之后，杜撰李克用临终场景，夸耀李存勖少年英雄而已。”）。李克用强调说：“这孩子眼光远大，心胸宽阔，一定可



以完成我的大事，你们要好好协助教导！”

正月十九日，李克用告诉李存勖说：“嗣昭身陷孤城，危险万状（李嗣昭被困潞州），我已来不及再见他一面，等到把我安葬完毕，你跟德威（周德威）们，要竭尽全力，急去援救！”又嘱咐李克宁等说：“我把亚子托付给你们！”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李克用说完，逝世（年五十三岁）。李克宁接管总部军政，无论内外，没有人敢乘机闹事。

李克宁长久以来，手握兵权，有兄终弟及、接替老哥官爵的可能性。当时，上党（潞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长治市）的包围，仍没有解除，官兵们认为李存勖年纪还轻（李存勖本年二十四岁），很多人交头接耳，私下议论，军心震荡不安。李存勖恐惧，把官爵让给叔父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理应继承，何况又有先王（李克用）的命令，谁敢违抗！”文武官员打算参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灵柩前悲哀哭泣，不能马上出来，张承业到灵堂对李存勖说：“最大的孝，是完成老爹的事业，光哭有什么用！”遂把李存勖扶出来，登上公堂，正式就任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及晋王爵位（胡三省注：“张承业扶李存勖，好像张昭扶孙权【参考二〇〇年二月】。”）。李克宁领先率各将领叩头祝贺，李存勖把总部的军政大事，全交给李克宁处理。

李存勖命李存璋当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军城司令（河东军城使）、步骑兵总纠察官（马步都虞候）。李克用时代，信任少数民族，放纵官兵战士，对他们欺压平民、掳掠街市，都尽量包容；李存璋接事之后，在少数民族部落和军队战士中，找出最凶暴的人，全部诛杀，短短十天半月之间，城里的秩序，完全恢复正常。

最初，晋王李克用收养很多军队中的勇士健儿，当做义子，对他们的宠爱和待遇，跟对亲生儿子一样（李克用的义子，号称“义儿军”，参考八八四年五月）。现在，李存勖继承官爵，其他义子的年龄都比李存勖大，而且都手握军权，大家闷闷不乐，难以释怀，有的声称有病，在家疗养，有的看见新王也不行礼。李克宁手握大权，地位尊贵（他是李存勖的叔父），军心都盼望他能继承，义子李存颢（音 hào），暗中游说李克宁说：“老哥逝世，老弟接替，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何况，叔父向侄儿叩头，在道理上怎么说得过去！上天交给你，你却拒绝，后悔时已来不及。”李克宁说：“我们李家，世世代代以父慈子孝，闻名全国（李克用对老爹李国昌【朱邪赤心】至为孝顺）。先王（李克用）的功业只要能交给恰当的人继

承，我还要求什么！你不要挑拨离间，看我砍下你的人头！”李克宁的妻子孟女士，性情刚愎强悍，各义子遂纷纷派妻子到李克宁家游说孟女士，孟女士同意，考虑到阴谋泄露，会招来大祸，所以不断压迫李克宁下手。李克宁性情软弱，被大家日夜包围煽动，不能不有点动心。而李克宁又跟张承业、李存璋的意见不合，屡次对二人讥诮斥责。不久，李克宁擅自诛杀总纠察官（都虞候）李存质。李克宁请求另行设立大同战区（大同战区于唐王朝末年撤销，并入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由自己出任司令官（节度使），管辖蔚（河北省蔚县）、朔（山西省朔州市）、应（山西省应县）三州。李存勖都尊重他的决定。

李存颢等替李克宁设计：利用李存勖到他家的机会，发动政变，诛杀张承业、李存璋，拥护李克宁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献出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的几个州府（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辽【山西省左权县】、麟【陕西省神木县】、汾【山西省汾阳市】、石【山西省离石县】、忻【山西省忻州市】、代【山西省代县】、岚【山西省岚县】、宪【山西省娄烦县】），投降后梁（首都开封府），生擒李存勖，连同太夫人（李克用妻）曹女士，解送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史敬镕，从小追随李克用，在总部做事，很受宠爱信任。李克宁打算探知王府秘密，召见史敬镕，告诉他秘密计划。史敬镕表面上承诺合作，但一进王府，就报告曹女士，曹女士大惊失色，立刻召见张承业，指着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李克用）握着这孩子的手臂，交给你们，如果听到外面政变阴谋，想改变立场，只要把我们母子安置在一个地方就心满意足，不要送到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其他不敢多求。”张承业惶恐说：“老奴即令一死，也执行先王（李克用）的命令，太夫人怎么说这种话？”李存勖把李克宁的阴谋告诉他，并且说：“骨肉至亲，不可以互相残杀，我如果辞职，大乱就可避免。”张承业说：“李克宁打算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如果不把他除掉，岂能安全。”于是召见李存璋、吴珙，及义子李存敬、总部常备军基地司令（长直军使）朱守殷，命他们暗中作反政变准备。

二月二十一日，李存勖在王府大庭摆设筵席，大宴各军将领，伏兵突起，就在座位上逮捕李克宁、李存颢。李存勖痛哭流涕数落李克宁说：“侄儿一开始就把官爵让给叔父，是叔父自己拒绝。而今，大事已定，为什么又用这种阴谋，忍心把我们母子交到仇人之手！”李克宁说：“这都是野心

小人煽风点火，事到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当天（二月二十一日），斩李克宁及李存颢。

后梁（首都开封府）特遣兵团总指战官（行营都统）李思安等，围攻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已久，不能攻克（自去年【九〇七】八月，为时七个月），士卒筋疲力尽，大量逃亡。晋国（首都太原府）援军仍驻扎余吾寨（山西省屯留县西北）。朱全忠（朱温）怀疑李克用假装死亡，打算把围城大军召回，恐怕晋军（首都太原府）追击，考虑亲自前往泽州（山西省晋城市）接应班师，命匡国战区（总部设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司令官（节度使）刘知俊，率军直向泽州（山西省晋城市）。

三月一日，朱全忠（朱温）从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出发。

三月六日，朱全忠（朱温）抵达泽州（山西省晋城市）。

三月十日，刘知俊也抵达泽州（山西省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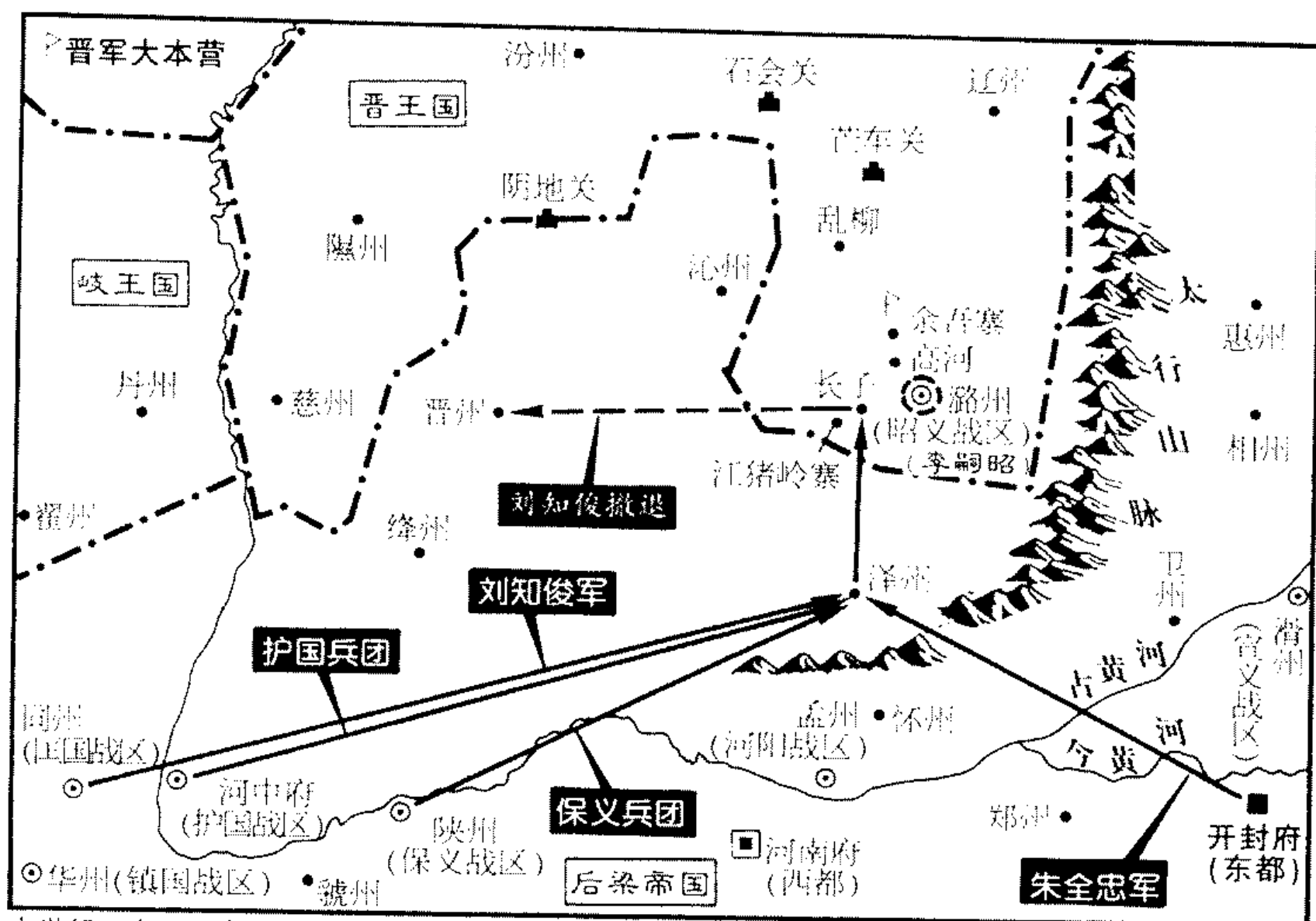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一日，朱全忠（朱温）命刘知俊当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特遣兵团征剿司令（潞州行营招讨使）。

朱全忠（朱温）因李思安一直没有功劳，将领却阵亡四十余人，士卒们阵亡也以万为单位计算。最后更紧闭营垒，改攻为守，朱全忠（朱温）派人召唤李思安到皇帝所在地（此时朱全忠在泽州）。

三月二十三日，朱全忠（朱温）下诏剥夺李思安所有官爵，押解返回原籍充当劳役；斩总监军官（监押）杨敏贞。

晋国（首都太原府）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守将李嗣昭，固守城池，已过一个年节，城里物资就要用完，李嗣昭曾在城楼宴请各将领，饮酒取乐，一支流箭射来，正射中李嗣昭的脚，李嗣昭不动声色，暗中把它拔下，在座的人都没有发现。朱全忠（朱温）好几次派使节携带诏书，送给李嗣昭，要他投降，李嗣昭都把诏书烧掉，把使节斩首。

朱全忠（朱温）在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停留十余天，打算解除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包围班师；先派使节跟特遣兵团各将领商议，各将领认为：李克用已死，余吾寨（山西省屯留县西北）晋国援军又要撤退，上党（潞州州政府所在县）一座孤城，内没有粮食，外没有救兵，势不能长久支持，建议再继续包围十天半月，观察变化。朱全忠（朱温）同意，命增加特遣兵团的粮草补给。刘知俊率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向晋军发动攻击，杀戮及俘虏很多人，上疏朱全忠（朱温），请求留下来继续进攻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建议朱全忠（朱温）先回京师（首都开封府）。朱全忠（朱



十世纪·九〇八年三月 后梁·朱全忠亲征潞州

温)考虑到关中(陕西省中部)空虚,恐怕岐国(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军队入侵同(陕西省大荔县)、华(陕西省华县)二州,于是命刘知俊停止前进,先在长子(山西省长子县)休息十天,退驻晋州(山西省临汾市),等到五月,再返回本战区(匡国【总部同州】)。

最初,前任晋王李克用逝世,周德威率大军在外地驻扎(退屯乱柳,参考本年【九〇八】正月),大家都猜疑不安。新晋王李存勖命周德威班师。

夏季,四月一日,周德威抵达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把军队留在城外,独自一人步行进府,趴在李克用灵柩上痛哭,极为哀伤。退出后,晋见李存勖,毕恭毕敬,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下。

后梁(首都开封府)“夹寨”(后梁军大营,参考去年【九〇七】八月十二日)奏报说:“余吾寨(山西省屯留县西北)晋军已经退走。”朱全忠(朱温)认为援军不可能再来,潞州(山西省长治市)一定可以攻克。



三、李存勖奇袭破夹寨

九〇八年，四月六日，朱全忠（朱温）从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南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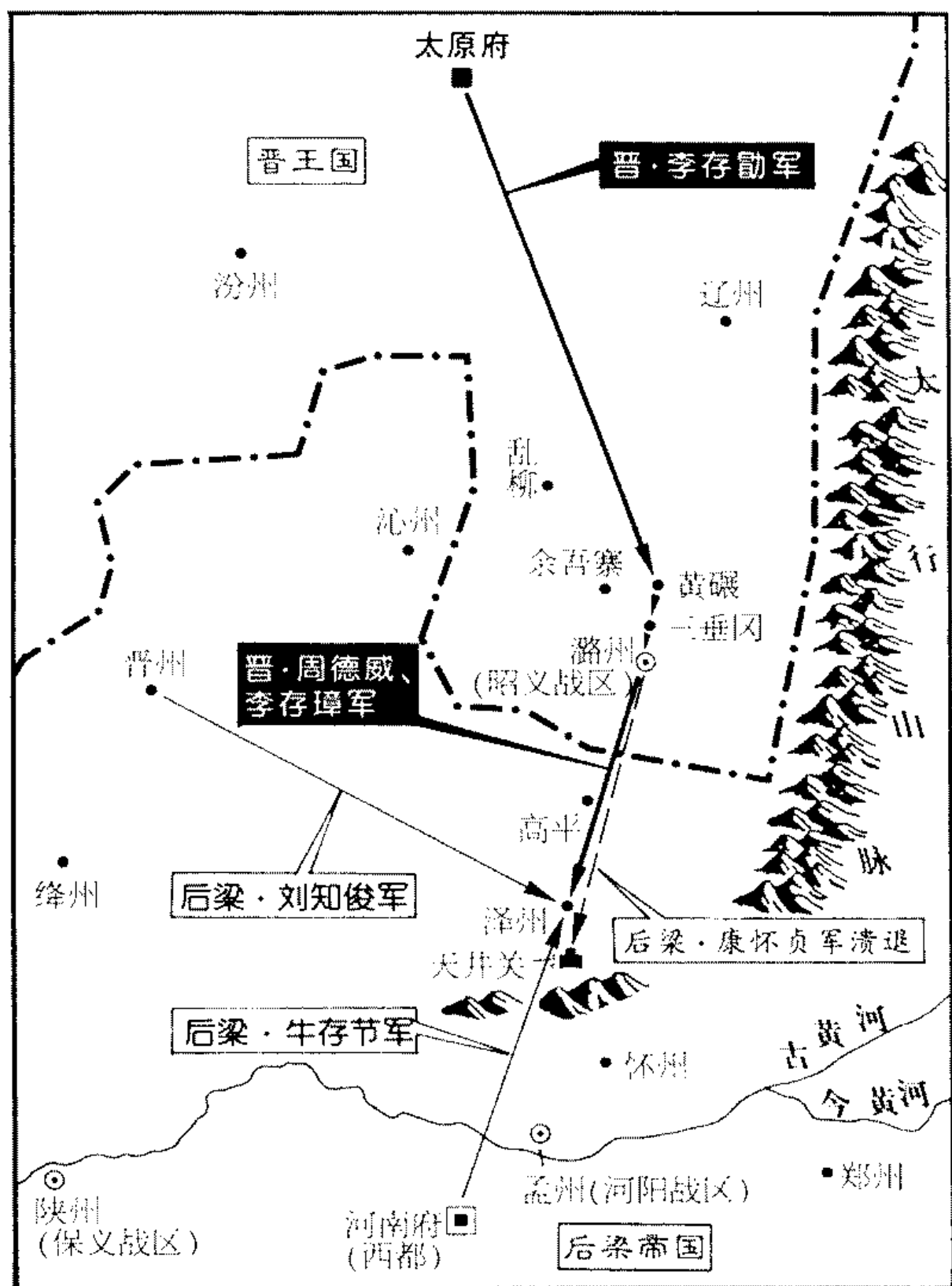
四月十二日，朱全忠（朱温）抵达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后梁“夹寨”大军，认为胜利在即，也不再严密戒备。

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跟各将领商议说：“上党（潞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长治市），是河东（总部太原府）的屏障。没有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就没有河东（总部太原府）。朱温（朱全忠）所畏惧的，只先王（李克用）一个人，听到我新近继位，准认为我不过一个少年，不懂带兵打仗，必然自傲自大。我们如果挑选一批精锐部队，强行军前进，作闪电进攻，出其不意，一定会把他们击破。传播声威，奠定霸业，就看这次，机会不可流失。”张承业也劝李存勖出动。于是李存勖派张承业及执行官（判官）王缄，向岐国（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请求发兵协助，又派使节馈送大批金银财宝给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酋长耶律阿保机，请求派骑兵支援。岐王（一任忠敬王）李茂贞（宋文通）年纪已老（本年五十三岁），军队衰弱，民穷财尽，无法呼应。李存勖扩大检阅所属官兵，命前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丁会（丁会归降，参考前年【九〇六】闰十二月）当总征剿司令（都招讨使）。

四月二十四日，丁会率周德威等从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出发。

四月二十九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率大军南下，进抵黄碾（山西省潞城县西北），距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四十五华里。

五月一日，李存勖在三垂冈（潞城县西）下，设下埋伏。第二天（五月二日）凌晨，大雾弥漫，李存勖继续挺进，直到“夹寨”。“夹寨”根本没有斥候，将士们正蒙头大睡，还未起床，突然发现晋国军队涌到，全营立刻混乱，李存勖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两路，周德威攻“夹寨”西北角，李嗣源攻“夹寨”东北角，用土填平壕沟，纵火焚烧栅栏，战鼓雷鸣，呐喊声震动天地，士卒前仆后继，杀入“夹寨”；后梁军（首都开封府）霎时崩溃，向南逃命。征剿司令（招讨使）符道昭战马栽倒，被晋军格杀。后梁损失将校士卒以万为单位计算，抛弃的物资、粮食、武器，堆积如山。



十世纪·九〇八年四月至五月 晋·李存勖破夹寨，潞州解围

周德威等直到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城下，招呼城楼上的守将李嗣昭说：“先王（李克用）已经逝世，今王（李存勖）亲自前来，攻破夹寨，盗匪（后梁军队）已经逃走，可以打开城门！”李嗣昭不相信（苦难太久的人，有权利不相信好消息），对左右说：“这个人一定被敌人俘虏，派他来骗我！”打算发箭射击，左右连忙劝住，李嗣昭说：“大王如果真的来了，能不能见面？”李存勖亲自到城下呼唤，李嗣昭看见李存勖身穿白盔白甲，知道李克用已死，悲恸哀号，几乎昏厥，满城痛哭，遂开城门。最初，周德威跟李嗣昭不睦，李克用临死时，对李存勖说：“进通忠孝双全，我爱他最深，可是到今天仍不能解围，难道德威忘不了旧怨，不肯竭力援救？你把我的意思告诉德威。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包围不解除，我死也不能闭



眼。”进通，是李嗣昭的乳名。李存勖转告周德威，周德威感动流泪，“夹寨”之战，奋勇无匹。跟李嗣昭见面后，二人重新和好。

康怀贞（后梁【首都开封府】将领）自天井关（山西省晋城市南）率骑兵一百余人逃回。朱全忠（朱温）听说“夹寨”失守，大为震惊，呆了一会，叹息说：“生儿子当像李亚子（李存勖的乳名），李克用可以说还没有死；至于我的儿子，一群笨猪而已（这是曹操称赞孙权语，参考二一三年正月）。”下诏各地收容逃兵，妥行安顿。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直扑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后梁任命的州长王班，一向被人痛恨，军民都不听从差遣。龙虎军（禁军第三、四军，原总部左、右常备队改）统军（正三品）牛存节，自西都（河南府，河南省洛阳市）率军北上接应“夹寨”残兵败将，到达天井关（山西省晋城市南），对部众说：“泽州（山西省晋城市）是险要之地，不可以丧失，虽然没有皇上命令，也应援救。”大家都不同意，说：“晋军（首都太原府）锐不可当，而且我们人数又少，寡不敌众！”牛存节说：“看见朋友危险而不救，违反正义。畏惧敌人强大而逃避，不是勇士。”扬起马鞭，率领大家北进。抵达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城里居民已到处纵火，奔走喊叫，打算迎接晋国大军，王班紧闭内城（牙城）城门防守；牛存节到后，秩序才恢复。晋军不久抵达，沿着城墙挖掘地道进攻，牛存节日夜抵抗，凡十三天，刘知俊（后梁【首都开封府】将领）自晋州（山西省临汾市）率军增援，周德威烧掉攻城武器，退守高平（山西省高平县）。

晋王李存勖返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让官兵休息，并论功行赏。命周德威当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李存勖下令州政府推荐贤能人才，罢黜贪官污吏、减少赋税、安抚贫苦、申冤救屈、禁止奸淫偷盗，全国秩序井井有条。只因河东（山西省）地方太小，军队也太少，于是加强官兵军事训练。李存勖下令：骑兵一律步行，不见敌人，不准骑马；任务分配决定后，应各自遵守，不可以超过界限，不可以交换工作，不可以随意逗留，不可以躲避危险；分兵数路前进时，会师时间不准耽误十五分钟以上，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军令森严，所以不久就吞并山东（太行山以东），占领河南（黄河以南），都由于部队全属精锐的缘故（李存勖谨遵休养生息政策，参考九〇二年三月）。

当初，李克用诛杀王行瑜（参考八九五年十一月），唐王朝皇帝（二

十二任昭宗)李晔(李敏)特别授权给他,准许他用皇帝名义任官封爵。当时,很多战区道都有这项特权,经常发布墨写诏书,李克用认为自己如果也跟大家一样,并不光荣,所以每次任命官吏,一定奏报中央。而到现在,李存勖才开始用皇帝名义委派州长。

李存勖对监军宦官张承业,感激至深,当做老哥一般敬爱,每次到张宅,都去后堂叩见张承业的娘亲,馈赠、赏赐,十分优厚。

潞州(山西省长治市)被包围一年有余,人民冻死、饿死大半,街市巷里,人迹稀少,一片萧条。李嗣昭(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推动农耕,鼓励养蚕,减少租税,延缓缴纳日期,放宽刑罚,几年之后,终于恢复往日繁荣。

五月二十二日,后梁(首都开封府)“夹寨”溃败的高级将领,前往官门请求处罚,朱全忠(朱温)下令全部赦免,另行赏赐牛存节保全泽州(山西省晋城市)的功劳,擢升他当六军步骑兵总指挥官(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打算亲自率军进攻潞州(山西省长治市)。

六月二十八日,朱全忠(朱温)下诏集结各战区道野战军。

九月,晋国(首都太原府)将领周德威、李嗣昭,率军三万人,从阴地关(山西省灵石县西南南关镇)出发,进攻后梁(首都开封府)晋州(山西省临汾市),州长徐怀玉坚守城池。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亲自率军增援。

九月九日,朱全忠(朱温)从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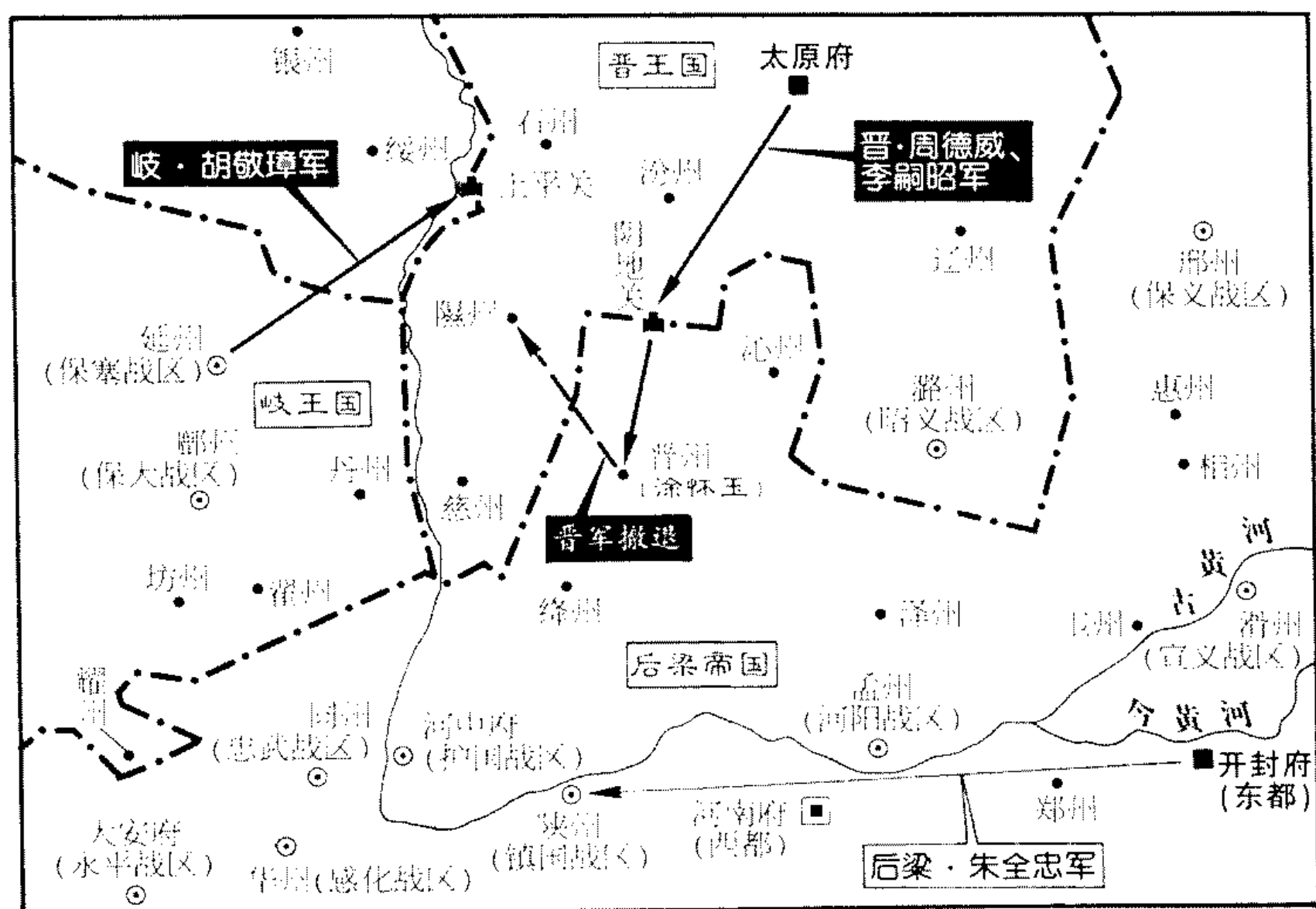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七日,朱全忠(朱温)抵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

九月二十日,岐国(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所属保塞战区(总部设延州【陕西省延安市】)司令官(节度使)胡敬璋,进攻上平关(山西省石楼县西北四十五公里黄河东岸),刘知俊(后梁【首都开封府】将领)把胡敬璋击破。周德威等听到朱全忠(朱温)大军就要到达消息,急行撤退。

九月二十七日,周德威等撤退到隰州(山西省隰县)。

冬季,十月十九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回到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

九〇九年,春季,三月九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任



十世纪·九〇八年九月 晋岐再次夹攻后梁

命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特遣兵团征剿司令（四面行营招讨使）。

岐王（一任忠敬王）李茂贞（宋文通）请晋王李存勖，同时出军进攻晋（山西省临汾市）、绛（山西省新绛县）二州。李存勖率军南下，先派周德威等率军从阴地关（山西省灵石县西南南关镇）出发，攻击晋州（山西省临汾市），后梁任命的州长边继威竭力守城。晋军（首都太原府）挖掘地道，城墙崩塌二十余步，后梁军（首都河南府）血战抵抗，一夜之间，把缺口堵住。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命杨师厚（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率军增援，周德威派骑兵扼住蒙坑（山西省曲沃县西北）的险要，杨师厚把这支骑兵击破，进抵晋州（山西省临汾市），晋军解围退走。

四、巧夺魏州失败

九一〇年，秋季，八月，后梁（首都河南府）武顺战区（前身成德战



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赵王（首府镇州）王镕、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处直，自从后梁帝国建立、朱全忠（朱温）登极称帝以来，虽然仍跟过去一样，继续拒缴田租捐税，但却一次又一次不断进贡。就在这时候，赵王王镕的娘亲何女士逝世。

八月三日，朱全忠（朱温）派使节前往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祭悼，又下诏征召王镕放弃守丧，恢复官职。当时，相邻的战区道都派有祭悼使节，住在宾馆。后梁使节在丧礼上忽然看到晋国（首都太原府）的使节，吃了一惊，回京（首都河南府）之后，奏报朱全忠（朱温）说：“王镕暗中跟李存勖勾结，武顺（总部镇州）、义武（总部定州）势力本来已够强大，三个战区如果联合在一起，将来恐怕更难制伏。”朱全忠（朱温）完全同意。

八月十四日，朱全忠（朱温）命镇国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师厚，当西方军团征剿司令（西路行营招讨使），会同感化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康怀贞，率军三万人，进驻三原（陕西省三原县东北）。朱全忠（朱温）对晋军（首都太原府）有可能出兵泽州（山西省晋城市），攻击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十分忧虑。但不久得到报告：晋军西上，正在绥（陕西省绥德县）、银（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荒漠地区移动，才松口气，说：“已不用担心！”

八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朱温）派夹马指挥官（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綰，从鄜（陕西省富县）、延（陕西省延安市）分别出军，直向银（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夏（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截断晋军的归路。

冬季，十月，后梁（首都河南府）派镇国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师厚、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李思安，率军进驻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准备夺取上党（潞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长治市）。

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病势稍稍痊愈。

十一月二十五日，朱全忠（朱温）到伊水（洛水支流）、洛水间打猎。

朱全忠（朱温）疑心赵王（首府镇州）王镕（武顺【总部镇州】司令官）可能背叛自己，归附晋国（首都太原府），而且也打算利用邺王罗绍威逝世的契机，调动武顺（总部镇州）、义武（总部定州）两地首长。正



巧，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义昌【总部沧州】司令官）出军进驻涿水（河北省涿水县），打算南下侵略义武（总部定州）。朱全忠（朱温）遂派贴身宦官（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率天雄兵团（总部魏州）三千人，分别进驻武顺（总部镇州）所属的深（河北省深州市）、冀（河北省冀县）二州，声称为了抵御刘守光的攻击，特来协助守军作战，同时也就近接受粮食供应。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守将石公立警告王镒：定要拒绝。王镒大不高兴，下令大开城门欢迎，并把石公立调到城外驻扎，以免发生冲突。石公立走出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城门，指着城池流泪说：“朱全忠（朱温）覆灭唐王朝江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王竟然仗恃姻亲关系（王镒的儿子王昭祚娶朱全忠的女儿，参考九〇〇年九月），认为他是一个忠厚长者，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打开大门，恭恭敬敬请强盗进来抢劫。可惜，这座城池，今天落到敌人之手。”

后梁政府有官员逃奔真定（镇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正定县），把朱全忠（朱温）的阴谋告诉王镒，王镒大为恐惧，可是又不敢先发制人。只好立即派使节前往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陈情说：“刘守光已跟义武（总部定州）和解，恢复过去和睦，军队也已撤退。深（河北省深州市）、冀（河北省冀州市）人民看见天雄（总部魏州）军队突然进城，奔走号叫，惊恐不宁，敬请把他们召回。”朱全忠（朱温）派使节前去真定（河北省正定县），向王镒安慰沟通。可是，不久，杜廷隐等分别关闭城门，把武顺（总部镇州）守军，全部屠杀，登城拒守。王镒这才如梦初醒，下令石公立反攻，不能攻克。王镒乃派使节向刘守光（燕王）、李存勖（晋王），请求紧急援救。

王镒的使节抵达晋阳（晋国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处直的使节，也随后抵达，打算共同推举晋王李存勖当盟主，集中力量攻击后梁（首都河南府）。李存勖召集军事会议，将领们异口同声说：“王镒长久以来，臣属朱全忠（王镒屈膝事，参考九〇〇年九月，迄今十一年），每年进贡大量金银财宝，而且又结成儿女亲家，交情深厚，这次定是一个骗局，应该慢慢观察。”李存勖说：“他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才这么做，王家在唐王朝时代，还有时服从、有时背叛，怎么可能对朱家（后梁）心甘情愿，终身为臣？朱温（朱全忠）的女儿，比寿安公主怎么样（王镒的曾祖父王元逵，娶唐王朝绛王李悟的女儿寿安公主）？现在他连救自己的命都来不及，还管什么



亲家不亲家！我们如果猜疑不去援救，正掉到朱家（后梁）设计的陷阱里。最好是立刻出兵，晋（首都太原府）、赵（首府镇州）联合，同心协力，必定击破后梁（首都河南府）。于是下令动员，命周德威当统帅，从井陉关（太行八陉之五，河北省鹿泉市西）东下，进驻赵州（河北省赵县）。

王镒的使节抵达幽州（北京市），燕王（首府幽州）刘守光正在打猎，智囊孙鹤骑马飞奔到围场，报告喜讯，说：“赵王（王镒）前来请求救兵，这是上天要成就大王的功业！”刘守光说：“怎么会？”孙鹤回答说：“我们一直忧虑王镒跟朱温（朱全忠）勾结成一体，朱温（朱全忠）的志向很明显，非把河朔（河北平原）全部并吞，永不停止。现在他们从内部分裂，互相敌对，大王如果跟王镒合作，击破后梁（首都河南府），则义武（总部定州）、武顺（总部镇州），都会毕恭毕敬，向大王朝见进贡。大王如果不肯出兵，恐怕晋王（李存勖）会先抓住这个千年良机。”刘守光说：“王镒屡次说话不算话，现在让他跟后梁（首都河南府）斗个两败俱伤，我们就坐在这里等着捡便宜，为什么救他！”王镒派来求援的使节，在路上一个连一个，但刘守光始终拒绝。

从此之后，义武（总部定州）、武顺（总部镇州）脱离后梁（首都河南府），恢复使用唐王朝天祐年号（本年为天祐七年）。取消武顺，恢复成德（因避梁王朱全忠老爹朱诚讳，把成德改作武顺，参考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后梁（首都河南府）天文台长（司天）奏报说：“下月将有月食，大军不适宜驻扎在外。”朱全忠（朱温）遂命王景仁（王茂章）等返回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

十二月三日，朱全忠（朱温）听说赵王（王镒）已跟晋王（李存勖）结合，晋军（首都太原府）已进驻赵州（河北省赵县），下令王景仁（王茂章）等进攻。

十二月四日，王景仁（王茂章）等在河阳（河南省孟州市）渡口，渡黄河北上，跟罗周翰（天雄【总部魏州】副司令官）军队会师，共四万人，进驻邢（河北省邢台市）、洺（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二州。

十二月二十五日，赵王（首府镇州）王镒（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再向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紧急求救，李存勖命混合兵团副总司令（蕃汉副总管）李存审（符存审），留守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而亲率大军，自赞皇（河北省赞皇县）东下。王处直（义



武【总部定州】司令官）派将领率军五千人会师。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存勖抵达赵州（河北省赵县），跟周德威的部队会师，同时捕获后梁出来砍柴割草的士卒二百人，询问他们军情说：“从洛阳（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出发时，你们皇上有什么命令？”回答说：“皇上告诫我们元帅（王景仁）说：‘王镕反复无常，将来总要成为后世子孙的祸害。现在，我把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全交给你，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城池即令是铁铸的，也要替我夺取。’”李存勖命把这些押送给王镕。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存勖向南推进，距柏乡（河北省柏乡县）三十华里，命周德威等率胡人骑兵向后梁军挑战，后梁军闭门不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李存勖再前进，距柏乡（河北省柏乡县）五华里，在野河北岸扎营，又派胡人骑兵紧逼后梁阵地，奔驰射击，大声诟骂。后梁将领韩勣（音 qíng）等率步骑兵三万人，分三路向他们追击。后梁士卒铠甲上都披着绸缎，并且有雕刻着图案花纹的金银装饰，光彩耀眼，晋军看到，十分沮丧。周德威对李存璋说：“后梁军队不见得真想作战，只是想炫耀他们的兵力，不杀杀他们的锐气，军心无法振作。”于是向大家宣布说：“他们是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的天武军（《五代会要·京城诸军》：后梁建国后，九〇七年四月，将总部左右常备队【长直】改名左右龙虎军，左右亲卫队【内卫】改名左右羽林军，左右突击队【坚锐夹马突将】改名左右神武军，左右亲随骑兵队【左右亲随军将马军】改名左右龙骧军。九〇七年九月，增设左右天兴军、左右广胜军。九〇八年十月，又增设左右神捷军。九〇八年十二月，左右天武军改名左右龙虎军，左右龙虎军改名左右天武军，左右天威军改名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军改名左右天威军，左右英武军改名左右神武军，左右神武军改名左右英武军），不过一群偷鸡摸狗的地痞流氓，看他们穿得花枝招展，却十不抵一。只要捉住一个，剥下身上零件，就足以使你们发个小财，这是上天赐下的活宝，不要让它溜走。”周德威亲率精锐骑兵一千余人，攻击后梁军的两翼，左冲右突，前杀后砍，出入好几次，俘虏一百多人，一面奋战，一面缓缓后撤，退到距野河尚有一段距离停止，后梁军也退走。

周德威报告李存勖说：“后梁军队声势相当强大，我们最好是按兵不动，等到他们士气衰退。”李存勖说：“我们一支孤军，从远方来此，就是要救人急难。三个战区组成的联军（三个战区：成德【总部镇州】、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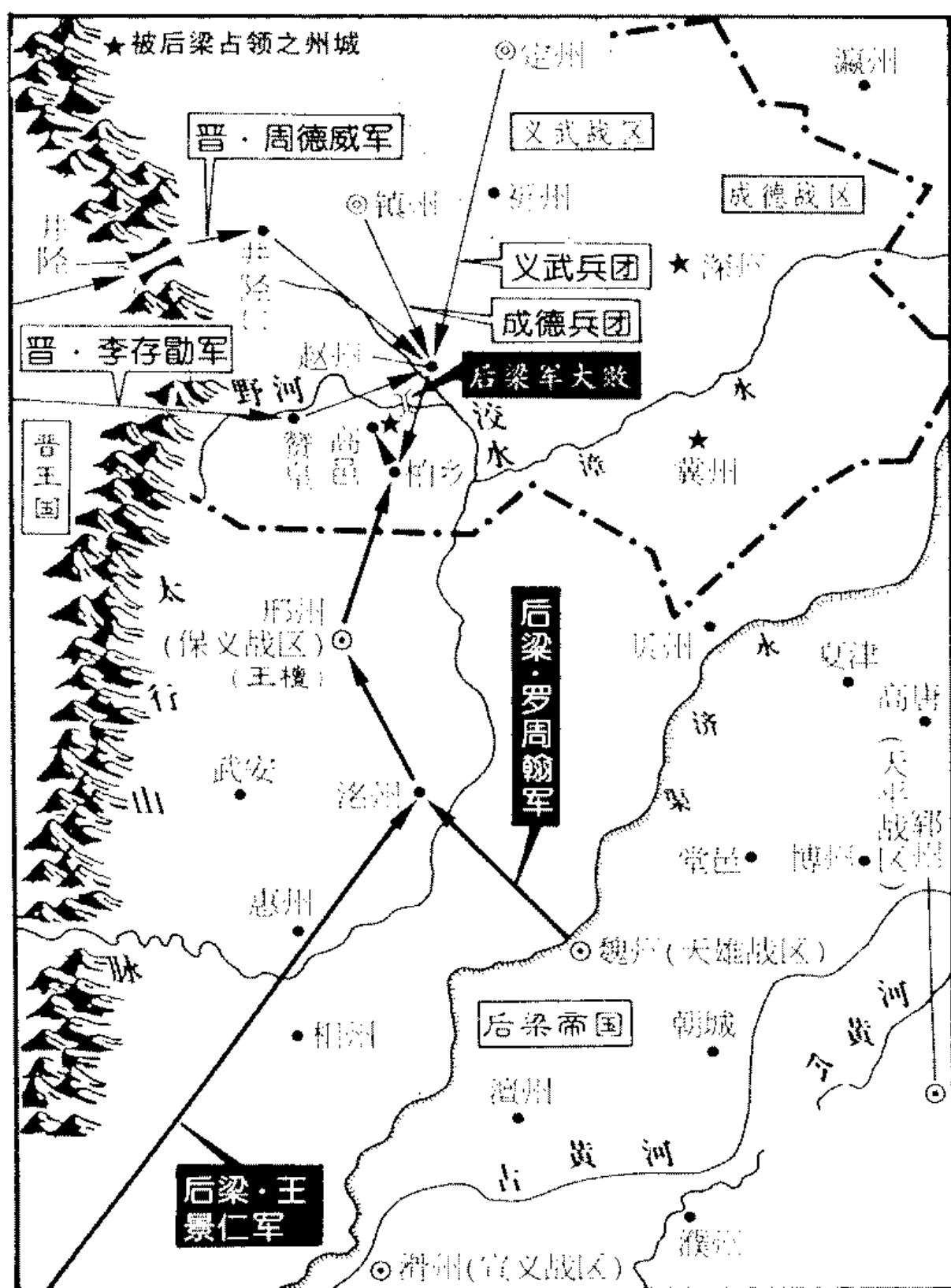
【总部定州】、河东【总部太原府】），事实上不过一群乌合之众，最利于速战速决，你却主张按兵不动，不敢冒一点险，为什么？”周德威说：“义武（总部定州）、成德（总部镇州）的军队，擅长防守城池，不擅长野战。我们仗恃的是骑兵部队，在广大的平原旷野地区，才能发挥威力，现在却紧紧压着盗贼（后梁）的营门，连脚都迈不开。而且，后梁人数太多，我们人数太少，无法抵挡。一旦他们发现我们的弱点，事情就十分危急。”李存勖大不高兴，退回御帐躺下休息，将领们都不敢进言。周德威拜访监军宦官张承业说：“大王（李存勖）自继位以来，突然打了一个胜仗（指夹寨之战，参考前年【九〇八】四月），对敌人心存轻视，不评估自己的力量，而只求迅速发动攻击。而今距离盗贼（后梁）只一尺之遥，唯一的阻隔，不过一条小河。他们如果建造桥梁，发动攻击，我们部众会立刻化成灰烬。我建议退驻高邑（河北省高邑县），引诱盗贼离开阵地。他们出战时我们就后退，他们后退时我们就出战，另外派出轻装备骑兵掠夺他们的粮食薪饷，顶多一个多月，一定可以把他们击破！”张承业进入御帐，掀起床帘，推推李存勖说：“现在岂是大王抱头睡觉的时候！周德威是沙场老将，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他说的话，不可以忽略！”李存勖一跳而起，说：“我正在考虑！”当时，后梁军队紧闭营门，拒绝出战，有投降到晋军的士卒，在盘查时，他们说：“王景仁（王茂章）正赶工建造浮桥。”李存勖对周德威说：“果不出你所料！”当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下令立即拔营，退守高邑（河北省高邑县）。

五、柏乡会战

九一一年，春季，正月，后梁（首都河南府【河南省洛阳市】）跟晋国（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大战，在柏乡（河北省柏乡县）爆发。

柏乡（河北省柏乡县）近年来不再储存粮食草料，所以后梁军进占后，不得不经常派士卒到郊外砍柴割草，自给自足，晋军每天派巡逻部队攻击抄掠这些士卒，迫使后梁军闭门不敢外出。晋军统帅周德威派胡人骑兵部队，环绕后梁大营奔驰射箭，破口诟骂，后梁军怀疑设有埋伏，越发不敢出来，只好拆除屋顶茅草或床上坐席来喂战马，很多战马死亡。

正月二日，周德威与别动部队将领史建瑋、李嗣源（邈佶烈），率精锐骑兵三千人，紧压后梁营门，百般侮辱。后梁军统帅王景仁（王茂章）、韩



十世纪·九一〇年十二月至九一一年正月 柏乡之战

勖大怒，出动所有部队，向晋军攻击。周德威等一面战斗，一面向北后退，直退到高邑（河北省高邑县）稍南，晋军将领李存璋率步兵据守野河北岸阵地，后梁军黑压压一片，东西横亘有数华里，争先恐后争夺浮桥，义武（总部定州）、成德（总部镇州）步兵部队，竭力阻挡，但阻挡不住，无法支持。晋王李存勖（本年二十七岁）对匡卫总指挥官（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盗贼一旦过桥，就再难控制。”李建及挑选勇士二百人，手提长枪，大声呐喊，杀进敌军，誓死奋战，终于把后梁军击退。李建及，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人，本姓王，是李罕之的义子（李罕之派他的儿子李颀当人质事，参考八八八年四月，李建及是随从之一）。李存勖登上小山眺望，说：“后梁军争先恐后，心浮气躁，而我们的部队整齐安静，一定可以



战胜。”可是自上午十时血战到中午十二时，胜负还看不出分晓，李存勖对周德威说：“两军已成胶着，无法分开，我们是兴是亡，全看这次，我为你率先冲锋陷阵，你在我后面继续进发。”周德威拦住马头劝阻说：“观察后梁军的情势，我们应以逸待劳，才能把它克制。如果硬碰硬迎头痛击，恐怕不容易取胜。他们一路追击，远离大营三十余华里，虽然携有干粮，却没有时间去吃，太阳偏西之后，饥渴交迫，必然不能支持，而钢刀利箭，又如倾盆大雨，士卒们疲劳困倦，却巴不得马上脱离战场。到那时候，我们出动精锐骑兵攻击，一定可以大捷。目前情况，时机还没有成熟。”李存勖才停止。

当时，后梁（首都河南府）所属天雄（总部魏州）及宣义（总部滑州）特遣兵团担任东翼，宣武（总部宋州）特遣兵团担任西翼。果然，太阳过午，后梁士卒还没有吃饭，开始丧失斗志。统帅王景仁（王茂章）等率军稍稍往后移动，周德威大喊说：“后梁军逃走！”晋军欢声雷动，争先恐后，呼叫前进。天雄（总部魏州）、宣义（总部滑州）特遣兵团首先后退，李嗣源（邈佶烈）率部众在西方阵地，对宣武（总部宋州）特遣兵团高呼说：“东翼的军队已经逃走，你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宣武（总部宋州）特遣兵团你看我、我看你，惊骇恐怖，魂飞魄散，霎时间，四散逃生，全线崩溃。李存璋率步兵追杀，大声呼唤说：“后梁人也是晋国人，只要放下武器，决不格杀。”后梁（首都河南府）战士纷纷解下铠甲，连同刀枪弓箭，全部抛弃，吵闹喧哗的声音震动天地。但成德（总部镇州）官兵对深（河北省深州市）、冀（河北省冀州市）二州闭门屠杀的事（参考去年【九一〇】十一月），十分伤痛，所以，对后梁军抛弃的东西，毫不贪图，而继续追杀，后梁（首都河南府）龙骧、神捷精锐部队，几乎全被杀光，从野河到柏乡（河北省柏乡县），尸体盖满地面。王景仁（王茂章）、韩勍、李思安，在数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走。晋军（首都太原府）于夜晚抵达柏乡（河北省柏乡县），后梁军（首都河南府）早已撤退，抛下的粮食、草料、财物、武器，多到数都数不完，阵亡二万人。晋军（首都太原府）将领李嗣源（邈佶烈）等一直追击到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河朔（河北平原）大为震动。后梁所属保义战区（总部设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檀，在严密戒备下，打开城门，收容战场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发给他们钱粮，命他们返回各自战区。晋王李存勖集结部队，进驻赵州（河北省赵县）。



后梁（首都河南府）贴身宦官（供奉官）杜廷隐等，听到大军战败，放弃深（河北省深州市）、冀（河北省冀州市）二州（夺取二州事，参考去年【九一〇】十一月），裹胁二州青年男女充当奴婢，而把老人儿童全数坑杀。二州遂成空城，只剩下碎瓦断墙，一片凄凉。

正月八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本年六十岁）命杨师厚（镇国【总部陕州】司令官）再度出任北方军团总征剿司令（北面都招讨使），率军进驻河阳（孟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孟州市），收容散兵游勇，十余天后，集结一万人。

正月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周德威、史建瑭，率骑兵三千人前往澶（河南省内黄县东南）、魏（河北省大名县）二州。张承业、李存璋率步兵进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李存勖亲率主力部队，随后前进。发布文告，向河北（黄河以北）各州县，说明军事行动的目的，分析讨伐叛逆的是非利害。后梁帝朱全忠（朱温）派别动部队将领徐仁溥，率军一千人，沿着西山（太行山）山麓秘密北上，于深夜暗中进入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协助王檀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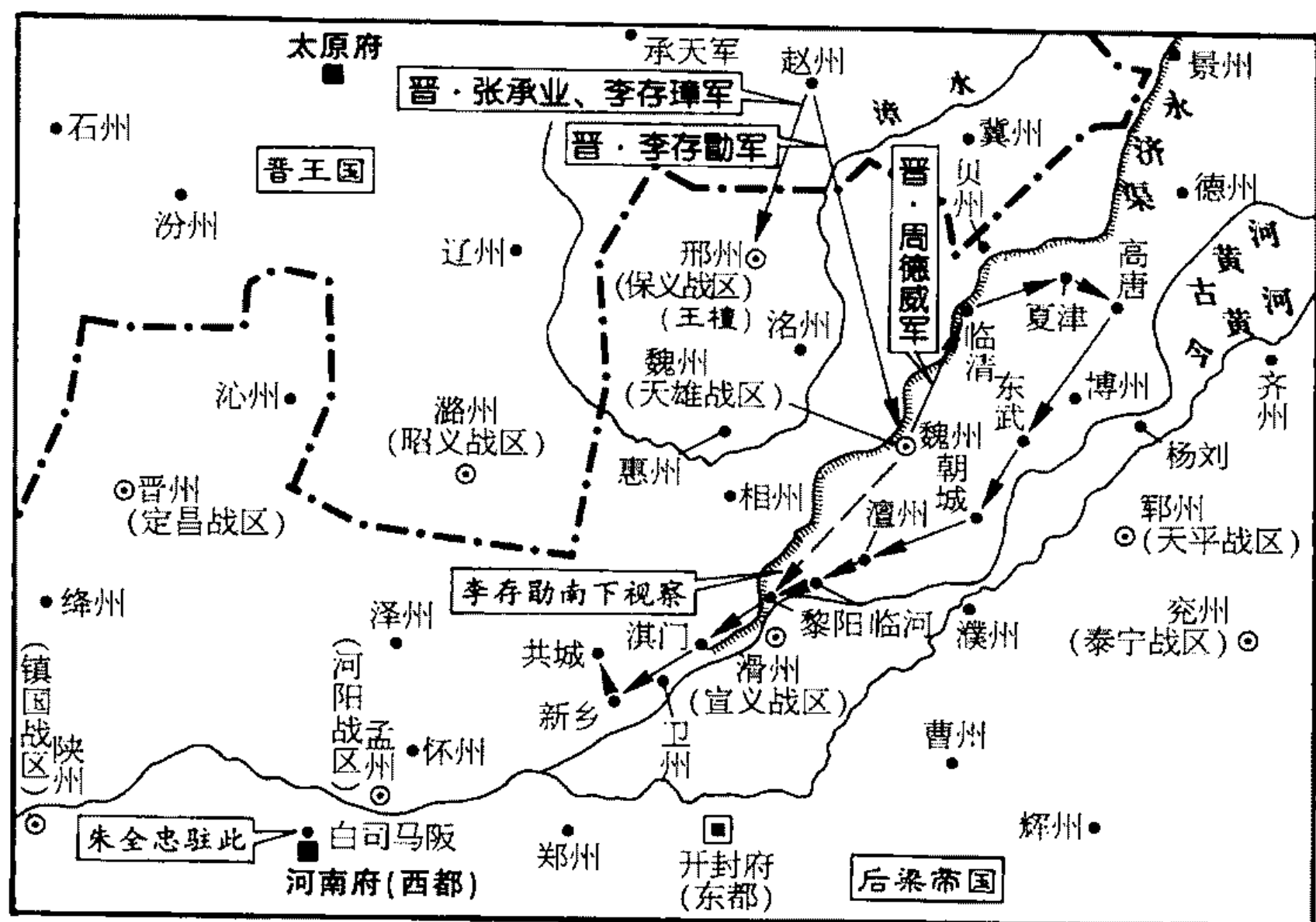
正月二十四日，朱全忠（朱温）免除王景仁（王茂章）征剿司令（招讨使）及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职务。

二月四日，晋王李存勖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进攻，不能攻克。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因罗周翰（天雄【总部魏州】候补司令官）还是一个少年，而且对罗绍威（前天雄【总部魏州】司令官）的旧日将领，也不放心。

二月五日，朱全忠（朱温）命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李振，当天雄（总部魏州）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派杜廷隐率军一千人保护，他们从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渡黄河北上，抄小路于夜晚进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协助罗周翰共同守城。

二月八日，李存勖率军抵达黎阳（河南省浚县），亲自观察黄河形势。后梁军一万余人，正渡黄河，听到李存勖要到消息，惊慌过度，从船上跳出来，一哄而散。

二月十日，晋国（首都太原府）将领周德威自临清（河北省临西县）进攻贝州（河北省清河县），攻陷夏津（山东省夏津县）、高唐（山东省高唐县），进击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占领东武（山东省阳谷县）；继续前进，进攻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张可臻放弃城池逃走。朱全忠



十世纪·九一一年正月至二月 晋·李存勖南侵后梁天雄战区

(朱温) 斩张可臻。周德威进攻黎阳 (河南省浚县), 占领临河 (河南省濮阳市西)、淇门 (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 逼近卫州 (河南省卫辉市), 剽掠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共城 (河南省辉县市)。

二月十五日, 朱全忠 (朱温) 亲率大军进驻白司马阪 (河南省洛阳市北), 严密防备。

杨师厚从磁 (河北省磁县)、相 (河南省安阳市) 二州率军北上, 增援邢 (河北省邢台市)、魏 (河北省大名县) 二州。

二月十七日, 晋军解除对魏州 (河北省大名县) 的包围, 向北撤退, 杨师厚追击, 越过漳水才回, 邢州 (河北省邢台市) 的包围也跟着解除。杨师厚遂驻扎魏州 (河北省大名县)。

赵王 (首府镇州) 王镕亲自前去赵州 (河北省赵县) 晋见晋王李存勖, 盛大地犒赏将士, 并且派他的义子王德明, 率三十七特别营, 前往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 以后就经常追随李存勖东征西讨。王德明, 本来姓名张文礼, 是幽州 (北京市) 人。

二月二十七日, 李存勖从赵州 (河北省赵县) 出发, 返回晋阳 (首都太原府所在县), 命周德威等率三千人, 驻防赵州 (河北省赵县)。

夏季，六月，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命杨师厚率军三万人，进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

六、蓑县之役，后梁再失利

九一一年，秋季，七月，赵王（首府镇州）王镕因杨师厚大军进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恐惧不安（镇、邢二州航空距离一百四十公里），跟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在承天军（山西省平定县东北娘子关）举行高层会议。李存勖因王镕是老爹李克用的旧友，对他十分恭敬（李、王交好，始于八九三年七月）。王镕表示他对后梁（首都河南府）的压力，深感忧虑，李存勖说：“朱温（朱全忠）的罪恶，已到巅峰，上天对他就要动手诛杀，就算杨师厚们，也救不了他。假定发生情况，我自会一身承担，率军迎战，叔父不要担心！”王镕举起酒杯道谢，称呼李存勖为“四十六舅”（李存勖排行第四十六，可能包括李克用的义子）。王镕最幼的儿子王昭海跟随老爹一块前来，李存勖截断衣襟，对天起誓，承诺把女儿嫁给王昭海。晋国（首都太原府）与赵国（首府镇州）的交情，越发稳固。

九月，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的病稍稍痊愈，得到晋（首都太原府）、赵（首府镇州）两国阴谋入侵的消息，决定亲自率军迎战。

九月十八日，朱全忠（朱温）命张宗奭（张全义）当西都（首都河南府）留守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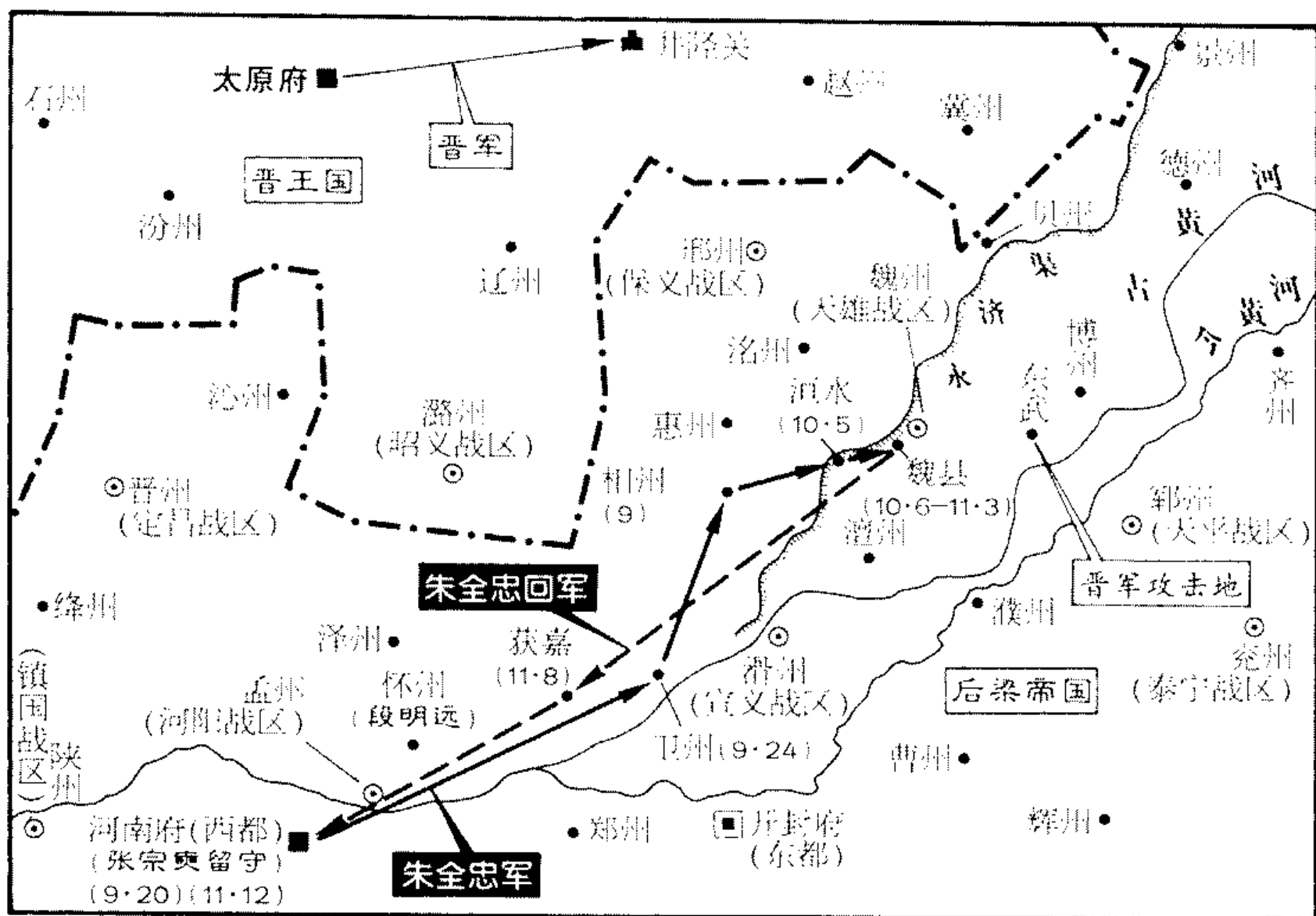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日，朱全忠（朱温）从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出发。

九月二十四日，朱全忠（朱温）抵达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正在吃饭，军事情报说：晋军（首都太原府）已从井陉（太行八陉之五，河北省鹿泉市西）东出。朱全忠（朱温）立即乘坐皇家小轿，向北直奔邢（河北省邢台市）、洺（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二州，日夜不停，加倍速度飞驰。

九月二十六日，朱全忠（朱温）抵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听说晋军（首都太原府）并没有行动，才停止前进。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李思安想不到朱全忠（朱温）突然到达，应该供应的东西，完全没有准备，朱全忠（朱温）大发雷霆，免除李思安所有官职爵位。

冬季，十月，十月四日，夜晚，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

从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出发。



十世纪·九一一年九月至十一月 后梁·朱全忠北征扑空

十月五日，朱全忠（朱温）抵达洹水（河北省魏县西南）。当天（十月五日）夜晚，边界官员奏报说：晋（首都太原府）、赵（首府镇州）联军南下，朱全忠（朱温）立即前进迎击。

十月六日，朱全忠（朱温）抵达魏县（河北省魏县），军中忽然传出消息说：“沙陀兵（晋军）杀到！”士卒惊恐，很多人逃亡，再残酷的刑罚都无法阻止。不久又传出消息说：沙陀兵并没有来，军心才恢复平静。

十月八日，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奏报说：“晋军攻击东武（山东省阳谷县），但不久即行撤退。”朱全忠（朱温）因夹寨（参考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柏乡（参考本年【九一一】正月）两次战败，所以强打精神，带病出征，打算一雪从前的耻辱，心情本来烦闷，一连几次狼狈虚惊，使他更加急躁，容易动怒，功臣老将们，往往因犯一点小错，就被诛杀，人心越发惊恐（《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朱全忠到相州时，左龙骧总教练官邓季筠、天雄骑兵总指挥官何令稠、右翼骑兵总指挥官陈令勳，因部下的马瘦，在营门同时腰斩。到魏县时，又斩先锋指挥官黄文靖），最后，

发现情报并不确实，晋、赵联军根本没有出动。

十一月二日，朱全忠（朱温）南返。

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从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出发。扈从官员因他喜怒无常，随意诛杀，大家都很恐惧，不愿随驾出征。朱全忠（朱温）得到报告，更是大怒。当天（二月十五日），到达白马顿（河南省沁阳市东北）休息，赏赐随从人员饮食，很多人还没有赶到，朱全忠（朱温）派骑兵催促，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孙鹭（音 zhì）、立法院高级顾问官（右谏议大夫）张衍、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长（兵部郎中）张俊，最后才赶到，朱全忠（朱温）下令把三人扑杀。张衍，是张宗奭（张全义，西都【首都河南府】留守长官）的侄儿。

二月十七日，朱全忠（朱温）到达武陟（河南省武陟县），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州长段明远的供应，比上次更加倍丰富（参考去年【九一一】十一月）。

二月十八日，朱全忠（朱温）抵达获嘉（河南省获嘉县），睹景思情，忽然想起去年（九一一）前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李思安供应不周，下令把已被罢黜为平民的李思安，贬作柳州（广西省柳州市）户籍官（司户），诏书上特别褒奖段明远的才干，说：“观察段明远这么尽忠勤快，就可发现李思安如何的悖谬怠慢。”不久，又下诏李思安无限期流放崖州（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命他自杀。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凝。

二月二十六日，朱全忠（朱温）到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命总征剿司令（都招讨使）宣义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杨师厚、副征剿司令（副使）前河阳战区（总部设孟州【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周彝（李茂勋），包围枣强（河北省枣强县）。命征剿后勤司令（招讨应接使）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贺德伦、副征剿后勤司令（副使）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候补司令官（留后）袁象先，包围蓑县（河北省景县）。贺德伦，是河西（陕西省北部）胡人；袁象先，是下邑（河南省夏邑县）人（二人事，同参考八九九年三月）。

二月二十九日，朱全忠（朱温）抵达贝州（河北省清河县）。

朱全忠（朱温）日夜不停地急行军前进。

三月二日，后梁大军抵达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稍南，登上观津冢（河北省武邑县东南。《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三》引《隋图经》：



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的妻子窦皇后【参考前一七九年三月】，她的老爹窦少翁，是古观津县人，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窦少翁躲在县城东南三华里青冢，在一次钓鱼时，从悬崖坠下身死。后来窦皇后的儿子六任帝刘启登基，窦皇后派人把水潭填平，作为老爹坟墓，并在观津城东南堆起大坟，县民称“窦氏青山”，称窦冢，也就是观津冢）。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将领符习，率数百名游骑兵巡逻，不知道山丘上一群人中有后梁（首都河南府）皇帝，挥军进逼。就在这时候，有人警告朱全忠（朱温）说：“晋军（首都太原府）霎时就到。”朱全忠（朱温）大为紧张，抛下行营御帐，急率军奔枣强（河北省枣强县），跟杨师厚兵团会合。符习，是赵州（河北省赵县）人。

枣强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集结精锐部队数千人守卫。杨师厚发动猛烈攻击，一连几天，不能攻克，城墙损坏，立刻修补复原，后梁军死伤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而城中守军的箭和石头，也将用完，大家商量投降。一位战士自告奋勇说：“盗匪（后梁）自从柏乡（河北省柏乡县）溃败（参考去年【九一一】正月），看见我们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人，恨得眼眶都会爆裂，如今向他们投降，真是自己把人头塞进虎狼的血盆大口。已经走投无路，留这个身子，还有什么用处？我自愿出城碰碰运气！”夜晚，从城上用绳缒下，前往后梁大营，声称投降，李周彝（李茂勋）召见他，询问城里守卫情形，回答说：“城不容易攻下，恐怕要十天半月。”乘势请求说：“我既已归顺，希望给我一把佩剑，让我冲上城墙，砍下守城将领的人头。”李周彝（李茂勋）不准，只叫他担着担子跟随部队前进。稍后，抓住一个机会，战士举起扁担，猛击李周彝（李茂勋）的头部，李周彝（李茂勋）跌倒在地，大声呼叫，左右奔上来救他，才逃出一命（战士的下场可想而知，可惜没有留下姓名，我们向这位勇士致敬）。朱全忠（朱温）得到消息，更为愤怒，命杨师厚日夜不停地猛攻。

三月七日，枣强（河北省枣强县）陷落，后梁军大肆屠杀，不分男女老幼，一人不留，全部杀光，血流满城。

最初，朱全忠（朱温）率大军渡黄河北上，对外宣称五十万人。晋国（首都太原府）忻州（山西省忻州市）州长李存审（符存审），驻军赵州（河北省赵县），忧虑部队太少，初级将领（裨将）赵行实建议退到土门（河北省鹿泉市西南）躲避，李存审（符存审）拒绝（一入土门，进入太

行山，再出就难)。后来，后梁（首都河南府）将领贺德伦攻击蓐县（河北省景县），李存审（符存审）告诉别动部队将领（别将）史建瑭、李嗣肱说：“我们大王（李存勖）正在幽州（北京市）作战，不可能派军前来增援，南方的事，全部交给我们处理。现在，蓐县（河北省景县）正在危急，我们怎么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旁观看。盗匪如果夺取蓐县（河北省景州市），一定向西攻击深（河北省深州市）、冀（河北省冀州市），祸患就更严重，我们必须用奇计把他们击破。”李存审（符存审）遂率军封锁下博桥（河北省深州市下博镇东漳河桥），派史建瑭、李嗣肱分别出去捉拿俘虏。史建瑭把他的部众分作五队，每队一百人：一队向衡水（河北省衡水市）、一队向南宫（河北省南宫市）、一队向信都（冀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冀州市）、一队向阜城（河北省阜城县），而自己亲率一队，深入敌境，跟李嗣肱联合出击，只要发现后梁（首都河南府）军队派出砍柴割草的士卒，全部生擒，共俘虏数百人。第二天，各队在下博桥（河北省深州市下博镇东漳河桥）集合，把所俘的后梁军士卒，全体诛杀，只留下几个人，砍断一只臂膀，放他们回去，吩咐说：“替我传话给朱温（朱全忠），晋王（李存勖）大军已到。”当时，后梁军仍包围蓐县（河北省景县），不能攻克，朱全忠（朱温）率杨师厚兵团五万人，跟贺德伦会师，集中兵力加强总攻。

三月八日，朱全忠（朱温）刚抵达蓐县（河北省景县）城西，还没有扎营，史建瑭、李嗣肱各率骑兵三百人，改穿后梁（首都河南府）军服，高举后梁军旗，跟后梁砍柴割草回营的士卒，混杂一起，天色快黄昏时，到达贺德伦大军营门，格杀守卫营门的卫士，到处纵火焚烧，高声号叫，乱箭四射，左冲右突，霎时间天色漆黑，晋军（首都太原府）大肆杀戮，劫持俘虏，撤退而去。后梁（首都河南府）军营乱成一团，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而被砍断臂膀的人，正巧这个时候逃命而回，警告说：“晋军（首都太原府）大量涌到！”朱全忠（朱温）肝胆俱裂，焚烧军营，乘夜正深沉，逃走，中途又迷失道路，弯弯曲曲多走了一百五十华里。

三月九日，凌晨，朱全忠（朱温）才到冀州（河北省冀州市），蓐县（河北省景县）田野间的农夫都拿起锄头、木棍，向撤退中的后梁残兵败将，殴打驱逐。后梁抛弃的军用物资，以及武器，不计其数。稍后，朱全忠（朱温）再派骑兵斥候前去侦察，回来奏报说：“晋军（首都太原府）根本没有南下，只不过是先锋官史建瑭的游骑兵。”朱全忠（朱温）羞愤

交集，病势遂更加重，四人抬的小轿都不能坐。留在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十数天，各路残兵败将，才陆续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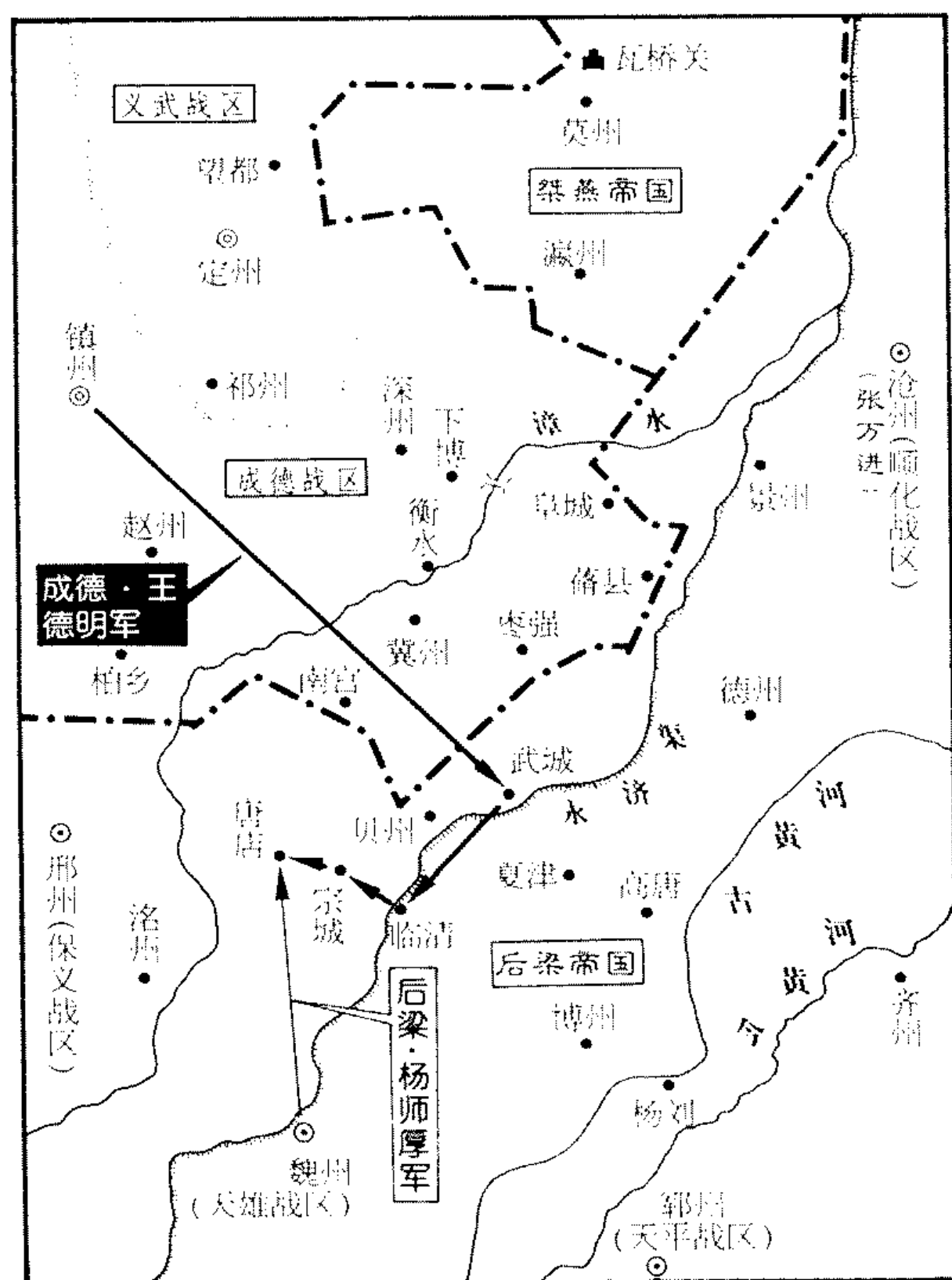
四月七日，后梁（首都河南府）博王朱友文（康勤，东都【开封府】留守长官）前往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行宫，晋见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请朱全忠（朱温）先回东都（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

四月九日，朱全忠（朱温）由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出发。

四月十一日，朱全忠（朱温）抵达黎阳（河南省浚县），因病稍作逗留。

四月十七日，朱全忠（朱温）抵达滑州（河南省滑县）。

朱全忠（朱温）抵达大梁（东都开封府所在城）。



十世纪·九一二年十一月 成德·王德明南侵

四月三十日，朱全忠（朱温）从大梁（东都开封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出发。

五月六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抵达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病势沉重。

闰五月十五日，后梁帝（一任太祖）朱全忠（朱温）病势更重，对亲近侍从说：“我经营天下，长达三十年（朱全忠任宣武司令官开创新局，参考八八三年七月，迄今恰恰三十年），想不到李克用的余孽，猖獗到如此地步，我看他们的志向不小，而上天又夺去我的寿限。我死，我的儿子们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连埋葬的地方都难以找到！”流泪哭泣，昏厥在床，再悠悠转醒。

夏季，六月二日，郢王朱友珪格杀老爹一任帝（太祖）朱全忠，自己登极（二任帝）。

十一月，赵王（首府镇州）王镕的部将王德明（张文礼）率军三万人，剽掠武城（山东省武城县西南老城镇），抵达临清（河北省临西县），进攻宗城（河北省威县东），攻克。

十一月九日，杨师厚在唐店（河北省广宗县南）设下伏兵，出击，大破王德明（张文礼）军，杀五千余人。

七、魏州兵变，降晋

九一三年，春季，二月十七日，凌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兵变，朱友珪得到报告，跟皇后张女士和冯廷谔，逃到北宫城楼下，打算翻墙逃走，可是发现大势已去，难以逃生，命冯廷谔先下手杀张皇后，再杀自己（朱友珪年三十岁）；袁象先、赵岩，携带传国玉玺，前去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迎接均王朱友贞，朱友贞（本年二十六岁）遂在大梁（河南省开封市）登极称帝（三任）。

三月四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改名朱锺。很久之后，又改名朱瑱（音 zhèn。我们仍称他朱友贞）。

三月七日，朱友贞加授杨师厚（天雄【总部魏州】司令官）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封郢王。下达诏书时不书写他的名字，中央大小事务，都先跟他磋商后才施行。

夏季，五月，后梁（首都开封府）大将杨师厚（天雄【总部魏州】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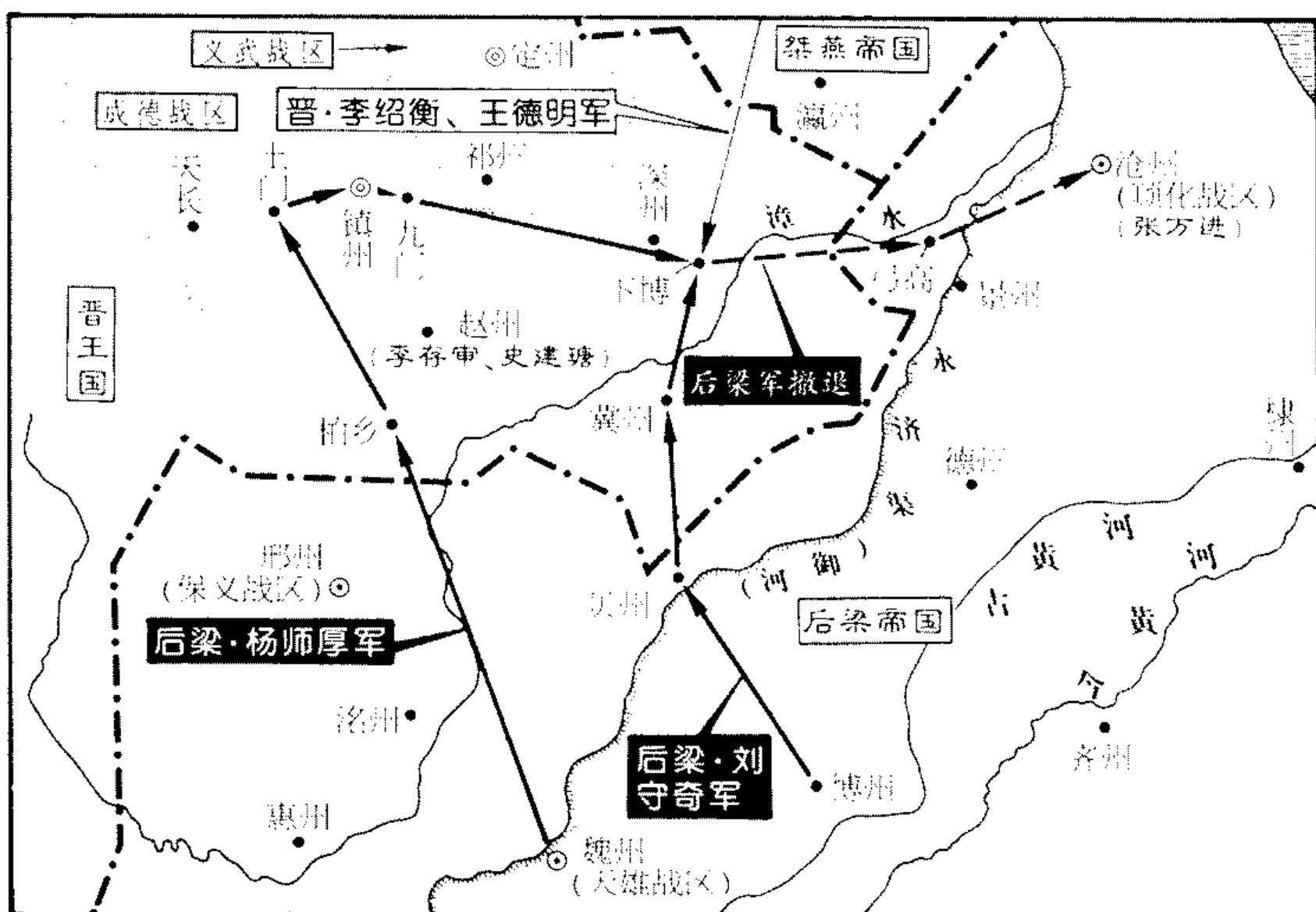
令官)，及刘守奇（博州州长），率汴（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滑（河南省滑县）、徐（江苏省徐州市）、兖（山东省兖州市）、魏（河北省大名县）、博（山东省聊城市）、邢（河北省邢台市）、洺（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八府州野战军，共十万人，进入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大肆抢劫。杨师厚穿过柏乡（河北省柏乡县），攻击土门（河北省鹿泉市西南），直向赵州（河北省赵县）。刘守奇穿过贝州（河北省清河县），直向冀州（河北省冀州市），所经过的地方，奸淫烧杀、裹胁剽掠。

五月九日，杨师厚抵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在城南门外扎营，纵火焚烧关城。

五月十一日，杨师厚从九门（河北省藁城市西北）撤退到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刘守奇率军跟他会合，联合攻击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攻克。晋国（首都太原府）将领李存审（符存审）、史建瑭，驻军赵州（河北省赵县），兵力薄弱，赵王（首府镇州）王镕向周德威紧急求救。周德威派骑兵将领李绍衡，会合成德（总部镇州）将领王德明（张文礼），联合迎击后梁兵团。杨师厚、刘守奇，自弓高（河北省泊头市）渡御河（唐王朝时人们称永济渠为御河）东下，逼近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张万进（顺化【总部沧州】司令官）恐惧，请求调到黄河以南；杨师厚上疏命张万进前往青州（山东省青州市）镇守，而命刘守奇当顺化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

九一四年，夏季，五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灭梁燕帝国（北京市）后，北方全部肃清，没有后顾之忧，乃决心对后梁（首都开封府）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连续不停的十年血战）。

秋季，七月，李存勖跟赵王、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镕，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周德威，在赵州（河北省赵县）举行高层军事会议，决定南下进攻后梁（首都开封府）的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晋国将领李嗣昭（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率本战区野战军会师。后梁（首都开封府）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杨师厚，率军增援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在漳水东岸扎营。晋军抵达张公桥（河北省邢台市西北），初级将领（裨将）曹进金背叛，投奔后梁（首都开封府）。晋军只好撤退，各路人马也分别返防。



十世纪·九一三年五月 后梁·杨师厚、刘守奇剿掠成德

八月，李存勖也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

九一五年，春季，三月，后梁（首都开封府）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邺王杨师厚逝世。杨师厚到了晚年，仗恃他对帝国立有大功，又手握重兵，经常擅自截留应呈缴中央的赋税，并遴选军中勇士，组成银枪效节特别营（银枪效节都），有数千人之多，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打算恢复从前总部警备队（牙兵）的盛况（牙兵兴衰，参考九〇六年正月）。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本年二十八岁）虽然表面上对他加倍尊敬和礼遇，但内心却猜忌不安。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在宫里暗中接受祝贺。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赵岩、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署执行官（判官）邵赞，向朱友贞建议说：“天雄（总部魏州）是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二百年之久，不能铲除，原因是它地方太大、兵力太强。罗绍威、杨师厚盘踞那里，中央对他们根本无可奈何。陛下如果不抓住这个契机，作长久之计，那么，‘烂肉如不割尽，将来一定复发’。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杨师厚第二？应该把所管辖的六州，分作两个战区，削弱它们的力量（把魏博六州分割为两战区，使兵力分散，在唐王朝时便试用过此策，但最后仍是失败。参考八二九年六月及





八月)。”朱友贞认为对极,遂调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贺德伦,当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另在相州(河南省安阳市)设昭德战区,把澶(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卫(河南省卫辉市)二州划归管辖,命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张筠当昭德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司令官(节度使)。分天雄(总部魏州)一半军队及一半积蓄给新建的昭德(总部相州)。张筠,是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二人到差之后,中央唯恐天雄(总部魏州)官兵不服,又派首都开封特别市市长(开封尹)刘鄩率大军六万人,自白马(河南省滑县)北渡黄河,宣称讨伐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成德战区)、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义武战区),实际上是对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施加压力。

天雄(总部魏州)军队官兵,都是父子兄弟互相继承,历时数百年之久(自七六三年闰正月,田承嗣当警备区司令【防御使】算起,迄今一百五十三年),而又互相通婚,亲戚加亲戚,盘根错节,成为一个向心力十分强烈的族群,不愿分离。而贺德伦却屡次强行催促分往昭德(总部相州)的部队,早日上道,应走的人悲叹怨愁,每个营寨里都传出哭声。

三月二十九日,刘鄩大军进驻昌乐(河南省南乐县),先派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王彦章,率龙骧军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驻扎金波亭(魏州城内)。天雄(总部魏州)官兵更加惊恐,互相警告说:“中央痛恨我们战区强大,才用这种策略使我们残破,六州已成一体,历代都是如此,武装部队从来没有出过河门(河北省大名县城外河门堤),现在却要拆散骨肉,离乡背井,真是活不如死。”当天(三月二十九日)夜晚,兵变,纵火焚烧官府民舍,大肆劫掠,包围金波亭,王彦章砍开城门逃走。天亮之后,变兵进入内城(牙城),屠杀贺德伦的亲军士卒五百人,把贺德伦挟持到楼上软禁。银枪效节特别营中级军官(军校)张彦,率领他的部众,抽出佩刀,阻止抢劫。

夏季,四月,朱友贞派贴身宦官(供奉官)扈异前来沟通慰问,允许用张彦当州长。张彦请求天雄(总部魏州)仍恢复一个战区,不再分割,撤销昭德(总部相州),把相(河南省安阳市)、澶(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卫(河南省卫辉市)三州,仍归还天雄(总部魏州)。扈异回京(首都开封府),告诉中央说:张彦这个人容易对付,只要命刘鄩发动攻击,立刻就会送来他的人头。朱友贞因此不接受建议,而只用措辞温和的诏书,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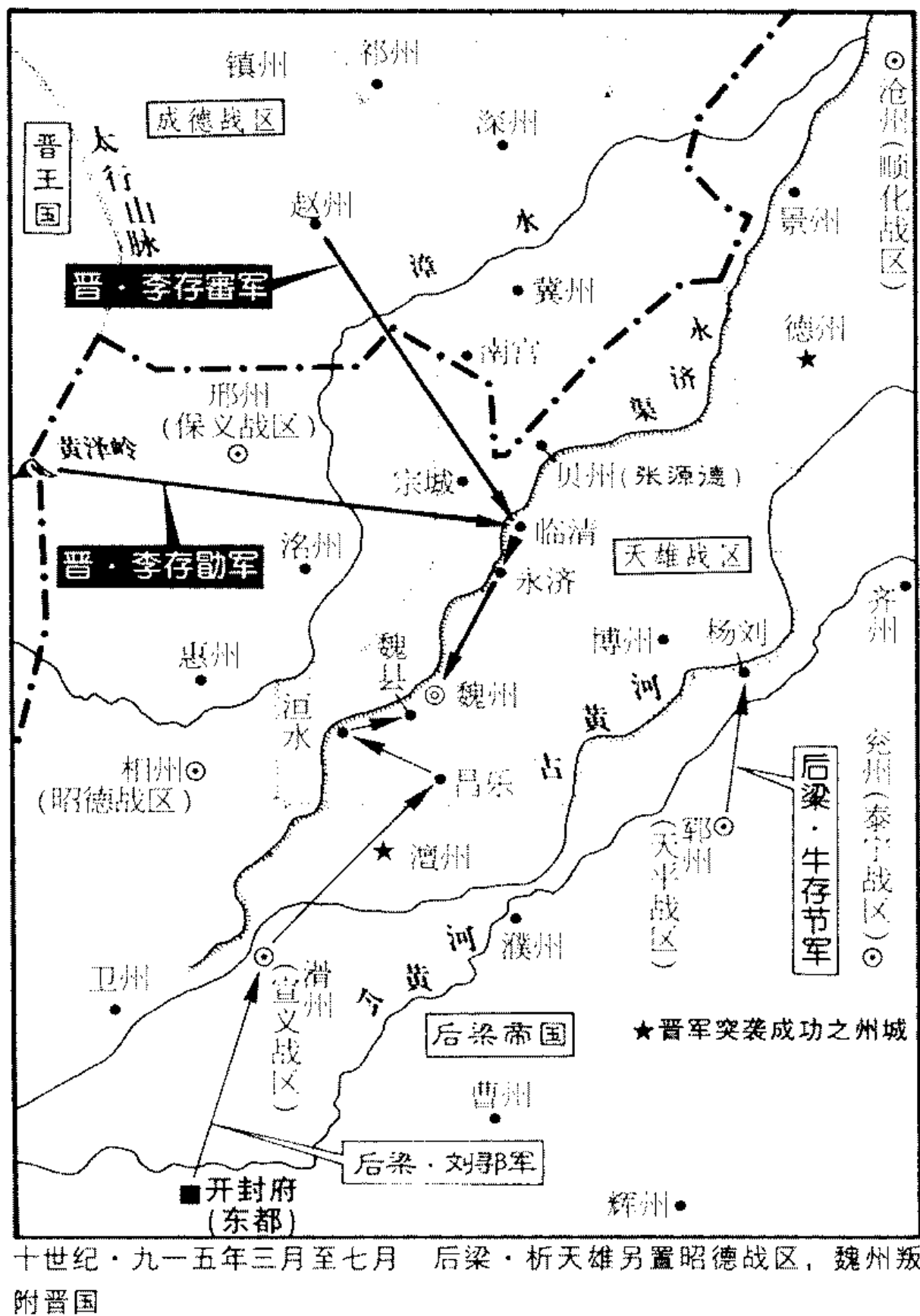
回答。钦差大臣再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张彦把诏书撕个粉碎，摔到地上，双手叉腰，面向南方，诟骂中央，对贺德伦说：“天子（朱友贞）愚昧，不明事理，像老牛一样，由别人牵着鼻子，牵到哪里是哪里。我们虽然兵强将广，如果没有外援，仍不能独立支持，唯一的一条生路是向晋国（首都太原府）投诚归顺。”遂强迫贺德伦写信给晋王李存勖，请求援救。

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本年三十一岁）接到贺德伦的信，立刻命步骑兵副司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符存审），自赵州（河北省赵县）率军向南推进，驻扎临清（河北省临西县）。

五月，李存审（符存审）抵达临清（河北省临西县），后梁（首都开封府）大将刘鄩向北推进，驻扎洹水（河北省魏县西南）。贺德伦再派使节向李存勖紧急求救。李存勖亲领大军，自黄泽岭（山西省左权县东南峻极关南）穿太行山东下，跟李存审（符存审）在临清（河北省临西县）会师，这时候他仍怀疑是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设下的圈套，不敢贸然行事，而只按兵不动，静待发展。贺德伦派执行官（判官）司空颢（司空，复姓），前往晋国大营犒赏军队，秘密向李存勖报告说：“斩乱草，应当除根！”遂把张彦的凶恶和狡狴情形，一一陈述，建议李存勖先把他诛杀，其他都可不必担心。李存勖沉默不作回答。司空颢，是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人。

李存勖进驻永济（山东省冠县北），张彦遴选银枪效节特别营勇士五百人，全副武装，作为卫队，前往永济（山东省冠县北）晋见，李存勖登驿马车站眺望楼，斥责他说：“你凌辱胁迫主帅，残暴虐待平民，几天来拦住马头，呼冤诉怨的有一百余件，我今天率军前来，主要是为了安抚平民，不是为了贪图土地。你对我虽然有功，可是不得不杀你替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人复仇。”遂斩张彦以及他的党徒七个人，剩下的部众吓得双腿发抖。李存勖召见他们，解释说：“罪状只限于这八个人，其他士卒，全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要尽心尽力，当我的爪牙。”大家跪在地上叩头，高喊万岁。第二天，李存勖穿着平民穿的便服，宽衣大袖，率军继续南下，命张彦的士卒身披铠甲、手拿武器，在两旁充当卫士，称他们为帐前银枪特别营（帐前银枪都），大家由衷敬服。

刘鄩得到晋军逼近情报，挑选精兵一万余人，从洹水（河北省魏县西南）直扑魏县（河北省魏县）。李存勖把李存审（符存审）留在临清（河北省临西县），派史建瑭进驻魏县（河北省魏县）协防，李存勖也亲自率



军抵达魏县（河北省魏县），跟刘鄩大军隔着漳河对峙。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听说天雄（总部魏州）叛变，大为后悔恐惧，派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牛存节，率军进驻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声援刘鄩。就在这时，牛存节生病逝世，朱友贞命匡国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檀接替。

八、刘鄩困守莘县

九一五年，六月一日，贺德伦率文武官员晋见李存勖，请进城慰劳军



民。李存勖进城后，贺德伦呈上印信符节，请李存勖兼任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存勖坚决辞让，说：“听说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盗匪（后梁政府）侵犯贵地，所以亲率大军，远来相救，又听说城里刚经一场浩劫，所以暂时进城安抚慰问，大帅误会，而把印信符节交给我，实不是我的本意。”贺德伦叩头说：“现在敌军迫在面前，城里以及总部新近又有巨大变乱，人心仍不能安定，我的心腹将领跟得力助手，被张彦几乎全部杀光，力量孤单，怎么能够再统率部队！一旦发生情况，恐怕辜负大恩。”李存勖这才接受，贺德伦率文武官员叩头祝贺，李存勖代表唐王朝皇帝发布诏书，命贺德伦当大同战区（总部设云州【山西省大同市】）司令官（节度使），送他前往到差。贺德伦抵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监军宦官张承业把他留下，不准他离开。

这时，银枪效节特别营（银枪效节都）官兵，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依旧骄傲蛮横，李存勖下令说：“自今以后，有人胆敢结党、造谣，或放火抢劫的，一律诛杀，决不赦免。”命沁州（山西省沁源县）州长（空头官衔。此时沁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李存进（孙重进）当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总巡查官（都巡接使），凡是妖言惑众，或抢夺平民一文钱以上的，李存进都把他们斩首示众，再在街头闹市，剁碎尸体。不过十天，城里一派升平，社会秩序完全恢复，没有人敢再喧哗闹事。李存进，本姓孙，名重进，是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人（参考八八四年五月）。

秋季，七月，晋军于夜晚袭击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攻陷。州长王彦章身在刘鄩大营，他的妻子儿女留在城里，全被晋军俘虏，晋军待她们十分优厚，然后派人前往劝诱王彦章，王彦章把密使斩首，晋军遂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诛杀。李存勖命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将领李岩当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

李存勖前往魏县（河北省魏县）慰劳军队，顺便率一百余骑兵，沿着漳河西行，观察刘鄩大营形势。正巧天色阴暗，刘鄩在河床弯曲、树林丛生的地方，埋伏士卒五千人，大声呐喊、擂动战鼓，冲出来把李存勖团团围住，里外数层，李存勖在马背上一提缰绳，狂奔高呼，率骑兵左冲右突，所到之处，后梁（首都开封府）官兵人仰马翻。初级将领（裨将）夏鲁奇等手拿佩刀短剑，拼命迎击，从中午十二时苦战到下午四时，终于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只阵亡七名骑兵，夏鲁奇手斩一百余人，遍身都是伤，幸而

李存审（符存审）救兵赶来，才得以脱身。李存勖回头对他的侍从说：“差一点出了洋相，被蛮子嘲笑。”左右侍从敬佩说：“也正好使敌人见识见识大王的英勇。”夏鲁奇，是青州（山东省青州市）人。李存勖对他越发宠爱，命他改姓名李绍奇。

刘鄩判断：晋国（首都太原府）主力大军，都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根据地晋阳（太原府所在县）一定空虚，打算用奇计突袭夺取，于是秘密率军穿过黄泽岭（山西省左权县东南峻极关南）西上。晋军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大营开始奇怪后梁军为什么一连几天都不发动攻击，而且一片寂静，既没有听到声音，又没有看到人迹，派出斥候侦察，发现魏县（河北省魏县）城里没有炊烟，只有军旗不时地在城垛间出现。李存勖说：“我听说，刘鄩带兵打仗，走一步能想出一百条计，其中一定有诈。”再派人察看，原来是手拿军旗的稻草人，绑在驴背上，在城上走来走去。寻获城里老弱居民盘问，回答说：“军队已走了两天！”李存勖说：“刘鄩最擅长乘人不备，发动袭击，最不擅长沙场决战。预料他的行程，可能才到太行山下。”急命骑兵追击。正巧一连十数天，都大雨不停，黄泽岭（山西省左权县东南峻极关南）路况险恶，淤泥有一尺多深，寸步难行，后梁士卒抓住葛藤，辛苦前进，都肚泻脚肿，有的失足坠下万丈山谷，死亡十分之二三。晋军将领李嗣恩（骆嗣恩）从小路加倍速度迅速奔驰，抢先一步赶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城里遂得到消息，立刻备战。刘鄩好不容易抵达乐平（山西省昔阳县。西北距晋阳航空距离一百二十公里），携带的粮食将吃完，同时又知道晋军已经识破他的诡计，有了戒备，而追兵又要赶到，后梁官兵大为恐惧，眼看就要崩溃，一哄而散，刘鄩向他们解释说：“而今，离家有千里之遥，深入敌人腹部，前后都有军队，随时会发动夹攻，四周山高谷深，我们好像掉到水井里一样，如果跑，往哪里跑？唯一的希望是杀开一条血路，才有可能保命，否则也只要一死来报君王父老！”大家痛哭流涕，才算停止。晋国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周德威，听到刘鄩西上奇袭消息，自幽州（北京市）率骑兵一千人，南下增援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抵达土门（河北省鹿泉市西南），刘鄩率军已穿太行山而出，自邢州（河北省邢台市）陈宋口（河北省邢台市西六十公里），渡漳水东下，驻扎宗城（河北省威县东）。刘鄩这次出击，一去一回，战马死亡将近一半。

这时，晋军缺少粮食，刘鄩知道临清（河北省临西县）囤有积蓄，打



算夺取到手，断绝晋军的供应。周德威急于捕捉刘郃，第二天，抵达南宫（河北省南宫市），派骑兵擒获刘郃的斥候数十人，砍断手腕，放他们回去传话说：“周大帅已占领临清（河北省临西县）。”刘郃军大为惊骇。第二天，周德威率军从刘郃大营旁边擦身而过，进入临清（河北省临西县）。刘郃率军直向贝州（河北省清河县）。这时，李存勖进驻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刘郃也进驻堂邑（山东省聊城市西堂邑镇），周德威发动攻击，不能攻克。第二天，刘郃进驻莘县（山东省莘县），晋军紧追而到，刘郃整修莘县城墙及护城壕沟，全力固守，并从莘县（山东省莘县）到黄河渡口，兴筑一条夹墙甬道，运送粮饷（莘县东距古黄河十公里，渡河便是郛州），李存勖在莘县（山东省莘县）西三十华里驻扎，两国军营烟火可以互相看得见，一天之内，就有数次战斗。

李存勖喜爱元行钦骁勇强壮，向代州（山西省代县）州长李嗣源（邈佶烈）要他前来身边（元行钦，参考前年【九一三】三月），李嗣源不敢不同意，只好献出，李存勖命元行钦当编制外野战总司令（散员都部署），改姓名为李绍荣。李绍荣（元行钦）曾在深入敌阵奋战时，被剑刺中脸部，不能脱身，幸而高行周把他救出重围。李存勖又希望得到高行周，不好意思再次开口，只暗中派人用高官厚禄引诱高行周，高行周推辞说：“李州长（李嗣源）培养勇士，等于替大王培养勇士，我侍奉李州长（李嗣源），也等于侍奉大王。李州长曾救我们兄弟免于一死（参考前年【九一三】三月），我不忍心忘恩负义。”事情才停止。

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州长尹皓，进攻晋国（首都太原府）隰州（山西省隰县）。

八月，尹皓再攻慈州（山西省吉县），都不能攻克。

后梁（首都开封府）王檀跟宣义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候补司令官（留后）贺瓌，联合进攻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攻克，俘虏晋国（首都太原府）任命的州长李岩，解送东都（首都开封府）。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命杨师厚旧部杨延直当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率军一万人，增援刘郃，并号召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官兵起义来归。

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派李存审（符存审）率军五千人进攻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州长张源德有军队三千人，每天夜晚，都分成数个梯次，轮流出城剽掠，乡民苦不堪言，请求晋军用长壕深沟把它密密围起，乡间田地才能恢复耕耘。李存审（符存审）征调八县人民挖掘，贝州（河北省



清河县)遂跟外界隔绝(贝州共辖八县:清河县【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清河县】、清阳县【与清河县同设州城中】、漳南县【山东省武城县西北】、武城县【山东省武城县西城关镇】、临清县【河北省临西县】、夏津县【山东省夏津县】、历亭县【山东省武城县】、经城县【河北省威县北经镇】)。

刘鄩在莘县(山东省莘县)驻扎的时间太久,粮饷供应逐渐难以为继。晋军很多次直逼他的营门挑战,刘鄩不作反应。晋军遂摧毁甬道夹墙,切断粮运,又用一千余巨斧猛砍营寨柱木,后梁士卒惊恐,冲出来逃命,晋军就把他们俘虏,然后撤退。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下诏责备刘鄩使大军陷于长期野战,耗费粮饷,造成大量死亡逃散,不知道速战速决。刘鄩回奏说:“我本来要用奇兵直捣敌人心脏,回军夺取镇(河北省正定县)、定(河北省定州市)二州,希望十天半月之内扫清河朔(河北平原)。无奈上天对战乱仍不厌弃,一连十天阴雨,粮食枯竭,官兵染病。又打算用临清(河北省临西县)作为基地,切断晋军(首都太原府)补给,想不到周德威疾如闪电,从千里之外,突然赶到。我现在退守莘县(山东省莘县),加强训练,并使士卒得到休息,等待可以出击的良机。我观察晋军人数众多,骑马射箭,来去如飞,诚是强敌,不可以把他们看轻,假如有出击的机会,我怎么敢苟且偷安,培养盗匪!”朱友贞再问刘鄩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取胜?刘鄩回奏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只盼望每个士卒能有十斛粮食,保证可以破贼。”朱友贞大怒,责备刘鄩说:“你积蓄那么多粮食,是为了打仗,还是为了充饥?”派宦官前往督战。

刘鄩召集各将领问说:“皇上(朱友贞)住在深宫之中,不知道军旅实况,只跟一些年轻新进的人商量。两军对垒,全看临机应变,不可以预先决定步骤。现在敌人仍然强大,硬碰硬对决,我们一定失利,如何是好?”各将领众口一词说:“是胜是负,应该摊牌,一天复一天,等到什么时候!”刘鄩大不高兴,沉默不语。退回后,对亲信说:“领袖愚昧、干部谄媚,将领骄傲、士卒疲惫,我不知道死在哪里!”过了几天,刘鄩再一次把各将领召集到大营前,每人面前放一碗河水,命大家下肚,大家不知道什么用意,只好皱着眉头喝下去,刘鄩告诉大家说:“一碗水都难下咽,而黄河滔滔东流,怎么能够喝完?”大家面无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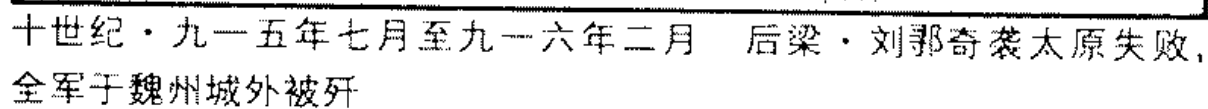
几天后,刘鄩率一万余人进逼成德(总部镇州)、义武(总部定州)二战区阵地,二战区士卒惊恐。晋军(首都太原府)将领李存审(符存

审)率骑兵二千人拦腰痛击,李建及更派银枪效节特别营一千人助战,刘鄩大败,奔回大营。晋军追击,直追到大营门口,格杀俘虏以千为单位计算。

后梁(首都开封府)大将刘鄩派人向晋军(首都太原府)诈降,打算贿赂厨师毒死晋王李存勖,事情泄露,李存勖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同党五人,一并诛杀。

九、王檀掩袭晋阳

九一六年,春季,二月,后梁帝(三任)朱友贞不断催促大军统帅刘鄩进击,刘鄩却紧闭营门不出,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本年三十二岁)乃命副总司令(副总管)李存审(符存审)留守莘县(山东省莘县)城西大营,自己亲往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劳军,对外宣称要回晋阳(晋国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刘鄩得到情报,上疏朱友贞,请准他进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朱友贞回答说:“我把全国所能调动的武装部队,都交给你指挥,帝国存亡,全看这次出击,将军努力!”刘鄩命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杨延直,率军一万人,北上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会师。杨延直提前于夜半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南,城里晋军遴选敢死队五百人,暗中出城突击,杨延直没有戒备,军队崩溃,四散逃走。第二天一早,刘鄩从莘县(山东省莘县)率领大军抵达城东,恰赶上收容杨延直的残兵败将。这时候,晋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李存审(符存审)率莘县城西大营部队紧随刘鄩之后,李嗣源(邈佶烈)则率城里守军,分别出动,李存勖也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增援前来,会合李嗣源(邈佶烈),跟后梁军面面对峙。刘鄩看见,大惊说:“老天,真的是李存勖!”稍向后退,李存勖大军紧逼不放,前进到故元城(山东省莘县南)西,又跟李存审(符存审)军会合。此时,李存勖方阵在西北,李存审(符存审)方阵在东南。刘鄩圆阵在中间,四面劲敌,完成包围,然后发动夹击,鏖战很久,后梁军大败,刘鄩率骑兵数十人,突围逃走,留下后梁步兵七万之众,晋军环绕着他们,猛烈冲杀,后梁士卒无处逃生,纷纷攀登树顶,人数太多,树木纷纷折断,大家一窝蜂好不容易逃到河边(不知道什么河),不是被杀,就是跳河溺毙,几乎死光。刘鄩集结残兵败将,从黎阳(河南省浚县)渡黄河南下,退守滑州(河南省滑县)。



226



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是国家的基地，基地失守，大事就成流水，我虽然年纪已老，身体又病，但仍忧心家国，愿尽全力，请发给库存盔甲，看我们为你攻击。”张承业立即交付给他。安金全率领他的子弟，以及其他退休将领的家属，集结数百人，乘夜晚冲出北门，攻击在羊马城（城外高仅及肩的短墙营寨）的后梁军队。后梁官兵大吃一惊，急向后退。而晋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昭，接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遭受攻击报告，立即派营门官（牙将）石君立率骑兵五百人救援。石君立早上从上党（潞州政府所在县）出发，晚上就到晋阳（上党晋阳航空距离一百九十公里，地面距离五百余华里，千山万水，轻装备骑兵奔驰赴难英姿，仍在眼前）。后梁军封锁汾河桥（太原市南汾水桥），石君立把他们击破，直冲城下，大喊说：“昭义（总部潞州）李大帅大军就到。”遂进到城里。就在夜晚，石君立会同安金全等，分别从各门出击，后梁官兵死伤十分之二三。第二天，早晨，后梁军统帅王檀率军大肆剽掠，退走。李存勖对自己的才能和聪明，一向沾沾自喜，这次战役因为不是出于他的指挥策划，所以大不高兴，对安金全等的功劳，毫无奖赏。

后梁军（首都开封府）包围太原（山西省太原市）时，晋国（首都太原府）大同战区（总部设云州【山西省大同市】）司令官（节度使）贺德伦（被张承业留住太原，参考去年【九一五】六月）部下官兵，很多逃奔后梁围城军，张承业恐怕发生内变，遂逮捕贺德伦，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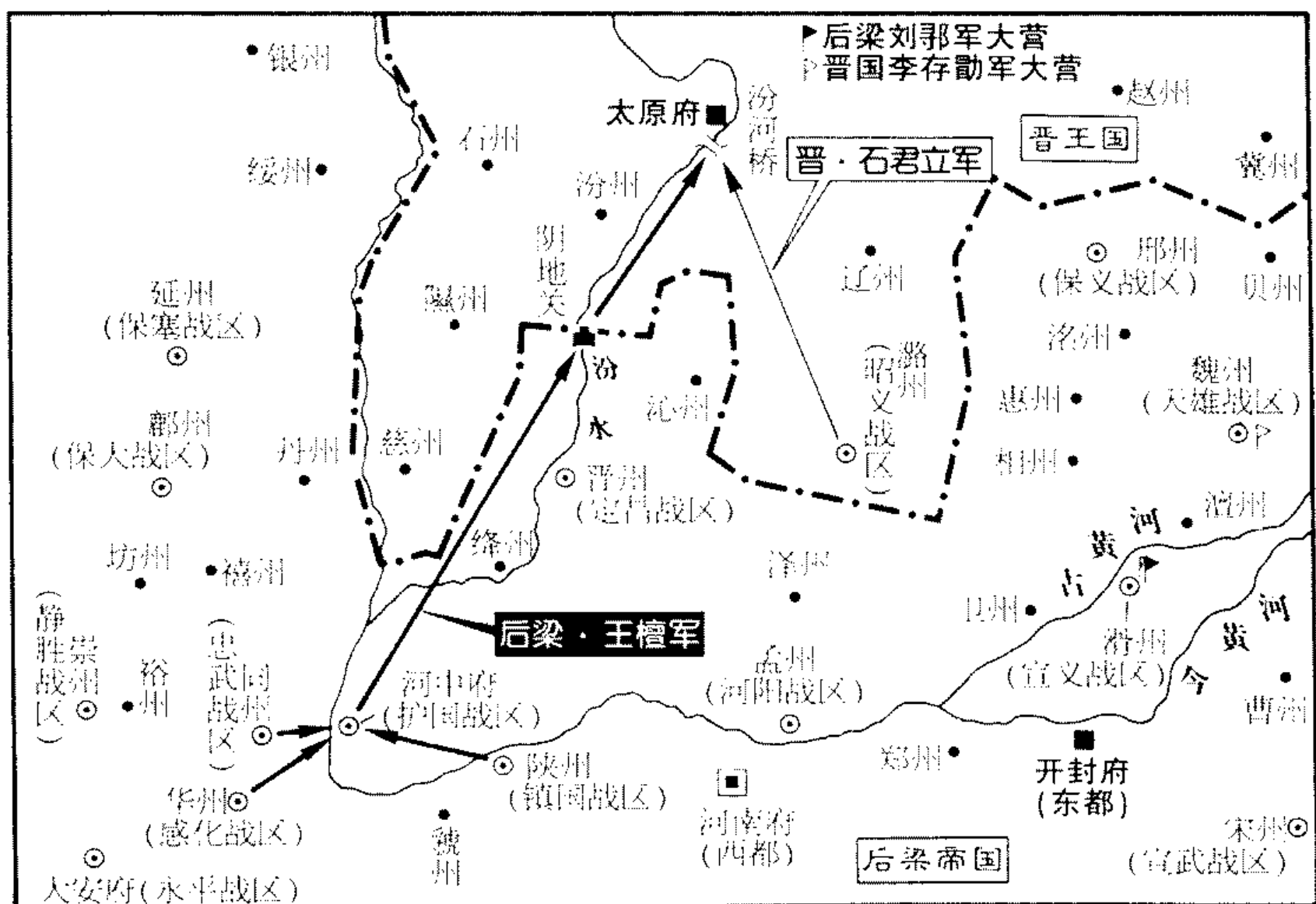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先后得到刘鄩、王檀战败消息，叹息说：“大势已去！”

三月一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进攻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属的卫州（河南省卫辉市）。

三月八日，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州长米昭投降晋军。晋军接着进攻惠州（河北省磁县），州长靳绍逃走，晋军把他捕获，斩首，命惠州恢复原名磁州（九〇六年，因“磁州”、“慈州”同音而改，但为时只十一年，史书仍以“磁州”记载。只因改名时值朱全忠当权之故，即令改得对，如今也要恢复原状）。李存勖返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屡次征召刘鄩进京（首都开封府），刘鄩都委婉拒绝。

三月十五日，朱友贞命刘鄩当宣义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



战，变军霎时间崩溃，四散逃命。朱友贞看见骑兵攻击，大声问说：“你们岂不是我的龙骧战士，谁是变军首领？”杜晏球（王晏球）说：“叛乱的只李霸一个特别营，其他军队都没有参加。陛下只要率控鹤军守住宫城，等到天亮，我一定击破叛徒。”不久，杜晏球（王晏球）攻击变军，把李霸特别营全部屠杀。杜晏球（王晏球）因救驾有功，升任辉州（山东省单县）州长（李霸为什么兵变？必有原因，史书只字不提，却用大量篇幅叙述战斗细节，难以理解）。

九月，晋王李存勖返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李存勖性情仁慈，对娘亲十分孝顺，所以虽然驰骋河北（黄河以北），有空仍奔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看望娘亲曹夫人，一年之中，总有好几次。

晋军（首都太原府）缩紧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包围圈，后梁（首都开封府）顺化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戴思远，放弃城池，逃往东都（首都开封府）。沧州守将毛璋献出城池，投降晋军。晋王李存勖派李嗣源（邈佶烈）率军镇压安抚，李嗣源（邈佶烈）把毛璋送到晋阳（晋国首都太原府所在县）。李存勖命李存审（符存审）当横海战区（顺化战区原名义昌，参考九一二年三月；义昌战区原名横海，参考八三一年正月十八日）司令官（节度使），镇守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命李嗣源（邈佶烈）当安国战区（总部设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源（邈佶烈）用安重海当参谋本部执行官（中门使），当做心腹，安重海也为李嗣源（邈佶烈）竭尽心力。安重海，是应州（山西省应县）胡人（安重海、李嗣源二人同乡）。

晋王李存勖亲自率军增援云州（山西省大同市），前进到代州（山西省代县），契丹部落（王庭西楼城）得到消息，解围而去，李存勖也回首都太原（山西省太原市），擢升李存璋当大同战区（总部设云州【山西省大同市】）司令官（节度使）。

晋军（首都太原府）包围后梁（首都开封府）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已经超过一年（参考去年【九一五】八月），州长张源德发现黄河以北地区各州县都归入晋国（首都太原府）版图，打算投降，跟他的干部商议，大家认为筋疲力尽才投降，恐怕难逃一死，拒绝接受。可是张源德坚持，大家遂杀张源德，继续作战。到了后来，城里粮食吃光，吞吃活人充饥，只好向晋军将领要求说：“我们很想投降，但实在怕死，请准我们身穿铠甲、携带武器出来，等事定之后，再解除武装。”晋军将领同意（回答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守军仍有三千人，遂出城投降。可是等放下武器、脱下铠甲，晋军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屠杀（可悲）。

李存勖命毛璋当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州长。黄河以北土地，全归入晋国（首都太原府）。只剩下黎阳（河南省浚县）一个孤城，仍在后梁军（首都开封府）控制之下。

李存勖前往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派使节前往南吴（首都扬州），请两国联盟，共同出军讨伐后梁（首都开封府）。

十一月，南吴命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作战副司令官（行军副使）徐知训，当淮北（淮河以北）特遣兵团总征剿司令（行营都招讨使），会同朱瑾等将领，率军直向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属的宋（河南省商丘市）、亳（安徽省亳州市）二州进发，跟黄河以北晋军，互相呼应。大军北渡淮河之后，把文告传播到各州县，遂包围颍州（安徽省阜阳市）。

九一七年，春季，正月，后梁帝国（首都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皇帝（三任）朱友贞（本年三十岁），命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县】）司令官（节度使）袁象先，增援颍州（安徽省阜阳市。南吴围颍州，参考去年【九一六】十一月）。袁象先赶到，南吴（首都扬州）军队即行撤退。

二月五日，晋王（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李存勖（本年三十三岁）进攻黎阳（河南省浚县）。后梁（首都开封府）将领刘鄩（宣义【总部滑州】司令官）抵抗，几天之后，李存勖不能攻克，退走。

秋季，八月，后梁（首都开封府）宣义（总部滑州）司令官（节度使）刘鄩，自滑州（河南省滑县）到中央朝见，中央官员追查他河朔（河北平原）失守责任（魏州之败，参考去年【九一六】二月）。

九月，免除刘鄩遥兼二级宰相（平章事，使相）职务，贬作亳州（安徽省亳州市）民兵司令（团练使）。

冬季，十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自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返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李存勖连年在外出征，王府及总部大小政事，都交总监军宦官（监军使）张承业全权处理，张承业劝导鼓励人民种桑耕田，积蓄金钱粮食，收买武器马匹，征收租税，执行法令，十分严格，对皇亲国戚，毫不纵容，因此首都政风清廉，军饷从不短缺。李存勖有时候急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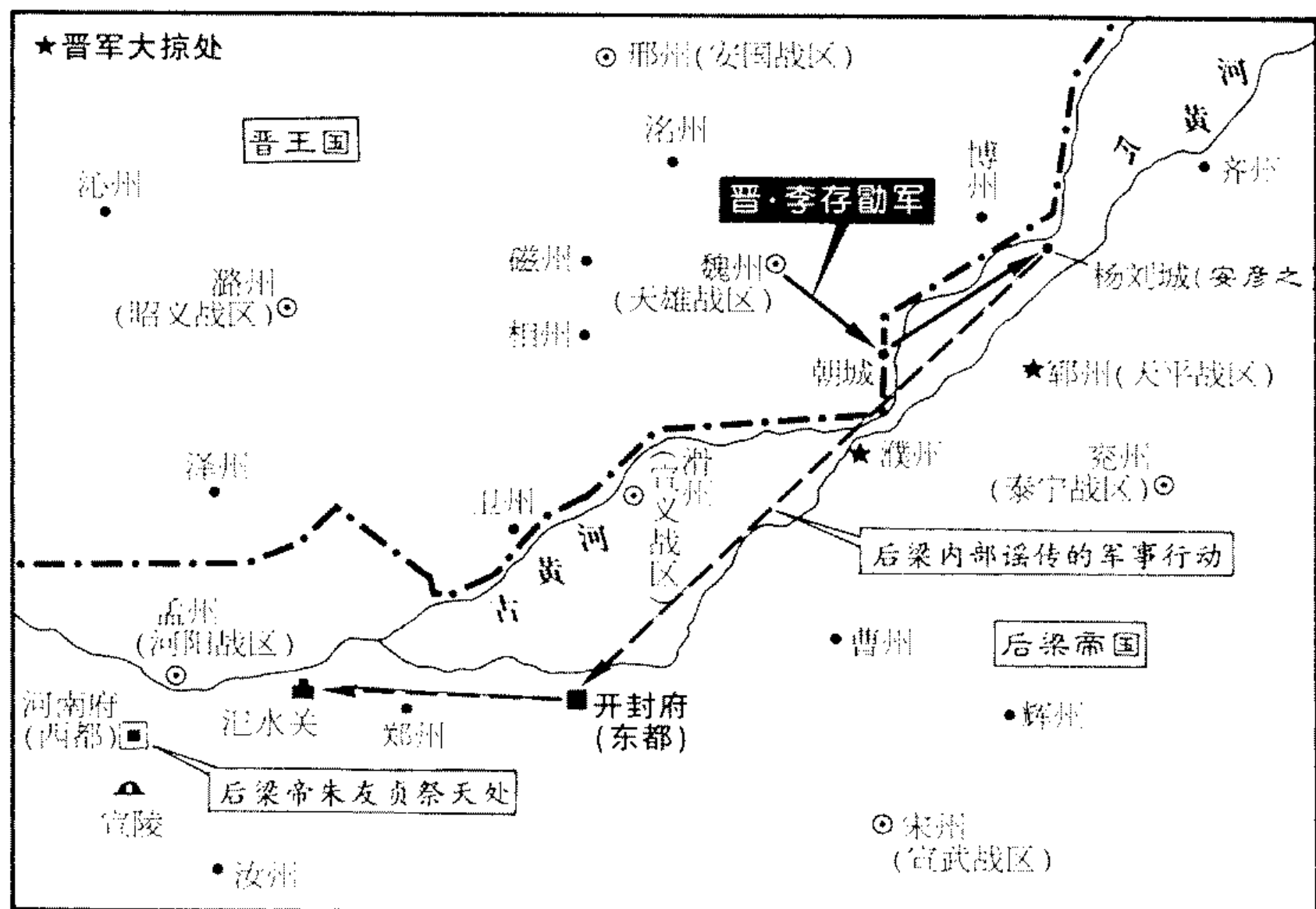
钱赌博或赏赐给戏子，张承业总是舍不得乱用，不肯拨付。李存勖就在金库里摆设筵席，命他的儿子李继岌（与前蜀将桑弘志旧名相同）特别为张承业跳一支舞，张承业就送他一条宝带，和一匹骏马答谢。李存勖指着金库里的存钱，叫着李继岌的乳名，对张承业说：“和哥（李继岌）缺钱的时候，七哥（张承业）不妨给他一柜，仅只宝带骏马，似乎还不够。”张承业说：“送给郎君（李继岌）的礼物，都是我自己薪俸买的。金库里的钱，是大王拿来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家的东西，当做私人人情。”李存勖大不高兴，仗着几分酒意，训斥侮辱，张承业大怒说：“我不过是一个年纪老迈的钦差宦官（敕使），并不为子孙打算，只是珍惜这些库存，为的是辅佐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直接取去使用，又问我干什么？怕的是钱财耗尽，人心离散，大王一事无成。”李存勖大怒，回头向李绍荣（元行钦）索取佩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李存勖的衣裳，流泪说：“我接受先王（李克用）临终托孤的使命，发誓为国家铲除汴州（河南省开封市）蠹贼（朱全忠父子），如果因爱惜国家财产而死在大王之手，地下晋见先王（李克用），也可以问心无愧，现在就请大王动手。”阎宝在一旁要掰开张承业的手，命他退下，张承业跳起来挥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叫骂说：“阎宝，你本是朱温（朱全忠）的一党（阎宝降晋，参考去年【九一六】八月），受晋王（李存勖）大恩，不但不知道尽忠回报，反而打算靠拍马屁讨领袖欢心，是也不是！”李存勖的娘亲曹太夫人得到报告，急派人召唤李存勖，李存勖这时酒也醒了，向张承业叩头道歉说：“我喝了两盅酒，冒犯七哥（张承业），也连带冒犯太夫人！七哥，为我痛饮几杯，好帮我分担一点罪过！”李存勖一连饮了四杯，张承业拒绝。李存勖进入王宫，曹太夫人派人向张承业道歉说：“小儿冒犯特进（“特进”，唐王朝文散官第二级，正二品，张承业此时官称），刚才已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曹太夫人跟李存勖二人亲自到张承业家道歉。不久，李存勖以唐王朝皇帝名义下诏，加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第一级，从一品）、左卫（卫军第一军）上将军，封燕国公爵。张承业坚决辞让，不肯接受，终身只称唐王朝尚在时加给自己的官衔。

十一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听到黄河结冰合拢消息（河水结冰，先从两岸结起，逐渐向中心线延伸，终于合拢，冰坚之后，河身变成一块巨冰，可通过军队和车辆。如寒度不够，冰不能合，中心仍保持一线流水，冰层脆弱，在此期间，狗马难渡），大喜说：“一连几年作战，受这条河限制，



无法过去，而今冰合，是天赐良机。”立即前往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十二月二十三日，晋王李存勖自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出发打猎，直到朝城（山东省莘县西南朝城镇。朝城位魏州东南航空距离五十公里，再十五公里就到古黄河）。当天（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气酷寒，李存勖发现黄河结冰，已经坚硬，于是率步骑兵混合部队，试探着横渡黄河。这时，后梁（首都开封府）战士三千人驻守杨刘城（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沿河数十华里，营寨密密接连，李存勖闪电进攻，把他们全部夺取，最后进攻杨刘城，命步兵砍平他们的鹿角防御工事，用芦苇填平壕沟，四面八方同时猛烈攻击，当天即行攻陷，俘虏守将安彦之。



十世纪·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九一八年正月 晋王李存勖渡黄河，攻陷后梁·杨刘城

先前，后梁（首都开封府）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赵岩，奏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说：“陛下登极以来，还没有到南郊祭祀天神，大家认为就跟一个普通王侯没有分别，受到各方轻视。最好是前往西都（河南府，河南省洛阳市）行此大礼，同时也顺道晋谒宣陵（一任帝朱全忠墓，洛阳市南）。”宰相敬翔劝阻说：“自从刘鄩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失利，人心惶恐不安，公私都陷困境。今天要在



圆形祭坛祭天，必须颁发大量赏赐，为了追求虚名，却换回来实祸。而且强敌就在黄河北岸，陛下怎么可以轻率出动？应该等到北方平定之后，再举行不晚。”朱友贞听不进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友贞抵达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检查车辆服装，整修宫殿门户，南郊祭祀的日子，也已确定，忽然听说杨刘城失守，而且传来谣言说：晋军已进入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封锁汜水（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随从朱友贞的文武百官，担忧自己家人安危，面面相觑、哭泣流泪，朱友贞惊恐震骇，不知道如何是好，急下诏取消南郊天神之祭，奔回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

十、后梁自屠上将

九一八年，春季，正月，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本年三十一岁），由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仓促返回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晋国（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军队入侵到郛（山东省东平县）、濮（山东省鄄城县）二州州境，大肆劫掠而去。宰相敬翔上疏说：“帝国连年以来，军队不断耗损，疆土也一天比一天缩小。陛下住在深宫之中，商讨大事的人，都是左右所熟悉的官员，怎么能评估两国的胜负成败？先帝（一任朱全忠）在世的时候，拥有河北（河北省）全部领土，亲自率领英雄豪杰，南征北讨，结果仍不能使人满意。而今，敌人已进入郛州（山东省东平县），陛下好像毫不忧虑（郛州在黄河以南）。听说李亚子（即李存勖）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历时十年，攻城略地，没有一次不亲自冒着飞石流箭。最近进攻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李存勖亲自背着鹿角、芦草，身先士卒，一鼓作气，把它攻克。陛下气质高雅，从容不迫，而只命贺瓌之流，竟希望把盗匪仇敌消灭（派贺瓌代替刘鄩当统帅，参考去年【九一七】十二月二十二日），实在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陛下最好广泛地听听老干部们的意见，另行寻求对策。不然的话，大难不过刚刚开始。我虽然愚鲁怯懦，但受过帝国重恩，陛下如果实在找不出人才，请派我到前线效力。”奏章呈上后，赵岩、张汉杰等五人帮，指摘敬翔满肚子都是怨恨牢骚，朱友贞遂不考虑他的建议。

二月，河阳战区（总部设孟州【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北方军团督战官（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军数万人反攻杨刘城（山



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

二月二十一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本年三十四岁）从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率轻装备骑兵抵达黄河北岸。谢彦章修筑堡垒坚守，决开黄河，水流淹没好几华里，阻挠晋军前进，晋军果然寸步难行。谢彦章，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人。杨刘城前守将安彦之的残兵败将，多半聚集在兖（山东省兖州市）、郛（山东省东平县）二州山谷水涧，当起强盗，观望两国胜负。李存勖派人招募，他们很多归降李存勖。

六月二十一日，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自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前往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劳军，亲自驾小船探测河水深浅及流势，发现水深可以淹没长矛。李存勖对各将领说：“后梁（首都开封府）军队根本没有意思跟我们作战，只是想倚靠河水保护，希望把我们拖得筋疲力尽。我们不能听他摆布，当蹚水过去攻击。”

六月二十三日，李存勖率大军带头蹚水渡河，其他各军紧随于后，官兵一手拉起铠甲，一手举起刀枪，结成战斗序列前进。当天（六月二十三日），河水水位忽然下落，仅只有淹到膝盖。后梁（首都开封府）匡国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北方军团督战官（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部队在黄河南岸迎战。晋军无法登陆，稍稍后撤，后梁军追击，直到中流。晋军战鼓凄厉，齐声呐喊，突然反攻，谢彦章不能支持，又退回南岸。晋军乘胜尾随登陆，后梁军大败，死伤惨重，无法计算，黄河变成血水，谢彦章仅逃出一命。当天（六月二十三日），晋军一连攻陷沿河后梁四个营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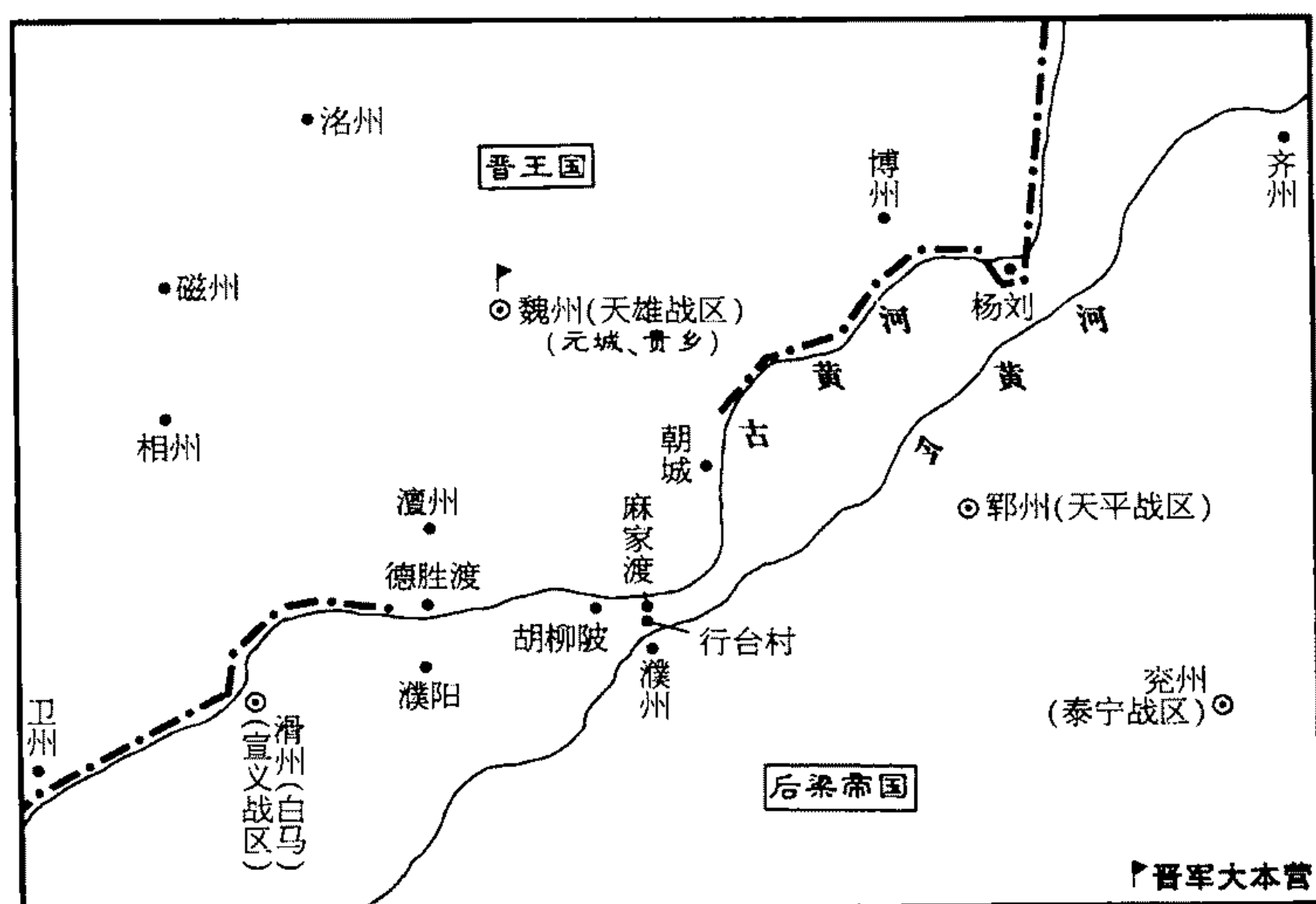
秋季，七月，晋王李存勖计划对后梁（首都开封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于是，周德威（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率本战区步骑兵三万人，李存审（符存审，横海【总部沧州】司令官）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李嗣源（邈佶烈·安国【总部邢州】司令官）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处直派将领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以及麟（陕西省神木县）、胜（内蒙古托克托县）、云（大同总部，山西省大同市）、蔚（河北省蔚县）、新（威塞总部，河北省涿鹿县）、武（河北省宣化县）等州所有少数民族：奚（滦河上游）、契丹（首都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室韦（内蒙古东北部）、吐谷浑（山西省东北部）等部落，都纷纷派出野战军跟李存勖会师。

八月，李存勖集结包括河东（总部太原府）、天雄（总部魏州）在内

各战区道的特遣兵团，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举行盛大阅兵。

李存勖自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前往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率军侵入后梁（首都开封府）的郛（山东省东平县）、濮（山东省鄄城县）二州才回。然后沿黄河西上，驻扎麻家渡（鄄城县西）。后梁将领贺瓌、谢彦章，率军进驻濮州（山东省鄄城县）之北行台村，跟晋军互相对峙，但没有战斗。

李存勖最爱率少数轻装备骑兵，逼近敌营挑战，曾三番四次使自己陷于危险窘境，都靠李绍荣（元行钦）奋战格斗，才保住性命。王镕（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王处直（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都派特使，携带书信呈递李存勖，说：“全国人民的命运，在大王一人身上，唐王朝的中兴大业，也在大王一人身上，为什么把自己如此看轻！”李存勖笑着对特使说：“平定天下，除非是身经百战，不能到手，一味住在深宅大院里，只能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



十世纪·九一八年八月 麻家渡对峙及十二月胡柳之战战场

一天早上，李存勖打算出营，大营总管（都营使）李存审（符存审）拉住马头，哭泣劝阻，说：“大王应当为天下苍生，自爱自重。冲锋陷阵，是将士的责任。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全力以赴，不是大王的事。”李存勖为他



放松缰绳，拨马回营。可是，过了几天，等李存审（符存审）不在身旁，李存勖跳上马背，举鞭打马，飞奔而出，对左右说：“老头子专浇冷水，妨碍人家逢场作戏！”于是率数百名骑兵直奔后梁军营。后梁大将谢彦章在堤岸下埋伏五千名精锐骑兵战士，李存勖率十余名骑兵穿过时，伏兵突然攻击，把李存勖包围数十重，李存勖在重围中奋战，幸靠随后赶来的骑兵在外冲击，仅能杀出一条血路。这时，李存审（符存审）救兵也赶到，后梁军撤退，李存勖才认为李存审（符存审）说的话是句句忠言。

冬季，十一月，晋王李存勖打算直接进攻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可是后梁（首都开封府）野战军横阻前面，紧闭营垒，不接受挑战，已对峙一百余日。

十二月一日，李存勖率军向前推进，在距后梁大营十华里处扎营（自麻家渡进通行台村）。

最初，后梁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擅长指挥步兵，督战官（排阵使）谢彦章擅长指挥骑兵。贺瓌对谢彦章竟敢跟自己同享盛名，大不高兴。有一天，贺瓌跟谢彦章在野外演习，贺瓌指着一块高地说：“这个地方可以建立栅栏。”而现在，晋军恰恰在那块高地上建立栅栏，贺瓌遂怀疑谢彦章跟晋军私通。贺瓌屡次要发动攻击，对谢彦章说：“领袖把全国军队交付给我们二人，帝国存亡，在我们身上。强盗（晋军）紧压营门，我们却不应战，你说可不可以？”谢彦章说：“强盗（晋军）紧压营门，目的就是要速战速决，我们挖深壕沟，高筑营垒，扼守险要，他们怎敢深入？如果轻率地发动一场会战，万一有个差错，大势就一去不返。”贺瓌越发怀疑，暗中向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打小报告。贺瓌跟北方军团步骑兵总纠察官（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州长朱珪，秘密定计，利用犒劳士卒的机会，设下埋伏，诛杀谢彦章跟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州长孟审澄、别动部队将领（别将）侯温裕；声称叛徒伏法，奏报朱友贞。孟审澄、侯温裕，都是优秀的骑兵将领。

十二月八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擢升朱珪当匡国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十二月十四日，再命朱珪当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兼北方军团步骑兵副指挥官（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作为诛杀叛徒谢彦章等的酬庸。

李存勖听到谢彦章死亡消息，大喜说：“他们将帅间自相残杀，灭亡就



在眼前。贺瓌暴虐，已失去军心，我如果率军径自攻击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大梁是国都所在，他们还怎么能安坐不动？如果能跟他们打一次仗，没有不胜之理。”打算亲自率一万名骑兵直捣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周德威说：“他们虽然害死自己的上将，但军队仍然完整，我们如果轻率行动，希望从中取利，看不到有什么好处！”李存勖不接受。

十二月十九日，李存勖命军中老弱全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准备向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进发。

十二月二十一日，李存勖下令摧毁大营，全军开拔，号称十万人。

十一、胡柳陂之役

九一八年，后梁（首都开封府）北方军团统帅贺瓌听到晋王李存勖西进消息（自行台村往大梁，微偏西南），也放弃大营，衔尾追赶。李存勖先已征调天雄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徒手农民三万人，充当工兵，随军行动，专门负责修筑营寨，所以，晋军所到的地方，营寨都迅速建立。

十二月二十三日，晋军抵达胡柳陂（山东省鄄城县西北）。

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斥候报告说：后梁大军就要赶到。周德威说：“盗匪强行军追击，没有休息，而我们的营寨已十分坚固，戒备守卫，胜任有余。既已深入敌境，一举一动，必须万无一失，不可以轻易行动。这里距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已相当接近，后梁士卒都思念家乡，我们如果迎击，正激起他们的愤怒，如果不用谋略，恐怕难以达到目的。大王最好按兵不动，由我先率骑兵作骚扰性攻击，使他们无法安顿，天到傍晚，他们营垒仍无法建立，炉灶木柴仍不能具备，身心一定疲惫，抓住这个机会，只要一次攻击，就可把他们全部歼灭。”李存勖说：“前些时在河岸那里，只恨看不到盗匪，而今盗匪出现眼前，不马上进攻，还等待什么？你怎么这般胆小如鼠！”回头对李存审（符存审）说：“粮食先行动身，我当你的后卫，大家一起破贼！”率领亲军出发。周德威不得已，率卢龙兵团（总部幽州）随从，对他的儿子说：“我不知道死在哪里！”

贺瓌大军集结成坚强阵势，稳定前进，连营数十华里。晋军银枪特别营首先杀入后梁防线，横冲直撞，扫荡攻击，进出十余次。后梁左翼骑兵总指挥官（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河南省郑州市）警备区司令

(防御使)王彦章军不能支持,向西逃往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而晋军粮秣这时恰巧囤在西方,望见后梁溃军的旗帜,误认为是对自己发动攻击,大为惊骇,竟一哄而散,像一群被猎人追赶的野狼,冲进卢龙兵团(总部幽州)阵地,卢龙兵团大乱,自相践踏,周德威不能控制,父子一起阵亡。天雄(总部魏州)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缄,负责押运辎重,也死在乱军之中。

晋军已不成队伍,后梁官兵从四面八方中央集结,士气高昂。李存勖占据一块高地,招收残兵败将,到了中午,军势重新振作。沼泽地带中有一座土山,贺瓌率军占据,李存勖对将士们说:“今天,能夺到这座土山的,就能取胜,我跟你们去把它夺回来。”率骑兵先行仰攻,李从珂(王从珂)跟银枪特别营大将李建及(王建及)率步兵继续冲上,后梁士卒纷纷下山逃走,晋军遂夺到那座土山。

天色傍晚,后梁将领贺瓌在山的西边布阵,晋军远远看去,大为恐惧,各将领认为各路人马还没有完全集结,不如收兵回营,明天再战,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郛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兼东南方面军征剿司令(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此时已逃到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山下贺瓌的部队,全是步兵,天色已晚,大家都急于回营休息,我们居高临下进攻,一定能把他们击破。大王深入敌人腹地,只因一军失利,即行撤退,势必引起他们乘机反攻。还没有集结的各路人马,听到后梁军队再一次传出胜利消息,用不着作战,就会自己瓦解。而且,决战时候,判断敌情,全靠观察情势,情势绝对有利时,就要下定决心,不再犹豫。大王成败,在此一战,如果不能全力取得胜利,即令收拾残兵败将,平安北归,河朔(河北平原)也不归我们所有。”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昭说:“盗匪没有营垒,天黑又渴望回到营垒,只要派出精锐骑兵,反复攻击,扰乱他们无法晚餐,等他们后退,再行追击,定可击破。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回去整顿后再行出动,到那时胜负难料。”李建及披上铠甲,腰横长矛前进,说:“盗匪大将(指王彦章)已经逃走,大王的骑兵没有一点损失,对付那群疲惫不堪的部队,如同摧枯拉朽。大王只管在山上观战,看我们替大王击破盗匪!”李存勖恍然大悟说:“不是各位提醒,我几乎犯下大错。”李嗣昭、李建及,率领骑兵,大声呐喊,杀进敌阵,其他各军随后进击,后梁大败。晋国所属元城县长吴琼、贵乡县长胡



装（犹如京兆府【陕西省西安市】所在城有二县：西城长安县，东城万年县。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所在城也有二县：西城贵乡县，东城元城县。同样情形还有扬州【江苏省扬州市】所在城也有二县：西城江都县，东城江阳县。一城分为二县，不知何故？叠床架屋，徒扰人视听。可能跟专制时代防人叛变有关，分为两县，事权不一，就难以聚众），各率没有武器的民夫一万人，在山下拉着树枝木条奔走，尘土飞扬，战鼓如雷，战士嘶喊呼叫，助长声势。后梁军队自相冲杀，抛弃的盔甲像山一样堆积在那里，阵亡的几达三万人（受伤又有多少）！胡装，是胡证的曾孙（胡证，参考八一二年十一月）。当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两国丧失士卒各有三分之二（一场可怕的屠杀），双方都受严重创伤，不能再战。

李存勖回营，听到周德威父子阵亡消息，大哭，十分哀痛，说：“损失良将，是我的罪过。”任命周德威的儿子、卢龙（总部幽州）中军作战司令（中军兵马使）周光辅当岚州（山西省岚县）州长。

李嗣源（邈佶烈）跟义子李从珂（王从珂）被乱军冲散，看到晋军挫败，又不知道李存勖人在哪里，有人说：“大王已北渡黄河！”李嗣源（邈佶烈）遂踏冰渡黄河北上，打算奔往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当天（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从珂（王从珂）追随李存勖夺回土山，傍晚那场攻击战中，也建立功劳。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存勖进攻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攻克。李嗣源（邈佶烈）得到晋军告捷消息，即赶到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晋见，李存勖大不高兴，说：“你以为我死了是不是？渡河要到哪里？”李嗣源（邈佶烈）叩头请求处罚。李存勖因李从珂（王从珂）刚立大功，就罚李嗣源（邈佶烈）喝一大杯酒，但并不能完全释怀，待李嗣源（邈佶烈）稍微疏薄。

最初，契丹帝（一任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老弟耶律撒拉阿拔，号称北大王，打算发动政变，阴谋泄露，耶律阿保机数落他说：“我们兄弟，本是手足，而你竟生出这种念头，我如果把你杀掉，跟你有什么分别？”囚禁一年，才把他释放。耶律撒拉阿拔遂率领他的部众，投奔晋国（首都太原府），李存勖待他十分优厚，收作自己的义子，命他当州长。胡柳陂（山东省鄄城县西北）之役，耶律撒拉阿拔又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投奔后梁（首都开封府）。

晋军前进到德胜渡（河南省濮阳市，古黄河北岸渡口），后梁王彦章的

残兵败将，有逃到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的，说：“晋军战胜，就要打到这里！”一会工夫，一些失散的晋军士卒，摸索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冒冒失失打听他们的大营所在。京师（首都开封府）大为恐慌。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强行征调居民登上城墙固守；又想逃往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但因夜已深沉，才没有动身。残兵败将回到京师（首都开封府）的还不满一千人，受伤的官兵都逃回各人的乡里，一个多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支军队。

九一九年，春季，正月，晋国（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大将李存审（符存审），在德胜（河南省濮阳市）建筑南北两城（德胜两城，横跨古黄河，北岸称德胜北城，南岸称德胜南城。古黄河南迁现址后，德胜北城成为今河南省濮阳市，德胜南城湮作废墟），派军驻守。晋王李存勖（本年三十五岁）命李存审（符存审）接替周德威的中外混合步骑兵总司令官（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勖返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派李嗣昭暂时主管卢龙（总部幽州）总部军政大事。

三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身兼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但命参谋本部执行官（中门使）李绍宏代替李嗣昭，全权主持总部军政。李绍宏，是一个宦官，本姓马，李存勖命他改姓李，并命他跟岚州（山西省岚县）代理州长孟知祥，都当本部参谋官（中门使）。孟知祥又推荐训练司令（教练使）、雁门（代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代县）人郭崇韬，有处理繁重工作的能力，李存勖命郭崇韬当本部副参谋官（中门副使）。郭崇韬有胆量担当，风流潇洒，智谋超过常人，遇到困难，能迅速决断，李存勖对他越来越宠爱。之前，本部参谋官（中门使）吴珪、张虔厚，先后都受到责罚，李绍宏（马绍宏）又调往卢龙（总部幽州），孟知祥恐怕独当一面，会大祸临头，声称有病，请求辞职，李存勖乃命孟知祥当河东（总部太原府）步骑兵总纠察官（马步都虞候），而郭崇韬从此一人专任机要。

十二、德胜城争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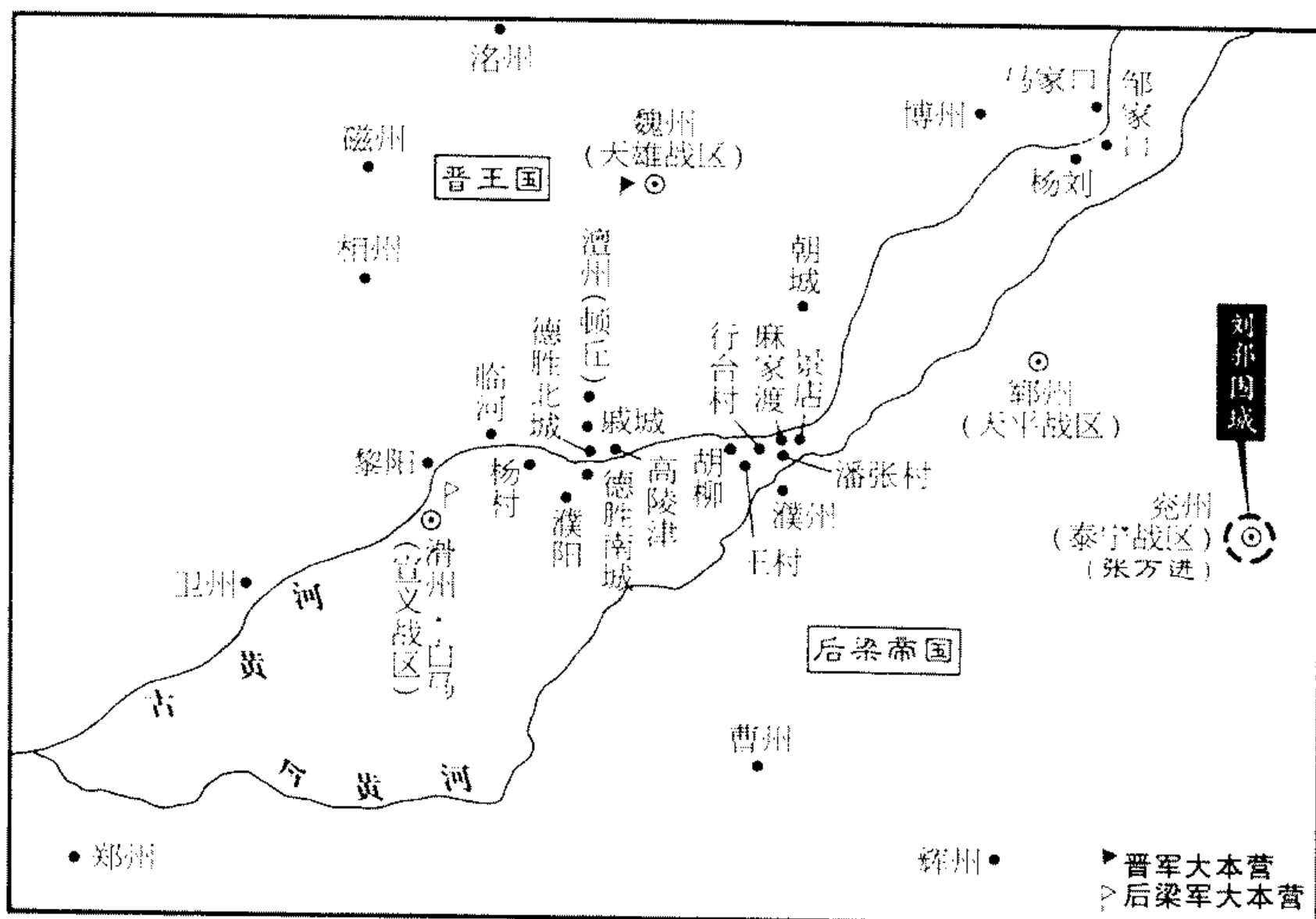
九一九年，夏季，四月，后梁（首都开封府）北方军团统帅贺瓌，猛攻德胜南城（德胜北城在古黄河北岸，即今河南省濮阳市，德胜南城则在古黄河南岸，今已湮没），百道齐发。用竹索把十余艘庞大战舰连在一起，



蒙上牛皮，四周筑起城垛，架设栅栏，围成一排不沉的堡垒，横泊在黄河中流，用以阻断晋国（首都太原府）的救兵，不准自德胜北城南下。李存勖果然亲率大军增援，抵达德胜北城，却无法飞渡。于是派潜水高手马破龙，游过黄河，抵达德胜南城，晋见守将氏延赏，氏延赏告诉他说：“弓箭石块，就要用完，随时都会陷落！”李存勖在军营大门堆积金银绸缎，招募能够击破河上不沉堡垒的勇士，大家待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才好，亲军将领李建及（王建及）说：“贺瓌出动全部兵力来此，希望就在这次出击。我们如果不能渡河，他就成功。今天所面对的，无法用计谋解决，只有死拼一途，全交给我。”乃在银枪效节特别营挑选敢死队三百人，身披铠甲、手拿利斧，率领舰队前进，将要接近连锁巨舰时，飞箭落石像倾盆大雨，李建及（王建及）命拿利斧的敢死勇士，冲到舰船之间，砍断竹索。又用木桶装满木柴，用油浸透，点火燃烧，在黄河上流放到河中，然后用巨舰满载野战部队，尾随万桶火焰之后，在震天鼓声中呐喊前进。河上不沉堡垒的竹索，一旦砍断，庞大战舰分开，各自顺流飘浮而下，后梁军士卒烧死和淹死的将近一半，晋军遂得以渡过黄河。贺瓌解除包围撤退，晋军追击，追到濮州（山东省鄄城县）才回，贺瓌退守行台村（山东省鄄城县东北）。

秋季，七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返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命巡查官（巡官）冯道当机要秘书（掌书记）。本部参谋官（中门使）郭崇韬因李存勖吃饭时，各将领作陪的人特别多，请削减数目。李存勖大怒说：“我连为那些为我卖命的人，摆一桌菜饭，都不能当家！那就叫军中另外推举河北（黄河以北）别的人当统帅，我自己返回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立刻命冯道起草文告，通告全军。冯道提笔迟迟不敢书写，说：“大王正要平定河南（黄河以南），夺取天下，郭崇韬的请求，不能算是重大过失，大王不接受就算了，何必惊动远近？一旦敌人听见，认为大王跟部属之间，并不和好，这并不能够提高大王的声望！”正巧郭崇韬进来道歉，李存勖才不再提及。

八月一日，后梁（首都开封府）宣义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贺瓌逝世（年六十二岁）。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命首都开封特别市长（开封尹）王瓚，当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行营招讨使），接替贺瓌遗缺。王瓚率军五万人，自黎阳（河南省浚县）北渡黄河，奇袭澶（河南省内黄县东南）、魏（河北省大名县）二州，挺进到



十世纪·九一九年八月 古黄河沿岸重要战场

顿丘（河南省内黄县东南，澶州州政府所在县），遇到晋军，即行撤退。王瓚统率军队，十分严厉，命令要遵守时，官兵一定遵守，命令要禁止时，官兵绝对不敢违犯。进驻德胜（河南省濮阳市）上游十八华里的杨村（濮阳市西），夹河（古黄河）修筑堡垒，从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运来竹子，建造浮桥；从滑州（河南省滑县）运来粮食，储蓄军营，车船水陆两路，络绎不绝。晋国（首都太原府）各族步骑兵副总司令官（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存进（孙重进），也在德胜南北城（河南省濮阳市）夹古黄河修筑浮桥。有人警告说：“浮桥必需使用竹索、铁锚、石柱，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怎么能够完成？”李存进（孙重进）不理，改用芦苇结绳代替，把浮桥远拴在山顶大石头或大树木上，一个多月造成，人们佩服他的才智。

冬季，十月，晋王李存勖前往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征调徒手民夫数万人，拓宽德胜北城（河南省濮阳市），日夜跟后梁军队争斗，大小百余战，互相有胜有败，左翼弓箭军基地司令（左射军使）石敬瑭，跟后梁军在河岸交战，后梁士卒攻击石敬瑭，砍断他马鞍的皮带，横冲作战司令

(横冲兵马使)刘知远把自己的马交给石敬瑭,而自己骑上断带战马作为后卫,慢慢撤退。后梁军怀疑设有埋伏,不敢追击,二人都得以逃出性命,石敬瑭因此对刘知远十分亲爱。石敬瑭、刘知远,祖先都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李嗣源(邈佶烈)的女婿。

十一月二十七日,后梁(首都开封府)北方军团统帅王瓚,率大军挺进到戚城(河南省濮阳市北),跟晋军(首都太原府)大将李嗣源(邈佶烈)会战,不利。

后梁(首都开封府)在潘张(河南省范县南)储存粮草,距杨村(德胜北城西,河南省濮阳市西)五十华里。

十二月,晋王(首都太原府)李存勖亲率骑兵自黄河南岸西上,攻击后梁运送粮饷的部队,俘虏很多人回来。后梁在李存勖必经的路上,埋下伏兵,于是晋军大败。李存勖在几名骑兵保护下逃走,后梁骑兵数百人把他团团围住。李绍荣(元行钦)望见王旗,单枪匹马杀入重围,仅李存勖逃出一命。

十二月五日,晋军跟后梁军又在黄河南岸会战。后梁军最初胜利,生擒晋军将领石君立等,然而不久就转胜为败。王瓚抢上一条快艇,渡黄河投奔杨村(德胜北城西,河南省濮阳市西),损失以万为单位计算。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听说石君立是一员骁将,勇猛无比,打算收作自己部属,于是把他羁押监狱,却待遇优厚,派人引诱他投降。石君立说:“我是晋国的败军之将,如果投降后梁,即令我竭诚尽力,以死回报,谁又相信!人,都有领袖,怎么能忍心被旧仇敌利用,反而把自己人当做新仇敌?”但朱友贞仍然珍惜他,把所俘虏的晋军将领全都诛杀,只留下石君立囚禁牢房。李存勖乘胜追击,攻克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去年【九一八】十二月也记载攻克濮阳)。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召回王瓚,命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戴思远接替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驻军黄河岸上,阻截晋军。

九二〇年,后梁(首都开封府)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朱简),派军袭取同州(陕西省大荔县),驱逐忠武战区(总部设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司令官(节度使)程全晖,程全晖逃奔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朱友谦(朱简)命他的儿子朱令德当忠武(总部同州)候补司令官(留后),上疏请求中央颁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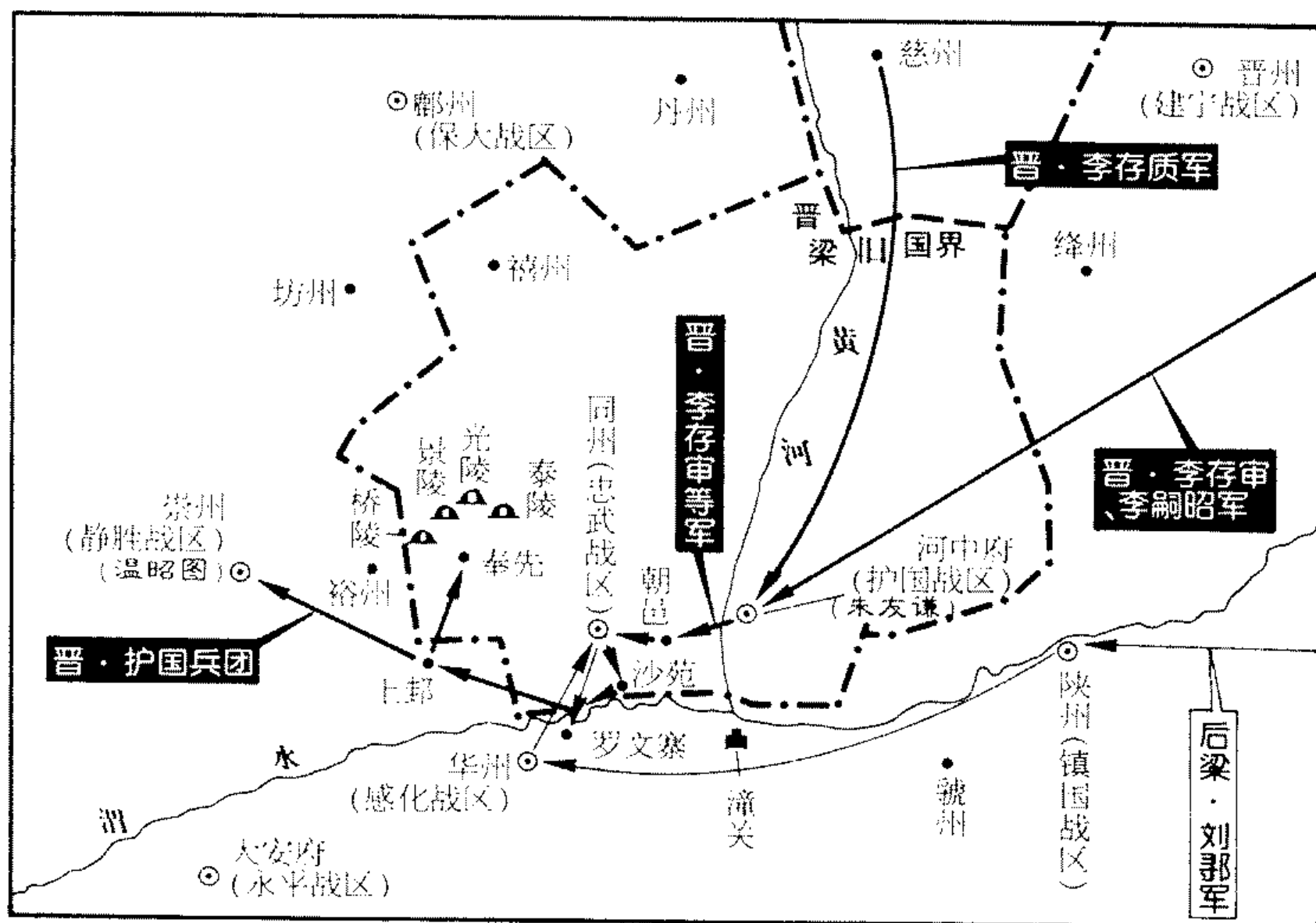


印信符节，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大怒，拒绝。但过了些时，朱友贞又恐怕朱友谦（朱简）怨恨，只好接受。

四月十七日，朱友贞命朱友谦（朱简）兼忠武（总部同州）司令官（节度使）。可是，诏书下来时，朱友谦（朱简）已向晋王李存勖投降，李存勖以唐王朝皇帝名义，用墨笔书写诏书（正式诏书则用朱笔书写），任命朱令德当忠武（总部同州）司令官（节度使）。

六月，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命泰宁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刘鄩，当河东地区（山西省）征剿司令（招讨使），率领感化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尹皓、静胜战区（总部设崇州【陕西省耀县】）司令官（节度使）温昭图（温韬降后梁，改耀州为崇州，改义胜战区为静胜战区，参考九一五年十二月），会同皇家庄园管理官（庄宅使）段凝（段明远），进攻同州（陕西省大荔县）。

闰六月，刘鄩包围同州（陕西省大荔县），朱友谦（朱简，护国【总部河中府】司令官）向晋王李存勖请求救援。



十世纪·九二〇年七月至九月 晋国接收护国，解同州之围



秋季，七月，李存勖派李存审（符存审）、李嗣昭、李建及（王建及），以及慈州（山西省吉县）州长李存质，率军增援。

秋季，九月，晋国（首都太原府）大将李存审（符存审）等抵达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当天即渡黄河西上。后梁军（首都开封府）一向瞧不起护国（总部河中府）士卒，每次会战，都穷追不舍。李存审（符存审）于是挑选精锐战士二百人，混合在护国（总部河中府）部队中，直逼刘鄩大营，刘鄩派一千名骑兵追逐，发现晋军已到，大吃一惊，自此不敢轻易出战，晋军在朝邑（陕西省大荔县东朝邑镇）扎营。

护国（总部河中府）隶属后梁（首都开封府）的时日已久（王珂投降朱全忠，参考九〇一年二月，已二十年），突然投降晋国（首都太原府），将士们都三心二意。这时候，各路兵马云集，粮秣的价格急剧上涨，人心不安，朱友谦（朱简）的儿子们游说老爹，要他再回归后梁，让晋军撤退。朱友谦（朱简）说：“上次，晋王（李存勖）亲自率军前来解救我们的危难，以致晚上还挑灯夜战（参考九一二年十月），而今，晋军正跟后梁在黄河两岸对抗，可是他们仍分出兵力和粮草，日夜行军前来相救，怎么可以做出负心的事。”

晋军派一支部队进攻后梁华州（陕西省华县），摧毁华州外城。李存审（符存审）等，一连数十天按兵不动，然后突然进逼刘鄩大营，刘鄩等动员全营所有兵力出击，但仍大败，收拾残余部队退到罗文寨（陕西省华县境），对峙十余天，李存审（符存审）对李嗣昭说：“被困到绝境的野兽，一定拼死搏斗，不如让出一个缺口，然后痛击。”于是指派一部分骑兵前往沙苑（名战场，陕西省大荔县南）放牧，刘鄩等果然抓住机会，于夜晚撤退，晋军追击，追到渭水，再击败后梁军，杀戮俘虏很多。李存审（符存审）等向关中（陕西省中部）传播文告，进军夺取土地，直抵下邽（陕西省渭南市北下吉镇），晋谒唐王朝皇帝的陵墓（下邽北十余公里是当时奉先县【陕西省蒲城县】，城郊有许多唐王朝的皇帝陵墓：西南丰山葬五、八任帝李旦【桥陵】、东北金粟山葬九任帝李隆基【泰陵】、西北金炽山葬十四任帝李纯【景陵】、正北尧山还葬一个让帝李成器【惠陵】），哭泣祭奠，然后回军。

护国（总部河中府）军队进攻崇州（陕西省耀县），后梁静胜（总部崇州）司令官（节度使）温昭图（温韬）大为恐惧。

赵王（首府镇州）、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

(节度使)王镒，仗恃自己几代世袭(王镒四世祖王庭凑，于八二一年夺取战区，迄今恰巧一百年)，镇守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很受人民爱戴拥护，而且生长在富贵之家，仪容威严，举止从容，神态诚恳安详，修筑王府住宅、庭台楼阁、池塘舟船，都是当时少见的绝代豪华，沉湎在游戏欢乐里，不太过问政府行政，事情都交给幕僚，自己住在深宅大院，跟美女享乐，权柄遂逐渐转移到左右亲信之手。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李蔼、宦官李弘规，专权独断，控制中外(王府中及王府外)，而另一宦官石希蒙，因谄媚入骨，更受王镒的宠爱。

当初，刘仁恭派他的营门官(牙将)张文礼，追随他的儿子刘守文，镇守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后来，刘守文偶尔回到幽州(北京市)探望老爹，张文礼遂占领城池，拒绝刘守文返任，刘守文反击，张文礼逃奔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张文礼口若悬河，往往过度荒诞夸张，自称对军事了如指掌，王镒认为是一个奇才，收作义子，改姓名为王德明，把军事交给他负责。王德明(张文礼)曾率特遣兵团追随晋王李存勖作战(参考九一一年二月)。王镒希望他能当自己的心腹亲信，特派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符习接替，而命王德明(张文礼)返回，充任城防司令(防城使)。

王镒到了老年，喜爱拜佛求仙，笃信佛道二教，一会讲解佛经，一会接受符咒，广设道教祭坛，烧炼仙丹，在西山(河北省平山县西北房山)兴建宾馆，布置豪华，王镒每次前去游玩，登山临水，几个月才回来，而伴游的文武官员及武装部队，经常不下一万人，来往供应，军人及民众，都苦不堪言。本月(十二)，王镒从西山(房山)回城，夜住鹈营庄(河北省平山县西)，石希蒙劝王镒再往其他地方一游，李弘规劝阻说：“晋王(李存勖)跟后梁(首都开封府)夹着黄河缠斗，吹风淋雨，亲冒弓箭石块，生死血战，大王却把专供军用的经费，浪费在游乐之上。而且，时局不稳，人心难以预测，王府及总部，长久空虚，大王却率侍从官兵远游，万一有人发动政变，关闭城门，拒绝我们进城，那将怎么办？”王镒认为有理，打算回去，石希蒙却秘密打小报告说：“李弘规无中生有，挑拨大王跟军队之间的感情，用恶毒的话作为威胁，不过为了向外人夸耀他可以改变领袖的决定，增加自己的威权而已。”王镒大不高兴，又决定留下，住了两个夜晚，仍没有回去的迹象。李弘规遂命警备本部大将(内牙都将)苏汉衡，率领亲军，身披铠甲，拔刀出鞘，进帐晋见王镒说：“士卒们留在旷野的时间太久，希望能追随大王回去。”李弘规顺势建议说：“石希蒙鼓动大

王四出游玩，没完没了，而且听说他还阴谋叛变，谋杀大王，请把他诛杀，向大众道歉。”王镕不接受，警备队官兵大声狂喊呼叫，竟自动手斩石希蒙，把人头呈献给王镕，再次控诉他的罪恶。王镕既震怒又恐惧，急行返回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就在这天夜晚，王镕派他的长子、战区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王昭祚，会同王德明（张文礼），率军包围李弘规及李蔼的家宅，屠戮满门，受牵连被诛杀的更有数十家。又杀苏汉衡，逮捕他们的同党，彻底追查兵变阴谋，亲军大为恐慌。

十三、张文礼屠王镕

九二一年，春季，正月，前蜀帝（二任）王宗衍、南吴王杨溥（本年二十二岁），屡次写信给晋王李存勖（本年三十七岁），劝他早日登极称帝，李存勖把信件拿给左右官员传阅，说：“从前，王太师（前蜀一任帝王王建在唐王朝官衔）也曾经写信给我老爹（李克用），认为唐王朝已经灭亡，应该各自称帝（参考九〇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老爹告诉我说：‘从前，皇上（唐王朝二十四任帝李晔）逃到石门（陕西省蓝田县西南。参考八九五年七月九日），我率军诛杀奸贼，那个时候，声威震动天下，我如果挟持皇上，盘踞关中（陕西省中部），自己撰写“九锡禅让诏书”（九锡，参考四年），谁能管我？只因为我们世代忠孝，为皇家立功，宁可以死，也不愿做篡夺的事。你将来务必复兴唐王朝，竭尽全心全力，不要效法那些家伙！’声音还在耳际，这种议论，我不敢听！”忍不住哭泣流泪。

然而，文武官员跟各战区不停地劝进，李存勖开始动摇，乃命有关单位购买玉石，雕刻皇帝御玺印信。黄巢攻破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时（参考八八〇年十二月），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和尚传真的师傅，得到玉玺，收藏了四十年，直到现在，传真认为是一块普通宝玉，打算把它卖掉，有人却辨识出它的真正身价，警告说：“这是传国宝物！”传真遂前往中央特遣政府（行台）呈献，文武官员都向李存勖敬酒祝贺。

监军宦官张承业在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得到消息，赶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劝阻说：“大王世世代代，尽忠唐王朝李姓皇家，拯救他们的患难，所以我这个老奴，三十余年以来，为大王料理财务赋税，招兵买马，誓死扫灭叛徒逆贼，恢复唐王朝江山（张承业辅助李克用，参考八九五年七月；迄今二十七年）。而今，河北（黄河以北）粗略平定，可是



朱家（后梁）仍然健在，大王却急于登极称帝，并不是我们南征北讨的本意，天下英雄豪杰，岂不瓦解！大王为什么不先灭朱家（后梁），为两位冤死的皇上（李晔、李祝）报仇雪恨，然后寻访李姓皇家后裔，拥护他继承宝座，南征南吴（首都江都府），西讨前蜀（首都成都府），扫清四海，统一中原。到那时候，即令高祖（一任帝李渊）、太宗（二任帝李世民）复活，谁又敢位在大王之上？辞让得越久，政权的基础越稳固。我这个老奴别无他志，只以身受先王（李克用）的大恩，打算替大王奠立万世的基业。”李存勖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可是大家的意思如此，有什么办法！”张承业知道已无法阻止，放声大哭，说：“全国将领奋勇血战，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唐王朝重建！而今大王自己夺取，是误了我老奴一片忠心。”遂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患病不能起床。

二月，赵王（首府镇州）王镒，诛杀李弘规、李蔼全族（参考去年【九二〇】十二月）之后，把大权交给儿子王昭祚。

王昭祚性情刚愎骄傲，一旦手握大权，把属于李弘规的摇尾系统，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屠戮。李弘规部下军队五百人，打算逃走，聚集在一起，一面哭，一面商议，不知道逃往哪里？就在这时候，总部发给各军赏赐，王镒痛恨亲军诛杀石希蒙，下令独不发给亲军，大家更加恐惧。王德明（张文礼）一向有心背叛，遂利用这种恐惧，刺激他们说：“大王（王镒）命我把你们全部坑杀，可怜你们清白无罪，却一齐横死！我打算服从大王命令，却于心不忍；如果拒绝执行，又会被大王惩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家感激哭泣。

当天夜晚，住在潭城（镇州内城【牙城】西北有池塘，名北潭，是一风景区，因称内城为潭城）西门外的一些亲军，聚集在一起饮酒讨论，饮到半醉，几个骁勇战士说：“我们了解王太保（王德明中央官衔）的意思，就在今晚，决定夺取荣华富贵！”于是翻墙进城。王镒正在烧香敬神，接受上仙符咒，两个变兵冲进去，砍下他的人头（年四十八岁），再翻墙而出，展开攻击，纵火焚烧王府及战区总部。中级军官（军校）张友顺率领大家到王德明（张文礼）家，请他出任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王德明（张文礼）遂恢复原姓名张文礼（王德明），把王镒一族，全部屠杀，老少不留（八二一年，王庭凑杀田弘正【田兴】等家属三百余人，夺取镇州，参考该年【八二一】七月二十八日。王庭凑传子王元逵，王元逵传子王绍鼎，王绍鼎传弟王绍懿，王绍懿传子王景崇，王景崇传子王镒，共六任，前后



一百零一年而灭，是中国历史上割据最久的军阀)。

张文礼(王德明)只没有杀王昭祚的妻子、后梁(首都开封府)普宁公主(朱全忠女儿嫁王昭祚，参考九〇〇年九月)，希望作为投靠后梁的渠道。

成德(总部镇州)变军首领张文礼(王德明)派使节，把兵变消息报告晋王李存勖，并且上书敦劝李存勖登极称帝，顺便请求任命。李存勖正在饮酒作乐，听到消息，扔掉酒杯，悲泣流泪，打算立刻讨伐。幕僚官员认为张文礼(王德明)固然罪大恶极，可是晋军正跟后梁(首都开封府)缠斗，不应在背后再树立一个敌人，最好是答应他的请求，使他安心。李存勖不得已，只好接受。

夏季，四月，李存勖派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卢质，携带用唐王朝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任命张文礼(王德明)当成德(总部镇州)候补司令官(留后)。

最初，后梁(首都开封府)刘鄩跟朱友谦(朱简)结为姻亲。刘鄩受命讨伐朱友谦(朱简)时(参考去年【九二〇】六月)，率军抵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先派人送信给朱友谦(朱简)，分析利害祸福，要他反正回归；等待一个月有余，朱友谦(朱简)仍不接受，刘鄩才发动攻击。尹皓(感化【总部华州】司令官)、段凝(段明远。皇家庄园管理官【庄宅使】)一向嫉妒刘鄩，因此向朱友贞打小报告陷害说：“刘鄩故意逗留不进，培养盗寇(朱友谦)壮大，等候晋军(首都太原府)增援！”朱友贞相信。刘鄩大败而回，声称有病，请求辞职，解除军权。朱友贞批准，命他到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诊疗，然后，密令西都(河南府)留守长官张宗奭(张全义)动手谋杀。

五月二日，刘鄩饮毒酒而死(年六十四岁)。

晋王李存勖既然接受各战区道的劝进，于是寻访唐王朝时代留下的官员，打算建立中央政府。朱友谦(朱简，护国【总部河中府】司令官)派前任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苏循，前往中央特遣政府(苏循父子被朱全忠强迫退休，参考九〇七年五月)。

苏循到了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一进内城(牙城)，看到李存勖所住的房舍，就下跪叩头，称为“拜殿”；看到李存勖本人，就三跪九叩，高呼万岁，感动得泪流满面，自己称“臣”。第二天，又呈献大笔三十支，称为“画日笔”(唐王朝诏书草稿，都由皇帝在上面写一“日”字才可颁发，称

“画日”，表示亲自过目）。李存勖大喜，立即命苏循恢复他原来的官位（国务院教育部长），并当河东（总部太原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张承业却对他十分厌恶。

张文礼（王德明）虽然接受晋王李存勖的任命，但心里不安。于是再派密使北上，通过卢文进（卢文进事，参考九一七年二月），向契丹帝国（首都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求救。同时也派密使到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奏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说：“王镕全族被乱兵屠杀罄尽，可是公主平安。而今，我已向北召唤契丹（首都西楼城）大军南下，请中央派一万名精锐部队协助，从德（山东省陵县）、棣（山东省惠民县）二州北渡黄河，则晋军连逃走都来不及。”朱友贞犹豫不敢决定，宰相敬翔说：“陛下不抓住敌人内乱这个天赐良机，收复河北（黄河以北），以后就再也打不败晋军，应该接受这项请求，不要丧失。”赵、张五人帮异口同声说：“强大的盗匪（李存勖军）正在黄河岸上，我们动员全国的兵力抵抗，仍恐怕不能支持，哪有力量分出一万人军队去救张文礼（王德明）？而且张文礼脚踏两只船，只希望利用我们巩固他的既得利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朱友贞终于打消赴援的念头。

十四、晋军迭丧名将

九二一年，晋国边防巡逻部队屡次在塞上及黄河渡口，查出张文礼（王德明）密使携带的蜡丸绢书（把写在绢上的密函装在蜡丸里，以防泄露），李存勖却把密使释放送回，张文礼（王德明）既惭愧又恐惧。张文礼（王德明）对成德（总部镇州）很多旧有将领，也深怀戒心，每每找个借口，把他们诛杀屠灭。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符习率成德兵团（总部镇州）一万人，随从李存勖在德胜城（河南省濮阳市）作战，张文礼（王德明）请求李存勖准许把他们调回去，而另派其他将领率军接替，并且擢升符习的儿子符蒙到军区司令部（都督府。在八世纪五〇年代安史之乱前，“都督”仍是重要的地方军事建制【当时，战区只在边疆设立，而且为数极少】；大乱之后，连内地也设战区，“都督”遂名存实亡）出任参谋官（参军），派人携带金钱绸缎前来慰劳特遣兵团官兵，尽量讨大家欢心。符习晋见李存勖，哭泣流泪，请留下来，李存勖说：“我跟赵王（王镕）订立同盟，共同讨伐叛贼，情义上如同至亲骨肉（王镕称李存勖为舅，参考



九一一年七月)，想不到忽然内部发生灾祸，我十分悲痛，你假如不忘旧日领袖，能不能为他复仇？我愿帮助你兵马粮饷。”符习跟属下将领三十余人，跪下痛哭说：“王大帅（王镒）交给我们每人一把剑，叫我们杀敌灭寇。自从得到兵变消息，怨恨愤怒，没有地方申诉，本来打算刎颈自杀，但想到对死者毫无益处。而今，大王念及王大帅（王镒）辅佐功劳，允许替他申冤，符习不敢麻烦大王派军，愿意率领部众，一直杀上前去，生擒凶手，以报答王家累世大恩，死而无恨。”

八月七日，李存勖任命符习当成德（总部镇州）候补司令官（留后），又命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郛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阎宝、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史建瑋，率军协助，经邢（河北省邢台市）、洺（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二州，向北挺进。张文礼（王德明）原先腹部生疮，卧床治疗。

八月十一日，晋军攻陷赵州（河北省赵县），州长王铤投降，李存勖命他继续出任州长。张文礼（王德明）得到消息，过度震惊恐惧，霎时逝世。他的儿子张处瑾保守秘密，不对外发布，而跟他的同党韩正时讨论合力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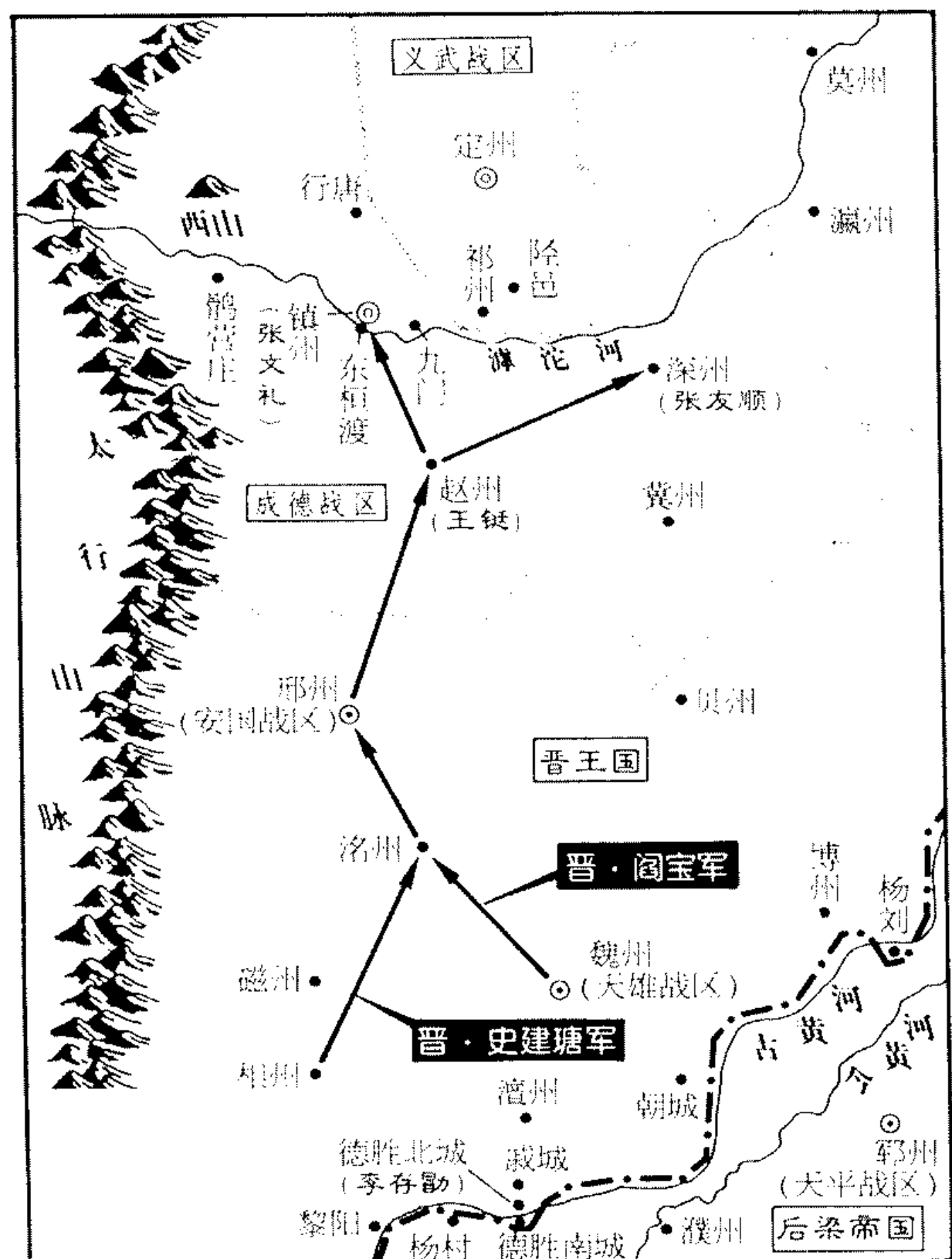
九月，晋军渡滹沱河，继续北进，包围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滹沱河距镇州城两公里），决开运粮河堤防，用水灌城。俘虏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张友顺（变军主角之一）。

九月十日，晋军史建瑋被流箭射中，阵亡（年四十六岁）。

李存勖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由自己率领进攻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后梁（首都开封府）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戴思远得到报告，计划动员所有驻扎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的后梁部队，袭击德胜北城（河南省濮阳市）。李存勖从投降的后梁官兵口中，得到全部情报。

冬季，十月七日，李存勖命李嗣源（邈佶烈）在戚城（河南省濮阳市北）设下埋伏，命李存审（符存审）进驻德胜（河南省濮阳市），先派出骑兵引诱，假装兵马既老，胆量又怯。后梁军争先恐后攻击，李存勖命中军严阵以待。后梁军冲到阵前，李存勖率铁甲骑兵三千人奋起攻击，后梁军大败，戴思远逃往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官兵被杀伤以及互相践踏而死、坠落黄河而死，跟失踪的，共有二万余人。

李存勖命李嗣源（邈佶烈）当联合步骑兵副总司令官（蕃汉内外马步



十世纪·九二一年八月至九月 晋·阎宝、史建瑭北讨成德变军

副总管)，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当初，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王处直，没有儿子。巫法师李应之在胨邑（河北省定州市南邢邑镇）得到一个孩子刘云郎，送给王处直，说：“这娃儿有富贵相！”让王处直收作义子，改姓名为王都。王都（刘云郎）长大后，口舌伶俐，百般谄媚，心怀奸诈。可是王处直却对他十分钟爱，特为他组成一支新军，由他率领。王处直小老婆生有一子王郁，老爹对他冷淡寡情，王郁遂逃往晋国（首都太原府），晋王李克用把女儿嫁给他，累积年资，升迁到新州（河北省涿鹿县）民兵司令（团练使）。王处直其他的儿子，年龄还都很小，就任命王都（刘云郎）当战区副司令长官（节度



副大使)，打算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后来，李存勖讨伐张文礼（王德明），王处直认为：多少年来，义武（总部定州）、成德（总部镇州）像嘴唇跟牙齿一样，互相依存。成德（总部镇州）如果灭亡，义武（总部定州）就会陷于孤立，所以坚决反对，理由是正在跟后梁（首都开封府）血战，应该赦免张文礼（王德明）。李存勖答复说：“张文礼（王德明）谋杀领袖，大义上不可以赦免。而又暗中引进后梁军队，恐怕对义武（总部定州）也有不利影响。”王处直十分忧虑，认为新州（河北省涿鹿县）跟契丹（首都西楼城）相邻，于是秘密派人告诉王郁，命王郁贿赂契丹，要契丹进犯边塞，以解救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包围，将领和幕僚都竭力劝阻，王处直全不接受。王郁一向痛恨王都（刘云郎）冒充姓王，夺取嫡子位置，于是乘机要求当合法继承人，王处直允许。

总部文武官员都不愿招惹契丹（首都西楼城），王都（刘云郎）也忧虑王郁排斥自己，于是暗中跟文书员和昭训（和，姓）讨论劫持王处直。正巧，王处直跟张文礼（王德明）的使节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城东宴会，傍晚回来，王都（刘云郎）率领他的新军数百人，在官邸埋伏，大声鼓噪，绑架王处直，说：“官兵们不愿意契丹（首都西楼城）进来，请大帅回家休息。”于是连同王处直的妻子、小老婆，一同送到官邸西院软禁（王处存于唐王朝末年被中央任命当义武司令官，参考八七九年十一月，传子传弟，共三任，前后四十三年而亡），然后把王处直所有在中山（定州是古代中山王国所在，两汉王朝又在此设中山郡及中山封国）的子孙，以及王处直所有心腹亲信，全部诛杀。王都（刘云郎）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把经过情形，具体呈报晋王李存勖，李存勖即命王都（刘云郎）代替王处直。

十一月，晋王李存勖派李存审（符存审）、李嗣源（邈佶烈）据守德胜（河南省濮阳市），而自己率军进攻镇州（河北省正定县）。镇州变军首领张处瑾派老弟张处琪、幕僚齐俭，晋见李存勖，承认自己有罪，请求准许投降。李存勖拒绝，出动所有精锐攻城，十余天不能攻克。张处瑾派韩正时率一千余骑兵突围而出，直奔定州（义武战区总部所在，河北省定州市），打算向王处直求救，晋军追到行唐（河北省行唐县），斩韩正时。

九二二年，春季，正月十三日，晋王（首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李存勖（本年三十八岁）抵达新城（河北省正定县东北新城铺镇）稍南，



骑兵斥候报告说：契丹（首都西楼城）前锋已到新乐（河北省新乐市），正踰沙河（大沙河，流经新乐市东北）南下。晋军大惊失色，有些士卒因恐惧过度，而脱队逃亡，各级军官用严刑诛杀，都不能阻止。将领们一致认为：“蛮虏倾巢而出，人马众多，我们无法抵挡。听说后梁军（首都开封府）已侵入腹地，最好回军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拯救根本！”也有人请求解除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包围，撤退到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鹿泉市西），暂时避开。李存勖犹豫不决。参谋本部执行官（中门使）郭崇韬说：“契丹（首都西楼城）受王郁（刘云郎）的引诱，这次南来，完全为了金银美女，并不是真要拯救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灾难。大王新近不断击破后梁（九一九年胡柳陂之役破贺瓌，戚城之役破王瓚，去年【九二一】德胜城之役破戴思远），威震天下，契丹听说大王亲征，一定惊恐沮丧，只要能打败他们前锋，他们就非逃走不可。”李嗣昭从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来，也说：“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不可轻率行动，以免动摇军心。”李存勖说：“帝王兴起，自有天命，如果上天注定，契丹又能把我怎样！我只用几万人就平定山东（太行山以东），今天遇到一小撮少数民族，竟远远躲避，还有什么面目威临四海！”乃率铁甲骑兵五千人先进，抵达新城（河北省正定县东北新城铺镇）之北，部队才从桑林里走出一半，契丹一万余名骑兵看见，大为惊骇，立即撤退，李存勖下令分兵二路追击，奔驰数十华里，俘虏契丹帝（一任太祖）耶律阿保机（本年五十一岁）的儿子。沙河桥太窄，契丹官兵踏冰北渡，冰还没有冻得够厚，纷纷塌陷，坠水淹死的很多。当天（正月十三日）夜晚，李存勖住宿新乐（河北省新乐市）。耶律阿保机御帐就设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城下，败兵逃回，耶律阿保机急命全军撤退到望都（河北省望都县，位定州东北二十二公里）。

李存勖抵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王都（刘云郎）亲自到李存勖马前迎接，在官邸设筵欢宴，请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存勖的儿子李继岌。

正月十七日，李存勖率军进逼望都（河北省望都县），契丹兵团迎战，李存勖率一千名亲军骑兵领先攻击，跟奚部落（滦河上游）酋长秃馁（音něi）所率五千人骑兵遭遇，立刻陷入重围，李存勖奋勇冲刺，再三再四杀出杀进，自中午苦战到下午四时左右，仍不能突围。李嗣昭接到报告，率骑兵三百人从侧面发动攻击，奚部落军退走，李存勖才得以脱险。晋军乘胜发动全面攻击，契丹军大败，晋军一直向北追到易州（河北省易县）。正



巧，下了将近十天大雪，平地积雪厚达数尺，大地白茫茫一片，契丹兵团人没有粮食、马没有草料，沿途一个接连一个死亡（契丹人作战时从不携带粮食，参考九一七年三月）。耶律阿保机举手指天，对卢文进说：“天不叫我到这里。”下令北返。李存勖在后紧紧尾随不放，契丹兵团前进，晋军也前进，契丹兵团住宿，晋军也住宿，李存勖沿途观察契丹遗留下的营帐，发现铺在地上的稻草，圆的圆、方的方，整整齐齐，好像编织好放在那里，大军虽然退走，稻草却没有一根杂乱，不禁叹息说：“蛮虏军纪，竟能严厉到这种地步，我国赶不上！”李存勖抵达幽州（北京市），派骑兵二百人追踪，吩咐说：“蛮虏一出边境，你们就回来！”骑兵仗恃自己骁勇善战，出境追击，全被契丹俘虏，只有二人从其他道路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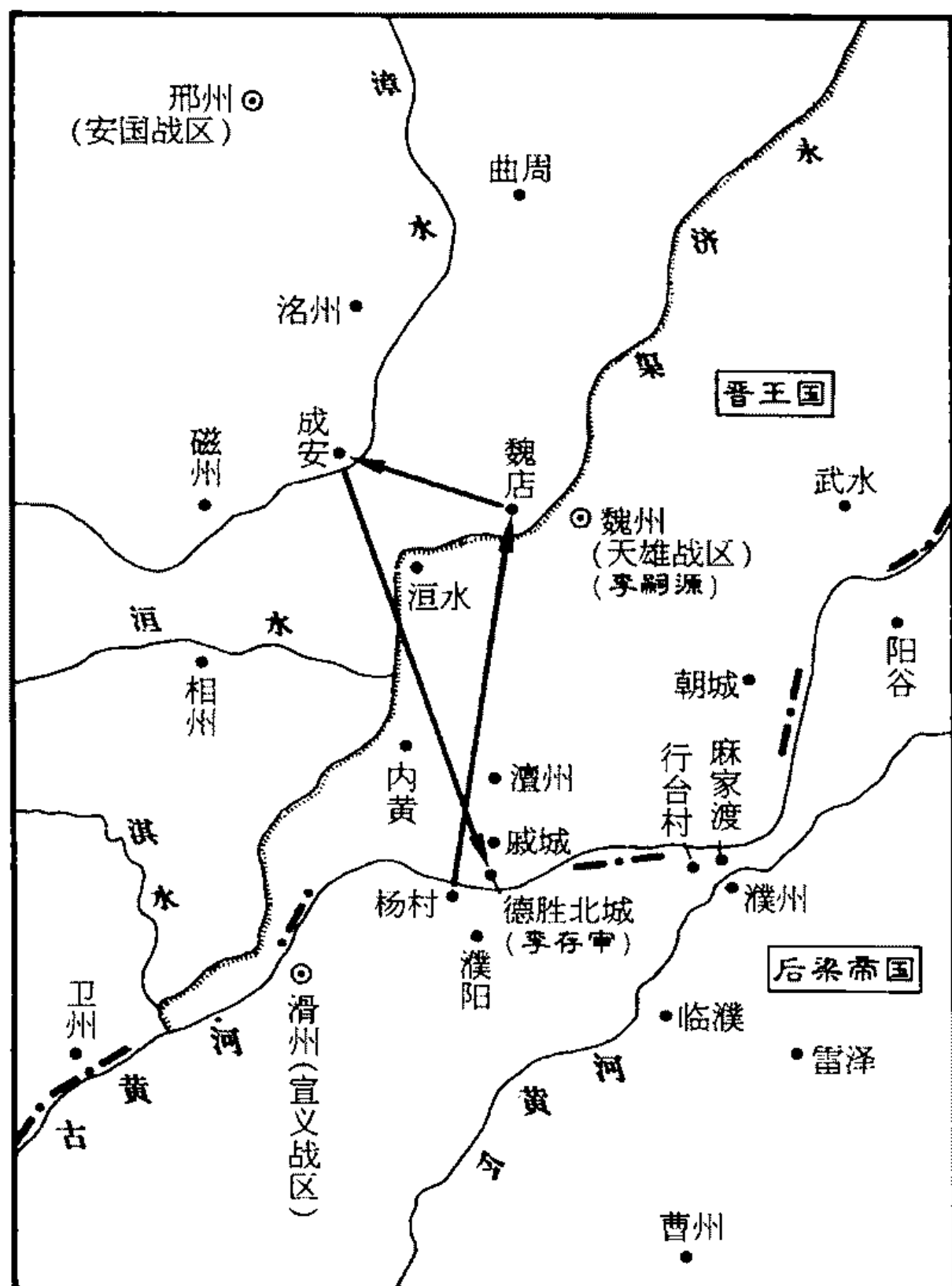
耶律阿保机斥责王郁，戴上脚镣手铐，押解回国，自此再不听他的话。

晋国（首都太原府）代州（山西省代县）州长李嗣肱，率军收复妫（河北省怀来县）、儒（北京市延庆县）、武（河北省宣化县）等州。李存勖命李嗣肱当山北（燕山以北）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司令部设新州【河北省涿鹿县】）。

晋王李存勖北上进攻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时，李存审（符存审）对李嗣源（邈佶烈）说：“后梁（首都开封府）听说我们留在南方的军队很少，如果不攻德胜（河南省濮阳市），一定奇袭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我们两个挤在这里干什么，不如各率一部分武力，分守二地，严阵以待。”并另分出一支军队进驻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后梁统帅戴思远果然出动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全部军队，直扑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李嗣源（邈佶烈）率军先一步赶到后梁军前面，在狄公祠下扎营（唐王朝狄仁杰的生祠，参考七〇〇年九月。今祠乃后来的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司令官田弘正【田兴】下令重建），派紧急特使先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警告，叫守军紧急备战。后梁军到达魏店（大名县西），李嗣源（邈佶烈）派部将石万全率骑兵挑战，戴思远发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已有准备，于是向西渡漳水，攻克成安（河北省成安县），大肆剽掠而回。戴思远接着率军五万人，攻德胜北城（河南省濮阳市），绕城一连挖掘几道壕沟，沿壕沟兴筑堡垒，切断城内外所有联系，日夜不停地猛烈攻击，李存审（符存审）百般防守。

李存勖得到德胜（河南省濮阳市）危急消息。

二月，李存勖从幽州（北京市）南下增援，五天就到达魏州（河北省



十世纪·九二二年正月 后梁·戴思远渡河北上大掠而回

大名县)。戴思远得到报告，焚烧大营，撤回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

晋国（首都太原府）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郛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阎宝，兴筑一连串碉堡，围困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并决开滹沱河堤岸，水淹城池，内外交通，完全断绝，城里粮食吃完。

三月二十六日，城里变军派五百余人出城寻找食物，阎宝放他们出来，打算引诱进入埋伏，一鼓消灭，想不到五百余人一越过壕沟，就立即攻击碉堡。阎宝仍没有把他们看到眼里，不作紧急防备，霎时间，城里变军数千人继续杀出，晋军还没有集结，变军已摧毁长墙，直攻阎宝大营，纵火

焚烧，阎宝不能抵抗，撤退到赵州（河北省赵县。在镇州东南航空距离五十公里）。镇州变军把晋军营垒全部摧毁，取出粮食草料，搬运几天都搬不完。

李存勖得到报告，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李嗣昭，当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代替阎宝。

夏季，四月二十四日，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首领张处瑾派士卒一千人到九门（河北省藁城市西北）接运粮食，李嗣昭在阎宝从前驻扎过的废弃营垒中，设下埋伏，拦腰狙击，一千人几乎全被格杀及俘虏，只剩下五个人躲在断壁残柱之间，李嗣昭骑马环绕他们射击，五人忽然发出一箭，正中李嗣昭的头部，李嗣昭的箭已用尽，于是从头上拔下那支箭，一箭就把发箭那人射死。此时天已黄昏，遂即回营，伤口流血不止，当天晚上逝世。李存勖得到消息，好几天不饮酒吃肉。李嗣昭遗命：把昭义（总部潞州）所有武装部队，交给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任圜（音 yuán），命任圜率各路兵马进攻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于是号令跟从前一样，镇州变军还不知道李嗣昭已死。任圜，是三原（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人。

李存勖命天雄（总部魏州）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振武（总部朔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存进（孙重进）继任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命李嗣昭的儿子们护送老爹的灵柩，回晋阳（首都太原府所在县）安葬。儿子李继能拒绝接受，率老爹警备队士卒（牙兵）数千人，从前方护送灵柩直回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李嗣昭镇守潞州，参考九〇六年十二月，前后共十七年）。李存勖派亲弟李存渥飞骑追赶解释沟通，弟兄们非常愤怒，甚至要杀李存渥，李存渥逃回。李嗣昭有七个儿子：李继俦、李继韬、李继达、李继忠、李继能、李继袭、李继远。李继俦当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州长，应该继承老爹的爵位，但他一向懦弱。李继韬凶暴狡狴，把老哥李继俦囚禁在一个房间里，发动官兵拥护自己当候补司令官（留后），李继韬假装辞让，但把这件事报告李存勖。李存勖因战事正在吃紧，万不得已，只好把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改称安义战区（避李嗣昭讳），命李继韬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阎宝惭愧交集，背上生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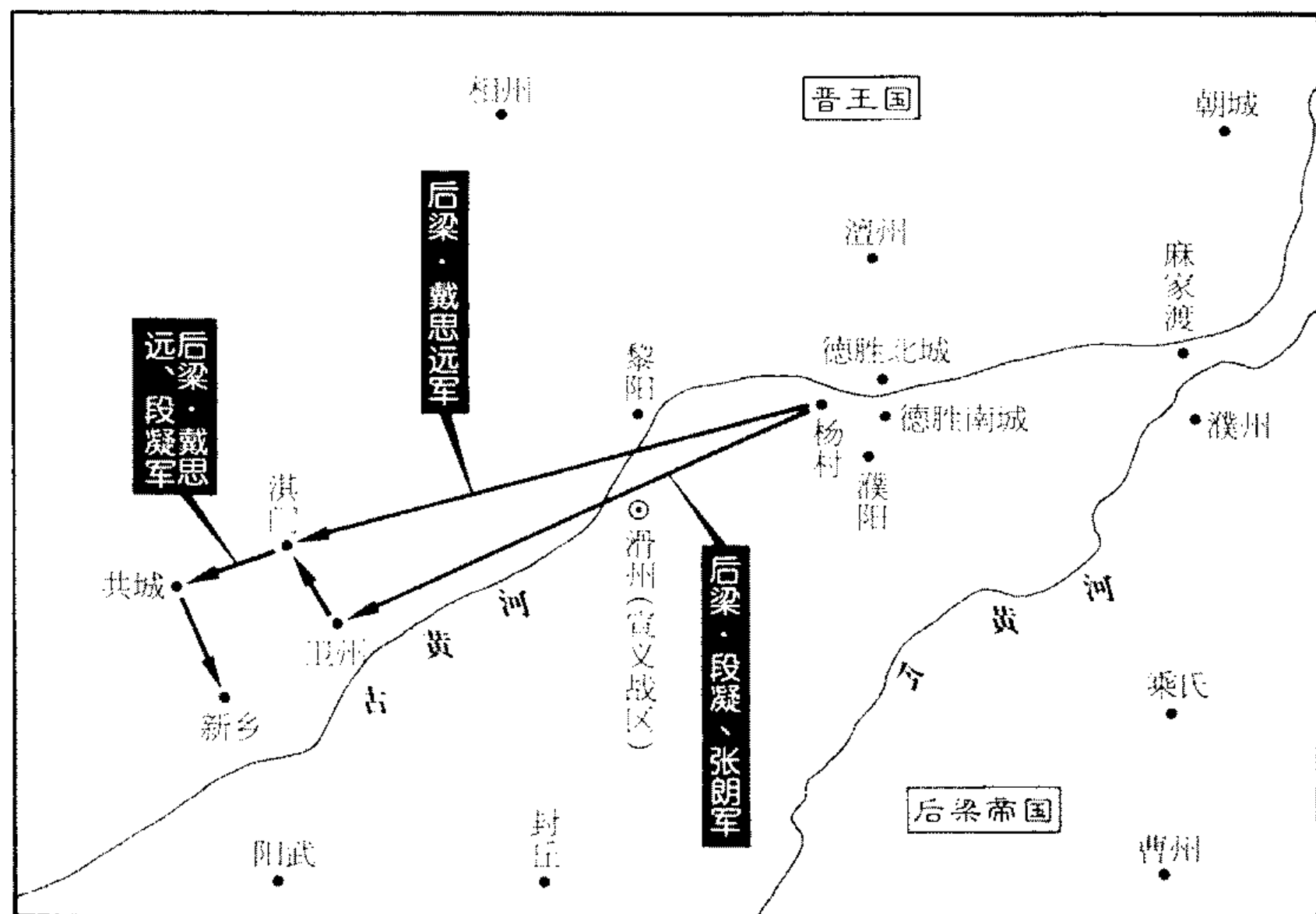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四日，阎宝逝世（年六十岁）。

五月六日，晋军统帅李存进（孙重进）抵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

在东垣渡扎营（镇州州政府所在县古名东垣，西汉王朝改名真定【参考前一九六年】，但县南滹沱河渡口，仍称东垣渡），夹滹沱水（滹沱河）筑垒。

晋国（首都太原府）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州长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因为演戏出色而受李存勖宠爱，身体健壮，双臂有相当大的力气，李存勖教他改换姓名，用做州长。李存儒（杨婆儿）专门贪赃敛财，城防军士卒，只要每月缴一定的献金，就可以回家。

八月，后梁（首都开封府）皇家庄园管理官（庄宅使）段凝（段明远）会同步兵总指挥官（步军都指挥使）张朗，率军于夜晚北渡黄河，奇袭卫州（河南省卫辉市），于黎明攀登城墙，攻陷城池，生擒李存儒（杨婆儿）。后梁统帅戴思远又会同段凝（段明远），一连攻陷淇门（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共城（河南省辉县市）、新乡（河南省新乡市）。于是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以西、相州（河南省安阳市）以南，都被后梁收回。晋军损失粮秣辎重三分之一，后梁军队声势再度振作。



十世纪·九二二年八月 后梁军攻陷卫州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本年三十五岁）命张朗当卫州（河南省卫辉



市)州长。张朗,是徐州(江苏省徐州市)人。

九月一日,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首领张处瑾派老弟张处球,乘晋军统帅李存进(孙重进)没有防备的时候,率七千人突袭东垣渡(镇州南滹沱河渡口)。这时,晋军骑兵部队正向镇州城前进,却两不相遇。镇州变军杀进李存进(孙重进)营门,李存进(孙重进)惊骇失措,仓促间率十余人在桥上格斗,镇州变军被击后退,而晋军骑兵回击,前后夹攻,镇州变军几乎死光,但李存进(孙重进)也被杀(年六十六岁)。

李存勖命联合步骑兵总司令官(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符存审)当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

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粮食吃完,力量枯竭,张处瑾派使节前往中央特遣政府(行台),请求投降,还没有得到回答,李存审(符存审)大军已到城下。

九月二十九日,夜晚,城里变军将领李再丰做为内应,秘密从城上垂下绳索,让晋军攀登而上,天亮后(十月一日),晋军已全部进城,生擒张处瑾兄弟、家人,以及他的同党高濂、李翥、齐俭,押送中央特遣政府,成德(总部镇州)官民都请求吃他们的肉(到底吃了没有,史书说不清楚),把张文礼(王德明)的遗体拖到市场,碎尸万段。赵王王镕从前的侍从在一堆灰烬里找到王镕的尸体,李存勖命祭悼安葬,并分别命成德(总部镇州)旧日将领符习当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乌震当赵州(河北省赵县)州长、赵仁贞当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李再丰当冀州(河北省冀州市)州长。乌震,是信都(冀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冀州市)人。

符习不敢接受成德(总部镇州),辞让说:“老长官(王镕)没有后裔,棺木未曾入土,我当穿最重的‘斩衰’丧服(参考五七四年附表),把他安葬,等安葬后,听候指示。”安葬之后,符习即往中央特遣政府(行台)报到。赵州(河北省赵县)文武官员及仕绅请李存勖兼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存勖同意(如今李存勖是河东【太原府】、卢龙【幽州】、天雄【魏州】、成德【镇州】四战区司令官),另割相(河南省安阳市)、卫(河南省卫辉市)二州(此时卫州在后梁境内),设义宁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命符习当司令官(节度使),符习辞让,说:“天雄(总部魏州)兵多地广,势力强大,不可以分割(之前后梁已分割过一次,导致背叛,参考九一五年三月)。希望把黄河以南现属后梁



（首都开封府）的战区，给我一个，由我自己夺取。”李存勖遂命符习当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郛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东南方面军征剿司令（东南面招讨使）。加授李存审（符存审）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

2

李存勖建后唐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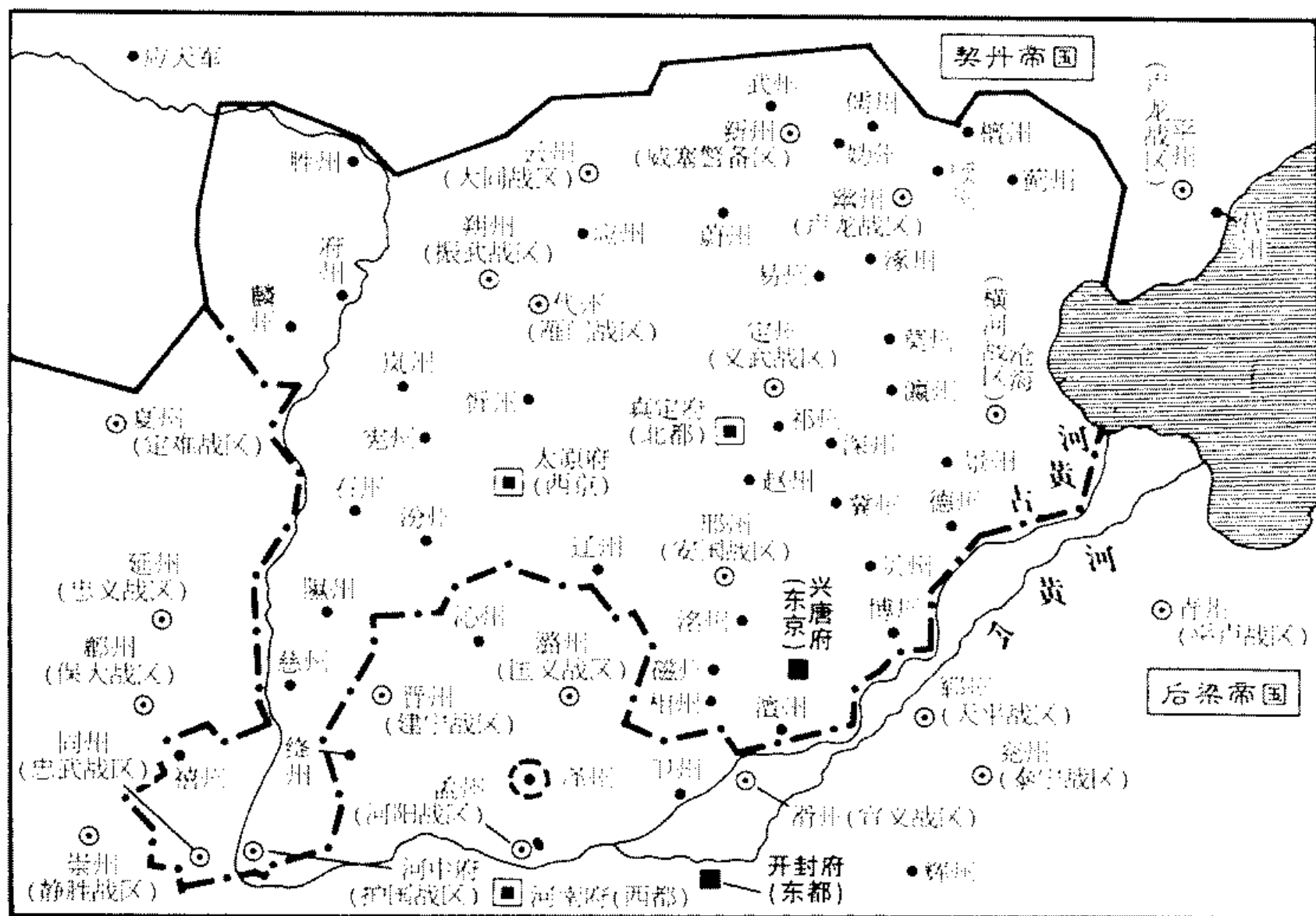
一、魏州称帝

九二三年，春季，三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内城（牙城）之南，兴建高台。

夏季，四月二十五日，李存勖登上高台，祭祀祷告上天，正式称帝，国号唐（李存勖以唐王朝李姓皇帝后裔自居，所以称“唐”，史学家称后唐，以别于唐、南唐），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天祐二十年，之后是同光元年）。尊娘亲晋国太夫人曹女士当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女士当皇太妃。命豆卢革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卢程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人同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命郭崇韬、张居翰当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一职，过去译作“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唐王朝末年，权位上升，跟左右神策军总指挥宦官【中尉】，称为“四贵”【枢密使向为二人】，但仅限于宦官。李存勖改用政府官员充当，从此枢密使专任军事，宰相专任行政，权位相等，而且因战乱频仍，军事第一，枢密使反而更尊贵。所以自五代时代开始，改译作“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希能切合实际）。命卢质、冯道当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张宪当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工部侍郎）兼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

闰四月二十日，契丹帝国（首都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军队进攻后唐（首都兴唐府）幽州（北京市），前锋深入易（河北省易县）、定（河北省定州市）二州才回。

这时候，契丹屡次南下，剽掠各地运往幽州（北京市）的粮饷，幽州



十世纪·九二三年四月 李存勖以十三战区、五十州，建后唐帝国

(北京市)处境窘困，存粮不能支持半年。卫州(河南省卫辉市)也陷入后梁(首都开封府)之手(参考去年【九二二】八月)，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更从内部叛变，新建的后唐帝国人心惶惶，认为后梁力量强大，不可能消灭，李存勖十分忧虑。就在这时候，后梁天平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将领卢顺密，前来投降。本来，天平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戴思远进驻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参考九一九年十二月)，留卢顺密跟巡察官(巡检使)刘遂严、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燕颢等镇守郓州(山东省东平县)。现在，卢顺密报告李存勖说：“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守军不满一千人，刘遂严、燕颢都得不到军心民意，可以突袭夺取。”但郭崇韬等反对，认为：“一支孤军向遥远的地方发动袭击(兴唐府至郓州航空距离一百一十公里)，万一失利，是无缘无故牺牲几千人，卢顺密的建议不可以接受。”李存勖召见李嗣源(邈佶烈)秘密进帐，询问他的意见，说：“后梁(首都开封府)正企图吞并安义(即匡义，总部潞州)，东方戒备，一定松懈，我们如果夺到东平(郓州州政府所在县)，他们的心脏便被挖掉。问题是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有没有夺取到的可能？”李嗣源(邈佶烈)自从胡柳陂(山东省鄄城县西北)之役，发



生渡黄河北上的误会（参考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常打算建立奇功弥补，于是回答说：“我们长年累月作战，人民贫穷困苦，达到极点，除非出奇制胜，怎么能成大功？我愿单独执行这次任务，保证对陛下有所交代。”李存勖大为高兴。

闰四月二十八日，李存勖派李嗣源（邈佶烈）率他所属的精锐骑兵五千人，自德胜（河南省濮阳市）直击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德胜与郛州航空距离一百二十公里），抵达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时，已经黄昏，天色变阴，开始落雨，将士们都不想前进，高行周说：“这正是上天保佑，敌人一定没有戒备。”夜晚，渡黄河而南（由这一段记载，可知李嗣源由德胜北城出发，或乘船，或沿古黄河北岸东进），直到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城下，守城的后梁军队还不知道，李从珂（王从珂）首先攀城而上，格杀守城士卒，大开城门，接纳后唐部队，遂进攻内城，城里一片混乱。

闰四月二十九日，李嗣源（邈佶烈）部队全都进城，攻克内城，刘遂严、燕颢逃奔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李嗣源（邈佶烈）禁止官兵烧杀劫掠，安抚官民，生擒后梁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兼代理州长（知州事）崔筰（音 dāng）、执行官（判官）赵凤，押送兴唐（后唐首都，河北省大名县）。李存勖大喜说：“李嗣源（邈佶烈）真是天下奇才，我的事没有问题！”即任命李嗣源（邈佶烈）当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听到郛州（山东省东平县）陷落消息，大为恐惧。逮捕刘遂严、燕颢，绑赴街市斩首。免除戴思远征剿司令（招讨使）官职，贬作宣化战区（总部设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派使节斥责诘问正在北方作战的将领段凝（段明远）、王彦章等，催促他们发动攻击。宰相敬翔知道帝国万分危险，把绳子放到长靴里，进宫晋见朱友贞说：“先帝（一任帝朱全忠）夺取天下，不认为我无能，我所作的建议，没有一件不被采纳（朱全忠对敬翔推心置腹，参考九〇七年四月）。而今，敌人势力更为强大，陛下却从不听我一句话，我活着又有何用，不如死在陛下面前。”拿出绳子准备上吊，朱友贞阻止他，问他要说什么，敬翔说：“局势紧急，非用王彦章当大将，不能挽救。”朱友贞批准，命王彦章接替戴思远当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仍命段凝（段明远）当副征剿司令（副使）。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得到消息，亲自率军进驻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命联合步骑兵总纠察官（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驻守德胜（河南省濮阳市），警告他说：“王铁枪（王彦章）勇敢决断，满腔愤怒，一定攻击你这里，千万严密戒备。”朱守殷，是李存勖小时候的家奴（朱守殷，乳名会儿，李存勖到学校读书，会儿就在左右当差服侍）。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召见王彦章，问他击破敌人的日期，王彦章回答说：“三天！”朱友贞左右侍从忍不住笑出声音（听惯坏消息的耳朵，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王彦章告辞后，第二天，飞骑奔到滑州（河南省滑县。开封府至滑州，航空距离八十五公里）。

五月十八日，王彦章举办盛大宴会，暗中派人在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古黄河渡口）集结舰艇。夜晚，命武装战士六百人，手拿巨斧，连同铁匠，带着煽风的皮鼓和石炭，登上舰艇，黄河滔滔，顺流而下（杨村距德胜，水程九公里），宴会还没有散，王彦章离座，假装去洗手间，却率精锐部队数千人，沿着黄河南岸，直击德胜南城（河南省濮阳市南）。天微降小雨，后唐（首都兴唐府）守将朱守殷没有戒备，后梁（首都开封府）舰艇突击队把河上的铁链烧断，用巨斧砍坏浮桥，誓死鏖战，王彦章率军猛烈攻击德胜南城（河南省濮阳市南）。浮桥从中间塌陷，德胜南城遂被攻克，杀数千人。此时距王彦章接受任命那天，恰恰三日。身在北城的守将朱守殷急派小船载军队渡河增援，已来不及。王彦章接着进攻潘张、麻家口、景店（都是后唐在古黄河南岸建立的营寨），全都攻克，声势大振。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宦官焦彦宾急往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协助防守司令（镇使）李周坚守，命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河南省濮阳市），把房舍撤除，改建木筏，装载军队武器，顺流东下，增加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守卫，而把粮食、辎重、给养，运到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损失几乎一半。王彦章得到消息，也撤除德胜南城（濮阳市南）房舍，改作木筏，同样顺黄河东下，两军各靠一岸，遇到河道弯曲，船舰在中流遭遇，短兵相接，肉搏惨斗，流箭飞石，像倾盆大雨，有时猛烈撞击，船舰沉没，全船官兵落水。一天之内，会战百次以上，互相有胜有败。等抵达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士卒几乎死亡一半。

五月二十六日，王彦章跟段凝（段明远）率十万人大军进攻杨刘（山



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从四面八方，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日夜不停。连锁九艘巨舰，横泊黄河中流，阻止后唐援军。杨刘几次都要陷落，幸而李周全力抵抗，跟士卒同甘共苦，王彦章力量枯竭，只好放弃，退驻城南，兴筑连营，把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团团围住，严密监视。

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向李存勖紧急求救，请急行军，每天以一百华里的速度东来。李存勖率军增援，说：“李周在城里，用不着担心！”每天只行军六十华里，沿途仍不忘打猎。

二、后梁命段凝统大军

九二三年，六月二日，李存勖抵达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后梁（首都开封府）军队挖掘重重壕沟，修建层层碉堡，封锁严密，插翅难飞，李存勖忧虑，询问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回答说：“王彦章控制渡口，自认为坐在那里，就可以收回郛州（山东省东平县）。我们大军如果不能南下，则东平（郛州州政府所在县）一定失守。我建议在博州（山东省聊城市）黄河东岸（古黄河经杨刘即向北流，到德州再东流，所以博州黄河有东岸），兴筑城垒，控制渡口，既可以接应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又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但是只怕王彦章得到情报，向筑城部队发动攻击，城就无法完成。希望陛下招募敢死战士，每天向后梁挑战牵制，吸引他们注意，假如王彦章十天不来，城就筑成。”这时，李嗣源（邈佶烈）镇守郛州（山东省东平县），跟黄河北岸后唐大营，信息不通，人心逐渐疏离，朝不保夕。而就在这时候，后梁右翼先锋指挥官（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向李嗣源请求投降。康延孝，是太原（山西省太原市）胡人，因为犯罪，逃奔后梁（首都开封府），隶属段凝（段明远）部下。于是，李嗣源（邈佶烈）派大营管理官（押牙）临漳（河北省临漳县南）人范延光，把康延孝的蜡丸密件，送呈李存勖，范延光乘机报告李存勖说：“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城垒十分坚固，后梁军队绝不可能把它攻陷。最好是在马家口（即博州黄河东岸渡口）兴筑城垒，打通郛州（山东省东平县）道路。”李存勖同意。派郭崇韬率一万人，于夜晚出发，加倍速度行军，直向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前进，在马家口渡过黄河，日夜不停筑城。李存勖在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跟后梁军日夜苦战。郭崇韬筑



成新城，只用六天，王彦章得到消息，亲率数万人杀奔前来。

六月十五日，王彦章对马家口新城猛攻，并连接十余艘巨舰，横放黄河中流，断绝援军道路。当时，马家口新城只完成初期工程，高度不够，泥土沙石也不太牢固，还没有城楼墙垛，缺少防御力量。郭崇韬慰劳鼓励，身先士卒，四面八方抵抗，急派使节从小路向李存勖请求紧急支援。李存勖自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率大军增援，在马家口新城黄河西岸布阵，城里守军看见，士气大增，在城上对围城的后梁军队呼叫鼓噪，大声辱骂，王彦章命割断绳缆，撤回封锁巨舰。李存勖船队向东岸进发，王彦章解除包围，退守邹家口（沿黄河东岸另一渡口）。郓州（山东省东平县）的对外交通才恢复联结。

李嗣源（邈佶烈）秘密上疏李存勖，请求军法审判朱守殷，追究他战败失土的责任。李存勖不准。

秋季，七月五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率军沿着黄河南下，王彦章等放弃邹家口（古黄河渡口之一），再回向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

七月十二日，后唐游击官（游弈将）李绍兴在清丘驿（德胜南城稍西）南，击败后梁侦察部队。段凝（段明远）认为后唐军队已从上游渡过黄河，大惊失色，当面责备王彦章不应该深入敌人势力范围。

七月十六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骑兵将领李绍荣（元行钦）直逼后梁大营，生擒他们的斥候，又用火焚烧他们的连体舰队，后梁官兵更为恐惧。后梁军统帅王彦章等听到李存勖率军已到邹家口（古黄河渡口之一），吃了一惊。

七月十七日，王彦章解除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包围，退守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后唐军队追击，乘胜收复德胜（河南省濮阳市）。后梁大军先后猛烈反攻德胜（河南省濮阳市）以及其他渡口各城，官兵受流箭飞石而死、落水而死、中暑而死，损失达到一万人。所抛弃的辎重、粮食、盔甲武器、炊事用具，跟野营篷帐，动辄以千为单位计算。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坚守到解围之时，城里粮食已经吃完，军民已三天没有进过饮食。

后梁（首都开封府）王彦章痛恨赵、张等五人帮扰乱国政，被任命当征剿司令（招讨使）后，对他的亲信说：“等我凯旋班师，当诛杀所有奸邪，向全国人民赎罪。”赵、张五人帮听到耳朵里，暗中互相警告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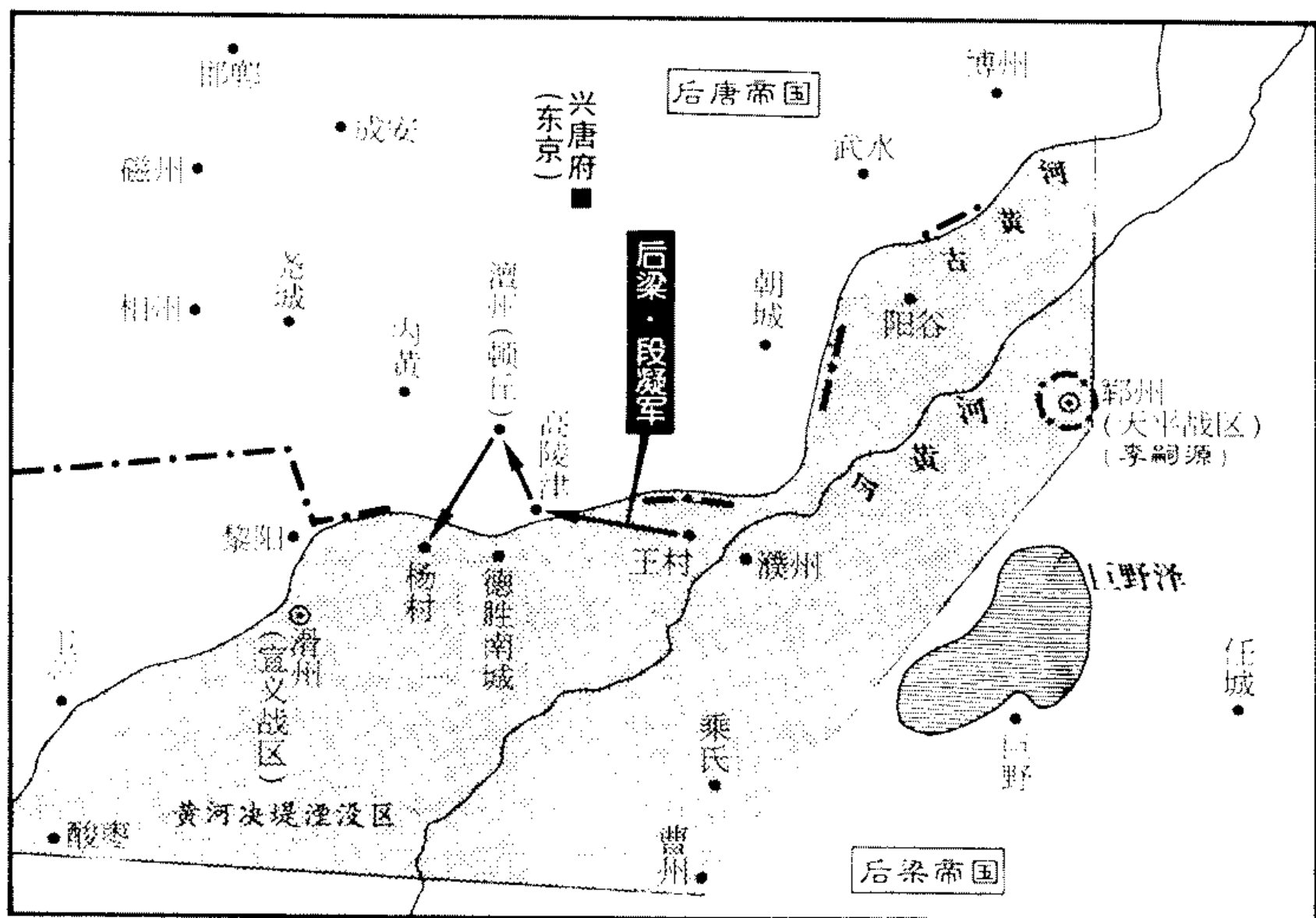
们宁可死在沙陀（李存勖所属部落）刀下，也不要落到王彦章手里。”同心合力陷害王彦章。段凝（段明远）一向嫉妒王彦章的军事才能，又谄媚依附赵岩、张汉杰，在军中跟王彦章动不动就起冲突，千方百计破坏阻挠，唯恐王彦章成功，侦察王彦章言行，暗中奏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每次捷报传来，赵岩、张汉杰就把功劳全部归给段凝（段明远），因此王彦章始终不能成功。王彦章退守杨村（河南省濮阳市西九公里）后，朱友贞听信赵岩、张汉杰的谗言，而朱友贞也恐怕王彦章万一成功，难以控制，于是把他调回大梁（《新五代史》：王彦章入宫晋见朱友贞，用笏板在地上划出战场形势，陈述胜败之道。赵岩等命有关官员弹劾王彦章傲慢无礼，命他返回己宅），派他率军会合董璋，进攻泽州（山西省晋城市。参考本年【九二三】二月）。

七月二十二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前往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慰劳守城将领李周说：“如果不是你坚守，我的事就要败坏！”

后梁帝（三任）朱友贞命在滑州（河南省滑县）决开黄河，使河水向东灌到曹（山东省定陶县）、濮（山东省鄄城县）、郛（山东省东平县）三州，阻止后唐军前进（决黄河水以阻止敌人，历史上屡见，最近的一次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决黄河淹日军，结果中国人大量淹死，“黄泛区”积沙四十年不退，良田长期荒废，而日军损失很小）。

最初，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曾派段凝（段明远）到黄河岸上监督大军，宰相敬翔跟李振屡次请求撤换，朱友贞说：“段凝（段明远）没有过错！”李振说：“等到他有过错，帝国就危险了。”现在，段凝用大量金银珍宝贿赂赵岩、张汉杰，请求当征剿司令（招讨使），敬翔、李振更竭力反对，但赵岩、张汉杰坚持，朱友贞接受赵岩、张汉杰的意见，竟下令命段凝（段明远）接替王彦章当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招讨使），命令发布后，旧日将领们愤愤不平，更引起士卒反感。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张全义，西都【河南府】留守长官）奏报朱友贞说：“我身为帝国最高副统帅，虽然年老力衰，但仍有足够的能力，替陛下捍卫北疆。段凝（段明远）是一个晚辈，没有立过功劳、建过大业，名望不能使人心服，大家议论纷纷，恐怕会带给国家重大忧患。”敬翔也说：“将帅关系国家的安危，而今，国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陛下怎么还不特别留心！”朱友贞全听不进去。

八月十七日，段凝（段明远）率大军五万人，在王村（山东省鄄城县



十世纪·九二三年八月 后梁·段凝大军北上深入敌境

东北) 扎营，而在高陵津（河南省范县古黄河渡口）渡黄河抵达北岸，进入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大肆剽掠所属各县，直到顿丘（澶州州政府所在县）。

朱友贞命王彦章率保銮特别营骑兵，会合其他部队约一万人，驻扎兖（山东省兖州市）、郛（山东省东平县）二州边境，计划夺回郛州（山东省东平县），派五人帮张家班首领张汉杰，充当监军。

八月十九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率军进驻朝城（山东省莘县西南朝城镇）。

八月二十七日，后梁（首都开封府）左、右先锋指挥官（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骑兵一百余名，投奔后唐（首都兴唐府），李存勖解下自己身上穿的锦袍和玉带，赏赐给他，命他当南方军团征剿及总指挥官（南面招讨都指挥使），兼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州长。李存勖屏退左右侍从官员，询问康延孝有关后梁的事情，康延孝回答说：“后梁的土地不算狭小，军队不算太少；可是观察他们政府的措施，肯定不久就会灭亡。为什么？领袖的智慧既平庸混沌，性情又昏暗懦弱，赵岩、张汉杰等五人帮，把持大权，对内结交宦官，对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任命官员时，职位



高低，全看贿赂多少（温昭图因贿赂调富庶之地，段凝因贿赂高升大将），不管有没有才干品德，也不问有没有功劳勋绩？段凝（段明远）既没有智能，又没有勇气，却忽然位居王彦章、霍彦威之上。而且，他自从当统帅以来，只知道克扣军饷，拿来侍奉权贵。中央每派一支部队，都不敢交给统帅全权，全靠亲信或宦官严密监视，前进或后退、同意或批驳，大小举动，都受他们控制。最近听说，又要派出几路军队，命董璋率镇国（总部陕州）、安义（总部潞州）特遣兵团，自石会关（山西省榆社县西）北上进攻太原（山西省太原市），霍彦威率汝洛（西都河南府）特遣兵团自相（河南省安阳市）、卫（河南省卫辉市）、邢（河北省邢台市）、洺（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进攻真定（河北省正定县），王彦章、张汉杰率禁军进攻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段凝（段明远）、杜晏球率主力对抗陛下，决定十月间发动大规模全面总攻。我暗中观察，后梁军队如果集结在一起，人数不少，但如果分别出击，人数也就不多。我建议陛下养精蓄锐，等待他们各路出动，然后只要有五千名精锐骑兵，从郓州（山东省东平县）一直杀向大梁（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生擒他们的领袖，只要十天半月，天下就可底定。”李存勖大为兴奋。

三、王彦章力竭被俘

九二三年，九月，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驻扎朝城（山东省莘县西南朝城镇），后梁（首都开封府）统帅段凝（段明远）推进到临河（河南省濮阳市西）稍南，于是对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以西、相州（河南省安阳市）以南地区，每天大肆剽掠。后唐自德胜二城（河南省濮阳市）失守，丧失粮食数百万石（音 dàn），全国物资调节副总监（租庸副使）孔谦，不管人民死活，狂征暴敛，以供应军需，农夫大量逃亡，租税随之一天比一天减少，仓库存粮，支持不了半年。潞（山西省长治市）、泽（山西省晋城市）二州叛离，不能收复。卢文进（参考九一七年三月）、王郁（参考前年【九二一】十一月）又引导契丹军队（首都西楼城）屡次穿过瀛（河北省河间市）、涿（河北省涿州市）二州南下。谣言盛传说：“等到大地草枯，河川冰封，契丹军队当更向南深入。”同时也得到后梁打算大规模分兵发动攻击的情报；李存勖深感忧虑，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宦官李绍宏（马绍宏）等都认为：“郓州（山东省东平



县) 城门以外, 都是后梁土地, 远远悬在敌人后方的一座孤城, 难以据守, 有它还不如没有它!” 因此建议用来交换卫州 (河南省卫辉市) 及黎阳 (河南省浚县); 两国正式谈判, 和平共存, 而以黄河作为疆界, 使士卒和平民, 都得以休息, 等财力稍微充裕, 再作打算。李存勖听了, 大不高兴, 说: “这样的话, 我真要死无葬身之地。” 散会后, 单独召见郭崇韬, 询问他的意见。郭崇韬说: “陛下不梳发不洗头、身不解甲, 十五年有余 (李存勖自继承晋王宝座, 南下破夹寨, 参考九〇八年五月, 迄今十六年), 目的只在为家国雪耻复仇。而今已经登极称帝, 黄河以北军民, 日夜都盼望天下太平, 刚刚得到郛州 (山东省东平县) 几寸土地, 却不能守, 而把它放弃, 怎么能够拥有整个中原? 我恐怕军心动摇, 部队瓦解。将来坐吃山空, 粮食耗完, 大家离散, 即令后梁 (首都开封府) 同意以黄河作为界线, 又叫谁替陛下防守? 我曾经详细地询问康延孝有关河南 (黄河以南) 的情势, 衡量双方实力, 日夜思考, 我认为成败的关键, 就在今年 (九二三)。后梁现在把全国所有的精锐部队, 都交给段凝 (段明远), 侵入我们的南疆, 又决开河堤, 保护大梁 (河南省开封市), 后梁认为我们不能渡过, 因此不会有严密戒备 (古黄河决水处, 《通鉴》云: 在滑州【河南省滑县】。胡三省注云: 在酸枣【河南省原阳县东北延州城】, 洪水东灌郛州【山东省东平县】, 几乎跟古河道平行, 人称“护驾水”, 洪水滔滔, 千万亩良田变成磧砂, 千万人性命化作冤魂, 史书却只寥寥数语)。他们所以派王彦章进攻郛州 (山东省东平县), 只是希望刺激奸邪在内部背叛。段凝 (段明远) 本不是一个大将材料, 面对变化, 一定束手无策, 不必把这种人放在心上。投降过来的官兵, 异口同声说大梁 (后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 没有什么军队, 陛下如果留一部分兵力镇守兴唐 (后唐首都, 河北省大名县), 确保杨刘 (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 而亲率精锐部队南下, 跟郛州 (山东省东平县) 守军会合, 长驱直入, 猛扑汴州 (后梁首都开封府), 城里既然空虚,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霎时崩溃。只要砍下他们领袖 (朱友贞) 的人头, 其他将领自会投降。不然的话, 今年 (九二三) 秋季庄稼欠收, 军粮就要吃完, 如果不是陛下决心, 大功怎么告成! 俗话说: ‘盖房子却在马路边跟过路行人商量, 三年都盖不成。’ (刘昫、苻坚语, 参考八六年九月、及三八二年十月) 帝王应运而生, 上天自有安排, 只看陛下决断。” 李存勖说: “这正是我的意思, 大丈夫成功就是帝王, 失败就是盗贼, 我决定出击。” 天文台长 (司天) 奏报说: “今年 (九二三), 天道不利于深入敌境,



一定没有功劳。”李存勖不理。

后梁王彦章率军渡过汶水（流经郓州城南），打算进攻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后唐守军将领李嗣源（邈佶烈），派义子李从珂（王从珂）率骑兵迎战，在递坊镇（东平县南）击败后梁军，俘虏将士三百人，杀二百人，王彦章失利，退守中都（山东省汶上县）。

九月二十七日，捷报传到朝城（山东省莘县西南朝城镇），李存勖大喜，对郭崇韬说：“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打胜一仗，足以提高我们士气。”

九月二十八日，李存勖决定孤注一掷，命文武百官把他们的家属全部送回首都兴唐（河北省大名县）。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把魏国夫人刘女士、皇子李继岌，送回兴唐（河北省大名县），跟他们道别说：“大事是成是败，就在这次对决，如果不能成功，你们就把家人聚集到魏州（兴唐府）皇宫，放火自杀！”但仍命豆卢革、李绍宏（马绍宏）、张宪、王正言，同守东京（兴唐府）。

十月二日，李存勖率大军自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古黄河南岸渡口），渡黄河而南。

十月三日，李存勖抵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午夜，继续挺进，再南渡汶水（流经郓州城南），命李嗣源（邈佶烈）当前锋。

十月四日，凌晨，遭遇后梁部队，一举把后梁部队击败，追到中都（山东省汶上县），立即包围城池。后梁守军丝毫没有戒备，一会工夫，突围而出；后唐军追击，大破后梁军。后梁将领王彦章率数十名骑兵逃走，后唐龙武（禁军第三、四军）大将军李绍奇（夏鲁奇）单枪匹马，紧追不舍，听出他的声音，说：“他是王铁枪！”（李绍奇跟王彦章，都是朱全忠的部将，二人感情亲密，所以听出他的声音。）拔出长矛探身一刺，王彦章身受重伤，战马又一头栽倒，后唐军遂俘虏王彦章，同时也生擒总监军官（都监）张汉杰、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州长李知节、初级将领（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余人，杀数千人。赵廷隐，是开封（河南省开封市）人。刘嗣彬，是刘知俊的堂侄（刘知俊死于前蜀帝王建之手，参考九一七年十二月）。

王彦章曾经对人说：“李亚子不过一个喜欢斗鸡溜狗的小娃（亚子，是李存勖乳名），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李存勖对王彦章说：“你常说我是小娃，今天服了没有？”又问说：“你是一员名将，为什么不守兖州（山东



省兖州市)?中都(山东省汶上县)没有城墙,你用什么防御?”王彦章说:“天心已去,还能说什么!”李存勖爱惜王彦章的才能,希望他投降,特命御医给他诊治伤口,屡次派人诱导。王彦章说:“我本是一介平民,蒙后梁领袖恩德,擢升我到上将高位(王彦章原是一员基地司令,参考九〇九年十二月),跟你们血战十五年,而今兵败力竭,死是本分,即令怜惜不杀,我又有什么面目见天下的人?难道早上是后梁大将,晚上却成了后唐的臣属!这种事我绝不做。”李存勖又命李嗣源(邈佶烈)亲去劝解,王彦章躺在病床上,对李嗣源(邈佶烈)说:“你可是邈佶烈?”王彦章一向看不起李嗣源(邈佶烈),所以叫他的乳名。

文武百官向李存勖祝贺,李存勖向李嗣源(邈佶烈)举杯敬酒说:“今天的胜利,是你跟郭崇韬的功劳。如果听李绍宏(马绍宏)的话,大势就一去不返。”

李存勖又向各将领说:“前些时所担心的,只有王彦章一人,现今已经俘虏,是上天的意思,要灭后梁。段凝(段明远)仍在黄河北岸,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各将领认为:“谣言虽然说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没有什么防备,但真正情况却难以确定。东方各战区野战军都在段凝(段明远)那里,只剩下大梁一座空城,以陛下的天威,发动攻击,一定可以攻下,不过总是有点冒险,如果能先行扩大我们所占领的土地,向东一直打到海边,然后养精蓄锐,待机而动,则可保证万无一失。”但康延孝坚决主张直接夺取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李嗣源(邈佶烈)支持,说:“军事行动,要当机立断,王彦章被我们生擒,段凝(段明远)未必知道,即令有人飞奔到他那里报告,半信半疑,犹豫不决,也要三天时间才能决定。纵然知道我们的动向,立刻发出救兵,直接南下会被黄河决口的洪水阻挡,势必绕到白马(滑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滑县)渡河,数万人的庞大部队,仅只船只,都难以一时集结。我们距大梁很近(中都至大梁航空距离二百三十公里),又没有山川阻挡,举目所及,一片平原,大兵团可以通行无阻,如果加倍速度,日夜不停挺进,只要三天,就能抵达。段凝(段明远)还没有离开黄河北岸,朱友贞已被我们活捉。康延孝的话是对的,请陛下率主力在后面缓缓移动,我愿率一千人骑兵当先锋。”李存勖接受,下达命令,全军欢腾跳跃,都愿立刻出征。当天(十月四日)夜晚,李嗣源(邈佶烈)就率先锋部队,加倍行军速度,直向大梁(河南省开封市)。

四、陷大梁，朱友贞自杀

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李存勖从中都（山东省汶上县）出发，带着躺在担架上的王彦章同行，派宦官问王彦章说：“我这次出击，能不能大获全胜？”王彦章说：“段凝（段明远）有六万人精锐大军，虽然统帅无能，但也未必马上背叛，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李存勖发现王彦章永不可能投降，于是下令把他斩首（年六十一岁。山东省汶上县王彦章墓，至十三世纪时仍在）。

十月七日，后唐军抵达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后梁守城将领投降。

王彦章部队的败兵有先逃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的，奏报后梁帝（三任）朱友贞说：“王彦章已经被俘，后唐军长驱直入，马上就到。”朱友贞集合他的皇族家人，痛哭说：“大势已去！”召集文武百官，询问对策，大家都闭口无言，朱友贞对敬翔说：“我过去总是忽略你的话，才到这种地步。今天事情紧急，千万求你包容，你看应该怎么办？”敬翔流泪说：“我受先帝（一任朱全忠）的厚恩，迄今长达三十余年（参考八八七年十一月），名义上是帝国的宰相，事实上是朱家的老奴，侍奉陛下，如同侍奉郎君（部下以及奴仆，称主人的儿子为“郎君”）。我前后提出多少意见，没有一件不竭尽老奴一番忠心。陛下用段凝（段明远）时，我坚决反对。可是奸邪小人（指赵岩、张汉杰）异口同声认为他是最好人选，以致到了今天。现在后唐大军马上就到，段凝（段明远）被隔在黄河北岸，不能前来援救。我打算请陛下出京（首都开封府）暂时躲避蛮族（后唐），陛下不可能接受我的建议。也打算请陛下御驾亲征，在沙场上作最后决战，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决断胆识。这种情形下，纵使张良、陈平再世，谁都不能替陛下想出办法。我愿陛下先赐我一死，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帝国沦亡！”遂跟朱友贞相对痛哭。

朱友贞派张汉伦快马加鞭，赶往前方大营，命段凝（段明远）立刻回军救驾。可是张汉伦到了滑州（河南省滑县），从马背掉下，脚部受伤；又受黄河河水阻隔，不能前进。

当时，京师（首都开封府）城里控鹤特别营还有数千人，朱珪请率领他们出战，朱友贞不准，只命首都开封特别市长（开封尹）王瓚，强迫市井平民登城戒备。

最初，后梁镇国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司令官（节度使）邵王朱友海，是朱全昱（朱全忠的老哥）的儿子，聪明敏捷，领悟力强，很多人对他敬佩。于是有人向朱友贞打小报告说他跟禁军勾结，企图发动政变。朱友贞把他调回中央，跟他的老哥朱友谅、朱友能，一起软禁在一座别墅里（朱友能兵变失败，参考前年【九二一】七月）。现在，后唐军就要抵达，朱友贞怀疑兄弟乘机夺权，于是，连同亲弟贺王朱友雍、建王朱友徽，一起诛杀。

朱友贞登建国楼（皇城南门），挑选他最亲信的人，厚厚赏赐，叫他们改穿贫苦小民的衣服，携带密装诏书的蜡丸，前去催促段凝（段明远）立即班师。然而，这些最亲信的人告辞后，全都逃亡，躲藏起来，不再露面。有人建议朱友贞逃往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召集各地军队，继续作战，后唐即令夺到首都（开封府），势不能久留，有人建议投靠前线段凝（段明远）大营，控鹤特别营指挥官（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段明远）本来不是大将材料，官职来自皇家对他的宠幸（段凝因他的妹妹受朱全忠疼爱，而他又供应精美食物，才获得擢升，参考九一一年十一月），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希望他能随机应变、反败为胜，恐怕很难。而且，段凝（段明远）听到王彦章战败，心胆都裂，怎么知道他仍对陛下效忠？”赵岩说：“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下了建国楼，谁敢保证谁还有忠心？”朱友贞才打消此意。再召见宰相们讨论，郑钰建议携带传国御玺，前往后唐军营诈降，以纾解灾难。朱友贞说：“今天当然不敢珍惜传国御玺，只是如果这样做，能不能解决问题？”郑钰低头沉吟了半天，最后只好说：“恐怕难以解决！”左右侍从都缩起脖子暗笑。朱友贞日夜哭泣，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把传国御玺放到卧房里，忽然遗失，原来已被亲信偷走，迎接后唐大军。

十月八日，有人报告说后唐军已越过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尘土飞扬，遮蔽天地，赵岩对他的侍从说：“我对温昭图（温韬）恩重如山，他不会辜负老友。”遂投奔许州（赵岩推荐温昭图内迁许州，参考前年【九二一】正月）。

朱友贞对皇甫麟说：“李家跟我们朱家是世仇，我不能低头投降（李朱结仇于汴州夜袭，参考八八四年五月），不可以等他们动手。我没有勇气自杀，要你砍下我的人头。”皇甫麟哭泣说：“我替陛下挥刀杀敌，死在敌人阵前可以做到，但不敢接受这项命令。”朱友贞说：“你是不是打算出卖



我!”皇甫麟打算自刎，朱友贞拉他的手说：“我跟你死在一起!”皇甫麟遂斩朱友贞（年三十六岁），然后自杀。朱友贞为人温和谦恭，节俭谨慎，没有什么荒淫过失，只不过宠信赵岩、张汉杰五人帮，使他们擅自作威作福，疏远敬翔、李振旧日臣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以至于灭亡（后梁帝国自九〇七年建立，历经三帝，前后十七年而灭）。

十月九日，凌晨，后唐前锋军李嗣源（邈佶烈）抵达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进攻封丘门（大梁北门有二：西为封丘门、东为酸枣门），后梁首都开封特别市长（开封尹）王瓚出城投降。李嗣源（邈佶烈）进城，安抚军民。当天（十月九日），李存勖从梁门（大梁西城最北门）进入，后梁文武百官在马前迎接，跪下叩头，请求恕罪，李存勖安抚慰劳，命他们各回自己工作岗位。李嗣源在马前迎接祝贺，李存勖高兴得无法克制，拉住李嗣源（邈佶烈）的衣服，用头碰它，说：“我能夺得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当跟你们父子分享（父子，指李嗣源及其义子李从珂）!”李存勖下令搜捕朱友贞，一会工夫，有人携带朱友贞的人头呈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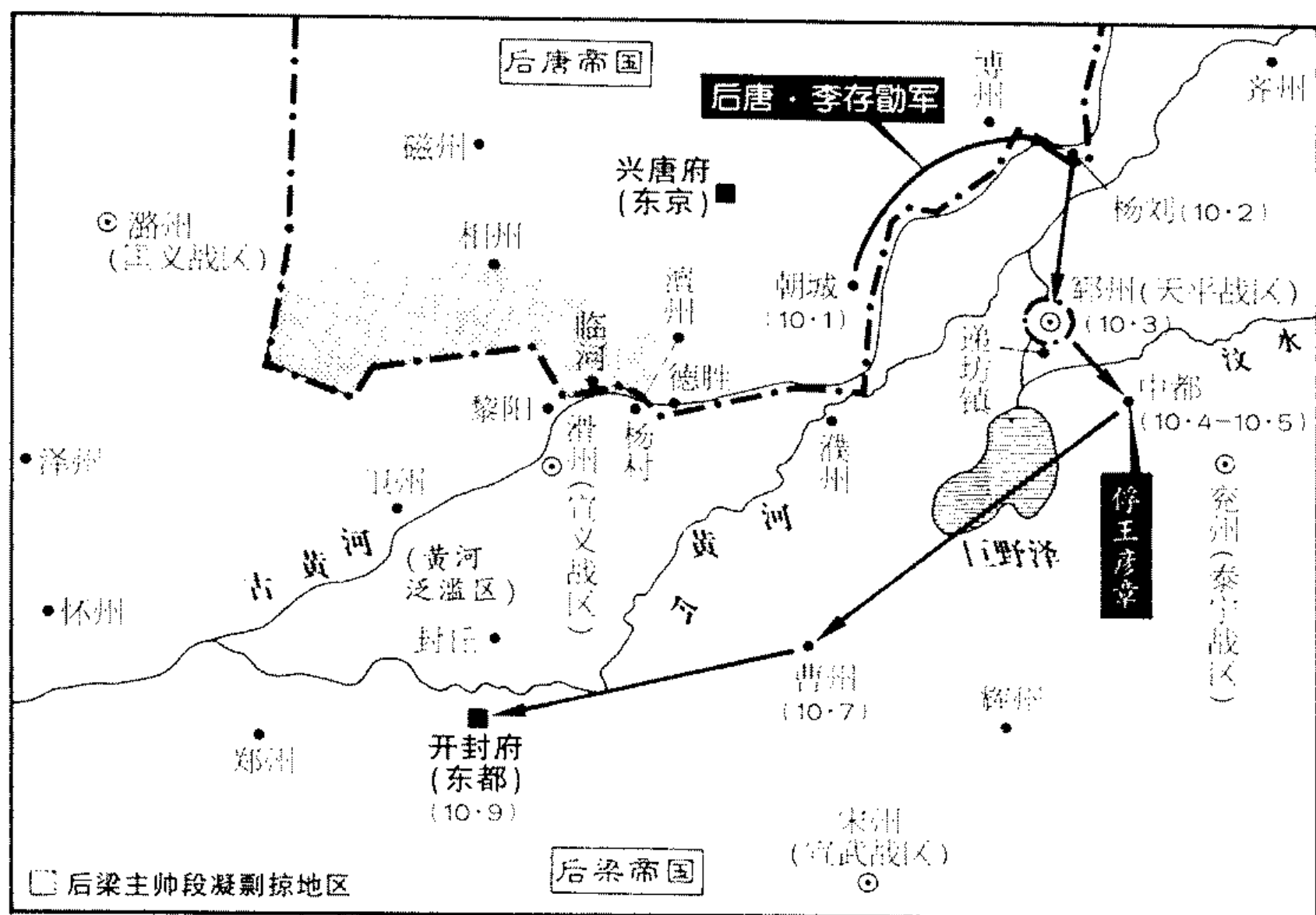
李振对敬翔说：“听说新皇帝已颁下诏书，赦免我们的罪行，要不要一起去朝见?”敬翔说：“我们二人当后梁宰相，君王昏庸，我们不能规劝，帝国覆亡，我们不能拯救，新皇帝如果查问，我们怎么回答!”第二天（十月十日），天还没有亮，有人报告敬翔说：“李太保（李振官太保）已经入朝!”敬翔叹息说：“李振枉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丈夫（李振性格傲慢，参考九〇五年六月），朱家跟新任皇帝是几世仇敌，而今帝国灭亡，旧君惨死，就算新皇帝不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再进建国门（皇宫南门）!”于是上吊自杀。

十月十日，后梁文武百官再一次进宫请求恕罪，李存勖命人宣读诏书，一律赦免。

赵岩抵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匡国（总部许州）司令官（节度使）温昭图（温韬）出城迎接，安顿到私宅，然后砍下赵岩人头，呈献后唐政府，没收赵岩所携带的全部财产，温昭图恢复原名温韬（赵岩竟然把官场拍马当做忠贞，可看出他的智商不高）。

十月十一日，李存勖命王瓚收拾朱友贞的尸体，暂时停厝佛寺，把人头涂漆防腐，装到木匣里，送往皇家土神粮神祭庙（太社）收藏。

段凝（段明远）从滑州（河南省滑县）渡黄河南下，增援京师（首都开封府），命阵地督战官（诸军排阵使）杜晏球当前锋，前进到封丘（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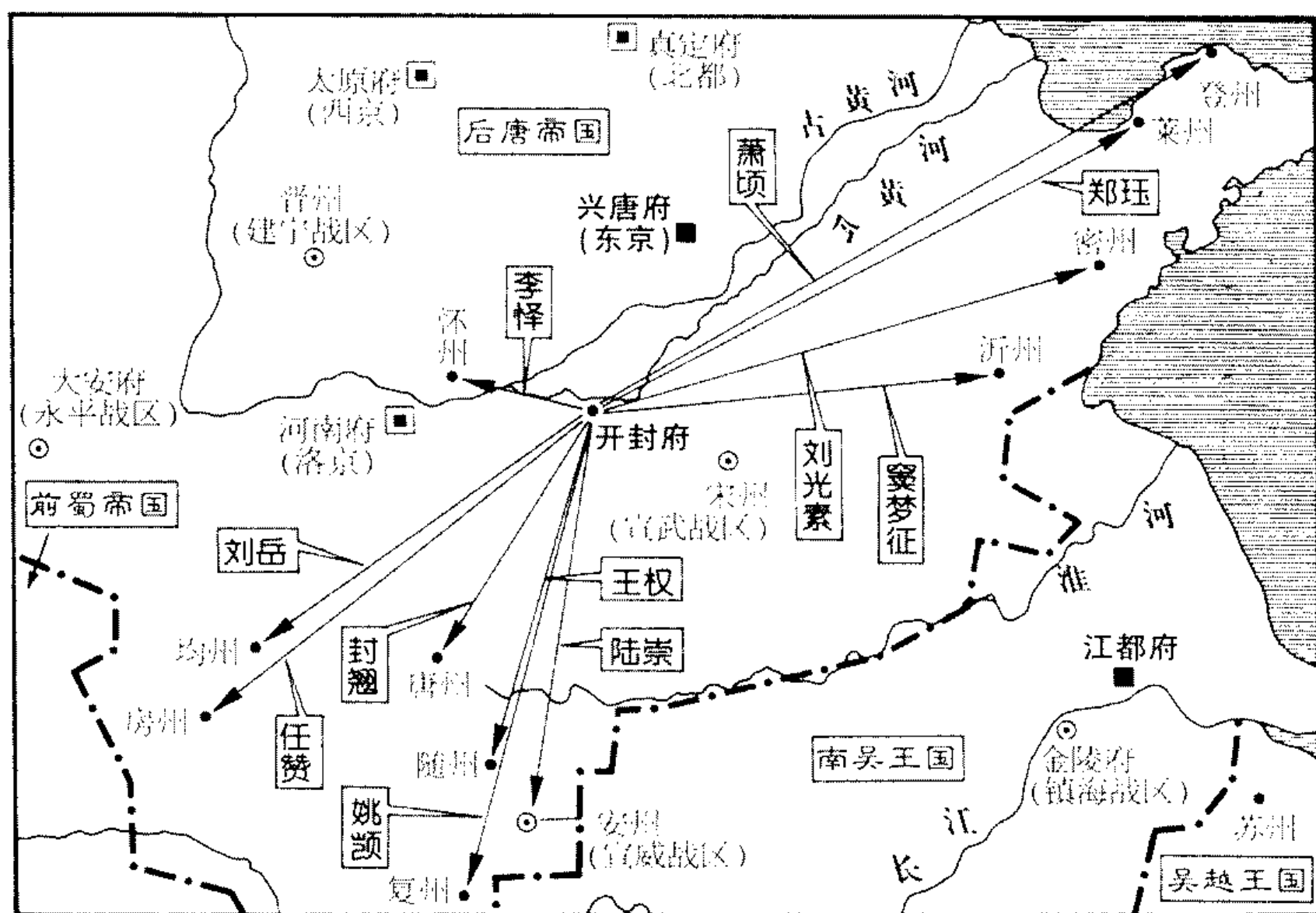


十世纪·九二三年十月 后唐帝李存勖攻陷开封，后梁帝国亡

南省封丘县)，遇到后唐将领李从珂（王从珂），杜晏球即行投降。

十月十二日，段凝（段明远）率大军五万人抵达封丘（河南省封丘县），也缴出武器投降。段凝（段明远）率各高级将领先去中央（开封府）听候命令，李存勖一律加以慰劳赏赐，也安抚士卒，命他们复员。段凝（段明远）在后唐政府官员中出入，扬扬得意，丝毫没有惭愧的表情，后梁旧有臣属看到他，都想咬他的脸、挖他的心。

十月十六日，李存勖下诏：后梁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郑钰贬作莱州（山东省莱州市）户籍官（司户），萧顷贬作登州（山东省蓬莱市）户籍官（司户），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刘岳贬作均州（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军务秘书长（司马），任赞贬作房州（湖北省房县）军务秘书长（司马），姚颀贬作复州（湖北省天门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封翹贬作唐州（河南省唐河县）军务秘书长（司马），李恹贬作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军务秘书长（司马），窦梦征贬作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帝国政务署文学官（崇政学士）刘光素贬作密州（山东省诸城市）户籍官（司户），陆崇贬作安州（湖北省安陆市）户籍官（司户），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王权贬作随州（湖北省



十世纪·九二三年十月 后唐·李存勖贬谪故后梁高官

随州市) 户籍官 (司户); 因为他们都受唐王朝的恩德, 世代当官, 却又到后梁政府担任显要职务, 所以严厉惩罚。刘岳, 是刘崇龟的侄儿 (刘崇龟, 任河东【总部太原府】执行官, 参考八八〇年三月)。姚顗, 是万年 (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东半城) 人。封翹, 是封敖的孙儿 (封敖当过副监察官【御史中丞】, 参考八四七年二月)。李恹, 是京兆 (陕西省西安市) 人。王权, 是王龟的孙儿 (王龟, 是王式的老哥; 王式, 参考八二八年闰三月)。

五、屠敬翔、李振、赵、张

九二三年, 段凝 (段明远)、杜晏球上疏指控二人过去所谄媚的老长官说: “后梁高级官员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珪等, 暗中窃弄权力, 作威作福, 残害全国人民, 不可不杀。” 李存勖下诏, 说: “敬翔、李振, 领头辅佐朱温 (朱全忠), 联手颠覆唐王朝政府; 契丹 (首都西楼城【内蒙古巴林左旗】) 皇弟耶律撒拉阿拔, 叛离老哥, 离弃娘亲, 辜负皇恩, 背叛帝国 (参考九一八年十二月), 应跟赵岩等, 连同他们

的家族，全部押解街市闹区，一起斩首。其他文武百官，不再追究！”又下诏说：“朱温（朱全忠）、朱友贞全贬作平民，并摧毁后梁皇家祖庙（太庙）。”

李存勖跟后梁军队在黄河岸上僵持时，后梁左翼拱宸军总指挥官（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精于射击，常在箭上镂刻自己姓名，在一次对李存勖射击时，射中马鞍，李存勖把箭拔出收藏起来。现在，陆思铎跟着大家一起投降，李存勖把那支箭拿给他看，陆思铎叩头在地，请求宽恕，李存勖慰劳勉励，特别赦免，不久又任命他当右翼龙武军总指挥官（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宰相豆卢革远在兴唐（河北省大名县），李存勖命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郭崇韬，暂时主持宰相联合办公厅事务（权行中书事）。

后梁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开始前来中央朝见，有的则上疏归降，听候处理，李存勖一一安慰赦免。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袁象先，首先抵达中央，镇国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候补司令官（留后）霍彦威第二个人朝。袁象先用车辆满装金银珍宝数十万（不知道是数十万件？还是数十万串？数十万钱），大肆馈赠刘夫人及有势力的权贵、戏子、宦官；只十天工夫，宫内宫外，对袁象先一片赞美，李存勖也特别宠爱。

十月十九日，李存勖下诏说：“后梁所有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道政府行政长官（观察使）、警备区司令（防御使）、民兵司令（团练使）、州长，以及各级军官，一律保持原状，不另外派人接替。早先逃奔后梁的文武官员，一律不作追究。”

十月二十日，宰相豆卢革自兴唐（河北省大名县）抵达大梁（河南省开封市）。

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勖擢升郭崇韬暂任最高监督长（守侍中），遥兼成德战区（总部设真定府【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郭崇韬身兼将相，掌握中央大小事务，设计筹划，竭尽忠心，直言无隐，也很推荐人才，豆卢革不过坐在那里签字而已，没有什么事可做。

十月二十六日，李存勖赐宣义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候补司令官（留后）段凝（段明远）新姓名李绍钦，赐耀州（崇州，陕西省耀县）州长杜晏球新姓名李绍虔。

十月二十七日，后梁西都（河南府）留守长官兼洛阳特别市长（河南



尹)张宗奭(张全义),到中央朝见(此“中央”并非首都兴唐府,而指李存勖所在的大梁),恢复原名张全义(改名事,参考九〇七年八月),张全义(张宗奭)呈献金币战马,数目以千为单位计算。李存勖大喜,命皇子李继岌、皇弟李存纪等,把张全义(张宗奭)当做老哥侍奉。李存勖打算挖掘后梁一任帝朱全忠(朱温)的坟墓,劈开棺材、焚烧尸体。张全义(张宗奭)上疏劝阻说:“朱温(朱全忠)虽是帝国的仇人,可是,人已死亡,刑罚对他毫无意义,既屠杀他的全家,已够惩治,请不再剖棺焚尸,以表示陛下圣王恩德。”李存勖接受,仅只铲平地面、砍光树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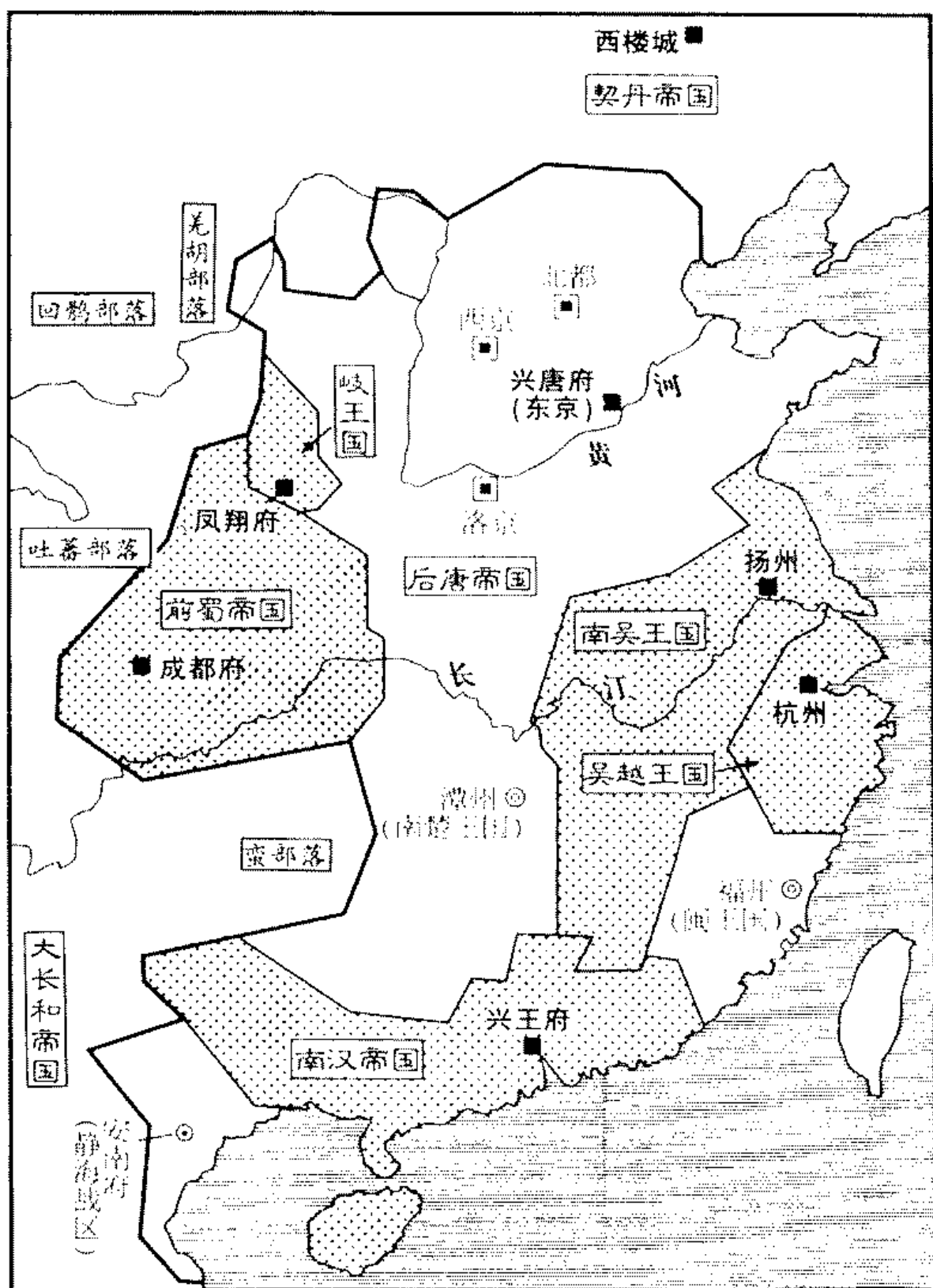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八日,李存勖加授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源(邈佶烈)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调北京(真定府,河北省正定县)留守长官李继岌当东京(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留守长官,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李存勖派使节前往各战区道传达旨意,后梁帝国所任命的五十余名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上疏进贡。

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首都潭州【湖南省长沙市】)马殷(本年七十二岁),派他的儿子、警备本部步骑兵总指挥官(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范,到中央朝见,呈缴洪(江西省南昌市)、鄂(湖北省武汉市)地区特遣兵团总指战官(洪鄂行营都统)印信,并呈报辖区里文武官员名簿。

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昌,听到李存勖消灭后梁消息,因李存勖的祖父李国昌(朱邪赤心)有一个“昌”字,为了避讳,自己改名为高季兴,准备亲自到中央朝见。智囊梁震说:“后唐有统一全国的雄心大志,我们动员军队,坚守险要,还恐怕难以自保,何况你单人匹马,前去数千华里外晋见(大梁、江陵二地航空距离四百八十公里)!你又是朱家旧日的部将(参考九〇二年九月二日),怎么知道他不把你当成仇敌!”高季兴(高季昌)不同意。

李存勖派使节把消灭后梁帝国的消息分别通知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及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两国大为恐惧。南吴(首都江都府)东海王徐温抱怨严可求说:“你前些时反对我的意见(徐温打算派舰队北上,参考本年【九二三】五月),现在怎么办?”严可求笑说:“我听说李存勖刚得到中原,意满志盈,骄傲不可一世,统御部属没有一定的规矩,用不了几年,内部一定发生变化,我们只需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贿赂来对付他,保境安民,坐在这里等待。”后唐使节



十世纪·九二三年十月 后梁帝国亡·六国并立

送达诏书，南吴拒绝接受。李存勖命改换国书，平等相待，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南吴回信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措辞和礼仪，都比照国书上所表达的身份。

后唐郭崇韬上疏说：“黄河以南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州长呈递的奏章，只自称姓名。如果不重新任命，恐怕引起他们的忧虑猜疑。”

十一月，李存勖开始发布新的任官令。

十一月二日，岐王（一任忠敬王，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李茂贞（宋文通，本年六十八岁）派使节携带信件前来后唐，祝贺李存勖消灭后梁，信中以叔父自居（李茂贞跟李克用平辈），用辞及礼仪，都十分倨傲。

十一月三日，后唐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



官（节度使）朱友谦（朱简），到中央朝见。李存勖设宴招待，赏赐之多，无法数清。

后唐张全义（张宗奭）建议李存勖迁都洛阳（洛京河南府所在县），李存勖接受。

十一月五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赐朱友谦（朱简）新姓名为李继麟，命皇子李继岌把他当老哥一样地侍奉。

李存勖命康延孝当郑州（河南省郑州市）警备区司令（防御使），改姓名为李绍琛。

撤销北都（真定府，河北省正定县），恢复成德战区（镇州升北都真定府事，参考本年【九二三】四月。与此同时，西京太原府改称北都，《通鉴》没有记载）。

李存勖命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袁象先改姓名为李绍安。

匡国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温韬（温昭图）到中央朝见，李存勖命他改姓名李绍冲。李绍冲（温韬）携带无数金银绸缎，贿赂刘夫人、权贵、大官、戏子、宦官，只十天时间，李存勖就命他回任。郭崇韬反对说：“帝国替唐王朝雪耻复仇，可是温韬（李绍冲）却把唐王朝皇帝的坟墓，几乎挖遍（参考九〇八年十月），他的罪恶应该跟朱温（朱全忠）相等，怎么可以让他再主持战区，天下忠义之士，将对我们怎么批评？”李存勖说：“进入汴州（后梁首都开封府）的时候，已经对他们赦免！”仍是命他回任。

最初，后梁（首都开封府）三任帝朱友贞将要在洛阳（西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祭祀天神，突然得到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古黄河南岸渡口）陷落消息，惊恐之余，立刻返回首都大梁（参考九一七年十二月），但各种应用物品，仍然保存在那里。张全义（张宗奭）请李存勖迅速前往洛阳，晋见唐王朝皇家祖庙后，就去南郊祭祀天神；李存勖同意。

十一月十六日，李存勖命后梁东京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恢复旧名：汴州，恢复设置宣武战区。后梁曾把宣武战区迁往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参考九一〇年四月注），现在改名归德战区。

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存勖离开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

十二月一日，李存勖抵达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

3

后唐灭前蜀

一、杀太子王元膺，立太子王宗衍

九一三年，前蜀（首都成都府）太子王元膺（王宗懿），嘴长得像猪嘴，牙齿突出唇外，眼光飘忽不定，但机警敏捷，反应迅速。而且喜爱读书，学识丰富，精于骑马射箭，只是性情暴躁，猜疑嫉妒，凶狠恶毒。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命杜光庭挑选性情纯朴、道德高尚的饱学之士，派去东宫伺候，杜光庭就推荐儒家学派学者许寂、徐简夫。无奈王元膺（王宗懿）对他们连一句话都不说，却每天跟音乐师之类卑微人物，在一起游戏胡闹，丝毫没有节制，僚属们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规劝。

秋季，七月，王建打算七夕（七月七日）出宫游玩。

七月六日，王元膺（王宗懿）召集亲王及帝国高级官员饮酒欢宴，只有集王王宗翰（孟宗翰）、皇家机要总监（内枢密使）潘峭、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高阳（河北省高阳县）人毛文锡等三人，独缺席，王元膺（王宗懿）大怒说：“集王（王宗翰）不来，一定是潘峭跟毛文锡从中挑拨离间。”大昌军基地司令（大昌军使）徐瑶、常谦，是王元膺（王宗懿）的亲信，酒宴进行中，二人不断注视少保（三孤之三）唐道袭，唐道袭大为恐惧，离开座位逃走。

七月七日，早晨，王元膺（王宗懿）进宫奏报说：“潘峭、毛文锡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间的感情。”王建大怒，下诏贬谪潘峭、毛文锡，命前武泰战区（总部设黔州【四川省彭水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潘炕当皇家机要总监（内枢密使）。

王元膺（王宗懿）出去，唐道袭进来，王建把这件事告诉他，唐道袭说：“太子阴谋政变，打算召集各将领和亲王，用军队把他们囚禁，然后发动！”王建开始对王元膺（王宗懿）怀疑，遂不出宫。唐道袭建议征调野战军进京（首都成都府）保护皇宫，王建同意。京师（首都成都府）内外戒严。

王元膺（王宗懿）事实上并没有准备政变，听到唐道袭征调野战军，也立即集结天武军自保，逮捕潘峭、毛文锡，亲自用刑，几乎把二人捶死，拷打之后，囚禁东宫。又逮捕首都成都特别市长（成都尹）潘峤，囚禁得贤门。

七月八日，徐瑶、常谦跟怀胜军基地司令（怀胜军使）严璘等，率各人的部队，在王元膺（王宗懿）领导下，进攻唐道袭，挺进到清风楼，唐道袭率野战军抵抗。一支流箭射中唐道袭，只好撤退，太子军进到城西，生擒唐道袭，斩首，杀戮很多野战军。中央及地方，无不震惊。

潘炕奏报王建说：“太子（王元膺【王宗懿】）跟唐道袭争权罢了，并没有谋反的企图，陛下应该出面接见高官，帝国才能安定。”王建于是召见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王宗侃（田师侃）、王宗贺、前利州（四川省广元市）民兵司令（团练使）王宗鲁，命他们出军讨伐变军首领徐瑶、常谦等。王宗侃（田师侃）等在西球场门前列阵；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王宗黯（吉諫）在大安门架高梯爬城进去，在会同殿前，跟徐瑶、常谦等战斗，格杀数十人，其他人溃散逃走，徐瑶战死，常谦跟太子王元膺（王宗懿）奔往龙跃池（摩诃池），躲藏在船舱里，到天色黄昏，变乱才被镇压。

七月九日，凌晨，王元膺（王宗懿）出来向船上的人乞求食物，船上的人奏报王建，王建急命集王王宗翰（孟宗翰）前去慰问安抚。可是等王宗翰（孟宗翰）到时，王元膺（王宗懿）已被卫士诛杀。王建怀疑是王宗翰（孟宗翰）动手，悲恸大哭。左右侍从恐怕又生变化，就在这时候，宰相张格呈送《慰问军民诏书》草稿，王建读到“如果不诛杀乱臣贼子，势将给帝国带来灾难”，王建抹去眼泪说：“我怎么能因私害公！”于是下诏把王元膺（王宗懿）废作平民。王宗翰（孟宗翰）查出谋杀王元膺（王宗懿）的凶手，奏报后诛杀，王元膺（王宗懿）左右侍从因这件事处死的有数十人，贬谪的更多。

七月十日，王建追赠唐道袭官衔：太师（三师之一），谥号忠壮。命潘

峭再当宫廷机要室主任（枢密使）。

冬季，十月，前蜀（首都成都府）皇家机要总监（内枢密使）潘炕，屡次请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早日确定太子。王建认为雅王王宗轸很像自己，信王王宗杰才华敏捷，打算选择一位加封。郑王王宗衍年纪最小（本年十五岁），本来没有可能，可是他的娘亲徐贤妃深受王建宠爱，她渴望她的儿子能当太子，于是派飞龙御马管理官（飞龙使）唐文宸（音 yǐ），煽动宰相张格，上疏请封王宗衍。张格于夜晚写好奏章后，宣称奉王建密诏，拿给功臣王宗侃（田师侃）等过目，大家当然没有异议，纷纷签名。王建也曾请相士给儿子们看相，相士迎合这项“密诏”，也肯定王宗衍的相貌最为尊贵。现在，王建看到文武百官联名拥护王宗衍的奏章，认为大家真的心悦诚服，万不得已，只好同意，但他仍充满困惑，说：“宗衍年纪还小，性情又很懦弱，真能担当大任？”

十月二十六日，王建下诏封王宗衍当太子。仪式完毕后，潘炕认为中央清闲无事，遂声称有病，请求退休，王建不准，潘炕哭泣流泪，坚持辞职，王建才同意。但帝国遇到疑难大事，王建总派专人到他家里，听取他的意见。

九一四年，春季，正月九日，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本年六十八岁），命太子王宗衍当六军执行官（判六军），特设“崇勋府”，任命僚属。后来，改称“天策府”。

秋季，八月，前蜀（首都成都府）武泰战区（总部设黔州【四川省彭水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宗训（王茂权），镇守黔州（四川省彭水县），贪赃枉法，凶恶残暴，没有奉到命令，就擅自返回京师（首都成都府）。

八月十六日，王宗训（王茂权）晋见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提出大量要求，说话狂妄悖谬，王建大怒，命卫士当场把他捶死。

八月二十四日，王建命皇家机要总监（内枢密使）潘峭，当武泰战区（总部设黔州【四川省彭水县】）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命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当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帝国参谋总部执行官（判枢密院）。

三峡建有拦江水坝，有人建议王建说：趁着夏秋之季，长江水涨，把水坝决开，使大水淹没江陵（后梁荆南战区总部所在，湖北省江陵县）。毛文锡劝阻说：“高季昌（后梁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不过一个人不



肯归附而已，他辖区里的平民，犯了什么罪！陛下正用恩德感动天下，怎么忍心使邻国平民，去喂鱼鳖！”王建才停止。

九一七年，秋季，七月，大汉（前蜀，首都成都府）皇家飞龙御马厰管理官（飞龙使）唐文宸（音 yǐ），在中央政府实际掌权，宰相张格是他座下的摇尾系统，跟司徒（三公之二）、帝国参谋总部执行官（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宠夺权。毛文锡将要把女儿嫁给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在帝国参谋总部（枢密院）大宴亲友，演奏音乐，而事先没有奏报王建。王建听到音乐声音，十分奇怪；唐文宸立刻抓住机会，谗言陷害，王建遂大怒若狂。

八月十三日，王建贬毛文锡当茂州（四川省茂县）军务秘书长（司马）；把他的儿子、国务院文官部爵位司副司长（司封员外郎）毛询流放维州（四川省理县），全部家财没收，男人当奴、女人当婢；贬毛文锡的老弟、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毛文晏当荣经（四川省荣经县）县政府防卫员（县尉）。庾传素免职，改任国务院工程部长（工部尚书）；命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任宫廷机要署执行官（权判内枢密院事）。庾凝绩，是庾传素的族弟。

二、喜不自胜，御驾出巡

九一八年，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太子王宗衍，喜欢饮酒，爱好女色，沉湎于游戏寻乐。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本年七十二岁）曾经从夹城（亲王住宅区，仿效唐王朝十六宅设置）经过，听到王宗衍跟其他亲王们在里面斗鸡、踢球，喧哗吵闹的声音，传播于外，叹息说：“我身经百战，创立基业，他们这些人是不是能保守得住？”于是，对宰相张格十分痛恨（张格推荐王宗衍，参考九一三年十月），可是徐贤妃在宫内替他做主，王建竟无法排除张格。信王王宗杰有才干谋略，屡次就时政提出意见，王建对他十分欣赏，遂有意罢黜王宗衍，改封王宗杰。

二月二十日，王宗杰突然逝世，王建顿起疑心。

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自九一五年之后，身患重病，有时神志错乱，近年以来越发严重。北方军团征剿司令（北面行营招讨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王宗弼（魏弘夫），沉默安静，充满智谋。

五月，王建命王宗弼（魏弘夫）班师，当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

五月三日，王建命帝国重要高级官员进入卧室，对他们说：“太子（王宗衍）仁慈懦弱，只因我当初不能违背各位的意思，才超越长幼次序，封他当太子，如果他没有能力承担大业，可以把他软禁一个宫院，但千万不要诛杀，只要是王家子弟，由各位挑选一位辅佐。徐贤妃的兄弟，给他们高官厚禄，就足够了，不要让他们掌握军权、干预政治，用以保全他们家族。”

皇家飞龙马厩管理官（内飞龙使）唐文宸（音 yī），长期统御禁军，参与机密事务，打算趁着王建病势垂危的当儿，排除若干重要高官，于是派人封锁宫门。王宗弼（魏弘夫）等三十余人，每天到金銮宝殿问安，却不能进宫，大家强烈要求晋见，唐文宸总是以王建的命令来安抚搪塞，只等王建断气，即发动政变。唐文宸又派他的同党皇城管理官（内皇城使）宦官潘在迎侦察外面消息，而潘在迎却把阴谋告诉王宗弼（魏弘夫）等，王宗弼（魏弘夫）等遂撞破宫门，强行进宫，向王建揭发唐文宸。王建命天册府（即天策府，参考九一四年正月）机要秘书（掌书记）崔延昌，暂管六军（权判六军事。王建先剥夺唐文宸军权，才能行动）。召唤太子王宗衍进宫伺候老爹。

五月四日，王建下令把唐文宸贬作眉州（四川省眉山市）州长，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被认为是唐文宸的摇尾分子，剥夺所有官职爵位，流放泸州（四川省泸州市）。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潘炕，参考九一〇年三月）。

五月二十四日，王建下诏：“不论中央地方财税田赋、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人事任免事，以及司法审判跟监狱管理，都交给庾凝绩全权裁决；首都成都城及各野战军，凡军事政治有关事项，都交给宫廷事务南院总监（宣徽南院使）宋光嗣全权裁决。”

五月二十五日，王建再下诏：罢黜唐文宸官职爵位，流放雅州（四川省雅安市）。

五月二十九日，王建命宋光嗣当宫廷机要署总监（内枢密使），会同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王宗弼（魏弘夫）、王宗瑶（姜邛）、王宗綰（李綰）、王宗夔，一起接受遗诏辅政。最初，王建遵循唐王朝制度，设立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但用知识分子担任，不用宦官（参考九〇八



年正月注)。可是等到唐文宸犯罪，王建因各将领都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同患难老友，恐怕不接受幼主命令，所以用宋光嗣接替，从此宦官开始接触权柄。

六月一日，王建逝世（年七十二岁）。

六月二日，太子王宗衍（本年二十岁）登极称帝（二任），尊称娘亲徐贤妃为皇太后、姨妈徐淑妃当皇太妃。命宋光嗣主管六军（判六军诸卫事。禁卫军也落入宦官之手）。

六月十四日，王宗衍斩唐文宸、王保晦。命西方军团副征剿司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宗昱，诛杀驻守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的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司令官（节度使）唐文裔，免除左翼保胜军基地司令（左保胜军使）兼京师西城纠察司令（领右街使）唐道崇官职。

唐文宸死后，太傅（三师之二）、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张格，感到不安。有人建议张格称病躲在家里，听候命令，可是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杨玢，恐怕靠山一倒，自己也会失势，安慰张格说：“你有拥戴皇上（二任王宗衍）当太子的大功（参考九一三年十月），用不着担心！”

六月二十九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贬张格当茂州（四川省茂县）州长，贬杨玢当荣经（四川省荣经县）防卫员（县尉）；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许寂、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潘峤，都被指控是张格一党，贬官。不久，张格再被贬作维州（四川省理县）户籍官（司户）。宫廷机要总监（内枢密使）庾凝绩继续上疏抨击，于是把张格流放合水镇（四川省茂县西北），命茂州（四川省茂县）州长顾承郾暗中打张格的小报告，王宗侃（田师侃）的妻子跟张格同姓，为了保护他，对顾承郾的娘亲说：“警告你的儿子，不要替别人报仇，有一天，会把罪状都推到你儿子头上！”顾承郾接受。庾凝绩大怒，公报私仇，找一个借口，惩罚顾承郾。

七月三日，王宗衍封王宗侃（田师侃）当乐安王。

七月五日，王宗衍命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庾传素当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前蜀帝（二任）王宗衍，从不过问军国大事，无论中央地方的人事任免升降，都由巨鹿王王宗弼（魏弘夫）决定。而王宗弼（魏弘夫）乘机营私舞弊，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主管六军十二卫（判六军诸卫事）的宦

官宋光嗣，生性敏捷，非常会迎合领袖意思，王宗衍对他十分宠爱信任，前蜀开始衰败（建国才十二年，便进入瓶颈）。

前蜀（首都成都府）所有亲王，都手握军权（参考九一〇年十一月）。彭王王宗鼎对他的弟兄们说：“亲王带兵，是招灾惹祸的根本原因。而今，领袖年幼，臣属强大，挑拨离间，互相仇视的事情，不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下，修理武器，训练士卒，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因此坚决辞去军权，前蜀帝（二任）王宗衍允许。王宗鼎只修缮书房，种植松树、竹林，自己寻找人生乐趣。

八月二十五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任命宦官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蕴（音 yùn）、田鲁俦等，分别出任将军及基地司令（军使），而且每人都干预政府行政，骄傲放纵，贪污凶暴，成为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的灾难。元老周庠恳切劝阻，王宗衍全听不进去（周庠跟王建当初一起当兵，参考八八七年三月）。欧阳晃不满意自己住宅太小，就在夜晚乘风纵火，一连焚毁军营西邻数百间市民房舍。第二天早上，欧阳晃吩咐工匠，就在一片焦土上重新兴建豪宅，当做自己家宅。王宗衍接到报告后，也不追究。宋光葆，是宋光嗣（当权宦官）的堂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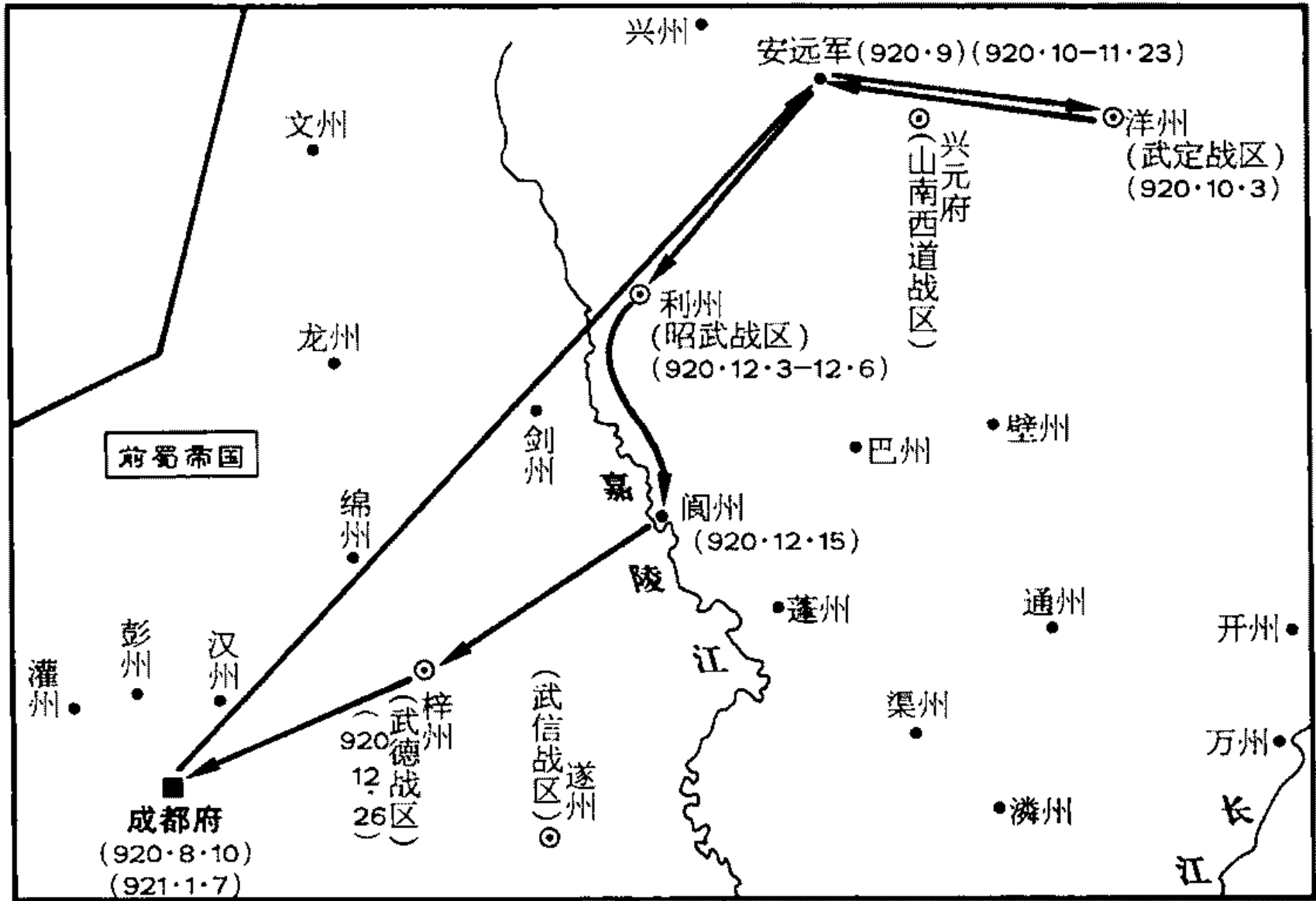
九一九年，前蜀帝（二任）王宗衍奢侈放纵，荒唐淫乱，丝毫没有节制，每天陪娘亲徐太后、姨妈徐太妃，到一些高官贵爵家里游戏欢宴；有时候去京师（首都成都府）附近游山玩水，设筵饮酒，作诗写赋，其乐融融，开支也相对庞大，计不胜数。皇家歌舞团管理宦官（仗内教坊使）严旭，强行掠夺民家女儿，送进皇宫，民家必须呈献大量贿赂，才能幸免，因此严旭一直升迁到蓬州（四川省仪陇县南）州长。徐太后、徐太妃则分别开列价钱，拍卖州长、县长、总务官（录事）等官。每逢官员出缺，就有几个人出面抢购，谁出的钱多，政府就任命谁当官。

九二〇年，秋季，七月二十六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下诏，宣布将往北方边疆巡视，命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兼首都成都特别市长（兼成都尹）、长安（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西半城）人韩昭，当文思殿大学士（根据《通鉴》记载，“学士”最早出现于南齐帝国，参考四八六年五月，“大学士”则始于唐王朝，参考七〇八年四月。“某殿大学士”意思是“某殿高级文学侍从官”，“某殿学士”则低一级，意为“某殿文学侍从官”，但仍难尽其妙，所以不再翻译。明王朝取消宰相后，“大学士”成为实质宰相，又可再分为首席宰相【华盖殿大学士】，次席宰相【谨身殿大

学士】，自属后话)，位置在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承旨）之上。可是韩昭并没有文学素养，只因精于谄媚和专门拍马，所以深受王宗衍母子的宠爱，得以随意出入皇宫。他向王宗衍请求公开拍卖通（四川省达州市）、渠（四川省渠县）、巴（四川省巴中市）、集（四川省南江县）等州州长，把出售的钱供他建筑住宅，王宗衍竟也允许。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前蜀帝国势将灭亡，谁也无法拯救。

八月十日，王宗衍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北上讨伐岐国（首都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身披黄金铠甲，头戴珠玉冠帽，手拿弓箭，旌旗招展，护驾的武装部队，连绵一百余华里。雒县（汉州州政府所在县，四川省广汉市）县长段融上疏说：“陛下不应该远离京师（首都成都府），应该遴选将领出征。”王宗衍不理。

九月，王宗衍抵达安远城（陕西省汉中市西）。



十世纪·九二〇年八月至九二一年正月 前蜀帝王宗衍北游

冬季，十月三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抵达武定战区（总部设洋州【陕西省洋县】），停留几天，仍回安远军（陕西省汉中市西）。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宗衍从安远城（陕西省汉中市西）起程回京（首



都成都府)。

十二月三日，王宗衍抵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阆州（四川省阆中市）民兵司令（团练使）林思谔前来朝见，请王宗衍驾临阆州（四川省阆中市），王宗衍同意。

十二月六日，王宗衍皇家船队顺嘉陵江而下，龙舟凤舶，画舸彩艇，跟两岸的欢迎群众，互相辉映，华丽而又壮观；州县竭尽能力搜刮供应，人民开始愁苦怨恨。

十二月十五日，王宗衍抵达阆州（四川省阆中市），州民何康的女儿，十分美丽，将要出嫁，王宗衍把她抢过来，而赏赐她丈夫家棉布一百匹，未婚夫悲哭而死。

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宗衍抵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

三、下令全国戴宽边大帽

九二一年，春季，正月七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本年二十三岁），返回成都（自去年【九二〇】七月出游，在外六个月）。

最初，王宗衍当太子的时候，老爹、一任帝王建为他娶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当太子妃，但感情冷淡。等韦女士进宫之后，对高女士更是疏远，现在，王宗衍索性把她送回娘家。高知言惊骇过度，栽倒在地，不进饮食，饿死。韦妃，是徐耕的孙女（徐耕，是徐太后的老爹，参考九〇八年十月），艳丽照人，王宗衍到徐家去的时候，惊为天人。娘亲徐太后就把她接到皇宫。王宗衍不愿意别人议论他娶娘亲的侄女，遂对外宣称是韦昭度的孙女（韦昭度，曾当过王建的长官，参考八八八年十二月及八九一年四月），最初当婕妤（小老婆群第五级），后来逐渐升到元妃（小老婆群第一级）。

王宗衍经常用锦绣绸缎架起屏障，在里面打球，所以有时虽到很远的地方，而外面的人还不知他在哪里。最初，日夜不停地燃烧香料，可是久了之后，又觉得厌倦，另行燃烧皂荚（一种像巨大扁豆一样的果实，从前妇女用来代替肥皂洗衣服），来驱散香气。又用锦绣绸缎扎成假山，在假山上布置亭台楼阁，登到上面观看。有时被风雨摧毁，则拆下来另用新的代替，或者在这种绸缎假山上歌舞饮酒，十几天都不下来。又在山前挖掘小型运河，直通皇宫，有时坐船于夜晚回去，命宫女面向后方站着，手举一



千余支蜡烛，在船队最前面带路，把水面照耀得如同白昼。有时，王宗衍在宫中饮酒，乐声喧腾，直到天亮才停，一年四季，经常如此。

九二二年，春季，二月，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本年二十四岁）喜爱装扮成平民模样，出宫游荡，无论妓院、酒店，没有一处地方不到。不愿别人认出他的面貌，下令全国士民，一律戴宽边大帽（原来，巴蜀风俗都戴无边小帽，仅仅盖住头顶，一低头，帽就坠地，称为“危脑帽”，王宗衍认为不祥，下令禁止。而自喜戴宽边大帽，民间只要看到宽边大帽，就知王宗衍所在，于是下令全国都戴）。

夏季，四月，基地司令（军使）王承纲的女儿，将要出嫁，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把她强夺入宫。王承纲请求释放，王宗衍大怒，把王承纲贬谪茂州（四川省茂县）。女儿听到老爹被定罪，自杀。

九二三年，前蜀（首都成都府）皇帝（二任）王宗衍（本年二十五岁），命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皇城管理总监（内皇城使）宦官潘在迎、武勇军基地司令（武勇军使）顾在珣，当他的玩伴，专门陪着游戏饮酒，跟宫女混杂乱坐，挤在一起，有时互相唱和淫歌艳曲，有时互相嬉笑嘲弄，打情骂俏，粗野下流，荒淫放荡，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王宗衍乐此不疲。顾在珣，是顾彦朗的儿子（顾彦朗，曾任东川【总部梓州】司令官，参考八八七年正月）。

当时，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宦官宋光嗣等，专权独断，任意纵性，作威作福，暴虐无道，一心一意迎合满足王宗衍的私欲，乘机窃取权力。宰相王锴、庾传素等，为了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从不敢出面规劝。而潘在迎还不断鼓动王宗衍诛杀上疏批评的官员，不准他们继续诽谤神圣的政府。嘉州（四川省乐山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刘赞，呈献陈叔宝（陈帝国五任帝）的《三阁图》（陈叔宝在光昭殿前，兴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穷极奢华，参考五八四年十一月），并且作了一首讽刺的歌；“贤良方正科”考生蒲禹卿在考试回答问题时，用语正直激烈。王宗衍虽然不责备他们，但也不能听从他们的劝告。

九月九日，王宗衍因逢重阳节的缘故，在宣华苑大宴左右亲近官员，饮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嘉王王宗寿利用休息的机会，发言指出帝国将要陷于险境，谈到痛心之处，声泪俱下。可是韩昭、潘在迎劝解说：“嘉王（王宗寿）一喝酒就悲从中来！”大家在嬉笑声中散席。

冬季，十月，彗星穿过舆鬼星座（舆鬼即鬼宿，二十八宿之一。《晋



书·天文志》认为与鬼星座对应今陕西省及甘肃省东部地区)，光束长达一丈有余。前蜀（首都成都府）天文台长（司天监）警告说：“帝国将有大灾。”前蜀帝（二任）王宗衍下诏，命在玉局化设立超度亡魂的道场（玉局化，地名，在成都市城南杨柳堤。据说是道教大师张道陵成仙之处。一五五年，太上老君李耳跟张道陵到这里，忽有一张高大而四脚弯曲的玉床，从地面冉冉出现，李耳就坐上去讲解《南北斗经》。李耳离去后，玉床再缓缓降入地下，不见形迹。古文称“高脚弯曲”为“局”）。初级立法官（右补阙）张云上疏，警告说：“人民的怨气上冲霄汉，所以彗星才出现天际，这是亡国预兆，仅靠祭祀，不能挽救！”王宗衍大怒，把张云流放黎州（四川省汉源县），张云死在中途。

九二四年，春季，三月一日，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皇帝（二任）王宗衍（本年二十六岁），在皇宫怡神亭设筵宴请亲近的臣属，喝到半醉时候，王宗衍以及僚属、宫女，都脱下帽子，露出头发小辫，毫无顾忌地喧哗吵闹。诏书撰写官（知制诰）京兆（陕西省西安市）人李龟祯规劝说：“君臣都沉迷在醇酒美女之中，一点也不忧虑帝国前途，我恐怕会引起北方敌人（后唐）计算我们的阴谋。”王宗衍听不进去。

夏季，四月，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礼宾官（客省使）李严，出使前蜀（首都成都府）。李严极力夸耀李存勖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对人民的恩德，以及统一全国的意愿。并且指出：朱全忠（朱温）杀君篡国时，各地方首长从没有人出兵勤王（朱全忠【朱温】篡夺唐王朝后，当时的蜀王王建计划自己称帝，也劝晋王李克用【李存勖老爹】称帝，遭李克用拒绝。参考九〇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前蜀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王宗俦认为李严语带讽刺，请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斩李严，王宗衍不接受。宫廷事务北院总监（宣徽北院使）宦官宋光葆上疏说：“李存勖有欺凌我国的野心，我们应该遴选将领，加强士卒军事训练，沿边驻军，加强防御，积蓄粮食草料，整修战舰，严阵以待。”王宗衍乃命宋光葆当梓州（四川省三台县）行政长官（观察使），兼武德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候补司令官（节度留后）。

五月十一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送后唐（首都河南府）使节李严回国。

当初，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李严出使时，要他顺使用马匹交换宫中需要的珠宝，可是前蜀国法禁止绸缎珍宝运往中原，准许运往中原



的，质量都很粗糙恶劣，称之为“人草物”。李严回国后，奏报李存勖，李存勖大怒说：“王宗衍敢保证他不当‘人草人’！”李严乘势向李存勖分析说：“王宗衍不过一个不懂事的年轻小伙，堕落放纵，不处理国事，疏远元老，亲近小人。他信任的当权官员像王宗弼（魏弘夫）、宋光嗣（宦官）等，只知道谄媚拍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永无止境，贤人和愚人的官职，恰巧上下颠倒，刑罚和奖赏的对象，更一片混乱。君王和臣属上下一体，专心奢侈放纵，比赛荒淫。依我的观察，大军一到，他们一定立刻土崩瓦解，可以翘一只脚坐在那里等待。”李存勖深有同感（我如果是李存勖，我会跳起来就给李严一个嘴巴：“你不是在说王宗衍，你是在说我呀！”）。

秋季，八月二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命右翼定远军基地司令（右定远军使）王宗鐸当步骑兵征剿司令（招讨马步使），率二十一个军的庞大兵团，前往洋州（陕西省洋县）驻防。

八月九日，王宗衍又任命常备骑兵基地司令（长直马军使）林思锷，当昭武战区（总部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司令官（节度使），驻守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加强戒备，严防后唐（首都河南府）。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再派官员李彦稠，出使前蜀（首都成都府）。

九月三日，李彦稠抵达成都（前蜀首都，四川省成都市）。

前蜀（首都成都府）前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王宗俦，眼看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腐败堕落，跟王宗弼（魏弘夫）阴谋罢黜王宗衍，另行拥戴新君，王宗弼（魏弘夫）犹豫不能决定。

九月十四日，王宗俦忧愁悲愤过度，逝世。王宗弼（魏弘夫）告诉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说：“王宗俦叫我把你们杀掉，以后你们就没有事了。”宋光嗣等身伏地面，流泪叩谢。王宗弼（魏弘夫）的儿子王承班听到消息，对别人说：“我们家难逃大祸！”

九月十九日，王宗衍命前镇江战区（总部设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司令官（节度使）张武，当峡路（长江三峡）援军征剿司令（应援招讨使）。

前蜀（首都成都府）宫廷事务北院总监（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求在全国各武装部队中挑选骁勇战士一万二千人，成立御前左右龙武步骑兵四十个军（每军三百人），武器铠甲，比其他部队都要优良，前蜀帝（二



任)王宗衍遂命王承休当左右龙武军步骑兵总指挥官(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命初级将领(裨将)安重霸当副总指挥官;旧有的将领羞愤交集。安重霸,是云州(山西省大同市)人,用他的狡狴、谄媚和贿赂,侍奉王承休,王承休对他十分宠爱信任。

四、后唐大军南征

九二四年,冬季,十一月,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派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欧阳彬,前往后唐(首都河南府)报聘。欧阳彬,是衡山(湖南省衡山县东北)人,同时送后唐使节李彦稠东还。

前蜀政府(首都成都府)因为跟后唐政府(首都河南府)和解,于是撤回威武城(陕西省凤县东北)边防军,命关宏业等二十四军班师回京(首都成都府)。

十一月十四日,又撤回武定(总部洋州)、武兴(总部凤州)两战区征剿司令(招讨使)刘潜等三十七个军。

十一月二十七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撤销天雄(总部秦州)征剿司令,命王承骞等二十九个军,班师回京(首都成都府)。

王宗衍下令撤回金州(陕西省安康市)边防军,命王承勋等七个军班师回京(首都成都府)。

最初,九世纪七〇到九〇年代,唐王朝二十一任帝李俨,及二十二任帝李晔在位期间,宦官虽然手握大权,但还没有人出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前蜀(首都成都府)安重霸怂恿宦官王承休谋取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司令官(节度使)职位。王承休告诉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说:“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出产美女,请派我去那里替陛下挑选,送进皇宫。”王宗衍允许。

十二月六日,王宗衍任命宦官王承休当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司令官(节度使),封鲁国公爵,把左右龙武步骑兵四十个军,全数拨给王承休,作为他的总部警备队(牙兵)。

十二月十一日,王宗衍命前武德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徐延琼当京师(首都成都府)内外步骑兵总指挥官(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徐延琼是王宗衍娘亲徐太后的家族成员,竟代替王宗弼(魏弘夫)高居旧日将领之上,大家



都愤愤不平（一任帝王建遗言不准徐家兄弟带兵，参考九一八年五月）。

九二五年，夏季，李存勖准备进攻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

六月三十日，李存勖下诏大批收购战马。

秋季，九月，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跟娘亲徐太后、姨母徐太妃，前去青城山（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游玩，又游丈人观（都江堰市北十公里）、上清宫（岷山天池庙院），遂到彭州（四川省彭州市）阳平化（彭州市北二十公里。道教在成都平原的胜迹称“化”，共有二十四化。“化”，参考前年【九二三】十月注）、汉州（四川省广汉市）三学山（四川省金堂县东），然后才回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九月七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召集各宰相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对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采取军事行动。威胜战区（总部设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钦（段凝），对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宦官李绍宏（马绍宏）百般谄媚，李绍宏（马绍宏）遂推荐李绍钦（段凝）是：“盖世奇才，就是孙武、吴起，都比不上他，可以担当大任。”郭崇韬说：“段凝（李绍钦）是亡国将领，奸诈拍马，已到无耻之境，绝不可以信赖。”大家推荐李嗣源（邈佶烈），郭崇韬说：“契丹（首都西楼城）人的气焰正盛，李大帅（李嗣源）不可以离开河朔（河北平原）。魏王（李继岌）是帝国储君，从来没有立过功劳，依照传统，不妨命他当远征军总指战官（都统），成就他的威望（所谓传统，是指唐王朝时制度。但当时皇储所领衔头多是“元帅”或“兵马元帅”，而且并不实际履行任务，另由副元帅或其他副手带兵出战。可参考六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存勖说：“娃儿年纪还小，怎么可以独自前去，应该替他找一个副手。”接着对郭崇韬说：“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九月十日，李存勖命魏王李继岌当西川地区（四川省）远征军总指战官（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当东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及军政总监（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行动，全交给郭崇韬负责。李存勖又命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兴（高季昌）当东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继昭当总后勤司令等官（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匡国战区（总部设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令德（李继麟【朱友谦】的儿子）当远征军副征剿司

令（行营副招讨使），保义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琛（康延孝）当联合步骑兵总督战官暨步骑兵总指挥官（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京兆府，陕西省西安市）留守长官张筠当西川（四川省）境内安抚增援司令（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毛璋当左翼步骑兵总纠察官（左厢马步都虞候），静难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董璋当右翼步骑兵总纠察官（右厢马步都虞候），礼宾官（客省使）李严当西川地区（四川省）招抚特使（西川管内招抚使）；率主力六万人，向前蜀（首都成都府）进发。李存勖特别命高季兴（高季昌）率自己直属军队沿长江西上，夺取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重庆市万州市）三州，并入自己辖区（高季兴【高季昌】一直想夺回三州，参考九一四年正月）。

总指战官（都统）设置中军，命贴身宦官（供奉官）李从袭当中军步骑兵总指挥高级监军宦官（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级宦官（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当魏王府礼宾宦官（通谒）。

九月十一日，李存勖命国务院工程部长（工部尚书）任圜、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愚，一起参与总指战部军事机要。

九月十八日，后唐远征军出发西上。

前蜀（首都成都府）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安重霸，一直鼓动身为宦官的司令官（节度使）王承休，奏请前蜀帝（二任）王宗衍驾临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游玩。王承休到差后，立刻拆除战区总部，重新建筑行宫，大肆征调民夫，强行掠夺民间美女，教她们唱歌跳舞，命画师画下她们的容貌，送给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特别市长（成都尹）韩昭，请他报告王宗衍；同时也呈献《花草树木图》，夸耀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山川风土的美妙。王宗衍心花怒放，决定前去，文武百官纷纷劝阻，王宗衍全不接受。王宗弼（魏弘夫）上疏反对，王宗衍把他的奏章摔到地下，连娘亲徐太后都觉得过于荒唐（成都、秦州间航空距离五百公里，中隔万重高山），哭泣流泪，不进饮食，企图阻止，也没有用。前任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蒲禹卿，上疏将近二千字，陈述说：“先帝（一任王建）创立帝国，历尽困苦艰难，原希望传国千年万世。陛下生下来就享荣华富贵，沉迷醇酒美女之中。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



住民，除了汉人之外，还有羌人、胡人，地恶山险，又多瘴气瘟疫，千万民众奔驰驱使，全都力疲财尽，而沿途州县政府为了供应皇家开支，也势必无法负担。岐国（首都凤翔府）跟我们是世仇，一定利用机会，采取行动。后唐（首都河南府）虽然跟我们刚建立友好关系（参考去年【九二四】十一月），但因我们大军北上，恐怕也可能引起他们疑心（此时还不知道后唐远征军已经出动）。先帝（一任王建）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出过京师（首都成都府）游玩，陛下却兴之所至，不断离开宫廷。嬴政（秦王朝一任帝）东方打猎，御驾不再西返（参考前二一〇年七月）。杨广（隋王朝二任帝）南方巡视，龙船也不能北回（参考六一八年三月）。我们帝国虽然力量强大，足以雄视万邦，边境又一向平安无事，可是内部却有隐忧，农民失去土地，商人失去资金，变民盗贼，公然横行。从前，刘禅（蜀汉帝国二任帝）向邓艾投降（参考二六三年十一月），李势（成汉帝国五任帝）向桓温屈膝（参考三四七年三月），每一件事都说明：山河的险要，不可仗恃。”韩昭对蒲禹卿说：“我收下你的报告，等领袖视察完毕回来，自会派监狱官一个字一个字审问你！”王承休的妻子严女士（宦官怎么有妻子？），十分美丽，王宗衍跟她私通，所以一心一意要去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和她相会。

冬季，十月，后唐（首都河南府）阵地督战官（排阵斩斫使）李绍琛（康延孝）跟李严，率骁勇骑兵三千人、步兵一万人当先锋。征剿司令部执行官（招讨判官）陈义，走到宝鸡（陕西省宝鸡市），声称有病，请求留下来疗养。参与军事机要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愚大声斥责说：“陈义看到有利可图就往前挤，看到危险就畏缩。大军就要进入敌国，人心容易动摇，应该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从此官兵没有人敢畏缩观望。陈义，是蓟州（天津市蓟县）人（陈义是否被杀，没有说清楚。处处都是这种叙述方法）。

十月四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从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护驾武装部队数万人，阵容盛大。

十月五日，王宗衍抵达汉州（四川省广汉市）。武兴战区（总部设凤州【陕西省凤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承捷急奏报告说：后唐远征军西上。王宗衍认为是他的属官联合起来，共同阻挠他这次出游，所以并不相信，微微一笑说：“我正要展示帝国的威力！”遂继续北上。沿途跟官员们饮酒赋诗，毫不在意。



五、王宗弼更乱残局

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后唐（首都河南府）远征军前锋李绍琛（康延孝）进攻前蜀威武城（陕西省凤县东北），守军指挥官（指挥使）唐景思率军出降，城防司令（城使）周彦裡等知道无法抵抗，献出城池投降。唐景思，是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人。后唐军俘获城里储存的军粮二十万斛，李绍琛（康延孝）释放被俘虏的前蜀官兵万余人，让他们逃走，而自己率军紧随于后，加倍速度前进，直向凤州（陕西省凤县），李严派人飞快送信给王承捷，劝他投降。李继曦耗尽凤翔（总部凤翔府）贮藏的物资粮秣，供应大军，仍不够用，军心忧愁恐惧。郭崇韬进入散关（陕西省宝鸡市西南），指着万重高山（秦岭）说：“我们大军前进，如果不能成功，也就不能再回到这里，应该决一死战，而今粮食就要吃完，应该先夺取凤州（陕西省凤县），吃他们的粮食。”各将领都认为巴蜀（四川省）山多地险，不可能长驱直入，应该步步为营，谨慎推进，等待机会。郭崇韬问李愚的意见，李愚说：“巴蜀（前蜀）人民受够了他们领袖的昏庸荒淫，再不会听从命令。应该利用他们人心思叛的机会，像狂风急电般发动攻击，他们的胆都吓破了，纵然重重天险，谁来把守？我们必须急进，不可怠慢。”当天（十月十八日），李绍琛（康延孝）大捷的报告送到，郭崇韬大喜，对李愚说：“你对敌人有这么准确的了解，我还担心什么？”于是加倍行程前进。

十月十九日，王承捷携带他所管辖的凤（陕西省凤县）、兴（陕西省略阳县）、文（甘肃省文县）、扶（四川省南坪县）四州印信，以及武兴战区（总部设凤州【陕西省凤县】）印信，迎接后唐远征军入城。后唐远征军俘虏士卒八千人，俘获粮食四十万斛。郭崇韬说：“消灭前蜀（首都成都府），一定成功！”遂即用远征军总指战官（都统，李继岌）正式公文，任命王承捷摄理后唐武兴战区（总部设凤州【陕西省凤县】）司令官（摄节度使）。

十月二十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抵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威武（总部凤州）败兵逃回，王宗衍才终于相信后唐远征军真的南下。王宗弼（魏弘夫）、宋光嗣奏报说：“东川（四川省东部）、山南（陕西省南部）土地还完整无缺，陛下只要率大军据守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后唐人马怎



么敢孤军深入！”王宗衍接受。

十月二十一日，王宗衍命随驾开路指挥官（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王宗昱，同时出任征剿司令（“三招讨”），率军三万人迎战后唐远征军。护驾武装部队自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经过汉（四川省广汉市）、绵（四川省绵阳市）二州，抵达深渡（大小漫天，四川省广元市北明月峡），千里之遥，络绎不绝，大家满腔怨愤说：“龙武军（参考去年【九二四】十月）的粮饷赏赐，都比其他部队高出一倍，其他部队怎能抵抗敌人！”

后唐（首都河南府）李绍琛（康延孝）等继续南下，经过长举（甘肃省徽县东南），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守军总指挥官（都指挥使）程奉珪，率直属部队五百人，向李绍琛（康延孝）投降，并愿先行修补桥梁、栈道，迎接后唐主力，从此后唐远征军不再感到山路崎岖险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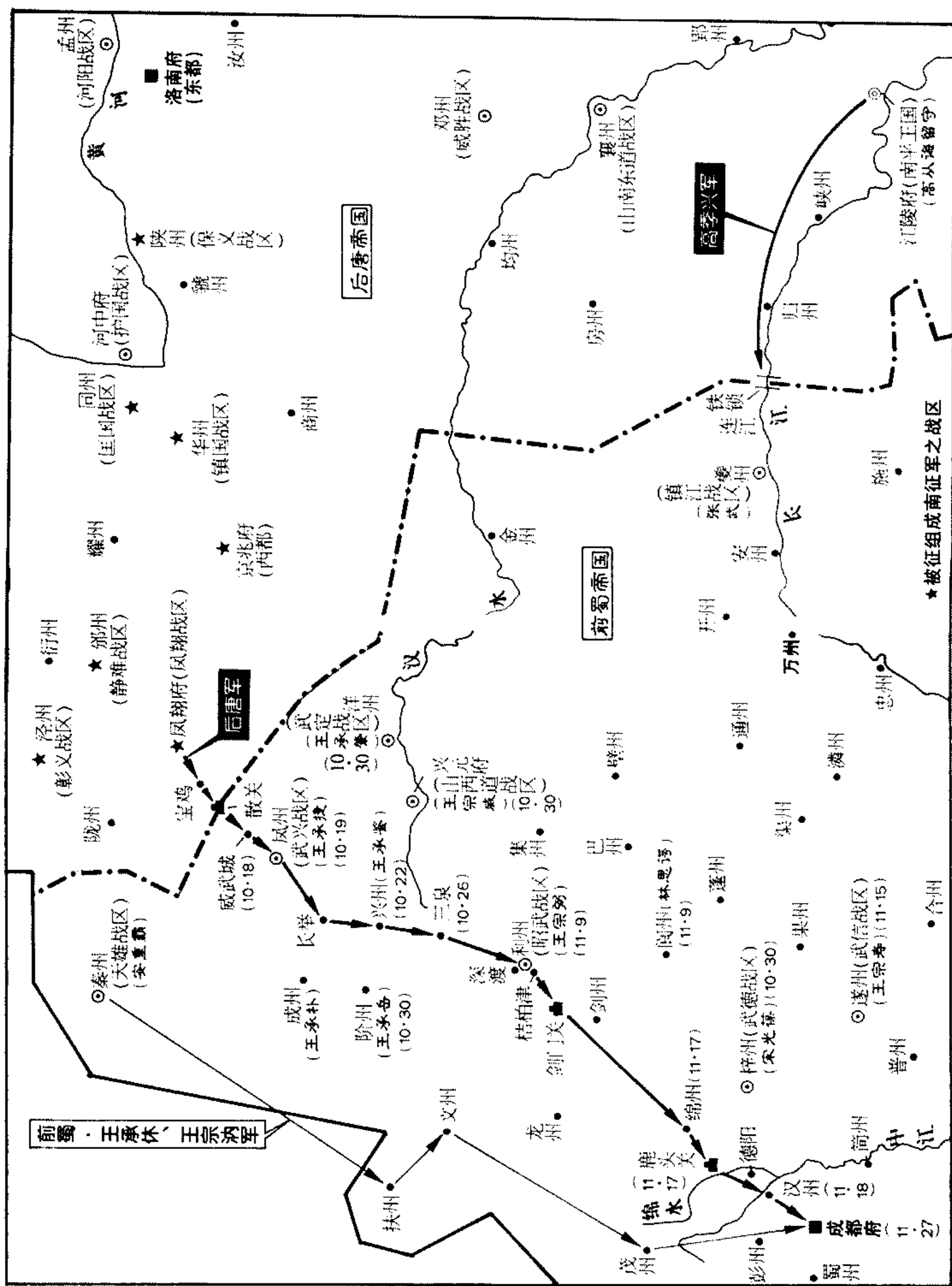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二日，前蜀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州长王承鉴放弃城池逃走。后唐李绍琛（康延孝）等遂占领兴州（陕西省略阳县），郭崇韬命唐景思摄理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州长。

十月二十六日，前蜀成州（甘肃省成县）州长王承朴放弃城池逃走。后唐李绍琛（康延孝）等跟前蜀“三征剿”（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在三泉（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会战，把“三征剿”击败，杀五千人，剩下的残兵败将狼狈逃走。后唐远征军在三泉俘获粮食十五万斛，军粮足足有余。

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时在利州【四川省广元市】）接到“三征剿”王宗勋等战败消息，大为惊恐，自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加倍速度南下，破坏桔柏津（四川省广元市西南昭化镇）桥梁。派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兼主管六军十二卫（判六军诸卫事）的王宗弼（魏弘夫），率大军驻防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并命王宗弼（魏弘夫）斩“三征剿”。

后唐远征军前锋李绍琛（康延孝）日夜不停行军前进，直扑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前蜀武德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宋光葆写信给郭崇韬，说：“请远征军不要入境，我当率辖区州县投降。如果不能如此，只有背城一战，以报国恩。”郭崇韬回信安慰接纳。

十月三十日，后唐远征军统帅、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宋光葆献出所属梓（四川省三台县）、绵（四川省绵阳市）、剑（四川省剑阁县）、龙（四川省平武县东南）、普（四川省安岳县）五州；武定



十世纪·九二五年九月至十一月 后唐消灭前蜀帝国

战区（总部设洋州【陕西省洋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承肇，献出洋（陕西省洋县）、蓬（四川省仪陇县南）、壁（四川省通江县）三州；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宗威，献出梁（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开（四川省开县）、通（四川省达州市）、渠（四川省渠县）、潏（四川省大竹县）五州；阶州（甘肃省康县）州长王承岳献出阶州；先后全都投降。王承肇，是王宗侃（田师侃）的儿子（王宗侃，参考八八七年闰十一月）。其他州县望风归附。

前蜀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司令官（节度使）王承休，跟副司令官（副使）安重霸，讨论向后唐远征军发动突袭，安重霸说：“如果突击失败，大势就付诸流水。帝国精锐部队，有十万之多，山川之险，天下第一，后唐军队虽然勇敢，怎么可能大踏脚步走到剑门（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然而，大帅受皇家厚恩，听到困难发生，不能不率军增援，我愿随大帅南下。”王承休一向信任安重霸，言听计从，自然完全同意。安重霸建议贿赂羌民族部落，向他们购买通过扶（四川省南坪县）、文（甘肃省文县）二州的道路，通过蛮荒，南返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王承休接受，命安重霸率龙武军，跟他所招募的野战部队一万二千人，随从在后。开拔起程的时候，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地方士绅在城外大摆筵席送别，王承休动身，安重霸在马前向王承休下跪叩头说：“帝国竭尽所有力量，才得到秦陇（甘肃省南部。参考九一五年十一月），我如果跟随大帅返回中央，谁来守卫国土？大帅不妨先走，我愿留下来替大帅守卫国土！”王承休既已动身，对安重霸无可奈何，遂跟副征剿司令（招讨副使）王宗汭，穿过扶（四川省南坪县）、文（甘肃省文县）南下，沿途满布羌民族部落，穷山恶谷，寸草不生，羌人不断狙击剽掠，王承休军一面作战，一面撤退，山地气候酷冷，又没有粮食，饥寒交加，士卒大批冻死饿死，好不容易走到茂州（四川省茂县），只剩下二千人而已。安重霸遂献出秦陇（甘肃省南部），投降后唐。

后唐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一直想夺回原属荆南（总部江陵府）辖区的三峡，但畏惧前蜀峡路（长江三峡地区）征剿司令（招讨使）张武的声威，不敢行动（张武镇守，参考去年【九二四】九月十九日）。现在，配合后唐远征军北方的攻势，派他的儿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高从海暂时主管总部军政大事（权军府事），而亲自率荆南舰队，逆长江而上，进攻施州（湖北省恩施市）。张武用铁链连接长江两



岸，阻断航道。高季兴（高季昌）派勇士乘小艇打算用巨斧砍断，忽然刮起大风，小艇被铁链钩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而前蜀江防军的飞箭乱石，像雨一样交集而下，高季兴（高季昌）战舰损坏，换乘轻便小船逃走（张武“锁峡”，参考九〇四年五月）。但张武不久就听到北方溃败消息，遂献出夔（四川省奉节县）、忠（重庆市忠县）、万（四川省万县市）三州，派使节北上晋见后唐远征军统帅、魏王李继岌投降。

郭崇韬写信给前蜀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守将、最高立法长（中书令）王宗弼（魏弘夫），为他分析利害；李绍琛（康延孝）还没有到利州，王宗弼（魏弘夫）已抛弃城池南下。王宗勋等“三征剿”（三招讨），追到白荅（四川省金堂县南。荅，音 tiáo），才追到王宗弼（魏弘夫），王宗弼（魏弘夫）从怀里掏出诏书，说：“宋光嗣叫我杀掉你们。”四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于是密谋投降。

十一月七日，前蜀帝（二任）王宗衍抵达成都，文武百官跟皇宫嫔妃宫女，都到七里亭（成都市东北三公里）迎接，王宗衍走到小老婆群中，命她们排成回鹘队形回宫（不知道回鹘队形是什么样式）。

十一月八日，王宗衍登文明殿，哭泣流泪，洒满衣襟，跟文武百官面面对，竟没有人说一句拯救国家危机的话。

十一月九日，后唐远征军前锋李绍琛（康延孝）抵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修复桔柏浮桥（桔柏津，四川省广元市西南昭化镇）。前蜀昭武战区（总部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司令官（节度使）林思謨，早就逃奔阆州（四川省阆中市），现在派使节迎降。

十一月十五日，后唐远征军总指战官（都统）、魏王李继岌，抵达剑州（四川省剑阁县），前蜀武信战区（总部设遂州【四川省遂宁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王宗寿，献出遂（四川省遂宁市）、合（重庆市合川区）、渝（重庆市）、泸（四川省泸州市）、昌（四川省大足县）五州投降。

前蜀王宗弼（魏弘夫）返抵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在军队严密警戒保护下，登上大玄门。王宗衍跟娘亲徐太后亲自到大玄门跟他会面慰劳，王宗弼（魏弘夫）态度完全改变，对王宗衍跟徐太后十分傲慢，不再遵守臣属应有的礼节。

十一月十六日，王宗弼（魏弘夫）劫持王宗衍、徐太后，以及全体皇子，强行押解到西宫，把所有的皇家印信，一律搜去保管，派亲信去义兴

门，把宫库里的金银绸缎，全数运回自己家宅。王宗弼（魏弘夫）的儿子王承涓更手提佩剑进宫，挑选了王宗衍最宠爱的几位小老婆回去。

十一月十七日，王宗弼（魏弘夫）自称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暂任候补作战司令官（权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康延孝）前进到绵州（四川省绵阳市），仓库跟民舍都被前蜀军队焚烧，前蜀军又摧毁绵江浮桥（绵江，今绵远河，流经古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城东），绵江既深且急，没有船敢横渡，李绍琛（康延孝）对李严说：“我们一支孤军，深入敌人心脏，必须速战速决，乘他们心惊胆颤的时候，只要一百个骑兵冲过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他们忙着投降都来不及。我们如果坐在这里等修好浮桥，大军一定要逗留几天。就可能有人教导王宗衍把附近的关卡全部封锁，挫败我们的攻势，万一拖延十天半月，谁胜谁败，就很难预料！”乃跟李严上马，浮水渡江，随后浮到南岸的骑兵只有一千多人，淹死绵江的也有一千多人，李绍琛（康延孝）遂占领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

十一月十八日，李绍琛（康延孝）攻克汉州（四川省广汉市），休息三天，主力大军才赶到。

王宗弼（魏弘夫）派人携带金银、马匹、牛肉、醇酒，慰劳后唐远征军，并且用王宗衍的名义给李严一信，说：“你来，我就投降。”有人向李严警告说：“你是第一个提出讨伐前蜀策略的人，前蜀统治阶级，恨你深入骨髓，不要前去。”李严不接受，高高兴兴骑马进入成都，安抚慰劳官民，告诉他们大军就要抵达，前蜀帝王宗衍、文武百官，跟皇宫小老婆群以及宫女，都放声痛哭。王宗衍引导李严晋见徐太后，把娘亲及妻子，托付给李严。王宗弼（魏弘夫）仍打算坚守城池，李严命他撤除所有戒备。

六、开城出降，全族屠灭

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后唐魏王李继岌抵达绵州（四川省绵阳市），前蜀帝（二任）王宗衍命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昊，起草投降奏章（降表），又命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锴，起草投降信函（投降奏章呈李存勖，投降信函送李继岌），派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欧阳彬，前往迎接李继岌跟郭崇韬。

王宗弼（魏弘夫）声称：他们君臣早想投降，只因宫廷机要署总监

(内枢密使)宦官宋光嗣、景润澄、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宦官李周辂、欧阳晃,迷惑前蜀帝(二任)王宗衍的心意,以致招来讨伐。于是把他们全部斩首,人头装到木匣里,呈送魏王李继岌。又斥责文思殿大学士、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首都成都特别市长(成都尹)韩昭:“谄媚过度!”绑到金马坊(位成都闹市)门口,砍下人头,悬挂示众(竟来不及一个字一个字审问蒲禹卿,参考本年【九二五】九月)。联合步骑兵总指挥官(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四川省南充市)民兵司令(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四川省乐山市)州长顾在珣,以及其他皇亲国戚,大为惶恐,都拿出所有的金银绸缎美女,贿赂王宗弼(魏弘夫),倾家荡产,仅免一死。王宗弼(魏弘夫)对于平常不喜欢的人,一律诛杀。

十一月二十二日,李继岌抵达德阳(四川省德阳市),王宗弼(魏弘夫)派使节携带报告前往呈递,声称:“已把前蜀帝王宗衍迁移到西院(此时不便称“西宫”),安抚全城居民,等候王师。”又派他的儿子王承班把王宗衍的小老婆、宫女,以及各种珍宝,分别呈献李继岌跟郭崇韬,要求任命自己当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李继岌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还用得着你送!”留下东西,打发王承班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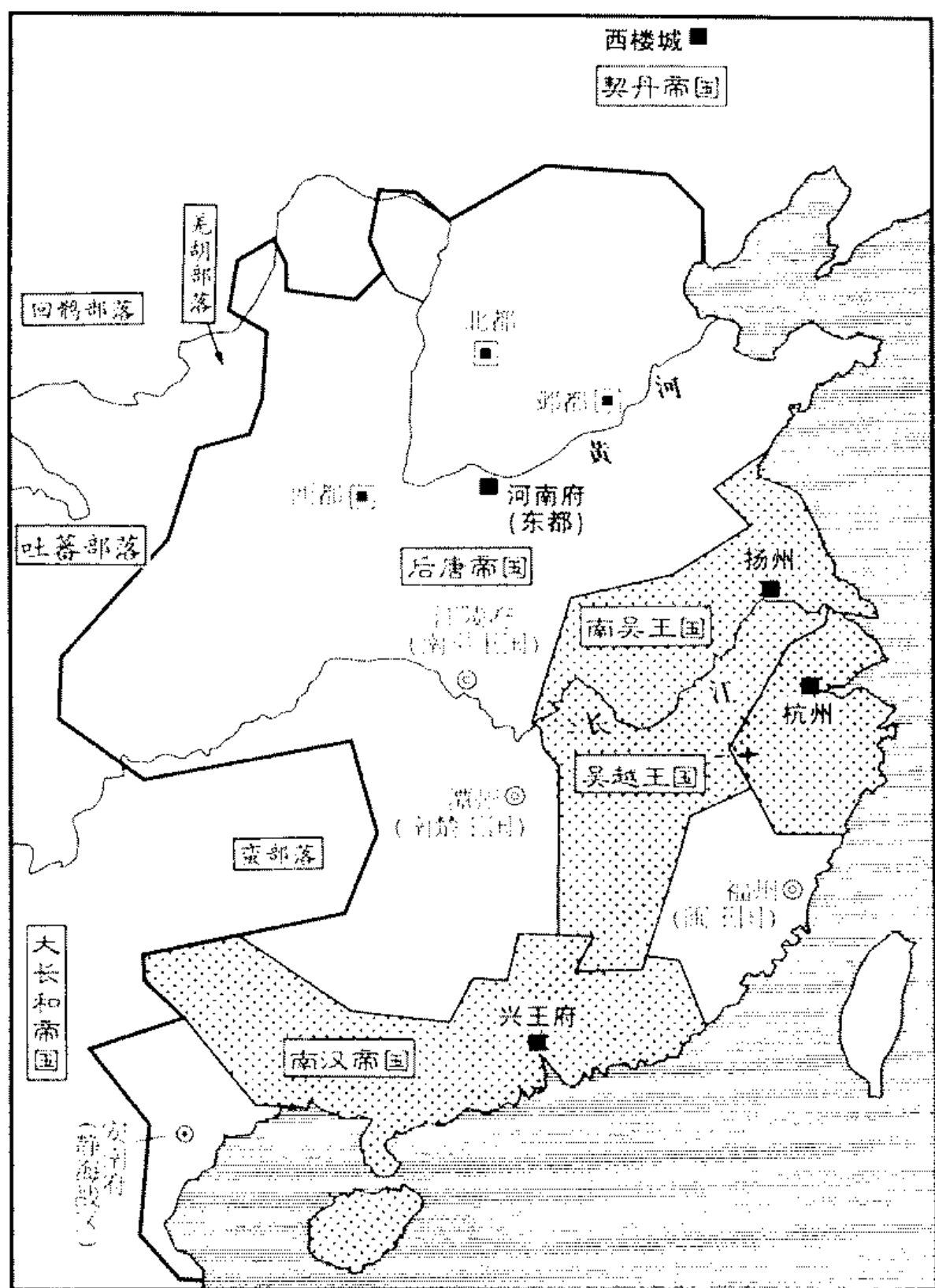
李绍琛(康延孝)驻军汉州(四川省广汉市)八天,等待总指战官(都统)李继岌。

十一月二十五日,李继岌抵达汉州(四川省广汉市),王宗弼(魏弘夫)前来晋见。

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继岌抵达成都北郊。

十一月二十七日,李严率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跟文武百官,以及皇家卫队,出城到升迁桥(成都市西北八公里)投降。王宗衍身穿白衣,口衔璧玉,手里牵着绵羊,脖子上拴着草绳,文武百官都穿着麻布缝制的丧服,光着双脚,身后有人抬着空棺,哭涕号叫,等候战胜国统帅处置。李继岌接受璧玉,郭崇韬解开王宗衍脖子上的绳索,命把空棺烧掉,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的名义,赦免他们的罪行。前蜀君臣向东北方李存勖所在的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叩头谢恩,前蜀帝国亡(自九〇七年建国,前后十九年。自王建八九一年取成都,前后三十五年。这是五代十一国第三个灭亡的短命王国)。

十一月二十八日,后唐远征军进入成都(四川省成都市)。郭崇韬严厉



十世纪·九二五年十一月 前蜀帝国亡·四国并立

禁止军队抢夺劫掠，街上商店照常营业。远征军自出发到克复成都，共七十天。吞并十个战区、六十四个州、二百四十九县，接收武装部队三万人，铠甲、钱粮、金银、绸缎，都以千万作单位计算。

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听到前蜀覆亡消息，正在吃饭，蓦地一惊，筷子都滑到地下，说：“是我这老汉的罪过！”（高季兴劝李存勖攻击前蜀，参考前年【九二三】十一月十九日）。智囊梁震说：“用不着担心！李存勖得到巴蜀（四川省），将更骄傲不可一世，毁灭的日子，就在眼前，怎么知道不是我们的福气！”

南楚王（一任武穆王）马殷（本年七十四岁）听到前蜀覆亡消息，心神不宁，上疏李存勖表示辞职退休，说：“我已在衡山（南岳，湖南省衡山



县西)脚下,准备妥当告老隐居的地方,请准我呈缴印信符节,得以平安度过风烛残年。”李存勖下诏恳切挽留。

前蜀宋光葆(武德【总部梓州】候补司令官)从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回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向郭崇韬控告王宗弼(魏弘夫)诬害宋光嗣等。稍早,郭崇韬向王宗弼(魏弘夫)征收犒军钱数万串,王宗弼(魏弘夫)心怀珍惜,不愿继续呈献,远征军官兵因此得不到赏赐,怨恨愤怒交集,遂于夜晚暴动,放火、鼓噪、呐喊,形势紧张,人心不安;郭崇韬打算诛杀王宗弼(魏弘夫)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十二月十日,郭崇韬报告李继岌批准后,立刻逮捕王宗弼(魏弘夫)及王宗勋、王宗渥,宣布他们不忠罪状,全族屠灭,家产没收,前蜀官员争着割吃王宗弼(魏弘夫)的肉。

十二月十四日,前前蜀天雄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司令官(节度使)王承休、副征剿司令(招讨副使)王宗洎等,抵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后唐魏王李继岌责问说:“你镇守全国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手握强大的武装部队,为什么不抵抗侵入国境的敌人?”王承休说:“畏惧大王的神威!”李继岌问:“那么,为什么不早早投降?”王承休说:“王师并没有进入辖区。”李继岌又问:“你率领多少人通过羌人地区?”王承休说:“一万二千人!”李继岌又问:“平安回来的有多少人?”王承休说:“二千人。”李继岌说:“那么,你偿还一万条人命的时候到了。”把王承休、王宗洎二人跟他们的儿子,全部斩首。

闰十二月九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下诏说:前蜀四品以上文武官员,分别各降一级,重新任命。五品以下如果没有才能或没有高贵门第背景的,一律贬逐回家。领先投降及有功的,命郭崇韬依照实际情况,或奖励,或擢升。又下诏给王宗衍说:“我自会划出土地,封你官爵,绝不会落井下石,利用人的危险灾难。日、月、星作证,我没有一句话骗你。”

九二六年,春季,正月三日,后唐帝国(首都河南府【河南省洛阳市】)远征军统帅魏王李继岌,派李继曦(凤翔【总部凤翔府】司令官)、李严(礼宾官),率领他们本部人马押送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亡国之君(二任)王宗衍跟他的家属,以及文武百官数千人,前往洛阳(后唐首都河南府所在县)。

二月十八日,前蜀(首都成都府)亡国之君王宗衍抵达长安(西京京兆府所在县,陕西省西安市),李存勖命他暂停前进。



三月，戏子景进等建议李存勖说：“魏王（李继岌）还没有到，康延孝（李绍琛）刚被平定，西南还在动荡不安。王宗衍（前蜀二任帝）的家族和党羽，数目不少，如果听到皇上御驾东征，恐怕发生变化，不如一次铲除。”李存勖于是派宦官向延嗣携带诏书，前往执行。诏书上说：“王宗衍一行，全部诛杀。”诏书草稿已经盖上“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印信，并由李存勖批“可”，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张居翰再一次过目审视，就把诏书草稿按在殿中柱子上，用笔涂去“行”字，改作“家”字（成为“王宗衍一家，全部诛杀”）。因此故前蜀帝国文武百官以及王宗衍的婢女奴仆，有一千余人，得免一死（千年之后，我们向张居翰致敬）。向延嗣抵达长安（西京京兆府所在县，陕西省西安市），在秦川驿（今地不详）把王宗衍家族全都斩首。王宗衍的娘亲徐太后临死时，哀号说：“我的儿子献出一个帝国投降，还免不了全家屠灭，抛‘信’弃‘义’，我知道你（李存勖）难逃大祸（李存勖向天发誓不杀王宗衍，参考去年【九二五】闰十二月九日）！”（王宗衍年二十七岁。）

夏季，六月，前蜀（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文武百官，终于抵达洛阳（后唐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永平战区（总部设雅州【四川省雅安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马全，哀痛地说：“国亡家破，到这种地步，活着不如一死！”绝食而死。

李嗣源（邈佶烈）命前蜀（首都成都府）宰相（平章事）王锴等，分别当州长、特别市副市长（少尹）、执行官（判官）、作战参谋长（司马）；也有人重回巴蜀（四川省）。

九二八年，后唐（首都河南府）保义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王宗寿，请求埋葬故前蜀二任帝王宗衍的尸首（王宗衍死于长安，参考前年【九二六】二月）。

秋季，七月，李嗣源（邈佶烈）下诏追赠王宗衍当顺正公爵，用公爵的礼仪重新安葬（《九国志·王宗寿传》：王宗寿，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人，王建视作义子。王宗寿在王宗衍时代，有多次恳切规劝，王宗衍全听不进去，终于国亡。王宗衍死后，王宗寿随着大家东迁，走到浉池【河南省浉池县】，听到李存勖被杀，遂逃入熊耳山。九二八年才出来。寻访被杀的王宗衍家人骨骸。李嗣源嘉许他的心愿，任命他当保义【总部陕州】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共寻访到王宗衍等十八具尸体，安葬长安南三赵村）。

4

李存勖末路

一、戏子、宦官、太后，三大势力兴起

九二三年，冬季，十月，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使节把消灭后梁帝国的消息分别通知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江苏省扬州市】）及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两国大为恐惧。南吴（首都江都府）东海王徐温抱怨严可求说：“你前些时反对我的意见（徐温打算派舰队北上，参考本年【九二三】五月），现在怎么办？”严可求笑说：“我听说李存勖刚得到中原，意满志盈，骄傲不可一世，统御部属没有一定的规矩，用不了几年，内部一定发生变化，我们只需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贿赂来对付他，保境安民，坐在这里等待。”后唐使节送达诏书，南吴拒绝接受。李存勖命改换国书，平等相待，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南吴回信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措辞和礼仪，都比照国书上所表达的身份。

十一月，宣义（总部滑州）候补司令官（留后）李绍钦（段凝），通过戏子景进（景，姓）的关系，把大量金银珍宝献给皇宫，于是，李存勖命李绍钦（段凝）当泰宁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李存勖从小喜爱戏曲，所以戏子们都很受宠爱，时常伺候左右。李存勖有时戏瘾发作，也化妆成剧中人物，跟其他戏子同台演出，以取悦同样是戏迷的刘夫人。李存勖艺名为“李天下”。有一次演出时，李存勖叫自己说：“李天下，李天下！”另一戏子敬新磨立刻走过去，照他脸上就是一耳光。李存勖自己都吓了一跳，所有戏子也都惊呆，敬新磨慢慢说：“治理天



下的只有一个人，你还叫谁？”李存勖十分高兴，厚厚赏赐。李存勖曾经在中牟（河南省中牟县）打猎，践踏农田庄稼，中牟县长在马前劝阻说：“陛下是人民的父母，为什么摧毁人民的粮食，使他们饿死水沟？”李存勖暴怒，厉声咆哮，把他赶出，打算诛杀。敬新磨追上去把他再捉住，带回马前，呵责说：“天下人都知道我们领袖喜欢打猎，你当县长，怎么偏不知道？为什么放纵农民耕地种田，妨碍我们领袖骑马奔跑？你犯的罪真该死！”请李存勖下诏斩首，李存勖自己也觉得好笑，把县长释放。

戏子出入宫廷，对有声望的绅士，总是任意侮辱玩弄；文武百官，十分愤恨，但不敢出声，反而有些人转过来拍他们的马屁，希望得到好处，各地战区道更争相向他们贿赂财货，建立友谊。其中作恶最多、害人最多的，首推景进。景进喜欢探听街头巷尾一些鸡毛蒜皮的新闻，报告李存勖，李存勖也渴望知道民间的事，遂把景进当做自己的耳目。景进每次奏报事情，李存勖都屏退左右，单独召见；景进就利用机会，挑拨离间、谰言歪曲、干涉政治。无论宰相、大将，对他都感到畏惧，全国物资调节副总监（租庸副使）孔谦，更把景进当做老哥侍奉。

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高季兴（高季昌）在首都洛阳时，李存勖左右的戏子和宦官，向他一再索取贿赂，贪得无厌。高季兴（高季昌）十分愤怒。李存勖打算留下他不放，郭崇韬说：“陛下刚刚建立帝国，各战区道首长顶多不过派子弟或将领前来进贡，只高季兴（高季昌）亲自晋见，应该褒奖，作为对还没有来的人的一种鼓励。如果不放他回去，那就抛弃信誉，有亏道义，使四海失望，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送他回任。高季兴（高季昌）加倍速度飞奔而去。

十二月二十八日，高季兴（高季昌）抵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握住梁震的手说：“不听你的话，几乎逃不出虎口。”又对将领及参谋人员说：“新帝国经过百战，才取到河南（黄河以南），可是李存勖却居然对劳苦功高的将领们，举一个手势说：‘我用十个手指取得天下！’沾沾自喜成这种模样，其他人的力量岂不一文不值，谁不离心？他又沉溺在打猎和美女群里，如何能够长久？我不再担心。”

九二四年，春季，正月，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下诏说：“宦官不应该住在皇宫外面，凡唐王朝的宦官，或各战区道的监军宦官，以及民间私人使用的宦官，不论贵贱，都送到皇宫（朱全忠屠杀宦官时，仍有漏网者，参考九一〇年七月）。”当时，李存勖左右的宦官已有五百人，诏书

颁布后，几乎增加到一千人，李存勖都给他们优厚的薪俸，负责重要职务，把他们当做心腹。宫内各单位主管，自从九〇四年以来（九〇三年正月对宦官大屠杀），都用常人担任（迄今已二十二年），现在，又全部改用宦官，而且逐渐干涉政治。不久，李存勖更开始大量派出宦官到各战区充当监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率军作战时，或到中央晋见稍作逗留，总部军政就交由监军宦官决定，这些宦官忽视甚至欺凌侮辱统帅，仗着皇帝支持，争权夺利。因此，各战区官员对宦官无不咬牙切齿（唐王朝监军宦官制度之流弊，参考八二二年二月）。

二月一日，李存勖前往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全国物资调节副总监（租庸副使）孔谦，狂征暴敛，用来谄媚李存勖，凡李存勖下诏所免的租税，孔谦照样征收。自此之后，李存勖的承诺和应许，官民完全不信，天下悲愁怨恨。

郭崇韬最初抵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洛阳（河南省洛阳市）时，各战区贿赂他很多金银财宝，郭崇韬全部收下，有的亲信劝阻他，郭崇韬说：“我地居高位，身兼宰相大将，薪俸高达万万钱之多，根本不靠外财。可是，后梁时代，贿赂成为风气；黄河以南各战区司令官，都是后梁旧日的臣属、领袖（李存勖）旧日的仇敌，我如果拒绝，他们心里岂不恐惧？我只是为了帝国安全，暂时私自收藏！”等到李存勖准备南郊祭祀天神时，郭崇韬领先呈献劳军钱十万串。先前，宦官建议李存勖把全国捐税财赋，分别存入“国库”（外府）或“宫库”（内府），州县政府呈缴的钱粮，送到国库，作为政府经费，战区进贡的金银珠宝，送到宫库，充作皇帝游玩饮酒及赏赐左右的经费。于是国库一直空虚、财源枯竭，而宫库钱财堆积如山。有关单位已无力承办祭祀用品，更没有足够的钱劳军。郭崇韬奏报说：“我已拿出所有的财产，协助祭天大典。但愿陛下也能动用宫库，使有关单位能够办事。”李存勖呆了很久，说：“我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另有积蓄，可叫物资调节总监署（租庸）挪来使用。”于是把没收李继韬（李继韬是李嗣昭的儿子，被诛，参考去年【九二三】十二月）家的金银绸缎数十万（数十万什么，钱？串？匹？两？）用来补助。士卒们大失所望，从此更加怨恨，有叛离的心。

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郭崇韬位兼将相，又兼战区统帅（郭崇韬此时任：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最高监督长【侍中】、成德战区【总部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认为治理国家是自



己的责任；权力之大，几乎可以上比皇帝（李存勖），所以宾客车马，日夜挤满门庭。郭崇韬性情刚烈急躁，遇到刺激，立刻爆发。李存勖亲信宠爱的戏子、宦官，有不合理的请求时，郭崇韬往往强行压制，戏子、宦官都对他痛恨，日夜不停地在李存勖面前说他的坏话，郭崇韬非常气愤，但是却也无可奈何。宰相豆卢革、韦说曾经在一个普通场合问他说：“唐王朝汾阳王郭子仪，本是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后来迁到华阴（陕西省华阴市。《通鉴》的记载则是郑县【陕西省华县】人，参考七四九年三月），你家住雁门（代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代县），莫非是他的后裔？”郭崇韬唯恐怕不被说服地回答说：“自从天下大乱，家谱失散，只不过听我老爹说，他距汾阳王（郭子仪）共有四世。”豆卢革说：“那么，郭子仪应是你的堂祖！”郭崇韬从此以高门第贵族世家自居，喜爱批评别人的出身，大量引用徒有虚名却毫无才干之辈，对帝国的功臣，以及元勋故旧，反而鄙视唾弃，遇到谋求官职的人，郭崇韬说：“我深知你的能力，可是你出身寒门，所以不敢任用，唯恐被名流讥笑！”于是，宠臣亲信在内怨恨，功臣故人在外怨恨。郭崇韬也察觉到危险，屡次请把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职位让给李绍宏（马绍宏），李存勖不准。郭崇韬又建议把帝国参谋总部（枢密使）主管的事，分一部分给宫内宦官各单位，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可是宦官对他的攻击陷害，仍不停止。郭崇韬烦恼苦闷，跟他的亲信朋友讨论要辞去中央职务，前往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到差，用来躲避戏子、宦官的陷害，那朋友说：“千万不行，蛟龙一旦离开大海，蚂蚁都能致它于死。”

先前，李存勖打算封小老婆刘夫人（就是鞭打老爹的那位）当皇后，可是元配韩夫人仍在，而曹太后又一向讨厌刘夫人，郭崇韬也屡次规劝，因此没有结果（李存勖三位夫人排名，参考九一七年十月）。现在，郭崇韬这位亲信朋友教他说：“你如果正式出面请封刘夫人当皇后，皇上（李存勖）一定大为欢喜。宫内有皇后的帮助，戏子、宦官就无法再下毒手。”郭崇韬接受这项建议。于是联络宰相，率领文武百官共同上疏，请刘夫人早日正位，主持正宫。

二月十五日，李存勖封魏国夫人刘女士当皇后。刘皇后出身贫贱，自从当了李存勖的小老婆，就一心积蓄财富，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时，连木柴、蔬菜、水果等，都拿出去贩卖，等当了皇后，更变本加厉，全国各地向中央的进贡，都分为两份，一份呈献皇帝，一份呈献皇后。因此，



刘皇后的金银珠宝堆积得像山一样高，她唯一的开支是抄写佛经、施舍给尼姑女巫。

这时候，中央有三人发号施令：一是曹太后的“诰令”，一是刘皇后的“教令”，一是李存勖的“诏令”，效力相同，都直接下达给各战区，各战区一律遵令行事。

二、耍流氓，逞权威，无所不为

九二四年，后唐（首都河南府）开国功臣们畏惧戏子和宦官的陷害，内心都惶惶不安。中外联合步骑兵副总司令官（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邈佶烈）请求解除军权，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不准。

全国物资调节副总监（租庸副使）孔谦，借钱给民间，然后叫农人用最低的价格，折换成生丝偿还，不断命各州县政府强制执行。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翰林学士承旨）、暂代主持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军政大事（权知汴州）的卢质，上疏警告说：“后梁时代，赵岩当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利用放款，强行剥夺钱财，激起人民怨恨。陛下革除旧弊，创造新局，为人民服务，消灭祸害。可是有关政府单位，却跟过去一样地狂征暴敛，是赵岩的阴魂，复活重生！今年春季，天降寒霜，庄稼桑叶，都受严重伤害，生丝的收成更差，仅只缴纳正规捐税，恐怕还会发生大批难民逃亡，何况又向他们放高利贷款，人民怎么承当！我只能服从皇上命令，不能服从物资调节总监（孔谦）命令。现在，皇上的圣旨还没有颁发，物资调节总监署（租庸）的公文早已一再督促，请陛下早作明确的指示。”李存勖不理。

最初，胡柳陂（山东省鄄城县西北）之役（参考九一八年十二月），当时尚是晋王李存勖的御前戏子周匝（音 zhā），被后梁俘虏，李存勖对他常常思念；攻克汴州（后梁首都开封府，河南省开封市）的时候，周匝到马前晋见，李存勖十分欢喜。周匝流泪说：“我之所以能够生还，都是后梁皇家歌舞团总监（教坊使）陈俊、内宫花园管理官（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力量，特地向陛下乞求两个州长的位置，作为回报。”李存勖答应。郭崇韬劝阻说：“跟陛下一起同生共死、夺取天下的，都是勇敢忠烈的英雄豪杰。今天大功告成，他们连一个人都没有封爵升官，却先用戏子当州长，恐怕失尽人心。”因此中止。可是，过了一个新年，戏子们不断催促，李存

勛吩咐郭崇韬说：“我已经允许周匝，害得我没脸看到他们三个，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不妨变通一下，想办法解决。”

五月五日，郭崇韬终于任命陈俊当景州（河北省东光县）州长，储德源当宪州（山西省娄烦县）州长。当时，禁卫亲军中有人曾经追随李存勖历经百战，却当不上一个州长的，听到消息，没有人不叹息愤懑。

五月八日，立法院高级顾问官（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说：“全国各地，割据称王的军阀，仍然很多（此时，四国并立，与后唐并肩的有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南吴王国【首都江都府】、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至于吴越【首都杭州】、闽国【首都福州】、南楚【首都潭州】，名义上仍是后唐的藩属），大军征讨的计划及准备，不可中止。”又说：“官兵们长久以来，追随陛下南征北战，可是他们所得到的赏赐，并不丰富，多数仍陷贫苦，应该把各地进贡的钱财，跟南郊祭祀天神剩余下来的经费，再作一次赏赐。”又说：“黄河以南各地军队，都是后梁的精锐，为了防止伪政权（其他独立政治实体）用大量钱财引诱，应该特别安抚。”又说：“各地户口流失得很多，应该减少或免除税赋差役，使人民能乐于留在乡土。”又说：“兴建亭台楼阁等不是紧急的工程，应该裁撤减少。”又说：“请指定牧场，不要让战马践踏京畿（首都河南府）附近农田。”李存勖全不接受。

六月二十五日，李存勖命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嗣源（邈佶烈），当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并接替李存审（符存审）的职务，继任中外联合步骑兵总司令（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秋季，八月，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王正言突然脑充血中风，精神恍惚，不能处理日常事务，戏子景进向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不断提醒他所推荐的新任人选。

八月七日，李存勖擢升物资调节副总监（副使）、军械供应部长（卫尉卿）孔谦，升任总监（租庸使）；命右威卫（卫军第十军）大将军孔循当副总监（副使）。孔循，就是赵殷衡，后梁帝国灭亡，才恢复本名孔循（孔循是朱全忠家奶娘的养子，参考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孔谦从此心满意足，得以施展他的才能，重重加税，急急征收，来满足李存勖挥霍的欲望，人民悲惨，难以维生。

八月十七日，李存勖赐给孔谦美号：“丰财富国功臣”。



九二五年，最初，李存勖派宣武（总部汴州）李嗣源（邈佶烈）北上抵御契丹（参考去年【九二四】十二月五日），经过兴唐（河北省大名县）时，东京（兴唐府）军械库存有供应皇家御用的精致铠甲，李嗣源（邈佶烈）用正式公函要求副留守长官张宪，提领五百套，张宪因军事行动已经开始，来不及奏报，就先行直接拨付。李存勖大发雷霆，说：“张宪没有接到我的命令，竟擅自把我的铠甲交给李嗣源（邈佶烈），是什么居心？”罚张宪一个月的薪俸，命他自己到李嗣源（邈佶烈）大营，把铠甲取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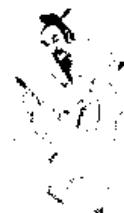
李存勖因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都（刘云郎），将要到中央朝见，打算在兴唐（河北省大名县）兴建一个球场欢迎。张宪说：“本来想把行宫大门广场辟作球场，可是前年（九二三）陛下在那里登极称帝（参考前年【九二三】四月二十五日），高台不可以损毁。我建议于行宫西面空地，另行修建。”几天之后，还没有完成，李存勖下令拆除登极高台，张宪对郭崇韬说：“这座高台，是领袖（李存勖）敬拜上天，开始接受天命的圣坛，怎么能够拆除？”郭崇韬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中转告李存勖，李存勖立刻派左、右纠察官（两虞候）率军动手摧毁。张宪私下告诉郭崇韬说：“忘记神灵降恩，背弃基础根本，没有一种恶兆比这个更可怕。”

二月十七日，李存勖调李嗣源（邈佶烈）当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

李存勖刚强好胜，从不肯把权力交给臣属，定都洛阳（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之后，听信戏子、宦官的谗言，对从前为他浴血作战的旧日将领，心存猜忌，日益疏远。李嗣源（邈佶烈）因家在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之故，希望有人看顾。

三月五日，李嗣源（邈佶烈）上疏，请求把他的义子、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州长李从珂（王从珂）调任北京（太原府）警备本部步骑兵总指挥官（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就近照应家属。李存勖发怒说：“李嗣源（邈佶烈）手握军权，身居重镇，难道不知道军政大事，由我决定？居然敢替他的儿子奏请。”把李从珂（王从珂）贬作突击骑兵队指挥官（突骑指挥使），率数百人驻防石门镇（河北省遵化市西南南门镇）。李嗣源（邈佶烈）忧愁恐惧，一再上疏陈情表白，过了很久，李存勖的怒气才稍微消退。

三月九日，李嗣源（邈佶烈）请求到东京（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



朝见，李存勖不准。郭崇韬因李嗣源（邈佶烈）功劳太大，官位太高，也心怀猜忌，私下对亲信说：“李大帅（李嗣源）不是长久当下属的人，我看皇家子弟都难以跟他相比。”秘密建议李存勖把李嗣源（邈佶烈）调回京师（首都河南府），解除他的军权，最后，更劝李存勖把李嗣源（邈佶烈）处死，李存勖都不接受。

后唐首都洛阳皇宫，面积宽广，殿堂众多，宦官们希望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大量增加小老婆，于是宣称：“晚上在空屋里，往往见到鬼怪！”李存勖打算请巫法师用符咒驱逐，宦官说：“从前，我们侍奉咸通（唐王朝二十任帝李漵年号）、乾符（二十一任帝李倕年号）两位皇上，那时候（九世纪六〇至八〇年代），皇宫嫔妃宫女，不管贵贱，至少也有一万人，现在皇宫里面多半都是空屋，所以鬼怪才敢出来游荡！”李存勖遂命宦官王允平、戏子景进，远到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幽州（北京市）、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挑选民间美女，用来充实皇宫，将近三千人，而不问她们是怎么选来的。李存勖自兴唐（河北省大名县）返京（首都河南府），用牛车把她们载走，挤满道路。张宪（东京【兴唐府】副留守长官）奏报说：“皇家官兵妻女们失踪一千余名，恐怕是随驾禁卫军把她们挟持而去。”其实都被强押进宫。

三月二十八日（原文“庚辰”，据《新五代史》改），李存勖抵达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

三月二十九日，李存勖下诏命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复称东都（后唐消灭后梁后，撤销了洛阳的西都称号，只称洛京，如今正式称东都），东京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改称邺都。

后唐（首都河南府）自春季起，即行大旱。

六月十一日，才第一次落雨。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对天气炎热，苦恼难耐，想在皇宫中找一所凉爽的高处避暑，但每个地方李存勖都不满意。宦官遂建议说：“我们亲眼看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全盛时期（指唐王朝时代），大明、兴庆两宫，亭台楼阁之多，以百为单位计算。而今皇上连个避暑的地方都没有，宫殿的规模，还比不上当时的公卿私宅。”李存勖命御花园管理官（宫苑使）王允平另行兴建一座高楼。宦官警告说：“郭崇韬一直愁眉苦脸，孔谦总说经费不足，财政困难；陛下虽然有决心兴建，恐怕仍然办不到。”李存勖说：“我用我自己宫库（内府）的钱，跟政府没有关系。”可是仍然担心

郭崇韬规劝，派宦官向郭崇韬解释说：“今年特别酷热，我从前在黄河两岸跟后梁军队作战，篷帐所在，地势低凹，而又潮湿，身披铠甲，腿跨战马，亲自抵挡流箭飞石，都不觉得像今天这样，如同火烧，现在住在深宫之中，却热得连一天都难以度过，怎么办？”郭崇韬说：“陛下从前在黄河两岸时，强敌就在眼前，一心一意复仇雪耻，虽然天气炎热，陛下并不在意。现在外患（后梁）已经铲除，四海之内，全都归顺臣服，所以，虽然有华丽的亭台，舒适的楼阁，仍然觉得烦闷，陛下如果能够不忘当年的艰难，暑气自会消失。”李存勖听到回奏，不说一句话。宦官说：“郭崇韬家的房子，比皇宫豪华得多，难怪他不知道皇上热得难受的程度。”李存勖最后仍是命王允平兴筑高楼。每天有一万名工人服役，费用达万万钱。郭崇韬规劝说：“黄河南北，都有水灾旱灾，军队粮食并不够用。最好暂时停止，等到庄稼丰收！”李存勖不理。

三、国防军饥饿，卖妻卖子

九二五年，秋季，八月二十三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乱棍打死河南（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县长罗贯。

最初，罗贯当国务院教育部教育司副司长（礼部员外郎），性情刚强正直，深受郭崇韬的赏识，命他当河南（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县长。罗贯推动政事，执行法令，从不向权贵低头，戏子、宦官的请托函件，堆得满桌满案，罗贯连一封都不理，都拿去给郭崇韬看，郭崇韬奏报李存勖，戏子、宦官遂对罗贯咬牙切齿。首都洛阳特别市长（河南尹）张全义（张宗奭）也因罗贯一直采取高姿势，对罗贯十分厌恶，派婢女告诉义女刘皇后，刘皇后也加入戏子、宦官行列，共同诋毁罗贯，李存勖怒不可遏，暂时忍耐在心，没有发作。但大祸终于临头，有一天，李存勖亲自前往寿安（河南省宜阳县）视察娘亲曹太后的坟墓——坤陵的修建工程，沿途道路，泥泞不堪，桥梁也有很多损坏。李存勖问主管单位是哪个？宦官回答说是河南县（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李存勖大怒若狂，逮捕罗贯下狱，监狱官吏对他苦刑拷打，遍身血肉模糊，肌肤没有一块完整。第二天，戏子、宦官传达李存勖命令，诛杀罗贯。郭崇韬规劝说：“罗贯被指控道路桥梁没有整修，依照国家法令，不犯死罪。”李存勖咆哮说：“皇太后的灵柩就要起运，皇帝整天在这条路上来往，道路桥梁却都损毁，你竟然说他没有罪，明明结



党包庇。”（郭崇韬只是说罗贯罪不至死，并没有说他没有罪，李存勖像小流氓一样故意耍蛮，只为了堵郭崇韬的嘴。）郭崇韬说：“陛下以最高领袖的尊贵地位，对一个县长发怒，使全国人民议论陛下用法不公平，是我的罪过。”李存勖说：“既然是你心爱的人，由你看着办吧！”一拂衣袖，站起来就回皇宫，郭崇韬紧跟在后，苦苦解释。李存勖亲自把殿门关上，郭崇韬不能进去，罗贯遂被斩首，并且把尸首拖到县政府大门示众，远近人民都为他呼冤悲叹。

秋季，九月五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封皇子李继岌当魏王。

九月七日，李存勖召集各宰相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对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采取军事行动。威胜战区（总部设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钦（段凝），对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宦官李绍宏（马绍宏）百般谄媚，李绍宏（马绍宏）遂推荐李绍钦（段凝）是：“盖世奇才，就是孙武、吴起，都比不上他，可以担当大任。”郭崇韬说：“段凝（李绍钦）是亡国将领，奸诈拍马，已到无耻之境，绝不可以信赖。”大家推荐李嗣源（邈佶烈），郭崇韬说：“契丹（首都西楼城）人的气焰正盛，李大帅（李嗣源）不可以离开河朔（河北平原）。魏王（李继岌）是帝国储君，从来没有立过功劳，依照传统，不妨命他当远征军总指战官（都统），成就他的威望（所谓传统，是指唐王朝时制度。但当时皇储所领衔头多是“元帅”或“兵马元帅”，而且并不实际履行任务，另由副元帅或其他副手带兵出战。可参考六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存勖说：“娃儿年纪还小，怎么可以独自前去，应该替他找一个副手。”接着对郭崇韬说：“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九月十日，李存勖命魏王李继岌当西川地区（四川省）远征军总指战官（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当东北方面军总征剿司令及军政总监（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行动，全交给郭崇韬负责。

冬季，十一月二十七日，李严率前蜀帝（二任）王宗衍跟文武百官，以及皇家卫队，出城到升迁桥（成都市西北八公里）投降。（参考本书之《英雄与流氓》中第3章“后唐灭前蜀”）

高季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听到前蜀覆亡消息，正在吃饭，蓦地一惊，筷子都滑到地下，说：“是我这老汉的罪过！”（高季兴劝李存勖攻击前蜀，参考前年【九二三】十一月十九日）。智囊梁震说：“用不着担心！李存勖得到巴蜀（四川省），将更骄傲不可一世，毁灭



的日子，就在眼前，怎么知道不是我们的福气！”

后唐远征军征服前蜀，李绍琛（康延孝，远征军步骑兵总指挥官）的功劳最多，而官位又在董璋（远征军右翼总纠察官）之上。可是董璋一向跟郭崇韬关系密切，郭崇韬屡次召见董璋参与军事决策。李绍琛（康延孝）心里已经愤愤不平，有一次对董璋咆哮说：“我有消灭前蜀的大功，你这个小跟班的，却天天在郭公（郭崇韬）面前，谗言陷害！我身为大将，难道不能用军法斩你？”董璋恐惧，告诉郭崇韬。

十二月，郭崇韬上疏任命董璋当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并解除董璋的军职（免得李绍琛用军法对付董璋）。李绍琛越发愤怒，说：“我身冒钢刀利刃，翻山越岭，平定两川（东川、西川），董璋却坐在那里，享受成果。”于是晋见郭崇韬说：“东川（总部梓州）地位重要，任圜（国务院工程部长）文武全才，最好上疏推荐。”郭崇韬大怒说：“你要造反是不是？怎么敢违犯我的命令！”李绍琛（康延孝）悚然退出。

最初，李继岌率远征军西上，李存勖派宦官李从袭等在李继岌左右服侍。李继岌虽是总指战官（都统），但军中号令全由郭崇韬做主，郭崇韬从早到晚处理公事，文武官员跟各路宾客，钻营奔走，军营大门人马拥挤不堪，而总指战官司令部，除了高级将领早上参见之外，辕门冷冷清清，李从袭等不能过瘾，认为是一件奇耻大辱。等到前蜀覆亡，前蜀的皇亲国戚，以及高官大将，都争着用金银财宝、美女绸缎，贿赂郭崇韬跟他的儿子郭廷海，而李继岌所得到的，不过一些马匹、绸缎、痰盂、拂尘（一种用来赶苍蝇蚊子、类似马尾的东西）。李从袭等宦官群，越发气愤。

王宗弼（魏弘夫）自称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候补作战司令（兵马留后）之后，就贿赂郭崇韬，请由他实任，郭崇韬表面上答应他，但很久没有消息。于是，王宗弼（魏弘夫）乃率领前蜀时代文武高级官员联名晋见李继岌，请求命郭崇韬留下来镇守。李从袭等遂警告李继岌说：“郭大帅父子，一向专权蛮横，而今又要巴蜀（四川省）本土官员出面请求任命他当统帅，野心勃勃，难以预料，大王不可以不加强戒备。”李继岌对郭崇韬说：“领袖（李存勖）对你的依靠，如同依靠大山，绝不会让你离开中央！而且，又岂能把元老遗弃到夷狄蛮荒之地！这项重大决定，我不敢做主，请他们去首都直接向皇上乞求。”因此，李继岌跟郭崇韬互相猜疑。



十二月十七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命北都（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代理留守长官（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任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催促他急赴洛阳（郭崇韬推荐孟知祥，参考本年【九二五】九月十一日）。李存勖考虑北都（太原府）留守长官人选，帝国参谋总部执行官（枢密承旨）段徊等，厌恶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留守长官张宪，不希望他留在中央，于是一致说：“北都（太原府）非张宪不可，他虽有宰相器度（郭崇韬推荐张宪用语），可是帝国新近才平定中原，宰相就在皇上跟前，即令有什么事处理不当，皇上还可以随时改正，这跟北都（太原府）留守长官要独当一面，关系一方安危，比较起来，宰相显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李存勖遂调张宪当太原特别市长（太原尹）、代理北都留守长官（知北都留守事）；命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王正言当兴唐（河北省大名县）特别市长（兴唐尹）、代理邺都（兴唐府）留守长官（知邺都留守事）。王正言年纪老迈，而又昏庸，李存勖命宫廷杂务官（武德使）史彦琼当邺都（兴唐府）监军。史彦琼，本是一个戏子，很得李存勖的宠爱，直属于邺都（兴唐府）留守长官部的六个州的军政钱粮，都由史彦琼做主，他作威作福，自我膨胀，对文武官员，不是轻视，就是凌辱，从王正言起，都对他谄媚奉承。

当初，李存勖进入魏州（兴唐府前身，河北省大名县），接收后梁银枪效节特别营（银枪效节都）将近八千人，当做自己的亲军（参考九一五年五月），他们强悍好斗，所向无敌，黄河两岸之战，全靠他们冲锋陷阵，建立奇功。李存勖承诺消灭后梁之日，大加赏赐。不久，河南（黄河以南）平定，李存勖虽然不只一次地赏赐，但士卒们仗恃立过大功，骄傲任性，贪得无厌，私欲不能获得满足，遂转化成为怨恨愤怒。本年（九二五），中原发生最大饥荒，农人纷纷流失逃亡，应缴的税捐田租，无法全部征收，加上连绵大雨，落个不停，道路泥泞，寸步难行，无论船运车运，都十分困难，东都（首都河南府）仓库全部空空荡荡，无法供应军需。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孔谦，每天都到上东门（河南府城东），眺望各州的粮船，船一到立刻开舱发放，可是仍然不够。官兵没有食物，有的甚至把妻子押给别人，把儿女卖掉；年纪大的军人眷属，几十几百的，成群结队，涌到郊外挖掘野草蔬菜，往往就饿死在那里。部队中传播各种流言，到处都是怨恨悲叹。可是李存勖打猎出游却不停息。



十二月二十日，李存勖到白沙（洛阳市东）打猎。刘皇后，所有皇子，以及后宫美女，全体扈从，阵容盛大。

十二月二十一日，李存勖夜住伊阙（洛阳市南）。

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存勖住潭泊（洛阳市南）。

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存勖住龔涧（洛阳市南）。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存勖才回皇宫。这时天降大雪，低级官员跟士卒们，有的冻死在道路之上。伊、汝二水流域，饥荒尤其严重，人民没有食物可吃，而皇家狩猎部队经过时，却要求人民供应粮食，发现人民确实穷无一物，反而更加愤怒，捣毁家具、拆毁房屋，当做木柴取暖，政府军的暴行，比强盗匪徒还要残酷，县政府低级官员都逃到深山峻谷躲避。

闰十二月一日，孟知祥抵达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后唐帝李存勖待他非常优厚。

李存勖因军粮不足，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宰相豆卢革以下，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指出：“古人的做法是：依照收入，决定支出，调查有多少农产品，才征调多少军队。所以即令有水灾旱灾，粮饷也不致欠缺。近代依靠农人上缴的捐税田租，来供养军队，从来没有农家富足而军人贫穷、农家贫穷而军人富足的现象。现在，即令不能减免农夫的税租，但如果能够废除‘折纳’、‘纽配’两项特别条例（‘折纳’，当物价贵时，政府收实物，当物价贱时，政府收钱。‘纽配’，不懂。二者应都是当时暴政），农民也可以稍稍休息。”李存勖命有关单位依照李琪建议去做，然而没有人执行。

四、郭崇韬、朱友谦灭族巨案

九二五年，郭崇韬一向敌视宦官，曾经秘密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有一天登极称帝，连阉割过的马都不可以骑，何况是宦官，最好把他们统统除去，专用普通人。”总指战官司令部礼宾官（都统通谒）吕知柔暗中偷听，因此宦官对郭崇韬恨入骨髓（宦官痛恨郭崇韬，早不可解，郭崇韬跟陷于宦官包围中的年轻皇子李继岌，并不亲密，岂能说出这种肺腑之言？吕知柔只是捏造一个无法求证的事实，刺激其他宦官蠢血沸腾）。

当时，成都（前蜀故都，四川省成都市）虽然攻克，但蜀中（四川省中部）各地民变蜂起，遍布高山深林，郭崇韬恐怕远征军撤退后，后患难



以收拾，于是派任圜、张筠分路征剿，因此没有马上班师。李存勖派宦官向延嗣前来催促，郭崇韬不到郊外迎接，等到见面，郭崇韬的态度又很倨傲，向延嗣大怒。李从袭警告向延嗣说：“魏王（李继岌）是皇太子，领袖身体仍很健康，而郭崇韬专权独断，已到这种程度。他儿子郭廷海率领大批卫士，进进出出，每天跟军队里的勇将、当地的豪门士绅，饮酒欢乐，指天画地。近来听说他请求老爹上疏任命他当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又提醒老爹说：‘巴蜀（四川省）土地肥沃，人民富饶，大人应该妥善筹划。’所有将领都是郭家一党，大王暂时居住虎狼之口，一旦发生变化，我们的骨头都不知道埋到什么地方！”遂相对流泪。向延嗣回京（首都河南府），详细报告刘皇后，刘皇后向李存勖哭诉，请早一天救她儿子李继岌一命。

先前，李存勖听说巴蜀（四川省）将领要求留下郭崇韬当统帅，心里已大不高兴，现在又听到向延嗣的小报告，不能不心中起疑；曾经查阅前蜀国库宫库账簿，说：“人们都说巴蜀（四川省）金银珠宝数都数不完，为什么却只有这么一点点？”向延嗣说：“我听说，攻破前蜀时，所有宝物，都落到郭崇韬父子的手里，郭崇韬就有黄金一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钱一百万串、名马一千匹，其他东西的数目，跟这相差无几。郭廷海所霸占的，还没有计算在内，所以皇上得到的就不多了。”李存勖脸色大变。孟知祥辞行时，李存勖授权给他，说：“听说郭崇韬生出二心，你到达时，替我把他诛杀。”孟知祥说：“郭崇韬是帝国的元老功臣，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等我到巴蜀（四川省）调查，假使并没有什么，就送他回来。”李存勖同意。

闰十二月二十四日，孟知祥从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出发。李存勖不久又派服装库管理官（衣甲库使）宦官马彦珪，飞马前往成都（四川省成都市），调查郭崇韬行动，吩咐说：“郭崇韬如果接受诏书班师则罢，如果仍拖延跋扈，则跟魏王（李继岌）共同把他解决。”马彦珪晋见刘皇后，说：“我在向延嗣那里听到巴蜀（四川省）情况危急，早晚都会发生事变，皇上却当断不断，不马上就下决心。成功和失败的关键，紧密相连，间不容发。一旦发生情况，怎么来得及向三千华里外的京师（首都河南府）请示！”（成都洛阳间陆路三千三百华里，航空距离九百公里。）刘皇后再向李存勖要求，李存勖说：“道听途说的传言，不知道真假，怎么可以仓促就下判断。”刘皇后得不到支持，告退后，自己用皇后教令，命李继岌诛杀郭崇韬。孟知祥走到石壕（河南省三门峡市东石壕镇。杜甫诗《石壕吏》，

就是这里)，马彦珪随后赶上，于夜晚敲门，传达刘皇后这项指示，催促孟知祥迅速到差，孟知祥暗中叹息说：“大乱就要爆发！”于是日夜不停前进。

九二六年，春季，正月，后唐（首都河南府）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使相）李继麟（朱友谦），仗恃自己跟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本年四十二岁）是患难老友，而且对帝国立过大功（朱友谦归附晋王李存勖的意志，坚定不移，参考九二〇年九月），而李存勖待李继麟（朱友谦），也特别优厚，可是戏子、宦官对李继麟（朱友谦）百般需求、贪得无厌，使他无法应付，最后索性拒绝再给。戏子、宦官决定诬以谋反，杀一儆百。远征军进攻前蜀（首都成都府）时，李继麟（朱友谦）检阅军队，派他的儿子李令德率领随大军出征（参考去年【九二五】九月十日）。戏子景进跟宦官遂向李存勖暗中打小报告说：“李继麟（朱友谦）听说中央大军西上，认为目标是他，惊恐交加，所以才集结部队自卫！”又警告李存勖说：“郭崇韬所以在巴蜀（四川省）敢横行霸道，就是跟河中（李继麟）结有阴谋，里应外合。”李继麟（朱友谦）听到消息，大为恐惧，打算亲自到中央朝见，洗刷自己冤情，他的亲信竭力劝阻。李继麟（朱友谦）说：“郭崇韬的功劳，远比我高，而今情势危急，我如果能面见领袖，表明此心忠诚，那些陷害我们的邪恶小人，就可以受到制裁。”

正月六日，李继麟（朱友谦）前往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朝见。

后唐（首都河南府）远征军班师，魏王李继岌将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命任圜（音 yuán）暂代留守长官，等候孟知祥（新任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到差。各路兵马已部署就绪，当天（正月六日），宦官马彦珪赶到，把刘皇后的命令拿给李继岌过目，李继岌说：“大军就要拔营，郭崇韬又没有什么举动，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你们不要再说。而且，没有领袖（李存勖）正式诏书，只凭皇后一纸命令，就杀征剿司令，怎么可以？”宦官李从袭等痛哭流涕说：“我们采取行动，已露出痕迹，万一消息走漏，被郭崇韬听到，中途发生变化，就更无法挽救。”宦官们分别陈述意见、分析利害。李继岌不得已，决定接受。

正月七日，早晨，李从袭传达李继岌的命令，召见郭崇韬举行军事会议，李继岌先上楼躲开。郭崇韬刚跨上台阶，李继岌的侍从李环，用铁锤猛挝，把郭崇韬的头部挝碎，并立即诛杀郭崇韬的儿子郭廷海、郭廷信。这时，外面的人还不知道。总指战部军法官（都统推官）饶阳（河北省饶

阳县)人李崧对李继岌说:“远征军作战于三千华里之外,在没有皇上诏书情况下,擅自诛杀大将,大王怎么做出这种危险的事?难道不能忍耐到返回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李继岌说:“你说得对,可是后悔已来不及。”李崧乃召集几个文书员上楼,撤去楼梯,假造一道诏书,盖上临时用蜡刻成的“宰相联合办公厅”印章,向全军公布,军心才大致安定。郭崇韬左右官员,全都逃走躲藏,只机要秘书(掌书记)滏阳(磁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磁县)人张砺,前往魏王府恸哭哀悼。李继岌命任圜代替郭崇韬总揽军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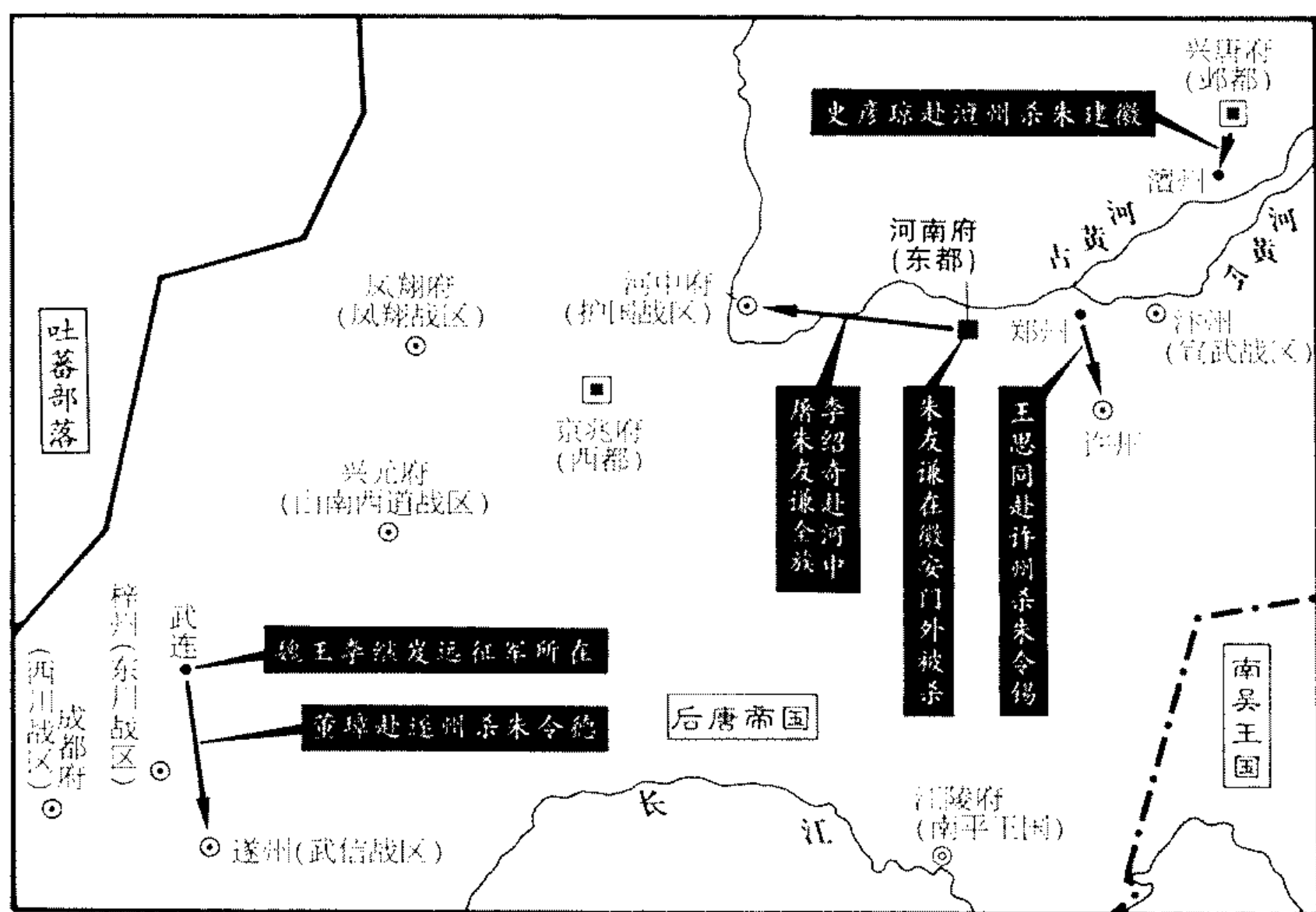
魏王李继岌的礼仪官(通谒)李廷安,呈献前蜀(首都成都府)音乐师二百余人,有一位名叫严旭的,王宗衍用他当蓬州(四川省仪陇县南)州长。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问他说:“你有什么本领当上州长?”严旭说:“我会唱戏!”李存勖命他唱戏,认为他唱得很好,遂下令他恢复原职。

正月十一日,宦官马彦珪返回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下诏宣布郭崇韬的罪状,并诛杀郭崇韬其他留在后方的儿子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全国官员和平民,无不震惊叹息,议论纷纷。李存勖派宦官暗中侦察,保大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睦王李存义(李存勖的老弟),是郭崇韬的女婿,宦官为了把郭崇韬的党羽一网打尽,遂打小报告说:“睦王(李存义)向各将领一面挥动手臂,一面痛哭流涕,声称郭崇韬冤枉,一肚子牢骚,对政府充满怨恨!”

正月二十三日,李存勖下令逮捕李存义,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不久,又把李存义斩首。

戏子景进警告李存勖说:“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有人报告紧急情况,检举李继麟(朱友谦,护国【总部河中府】司令官)跟郭崇韬联合谋反。郭崇韬死后,李继麟(朱友谦)又跟睦王(李存义)联合谋反。”宦官们异口同声劝李存勖动手铲除。于是,李存勖下诏调李继麟(朱友谦)当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当天(正月二十三日)夜晚,派联合步骑兵基地司令(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军包围李继麟(朱友谦)设于京师(首都河南府)的官邸,把李继麟(朱友谦)像赶畜生一样赶到徽安门外(洛阳北城有二门,西名徽安门),斩首。李存勖下诏恢复李继麟的原名朱友谦(朱简)。朱友谦(李继麟)有两个儿子:朱

令德当武信战区（总部设遂州【四川省遂宁市】）司令官（节度使），朱令锡当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存勖命魏王李继岌就近到遂州（四川省遂宁市）斩朱令德，命郑州（河南省郑州市）州长王思同就近到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斩朱令锡；又命河阳战区（总部设孟州【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奇（夏鲁奇）到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屠灭朱友谦（李继麟）全家。李绍奇（夏鲁奇）抵达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朱友谦（李继麟）的妻子张女士，率男女老幼二百余口，晋见李绍奇（夏鲁奇），说：“朱家的人应该处死，只盼望不要连累外姓！”于是挑出婢女奴仆一百人，而率全家一百口赴刑。死前，张女士取出“免死铁券”（参考前年【九二四】十一月），拿给李绍奇（夏鲁奇）过目，说：“这是皇上（李存勖）前年（九二四）赏赐，我一介妇女，不认识字，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李绍奇（夏鲁奇）也觉得满面羞惭。朱友谦（李继麟）旧时将领史武等七人，这时都当州长，也被屠灭全族。



十世纪·九二六年正月 朱友谦全族被屠杀

当时，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驻屯各军，粮食不足，士卒潦倒饥饿，十分贫苦，于是谣言四起，戏子、宦官就把听到的奏

报李存勖，所以朱友谦（李继麟）、郭崇韬都受到诛杀。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李嗣源（邈佶烈），也是谣言的焦点，李存勖派朱守殷前往察看，朱守殷暗中警告李嗣源（邈佶烈）说：“大帅功高震主，最好是辞职退休，远离伤害。”李嗣源（邈佶烈）说：“我一颗赤心，不辜负天地，是福是祸，无法逃避，一切听天由命！”（有时候，冠冕堂皇的话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话！）当时，戏子、宦官当权，有功劳的以及旧日的文武官员，都无法自保，李嗣源（邈佶烈）有三四次之多，身陷绝境，幸亏都靠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宦官李绍宏（马绍宏）营救，才保住一命。

五、贝州兵变，邺都陷落

九二六年，魏王李继岌，命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人李仁罕、骑兵总指挥官（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河北省东光县）人潘仁嗣、左翼总指挥官（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翼总指挥官（右厢都指挥使）浚仪（汴州州政府所在城【大梁城】有二县：一名开封、一名浚仪）人张业、内营指挥官（牙内指挥使）文水（山西省文水县）人武漳、骁锐指挥官（骁锐指挥使）平恩（河北省曲周县东南）人李延厚，留下来驻防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正月二十七日，李继岌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命李绍琛（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做殿后部队，跟中军大帐保持三十华里的距离。

二月一日，后唐（首都河南府）天雄战区（总部设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指挥官（指挥使）杨仁赓，率领他的士卒，驻防瓦桥关（河北省雄县），过了一年，轮调回来，走到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因为邺都（兴唐府）空虚，恐怕他们回去后发生变乱，于是下令他们留在贝州（河北省清河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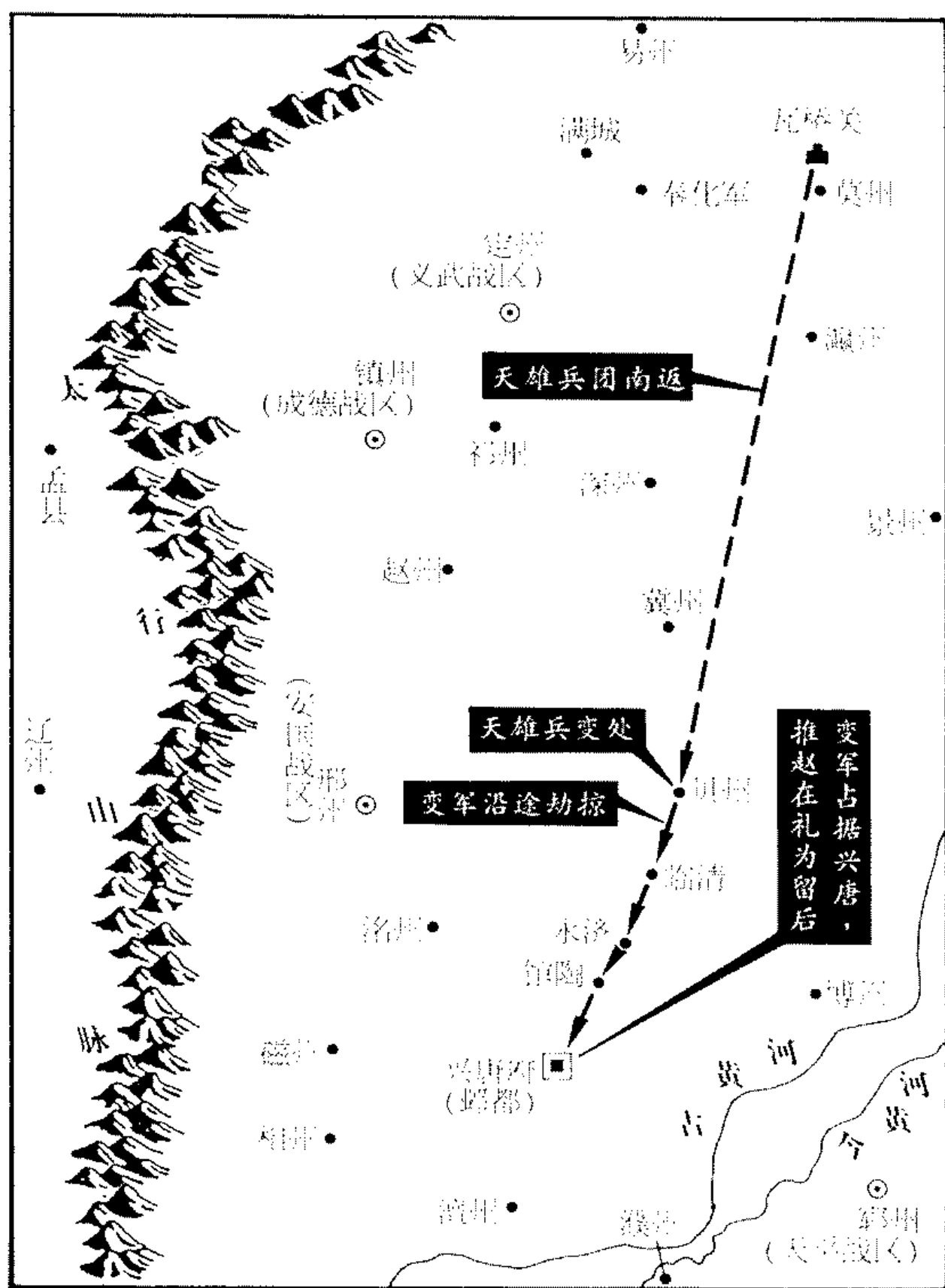
当时，天下没有人知道郭崇韬犯了什么罪，民间谣言说：“郭崇韬杀了李继岌，在巴蜀（四川省）称王，所以屠灭他全族！”朱友谦（李继麟）的儿子朱建徽当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州长，李存勖密令邺都（兴唐府）监军宦官史彦琼前去行刑。城门官报告留守长官王正言说：“史监军深夜骑马，飞奔出城，没有说去什么地方！”于是谣言肯定地说：“刘皇后把李继岌被杀这件事，归罪给皇上，已把皇上干掉，所以急命史彦琼进京



（首都河南府）讨论后事。”人心越发惊骇恐惶。

杨仁晟部下士卒皇甫晖，跟他的同伴，晚上赌博输了钱，遂利用人心动荡，发动兵变，劫持杨仁晟说：“领袖（李存勖）所以能夺取天下，是天雄军队（总部兴唐府）的功劳，我们身不解甲、马不下鞍，已十余年，而今大势已定，领袖不但全不顾念旧日的贡献，反而更加猜忌。派我们去远方驻防，一年有余，正高兴能够回家，想不到离家只几步远（贝州与兴唐府航空距离一百公里），却不准跟家人见面。而今，听说皇后杀了皇上，京师（首都河南府）已经大乱，将士们愿意跟你一同回乡（指总部兴唐府），然后再报告中央。如果皇上仍然平安，出兵讨伐，我们天雄（总部兴唐府）军队足可以抵挡，说不定我们会借着这个机会，取得更多的荣华富贵！”杨仁晟拒绝，皇甫晖斩杨仁晟；又劫持一位军官，军官也拒绝，皇甫晖又斩军官。效节特别营指挥官（效节指挥使）赵在礼听到兵变消息，披上衣服，连腰带都来不及系上，就翻墙逃走，皇甫晖追上，抓住脚把他拉下，拿杨仁晟和军官的人头给赵在礼看，赵在礼恐惧，只好接受，变兵遂拥护他当首领，纵火焚烧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城，大肆抢劫。皇甫晖，是魏州（即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人。赵在礼，是涿州（河北省涿州市）人。第二天一早，皇甫晖等拥护赵在礼南下，直向临清（河北省临西县）、永济（山东省冠县北）、馆陶（河北省馆陶县），经过的地方，大肆剽掠。

二月五日，晚上，有人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到邺都（兴唐府）警告说：变军即将前来攻击，总巡查官（都巡检使）孙铎等，急行晋见监军宦官史彦琼（此时已斩过朱建徽回来），请求发给铠甲登城守卫，史彦琼怀疑孙铎等已有二心，说：“探马报告说变军才到临清（河北省临西县），计算行程，明天（二月六日）晚上才能到这里（临清与兴唐府航空距离八十公里），明天再动员，仍不算晚！”（史彦琼不发铠甲，除了怀疑孙铎等之外，也因为害怕受到李存勖的责罚。参考去年【九二五】正月。）孙铎说：“变军既然作乱，一定乘我们还没有准备妥当，发动突袭，加倍速度，日夜不停地强行军前进，怎么可能像平常一样，轻松走路！请你率军登上城楼，我则招募年轻勇士一千人，埋伏王莽河（古黄河支流，参考七八二年六月注），迎头痛击。变军挫败，一定四散逃走，然后就可以讨伐消灭。如果非等到他们进抵城下，万一有奸人作为内应，事情就危险万状。”史彦琼说：“只要严密守住城池，何必迎战？”当天（二月五日）夜晚，变军前锋突击



十世纪·九二六年二月 天雄兵团兵变，占领兴唐府

北门，乱箭射击。当时，史彦琼率步兵部队驻扎北门城楼，听到变军呐喊声音，霎时一哄而散，史彦琼单人匹马逃奔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河南省洛阳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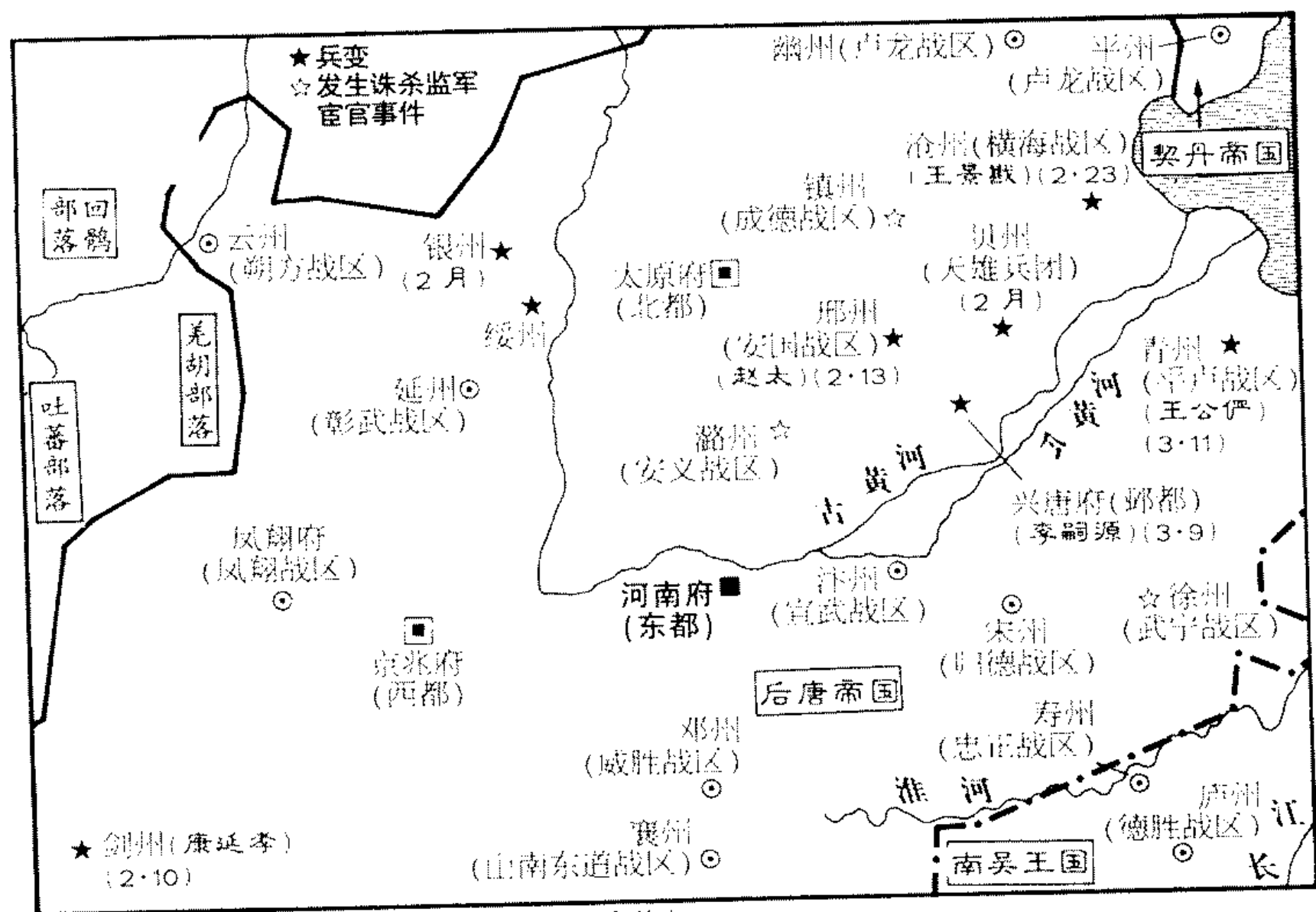
二月六日，变军进入邺都（兴唐府），孙铎等率军抵抗，不能取胜，逃走。赵在礼遂占领宫城（牙城），命皇甫晖及中级军官（军校）赵进当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放纵士卒，大肆抢劫。赵进，是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人。

留守长官王正言正坐在公案旁召唤文书员草拟奏章，却一个人也不见来，王正言震怒，正要大发脾气，家人告诉他说：“变军已经进城，在街上

杀人放火，官员们早逃走一空，你还在叫谁？”王正言吃惊说：“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急叫备马，也没有反应，于是率领文武官员徒步走出留守府大门，晋谒赵在礼，下跪叩头，请求宽恕。赵在礼也下跪叩头，说：“官兵们想家思归而已，大帅官高望重，千万不要这么委屈！”安慰解释，送他回去。

大家推举赵在礼当天雄战区（总部设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奏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北京（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留守长官张宪的家属，仍留在邺都（张宪调太原，参考去年【九二五】十二月十七日），赵在礼对他们特别优待，派使节送信给张宪招降，张宪不开信封，立刻诛杀使节，奏报中央。

二月七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任命戏子景进当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第五级，从三品），摄理立法院最高顾问官（检校右散骑常侍，正三品）、兼总监察官（兼御史大夫，正三品）、上柱国（勋官一级，正二品）。



十世纪·九二六年二月至三月 后唐境内兵变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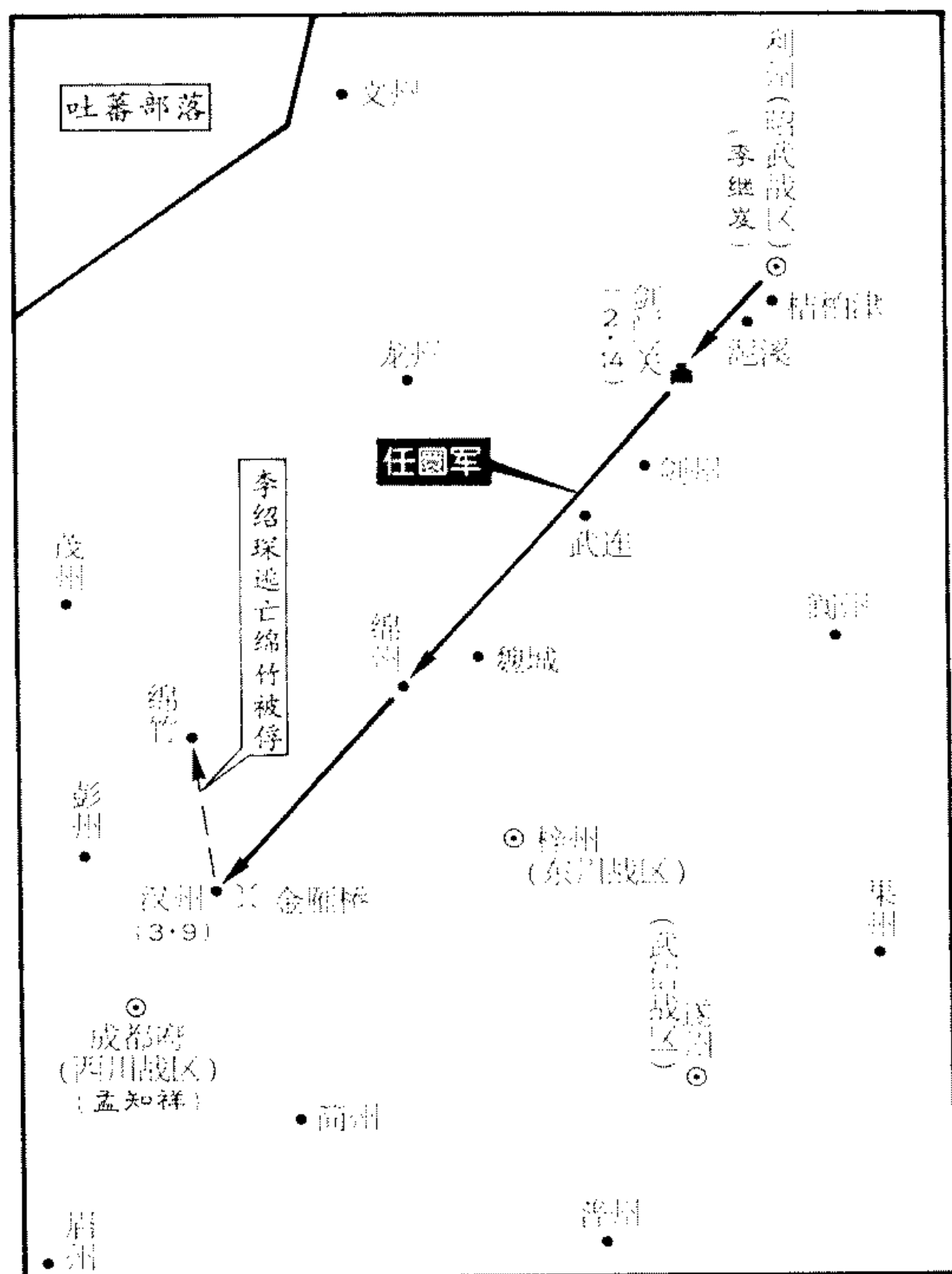
二月九日，天雄（总部兴唐府）监军宦官史彦琼逃到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询问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



使)宦官李绍宏(马绍宏),谁可以担任统帅,率军讨伐。李绍宏(马绍宏)再度推荐李绍钦(段凝。远征前蜀【首都成都府】时,李绍宏就推荐过李绍钦,参考去年【九二五】九月七日),李存勖允许,命李绍钦(段凝)拟具作战计划。而李绍钦(段凝)所提的出征人选,都是后梁(首都开封府)旧日将领中李绍钦(段凝)所喜欢的,李存勖起了疑心,撤回原令。刘皇后说:“天雄(总部兴唐府)几个毛贼叛乱,不过一件小事,用不着劳动大将,交给李绍荣(元行钦),就可以办好!”李存勖遂命当时担任归德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的李绍荣(元行钦)率骑兵三千人,前往邺都(兴唐府)招降安抚;同时也动员各战区道野战军,准备万一变军不肯屈服时出征。

后唐(首都河南府)远征军郭崇韬被杀之后,李绍琛(康延孝)对董璋说:“你还打算去谁那里搬弄是非?”董璋恐惧,请求宽恕(二人结怨事,参考去年【九二五】十一月)。魏王李继岌率远征军北返,抵达武连(四川省剑阁县西南武连镇),遇到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派出的宦官,告以朱友谦(李继麟)已经伏诛,命董璋率军前往遂州(四川省遂宁市)诛杀朱令德(武信【总部遂州】司令官)。当时,李绍琛(康延孝)率殿后部队,驻围魏城(四川省绵阳市东北魏城镇),得到消息,对李存勖不命自己杀朱令德而指派董璋,大吃一惊。不久,董璋经过李绍琛(康延孝)大营,却不进来晋见,李绍琛(康延孝)更加愤怒,乘着几分酒意,对各将领说:“帝国南下夺取大梁(后梁帝国)、西上平定巴蜀(前蜀帝国),都出于郭大帅(郭崇韬)的谋略,跟我的战功。至于脱离叛逆(后梁),投效圣明(后唐),跟皇上互相支持呼应,终于击破后梁(首都开封府),则全靠朱大帅(朱友谦),而今,郭、朱两位大帅并没有罪,却都受到屠灭全族惨祸,回到中央之后,下一个定会轮到我!苍苍者天,有冤难申,叫我怎么办?”李绍琛(康延孝)部队中很多是河中(山西省永济市)人,护国(总部河中府)将领焦武等在大营门前哭号说:“西平王(朱友谦)有什么罪,全家屠戮,我们回去势必跟史武等死在一起,我们决不往北再走一步!”当天(二月九日),魏王李继岌抵达泥溪(四川省广元市西南),李绍琛(康延孝)抵达剑州(四川省剑阁县),派人报告李继岌说:“护国(总部河中府)将士哭号不停,可能兵变!”

二月十日,李绍琛(康延孝)自剑州(四川省剑阁县)率殿后部队南下,自称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



十世纪·九二六年二月至三月 李绍琛（康延孝）兵变

三川地区（西川、东川、汉川）军政总监（三川制置使），发布文告，送到成都，声称：接到诏书，代替孟知祥（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安抚人民。三天之间，集结部众多达五万人。

二月十一日，李继曦（凤翔【总部凤翔府】司令官）随远征军返抵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总监军宦官（监军使）柴重厚拒绝交还司令官（节度使）的印信符节，只催促他前往京师（首都河南府）听候中央安置。

二月十二日，魏王李继发抵达利州（四川省广元市），李绍琛（康延孝）派人切断桔柏津（四川省广元市西南昭化镇），李继发得到报告，命任圜当副征剿司令（副招讨使），率步骑兵七千人，会同总指挥官（都指挥使）梁汉颢、监军宦官李延安，追击讨伐。

二月十三日，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左右翼步兵常备队士卒（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兵变，占领州城，自称安国战区（总部设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命东北方面军副征剿司令（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霍彦威）讨伐。

二月十四日，远征军副征剿司令任圜，先命别动部队将领（别将）何建崇进攻剑门关（四川省剑阁县北），攻克。

北伐军李绍荣（元行钦）抵达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攻击南门，并派人携带诏书前去劝解招降。变军首领赵在礼送出酒肉慰劳招待，在城楼下跪叩头说：“将士们思念家乡，擅自回来，大帅如果肯替我们向皇上奏报求情，使我们得以免于一死，怎敢不改过自新，戴罪立功！”遂把诏书拿给将领士卒们传阅。然而监军宦官史彦琼却手指着城楼大骂说：“你们这群死贼，城破之日，碎尸万段！”皇甫晖对变兵们说：“听史彦琼的口气，皇上不会放过我们！”遂集结在一起，呐喊呼叫，抢夺诏书，撕成碎片，登上城墙抵抗。李绍荣（元行钦）进攻，失利，上疏奏报，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大怒说：“破城那一天，老少不留！”扩大征调范围讨伐。

二月十五日，李绍荣（元行钦）退到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

六、大军再变，主帅被劫

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夜晚，后唐（首都河南府）随从骑兵常备队军官（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格杀基地司令（军使），密谋兵变，被生擒，斩首。随从骑兵常备队指挥官（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一个戏子，艺名郭门高。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在德胜（河南省濮阳市）跟后梁对抗时，招募勇士出阵挑战，郭从谦应募，俘虏杀敌而回，因此越发受到宠爱。李存勖在各军中挑选勇士当亲军，分别设置四个指挥官，称为随从骑兵常备队（从马直）。郭从谦自基地司令（军使）累积功劳，擢升到指挥官（指挥使）。郭崇韬掌权的时候，郭从谦把郭崇韬当做叔父敬奉，睦王李存义则收郭从谦当义子。后来，郭崇韬、李存义先后被杀，郭从谦悲愤，常用自己的钱犒劳骑兵常备队军官，对着他们痛哭流涕，替郭崇韬辩护呼冤。后来，王温兵变，李存勖开他的玩笑说：“你过去辜负我，去巴结郭崇韬、李存义，现在又教唆王温造反，你到底想些什么？”郭从谦





更加恐惧。退出后，暗中告诉随从骑兵常备队军官们说：“领袖（李存勖）因为王温的缘故，等到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平定后，要把你们全部坑杀。家里有什么东西，赶快把它们卖掉，吃个酒醉饭饱，不必做长期打算。”亲军官兵都惶恐不安。

二月二十二日，北伐军李绍荣（元行钦）率各战区道的增援部队，再一次进攻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

二月二十三日，初级将领（裨将）杨重霸，率数百敢死队，爬上城头，可是没有后续部队，杨重霸等全部阵亡。变军知道中央决不饶命，所以坚强守卫，宁死不降。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十分焦虑，每天派宦官西上，催促魏王李继岌急行东进。可是李继岌却因主力精锐部队都在任圜率领下讨伐李绍琛（康延孝），自己不得不留在利州（四川省广元市）等待，不能马上回来。

李绍荣（元行钦）讨伐邺都（兴唐府）变军首领赵在礼，很久无法取胜；而李绍真（霍彦威）讨伐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变军首领赵太，也没有进展。就在这时候，横海（总部沧州）兵变，低级军官（小校）王景戡，把变军解决，恢复安定，遂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河朔（河北平原）各战区道、各州县，纷纷向中央奏报发生变乱，前后相继，情况紧急。李存勖想亲自讨伐邺都（兴唐府），宰相及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都认为京师（首都河南府）是根本重镇，最高领袖不可以轻易离开。李存勖说：“我看所有将领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派遣。”大家一致推荐说：“李嗣源（邈佶烈）是元老功臣。”李存勖对李嗣源（邈佶烈）心存猜忌，说：“我爱惜李嗣源（邈佶烈），打算留他担任京师（首都河南府）警卫。”大家一致说：“再没有更合适的人！”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全义（张宗奭）也强调：“河朔（河北平原）正逢多事之秋，时间拖得越久，祸患陷得越深，最好是请李嗣源统御讨伐大军。如果依靠李绍荣（元行钦）这些人，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宦官李绍宏（马绍宏）也不断进言，李存勖因内外高官全体推荐，考虑很久，终于允许。

二月二十七日，李存勖命李嗣源（邈佶烈）率皇家亲军，讨伐邺都（兴唐府）。

保塞战区（总部设延州【陕西省延安市】）奏报说：绥（陕西省绥德县）、银（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二州发生兵变，剽掠州城（绥、银二



州属定难战区【总部夏州】）。

远征军董璋，率军二万人驻扎绵州（四川省绵阳市），会同任圜讨伐变军首领李绍琛（康延孝）。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派宦官崔延琛，前往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中途恰巧遇到李绍琛（康延孝），崔延琛骗他说：“我携带皇上指令，征调孟知祥（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回京（首都河南府），你如果不急于发动攻击，巴蜀（西川战区）一定到手。”崔延琛到达成都后，建议孟知祥加强防守戒备。孟知祥遂挖掘整顿壕沟，竖立栅栏工事，派步骑兵总指挥官（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率军四万人、骁锐指挥官（骁锐指挥使）李廷厚率军二千人，讨伐李绍琛（康延孝）。李廷厚集合部众，宣布说：“有心建立功名、追求荣华富贵的勇士，站到东边。年老患病、胆小体弱、害怕打仗的人，站到西边。”于是集结精锐士卒七百人出击。

当天，任圜追到汉州（四川省广汉市），追上李绍琛（康延孝），李绍琛（康延孝）出兵迎战。征剿司令部机要秘书（招讨掌书记）张砺，建议在阵后埋伏精锐部队，而用老弱残兵作为诱饵，任圜接受，命董璋派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老弱残兵先行接战，但立即退却。李绍琛（康延孝）轻视任圜不过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又发现出战的士卒都年老体衰，于是竭力追击，进入口袋阵地，伏兵突起，大破李绍琛（康延孝）军，杀数千人。自此，李绍琛（康延孝）坚守汉州（四川省广汉市），闭城不出。

三月一日，后唐（首都河南府）北伐军李绍真（霍彦威）奏报说：“克复邢州（河北省邢台市），生擒变军首领赵太等。”

三月四日，李绍真（霍彦威）率军抵达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在城西北扎营，把赵太等押解到城下，命守城变军观看，然后斩首。

三月六日，北伐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统帅李嗣源（邈佶烈）抵达邺都（兴唐府），在城西南扎营。

三月八日，李嗣源（邈佶烈）下令第二天（三月九日）拂晓攻击。可是，当天（三月八日）夜晚，随从骑兵常备队军士（从马直军士）张破败，发动兵变，率领变军大声呐喊鼓噪，格杀总指挥官（都将），纵火焚烧大营。

三月九日，天色刚明，变军紧逼中军虎帐，李嗣源（邈佶烈）率亲军迎战，无法抵挡，变兵越聚越多，声势浩大。李嗣源（邈佶烈）高声叱喝，



问说：“你们要什么？”变兵回答说：“将士们追随皇上（李存勖）十年，身经百战，终于得到天下（李存勖接收魏州，参考九一五年六月，迄今十二年）。可是皇上却恩断义绝，为了立威，只知道一味诛杀。贝州（河北省清河县）那些出征官兵，不过思念家乡，想回去看看而已，皇上竟不能饶他们一死，发誓说：‘破城之后，要把天雄（总部兴唐府）军队全部坑杀！’近来随从骑兵常备队（从马直）几个弟兄吵闹喧哗（指王温事件），皇上竟要把全队处斩。我们当初并没有心叛变，只是怕死。大家商量的结果，愿意跟城里赵在礼联合，击退各战区特遣兵团，请皇上在河南（黄河以南）当皇帝，大帅（李嗣源）在河北（黄河以北）当皇帝，做我们的领袖。”李嗣源（邈佶烈）声泪俱下地劝说解释，变兵不接受。李嗣源（邈佶烈）说：“你们不听我的话，那么就随你们的意去做，我自己返回京师（首都河南府）。”变兵们钢刀出鞘，把李嗣源（邈佶烈）围住，警告说：“我们这些人是一群虎狼，分不出谁尊贵、谁卑贱，大帅走的话，往哪里走？”于是簇拥李嗣源（邈佶烈）跟李绍真（霍彦威）等，进入兴唐（河北省大名县），可是兴唐城里并不知道北伐军戏剧性变化，拒绝他们进城，变军首领皇甫晖迎击，斩张破败，北伐军全部崩溃。赵在礼这时候才终于弄清楚真相，遂率各级军官迎接李嗣源（邈佶烈）进城，下跪叩头，一面流泪，一面请求宽恕，说：“我们辜负大帅，怎么敢不听命令！”李嗣源（邈佶烈）身陷重围，只好乞灵诡计，说：“凡要创立伟大事业，必须有强大兵力。而今，城外北伐军瓦解，士卒四散流失，我为你们出去把他们集结起来。”赵在礼遂让李嗣源（邈佶烈）和李绍真（霍彦威）一起出城。当天（三月九日）晚上，李嗣源（邈佶烈）住宿魏县（河北省魏县），失散的官兵慢慢回来。

七、李绍荣逼反李嗣源

九二六年，西川（总部成都府）汉州（四川省广汉市）没有城墙壕沟，四周的防御工程不过一道树枝围成的木栅。

三月九日，远征军副征剿司令（副招讨使）任圜，向木栅进攻，纵火焚烧；变军首领李绍琛（康延孝）率军到金雁桥（四川省广汉市东雁江桥）迎战，兵败，率领骑兵十余人逃奔绵竹（四川省绵竹市），远征军追赶，把他生擒。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



度使)孟知祥特地到汉州(四川省广汉市)犒劳军队,跟任圜、董璋大摆酒席聚会。命把装载李绍琛(康延孝)的囚车拉到酒席筵前。孟知祥亲自斟一大杯酒送给他,对他说:“你已身居高位,拥有大将符节旌旗,又有平定巴蜀(前蜀帝国)的功劳,还怕没有荣华富贵?为什么非钻进囚车不可?”李绍琛(康延孝)说:“郭崇韬在辅佐皇上开国功臣中,位居第一;而且,几乎是没流一滴血,就征服两川(东川、西川)。主要的是,他并没有犯罪,却忽然之间,全族屠灭。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有信心保住人头,因此不敢返回中央!”魏王李继岌在俘虏李绍琛(康延孝)之后,立即率远征军加倍速度北上。

孟知祥在变军中捕获保义(总部陕州)总指挥官(陕虢都指挥使)汝阴(安徽省阜阳市)人李肇、护国(总部河中府)总指挥官(河中都指挥使)千乘(山东省广饶县)人侯弘实,一齐赦免,命李肇当内营步骑兵总指挥官(牙内马步都指挥使),侯弘实当李肇的副手。这时,巴蜀(四川省)各地民变和盗匪仍没有平息,孟知祥开始挑选廉洁的官员,派他们当州长县长,治理州县,废除苛捐杂税,号召流亡在外的农民回乡生产,政令宽大,一切都从头做起。派左翼总指挥官(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翼总指挥官(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分别率军讨伐各地变民盗匪,全部诛杀。

李嗣源(邈佶烈)最初受变兵逼迫时,李绍荣(元行钦,归德【总部宋州】司令官)率部众一万人,在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城南扎营;李嗣源(邈佶烈)派营门官(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前后相继去召唤他前来,要跟他联合诛杀变军,李绍荣(元行钦)怀疑是李嗣源(邈佶烈)摆下的圈套,就把使节软禁,不准回去,紧闭营门,不作反应。后来,李嗣源(邈佶烈)被裹胁进入邺都(兴唐府),李绍荣(元行钦)遂率军撤退。现在,李嗣源(邈佶烈)出城,驻扎魏县(河北省魏县),手下军队不到一百人,又没有武器。李绍真(霍彦威)率领的部队中,有五千人是成德(总部镇州)特遣兵团,听到消息,纷纷投奔李嗣源(李嗣源是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因此李嗣源(邈佶烈)的声势,稍微振作。李嗣源(邈佶烈)对各将领流泪说:“我明天就回战区(成德【总部镇州】),呈递奏章,至于怎么定罪,听皇上裁决。”李绍真(霍彦威)跟本部参谋官(中门使)安重海说:“这个办法不好,你是大军元帅,不幸被叛徒劫持,李绍荣(元行钦)不战而退,回中央后,一定会拿您当做借

口。您如果直接返回战区，岂不是‘割据土地，要挟君王’？正好印证那些奸邪的人对你的陷害诽谤。不如日夜不停奔往京师（首都河南府），亲自面见皇上，或许可以洗清自己。”李嗣源（邈佶烈）说：“对极！”

三月十一日，李嗣源（邈佶烈）南下，直向相州（河南省安阳市），遇见御马管理官（马坊使）康福，得到战马数千匹，才勉强像一支军队。康福，是蔚州（河北省蔚县）人。

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符习，率本战区特遣兵团进攻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听到李嗣源（邈佶烈）部众溃散消息，即行回军，走到淄州（山东省淄博市），总监军宦官（监军使）杨希望派军迎头攻击，符习大为恐惧，率军再掉头向西。青州（山东省青州市）指挥官（指挥使）王公俨攻击杨希望，把杨希望诛杀，遂控制青州州城。

当时，各战区道监军宦官，都仗恃李存勖的宠爱，跟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争权夺利，尖锐对立，等到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兵变，很多地方发生杀监军宦官的事。安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监军宦官杨继源，阴谋诛杀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孔勣，孔勣先把杨继源诱进埋伏，遂斩杨继源。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监军宦官认为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绍真（霍彦威），跟李嗣源（邈佶烈）合作，遂诛杀李绍真（霍彦威）的亲信干部，然后控制城池，拒绝李绍真（霍彦威）班师；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淳于晏率各将领反击，再诛杀监军宦官。淳于晏，是登州（山东省蓬莱市）人。

三月十二日，后唐（首都河南府）因军队粮食不够，李存勖下诏命首都洛阳特别市长（河南尹），向农家预借夏秋两季赋税，人民穷苦，更难维生。

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齐王张全义（张宗爽），听到李嗣源（邈佶烈）进入邺都（兴唐府）消息，忧愁恐惧，不肯再进饮食。

三月十五日，张全义在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逝世（年七十五岁。张全义竭力推荐李嗣源，而李嗣源投入叛军，这是屠杀全族的罪）。

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孔谦，因仓库储存不够支出，只好克扣军粮。士卒无法吃饱，谣言四起，宰相们发现情势险恶，十分恐惧，率文武百官联名上疏给李存勖说：“而今，国库（租庸）已经一空，宫库（内



库)却有大量储存,皇家各军将领士卒,连父母妻子儿女都养不活,如果再不救济的话,恐怕军心生变。请陛下动用官库救他们不死,等过了荒年,原先官库里的财富,仍会回到官库(二库之分,参考前年【九二四】二月一日)。”李存勖本来马上答应,但刘皇后说:“我们夫妇身为君王,管理万邦,固然依靠军队武力,但也出于上天的选择,上天选择了我们,别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便殿再向李存勖口头奏报,刘皇后派人在屏风后暗中偷听,一会工夫,她派人携带了一个梳妆台、三个银盆,以及三个年幼的皇子出来,告诉宰相说:“人们都说宫里多的是积蓄,事实上不了解真相,各地进贡的东西,随手都用来赏赐,剩下来的只有这些,请把他们卖掉,犒劳官兵!”宰相们惊慌恐惧,仓促退出。

李绍荣(元行钦)自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撤退到卫州(河南省卫辉市),进城固守,奏报说:“李嗣源(邈佶烈)已经叛变,跟盗匪结合。”李嗣源(邈佶烈)派人携带奏章为自己辩护,每天都派出几个人。李嗣源(邈佶烈)的长子李从审,当金枪指挥官(金枪指挥使),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对李从审说:“我深刻了解你家老爹为人忠厚,你去你老爹那里,告诉他我的意思,不要让他不敢肯定自己。”李从审抵达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李绍荣(元行钦)把他逮捕囚禁,打算诛杀。李从审说:“你既然不相信我家老爹,又不允许我到我家老爹那里,那么,请让我回京(首都河南府)护驾。”李绍荣(元行钦)才把他放掉。李存勖怜惜李从审处境艰难,命他改名李继璟,待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自此以后,李嗣源(邈佶烈)所呈递的奏章,都被李绍荣(元行钦)中途拦截,无法上达,李嗣源(邈佶烈)因此猜疑恐惧。部将石敬瑭(李嗣源的女婿,参考九一九年九月)说:“事情的成功,由于决断迅速;事情的失败,由于犹豫不定。世界上哪有上将跟叛军一同进入叛军据守的城池,而将来能够永保平安?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是全国心脏,请交给我骑兵三百人,发动突袭,如果幸而夺取到手,大帅(李嗣源)就率主力急行西进,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骑兵突击队指挥官(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领袖(李存勖)生活荒淫、领导无方,无论军人、平民,都有一腔愤怒怨恨。大帅(李嗣源)跟大家站在一个立场,就可活命,如果坚持效忠守节,恐怕难逃一死。”李嗣源(邈佶烈)终于接受这项建议,命安重海向各战区发出命令,征调军队集结。康义诚,是代北(山西省代县以北)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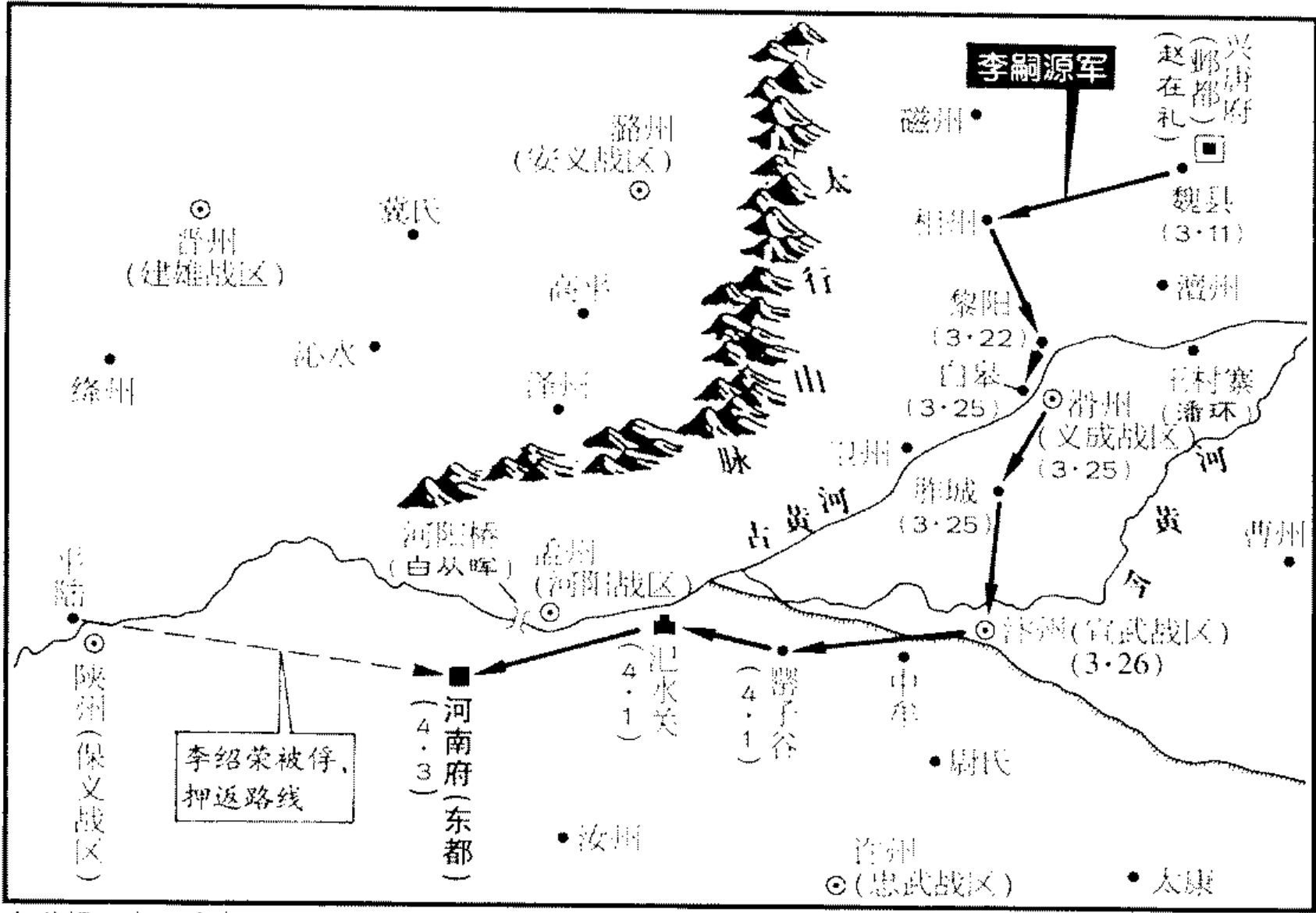
当时，齐州（山东省济南市）警备区司令（防御使）李绍虔（王晏球）、泰宁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钦（段凝）、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州长李绍英，分别率军驻防瓦桥（河北省雄县），北京（太原府）右翼骑兵总指挥官（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驻扎奉化军（河北省保定市）。李嗣源（邈佶烈）派使节征调他们南下。李绍英，是瑕丘（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山东省兖州市）人，本名房知温。安审通，是安金全的侄儿（安金全保护晋阳，建立大功。参考九一六年五月）。李嗣源（邈佶烈）家住真定（镇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正定县），战区副纠察官（虞候将）王建立，先下手诛杀监军宦官，因此家人得以保住性命。王建立，是辽州（山西省左权县）人。李从珂（王从珂）自石门镇（河北省遵化市西石门镇。李从珂被贬石门镇，参考去年【九二五】三月）率他的部队从孟县（山西省孟县）直向镇州（河北省正定县），跟王建立会师，加倍速度急行军投向李嗣源（邈佶烈）。李嗣源（邈佶烈）因李绍荣（元行钦）驻军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所以计划从白皋（河南省滑县北古黄河西岸渡口）南渡黄河，分出三百名骑兵，命石敬瑭率领，充当前锋，命李从珂（王从珂）当后卫，于是军威大振。李嗣源（邈佶烈）的侄儿李从璋，自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率军南下，路过邢州（河北省邢台市），邢州将领留他当安国战区（总部设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众叛亲离，流箭射死

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李存勖下诏命怀远指挥官（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骑兵扼守河阳桥（河南省孟县黄河大桥。预防李嗣源由孟州渡河进击洛阳）；李存勖这时才拿出金银绸缎，赏赐各军，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以及宫廷侍从总监（供奉内使）景进等，都献出金银绸缎，赞助赏赐。官兵们背着东西，一边走一边诟骂说：“我的妻子儿女都已饿死，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三月十八日，李绍荣（元行钦）自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回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李存勖前往鹁店（洛阳市北）慰劳，李绍荣（元行钦）说：“邺都（兴唐府）变军已派他们的党羽翟建白占领博州（山东省聊城市），打算渡黄河南下袭击郛（山东省东平县）、汴（河南省开封市）二州，希望陛下亲自到关东（汜水关以东）招抚他们归降！”李存勖接受。

三月十九日，李存勖从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出发。
三月二十一日，李存勖抵达汜水（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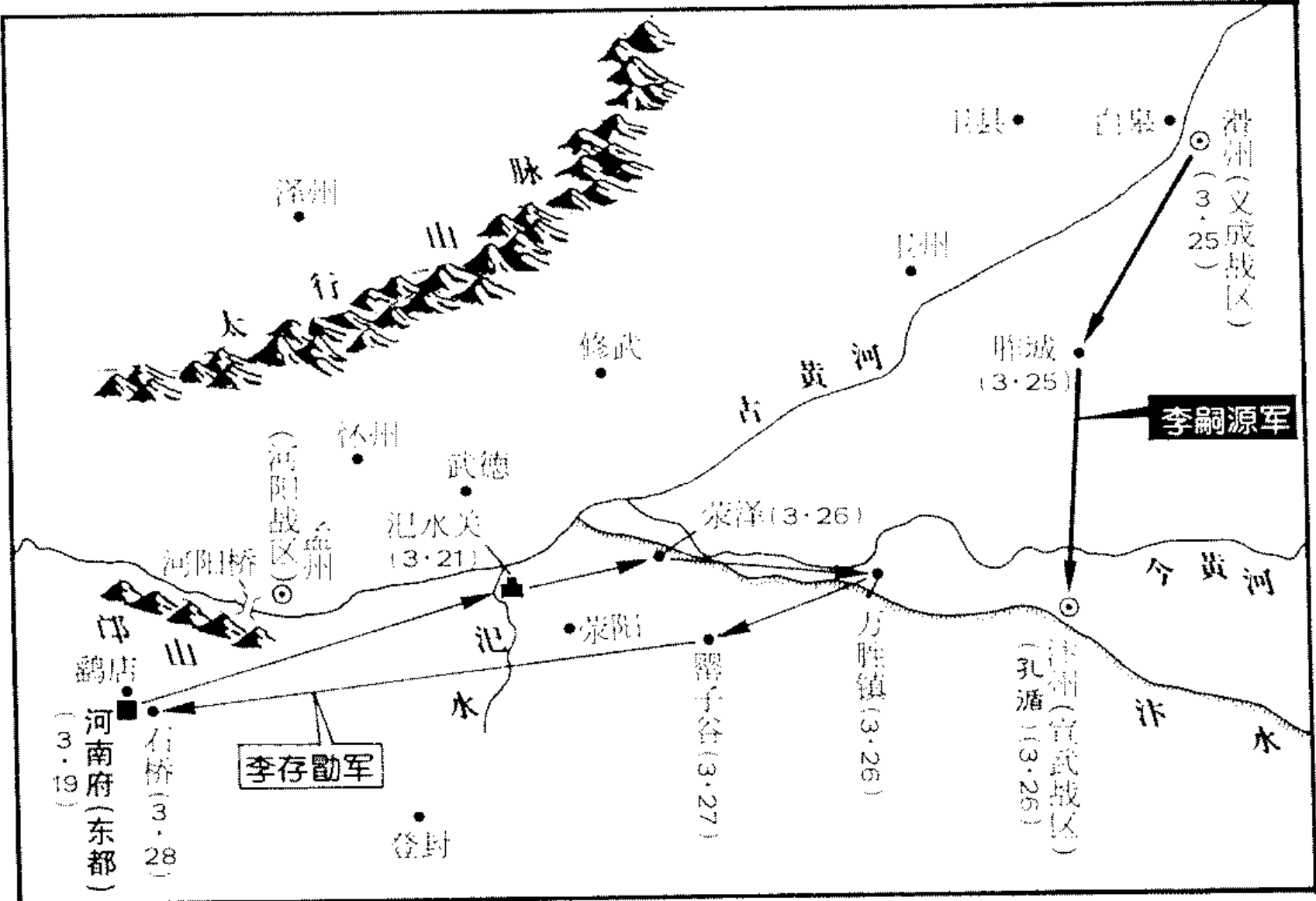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二日，李存勖派李绍荣（元行钦）率骑兵沿黄河南岸，向东搜索；追随李存勖出征行列中有李嗣源（邈佶烈）的亲属和党羽，多数乘机溜走。有人劝李继璟（李从审）也早早逃亡；但李继璟（李从审）始终没有逃亡的意思，李存勖屡次派李继璟（李从审）前去晋见老爹李嗣源（邈佶烈），李继璟（李从审）坚决推辞，表示愿死在李存勖的面前，来表明他的一片赤诚。李存勖听说李嗣源（邈佶烈）驻扎黎阳（河南省浚县），勉强李继璟（李从审）渡黄河北上召唤。李继璟（李从审）只好前去，走到半路，遇见李绍荣（元行钦），李绍荣（元行钦）把他诛杀。

三月二十四日，李存勖从汜水（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继续东进。

三月二十五日，李嗣源（邈佶烈）抵达白皋（河南省滑县北古黄河西岸渡口），遇见山东（太行山以东）进贡绸缎的几艘船，遂夺下来犒赏军队。安重海的随从争夺舟船，特遣兵团步骑兵司令（马步使）陶玘，把他们斩首示众，于是军中纪律严整。陶玘，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人。李

嗣源（邈佶烈）遂渡黄河，沿南岸向东推进，抵达滑州（河南省滑县），派人召唤进退失据的符习（平卢【总部青州】司令官）。符习遂跟李嗣源（邈佶烈）在胙城（河南省延津县北十八公里胙城镇）会师。安审通也自奉化军（河北省保定市）率军南下投奔李嗣源（邈佶烈）。汴州（河南省开封市）代理州长孔循（赵殷衡）派使节携带奏章西上迎接李存勖，同时也派使节携带奏章北上迎接李嗣源（邈佶烈），说：“谁先到，谁先进来。”

先前，李存勖派骑兵将领满城（河北省满城县）人西方邳（西方，复姓）驻守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变军将领石敬瑭派初级将领（裨将）李琼，率敢死队杀进封丘门（汴州北面西门），石敬瑭紧随在后，从西门杀人，占领州城，西方邳投降。石敬瑭派使节催促李嗣源（邈佶烈）。



十世纪·九二六年三月 李存勖东进招抚失败

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自胙城进入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胙城与大梁航空距离五十公里，大道平坦）。当天（三月二十六日），李存勖抵达荥泽（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广武镇）东，派龙骧指挥官（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骑兵三千人当前锋，说：“你们都是汴州（河南省开封市）人，我进入你们的州境，不想派别的部队当前锋，恐怕骚扰你们



家乡！”重重赏赐，送他们出发，姚彦温却马上率他的部队背叛李存勖，投奔李嗣源（邈佶烈），说：“京师（首都河南府）非常危急，领袖（李存勖）被元行钦（李绍荣）迷惑，大势已去，不能再拥护他。”李嗣源（邈佶烈）说：“这是你自己不忠，怎么说出这种荒谬的话？”命他交出军队。指挥官（指挥使）潘环驻守王村寨（河南省濮阳市东濮城镇），储存粮草数万石。李存勖派骑兵前去探视，潘环也投奔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

李存勖前进到万胜镇（河南省中牟县西北），听说李嗣源（邈佶烈）已进入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而自己却众叛亲离，神情非常沮丧，登上高丘，叹息说：“我不行了。”下令班师。当天（三月二十六日）夜晚，再回汜水（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李存勖出关（汜水关）时，随从的军队有两万五千人，回来时，竟有一万余人逃亡。于是命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张唐率步骑兵三千人守关（汜水关）。

三月二十七日，李存勖西上回京（首都河南府），经过罍子谷（汜水关东南。罍，音 yīng），道路狭窄，每遇到手拿武器的卫兵，李存勖都柔声软语安抚说：“刚才接到报告，魏王（李继岌）又运西川（总部成都府）金银五十万两回来，回京（首都河南府）就发给你们。”卫士们回答说：“陛下的赏赐来得太晚，没有人感谢圣恩。”李存勖哑口无言，只是流泪而已。李存勖曾索取长袍、玉带，准备赏赐随从官员，宫库管理宦官（内库使）张容哥说：“已经发放罄尽。”卫士呵责张容哥说：“使我们领袖失掉帝国的，就是你们这种阉割过的贱货。”拔刀追杀，有人从中营救，才逃出一命。张容哥对同是宦官的朋友们说：“皇后吝啬到这种地步，却把过错怪罪到我们头上，万一事情发生变化，我们连尸体都会被剁成万段，我不忍心等到那种下场。”遂投河自杀。

三月二十八日，李存勖抵达石桥（洛阳市东）西，摆设酒席，痛哭流涕，对李绍荣（元行钦）等各将领说：“你们自从追随我以来，无论是灾祸患难或荣华富贵，没有一样不同当同享，现在我已到了这种情况，难道没有一点办法相救？”一百余位将领，都把头发割下来，放到地上，对天发誓，说：要用生命报答领袖，说到激动之处，大家相对大哭。当天（三月二十八日）夜晚，李存勖进入洛阳（河南省洛阳市）。

李嗣源（邈佶烈）命石敬瑭率前锋直向汜水（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集结散兵游勇，李嗣源（邈佶烈）随后西上。李绍虔（杜晏球）、李绍英（房知温）都率军前来会师。

三月三十日，宰相跟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联名建议说：

“魏王（李继岌）大军就要到达，陛下最好是东行控制汜水（流经汜水关西侧，向北注入黄河。汜水关因此水得名），集合安抚流散在外的士卒，等待远征军抵达。”李存勖接受，遂出上东门（洛阳城东面北门），检阅骑兵，下令第二天（四月一日）凌晨出发。

夏季，四月一日，大军准备就绪，等候命令开拔，骑兵在宣仁门外结阵，步兵在五凤门外结阵。随从骑兵常备队指挥官（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郭门高），不知道睦王李存义已被处死（参考去年【九二五】十二月），打算拥护他发动兵变，于是率领部队在营中挥动武器，呐喊暴动，跟“黄甲两军”（不懂）进攻兴教门（宫城南面三门，最西门是兴教门）。李存勖正在吃饭，得到兵变消息，率领各亲王及禁卫骑兵反击，把变军逐出兴教门。这时，联合步骑兵司令（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骑兵正在城外，李存勖派宦官传话，命他急行进城协防，联合削平变兵，可是朱守殷却不肯来，反而率军北上到邙山（洛阳城北）树林下休息（朱守殷暗中劝告李嗣源，参考本年【九二六】正月二十三日）。变军得以反攻，纵火焚烧兴教门，翻城进去，那些割发流泪、誓言死忠的官员将领，都脱下铠甲，乘人不注意时，溜走逃生（胡三省注：“李绍荣【元行钦】一定在此时逃走。”），只编制外总指挥官（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符彦卿），及禁卫军官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竭力战斗。霎时之间，李存勖被流箭射中，皇家鹰坊管理员（鹰坊人）宦官善友（善，姓），扶李存勖从门楼下城，到绛霄殿廊下，拔出箭头。李存勖觉得胸口烦闷、口干舌渴，想喝口水，刘皇后并不亲自前来看望，只派宦官送来一碗酪浆（酸奶），一会工夫，李存勖逝世（年四十二岁）。

李彦卿（符彦卿）等看到李存勖已死，痛哭一场，率军离去。左右侍从官员全都逃散，只剩下善友收集走廊上的乐器，堆到李存勖身上，纵火焚烧。李彦卿，是李存审（符存审）的儿子（李存审，参考前年【九二四】五月十五日）。何福进、王全斌，都是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刘皇后在得到李存勖逝世消息后，把珠宝装进锦袋，拴到马鞍上，跟申王李存渥，以及李绍荣（元行钦），率七百人骑兵，纵火焚烧嘉庆殿，从师子门出走。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全投奔南山（河南省洛阳市南群山），宫女很多四处逃散。朱守殷这时候才进宫，挑选三十余名宫女，命她们各自携带乐器跟珠宝，送回自己家宅。于是，本来预备东进所集结的大军，对首都大肆劫掠。

当天（四月一日），李嗣源（邈佶烈）抵达罍子谷（汜水关西），听到李存勖被杀消息，痛哭流涕，对各将领说：“领袖一向受官兵爱戴，却被一群奸邪蒙蔽迷惑，竟发生这种事，我将怎么是好！”

四月二日，朱守殷派使节飞奔报告李嗣源（邈佶烈），说：“京师（首都河南府）大乱，各部队烧杀抢夺不停，请大帅快来拯救！”

四月三日，李嗣源（邈佶烈）进入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住在自己私宅，禁止纵火劫掠，在一堆灰烬中拣出李存勖的骨头，装进棺材，暂时厝放。

李嗣源（邈佶烈）当初被变兵胁持拥进邺都（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时，前锋常备指挥官（前直指挥使）平遥（山西省平遥县）人侯益，乘机逃脱，奔回洛阳（河南省洛阳市），李存勖曾抚摸着他的背，失声大哭。现在，侯益自行绑住双手，晋见李嗣源（邈佶烈）请求宽恕。李嗣源（邈佶烈）说：“你做一个臣属，尽一个臣属的责任，有什么过错！”命他官复原职。

李嗣源（邈佶烈）对朱守殷说：“你好好巡查宫内宫外，等候魏王（李继岌）大驾。淑妃（卫国夫人韩女士）、德妃（燕国夫人伊女士）还在宫中，供应尤其应该丰富，不可缺少。我等到把先帝（李存勖）安葬完毕，帝国有主，自当回到我的岗位，去捍卫北方敌寇（指契丹）。”

当天（四月三日），宰相豆卢革率领文武百官，上疏给李嗣源（邈佶烈），请求他登极称帝。李嗣源（邈佶烈）当面吩咐说：“我奉皇上（李存勖）的命令，讨伐盗贼（邺都变军），不幸部属叛变，一哄而散，我本打算进京（首都河南府）向皇上当面解释，又被李绍荣（元行钦）隔绝，猖獗狂暴，不由分说，终于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形。我根本没有其他意思，各位却因此对我推戴，实在是对我并不了解，请不要再提这件事。”豆卢革等再三敦请，李嗣源（邈佶烈）坚决拒绝。

李绍荣（元行钦）打算直奔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投靠永王李存霸，可是随从他的军队逐渐逃光。

四月四日，李绍荣（元行钦）走到平陆（山西省平陆县），只剩下几名骑兵，遂被当地官员生擒，打断他的两腿（元行钦以勇猛闻名，防他中途反抗），押送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李存霸也放弃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位置，率部众一千人，投奔晋阳（山西省太原市）。



九、李嗣源称帝

九二六年，四月五日，后唐（首都河南府【河南省洛阳市】）魏王李继岌率远征军抵达兴平（陕西省兴平市），听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动乱消息，不敢前进，回军再行西上，打算退保凤翔（陕西省凤翔县）。

李存勖生前所派宦官向延嗣（参考本年【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抵达凤翔（陕西省凤翔县），以李存勖的名义，斩李绍琛（康延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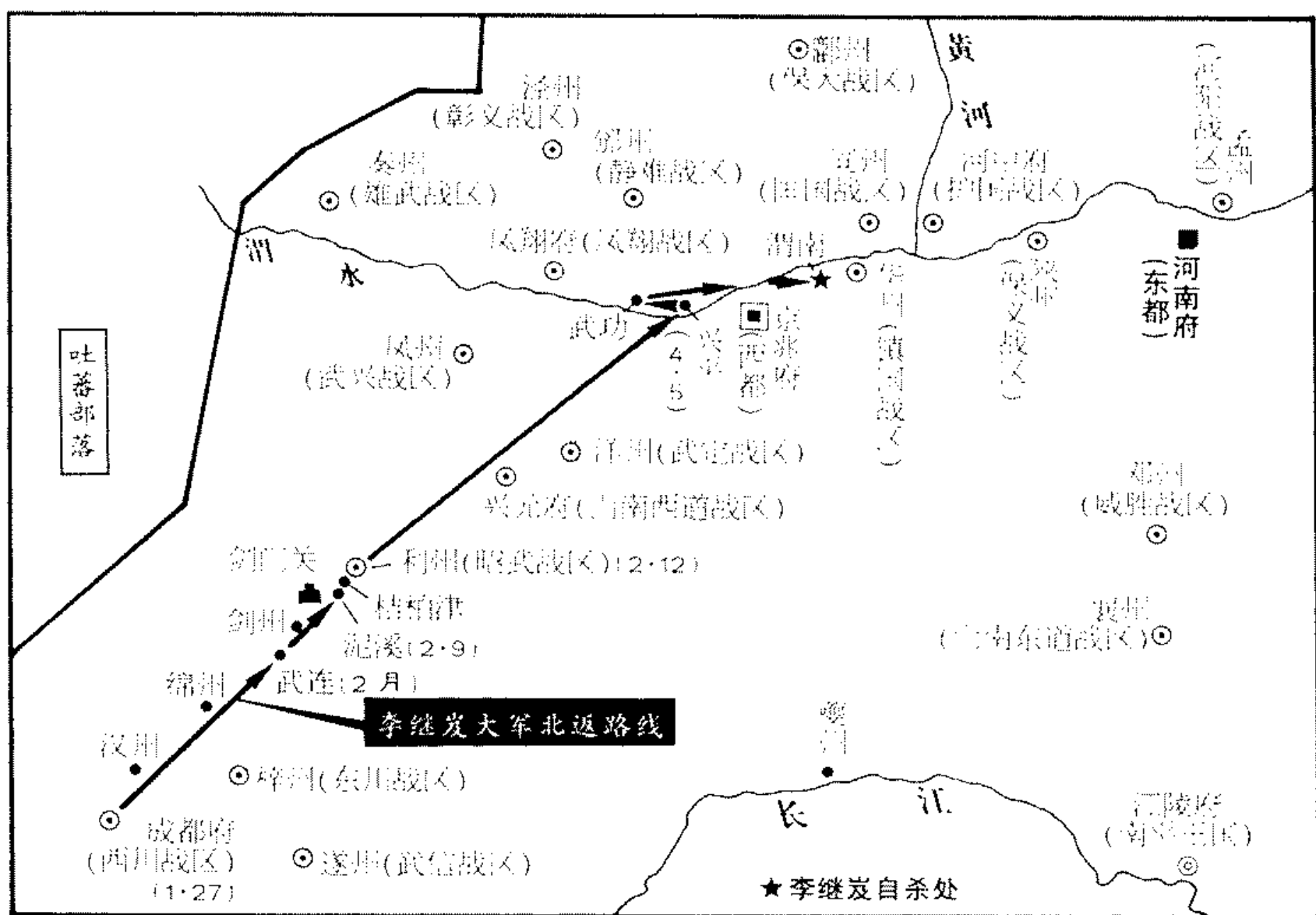
最初，李存勖命吕姓、郑姓二位宦官，留在晋阳（北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行宫，一个管理武装部队，一个管理仓库。自留守长官张宪以下所有官员，都拍马奉承，唯恐怕他们不肯接受。等到邺都（兴唐府）兵变，李存勖又派汾州（山西省汾阳市）州长李彦超（符彦超），当北都（太原府）巡察官（巡检）。李彦超（符彦超），是李彦卿（符彦卿）的老哥。

李存勖死后，司法官（推官）河间（河北省河间市）人张昭远，建议留守长官张宪向李嗣源（邈佶烈）上疏拥戴他登极称帝，张宪说：“我只不过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从穿布质衣裳到穿紫色官服（三品以上），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典，怎么能苟且偷生，毫不惭愧！”张昭远流泪说：“这是古人的节操，你能够亲身实行，忠义千古不朽。”

有个名叫李存沼的人，是李存勖的近亲，自洛阳（河南省洛阳市）逃奔晋阳（北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假传李存勖的命令，跟吕、郑两位宦官，暗中计划格杀张宪及李彦超（符彦超），然后占领城池，割据称雄。李彦超（符彦超）得到消息，秘密报告张宪，打算先行动手。张宪说：“我受先帝（李存勖）大恩，不忍心做这种事。坚持正义而仍不能免于灾难，只能说是天意！”李彦超（符彦超）犹豫不能决定。

四月六日，夜晚，兵变，变军把住在内城（牙城）的吕、郑两个宦官，跟李存沼全部诛杀，并且大肆抢掠，直到天亮（四月七日）。张宪得到消息，逃往忻州（山西省忻州市）。正巧，李嗣源（邈佶烈）慰问安抚各地军民的文告送到，李彦超（符彦超）下令全体遵守，城里的治安才逐渐恢复。李彦超（符彦超）遂暂时主管北都（太原府）军政。

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文武百官一连三次上书请李嗣源（邈佶烈）监督国政，李嗣源（邈佶烈）允许。



十世纪·九二六年正月至四月 魏王李继岌大军北返

四月八日，李嗣源（邈佶烈）住进兴圣宫，接受文武百官正式朝见，下令不称“诏”，而称“教令”，文武百官不称他“陛下”，而称他“殿下”。这时，李存勖后宫美女仍有一千余人（应是掳自黄河以北的美女，参考去年【九二五】三月），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挑选尤其年轻跟尤其美艳的数百人，呈献李嗣源（邈佶烈），李嗣源（邈佶烈）说：“要她们干什么？”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说：“宫中事务，不能没有人管理。”李嗣源（邈佶烈）说：“要管理宫中事务，必须熟悉过去的运作情形，她们这么年轻，怎么知道？”遂挑选年纪大的旧人补充，年轻的全部释放出宫，送还她们的家属亲人，没有家属亲人的，随她们的意愿，或去或留。从巴蜀（四川省）送来的故前蜀帝国（首都成都府）的宫女，也依照这项规定处理。

四月九日，李嗣源（邈佶烈）任命本部参谋官（中门使）安重海，当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镇州（成德战区总部所在，河北省正定县）总秘书长（别驾）张延朗当帝国参谋总部副指挥官（枢密副使）。张延朗，是开封（河南省开封市）人，后梁帝国（首都开封府）时代，在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署（租庸）当职员（张延朗兼郢州粮草管理官【粮料使】，



李嗣源攻陷郢州时【参考九二三年润四月二十九日】收作部属），性情纤细灵巧，最大的长处是会伺候权贵，能讨权贵欢心。张延朗把女儿嫁给安重海的儿子，所以安重海对他特别推荐。

李嗣源（邈佶烈）下令全国各地寻找逃亡失踪的李存勖家所有亲王，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躲藏乡下农家。有人向安重海告密，安重海跟李绍真（霍彦威）商量说：“殿下既然已监督国政，主持先帝（李存勖）丧事，对各亲王应该早做一次清理，统一人心。殿下生性仁慈，不可以使他知道。”于是秘密派出杀手，到农家把他们刺死。一个多月后，李嗣源（邈佶烈）才听到消息，痛切地责备安重海，哀伤很久。

刘皇后（一任帝李存勖正妻）跟申王李存渥直奔晋阳（北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在路上二人私通。李存渥抵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北都（太原府）巡察官（巡检）李彦超（符彦超）拒绝收容，李存渥继续北逃，逃到岚谷（山西省岢岚县），被他的部属诛杀。第二天，永王李存霸也逃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随从的军队四散一空，李存霸发现情况已变，就剃光头，身穿和尚衣裳，晋见李彦超（符彦超）说：“我愿到荒山野寺去当和尚，不问世事，希望有幸得到你的保护。”李彦超（符彦超）部下士卒们争相攻击李存霸，李彦超（符彦超）说：“六相公（李存霸兄弟排行第六）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当奏报上去，等候指示。”士卒们不理，把李存霸拖到留守长官府大门的石碑之下，斩首。刘皇后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削发为尼，李嗣源（邈佶烈）派使节就在尼庵里，把她诛杀。薛王李存礼跟李存勖年幼的皇子：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李继晓，都在动乱中失散，不知道下落。只有邕王李存美因中风卧床，得免一死，仍住晋阳（朱邪执宜率沙陀部落脱离吐蕃，投奔唐王朝【参考八〇八年六月】，屡次帮助唐王朝政府建立大功。朱邪执宜传子朱邪赤心【李国昌】，朱邪赤心【李国昌】传子李克用，李克用传子李存勖，前后共一百一十九年而灭）。

四月十二日，后唐李绍荣（元行钦）身戴脚镣手铐，被押解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监督国政李嗣源（邈佶烈）责问他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杀掉我的儿子？”李绍荣（元行钦）瞪着眼睛直看，说：“先帝（李存勖）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李嗣源（邈佶烈）命把李绍荣（元行钦）斩首，恢复本名元行钦（元行钦原是李嗣源的义子，参考九一三年三月）。

李嗣源（邈佶烈）恐怕正向凤翔（陕西省凤翔县）转进的远征军叛



变，于是命石敬瑭当保义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四月十三日，李嗣源又命李从珂（王从珂）当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候补司令官（石敬瑭镇守陕州，防远征军攻击洛阳。李从珂镇守河中，防远征军北回太原）。

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张居翰请求退休，李嗣源（邈佶烈）批准。宦官李绍宏（马绍宏）屡次推荐孔循（赵殷衡）的才干。

四月十四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孔循（赵殷衡）当帝国参谋总部副指挥官（枢密副使）。李绍宏（马绍宏）请恢复原姓——马，李嗣源（邈佶烈）允许（马绍宏改李绍宏，参考九一九年三月）。

李嗣源（邈佶烈）宣布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孔谦的罪状：奸诈谄媚，克扣军饷，使人民穷困悲苦；斩首。凡孔谦所定的苛捐杂税，全部废止，并撤销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及皇宫钱粮管理事务署（内司），仍恢复“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盐铁）”、“国务院财政部（户部）”、“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正常机构，指定一名宰相专门负责（全国财政集中物资调节总监署，参考前年【九二四】正月十九日）；又废除全国各战区监军宦官（监军宦官之恢复，参考前年【九二四】正月）。认为李存勖是亡在宦官手里，李嗣源（邈佶烈）下令各战区就于所在地把他们逮捕斩首（跟唐王朝末年一样，参考九〇三年正月）。

魏王李继岌，自兴平（陕西省兴平市）撤退到武功（陕西省武功县西）。宦官李从袭说：“是福是祸，难以预料，与其后退，不如前进，大王最好是急急东下，平定京师（首都河南府）内乱。”李继岌接受。于是再回军向东，走到渭水北岸，暂代西都（京兆府）留守长官张钺（音 jiǎn），已砍断浮桥，大军只好游水渡河。当天，抵达渭南（陕西省渭南市），心腹宦官吕知柔等早已逃亡躲藏。李从袭对李继岌说：“大势已去，大王最好自己做个了断。”李继岌这才发现众叛亲离，悲从中来，不停地走来走去，涕泪交流，最后，终于自己趴到床上，命仆夫李环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李环就是用铁锤挝杀郭崇韬的杀手，参考本年【九二六】正月）。任圜代替李继岌发号施令，率大军继续东下。李嗣源（邈佶烈）命石敬瑭慰问安抚，官兵一致接受，没有人反对。

先前，李嗣源（邈佶烈）命他的亲信李冲当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总监军官（都监），迎接狼狈西返的远征大军，李冲强迫

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史彦谔前往中央朝见；匡国战区（总部设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存敬，路过华州（陕西省华县），李冲竟把李存敬诛杀，并屠灭他的全家，接着又诛杀远征军总监军宦官（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史彦谔向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海哭诉委屈，安重海命史彦谔回华州（陕西省华县）恢复原职，调李冲回京（首都河南府）。

自从李嗣源（邈佶烈）进入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帝国机密大事，都由李绍真（霍彦威）决定，遂随心所欲，不久，李绍真（霍彦威）没有经过请示，就擅自逮捕威胜战区（总部设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绍钦（段凝），及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李绍冲（温韬），囚禁监狱，打算斩首。安重海责问李绍真（霍彦威）说：“段凝、温韬的罪恶，都发生在后梁时期，殿下（李嗣源）最近才削平内乱，只希望全国安定，难道专为你一个人去报私仇（《五代史记》：霍彦威跟段凝、温韬一向仇视）？”李绍真（霍彦威）稍稍收敛。

四月十五日，李嗣源（邈佶烈）下令，命李绍钦（段凝）、李绍冲（温韬），分别恢复原来姓名段凝、温韬；一律撤职，驱逐回乡。

四月十六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孔循（赵殷衡）当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

有关单位讨论李嗣源（邈佶烈）登极称帝的礼仪，李绍真（霍彦威）、孔循（赵殷衡），认为唐王朝（包括后唐帝国）的命运已经结束，应该另行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一个新的国号。李嗣源（邈佶烈）问他的左右侍从说：“什么叫国号？”左右侍从说：“先帝（一任李存勖）的姓，来自唐王朝李姓皇家的赐予（李存勖的祖父朱邪赤心改姓李，参考八六九年十月），继承昭宗（唐二十四任帝李晔）的宝座（大概后唐政府认为唐王朝末任帝【二十五任哀帝】李柣，是朱全忠【朱温】所立的傀儡皇帝，所以不承认。当初李存勖建皇家祖庙，就没有李柣的份，参考九二三年闰四月）。而今，全是后梁残留下来的官员，不希望殿下仍然称‘唐’！”（霍彦威、孔循都是后梁的降将。）李嗣源（邈佶烈）说：“我十三岁那一年，追随献祖（朱邪赤心），献祖（朱邪赤心）因为我跟他属同一个部族（沙陀），所以把我当做儿子看待。以后又追随武皇帝（李克用）将近三十年，追随先帝（李存勖）将近二十年（《通鉴》记载始于八八四年五月十四日）；不论政府大计方针，或者沙场攻城掠野，我没有一次不参与，武皇帝

(李克用)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李存勖)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一个家分两个国的道理？”命高阶层执政官员，重新研究。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琪说：“如果改变国号，先帝(李存勖)就成了路人，灵柩由谁来埋葬？不但殿下忘记三世领袖的恩情，我们这些当臣属的，心里又怎能平安？前代旁系亲属入继大统的例子太多，应该用皇太子在灵柩前登极的礼仪。”大家同意。

四月二十日，李嗣源(邈佶烈)自兴圣宫前往西宫，穿上最沉痛的一级丧服——斩衰(粗生麻布不缝边)，在李存勖灵柩前登极称帝(二任明宗)；文武百官，一律穿素色衣裳。祭悼已毕，李嗣源(邈佶烈，本年六十岁)换上皇冠朱袍，登上金銮宝殿，接受拥戴文书，文武百官则换上喜庆时穿的衣裳，向李嗣源(邈佶烈)祝贺。

四月二十二日，李嗣源(邈佶烈)下令中央和地方所有官员，不准进贡飞鹰、猎狗，以及其他奇玩异宝之类。

有关官员弹劾北都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特别市长(太原尹)张宪弃城逃亡。

四月二十四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张宪自杀。

任圜率远征军二万六千人抵达洛阳(远征军出发时，有六万人，参考去年【九二五】九月。三万四千人中，大部分留在巴蜀【四川省】，少部分死于康延孝之役)。李嗣源(邈佶烈)慰问安抚，命各军分别回营。

四月二十八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天成(之前是同光四年，之后是天成元年)，酌量留下一百名宫女、三十名宦官、一百名皇家歌舞演员(教坊)、二十名鹰犬管理人员(鹰坊)、五十名御厨；多余的一律随各人的意思离开，各个有名无实的宫中单位，全都废除。调军队到近畿(首都河南府附近)地区驻扎，用以节省粮运。废除夏秋两季强征的“损耗粮”(过去，人民向政府缴粮，要多缴十分之一，备作消耗)。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警备区司令(防御使)等，每逢新年、冬至、端午、皇帝生日(李嗣源九月九日生)四个节日，可以随意进贡，但不可以借此向人民勒索；州长以下的官员，不准有任何呈献(一任帝李存勖时，地方政府呈献的情形，参考前年【九二四】二月一日)。候补官员先前曾被涂毁任命状的(涂毁告身，参考前年【九二四】三月)，李嗣源(邈佶烈)命“文官三单位”(三铨)重新审查，除了伪造之外，政府承认它有效(用一个买来的任命状【告身】，就可以获得一官)。



有几百名宦官逃到深山茂林里躲藏，有的更剃光头发，出家去当和尚，共有七十多人逃亡到晋阳（北都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命北都（太原府）指挥官（指挥使）李从温把他们全部诛杀。李从温，是李嗣源（邈佶烈）的侄儿。

李嗣源（邈佶烈）认为前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安金全，对保卫晋阳（太原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建有大功（王檀奇袭晋阳，李存勖妒不赏功，参考九一六年二月），现在追加补偿。

五月七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安金全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当振武战区（总部设朔州【山西省朔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七月二十二日，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把前任帝（一任庄宗）李存勖埋葬雍陵（河南省新安县境），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庄宗。

九二七年，春季，二月十五日，李嗣源命随从骑兵常备指挥官（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郭门高）当景州（河北省东光县）州长，等到抵达任所，李嗣源（邈佶烈）派使节尾随而往，屠杀他的全族（郭从谦射死李存勖，参考去年【九二六】四月一日）。

5

安重海苛刻专横

一、小人物得志，骄傲枉杀

九二六年，夏季，四月九日，后唐帝国（首都河南府）刚登极的二任帝（明宗）李嗣源（邈佶烈），任命本部参谋官（中门使）安重海，当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镇州（成德战区总部所在，河北省正定县）总秘书长（别驾）张延朗当帝国参谋总部副指挥官（枢密副使）。张延朗，是开封（河南省开封市）人，后梁帝国（首都开封府）时代，在全国物资调节总监署（租庸）当职员（张延朗兼郛州粮草管理官【粮料使】，李嗣源攻陷郛州时【参考九二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收作部属），性情纤细灵巧，最大的长处是会伺候权贵，能讨权贵欢心。张延朗把女儿嫁给安重海的儿子，所以安重海对他特别推荐。

五月一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太子宾客（从三品）郑珏、国务院工程部长（工部尚书）任圜，同时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任圜仍继续代理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判三司。三单位：国务院财政部、全国财政总监署、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任圜像忧虑家务一样，忧虑帝国，选拔优秀人才，排斥投机分子，一年之间，仓库满盈，军民逐渐富裕，政府的公权力逐渐建立。任圜一直以统一全国、使人民安居乐业，当做自己的责任，因此引起安重海的嫉妒。

李嗣源（邈佶烈）不认识字，各地呈递的奏章，都教安重海读给他听。安重海也不能完全了解，于是奏报说：“我用一颗忠诚的赤心，侍奉陛下，得以主管帝国军政。当代的事情，还可以粗略地知道，但过去的史迹，我



就十分陌生。盼望能仿效前代设置‘皇家教授’（侍讲）、‘皇家教师’（侍读），近代设置‘政务总监署常设文学官’（直崇政院）、‘参谋总部常设文学官’（直枢密院）前例，遴选有文学素养的官员，跟我一同办事，准备陛下的咨询（唐王朝时，皇家编译院【集贤殿】、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都设有“侍讲”、“侍读”；后梁设置崇政院，参考九〇七年四月）。’于是设置端明殿侍从文学官（端明殿学士）。

五月二十日，李嗣源（邈佶烈）命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冯道、赵凤当端明殿侍从文学官（端明殿学士）。

五月二十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安重海遥兼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安重海认为襄阳（襄州州政府所在县）是军事重地，不可以没有统帅坐镇，不适合遥兼，竭力辞让，李嗣源（邈佶烈）批准。

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海，仗恃李嗣源（邈佶烈）的宠爱和信任，骄傲蛮横，不可一世。金殿侍从官（殿直）马延，不小心冲撞了安重海卫队的前导，安重海大怒，就在马前把马延斩首。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李琪奏报李嗣源（邈佶烈）。

秋季，七月，李嗣源（邈佶烈）在安重海要求下，下诏斥责马延冒犯帝国重要高官，全国应引以为戒。

九二七年，安重海因孔循（赵殷衡）从小便在宫廷工作，认为他熟悉政治上的惯例，了解官员们的品格和能力，所以常接受他的意见（孔循【赵殷衡】曾陷害蒋玄晖，是官场老混混，参考九〇五年十一月）。宰相豆卢革、韦说被免职（参考去年【九二六】七月），政府讨论继任人选，孔循（赵殷衡）不希望用黄河以北人士，所以先前已推荐郑珏，接着再推荐祭祀部长（太常卿）崔协，宰相任圜则打算推荐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李琪。郑珏一向讨厌李琪，所以孔循（赵殷衡）竭力反对，告诉安重海说：“李琪并不是没有文学素养，只是不够廉洁。宰相不一定非有才干不可，主要的是要态度端庄、度量宽宏，足可以作为全体官员的表率。”有一天，在李嗣源（邈佶烈）面前讨论国事，李嗣源（邈佶烈）询问谁可以担任宰相，安重海提出崔协，任圜说：“重海对政府人事不太熟悉，常被人蒙骗，崔协虽然身出名家，可是认识的字不多！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宰相了，为什么再增加一个同样没有学识的崔协，被全国人民讥笑？”李嗣源（邈佶烈）说：“宰相的职位十分重要，你们再慎重研究！我在河东（总部太原

府)时,曾看到机要秘书(书记)冯道,学问渊博、多才多艺,从来跟人无争,他可以出任宰相!”退出金銮宝殿后,孔循(赵殷衡)也不作揖告别,衣袖一拂,悻悻而去,说:“国家大事,一也要听任圜,二也要听任圜,任圜是什么东西!假使崔协突然死掉,只好作罢,不死的话,看我非叫他当宰相不可。”因此声称有病,几天都不朝见。李嗣源(邈佶烈)命安重海劝解,孔循(赵殷衡)才恢复朝见。安重海曾经私下对任圜说:“现在政府正缺少人手,暂时让崔协帮忙,是不是可以?”任圜说:“您舍弃李琪,却用崔协,是舍弃‘苏合丸’(从罗马帝国传来的一种香料圆丸),却喜欢屎克螂推的粪团!”孔循(赵殷衡)跟安重海在同一机构共事(安重海是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孔循是帝国参谋总部副指挥官【枢密副使】),每天抨击李琪,称赞崔协。

正月十一日,终于由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命端明殿侍从文学官(端明殿学士)冯道及崔协,同时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崔协,是崔邠的曾孙(崔邠,参考七九五年四月)。

正月二十七日,李嗣源(邈佶烈)加授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海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加授孔循(赵殷衡)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任圜性情刚强正直,仗恃跟李嗣源(邈佶烈)旧日情谊,所以敢作敢当,权贵宠幸们都对他讨厌。依照旧有制度,中央使节出京(首都河南府),都由国务院财政部(户部)发给文件,可是安重海要求改由皇宫直接发给(帝国参谋总部【枢密院】在宫内办公,由皇宫直发者,也就是由帝国参谋总部【枢密院】直发,也就是由安重海直发),于是在李嗣源(邈佶烈)面前,发生争执,反复不停,任圜脸色铁青,嗓门提高。李嗣源(邈佶烈)退朝后,宫女们问:“刚才跟安重海争论的是谁?”李嗣源(邈佶烈)说:“宰相。”宫女说:“我当年在长安(唐王朝故都,陕西省西安市)宫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宰相在皇帝面前奏事时,敢这么嚣张的,只是瞧不起皇上罢了。”李嗣源(邈佶烈)越发不高兴,于是终于接受安重海的建议。任圜遂请求辞去代理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判三司。参考去年【九二六】四月),李嗣源(邈佶烈)批准,命帝国参谋总部执行官(枢密承旨)孟鹄,当中央财政三单位副管理总监(三司副使),暂代管理总监(权判)。孟鹄,是魏州(兴唐府,河北省大名县)人。

六月七日,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任圜



免职，改为暂任太子少保（守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

秋季，七月，任圜请求退休，定居磁州（河北省磁县），李嗣源（邈佶烈）同意。

冬季，十月，有人警告安重海说：“落魄失意的政客，流放在外，如果利用盗匪平息之前的机会，或许会制造出来灾难，不如把他铲除。”安重海认为十分有见解，奏请李嗣源（邈佶烈）派使节传令任圜自杀。端明殿侍从文学官（端明殿学士）赵凤向安重海痛哭流涕说：“任圜是忠义之士，岂肯背叛！你纵情好杀，竟到如此程度，怎能领导国家！”钦差使节抵达磁州（河北省磁县），任圜把全族聚集在一起饮酒，饮得酩酊大醉，然后一一受刑，临死时神情庄严。

二、构陷李从珂

九二八年，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孔循（赵殷衡），性情狡狴，精于谄媚，但安重海对他却十分亲近。李嗣源（邈佶烈）原打算替皇子娶安重海的女儿，孔循（赵殷衡）警告安重海说：“你身居皇家机要重地，不应该再跟皇子结亲！”安重海遂婉拒李嗣源（邈佶烈）的建议。过了很久，有人提醒安重海说：“孔循（赵殷衡）最会离间别人，不应该把他放到皇家机要重地。”孔循（赵殷衡）得到消息，暗中派人结交王德妃（《五代史记·淑妃王氏传》：王德妃本是邠州【陕西省彬县】卖饼家的女儿，绝美，绰号花见羞，幼时卖给刘鄩当婢女，刘鄩逝世，李嗣源收作小老婆，言听计从），求皇子娶自己的女儿。王德妃（花见羞）遂建议李嗣源（邈佶烈）替皇子李从厚娶孔循（赵殷衡）的女儿为妃，李嗣源（邈佶烈）允许。安重海得到消息，才恍然大悟自己竟被最信任的好友出卖，大怒。

二月十九日，任命孔循（赵殷衡）当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及东都（首都河南府）留守长官（此应是遥兼），逐出京师（首都河南府）。

安重海性情倔强刚愎，自以为是，雄武战区（总部设秦州【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后唐灭前蜀后，因出现两个同名的战区【另一个天雄战区设于兴唐府】，遂把秦州的战区改称雄武）司令官（节度使）华温琪，到京师（首都河南府）朝见，请求调中央任职，李嗣源（邈佶烈）十分嘉许，命



他当左骁卫（卫军第五军）上将军，每月另加发金钱粮食（当时将领都乐于在外地无法无天，华温琪却请留京师，李嗣源所以感动）。一年后，李嗣源（邈佶烈）对安重海说：“华温琪是从前老友，应该挑选一个军事重镇安置他。”安重海回答说：“目前没有空缺！”后来，李嗣源（邈佶烈）屡次提到这件事，安重海生气说：“我每次都奏报说没有空缺，一定要安置华温琪的话，只有把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给他！”李嗣源（邈佶烈）说：“那也可以。”安重海呆在那里，说不出话。华温琪得到消息，大为恐惧，几个月不敢出门。

安重海十分厌恶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王建立，上疏指控王建立跟王都（刘云郎，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结交，企图叛变（官场斗争，总是出现诬对手谋反场景）。王建立也上疏指控安重海专权跋扈，要求到京师（首都河南府）当面禀报，李嗣源（邈佶烈）遂下诏召见。王建立抵达后，抨击安重海跟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代理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判三司）张延朗缔结儿女亲家，互相掩护勾结，作威作福。

三月五日，李嗣源（邈佶烈）见到安重海，怒不可遏，对他说：“现在给你一个战区，好好休息，由王建立代替你的职务，张延朗也派到外地当官。”安重海抗辩说：“我殷勤辛苦，侍奉陛下数十年，陛下龙飞登极，我又受命管理皇家机要，几年之间，幸好天下太平无事，而今一旦被驱逐到外地，希望指示我到底有什么过错？”李嗣源（邈佶烈）大不耐烦，站起来就走，稍后，把这件事告诉另一位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朱弘昭，朱弘昭说：“陛下平时把安重海当做左右手，何必为了一点小事生气，就把他赶走，请再考虑。”李嗣源（邈佶烈）不久就又召见安重海慰问安抚。第二天（三月六日），王建立告辞返回本战区，李嗣源（邈佶烈）说：“近来你奏章上总是强调要到中央，替我分担忧虑，现在又想往哪里去？”正巧，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兼国务院司法部长（兼刑部尚书）、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郑珏，请求辞职退休。

三月十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郑珏以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名义退休。

三月十七日，李嗣源（邈佶烈）命王建立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兼副立法长（兼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代理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判三司）。



冬季，十一月十九日，皇子李从厚娶孔循（赵殷衡）的女儿为妻，孔循因此得以自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前往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拿出大量金银珠宝，巴结贿赂王德妃（花见羞）的党羽，请准他留下来。安重海上疏揭穿这项勾结，誓死排斥。婚礼完毕后，李嗣源（邈佶烈）催促孔循（赵殷衡）回去。

九二九年，皇子、右卫（卫军第二军）大将军李从璨，性情刚强，安重海当权，李从璨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李嗣源（邈佶烈）前往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巡视时，命李从璨当首都皇城总监（皇城使）。李从璨在会节园（洛阳城里）大宴宾客，喝酒喝得东倒西歪时，开起玩笑，冒冒失失坐上只有皇帝才可以坐的龙椅上。安重海上疏请求严办。

三月十六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命李从璨自杀。

稍早，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洙逝世（韩洙继承老爹韩逊官位，参考九一四年五月），老弟韩澄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不久，定远军（警州州政府所在，宁夏平罗县南）基地司令（定远军使）李匡宾集结部众，占领保静镇（宁夏永宁县），武装反抗政府，朔方（总部灵州）动乱不安。

冬季，十月二日，韩澄派使节携带写在绢绸上的奏章，前去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请中央任命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前磁州（河北省磁县）州长康福，精通沙陀语，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邈佶烈）退朝之后，经常在便殿召见康福，询问他一些时事，康福就用沙陀语回答（康福，参考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安重海因为无法探听回答的内容，十分反感，常警告他说：“康福，你胆敢在皇上面前胡乱讲话，我就砍下你的人头！”康福大为恐惧，请求调到外地。安重海认为灵州（宁夏灵武县）深入胡人境域，当统帅的大多数都被杀害，决定把康福置之死地。

十月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康福当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及河西战区（总部设凉州【甘肃省武威市】）司令官（河西不过一个空衔）。康福惊恐，晋见李嗣源（邈佶烈），痛哭流涕辞职。李嗣源（邈佶烈）命安重海把康福改调别的战区，安重海说：“康福没有一点功劳，从州长直升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他还不满意，什么才满意？而且命令已经发表，难以收回。”李嗣源（邈佶烈）不得已，告诉康福说：“是安重海不肯，不是我不肯。”康福只好辞行上任，李嗣源（邈佶烈）特别派



将军牛知柔、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总指挥官（都指挥使）卫审都等，率大军一万人，护送康福强行到差。卫审都，是徐州（江苏省徐州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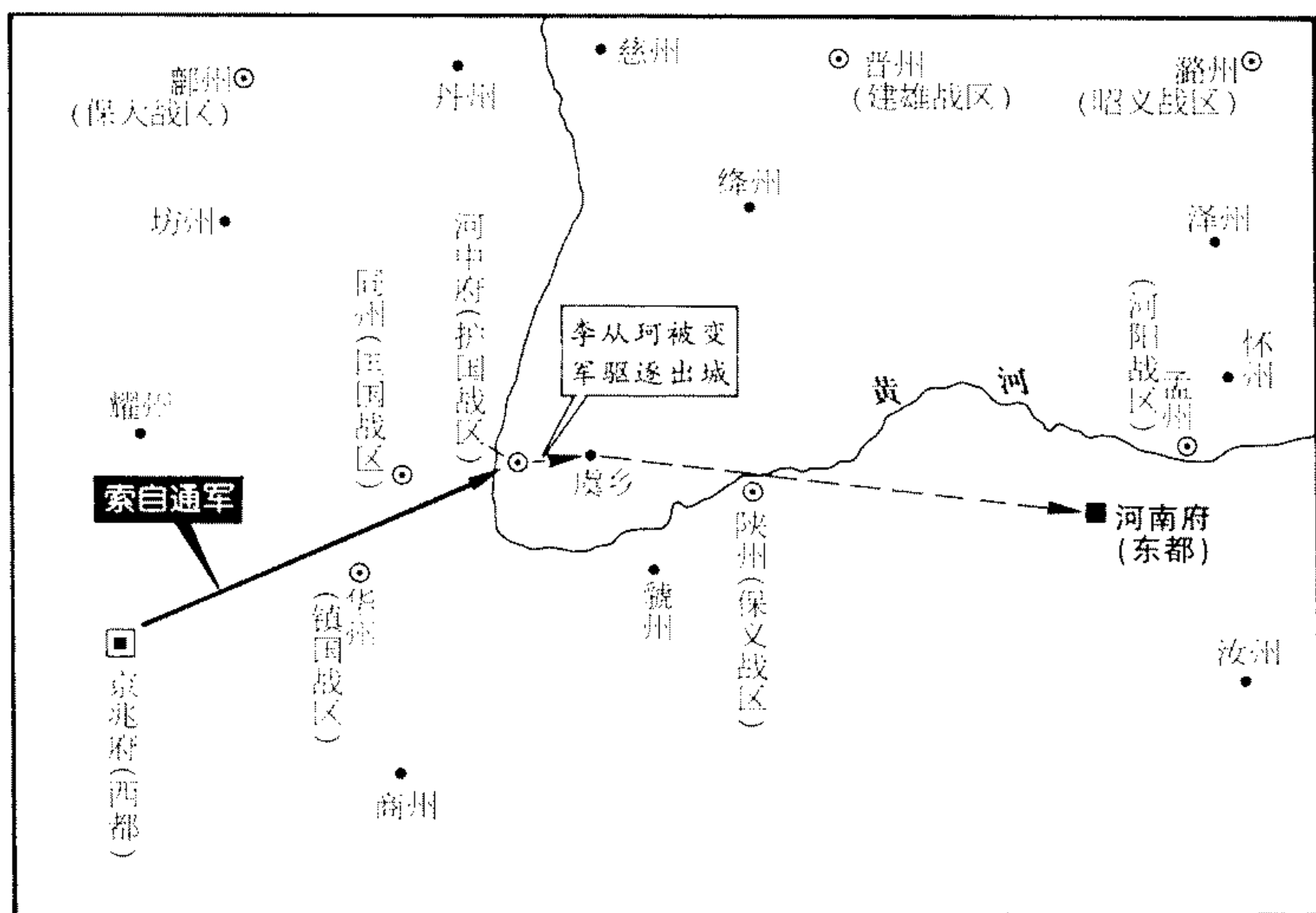
九三〇年，最初，王德妃（花见羞）得以当李嗣源（邈佶烈）的小老婆，出于安重海的推荐，所以对安重海十分感激。李嗣源（邈佶烈）性情节俭朴实，但坐在宝座上的日子一久（其实不过四年而已），生活也逐渐奢侈起来，安重海总是规劝。王德妃（花见羞）用国库里的绸缎，制成地毯，安重海恳切地劝阻，并举出刘皇后（一任帝李存勖妻）的下场，作为鉴戒，王德妃（花见羞）遂对安重海怀恨在心。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符习，自认是帝国老将（符习本成德【总部镇州】将领，王镕被杀后，随李存勖苦战黄河两岸，参考九二一年七月），在讨论国事，发现安重海错误的时候，总是公然对抗。安重海于是收集他的过失，奏报李嗣源（邈佶烈）。

四月四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符习以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名义退休。

最初，李嗣源（邈佶烈）在真定（镇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正定县）时（参考九二五年二月），义子李从珂（王从珂）曾跟安重海在酒席上发生争执，互相诟骂，李从珂（王从珂）动手殴打，安重海狼狈逃走。李从珂（王从珂）酒醒后，十分后悔，向安重海道歉，安重海表面上接受，但始终记恨在心。而现在，安重海手握生死大权，连皇子李从荣、李从厚对他都得巴结。李从珂（王从珂）当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安重海开始复仇，在李嗣源（邈佶烈）面前屡次检举李从珂（王从珂）的过失，李嗣源（邈佶烈）都不理会。于是，安重海假传李嗣源（邈佶烈）的诏书，命护国（总部河中府）内营指挥官（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用武力把李从珂（王从珂）逐走。有一天，李从珂（王从珂）出城检查战马，杨彦温命部队备战，关闭城门，拒绝李从珂（王从珂）回城。李从珂（王从珂）派人敲打城门，诘问杨彦温说：“我待你不薄，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杨彦温说：“我绝不敢辜负恩德，只是帝国参谋总部（枢密院）有令，请大帅前去中央朝见。”李从珂（王从珂）只好退驻虞乡（山西省永济市东虞乡镇，河中府东三十公里），派使节奏报中央。

四月九日，李从珂（王从珂）的使节抵达京师（首都河南府），李嗣



十世纪·九三〇年四月 李从珂被迫返回河南府

源（邈佶烈）向安重海查问说：“杨彦温怎么会说这种话？”安重海回答说：“这是叛徒信口开河，应该立即讨伐。”李嗣源（邈佶烈）开始起疑，为了引诱杨彦温到京师（首都河南府），当面查明内情，打算任命杨彦温当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州长（准备他来京师谢恩时盘问）。但安重海坚决主张讨伐，于是命西都（京兆府，陕西省西安市）留守长官索自通、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率大军出击。李嗣源（邈佶烈）告诫药彦稠说：“不可杀杨彦温，定要活捉，我打算当面询问。”命李从珂（王从珂）前来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李从珂（王从珂）知道被安重海陷害，立即快马加鞭，奔向京师（首都河南府），表明自己清白。

李嗣源（邈佶烈）加授安重海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

李从珂（王从珂）抵达洛阳（首都河南府所在县），李嗣源（邈佶烈）责备他，命他回家闭门思过，不准朝见。

三、夫妻碎首

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索自通等攻克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斩杨彦



温（这是明显的杀人灭口）。

四月二十日，索自通把杨彦温的人头呈献中央。李嗣源（邈佶烈）对药彦稠不能保住杨彦温一命，严厉斥责。

安重海唆使宰相冯道、赵凤，上疏指控李从珂（王从珂）失职弃土，应该加罪。李嗣源（邈佶烈）说：“我儿被奸党陷害，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怎么忽然说出这种严重的话？难道是要他不能活在世上？我想不是你们的意思！”二人惊恐退出。有一天，赵凤又提出，李嗣源（邈佶烈）不回答。第二天，安重海亲自出马，向李嗣源（邈佶烈）请求，李嗣源（邈佶烈）说：“我从前当低级军官（小校）的时候，家贫如洗，靠他这个小孩出去拾卖马粪，维持生活，直到今天，我身为天子，难道连他都不能保护？你既然坚持非处置不可，那么你觉得怎么处置好，你就怎么处置。”安重海说：“陛下父子之间，骨肉之情，我怎么敢发言，只听陛下吩咐！”李嗣源（邈佶烈）说：“叫他在家闲住，已经够了，还吩咐什么！”

四月二十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索自通当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索自通到差后，接受安重海的指使，收集军政总部的武器，分几次呈缴中央，指是李从珂（王从珂）私自铸造。幸亏王德妃（花见羞）在宫中多方保护，李从珂（王从珂）才得以逃出安重海的毒手。京师（首都河南府）文武百官及所有知识分子，都不敢跟李从珂（王从珂）来往。只有国务院教育部祭祀司长（礼部郎中）、国史馆编撰官（史馆修撰）吕琦，因住宅距离较近，常去看他，李从珂（王从珂）有什么事要奏报李嗣源（邈佶烈）的，总要先跟吕琦商量。

安重海奏报说：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王建立，经过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时，说了一些煽动军心的话，要求惩罚。

五月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王建立以太傅（三师之二）名义退休（安重海跟王建立有夙怨，参考前年【九二八】二月）。

八月四日，捧圣军基地司令（捧圣军使）李行德、带兵官（十将）张俭，根据告密人边彦温的检举，奏报说：“安重海征调军队，声称要亲自讨伐南吴（首都江都府），又找巫术师替自己算命卜卦。”李嗣源（邈佶烈）询问侍卫总指挥官（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两人说：“这只是奸邪之辈企图挑拨陛下跟高级官员之间的感情罢了。安重海侍奉陛下三十年（安重海辅助李嗣源，参考九一六年九月），有幸享受荣华富贵，何苦叛

变？我们愿用全家生命保证。”李嗣源（邈佖烈）于是斩边彦温，召见安重海，安抚慰问，君臣二人，相对流泪。

八月十一日，后唐（首都河南府）宰相赵凤奏报说：“听说最近有奸人诬陷高官，动摇国本，却没有全被定罪。”李嗣源（邈佖烈）于是逮捕李行德、张俭，屠杀二人全族。

安重海长期掌握大权，专断横行，无论中央及地方，对他厌恶痛恨的人，越来越多。王德妃（花见羞）跟宫廷杂务官（武德使）孟汉琼，都深得李嗣源（邈佖烈）的信任，逐渐干涉政治，不断在李嗣源（邈佖烈）面前抨击安重海的过失，安重海心里忧惧，上疏请求解除职务，李嗣源（邈佖烈）说：“我对你没有误会，诬告你的人我已诛杀（指李行德等），你为什么还这个样子？”

九月十四日，安重海晋见李嗣源（邈佖烈），当面再作请求，说：“我出身寒微卑贱，而终于擢升到现在高位，忽然被诬告背叛，如果不是陛下明察，我家连一个人都难留下。由于我才能太低，责任太重，恐怕终有一天，阻挡不住这种流言。但愿准我退休，赐我一个战区，使我能保全残生。”李嗣源（邈佖烈）不准，安重海请求不止，李嗣源（邈佖烈）大怒说：“随你的便，我难道找不到人！”前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范延光劝李嗣源（邈佖烈）挽留安重海，说：“安重海如果辞职，谁能代替？”李嗣源（邈佖烈）说：“你难道不行？”范延光说：“我接受陛下差遣的日子很短（范延光任宫廷事务北院总监【宣徽北院使】，参考九二七年三月），而才能又不如安重海，怎么敢当这种重责大任！”李嗣源（邈佖烈）派孟汉琼到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讨论安重海辞职事项，冯道说：“各位如果真的爱护安先生，就应该准他解除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的职务。”赵凤说：“你说错了话！”于是上疏强调：对资深高官，不可以轻易罢黜。

九三一年，最初，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朱弘昭，用尽心机谄媚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海，所以一连串出任一级战区司令官。现在，安重海往前方督战，路过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朱弘昭亲自出来迎接，在马前下跪叩头，当晚就接到自己家宅下榻，并请到后堂卧房，朱弘昭的妻子儿女也环绕着安重海下跪叩头，端上酒菜，礼貌十分恭敬谨慎。安重海对朱弘昭流泪说：“奸人一再诬告陷害，几乎难逃一死，幸靠领袖明察秋毫，才保住全家。”安重海告辞



后，朱弘昭立即奏报说：“安重海满肚子牢骚怨恨，对陛下口出恶言，不应该允许他到前线大营，恐怕夺取石敬瑭的军权。”同时写信给石敬瑭说：“安重海行动乖张，如果抵达前方，恐怕将士们猜疑惊骇，还没有作战，就自行崩溃，最好迎头阻拦。”石敬瑭大为恐惧，上疏说：“安重海如到前线，恐怕军心有变，最好命他急行回京（首都河南府）！”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孟汉琼从西方回到中央，也向李嗣源（邈佶烈）指控安重海罪恶过失。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命安重海折返。

二月十三日，李嗣源（邈佶烈）命帝国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安重海，当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安重海还没有到京师【首都河南府】，就被命往河中，不允许他再回中央）。宰相赵凤作最后努力，对李嗣源（邈佶烈）说：“安重海是陛下的家臣，考察他的内心，绝对不会背叛主人。只因他做事粗鲁任性，不够圆通，被人陷害，陛下如果不洞察他的心迹，安重海的死就在眼前。”李嗣源（邈佶烈）认为他跟安重海是一党，大不高兴。

三月，李嗣源（邈佶烈）解除安重海的职务后，才召见李从珂（王从珂），不禁流泪说：“如果依照安重海的意思做，你怎么能再看到我！”

三月八日，命李从珂（王从珂）当左卫（卫军第一军）大将军。

夏季，五月，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安重海，心里一直惊恐不安，上疏请求退休。

闰五月三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命安重海以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名义退休。就在当天（闰五月三日），他的两个儿子安崇赞、安崇绪，逃出京师（首都河南府），奔往河中（山西省永济市）。

闰五月九日，李嗣源（邈佶烈）命保义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司令官（节度使）李从璋，当护国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

闰五月十一日，李嗣源（邈佶烈）派步兵指挥官（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率军直向河中。

安崇赞兄弟逃抵河中，安重海大惊说：“你们怎么可以来到这里？”停了一会，叹息说：“我知道了，这不是他（指李嗣源）的意思，只是受别人指使摆布罢了。我用一死报效国家，还有什么可说。”于是把两个儿子捆绑，派人携带奏章，押解前往京师（首都河南府）。



第二天（闰五月十二日），有宦官从京师（首都河南府）来到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看见安重海，放声大哭，不能停止。安重海问他缘故，宦官说：“人们指控你背叛，中央已派药彦稠率军西上，就要抵达。”安重海说：“我受国家大恩，死都报答不完，怎么敢背叛？劳动政府派遣军队，又让领袖（李嗣源）忧虑，我的罪恶就更沉重！”安崇赞等经过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李嗣源（邈佶烈）诏书适时到达，命把他们囚禁监狱。皇城总监（皇城使）翟光邺，一向厌恶安重海，李嗣源（邈佶烈）派他前去河中调查，说：“安重海真有什么不法企图的话，就把他诛杀。”翟光邺抵达河中，会同李从璋，派武装部队包围安重海家宅。李从璋自己进去拜见安重海，在院子里下跪叩头，安重海大吃一惊，从台阶跑下来，也下跪叩头回礼，李从璋取出铁锤，照安重海头上猛击，安重海的妻子张女士惊骇，大叫一声，扑上去拯救，李从璋也把她挝杀。立即把行刑经过，上疏奏报。

闰五月十二日，李嗣源（邈佶烈）下诏斥责安重海：“离间孟知祥（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董璋（东川【总部梓州】司令官）、钱镠（吴越【首都杭州】国王）跟中央的感情。”并诬陷说：“安重海打算亲自率军进攻南吴（首都江都府），借以掌握军权（边彦温诬告的正是如此，参考去年【九三〇】八月），更派忠心侍卫把两个儿子暗中接回战区。”于是，连同两个儿子，一并处死。

六月九日，李嗣源（邈佶烈）命李从珂（王从珂）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当西都（京兆府，陕西省西安市）留守长官。

狗崽长大咬死人：敏锐观察，难拒巨祸

“五代”是盘据在黄河平原——中原，先后篡弑的五个都以“中央”自居的政权。而其他十一个国，则散布在狭窄的中原四周。短命的只有三年，长命的也不过七十二年。瞧他们煞有介事般，忙得可笑，但他们却俨然皇帝国王，福威双全，咦！眼看他杀人如狼，眼看他挥金如土，眼看他炙手可热，眼看他全族血染黄沙；皇族（金枝玉叶）不是被赶到街上，就是被赶到刑场。其中自然埋藏着多如繁星般的悲欢离合，像闽帝国皇帝王延钧，从床下爬出来，下跪叩头，乞求宫女赏他一刀。像南汉帝刘继兴，竟认为只有宦官才最忠心……好像是这样：一批地痞流氓，拼命复拼命，拼出一个局面，子孙们却一个比一个不成材，几下子就把它败个净光。老地痞流氓用尽心计，最终不过是驱使小地痞流氓进入屠场。

英雄与流氓：李存勖不过是一个小地痞

三国时代，英雄辈出，而小分裂时代，走遍全国，却只见群驴。如果要想英雄人物，把那个时代的官民排成一行，仔细挑选，也不过一个半人。一个是后周二任帝郭荣，半个则是后唐一任帝李存勖。

事实上，小分裂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英雄和流氓两种气质，只不过地痞流氓的成分较多。小民们生在小分裂时代，举目所及，除了流氓，就是地痞，除了地痞，就是恶棍，除了恶棍，就是人渣，除了人渣，就是杂碎。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086-1718-3



9 787508 617183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8.00元